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二八五册目次

史部・史評類

留餘堂史取十二卷 〔明〕賀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 一
讀史漫錄十四卷 〔明〕于慎行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郭應寵刻本 …… 四五五
趙忠毅公儕鶴先生史韻二卷 〔明〕趙南星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 …… 六七九

留餘堂史取十二卷

（明）賀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取十二卷》提要

正倣古以今不得厭聞至道以自絕荒蕪而儒術遂大丕懋矣若于吾心之得靡所砥礪縱楊雄草玄而致譏于覆瓿安石博嗜而執拗于新政師心自是不與不學無術者等哉予伯子鐵

原缺第一葉

治平一書具存今古之
鑑會門人金子元素携
星沙賀長白先生史取
示予復屬予申其說予

卒讀而浩嘆夫討論人
物揚扢風雅況與極思
兢勸並進則人力勝矣
上九天而下三泉悉所

不悉該所未該最壽所
蓄追琢其美則天授握
矣彼盱目而察之覘雲
若山望木若著先生不

敢有其目也順耳而聽
之大則渝官細則渝弱
先生不敢有其耳也舞
智而斷之多則毀窮竅

則失實先生不敢逞其
智也雖然史道之重莫
過君父孟氏以臣堯臣
瞍爲齊東之語嚴以哉

乃如封漢帝爲山陽公
爵魏王爲陳留王豈非
堯拜舜庭魏靜帝以生
父亶父爲大司徒周世

宗以生父守禮爲光祿
卿宋恭帝以生祖父與
芮爲浙東安撫使又豈
非北面而朝天下事非

取之所能易又豈理之
所可拘而嚴之所能約
束乎哉固知竊取之心
願學孔子以四科之目

條分支節之者也扶陽抑陰而已矣先生楚材也楚幅員南北道里均平憶三湘七澤之間石室金匱之藏不可秘密則是編其經綸天下也大矣向予過西湖不話

畫工筆墨之妙元素指言雁山諸峰之奇顧佩囊以引予遊今日讀先生書于其中川谷響應噫予知之矣夫社稷之臣世歸賀氏先生之書日月經天當並嵩泰仰止若雁宕龍湫幽深秀潛自合靈焉元素深以

予爲知言

豫章朱微子美父撰

序九

古今史取序

義不倭浮沉籍花每私謂海內博攬家有所纂著遠不能鏡古心近不能發今震與夫今事未必準古路古反以塞今者均可

序十

無作之均可無迷是故夏殷禮弗窮雖言海見聞既陋義類亦須安在曲學可方大乘而自成一史乎史未有以取名者自孔氏春秋始其本因魯史其義則

曰窮形之至今日月經天江河
行地孔氏之史即天下萬世之
史其所取異也古今史取賀氏
之書也賀以世居龍城家學焜
燿官至閣安邑畫琴靜理門遊

要皆益以經術飾吏治者書無
所不窺藝納百家積而成編余
畢業之恍若叩洪鐘而震響覿
河漢而驚怖其無極也其書大
都劃範藻扶玄與羅邃寰于目

前起聖哲于遺簡翻成案于風
帙擷幽芳于倫晦揚風雅則晉
王遜席閣性命則濂洛繹緒而
大者尤闡世務凡漕河鹺屯
錢穀禮樂兵刑諸要端靡不萃

之簡編悉之參訂使夫深心好
古篤志探真之儒與夫馳騖適
濟識時務之俊傑極其精神心
術識量才力之所至而纂拾于
斯如取火者之於燧取水者之

于方諸也賀公取之之意其在
斯乎至在斯乎蓋與其局得失
興衰之鏡而吾黨身心之學之
林也觀海者留蜃樓之變幻疊
怪為之神眩入萬寶之都觸目

琳瑯未有不驚奇若失者讀是
編者何以異是賀公有子千秋
君初試為淞名司李羲金石交
也盱衡時事洞若觀火而剸裁
經濟一以大學問出之書髯以

譽蔚藉漢沔甌越間其聖稽豪
傑之品儻亦漸之家學者深耶
令編摩者而盡破管窺局曲之
見以獨欽其大其於道德性命
天下家國之故諸了了而賀氏

父子人在間寧須有餘事則是
賀公之所取大矣寧獨賀氏之
書而已哉宜剛而廣之

晉江諸葛羲撰并書

史取序

壬午歲愚纂次二十一代史瑜成聊倣古所謂經驗方者將以備當世藥籠之儲處方今結習難符終歸於枘鑿也東甌金子元素夙槩余締僑札之好輙相與抵掌論列因慨然曰今天下史學榛蕪極矣

明庭所以敷奏咸共視為具文衡茅之所論

張序一

思日相尋于固陋求其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者舉世不恒見焉豈聖賢經傳垂訓止於是哉父兄之教不先而子弟之率不謹是以課其詞非不該洽可觀求其效類于風影無據害政害事之象業已見於天下矣愚縱不得志於時猶將撫遺編而增慨因為天下正告曰若何治若何亂宜若此矣從新者然庶其

有家乎金子正襟而對曰夫匡時與濟世古
昔聖賢隱約時之所圖也
朝廷非是則無政郡邑非是則無民夫史猶
殖也不殖將落亦烏可無以取之哉第工於
揣摩者未必適逢其遇合仰承堂構者不盡
恰如其貽謀獨吾郡司理賀澹菴師虛公斂
决滋政奏績克詰戎兵經術之用有不讓于

古人者乃遡其淵源則有　太翁長白先生
史取一書實稟承之愚得而授讀竊慕賀公
箕裘之克紹人政之有本而與愚慕史之意
後先其畧符也夫史固不獨記姓名備搜討
而已可久可大之德業實於此類聚而區別
焉故散而為郡邑則風謠致理之美於是乎
取之滙而為京省則綱紀政令之懿又於是
乎取之若夫取之
皇國則六曹庶政不一援典章文物不一用
况夫稽之往牒載之稗官其所取亦何可勝
旣乎盍負乘而貽議者彼其之子不學而無
術者弱植之臣苟其教學無取則學製即為
敗錦操刀旋以見傷亦烏能勝其任而愉快
哉善夫先生之以史取名篇也追考軌於叅

史續直筆於三代且條分縷析不嫌勤經權
常變實互用已預備夫數十世之經濟舉而
措之事業無難者宜賀公之敬事色養明發
不寐奉行之裕如也愚旣覆與金子班荊道
故而又得先余史瑜樂觀其成也爰是而為
之述錢塘後學張毓睿敬拜手書

跋

邵嘗攬古人撰述之林擢彰兎園抽莖洪水緗囊碧篆璀爆焜煌而歎昔代既集之難已竊自悲也亦越周室守藏年以八百談遷嗣業厥有史記劉氏七略歆向紹述漢書告成彪固

並嘗嗟乎一人之志一代之功欲以兼綜群帙博貫曩編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先君子長白先生藏書最富勤於搜著史取一書畋漁藝林羅并史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亦猶昔人之志也賀氏詩禮起家頗遠先君子以

前薦賢書者七世張華之三十乘林宗之五千函嚴笥金縢開華聚耀先君子因得寢處於其中則仍非一人一代之業已也先君子宦閩南鳴琴身不下堂政清而事簡著書自若也其爲書上綜累朝世紀之盛衰博攷

兵屯錢穀之經緯以及性行勛業成德顯功之紀旁搜異聞奇志稗史之言名言大義炳焉與日月爭光千百年後其書必傳較之柱史班馬之流何敢謙讓焉邵不肖不能讀父書司李既越吏不可醫案牘之餘雖復較

雕衰茸於遷固劉歆之徒茂如也又
能不廢卷而欷乎
男久邵百拜述

古今史取跋

纂史者視著書之難則加倍也今世之坐而讀起而述者其嘉樓懿討亦自謂世之愛之愛之傳之之無窮而石火未停旋等之寒烟腐艸稽其初娛悅而已若是者余甚悲之夫古聖賢之有文也事不空為固不安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覽其書

上下昔今衡論可否作者讀者如在几筵賓主間故人有偏衷有畸性有孤癖各出其所有以芳潤於筆墨之間使人以惆以怒以快以狂以死以生以上以下是則非我之能而書之能也非書之能讀書而感憤慨慷拔起歆動以出我之能也乃古今之留意于史者多矣近則如李氏之史撮

鍾氏史懷唐氏八編諸書要皆於正史中丹鉛而成稗官夢紀則不敢少以濡不律以史者正也奇則儕疑非史氏指也今賀氏史取一書余師楚澹庵太公長白先生筆也丙丁之際師司甌李余獲依馬帳因以識拜其太公拜獲閱其所著書數十種而此編遂先見梭先生高懷古道固嘗勞心於經濟之途者也其以君臣朋友之故進退夷險之原民物禮俗之贖壞於不讀書不立行不以史爲鑒而苟染者心目俯仰間盭有不忍深言者矣慨以昔之有懷著之事卽以今之有事補諸書經綸作述自始始之自終終之懇懇焉瀝血斷鬚盭不知念古人何等也余嘗携誦于雁之七十二峯讀一二行下覺谷嘯川奮　[illegible]鬼哭紙背間時出古人之精神術爲我之精神咨嗟傷徨而事事

陳若會而爲一

稗

不正

步

家而爾

之傳之用慰籍

讀七十二峯中時而今

之一拜矣

永嘉後學金彩百拜書

史取鑒定姓氏

蔣八公先生諱德琳

諸葛基晝先生諱羲

周際五先生諱應鵬

史取參閱姓氏

林增志任先　蔣德璟鍾湖

朱　微子美　李瑞和寶予

黃端伯元公　李　清心水

呂　陽全五　錢喜起武山

陳子龍臥子　柴挺然隱几

蔣鳴玉楚珍　葉應震方雷

陳　煒木叔　李維樾天棟

錢肅樂希聲　蔡道憲江門

陸　瑨飆庭　戴長治季脩

徐世溥巨源　李呈芬紫臺

楊文驄龍友　張龍翼若雲

張　燫虎兌

史取校訂姓氏

徐如珩楚白　吳恩穆靜解
戴國士初士　徐肇森賓可
張　堘幼青　徐　彬忠可
戴班立茂齊　董守諭次公
吳山濤岱觀　張　墉石宗
繆重民孔式　張毓睿聖初
吳雷煥巖雷　陳立言功次
葉繼震喬東　朱九如宜子

陸　圻麗京　張元瑞常子
鍾之衣商侯　鍾獻立宜遠
鍾　越興虔　金　成元美
陳陽長放鵬　何爾賢千之
錢　江爾信　徐令升上調
林夢龍言臣　柴爲槐天目
嚴　熊辰臣　林夢柳本生
吳玉堂雨公　劉子琛叢玉
趙紹鴻昌言　金　彬元衡

留餘堂史取目錄

卷之一
世詮
卷之二
世評一
卷之三
世評二
卷之四
世評三
卷之五
經世一
卷之六
經世二
卷之七
性行 識智附
卷之八
成務一
卷之九

成務二
卷之十
成務三
卷之十一
雜紀一
卷之十二
雜紀二

史取　二

卷之一
世詮
歷代帝王受命享國之事

蔡中郎竹冊

畱餘堂史取卷之一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邵述　後學金彩校

世詮

三代以後人主壽者漢武帝年七十餘在位五十四年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年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俱八十餘漢武常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勑賀琛曰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不繫其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繇禀厚而寡慾故爾

人主享國之久者周赧王五十九年周穆王漢武帝俱五十五年周平王五十一年梁武帝四十九年周顯王及我　神宗俱四十八年周宣王唐玄宗及我世宗俱四十六年秦莊襄王齊景公俱五十九年夫秦齊疾服也而誕膺帝籙如周即居其四自漢唐宋以迄我明千年來如漢梁唐僅居其三而我明又獨居其二况續此猶未艾焉猶歟盛哉至即帝位之晚者武王八十七宋太祖六十四唐明宗六十一混一之晚者元世祖六十三抑天命雖在又有不可遽得者耶又文武以後人主眉壽之高者周穆王百五歲梁武帝八十六宋高宗八十一元世祖八十唐玄宗七十八唐高祖漢武帝及我　太祖俱七十一梁武雖在諸帝上又不良於死而此外絕無聞焉吁此豈彼蒼若或制之此可以觀天道矣

彊言秦富言胸大言元然是泱泱伯氣耳何敢論王國朝周興建官制誥同風謨典畢典間歲損租與民稽漢甫見斗邊墻在天山賀蘭外四夷君長入朝垂結骨洞胸之國横目倮體之酋無不稱臣奉貢蕃觀王會圖備寫要荒種落使者獻獠野怪可駭至千八百國直接三代而過之亦盛矣即北狩之變終恐擧華再登大寶漢唐宋元萬萬不及也

世世在人者如周孔禮樂亾論若大禹河洛而下則秦皇漢武亦不得而終沒之也粵西諸土官日逐干戈縻爛其民無時休息民生居土州縣者曾不及中土一猶犬彘蟲乃知秦始皇郡縣之功在萬萬世也其所全活後世人足贖驪山阿房長城五嶺數百萬命長城今雖沒特諱其名爲邊墻今制亦其遺也即

今所用尊君卑臣禮亦不能易漢武以前兩浙入閩二廣咸夷也武帝奮武撻伐用夏變夷於江南亦有萬世功不得槩以征伐貶之其他則如蜀守李冰鑿離堆導汶至今千溪萬瀆蜀之千里沃野賴此也馬伏波征交南立銅柱以晉交廣是處頌而祀之即足跡未至者亦皆表其遺跡諸葛孔明平南七擒七縱滇人至今如天威在極緬莽萬里猶立其碑碣而稱漢地餘者近或不能易世遠或不能易姓

嘗謂古有聖哲而貽天下萬世之害者有狂愚而貽

天下後世之利者余曰堯舜揖讓後世以讓取者託之禪湯武放伐後世以兵脇者託之征虞帝望山川謚六宗後世遂有封禪之典文王爲紂除亂伐密伐崇曹孟德假以削漢周公輔冲人秉政王莽動稱攝孺子之位此事體之大者若自古先聖哲倡之也若遷鯀創城而後世國有垣墻之衛槩製宅而厚屋之稍均焉呂政築萬里長城而華夷之界至今賴之又立郡縣以理天下皆萬世不容易之法也漢武開綱而併東南一帶環海髮衣冠被教化又誰之力

二帝三王之成憲固盡善盡美矣然世變江河率繇者往往難之乃若秦漢而下君臣所制之法後世却有可因而不可輕廢之者姑以一二言之如一統之君稱皇帝稱朕稱制秦始皇之法也廢井田爲阡陌易封建爲守令論邊功以首級商鞅李斯之法也非同姓不王非軍功不侯漢高祖之法也國哀服制以日易月漢文帝之法也表章六經建號改元山呼祝壽納宦鬻官開河西以斷匈奴右臂漢武帝之法也天地合祀劉歆之法也九廟同堂漢明帝之法也以

笞杖徒流之刑斷獄隋文帝之法也進士設科場隋煬帝之法也朝儀舞蹈武則天之法也藩鎮不許擅殺宋藝祖之法也經義取士而不用詩賦與夫保甲夫馬免役顧役王安石之法也若此之類雖欲廢諸安得廢諸

儒者曰天地間萬形皆有敝惟理獨不朽此殆類癡言也理無形質安得而朽以其情實論之揖讓之後爲放伐放伐之後爲篡奪井田壞而阡陌成封建罷而郡縣設行於前者不能行於後宜於古者不能宜

於今理因時制宜逝者皆芻狗矣
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
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觀帝
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
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于夏禹家語五帝
德及書序注顓帝紀幷通曆皆云顓帝爲昌意子則
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于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
祖玄囂父蟜極又高辛紀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
爲黃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幷史記云

帝嚳元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
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幷舜典疏以舜爲黃帝
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前漢律曆志載顓帝
五世生鯀則舜傳位與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
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遡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
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
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
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
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

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
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
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姓
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己顓帝亦黃
帝孫也乃姓姬堯寄于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
者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
姬契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
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
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

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
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
爲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放齊固嘗
薦次子朱啓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朱之不
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
敢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朱於河南舜亦未嘗不欲傳
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
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自然以爲君猶避商均於
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

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小甲傳弟雍巳、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冲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益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爲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類、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武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爲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爲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爲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于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昔之論封建者、曹冏、陸機、劉頌、魏徵、李百藥、顔師古、劉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皆廢。蘇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余得拾其遺而辨之、曰、封建始于黃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蚩尤亦諸侯也。上干天紀、下肆民殘、以帝之神聖、七十戰而僅勝之、亦殆哉岌岌乎矣。其餘畫野之君、分城之主、雖有蚩尤之心、而未露蚩尤之跡、帝固不得而廢之也。嗣是九黎亂德矣、防風不朝矣、有扈叛逆矣、夷羿篡弒矣、昆吾雄伯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餘尚多有之、而載籍散亾、不可以悉至周、則其事又可槪矣。大

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之意、亦曰藩屏京師也、夾輔王室也、使民親于諸侯、而諸侯自相親也。成康繼世、未百年、聞昭王南巡而膠舟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徐偃竊亂矣、藩屏焉在乎、夾輔焉在乎、至于春秋戰國、干戈日尋、迄無寧歲、肝腦塗地、民如草菅、烏在其爲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竊、爲述職之制、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爲建國之典、曰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法似嚴矣。周之世、諸侯之不朝多矣、貶誰之爵乎、削誰

之地乎夠敢曰六師移之乎負固不服先莫如秦楚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內外亂鳥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衛之宣姜魯之文姜哀姜二孽之子非類之孽方爲太子而世其君天王册命之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之制殆爲虛設九伐之典亦是彌文則封建非聖人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今猶言封建當復予折之曰欲覩封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土官是也夫封建起于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于孔

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瑚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氏至今利之有復言復二氏者人必群唾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然欲復土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不知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知今之勢而不知古之勢也非腐儒而何哉曰如此則三代聖人猶有弊法邪曰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時也封建順也秦而下郡

縣時也郡縣順也總括之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雖然是說也非柳子蘇子之說也孔孟有是說矣孔子係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夫封建之制國各有君君各紀元是非二君將千百其君矣惡能定于一不定于一惡能不亂使孟子生於秦漢之後必取柳蘇議時之說而兩朝腐儒將麾之門牆之外矣

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

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

治自公侯伯子男以至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界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富家以祖父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怠以為予奪較其豐凶以為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考覈而姦弊自無所容矣降至戰國大邦凡七而么麽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井田之法雖未全廢而其弊已

不可勝言故孟子云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又云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可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考覈難施故法制隳弛姦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弊無

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于其政則豈能悉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于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圮壞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太相

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蹖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併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九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封建廢而欲復井田不其難乎況夫井田之制溝澮洫涂甚備凡為此者非塞溪壑平淵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于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

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使其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于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自非至愚孰肯以數十年無用之精神行萬分不一成之事乎知時變者可以思矣

漢中郎區博諫王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之漸弗能行也區博之言可謂至論宋儒張横渠必欲行井田且日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嗚呼何

言之易也觀朱子云欲行井田須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苟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正與區博同意

取涼于箑曷若淸風徐來然無風則箑不可缺汲水於槹曷若甘雨時降然無雨則槹不可廢故三王不與不可無五伯之功二典不作不可無兩漢之制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薫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

胡氏武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帝)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㑹衛之政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于德然規摹建立皆在漢高範圍內耳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惟漢唐宋而已若秦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

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之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眞宗而納幣于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地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渡以後享國差長于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答架上取晉

紀示之徽欽之事正符懐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倖取于孤兒寡婦之手與劉智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樸况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而不能充久疲之遼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蕞爾之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時則牽夷狄如驕子繼而眞宗仁宗之世則敬之

如兄長康王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滅姚秦滅李蜀是蟲死不僵虎鬬猶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晉而况於漢唐乎吾師李文正公樂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確論也然則一統之盛過漢唐而追三代孰有踰我大明之今日乎此楊升菴之論并謂宋統不得似晉乃李卓吾又謂宋多賢君晉無一主即宋藝祖以比司馬炎何如也雖其仁柔是以怯弱然愛民好士之報天亦不爽矣徽欽雖北轅與懐愍青衣行酒既足執蓋實大運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雖稍得然無主不亂箇箇出走自五丁開道以來巴蜀遂爲唐帝逃竄後戶與漢巴大不侔矣故謂宋比漢不得則可謂比唐不得則不可况比晉乎晉之司馬懿一名乘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馬師之強悍司馬昭之弒奪而何可以比藝祖司馬炎一名得志狹邪也更濟以賈南風之淫妬問公私之蝦蟆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儉哉神宗勵精有爲哉所恨宋主無一剛耳故予謂唐宋一也比之晉則已甚若康節不答

國祚之問唯取梁上晉紀以示見徽欽事符懐愍南渡事似江東非以是遂爲晉比也

自古有天下之長久惟周論者亦謂周過其曆此未之深考耳武王滅殷百八十七年而厲王流彘稱共和者十四年國無主也而宣王立至幽王十一年犬戎滅周合前共二百五十七年周轍東而天下不復宗矣似擁虛器不亡猶亡也漢以二百一十年唐以二百餘年宋以百五十餘年俱有中斷之厄治日少而亂日多蓋自古記之也

自周衰以來世有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爲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心不險者不足以爲詐故伯比之間暨也移其禍于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弘者不可以爲詐故勾踐之滅吳也忍其心于屢請之時

淮陰初見漢高論劉項優劣不待垓下之役而坐談之頃已灼見楚之并於漢矣諸葛亮初見昭烈言吳魏在所當交荊益在所可取不待披輿地圖而天下鼎足之勢指諸掌上李綱之禦金人謂可守而後可

言戰可戰而後可言和雖高宗不能用大都南宋之勢不出此二語此輩皆經綸草昧手故言皆得其要領若彼當光武之世而欲以一丸泥西封函谷關處石晉之季而恃十萬橫磨劍多見其不知量也

蘇子瞻論周之東遷也極言平王之失策且歷舉春秋以來遷都弱國者爲戒纖毫不漏而于晉之王導惓惓致意焉曾未數十年而其應若響與江右偏安者千古一轍也異哉特表而出之見坡公遠識非拈弄筆墨者所可幾也

蘇子瞻論周之失計莫甚東遷而以靈王神聖諸侯服享爲證此但據子朝之書而弗及詳論其世也靈王之世孫甯出君而莫能討崔慶弒君而莫能誅陳生伯與爭政而莫能斷至假列國大夫以聽訟于王庭其紀綱名分幾于蕩無一存矣穀洛之鬬王欲壅之太子晉之諫可謂切深而王卒弗能用也終其身致事可見惟聘后致命于齊而已神聖服享果何在哉善乎唐李翱之言也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夫唐之弗振豈亦東遷之罪也夫

太子晉一言晉人遂欲舉侵地而返之俾弗番死成宣之治可後孰謂東遷討失哉

百戰百勝而得天下者唐高祖也而項籍以勝失之百戰百敗而得天下者漢高祖也而昭烈以敗失之人耶天耶

魏武因弱爲強不階尺土幾一海宇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乃守虜耳籍父兄之業以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史傳褒貶成是敗非其來有素人之行孰先於孝悌

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發分羹之言，其於孝也何有。唐太宗以藩王奪長嫡，推刃同氣，其於悌也何有。脫使項羽建成有分羹推刃之惡，史冊何以書之。特高祖太宗功勝於德耳。

桀紂之惡，過湯武之聖益著，秦隋無道，後世首言之，其興滅之速故也。晦菴言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為他藏掩，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嗚呼，小人為不善，世蓋有幸而弗聞者矣，孰謂史可盡信耶。

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祖宗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兩者絜論本末，乃見後世為高光分左右袒者，是所謂不盡人之情，而欲懸斷其曲直也，失之遠矣。

自秦以歷漢唐宋，其所以滅亾之故，俱出閹宦。嘗試論之，秦若無沙丘之詔，安得有望夷之刃；漢若無蕃武之戮，安得有董卓之進；唐若無甘露之變，安得有白馬之禍；宋若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劉項、曹操、朱溫、阿骨打，此滅秦代漢篡唐虜宋之人，而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實啓之，上下數千年，敗亾如出一轍。

唐歷二十君，為子逼奪者三，為婦乘者三，為賊逐者五，為妻弒者一，為宦官立者九，弒者三，廢者一，為方士敗者七，為強臣殺者一，不為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其賢亦女尤其鮮，何也，得之以兵，力守之以智術也。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四傳而支冑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得裔孫元亨于布衣中，僅為永興軍助教而已。狄梁公曾孫飄泊岷漢，于謁王侯。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廸，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官，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裔並居餘杭，全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寂絕無聞，尤可太息，至于靖康之

變帝王子孫官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虜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襯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闌客醉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往往餓病相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耳逢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遺際

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裘黃虀半甕天付兒曹可謂多矣厚矣

天下之大勢秦漢以前莫盛于北魏晉猶然隋唐以下莫盛于南宋猶然元則南北俱衰　國朝則南北俱盛矣舜分天下爲十二州北居其九南居其三周分天下爲九州北居其七南居其二漢分天下爲十三部北居其九南居其四元始中總天下千二百餘萬戶南二百萬戶僅天下四之一衣冠風俗之美穀粟財用之多舉在北焉當時論者往往指燕雲河湟爲重江浙川廣爲輕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唐分天下爲十道南北各居其五宋分天下爲二十三路南居其七北居十三熙豐盛時總天下千六百五十萬戶北五百餘萬戶亦僅天下四之一鄒魯多儒移于濂閩青齊冠蓋乃在吳越視燕雲河湟豈直遜之耶元則舉天下而腥羶之固厄運也今南北郡縣相埒人才不殊財賦雖仰給於東南可謂並盛矣

馬隆之討河西也晉武從勇士之請選武庫之器給三年之食然後遣之卒之叛虜授首涼州蕩平今中

原淪陷非河西一隅之比聰曜躑躅非樹機能之儔而王彌石勒輩又充斥天下逖之北伐瑯琊乃不出一軍一旅不給鎧仗纔與之千人廩嗚呼藉使祖生徒手以搏賊乎吾推元之心以爲吾今駐蹕江左雖頭東南半壁天下然亦儼然黃屋左纛矣而一旦像憖從北轅而還蹕天子之位將置我于何地而吾亦何以有辭于天下故一時士雅之言不啻如水投石而權抑之至此耳其鬱鬱以死宜也大抵晉元之事

與宋高畧相當金人之害于五胡尤烈而武穆之功可以匹乎燕雲較之士雅殆相百焉而十二金牌之召獲罪猶甚蓋武穆之于高宗猶士雅之于晉元徙足以開其芟剃之心而懷愍徽欽之有二君又不幸中之大不幸適所以滋其忌而速其死故士雅武穆可爲萬世人臣懷忠者勸而晉元宋高可爲萬世人君不孝者戒

歷考五代之世正如中夜牖窠狐山窮谷之間鼯鼠鵂鶹狐狸魑魅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下者朱梁是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晉漢諸君是也有以黥卒而君天下者周郭威是也有以丐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潞王與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則同姓之嗣斃于刀鋸殺戮而不恤盜賊販夷之裔則養爲已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已之所當北面而委質者則叛逆篡弒無所往而不爲夷狄之主中國之所當拒而絕之者則稱父稱君極其卑諂而莫之恥首足倒懸冠屨逆置自有書契以來其禍敗之酷滅亡之速未有甚于斯者此蓋否之窮

剝之終困之甚物之極而將返焉

項王之霸僕業也武氏之帝牝朝也晉元之與牛繼也祿山之篡豕突也鐵木之入豺統也總之閏位寧能久主中國其漢唐宋乎然漢索帝而羨其父母唐脅帝而血其兄弟宋欺帝而罔其孤寡天位嵬然天理茫然

夷能亂華蓋自漢宣帝時徙羌于三輔其後光武以南單于款五原塞又居匈奴于雲中兩河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地魏武帝徙武都戎于秦川以禦蜀漢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于榮陽履霜堅冰蓋非一日終致五胡瓜分而猾夏襟種雲擾而亂華吞噬神皋丘墟帝宅紫陌移于龜穴赤縣剪爲龍荒幾二百年生民一何不幸哉夷狄之禍兆端於元海濫觴于元魏洋溢于遼金滔天于蒙古極矣非我　太祖一驅除之生民之類將滅矣所以功高湯武而治比堯舜非以此哉

今帝王廟元世祖亦得與祀蓋以國家統緒所承也

按世祖之立國貶孔子爲中賢第儒流于倡後國有
大事華人任于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
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如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
爲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于座隅
與其君同受群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
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如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
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如曹操命西僧
楊璉眞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如項羽征日本賜十
萬之師棄于海島憤其敗衄復欲征之其窮兵不仁

如隋煬帝用奸臣阿合馬盧榮桑哥輩頭會箕斂以
取于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責安
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黷貨如漢桓靈然則史稱其
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美也比之以晉隋南北五
代之君猶有慚德而與漢唐宋開基之主一列于二
帝三王之次同享萬世之祀竊有憾焉此近日姜南
之論如此邇年 聖明獨斷夫元世祖像禮官猶以
舊制當遵不思 高廟祀之者聖人之仁今上去之
者聖人之義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謝鐸云我 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有五事一撥克
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
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
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
者撮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
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
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刺
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
得自辟任下僚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文廟

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
前代嶽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
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
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妓今挾宿娼有禁甚至
罷職不叙陳眉公曰更有十事前朝太學生皆上書
吾朝獨生員不許陳民間利獘一也九鎮以制府文
臣爲將天子自爲居守二也閣臣部寺之長與邊腹
大帥外廷會推內庭不得專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
也勳戚不干政五也皇子講官即宮坊賚寀不立博

望死不開天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不用黥刺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八也京師有熱審省直有減刑非大吉典不輕赦九也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任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廕子入監就務子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鼎卜曆尚可量哉

高岱嘗論正德閹豎逆瑾之亂攷漢十常侍唐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冠漢黃巾唐黃巢之亂也寘鐇宸濠之稱兵漢七國晉八王之孽也江彬之握柄漢何進召董卓之黨也備是數者而國猶磐石乃知天命有在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内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候官至門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庭君臣言動而著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天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繫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褙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内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

亦未必盡公後世何所取信乎

宇宙以來有治世法有傲世法有維世法有出世法有垂世法唐虞垂衣商周秉鉞是謂治世巢父洗耳裘公瞋目是謂傲世首陽輕周桐江重漢是謂維世青牛度關白鶴翔雲是謂出世若乃魯儒一人鄒傳七篇始謂垂世

宇宙是個大戰場勇士戰于戈辨士戰口舌文士戰翰墨人人金鼓于其中聽無極主人爲治爲振乾坤是個大戲局武者戲于封徼逸者戲于山澤宦者戲

于纓組，人人歌舞于其中，任造物小兒，成悲成懽，晉士醉于酒，其失也放；元人毖于曲，其弊也冶。其李唐之詩賦乎，然浮已；其東都之節義乎，然激已；其西京之經術乎，然泥已；其宋諸儒之理學乎，然濂洛關閩之講論，卒無救于遼夏金元之擾攘，致令論者動稱儒效之疎，噫，儒不負國，國負儒哉。

唐宣宗曰，若一立太子，則朕便爲閑人。宋太宗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朕何地。人甚愛者子，子復有足忌者耶。後唐明宗嘗以中國多亂，身是胡人，禱于宮中，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其言甚達，庶幾哉有堯舜官天下之心。末年貪戀大位，當璧無主，卒歸于禍，固知亢龍貽悔，知進退存亡難矣。

貞觀

卷之二 終

卷之二

世評一

唐　虞

夏　商

周　戰國

留餘堂史取卷之二

龍城賀祥集著　男久邵述　後學金彤校

世許一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淸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汪琬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鬪法哉。雖然洪荒草昧、卽無其理。而客有其事。恐吾儒一局之見。未可槩以理之不必有者當之耳。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特有可考。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于堯之世。不待舜而受誅明矣。屈原有云。鯀悻直以忘身。則鯀蓋剛而犯者耳。使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四族未嘗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耳。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堯讓天下于許由不受。舜讓天下于石戶之農而逃之海。非以讓天下爲已高也。試見當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方得水土漸平。教民稼穡。此時百姓甚苦。撰鮮食艱食粒食三番境界。略有生理。蓋洪荒天地。只好盡力生出幾個聖人。不及舖張粧點。

粗具得一片乾坤草藾而已。何曾有受用處。茆茨土階。惡衣菲食。聊以充饑禦寒。不惟無享天下之樂。且有叢天下之憂。堯禦舜累。固其宜耳。二人亦何所覬羨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譪奢。古之天下淡淡。則拱手以與人不納。老氏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二人之謂乎。

堯讓天下于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後。太岳意卽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後。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讓由或卽

此也若飲牛棄瓢或由不敢當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啟于箕山之類後人槩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後其父瞽瞍實繼虞封太史伯頌虞幕云幕能協風聽樂而生物自幕至瞍無違命則瞽瞍未嘗失國舜則國之冢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國儲所固有若陶漁耕稼亦瞽視省勸非必身親爲之也瞽瞍惑後妻愛少子意舜居嫡長終有國故與象共欲殺之斯蓋奪嫡之計不然舜果一窮人乃父乃弟亦

何緣欲害之象稱舜曰謨蓋都君則舜已爲君長可知舜亦知象意在爭國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畎畝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糗茹草木居豕遊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夫爲天子緣是與奸雄非望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若今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柳太古尚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舜雖國之冢嗣而陶漁耕稼亦所不鄙如禹稷皆繼世受封而一任水土一親播種任之者固不以爲恥而當時亦不以爲非非若後世有土有官者崇高貴重深居高拱於民事邈乎不問者也

聖人於天下苟可安民不求爲異也堯舜傳賢禹傳子後世以禹無聖人傳之而後授之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爲天下而成湯不以予臣武王不以予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亂天下無事授之他人以爲異也而人何獨疑禹哉今夫人愛子天下通義有得焉以予子孫人情皆然聖人以

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父子相繼而無相亂耳至堯舉天下授舜舜又授禹舉天下授人此聖人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失其眞故堯舜傳賢是不得已而然也使丹朱商均健可守天下而堯肯傳舜舜肯傳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子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爲天下故也啟爲

天下益佐之益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而世持論者又曰禹待以杜後世之爭此又私心窺聖人也而豈其然哉

人知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堯為天下擇君以不得舜為己憂得舜而天下治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舜為天下擇君以不得禹為己憂得禹而天下治是舜以禹與天下非以天下與禹也譬今仕宦陞選者皆云為地方討一好官是以好官與此地方非以地方與此好官也而地方之受福多矣故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與將雲行雨施萬國咸寧庶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國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以其傲虛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堯舜豈外常情以為異哉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受終於文祖受命神宗天之曆數在爾躬見于尚書著于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于庭何必俟君崩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偽為逃避則操懿鬼蜮之術而謂舜禹為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若私丹朱商均為一人之私德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為無稽禹未嘗禪于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自相戾乎孟子于武城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側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觀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

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泰誓是也。泰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用、前輩謂伐商之謀本于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于此可見。雖然、夫子不以是怨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孔周之心矣。余嘗疑商取夏、周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

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鴟鴞小毖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一朝居。何也。湯放桀于南巢、蓋亦聽其自屏一方。終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仁恩所浹漉者哉。當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其間。商周之事、未可知也。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武王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己事。

太公鷹揚。伯夷叩馬。道並行不悖也。太公處東海。進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退以名節勵世。二老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辨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所養矣。使伯夷出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皆然。竊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

一事自任。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哉。觀伯夷諫。太公扶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天下則曰利。善長其利。善央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聖人覩斯民、猶褓襁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前無

微子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湯七年旱不著見于書它徵信焉殆傳者妄也至乃云桑林之禱迂則太甚以人禱亡國之妖言也一鄭吏辨之而湯信耶剪髮攦爪嬰之白茅犧其身若之何躬不惜之禱以欺天也又稱禱大雨歲則大熱天下謳洽遂作桑林之樂各曰大濩則亦非夫湯旱也禱七年而雨耶旱七年而禱耶禱七年而雨天棄湯

也旱七年而禱湯棄天也夫洛拆川竭已亦豈一雨所能救哉七年之旱而始有省過之詞一禱之應而輒有兼成之樂克謹天戒檢身若不及者烏有也曰然則何如曰後世以水旱堯湯儷言旱有亡不可知或湯在位三十祀而旱之爲年者七焉又或三十祀之中至第七年之旱爲甚焉以七年之旱迭見於三十祀之中以三十祀之中僅一見七年之旱而其旱也亦適止乎一方非連七年旱亦非衆四方皆旱如傳記所云也若連七年俱而并及旱四方卽所謂煎

沙爛石信不虛矣烏得百穀有留種生民有遺育哉雖莊山之金能食人乎以魯僖公之憂民而匿有可閔之歲梁惠王之用心尚有可移之粟不意天之絕湯乃至斯極也若曰然則水旱怨咨亦常事後世亦爲異而稱之曰以爲聖人在上當雨暘時若而値此故異之也曰以爲桀之餘烈則何如曰謗所謂室于怒而市於色矣夫桀烈也徒而湯天道乎武王之伐紂也師與之日而雨乃紂獨無餘烈乎曰然則所謂桑林之禱者何如曰禱也古者禱雨必有處桑林蓋

湯之所以禱雨與聖人視天下若瘝痌疾痛在吾身故一方旱則禱之一年旱則禱之謂旱之七年而始禱又犧其身若是矯誣吾不然之矣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歸于亳善矣不可以爲法如日蝕不吐河淸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能待駕于臣之業何如又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訴以損其身則秋君之謗消無日矣殷之君臣亦幸而成耳噫泥泥挨壓弃弃比肩後之爲人臣者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

其終也未嘗不泥不羿皆取伊周以爲蒿矢也越石
此論似矣尚未深考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書所載伊
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謁耳其
論甚偉可息紛紛之疑句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者
于伊尹古像之後
傳說事世咸疑之以爲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
立相之與且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
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
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累夢果可憑與或者又

云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
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
也故徵之于夢焉且商俗信鬼因民所信而導之是
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辨矣而亦非盡所云夢
賚者帝實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
夢寐不亂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鄭文夢鹿而得眞
鹿心誠于得鹿者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有不得者
乎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太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
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太王蓋當祖
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
且太王安從翦之乎已猶閒閑避狄而誅及商之天
下人情乎以文王當紂時尚自難王太伯安得遂有
天下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
不但不出之口亦決不萌于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
有傳立之志於是望國祚綿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
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荊蠻是太
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

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
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
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解改
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
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
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爲戩則紛紛
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
矣曾謂古公亶父賢君而蓄羿浞之禍心乎

夫讓非聖人所貴也第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耳而

好名喜異、人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爲奇詭之行、天下將不勝其弊、春秋時魯隱宋穆、親擧國與人、而弑刼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數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矣、然親見王僚之弒、束手無何、身沒僅三十年、而吳爲沼、以延陵猶不能無恨、故讓之不得禍甚于爭、苟得則武王之爭可同伯夷、夫伯夷叔齊、天下義士也、伯夷順父志、而以國與弟、然叔齊終不受、而父志終不遂矣、彼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

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蓋至泰伯、而後爲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者。蓋有伯夷之心。無其迹。有伯夷之事而後可遂其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說者遂以爲泰伯雖以讓國、而實以天下讓、不以盡父子之情、而以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至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受、陰謀

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異操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虜、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彼、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須臾之間、皆不能以自豫、而曰百年後必至于此、不幾于怪誕不經耶、蓋翦商事、先儒嘗辨之、而集註釐革未盡者也、說者徒以溺愛少子、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所爲、太王必不至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大計、殊不知兒

女之情、賢者不免、篡逆之惡、中人不爲、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好色、詩意未必然、而孟子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區區之私、以與季子、泰伯能順成之、此泰伯所以能讓也、泰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泰伯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終亦勝其邪心與我也、吾於是明言公讓、則太王終不恐言弟終不恐受、是亦夷齊終不遂其父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羽翼太子事近正、而終傷父心、申生

徘徊不去心則恭而陷父于罪故成爲恐帝不成爲
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
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其國與
天下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讓自有之國則不
言而求其讓于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勘百
年以後君臣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必箕山
爲大歷山不必孝而必首陽爲高諸儒之論之謬甚
夫先意承志孝子之志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所爲
乃匹夫匹婦之爲當然者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而

又何稱之有
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
迹三辨山中乏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
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僻
海濱辟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
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
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辨原于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
秋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謹按論語冉有
曰夫子爲衛君乎章及齊景公有馬千駟此二章孔
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
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于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
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夷不及齊其于伯夷也大槩
稱其制行之清而于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
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當將有以補前
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之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
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
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
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有功于世

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
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
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
是已史記既載此事于傳又于周紀齊世家諸篇屢
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言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
工蠱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
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爲萬世立君臣之大義
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于武王
謂之弒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

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史遷安得此與或問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予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于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証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

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爲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阪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來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

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于此踰月發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稱之指其所嘗栖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迹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後見稱耶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于有

國無國尤爲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爲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歿以長有之其歿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而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内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

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害于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略無近似而害于義理特甚焉大槩遷也專指文武爲强大諸侯窺伺殷室以得天下故於世家則首吳太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于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喆今亦

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援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爲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淸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實欲反覆究竟折服史遷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勿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略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併取證于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必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云云予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辟紂之事但於遜國俱逃之下即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事敘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蓋以爲遏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事纔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以免喪否與戹于勢而不返容或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喪父死自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與嗚呼此必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謂遷爲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

言嘗讀之而屢嘆矣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爲奇節故欲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己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宜想其遷就增損之情態而可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爲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爲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皆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

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與中年與末年與不可攷也而遷於周紀則嘗以爲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纘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譖西伯于紂囚于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

而書伐犬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于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槩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齊之歸爲首其他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卽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遷旣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爲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爲兩夷

齊乎抑卽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造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先不當俟其戎車旣駕而後出奇駭衆于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爲太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自育如新方勢其匆匆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牴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至其舉事二子冒昧至前左右僔貽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鬪群小號呶而還怪備生姓名莫辨携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

不亦幸哉武王方爲天下去賊虐誅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服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嘗一扶去之手猶不及罪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至於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墓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事不可信使其有之

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孟之說折遷遷未
必屈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猶曰破碎不
全不盡出於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讀者知
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于後人也曰然則
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妄居半及書武王則妄
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略優於傳也蓋紀言其歸
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及文王之死也及文王
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
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固前言之果有夷齊

暫隱之迹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
已無所謂夷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論
語者惑于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者爲夷齊
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理至于一是而止
予生百世之後安敢億度輒破古今共信之說蓋見
遷於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略無一字之
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
詳爲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
之與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耻

粟以至于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孟
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
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
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
可怪乃羇旅妄人鬪于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
情悻悻然以去徑與自經溝瀆而莫之知者比史遷
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于此
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必爲
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

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
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删尚莫知各篇
爲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
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
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
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于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
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
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
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

興起何嘗將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為此夷齊將臨死而悲絕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上言我有所往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可中求則于不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遂自决曰命之衰矣歸之于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為殂卒之殂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

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臧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為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亦豈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為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為誰謂武王為之

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為快乎況罪止紂身為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為何人自克商至于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為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況左氏延誕未必斯言果出于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

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于孟子之後無一人譏其為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既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為然否此王丈端公夷齊十辨也乃福甫一山鄭公守愚又作反夷齊十辨掩卷而伏思之嘆曰士生百世之下持一時之見破千古之疑必其援據精詳議論正大天理民彝不可泯滅非但使天下後世灼然見昔

非而今是卽使其人當時見之亦不敢以有辭於我
也庶乎其可矣吾讀史記遷固好奇者夷齊之辯公
亦未爲得也何以言之公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
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於
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遷何自知之
餓者豈必皆至于死乎余曰不然吾聞之夫子陳蔡
之厄告子路曰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夷齊不餓死
首陽則夫子固已言之矣莊子曰昔周之興也伯夷
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

焉至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與之盟二人相視而笑
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
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不如避之以
潔吾行北至于首陽遂餓而死列子曰伯夷叔齊始
以孤竹君讓而終餓死于首陽之山又曰伯夷無欲
矜清之郵以放餓死戰國策曰廉如伯夷不敢素飱
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辟孤竹之君餓而死于首陽之
山其言又與夫子合夫以夷齊之餓死首陽章章明
信雖婦人女子猶能知其名誦其美不衰況當時之

故老去商未遠也安可直以爲不死于首陽乎公曰
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
國而不立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國
小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
戎與燕晉爲隣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
唐風曰采苓首陽之顚或者卽此首陽蓋晉地也何
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邪倉卒而行固宜無所得
食然不必久居于此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
稱之曰此仁賢之跡也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後見稱

耶余曰不然夷齊之逃以成讓也其心炯炯若日星
然倉皇疏道不相要約齊不知夷夷亦不知齊也豈
有俱入首陽之理邪況其逃也不過徐徐以俟國人
立君之定耳而首陽之距孤竹幾二千里豈有當君
父之喪廢躃踴之戚踰都越邑以邀讓國之名也哉
吾恐其獲小廉而喪大節也而謂夷齊爲之乎按今
之永平府古孤竹地也今孤竹三塚存焉首陽一在
河南一在山西按志河南首陽者五惟偃師首陽山
世傳夷齊隱此尚有夷齊墓山西蒲州首陽山卽雷

詩所謂采苓者賈逵註史記卽此首陽也有墓有祠
以此考之未知孰的然偃師舊亳地也武王伐紂還
息偃師徒遂以爲名恐夷齊不當隱此耳然其上亦
有墓豈好事者因首陽之名而爲之歟然皆與孤竹
相去之遠雖未暇論其孰是要皆有以見其非遜國
之時也。則首陽之所以有夷齊之跡。當在克商之後。
天人革命。絕景窮居之時與。夫豈所謂倉卒乏食之
故哉。公又曰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
國無國尤爲可見余曰不然景公登牛山而流涕至

爲晏子所哂亦可爲畏死者矣夷齊則寧餓死而不
顧夫子以景公夷齊並言之蓋亦有所感而云爾抑
揚予奪以爲世覩固不在于有國無國也公又曰武
王之將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若卽夷齊則歸周已
數十年諫武王當于未擧事之先不當使之戎車旣
駕而後出奇駭衆于道路也太公於巳均爲大老由
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勿勿扶夫
干鋒刃將及之中也予曰不然伯夷太公二老也計
太公之初遇文王且八十矣武王之時猶且以鷹揚

奮而獨疑無所謂伯夷者何哉且均之歸周也太公
則巳至者也夷齊則爵之而未至者也叩馬之諫義
士之稱其不相識也固宜東海北海孟子蓋列言二
老之歸心。見文王之善養者爾若莊子則止言其見
武王而不及文王亦可槩見以前後考之太公之來
當在文王之末年而夷齊之來其文王旣沒之後武
王初立之時耶海濱辟紂之事非遜削之也按孤竹
至海僅百餘里有孤山屹然獨立於海上四面皆水
豈逃立之後辟紂之亂蓋嘗隱於是歟今青州昌樂

州邑亦有孤山上有夷齊廟不知漢始以北海名郡
又萊州維邑亦有孤山上有夷齊廟不知誰始以北
海名邑又有孤山之名相似故好事者因孟子北海
之說而爲之廟爾遂傳遊天下名山其有不知此耶
孟氏以孤竹爲北海遂以北海爲孤竹烏可謂遜削
之耶道遇武王雖與周紀來歸之年不合然周紀但
稱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之語則亦未可遽以是
[illegible]爲來歸之年也。公又曰傳曰文死不葬紀則曰武
王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

葺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一日祭于畢一日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皆不可信余曰不然畢有二說一曰文王墓一曰星名畢星主兵師出祭畢豈亦若古者類禡之禮與然曰上祭於畢固不可遽以爲祭墓之禮也但古者諸侯五月而葬於將武王立九年矣趙云不葬不可攻也公又曰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求其叩馬耻粟以至于死然後語孟之意可明也余曰不然叩馬耻粟以至于死是所以

見夷齊之大者也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與日月並耀此義明而人紀立此義明而名位定此義明而亂賊息忠臣烈士其不可奪者正以是爾仁孝之言赫赫乎天地鑒之太公以爲義士而武王獨無言焉吾知武王之心不待伯夷非之而後知也又詎可央以爲羈旅妄人閑于是非進退悻悻然以去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比哉公又曰詩自夫子删後遷偶得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粟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人人皆非也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粟而後可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嘗將此事曾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余又曰是大不然耻食周粟夷齊之所以爲此者其亦力無如之何而姑以是盡吾心之所安焉而已也若曰使夷齊之教行無一人肯食周粟而後可則亦將以號之天下夫孔子之殺身成仁孟之舍生取義忠臣之捐身報國若王蠋龔遂張巡文天祥之爲皆率天下之人相趨以死則生人之類絕尤

不可之大者必若蕭瑀之於隋唐馮道之於五代朝仇暮君然後爲疾風勁草然後爲屹若巨山不可動而以爲賢乎哉吾見其率天下之訣生畏死貪寵嗜榮若犬彘者流引其途而誨之趨也公之言何爲者耶況武王與夷齊不兩立自以其救天下之大亂而言謂之仁自其以立天下之大分而言謂之暴若夷齊者以武王爲暴也亦宜公又曰晉臧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爲伯夷之屬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遷鼎恐非愍

務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爲誰謂武王爲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克商至於周衰蓋四五百年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何必夷齊實之乎予曰不然夫九鼎也者神禹之所鑄以象九州者也歷世寶之夏亡鼎歸之商商亡鼎又歸之周不可得而私也禹尚不可得而私而況商乎然則謂遷其重器亦惧矣其載諸史稱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散財發粟公則皆信之而命

南宮适史佚展九鼎寶玉獨疑焉何哉武王克商定鼎郟鄏至于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洛則經營規畫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豈遷鼎在將營之時耶左氏載義士非之者雖不必指爲夷齊要周之時宜亦有之亦足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可已也或日然則湯之順天應人非邪余日聖人之言各有攸要不當以執一論也若謂湯之心果于放桀武之心果于伐紂則非所以爲湯武矣然則湯武與夷齊可兩是乎余日夷齊哀萬世之亂也經也湯武哀天下

之亂也權也其可是彼而非此乎要之湯武之心猶夷齊也伊尹五就孟津觀兵使夏癸商辛由茲而悔禍可以爲少康太甲則禹湯之澤猶未遽斬於天下也太伯文王之至德亦將歸之矣此則事之或然者也湯武何至於有慚未盡善之云也哉時之窮湯武亦無如之何也已或又日然則子之言右遷者也余日天下之言惟理焉觀其理是而言可據雖下於遷者萬萬吾將信之況遷邪且遷作夷齊傳不襲常體使人慷慨膾炙齊得喪輕死生有不可幾及之意後

世至以爲怨不知遷者也況公讀論語偶思首陽之事未嘗言死遂以盡推其不然以叩馬耻粟爲終古曖昧厚誣之事其何以服遷乎哉雖然遷失亦多矣吾固因夷齊而爲之辨懼天下後世之多於託武王而不果於信夷齊也

牧野之兵非武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日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于紂非有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

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以百里之邑。俾奉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群臣以禮塟之。豈復有餘怒及既死之身乎。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于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魏文皆中主也。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不敢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身。曾謂武王聖人

而忍其君至此乎。吾央知其不然矣。苟信若言。是使後世强臣凌上者。葅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實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管蔡事。據詩書所載。曰鴟鴞。曰破斧。曰遵王命。噫嘻。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夷齊流匹。而文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周之際。未善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復殷也。非獨畔也。以武庚畔也。武庚故主商之元子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父可誅。子可立。少康復國。君子賢之。豈獨不許武庚耶。不立武庚而自爲之。管蔡所疑于武王也。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管蔡所習見也。其父所爲若此。其兄所爲如彼。管蔡籌之熟矣。彼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爲。義也。故不顧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爐。成王之慧。周召之智。俱未可以一舉而遂得志。故爲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跡泰伯箕子之爲。夫泰伯之荊蠻。非以天下讓。示終身臣殷也。箕子之朝

鮮。非欲存殷。示終身不臣周也。故爲管蔡者。舍周遜遯。則天下後世。庶幾有諒其心者。傳稱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太姒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伐商者爲聖。以管蔡輔武庚者爲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使其輔武庚滅周。後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爲少康。以管蔡爲忠。而以武周爲逆乎。故凡訾管蔡者。類

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欲篡漢。子宇不以爲可。朱温欲篡唐。兄昱不以爲可。故天理在人心。卽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彼管蔡者卽不類。吾以爲宇與昱之儔而已。

讀書至金縢反復詳究、疑其非古書也、夫周公面郤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矣、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爲也。而謂周公爲之乎。且滋後世封殿黑天之俗。其册祝有曰、今我卽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

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又曰、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册之書。藏于宗廟。啟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既曰周公别爲壇墠。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册。而藏于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啟之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爲代武王之說。夫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啟金縢之匱。至乃啟之耶。卽此五事反復詳究。是編非古書也必矣。

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養晦蓄威、始能回楚、文公一戰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于温之會、捷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于桓公、子今日文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于桓公者、罪亦多于桓公者也、事速于桓公者、義先壞于桓公者也、名盛于

桓公者、實衰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與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僭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于是紊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

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憤憤生曰余嘗讀史悲哉申生者眞大不幸也人爲申生計者有三曰諫曰讓曰去夫以申生之時之勢之地而以三者責焉無一而可何也葢父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號泣隨之所從來矣第父母之過不同而諫亦有辨獻公之過正在舍已立弟申生將爲已而諫乎抑爲諸母弟而諫乎爲已而諫即慈父不能無疑而矧父如獻公毋論不聽恐燈蛾穽獸且袞自遭其亡有欲泣不得者矣讓者明順父志而虛儲位聽

焉然矣夫奚齊申生且不容一日並世而矧在國在傍臥榻之側今古同慨在申生即無他腸而有如云奈臣下欲富貴何獻公之慮豈不及此且妖姬在侍今日假一怨謗焉明日假一巫蠱焉又明日再假一失德事焉申生何以自解免乎即去之議亦自有三誠以附于大杖則走之詘謂逃而去焉申生可自免也不如父既甘心于子有徑使之脫然倖免者耶且去將安之之與國納我者誰之山林驪姬優施舍我者誰若逃而然無之非是不能去也又若去而死猶

免父殺子名不知父至愛一子殘一子不齊不慈父亡不直於天下者从縱去而濱死道途幸全首領父尚莫逭其責設不幸授首他人遊魂莫返九原抱恨獨非父殺之乎不必去也或又以去當在城曲沃之際夫父之任以曲沃也意雖疎斥而猶托名腹心之寄使一旦委父命于草莽父即執此爲詞責其無故反背聲告諸邦將奚所置喙乎不可去也故孝已死扶蘇死戾太子死固難以曾參之摘蘇同日語也說者曰微子去商夫紂本弟而非父太伯去吳夫太王

賢父而非獻公之父至舜脫廩上之焚井中之溺皆天幸也豈人力哉雖然申生嫡子以不去死矣獨不思以去而生尚有夷吾重耳諸公子在國于申生離裡而于奚齊寇仇也嫡庶長少之分一淆俱淆有獻公則能奪申生而與奚齊無獻公則諸公子又轉奪奚齊自與所必至者獻公能料之目前又何不能料之身後乎荀息雖才家臣也祇可杜他人窺覬之邪萌而同氣自相殄戮四顧皆吾主也謂家臣能禁之乎即謂里克能之息胡不能後倒戈之戰與反噬之

戈。孰順孰逆。人謂息也死、克亦等死、而人非自恨與
下石在人孰枉孰乎。夫時至春秋。弑君如商臣拒父
如衛輒、不嘗藥如許世子。亂賊接踵神人共憤申生
削不以身爲亂首。而甘七尺就頸焉。悲哉申生者眞
大不幸也。申生之自處得矣。無容議矣。
夫春秋之世之亂也、而恐言哉、蓋君臣之義絕矣、晉
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韓厥、厥曰、二三子不能事君。
焉用厥也。齊崔杼弑莊公、人謂晏嬰死乎、曰、君死社
稷。則死之。若爲已死。非親暱。誰敢任之。韓厥晏嬰夫

非春秋所謂賢者哉。君父之仇。義不共天。臣弑君子
弑父。殺無赦。亡論其職大小也。二子身爲大夫。驟聞
君父之難。當率先有衆。奉大義而赴之。誅元惡以靖
國家。上也。苟不能則死之。又不能則去之。舍是亡可
言者。方厲公之執。而書偃之召也。厥挺然方爭。尚康
幾萬一挽回。必不得已。猶當致命畢力于嗣主之世。
而始焉則爲克之中立以觀其變。繼焉則爲盾之同
黨以遂其奸。晉尚爲有人乎。蓋厥也弗臣而悼也弗
子矣。夫人臣之義。食焉弗避其難。嬰之食誰之食也。

莊弑而弗從。猶之可也。方莊之未弑弗當諫與逆莊
之既弑。弗當討與諫而弗行。與討而弗遂。弗俱當去
與。四者之義。嬰亡一焉。生食其祿。死而罷之。臣焉用
哉。夫春秋之世。君臣道絕矣。以二子之事加彼。而世
以爲賢。後世亦卒無有非之者。甚矣大義之難明也。
豫讓漆身吞炭、以愧人臣之懷二心者。讓蓋以義士
自許也。當時稟然義之。後世亦翕然義之。至蘇氏胡
氏直以爲聖賢大學之道、甚矣宋人之陋也、余以爲
讓特刺客之好名者。非惟弗知義、殆近乎弗知恥、其

所言正以教人臣之懷二心而胡以愧也。夫君臣父
子一也。父有弗子子無弗父、君有弗臣臣無弗君、孟
軻氏論手足腹心報施之道、至矣、而其言可以訓天
下之爲君、不可以訓天下之爲臣、可以陳于唐虞桀
紂之朝、不可以譚于春秋戰國之世、以故言出孟氏、
豪傑猶或非之、然而曰犬馬、曰土芥、曰國人、曰寇仇、
其輕重之等較若也、夫范氏荀氏滅于知氏、知氏滅
于趙氏、則知氏于范氏荀氏、正趙氏之于知氏也、讓
以衆人報范氏荀氏、則二氏之亡。仕他姓可矣。曷在

乎仕其故主之仇之後而且爲之盡力也不幾於寇讐之報與犬馬之視乎夫瑤之未敗果知之議擇而事之惡取其知瑤之將敗稱爭之諫默而成之惡取其賢瑤亡也可以死矣弗死襄執也可以死矣弗死至再刺而再執也猶弗死惡取其身俾襄子而再釋焉將以刺終乎將以弗刺終乎刺而中胡以見襄子於身後刺而弗中胡以見襄子於生前終止而弗刺胡以自立於天下萬世故吾直以讓非惟弗知義而近於弗知耻也其匨匨然惜其一死務以成其一刺

之名而已于人臣之二心奚有也卽人臣二心將以讓藉口而又奚愧也夫爲讓計宜何如曰死范氏荀氏上也死知伯之亡其次也死襄子之執又次也以刺而報其主則已畢畢再刺而弗行而卒弗死而欲以漆身吞炭愧人臣之懷二心者難矣哉以知氏無人而讓無爲而爲者尤謬夫聶政尚不欲顯其名而要離致戮妻子奚爲也

豫子忠矣烈矣世人責之苛也曰錯質弗二國士衆人奚以别爲又曰智伯忘備二國豫子㝵以亡言又曰責戚如智果去矣豫子非宗臣㝵八不去嗟夫諫不諫未可知去則不可人以國士遇我而我秦越人視之自完得矣如君何孔子曰體群臣則士報禮重孟子曰君視臣手足則報以腹心視臣犬馬土芥則報以國人寇讐而又何疑于豫子有報讐之志而亡術以必成其志而竟陷于疏史遷不察至比荊聶衆爲一傳亦又足悲矣愚觀成事觀往故自古及今其報人成未有不因人者趙武報岸賈韓爲之因伍員報荊吳爲之因丕豹報晉秦爲之因最後子㝵報秦

傳浪一擊幾落豫子之見而終能感夷廻龍祚不三世者所因者沛公也夫鴻毛至輶不能自舉飄之遭風則上凌九霄何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人方屠我君父屋我宗社勢焰熾烜疾如沃雪忽如塗晝而我持二手寸兵越之是猶委牢飼虎投薪就燎蓋孺子之智而匹夫之剛矣愚意當時智伯雖亡智開智寬尚據城未下吾倚之主也輔果郡疵俱亡國未龁吾結之援也天意未亡智卽一成一旅亦可以覬復卽不然天下大矣田齊嬴秦亡不可臣布以腹心伏

其兵力以成越武伍員丕豹子房之功是未可知待
不濟而後以死繼之未晚也昔吳敗楚于柏舉莫敖
大心曰吾將深入吳軍斷脰决服一瞑而萬世不視
以憂社稷棼冒勃蘇曰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蹶
穿膝暴七日而薄秦庭秦王屬之兵華敗吳而存楚
嗟乎予猶議夫豫子之以一卒効也
楚子問鼎羅泌以爲妄謂楚莊賢君孫叔敖賢相滅
陳且復于申叔之對入鄭且舍于鄭伯之服非復前
日之頑獷也周爲共主彼且遽然而窺之又謂鼎非

傳國之物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
之言未必皆妄按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實者故周公
卜洛亦以安九鼎爲首稱楚居漢南嘗聞鼎之名欲
一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周之鼎亦竊慕之私
耳王孫滿惡其强梗遂切責之謂其窺伺神器而楚
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
以左氏爲罔則又盡信書之過矣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侯
之傳春秋輒從臾其說以傳于夫子書名之例後世

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呻呻罟之不置嗟乎
春秋之時臣弒君子弒父以躐賾恣睢于天下者不
可勝誅夫子不惟賊是佻而先繩讓王之公子其何
以勸蓄康侯之支離其見而巾裔其肈至此然而君
子惑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于楚椒秦術之之
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
吳延陵季子之墓至于今豐碑不墮篆字長新而吊
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回留之不能去噫康侯
能以春秋徵驗不自之指繩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

麗牲之片石纔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
自夫子之于延陵季子始也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
其遜國高子臧之義與三讓有泰伯之風與樹劍不
忘徐君之誼與莅子合先王之禮與聞樂知六國之
興衰與歷聘翩翩著閱覽博物之稱與之數者顯節
也姱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册能記之而烏用碑凡碑
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遠慮在家庭骨肉之間
而其潛德至行在乎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
之子于慕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

不可以告人人弗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避季子非其心也上迫于先王之命下迫于國人之望而姑爲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既儼然南面以稱孤矣而其臨没遺言欲授餘祭次第夷眛以及季札立嫡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眛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愈紊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于野以絶吳人之望若曰兄實與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

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眛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躁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躭躭焉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僚室之慘不中于僚而中于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七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予之而我實逃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于墓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巽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暴主而不見忮也以爲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滔也以爲據先王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可得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嗚呼以弔其人稱有吳以不忝其國稱延陵季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以退夷也禀然大防哉于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

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與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差之亡與徙其咎于季子夫季子辨六國之興衰者而寧獨不辨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孔子誅少正卯聊夫子嘗親折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豈已爲政未滿旬日卽誅一大夫耶孟子曰今有王者作焉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子王者之師也斟酌禮樂和于陰陽不教而殺斯爲虐矣豈王政乎舜去四凶以四凶罪

惡貫盈、神人共憤、所謂求其生不得、死者與我俱無
憾也、然堯在位數十年不誅、必待舜而誅、聖人爲政、
殺非所先也審矣、堯數十年不誅四凶、謂孔子七日
誅正卯乎、縱誅之、抑何驟也、聖人如天地、于人何所
不容、宰予欲短喪、切責之而已、冉求爲季氏聚歛、使
門人鳴鼓攻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子之類、
未嘗無藹欲人自遷于善、甚廣也、正卯既爲魯聞人、
亦非不可以教誨懷者、何至遂絕其遷善之路、使其
身與虞邪、時至春秋、大夫亂政者比比皆是、在魯則

僭八佾之季氏、舞雍徹之三家、四主君之陽貨、此奸
雄之尤者、聖人正刑明弼、一正父母之邪、當自尤者
始、尤者尚緩不誅、誅者可疑不緩、兩觀之鬼、不亦有
辭于孔氏哉、陳恒弒其君、告于朝而請討、聖人固未
嘗廢殺也、然一請于君、再請于相、君相從之、則上請
于天王也必矣、今正卯未有弒君之惡、不告而誅、又
不啻專殺大夫矣、五霸不爲、聖人爲之乎、凡此皆叛
無理。故可疑而不可信。大抵左傳家語國策諸書文
雖足取。而實出刑名浮誇者以自托。故如子貢之辨、

宰予之死、皆妄誕不足據、蓋欲毁孔氏者爲之也、不
則視聖人過高、以爲聖人政事亦必風馳電掃、駭人
耳目。故附會其事以眩後來耳。吁、孫武列陣而美人
梟、穰苴行師而莊賈戮、兵家懲一儆百、不得不爾、然
實李勣欲仗胥立威之習也、聖人兵如時雨、有征無
戰、況政乎、又況孔子乎、然則正卯之誅、蓋斷斷無其事、不
必疑也。或曰、誅卯之事、既涉誣妄、然則茲言曷始乎、
殆始于荀況也、不則亦況類言之也、朱元晦亦嘗疑
此以爲不載於論語、不道於孟子、雖以左氏春秋內

外傳之誣且誇、而猶不言、獨荀況言之、愚謂況惡人
也、刑名之學也、斯言始于況、殆無疑也、況惟以此爲
倡、李斯事秦、故必以殺爲先、而還自殺與、然則聖人
廢殺矣、夫刑亦兵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虞戮四凶、
周誅管蔡、孔明涕泣斬謖、非能廢殺、不好殺耳、且堯
所以不誅四凶者、子知之乎、堯非不鑒也、堯于共工
曰象恭滔天、于鯀曰方命圮族、豈不能鑒哉、特以惡
未大著、故不遽加以刑耳、或亦與其有改也、今據家
語荀書所載正卯之惡、則亦未著之類矣、況行僻而

堅記醜而博罪實未至可殺何爲遽殺之乎是時吾
見三桓弱魯矣未聞正卯奪君也刑政緩急之間庸
吏能辨況吾夫子乎或謂强臣竊權亂國其害小正
卯僞學惑人其害大然則春秋孔子刑書也誅亂國
者耶誅惑人者耶醫不治心腹之疾而急理皮膚聖
政固若是之迂乎武王周祖也征誅得天下猶曰武
未盡善孔氏殷人也以放伐得天下而至德猶不稱
聖人之不喜殺也一至于此曾謂身爲司寇而遂濫
殺于七日之間乎他日論治而曰善人百年去殺用

我期月而可以此例之縱使正卯有可殺之罪亦當
俟于期月三年之後況實疑似未著之人乎吁吾懼
夫喜殺者藉口于聖人又懼夫妄殺者見欺于荀況
耳雖然在正卯則損之在三桓則法之若神宗之與
用荊舒李固失賊不討是與噎而併廢食又孔子之
所甚惜也

憒憒生曰子胥以吳兵五戰入郢得平王之尸而鞭
之父兄之仇復矣生平志願于斯畢矣倘于時身不
愛一死以從奢尚于地下豈非程嬰死于十五年之
後以報杵臼者乎說者謂以吳報楚不得不以身報
吳嗟胥誠死矣吳豈不必誹其忠悃然念其齎志以
沒而又規規索報奚爲卽胥亦可有辭於吳矣而胥
胡慮不及此殺父者楚也殺君者非鄭乎父仇復而
君仇可置乎當日移師伐鄭鄭爲俎上肉矣而竟以
私恩釋也倘伐楚之時亦有一蘆中人出焉將父仇
遂可已耶張良佐漢爲韓報仇先則無道之秦後則
不仁之羽也使良守小信而報韓幾無日矣胥胡慮
不及此且胥所爲不共戴天仇不反兵者乎王一人

耳平之先於伍未世有憾也平之後昭固路人而若
建若勝非胥所藏以爲君乎昭奔建死楚社幾屋而
勝固在吳倘立以續芊氏祀申包胥將何辭責我而
秦又安能兵我宋文丞相所謂立君存社稷文不得
之博羅者胥固饒爲之而胥胡慮不及此郢塞吳竊
仇復功成卽以身報吳亦云幾盡迫諫嚭越不聽諫
伐齊又不聽明哲保身此其時已彼少伯鴟夷留侯
赤松謂其得已者耶而胥胡慮不及此嗟嗟屬鏤一
劍千古含冤子胥何能以一逞智于謀吳而獨不能

以萬全智于謀身善乎父奢之言曰員剛戾忍詢。能
成大事。惟能成大事。故忠且孝。而惟其剛戾忍詢。故
卒死于禍。知子莫若父。然哉然哉。乃世持論者、或謂
父仇必報、他人則可、於君不可、夫父一而已、而委質
皆君也、不聞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乎、又謂不宜覆宗
國、轉禍與國、夫胥於楚、非同姓也、世有因人報怨、不
先就人所欲、而甘為小不忍者否、至謂徒明父冤、不
能承父志、夫君臣肝食一語、奢故特寓微慷于從容、
而其志未嘗不期子以酬雪也、凡以是責胥者、皆其

身在局外。而不一審時勢。一置心腹。吾恐子胥有口
而天下後世。亦為子胥得以有口矣。
范蠡歸湖、以西施自隨、劉孟熙謂載籍無所考、起于
杜牧之作、杜秋娘詩、余因摘究史記等史、果無可証、
杜詩云、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
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隨鴟夷、牧之此作、果出何
傳邪、豈彼之耳富于聞邪、抑吾之目窮于見耶、後此
蘇子瞻詩云、却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高
李廸詩云、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蕭水
崖詩云、載得蛾眉共五湖。風流應是阿甕知。云云、據
諸公之咏、果一唱衆和、止聞所聞邪、或喜新發隱、必
見所見邪、謹鈌以博考、杜公之出于聞與見、則諸公
之因聞與見自辯矣。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
偏蔽矣、夫衛國狗于一禽之好、而後以失民、衛人嗛
于一青之微、而懟以忘君、使民懟上者、衛君之過也。
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不謹。有臣不令。君不
式道。臣亦不式義。耦俱無善以相接。而君臣骈死以

為天下咲。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蕭郤二君論之
詳矣、請得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
甲而有使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則是
國人之懷懟也有辭、而衛君之過誠為不免也、然吾
聞之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戴天履地、無所逃矣、天威
在邇、羨墻如見、其志義明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其
赤心可破而觀矣、故夫國于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
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曰後人之顛
覆迷亂、則匡救之、若使舉事一不當、而遂不豎其幼

孫有庇、遠以虐而棄之、則夫熒澤之役、雖曰懿公玩
一鶴之細娛、而離元元之情義、玷三樽之崇嚴、而遺
周行之詬耻、然嘗卽其遺編而攷、不過以鶴賈罪、而
非有及爾偕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非
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新之暴也。縱使湯武復生、而
舉法于上、必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
懟而亡之、曾不念乎衛之爲國也。康叔開拓之、武公
培植之。英賢之君六七作、更四百餘年、所以養老慈
幼。生生死死於天地覆冐之內、日月照臨之下。祖宗

在衛。血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墠在衛。生者享衛之土
利、死者歆衛之禋祀。其賦藏于上者、爲何如而圖報
于後者爲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
而況其苗裔乎。憯然喪志于羽毛之好、則有旅獒之
訓在、所當諫也。猝然震惕于邊境之來、則有采薇之
歌在、所當率也。敢問衛之臣子百官、箴其闕而袞職
有補者誰與。端委于周禮、盡職于諫垣者誰與。三風
十愆之訓、罄欵于吾君之旁者有幾。不物不軌之薖
規、瀆于吾君之耳者有幾。進無孟子之言、退無牛郁

之論、智不能諫也。勇不能死也。內則棄君于惡、外則
敗君于宊。安樂享其祿位、而危難敗其城池。嗚呼悲
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熒澤之役、蓋衛
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出、呼其大夫而
與之以矢、卽越勾踐嘗膽之訣也。呼其夫人而與之
以繡衣、卽齊百年罷玦之哀也。其神魂之悲怖、意氣
之悴傷、誠有可憐也。爲國人者、奮桓厲之不知厭很
顋之見、黷沫血飲泣、爭前死敵、以自獻于先君、鶴與
國人、則必有分矣。夫何大河之濱、禽獸群而爲國安

不可與居、而危不可與死。德不可與釋、而怨不可與
殲。衛君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怨、
而衛人以一鶴之怨、遽以怨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
恩。臨敵而無戰心、據甲而僕愿志、將不死綏、士不揚
徽。誓其御則曰、今日之事、我爲政也。號其大夫則曰
臣之車不足辱君避也。或靴氷而馳、或喪馬而求、或
鼓衰而不起、或棄甲而大犇、乘公旗者不肯避其下
道。在公右者不能爲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
遺之敵、以遂其不令之心。其愎惡之甚、一至于此。卒

之一念之烈鬼神臨之報虐以威上帝不赦罰之于
熒澤而師徒撓敗罰之于距河而遺噍七百滅亡之
條未有若衛人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假手狄人是
以懿公之首雖離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衛
人之首亦黃懿公之社稷雖墟而衛人之宗祀亦敗
其是非得失之迹見于前而禍福成敗著于後如此
試使乘軒之鶴比而論之則方其安也鶴食大夫之
祿而我亦食土之毛及其危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
亦有忘國之慝是在懿公之好鶴不過童心之玩物

而在我則果爲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諡已未
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心眞無異于禽獸矣曾何乘
軒之恥而懿公之慝也哉亦何懿公之慝而蔽罪之
深也哉雖然天有威命人有秉彛豫州之民何世濟
其兇頑耶罪君之好鶴而不知己之喪君其罪爲尤
大恥毋之召猳而不知己之弑母其恥爲尤深衛之
臣子若以崔山君之聰觀之其猶靦然人面哉吾獨
以弘演爲人矣不然豈其存也獨無使鶴之怨而其
敗也又有納肝之忠哉茫茫土宇不云隘矣總總衆

庶不云少矣敢以莽之而僅得一人焉其敢善耶其
敢惡耶龍亢于天虎鬪于野而所謂一人者曾不比
玄裳縞衣之寵也其君安耶其君危耶嗚呼此蕭椰
二君所以嘆息痛恨于懿公者也而愚何知焉三復
斯言寄茲一慨

平原君斬美人以謝躄者其賢于齊頃公遠矣頃公
之母固異于美人而遣使御客之時各以其類是以
兒戲爲心而無復交際之體矣房帷之笑何似孔明
之見譙周耶雖列卿過暴而齊之自侮則有由矣平

原患客之去則黜此美人而謝之似未爲失乃遽斬
之其專逞暴戾不旣甚乎當時門下士更無一人慮
及此者蓋皆圄于必勝之氣而不能反求不忍人之
心此縱橫豪傑之徒皆不容于堯舜之世也

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爲信也夫秦
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將言取璧者
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
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惟
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旣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

壁趙弗予壁兩無所曲直也入壁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若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璧非趙實也而十五城秦實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紿趙璧則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請辭就死于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

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于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以武安君十萬眾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于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于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成之哉雖然澠池一會趙幾恃向日之完璧而以秦嘗試也抑謂秦有餘吞諸國之心亦必先假空名以詭眾于天下使以一宴會之故與人唇舌歟人孤弱而遽一逞焉天下且有議秦後者而稍會實

自秦啟之茲相如所熟籌也即秦之謀趙亦不必盡出于此也若曰秦謀已為趙窺秦氣已為趙奪故二十年不敢加兵于趙則吾未見虎狼之威有以一蛙蝦之怒遽殺其勢者又何論窺且奪乎大抵戰國策士其奇謀妙算自與儒生規規繩墨者不同觀者自當別論藺相如使秦料璧必歸毛遂按劍料從必成張儀敢于歸魏料已不死侯生符遣朱亥料鄙必見疑商鞅不去魏料惠王必不殺孫臏斫樹大書料涓必燭人聶政許嚴仲子料俠累必可刺張良擊始皇

料大索必不能得豈如豫讓徒挾報主之義荊軻徒恃匹夫之勇而無成謀善算以取敗者比哉

傾險之士非能得人政也傾險之說非能動人聽也咎在聽者不察耳范雎者戰國中最險士也皆肇釁息囊累人秦一旦進說秦王意投志愜抵元舅之尊親奪其相位而恣雎所行毋后介弟皆斥不安處自古說易行而國政易得未有若此甚者也然其實豈雎能哉秦昭雖王政不出巳上則不勝其毋下則遏于群弟而外又有穰侯秉國鈞也心不平之惟欲得

一人建一策收以自歸久矣適此而雎以險語中之
王其不深入哉今覩雎所計畫惟有遠交近攻略可
施用其餘非離人骨肉則毀人功伐語也是果足動
人否中尤誇誕則曰臣非不知今日言于前明日身
死于後死而有益于秦臣不惜也但恐臣死之後天
下之士回首畏足莫肯向秦者嗚呼不恤其死而憂
國之無人此宗臣之義也非覊旅之臣所與也昔比
干爲商貴戚故至死不忘商屈原爲楚同姓故至死
不忘楚雎於秦何如哉未受釜粟未擔一命而遽欲

爲秦死且不忘秦斯非惑則誣矣稍有察者必詰之
云先生甚愛秦矣於秦何戚也秦何德于先生也秦
之興喪又何與先生事而先生乃憂不釋以死也雎
其將復何辭可詰而不詰辭可窮而不窮則誠不察
之咎矣險何能焉雖然秦昭非不察也惟不暇爾范
雎一作嘿辭而昭已皇恐請益至有涸以寡人不毀
社稷之語雎惟不言言出即嘉謀矣尚遑計其爲險
又遑知其爲誕說者曰雎誠險誕人也乃蔡澤數寸
唐舉一言袖手入秦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

然而倨其相位若承蜩然抑又何哉不知夫雎固亡
囚也行而無媒一旦犯天下之所至難令人主勢不
得不俛首以聽迨其富貴已極人主願望不無少盈
詎自武安僇鄭安平叛王稽見法人主之大欲不盡
酬而雎且無以自解蓄猜彷徨而左右顧求其人以
托稅駕之地而不可得得一澤爲之代雎其免矣是
故憍然而薦之天下皆以雎能用賢而雎之過自是
無聞于昭王者此其肺所焉耳卒之澤爲相亦不過
數月謝病免歸二子所謂倜儻之士共心能作能止

與有過人者黃東發猶有捕蟬之誚所謂耳食者與
秦之帝由商鞅也其亡不盡由鞅也鞅天資刻薄用
法深急卒殺其身其人不足道然其法不盡非也如
民令爲什伍相收司連坐大小本業僇力耕織致粟
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而怠及貧者爲收孥名田宅
臣妾衣服以家次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鬬
者以輕重被刑後世言禁奸弭盜明經制力民于農
戰皆祖其意行其十五亦足以富強秦之帝信鞅爲
之也使其旣帝而毋焚書毋坑儒毋築長城毋任趙

高毋廢長立少一意休息與天下更始未必遽亡當山東之亂群雄四起兵無留行而章邯以秦卒蹴而蹶之無不仆者司馬門不留三將不降二十萬之衆不坑諸侯之取秦未必若是易也楚漢確戰于榮陽沛公之敗數矣所以振而仆仆而復振卒勝楚者則以蕭何常發關中卒爲之後繼耳秦人之慓銳敢鬭天下莫能當漢不用秦必不能坑楚故夫漢之得爲漢者秦之餘勁鞅之遺烈也然則鞅之帝秦也功十之九而其帝漢也功亦十之二三鞅之罪在于純用

刑名以軍功差次宗室黜太子師傅黥諸貴公子斬然無復忠厚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欧陽氏有言後世國家興衰存亡未嘗不以兵今以三代比閭伍兩之法而制後世之兵勢必格而不行商鞅之變法管仲之作内政皆可謂知兵者王安石憤宋之弱急欲富强其排折人言果於自任大率類鞅而行其術不惟不能取效反速禍焉宋之亡安石爲之迂儒舉動如此此吾所以恕鞅也觀其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夫其令果如古聖君賢相之所謂令其必行也亦心悅誠服而非怵乎徙木棄灰之信又安在其不與三五比隆哉論鞅者必權衡于此始得之

商鞅徙木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商鞅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於邊城夫立法之時不難從言不便者而難從言便者鞅一切不顧直是有豪傑胸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

尚論秦之帝者皆曰商君開塞耕戰范雎遠交近攻此說敘矣而非其要也及讀東坡策斷爲之躍然敏

斷曰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秦人未嘗急于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欲求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于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于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横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敢爲横秦則人然横人之欲爲横

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

嫪毐之亂秦王遷太后于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焦也後至不畏鼎鑊而力諍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爲母子如初議者以爲頴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噫長信非母弟之親宜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爲楚也秦則不爲政也母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先王而何焦之汲汲于諫也春秋之義絕不爲親予

文姜則然非佻母也以父而佻之也帝太后非秦襄之佻乎始皇惡得而母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耶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恐汚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爲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然則焦之諫固戰國之奇上而亦頴考叔之罪人也竊惟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圭擔秦爵也又非必皆秦所產皆直言士也而爲是齊死不顧蓋生戰國之世無一非口舌士仕危亡之朝無一非口舌功故常喜出于波濤洶湧之間遊人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濆汚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動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

余聞周太史伯曰秦嬴姓伯益之後必有興者夫既

以益報何以呂爲耶耶耶耶既獻人宮至大期時生子政大期注十二月也何緣審是陽翟賈人兒耶熟周謂人爲之則恐無此造化固有姙身十四月生者非人能爲之也其爲莊襄子甚明也劇秦者喜稱以呂易嬴爲秦暴已甚衆世皆願從之而況得一端焉其何辭于天下之口而要之非其實也或曰史稱知其有娠者非與嗟乎此非天下之言也不常之言也史臣不察而遂信之乎夫異人既死太后又其所御不韋卽自知政非己出而故毒敗焉以號于天下曰

眞吾子也。雅

享閒開十甚一

隼肯自剔入

父。卒令能尸

必矣。豈惡貪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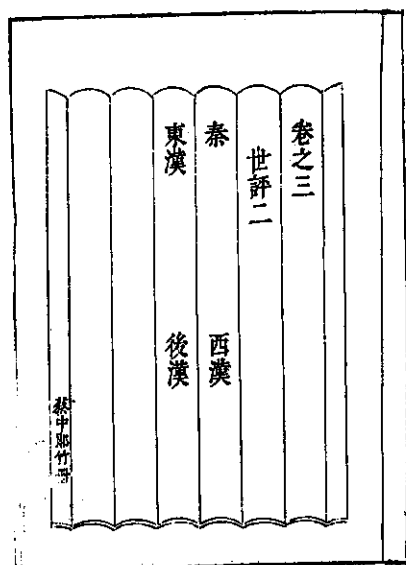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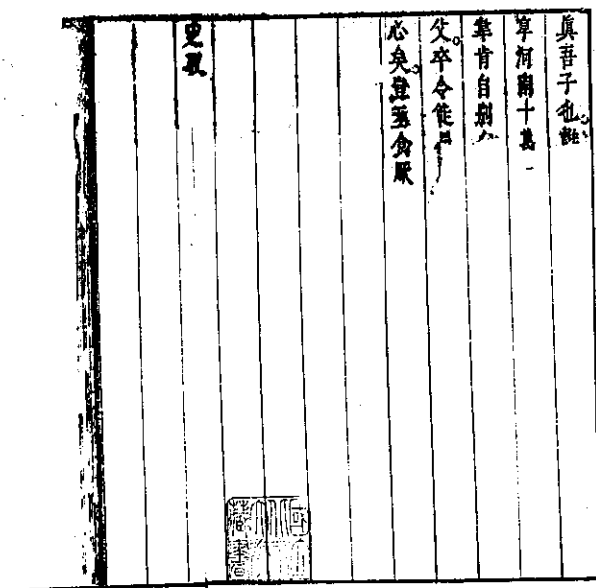
史評

卷之三

世評二

秦　西漢

東漢　後漢

蔡中郎竹□

霤餘堂史取卷之三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邵述　後學

世許二

呂不韋爲相秦國集諸儒使著其所聞爲十二記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于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金時人無能增損說者以爲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其書以道德爲準的以無爲爲紀綱忠義爲品則以公方爲簡式與孟軻荀卿相表裏也

呂氏月令乃牽合傳會之書柳子厚論之詳矣聘名士禮賢者何時不可獨于季春之月何居命奄尹申宮令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勿得淫四時皆不可不謹者何獨于仲冬之月行之季夏之月不可以合諸侯起兵動衆時有亂民敵國之變將止而不舉耶孟冬之月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使他時有大疑大事將不得占耶故曰有俟時而行之者敬授人事者也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此類也不可以繫擬也常謂月令之書出于夏小正歲于周時訓解其日次星中東風解凍之類皆以天時授民事于夏小正義同至當而不可易者其反時令則有大水寒氣寇戎來征天多沉陰淫雨旱降兵革並起之類即時訓解所謂風不解凍號令不行獺不祭魚時多盜賊鷹不化鳩寇戎數起之類是也此皆術士災應誣罔之論非聖人之所擬其謂日甲乙帝太皥神勾芒其虫鱗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等類無非牽合傳會之義說者謂其採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其所許

亦淺矣君子講學在辯其義理是非而已古與不古又烏足論柳子謂瞽史之語非出于聖人子以爲王論

秦始皇坑儒說者謂殺爲陷阱而殺之愚以爲坑者只是掩其不知而加害也非眞掘土而爲坑也今民間訟牒亦有坑陷之詞即是此意此坑字當作虛活字看如古云聲色溺人非眞溺于水也且晝之牿非牿以刑也不然白起坑降卒四十萬于長平項羽坑降卒二十萬于新安設使掘土爲坑若是其廣大彼

降卒寧不知之又寧肯帖然束手而就死乎大抵秦
政嚴虐草菅人命若後世排牆地窖之慘容或有之
而儒生雞肋止六百四十餘人又非有千萬之衆也
不過數十輩力士之雄制之有餘地而伏機發機如
掩鼠雀也固宜葛偶讀宋蕭森希通錄云李斯曰非
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
襍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
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爲楚人一炬耳前輩嘗
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

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爲其
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
羡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
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
萬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
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願上
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
阿房宮千門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其二事皆盧生
稔其惡又從臾之特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
皇因封禪之譏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又其一怒而坑
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挾童男童
女以行皆取于民間奪其無告之孤捭厥不軌之狀
如今所謂妖教竊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信
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脉南北生靈因
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禍發頻
仍劉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辟鬼
之術覬眞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
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蹕一泄時在旁

者盡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于此
罪不容于死況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
人之命良不爲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眞可畏哉始
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
陽者吾使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按
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況始皇
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
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
相承皆曰坑儒蓋惑于扶蘇之諫扶蘇曰諸生皆誦

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至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摇唇鼓吻、自投于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以講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脉、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朋黨奸惡小人、終

不能爲長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以方伎禍秦、坑于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于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亦自相擠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爲不偏矣、僕惡夫坑儒之名、啟論其顛末如此、

始皇之初、非不好士、亦未嘗惡書、觀其讀李斯逐客書、則亟毁初禁、開關以納之、讀韓非說難、則撫髀願識其人、其勤于下士、溺于好文如是、其後焚書之令、以淳于越議封建、坑儒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

下、要皆有所激而然也、按是時陸賈酈食其輩、皆秦儒生、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亦三千餘人、然則秦時曷嘗不用儒生與經學耶、後叔孫通降漢時、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固未嘗替、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然則秦又曷嘗廢儒生與書籍耶、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夫易固爲未燼之全書矣、又何嘗有別全易之人哉、昔人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其辭、書有逸篇、仲尼之

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高祖故豐沛間亡賴也、背厲僻焉、以酒色爲天性、按劍爲本業、嘗繇咸陽、縱觀秦始皇帝、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夫秦爲不道、圍奪其民、以崇長私欲、毒痛于天下、跡其行事、雖帝制萬方、與攘賊亡異、自仁者觀之、蓋所謂我得志弗爲也、而逌豔其淫麗、喟爲當然、斯豈知所謂大丈夫貧賤不移、富貴不淫者乎、此其志直富天下而已也、既以寬大長者見推、扶義

而入關未有設施以慰秦人父兄而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摇神悪志便欲上宮休舍非張良明大
計樊將軍諍之強使還軍霸上項羽以四十萬百戰
之師意烏猝嗟而來謂沛公遂有秦也左司馬之言
又先入于明夷之左腹公雖百喙庸解耶及羽殘虐
義帝負宇宙不載之惡而帝且恬之歲將始以新城
遮說之言縞三軍而伐之罔已浸于故主之恩矣然
袒哭而告于諸侯闕河之士浮漢而下堂堂乎亦奉
詞問罪之義旅也雖孟津之誓師幾無以過焉而罪

人未得一人彭城遽收其美人貨賂置酒高會囘視
前日縞素之意已漸焉亡之夫巢焉在疚而不忘乎
酒色之樂以名舉而成之以貪揭大義以責人而躬
不義人誰其無詞也固不待雎水之敗而四方諸侯
已駿然改面而去之矣迄乎曆數有歸亂離略定而
民起于魚爛之餘事建于草創之際在易雲雷屯而
君子經綸之時也而英心忽摧于遲暮蔵葸漸肆于
憑陵于是乎枕幸豎而臥擁愛姬而泣悍妻僇勳舊
而無能剛制其漸寵子倨長嫡而無能早辨于微使
夫殘羆横于宮中牝鷄雄于殿上而劉氏之未亡亦
屢而已焉此無他彼生于焚書坑儒之世非有先王
之遺言以叢乎其心而廓其智而又溺冠嫚駡未嘗
親近儒者以講明義理為之辨乎是非之分而究乎
理亂之原惟其天資近道時或有合而迄亡以勝其
多欲之累故暫鬪而旋蔽少息而遽陵以高祖之雄
才大略而輒顏心于馬上之治者此也故君子觀乎
咸陽縱觀之言所謂以此始者亦以此終昔儒謂惟
無欲而後可以行王道彼漢之不為三代亦何足異

哉

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老
泉謂能顛倒豪傑劉元城又以為識先後着不知布
既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間道來歸此時情勢布
必無還楚之理當踞洗荘逐以踞洗見布雖大怒身
將焉歸而漢王非故傲布實算布不得不就漢也至
供帳之盛此招徠遠人常事何足為顛倒豪傑踞洗
亦謾駡故態豁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着來
高帝始以廢王命入關、閉關而守、以拒項羽、羽怒、欲

擧。帝用留侯計。謝羽鴻門以免。君子曰。此。一。時之幸非。萬。全。之。謀。也。當是時。帝自度士卒與籍孰強。軍法與籍孰練。暗啞叱咤之威。與籍孰勝。籍之死命吾能制之否。能則守關之計可行。不能。雖金城千里。環而攻之。敗可俟也。守何爲者。不度德。不量力。以犯楚鋒。而徼幸鴻門之謝。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儒者以成敗論天下事。爲之附會其說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高帝善藏其用。夫柔制剛。弱制強者。謂其勢可無柔。可無弱。而借以驕其志奪其魄。如唐祖屈于李密。不

勒屈于王浚是也。帝此擧。正不得不弱。不得不柔者。也。何也。楚人之怒已極。而鋒甚銳。戰則不克。守則不固。戰守俱無。向不爲鴻門之謝。則坐斃耳。夫豈其運籌。央。勝。發。而。必。中。者。哉。勢不得已也。非計之得也。蓋曰。茲役也。幸而成。付諸天。不幸而敗。亦付諸天。獨奈何此嘗試之說也。即謂羽犢直不疑。可以理諭。多愛不忍。可以情動。夫羽之怒子嬰懷王冠軍也。不如帝也。猶然疑且忍焉。而刎帝乎。彼其有必忌。嗜殺無已。羽之素也。而能必其不逞於帝乎。親如項伯。能必

其无二心乎。亞夫之奔無遺策。能必其不見信乎。一有之。帝其殆矣。方項莊拔劍起舞。沛公之臣。誰不寒心。莫如之何。已而項王怒消。亞父計沮。項伯自二。皆天也。幸也。廖曰。料虎頭。幾不免虎口。帝之謂也。帝其未之思乎。志有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不失利。退不失時。先王制敵之遠猷也。九州之大。城郭溝池之固。苟可圖王圖霸。豈必三秦。樞機在我。天下皆可也。帝初入關。勢誠不足抗羽。曷若且捐關中與之。辟處一隅。養威蓄銳。先爲不可勝。以觀天下之變。彼喑啞

叱咤之徒。必非久在人上者。一擧而斃之。大業可定。也。胡爲乎汲汲守關。以犯項氏之怒。而徼幸鴻門之謝也。嗚呼。此蕭何勸王巴蜀意也。惜帝既失之鴻門未謝之前。何乃言之鴻門既謝之後。履危蹈險。顚趺樾頓。出萬死一生之計。而幸免于覊卒之楚。候以炎祚興。興亡之關大矣。故曰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雖然。亦惟天之所與。人莫能廢者也。後代若唐宋之開毋論簡默。終日在側而不能殺。即以牝主胡兒。刖得千呂史望氣之中。而竟莫如之。何詎謂非天命哉。嗚

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項伯勸羽毋殺太公、此當是爲項乎、爲劉乎。曰、此爲項明矣。宋李繼遷叛、或獲其母、太宗召寇準議、將殺之、呂端曰、非計之得已。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幸分我一桮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禽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耳。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係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卽用其策。項

伯之言、呂端之言也。項羽之殺義帝、亦高祖之心也。直未及爲耳。徒以有羽在也。羽滅而天下者漢有矣。高祖能以此臣事人乎。非羽殺義帝、漢必殺也。羽實爲高祖殺義帝。若代之手焉、而且以藉漢口也。斯唉豎子失計之大者矣。或曰、高祖之寬仁也、使項羽不殺義帝、而高祖滅羽、必有以處帝者、豈必殺乎。曰、非也。凡始定天下者、必防微而塗舋焉。謂夫崛起未易以服衆、而初附之人心難遽習也。韓彭功能高漢、猶不容、而况名位足以搖天下乎。縱高祖能善處帝、而數年之閒、反者九起、必有挾帝以爲名者、當是時雖帝亦自不能安于漢也。
蕭何治未央宮、極壯麗、以固安高帝意、于秦甚善。夫國于四塞之地、兵簡與衛氏節儉濟不拔之基此焉。雖然衛也、亦帝先入關、見秦宮室、卽欲休舍。何以此窺之、故人主毋見其欲。懼爲人得。何以此得帝也。
昔者留侯招四皓、定漢太子盈、人皆以爲脅。余曰、非脅也、良蓋窺帝之欲、而順以柔之者也。何以知之。曰、以帝之言知之。羽翼已成之言、此帝之愚戚氏也。然

而帝之肺腑見矣。何也、人臣之悟主、固非一實、大都不中其所病、不可以得志。叔孫腐儒也、不通時變、而湯以尋常書生之談、爲帝道說、此何足以回帝意者。帝之欲易太子、非爲戚氏也、爲呂氏也。非爲如意也。爲太子盈也。呂氏以鳴晨之賁、險巇之謀、剗信剸越。令功臣人人解體。是撤太子之羽翼也。太子柔脆、中外稔聞、其所爲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辱、以鼓舞天下士者、恐未能如乃公。是太子亦未能自生一羽翼也。夫以母悍而子弱、怨且忌之者多、而羽且翼之者

少。則中原之鹿。幾何不爲他人獲。此帝之所慮也。惟甯之變。帝不自將。而欲將太子。豈帝平生之英風猛氣。至此而萷哉。亦欲其破賊立威名而遺之羽且翼以成之也。蓋至于太子不將。帝卒往。而帝之欲易太子之心始決。然帝沉幾者也。樹子未易。而輕播其示逆鱗之規數陳。而金玦之意益章。蓋亦故爲此意。以覘中外將相士大夫屬係太子之心謂何耳。厥冐諫。帝心喜矣。叔孫諫。帝心又喜矣。迨至四老人者。儼顏鶴髮。翩翩左右追隨。大爲太子張羽翼。帝之心。益喜

太子之能得士。益喜吾之有子。爲可付天下事無憂矣。故雖逆其父而翼其子。帝不慽也。雖輕士善罵之言近於戇。願死太子之言近於切。帝不慽也。帝之所憂者。憂太子之馨控豪傑。顛倒賢俊。不能及乃公。非憂其勝乃公也。憂天下以呂氏之故。携心于太子。非憂其死太子也。故曰煩公幸卒調護。此帝之肺腑也。然帝之示四皓也以眞。示戚氏也以假。而露其眞。此則帝之權數神機。所以爲不可及。而良之所謂難以口舌諍者也。或者謂帝晩年必蕩溺愛尤物。旣搖大

本。侘傺不堪。似爲迫于羽翼之難動。而萬不得已然者。噫嘻。此豈足以知帝哉。帝之意。豈故令天下知哉。信之王也。眞可作喜。太公之在鼎上也。頗可作笑。伏努之中也。傷胸可作捫足。孰謂神機權數如帝。而不能以幻言愚一戚姬哉。不然。四皓老禿翁也。帝果惡其羽翼。除之易耳。卽令不除。而彼以八十頗死之人。欲爲太子張羽翼于高皇百歲後。吾知其骨已朽矣。吾豈眞畏之哉。故夫帝之心。良知之。良之所以中帝心者。帝不知也。帝之自言曰。吾不如子房。而後之論

者。亦以留侯善藏其用。嗚呼。惟善藏其用。此其所以爲子房也。

漢高帝十一年。黥布反。帝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乃四皓相謂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將兵而東。張良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明年上從擊破布。歸。疾益甚。而崩豈乎。使太子與將擊布。其勝敗未可知。卽勝而歸[illegible]矣。[illegible]意立矣。闔閭

之内出赫赫號稱遣令王太子于淮南故地太子將安歸呂后即得子不在側將安恃矣齊胡亥以近父而立申生扶蘇以遠父而殺其勢然也而况戚氏擅寵姬之寵趙邸諸臣聚斯高之謀太子惡得無殆故夫四老人之功不在龐眉皓首褒衣大帶從太子于觀病之日而在急勸呂后請上自將而張晋侯之功不專在來四老人而在請太子監關中兵一語也雖然四老人之說得之僕人贊與外黄徐子而晋侯得之里克也晋獻公使申生伐東山僕人贊曰太子殆哉

君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戰國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太子自將過宋外黄外黄徐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里克之諫獻公也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子無謀

吾父子之間四老人所謂太子受禍即內險外危者此萬世無魏之料而晋侯監軍之請即居以監國之說晋公不幸而不聽則晋危高帝幸而聽則漢安故四老人之功偉矣儒者不察乃謂昔子房教太后爲之非實有其人夫衣冠之偉鬚眉之皓可假也其說呂后請上自將不下數百語田叟野老智不辨此又其甚者謂四皓安劉滅劉噫嘻晋易申生三世不安秦殺扶蘇二世而亡使漢當日果將太子而南如意立于內太子拒于外漢即亂矣太子安康漢祚不幸中

道而殞呂氏始生心而産祿擅命彼四老人即慧豈能深籌而蚤揆之乎武鄉侯輔安樂即安樂亡蜀不以其故貶三分之業狄梁公逐廬陵不頹不以其故少夾日之勲而以産祿之亂歸咎四老人是武侯亡蜀梁公亂李也嗚呼苛矣雖然帝明達主也使四皓不來將羽翼廢而遂以草奪嫡乎曰必不然蓋帝徒以愛尤物偶爾低徊昵語不覺吐露於衽席醉夢之中既而追悔無從展轉無策帝心之隱良亦稔知久矣幸四皓之來帝未始不心許焉而適解其隱帝若

日吾今乃得有詞於姬母子也十是召姬指示俾聆其應對數語毿然見太子爲人心推戴之稱而烈其二語則帝又藉手譬服之姬始俛首黙念伏不敢爭帝無悔諾之嫌姬無愛弛之怨掩耳以奪其所求則祖公籠狙賦芧三四之術也不然帝崛起閭閻以有天下豈其以燕婉之私輕于一擲且周昌叔孫諸廷臣諍之不能得者乃輕徇一野老細民而咄嗟遂定耶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

楚舞噓欷流涕酹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刼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眞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嘗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準鷙膺豺聲很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晋而猶有桃源避秦諸家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于深山斷岩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卽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仇家童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黄金收海內客客有許伏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欲然締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魂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鑑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先言謂令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圯上黄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眞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況四皓採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抑視四皓以

爲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卽能革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輩如降犬羊飼鷹兎獨難抑一鬚者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讐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黄石赤松海滄神人且相與呵護推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蒸楚猴良皆爲韓不爲漢皆用帝不爲帝用至一旦志行讐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旣借漢報韓仇則必欲借四皓報漢德四皓不亦賜

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念及子房始終心事及子房因請亦何恐戀山深入林審哉伍員報楚蘆中丈人沉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族而不顧子胥仇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仇在君讐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山中不為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園公為司徒宋時商山農墾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

園公甪里先生姓字園公者蒸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偽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祖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將子房已去漢久矣此又誰為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也

晦菴嘗曰老氏術將取固與方無用時自處卑退為人所易及殺機一發所向莫當子房則其學也曉關已與秦和忽乘懈擊之鴻溝已與項約忽回軍殺之此柔弱發處計策只三兩次漢業遂成又曰古人用術而成只偶然非其有智子房始有意智細思甚踈如勸帝與項和復伐之成何意智只偶一番後二番又勝耳及養虎遺患事或謂棄此機會即事未可知先生曰正為先莫便與講解講解即不可為若只討利害即無事可言夫行一不義得天下君子不為子房用術本不足貴矧只偶成而學之者安知其弗敗乎晦菴論子房前後似少不同然不取其學術一也嗚呼老氏術險矣乎子房謂智不過僥倖如此世人處天下事何用多術為哉

蘇東坡論張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逞於一擊之間坡老此作論天下之理當如是君子恐小而謀大故也若以子房擊秦彼已看得全身遠害停停當當方肯為之彼何如人豈肯為忿忿之心也若中始皇車則秦從此亡矣誤中副車雖不能中驚起天下多少豪傑皆欲亡秦故為子房一擊之力後又扶韓韓亡歸漢漢成遂去漢高何等帝王許多豪傑被他放在掌握中獨一子房不受羈絏諸葛孔明大忠大義然不如子房譚笑樽俎之間諸葛便覺費力

亘古以來只有此人故李太白詩云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可謂得子房之深也故近日徐奋鵬有云博浪一椎幾喪祖龍之魄下令大索之不得秦之威窮而子房復仇之志不窮又云敬業一擲已縮天后之頭下令屢索之不得周之網窮而賓王藏身之固尤奇張豈一刺客者流哉駱豈一詞人者例哉皆同此意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侶荆軻晚歳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

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于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攛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莫看離披是也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方秦氏吞并諸侯阡陌井田郡邑封建坑焚學究舉先王之法盡變之是時天下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紛擾之幾何不爲垓下之項乎參相漢有見于此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爲爲

治彼猛我寬彼擾我靜一矯而反之以苦于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熾而沃清冷故民安其治而歌之轉二世之秦爲四百年之漢者參不爲無功焉參可爲識時矣然吾猶有惜于參者蓋時雖厭有爲而事有不可不爲者不容槩不爲也參意惟恐一事未能益民而先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身惟何法是守抑不知何佐高帝倥偬馬上之治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先王良法美意之變于秦者曾能修什一于千百乎况時至孝惠秦灰冷楚坑平牝鷄

毀晨屠牛頓刄正可以有爲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耆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爲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奈何一意婿恭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治因循穠弱已乎參知清淨之藥足調擾亂之民不知王道菽粟以養民生不可一日無也此所以徒能瘳疾于一時若終不能復元氣于三代漢之爲漢所以止于漢者以此

憤憤生曰漢高于韓信功大報薄至以反族而夷其族帝誠慘毒少恩哉而愚以爲信自取也夫信自取

非謂信眞反也信無反心實類反迹惟信不自掩其迹而致帝不能不疑其心請昌言之夫濰水之戰韓且欲而楚懼使信有反心彼武渉不足聽也而蒯徹纏纏數語非天下大計乎信顧戀戀辭推而云不忍倍漢者何故洛陽雲夢倏奪倏封倏執倏釋如弄嬰股掌使信有反心亦必厲牙礪吻噴有煩言而止稱疾不朝者何故即謂先不反後反坐以連豨一事姑毋論豨之反周昌譖之帝故迫之而豨初無反意即以信有其心豈不知豨者帝親幸臣也世有對人之親臣無故教以叛主者耶信亦豈無部曲故吏協謀而獨與豨謀將與日據南面者豨耶信耶且信嘗羞絳灌同列則目中更無豨久而肯爲豨從中起耶既云中庭耳語而舍人弟從何知之道豨而後又何不多置悉足或走邯鄲或走關東西道一一悉帝之勁靜與豨之勝敗蚤自爲計乃遽爲一弱女子紿而就縶耶故曰信無反心也至諦及反跡則信雖百口無辭矣奈何初薦信日國士無雙帝亦知定天下非信莫與者登壇大拜相與經營數載何啻手足腹心

詎臨淄也輒請假王迹不類尊禮否固陵也稱疑師期迹不類要挾否定陶也馳壁直入迹不類騎犯否馬邑也屈膝匈奴迹不類背叛否乎也先入而日用兵孰過信陰令帝有戒心信也自許而曰多多益善天授非人力明令帝有愧色種種疑形在在疑府故帝自擬不如人三越布不與獨信與焉夫不惟忠計是嘉而獨戰功是取是推讓中帝又未必坦然虛舟可知也而信又不及良何之善自匿也故楚鋒未折帝若不容一日無信漢業既成帝又不容一日有信

及帝之世百信安拢非帝之身一信棘心此帝之深念也因迹悔心侍心遺迹信實躬蹈震主之危不自知也慈母尚投其杼而寧止兎死弓藏之嘆耶第帝必假呂后者何若曰信之功高矣我殺而議薄在我我不殺后殺而怨有所歸矣又若曰我之威殫矣我殺而久震者自以為常我不殺后殺而俟震者更出不測矣抑史有之史稱帝畏惡其能以畏惡之語觀之則知其欲去信之心必露于左右其討陳豨也空國遠征信留京師帝豈無防信之密謀乎但他人不

知后自知之故告變一上即用蕭何之計詐而斬之不然信以蓋世之功為國功臣后安得因一時之飛語不待奏報而遽殺之乎以是觀之則欲去信之心久而有密計也夫以孝景大定之世有才不如信有智不如信尚疑怏怏非少主臣矧當日而有信乎此信之功固在諸臣上而信之禍亦先諸臣獨條耳獨惟當日薦信者非何耶何既無一言為信少緩而反佐之焰政恐并理薦信之人而承其愆何且旦夕莫必又能庇人而保其初心乎嗚呼謙讓未能學道求

能信自取之唐宗所以戒散德也人乎何尤天乎何尤帝乎又何尤

憤憤生曰自古無執母劫子者有之自項羽執漢王陵之母始因非陵所能預料也今欲絕陵以先計全母然後以兵屬漢非情也當羽生陵母以招陵也羽雖惡于得陵而使命往還陵方奮揮所處羽亦未始遂甘心陵母也將漢頁何輩固不乏人陵卽叛漢歸楚如徐庶之降曹以全母生俟從容復謀歸漢漢未必不聽其去詎意送使之泣未終而陵母遂伏劍死

矣尤非陵所能逆斷也堅子志釋子累而不難以身殉焉哀哉陵母賢哉陵母豈非烈烈女丈夫哉陵也處此柔腸寸裂萬磔何從其初心寧不曰吾母已矣吾何用生母死子死相從地下何快如之而烏知夫母正不欲其子死耳倘母死子亦可死則母又無容死也夫與其死而快子之志又曷若不死而從母之志母志惟何善事漢王一語是已母若以吾不死則子猶將二心惟吾先一死而子無內顧乃得專心事漢母故無愛其死也陵若曰以吾母之不能須臾少

恐也。倘舍漢不事子。反虐母。一死惟東身歸漢而母心無憾。乃有光於母死也。予又滋重其死也。母之忠耶、陵之孝耶。情勢兩迫之中。爲萬不得已之策。陵郎一生爲漢設謀。享漢爵祿。而終天之恨。有脈脈隱傷。不可告語者矣。雖然。陵眞可以無死與。曰。非也。蓋陵母欲陵事漢。特望其輔漢以成帝業耳。准輔漢之身。則不可死。迨帝業旣成。母靈慰矣。予職盡矣。就死報母。政此其時。而安固一侯。儼然十八人位次之中。何爲者。陵豈遂忘其母耶。夫始也移孝爲忠。猶云。計無

復之。而終也移忠爲孝。眞可以兩全不煩再計者也。陵也不然。以此責陵之恐。陵其何說之辭。故母論死不死也。吾直夬諸其將。衡諸其理。而是非非是。必有能辨之者。

憤憤生曰。王陵守白馬之盟。而尊漢。平勃制牝鷄之命。而安漢。有平勃。不可無陵。有陵。不可無平勃。其有功于漢室一也。右陵可矣。囚陵而遂左平勃。實不其然。夫呂后者。巾幗而饒有鬚眉者也。使廷議之日。平勃亦如陵言。恐罷相免歸。平勃又爲陵續。而漢事去矣。平等能與抗乎。后丁高帝之世。而不難計誅功臣。而何有于平勃。心涎漢鼎。勢不剪其所忌不止。平等不足恤矣。如漢社稷何。淮南齊楚。雖磐石而在藩封。東牟朱虛。雖肺腑。而鮮事任。從來呂武。皆亙古摯悍婦人。武幾戮唐子孫盡。而呂又何難漢乎。汝勃之言迹。類縱欲阿容。心同面折。廷爭不顯。露面折廷爭之迹。而陰收安劉全社稷之功。何則。諸呂雖強。而産祿庸才。并不及其家一呂嬃。獨恃后在耳。任一時苟得富貴而與呂可予可奪。勃等所深知也。一侯特燕軍

法行酒。諸呂日懼。后亦撫然。勃等所默快也。且后春秋高矣。所私僅一審食其。其何能爲。彼東平淮楚輩。非劉氏離袒乎。人情斷不舍劉向呂。勃等所預料也。將取故與。先既得于辟彊之策。將相調和。後又得于陸賈之謀。又勃等所膽籌也。是后在而諸呂已握掌中。逮后死而諸呂直如振落矣。灌嬰連齊。曹窋馳告。不過順風之呼。太尉劫商寄乎壻內。皆其轉睫之智。卒使諸呂駢首就戮。而漢家社稷。安如泰岱。拱若金甌。而後知以重厚安劉者。果周勃也。有餘智而難獨

任者果陳平也少戇所恐需助者果王陵也帝之言不至是悉驗耶俗儒無知乃謂平等畏死倖功夫誠俱死矣而從容就功者誰又謂欲死撲功夫事僨而且不容苛論成敗矧事濟而又贊論生死者耶郎曰人臣之義王陵爲正而在王陵一義在平勃又一義濟大事者狄仁傑爲法夫汚身善君之迹恐狄較甚焉惟取其昔能功成反正又可以優劣論者耶至日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爲國則策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倖成君子不與也

夫自古僕人家國天下者不少矣而皆以心自解免焉是又婦孺所竊笑也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爲失計者不知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或聞有右袒者或遲疑未左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泊之麾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

僨憤生曰賈生於漢文猶可謂不遇乎草茅布衣而哭曰痛漢帝不以爲嫌黄曰少年而指搗成算帝不以爲與以立談之傾輒爲疊涕帝弗讋也以大定之朝紛欲改弦帝弗疑也長沙太傅安知非帝欲老其歲而姑以平絳灌之心夜半席前安知非帝欲蓄其才而豈直賞其鬼神之對蓋帝之知生深而遇生厚矣且生方盛年而使生一言之帝郎用之誠恐有不得盡其用者則帝所深慮也逮復召而生卒以死所謂亡之命矣夫則帝所不及慮也故賈生者饒于才豈于遇而實厄于年天乎人也何尤說者謂過湘一賦悲鬱憤悶具情具見夫屈原讒死千古婦孺含冤

生亦猶然衆人之悲也抑又何疑且生之策漢未嘗不用之也景用以削諸侯王而漢以安武用以平四夷而漢以昌假生身在亦不過爾彼謂賈生志大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意或有取而謂漢文不能用生與生不能用漢文者果通論也與哉

漢文帝用黄老術治天下宜默而好深沉之思者其知文帝而薄耶之誅固非不知親與貴之足讓也蓋耶必強不可使而至殺使者則其將來之横殆匪諸呂耶不殺則漢世貴戚之禍不待王氏而後發也而

論者以太后不食爲憂夫婦人之情愛其子必甚子愛其弟憂其子必甚于憂其弟使太后不食帝亦不食若武王之事文王而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然則太后必不以弟之故而忍于其子必以子之故而不忍于其身矣以帝之周愼計慮必及此故寧使太后之不食而以身同其憂不敢使社稷之不血食而以身任其咎也不然後之好論事者必以爲居攝之禍自文帝始乃程子之論又欲先審那殺漢使事體重輕而後議漢殺薄昭刑罪當否夫人臣無將重則

法所必行輕則漸不可長其犯上無等均也事關宗社亦可以尋常議親議貴者比耶故薄昭者必不可不殺者也

憤憤生曰漢景帝聽袁盎言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嗚呼錯之寃甚矣哉按錯起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中大夫事景帝又極言獻替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赤漢室而患諸侯後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剪裂而固其本也錯之心有纖毫負漢者乎夫濞也包藏禍心因非今日始也方高帝大封時猶背數語反相已形及文帝之身博局兆釁几杖生驕積財養兵招納亡命殆無虛日而特發難於景耳濞雖白頭舉事然圖之四十餘年楚王淮南皆不洗沐十餘年一旦而变於梁墟芽假錯爲名意本不在錯也錯曰削之反不削亦反削則反疾禍小不削則反遲禍大其言智矣其心忠矣譬之擊吠犬爲客謝者可也而殺犬謝盎不可帝聽盎殺錯盎報英楚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戢其來不爲錯不益明乎且錯之策周盎嘗爲文帝畫淮南者也

惟文不從景從故反者有意與錯言會非因錯言而後反也夫盎胡必殺錯蓋兩人本宿怨錯又以盎經相吳知謀不言意在罪盎盎始恐而因竇嬰見上口對卒之錯不能殺盎反爲盎殺甚矣錯之寃也帝之言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迨鄧公吳還乃始戲欷長悲祗益天子之羞爾如宗社何哉夫理亂屬數也如謂錯無他善術以東之抑之使無驕無反而適趣之使反以爲錯罪夫預知者非高帝耶而胡不能杜其萌愚讀者非文帝耶而胡尚未平其氣錯既不蒙

徙薪之報而反及其身甚矣錯之寃也又謂不宜使
天子自將而已居守致盎說得行夫當日遣兵向圍
者皆天子之宗親骨肉也亦惟尊親如天子得以制
之非諸叛臣逆虜直朝遣一將而夕受俘馘至者比
也彼高帝嘗燕代豨布不嘗自將而使良何輩居守
耶錯絕無他腸也甚矣錯之寃也幸而吳未覺兵梟
皆烏合梁壁未下亞夫馳入而坐成擒此雖大漢天
子之威靈乎而錯也有知必曰吾幸徼反速禍小之
言至是而偶中也昔也抱恨東市今也含笑九京矣

不然泰鹿復駭盎之肉可勝食耶觀錯初介然主議
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東約各欲稱亦而父亦深病之
史臣遂責錯父不及趙括母何鄙也夫括持敗勢故
終失律母以先見獲宥錯勁忠謀與括異也父雖懼
禍于實至計在括母言之為明智觸在錯父言之不
幾塞于忠謀之路乎至曰錯忠矣而智不足夫忠輔
君者也智全身者也有君即無身有身即無君錯寧
無身不可無君而賊由袁盎昧在景帝其遺憾千古
以此耳豈其智誠短而時不與乎古云直木先伐智

愚又何論焉獨惟當日在庭諸臣卒無一人為錯言
者則變起倉卒人幸苟安殆擠是又錯之罪人而漢
之為漢亦可知矣
說者又謂淮南厲王驕恣不奉法則有之以為謀反
則未也以文帝時天下治平有若金甌即病狂喪心
者亦何敢以蕞爾彈丸之地而與之抗且夫男子七
十人輦車四十乘反當何所為也使閩越匈奴誠有
明珠良馬或有之夫越數千里之外徼荒服之夷虜
而為期會欲與其人相應合世固無是理也當是時

天下之人實知之以故文帝之賢厲王之暴而反布
斗粟之謠所由起不然文帝亦何至終愧悔耶
憤憤生曰梁王者景帝介弟也警蹕則許傳位則許
即不必太后在上而帝固自篤于手足者而不恭如
王輒睚驕橫至擅殺其兄議臣十餘人是毋論兄弟
也揆以天子藩王之分于漢法有是乎使刻薄少恩
如帝而待弟亦然則梁王必無幸矣奚田叔之能為
縱帝以太后之故強為抑法伸情而與從察發焚者
誰幸而工妙制者鄒陽也善居間者王長君也而後

帝始意解王始免誅太后可以無憂田叔亦幸無罪
弟嘗日爲田叔計者獄詞不燒梁王能脫然乎日不
必也王果脫然將䕫過勝讒乎日亦不必也蓋謀由
勝詭而王不與知則有貫高之事在即王知之而罪
詭與謀又有薄昭之議在皆可爲王地也獨謂以潛
王殺天子使其罪不爲不重以一梁王生諸王心其
息不爲不深以累朝之意與猜於一朝之姑息天下
萬世不能不貽譏於公議故欲田叔爲訊楊彪之滿
寵固不可即欲田叔遠爲虞卜者之王文正亦不可

田叔于此祗有抑命決獄而已夫又不傷太后之心
乎惟獄決詞具而後奉詞以請於帝日太后在上而
梁王犯誅辟之則傷恩不誅則廢法臣愚竊念當七
國連衡梁危困急倘梁王右足一摇則山東非漢有
也是其安社稷功足以說於天下臣願以舜爲法釋
一小國變置梁王使吏代之治俟子孫克蓋前愆則
復故封仍著之令日周官八議議親議功今後親王
有大功如梁王者除謀叛弑逆外罪咸從輕典量移
置小國視其子若孫賢者復之計必出此而以上舒

母后憂中全帝兄愛下以昭國法于諸侯王庶幾無
藉之口者何則親而有功僅一梁王其餘有功而疎
與親而無功俱難乎後矣而猥以此例論耶雖獄詞
勿燒焉可矣而惜乎田叔之未盡也故春秋之義齊
季鄭寤必係之弟聖人垂戒意頗深遠而梁王之事
實類之不然積世如主父偃者即寸斬族誅無以謝
天下斯又何人哉然則田叔者與善處人子母兄弟
之間者也不必苛責焉可也

後世以平津侯弘初對策時不對水旱所由即據策

斥之以曲學阿世嗚呼弘六十餘年人幼習春秋著
名里閈乃汶汶希世寵哉春秋遇水旱必書未嘗日
其水應某事某旱應某事也然毎事徵驗之說何昉
邪昉于洪範日狂恒雨若日僭恒暘若孰不謂此洛
龜所錫神禹所次也于是天下後世迂儒執之以譚
治術士執之以煽俗流弊穿鑿附和亂眞悖理予與
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良有味乎其言之哉弘即非
純儒料槪于衷久矣彼其牧豕東海誦讀不輟氣何
壯也上書于時屢絀屢進志何篤也年至垂老堅不

應召。守何貞也。夫好經術如武皇。弘豈不能附會經
傳。如毛戴諸人。好戰伐如武皇。弘豈不能親執鞬櫜。
如衛霍諸人。好通道如武皇。弘豈不能間關蠻戎。如
張蘇諸人。弘蓋重念之也。漢以稗霸起。豈沛丈吏承
平休養。因蔑簡陋。獨武皇雄才大略。夐出億萬代。而
紛紛制作。眞欲四三皇。六五帝。此不希親與吾爲毛
戴諸人。止經學臣耳。衛霍諸人。止開邊臣耳。蘇張諸
人。止奉使臣耳。當大有爲之時。遇大有爲之君。不能
建大爲之業。如素盟何。水旱不對所由。弘蓋隱然宰

相語也。當時武帝求才之詔。何日不下。而顧用殺。
武帝蓋知無可爲相者。仲舒膠東。長孺淮陽。帝之知
人何哲哉。故弘之策居末。而帝親擢諸首。不五年。以
丞相封侯。帝固喜得弘。弘亦喜遇帝也。脫使仲舒對
此。必按夏商之事對矣。使長孺對此。必直聲責禹湯
對矣。弘曰。未聞堯有九年之水。又曰桀之餘烈。何婉
而切也。何諷而直也。奚以明其然也。曰堯不曰禹曰
桀不曰湯。則知湯禹非召水旱之君。是謂婉而切。又
曰堯有九年之水。曰桀之餘烈。則知堯尚遺水。桀且
及湯。是謂諷而直。帝才而教也。固深中弘之對矣。夫
是以通西南夷。舉朝不敢言。弘曰罷。帝曰罷。徙郭解。
舉朝不敢言。弘曰族。帝曰族。武皇朝爲相者。至捧印
綬涕泣。安得有此不動聲色。而立此奇勳也哉。平津
之侯。帝固紀弘之功矣。而不欲顯名之言。或者曰。弘
誠賢。布被得無詐乎。噫。以六十餘年之人。不五年。登
相封侯。卽舉世艶羨之。而弘之牧豕寒態。安能遽忘
也。以詐責弘。不近人情矣。宋儒好沒人善。故自申公
以阿世責弘。而宋儒遂曰弘曲學甚矣。宋儒之過也。

陳后買長門賦一事。千古以爲美談矣。獨謂此事之
所必無者。以武帝之明察。能讀子虛而稱美。則非不
知文者。倘讀長門。獨不能辨其非后筆耶。究所從來。
必有餘罪矣。相如何利百金取酒而肎爲之哉。當是
相如知后失寵。擬而作此賦。一時好事者。添爲此說
耳。

憤憤生曰。丙吉不問民鬭死傷。而問道傍牛喘。蓋猶
陳平不荅訟獄錢穀之問而失之耳。果眞知大體者
乎。非特不知大體也。蓋一舉而數失焉。觀其言曰。宰

相不親細事是天下事固各有攸司而總攬循率相
也唐太宗所以戒房杜也又李泌所以告德宗也如
不親并不問而宰相不幾贅員乎夫人物有分矣仁
民愛物有等矣民有疾痛尚不得比一牛之喘而況
死傷豈物重而人反輕乎天人感通一氣一物失所
上干天和豈人命草菅獨于陰陽無涉乎使陰陽可
坐調也是樞筦之任一燕逸清酣庸劣無為者可承
乏矣而古來恍惚枚卜又何為者乎推夫子事人事
鬼之論是先人事鬼猶不可別不務順人物之性而

邀徼不易知之天道烏在其為相乎且宣帝時俗惡
非第鬬殺已也一歲中子弟弒父兒妻妾弒夫者一
百二十餘人幾不可以為國陰陽之舛不已甚乎而
所云坐調者安在都邑如此畿服外可知荒服外抑
又可知將舉百有司而傳舍其官秦越其民者比比
也非吉一言啟之耶昔士會為政晉盜奔秦子產為
政桃李垂街者莫採彼其政教如此如吉所言謂之
尸位曠官也可謂之飾詞獲拙也可謂之欺君欺民
而并自欺也亦可蓋吉起獄吏至大位本無燮理之

才其自知審矣特承魏相刻核之餘一時人情偶爾
快為而非所以訓也不然韋弘質之傾李德裕也方
且藉之口矣獨怪又有不荅錢穀之問如宋陳恕者
則謂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吾以
為人主家督也大臣諸紀綱之僕也有家督而不問
家之錢穀有無出入者乎有問于紀綱之僕而敢然
不荅者乎不知不荅何取紀綱為也知而不荅即責
以二心蔽主有心諛主也何詞且人主富有四海累
朝亦有蓄積府庫充實其常也人主誠有侈心毋論

知與不知而初不係于是也景德封禪祥符天書則
其主欲飾澶淵之羞耳而於會計錄何與夫丁謂林
特固小人甚而以是為二人罪恐未得為定論也論
丙吉者參觀焉斯得之
蘇子卿娶胡婦卒蒙後世訾議私竊疑之新安文獻
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臨牽使行人在粘
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于所擄內人中自擇
勣取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
求娶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之

妻子胡得無朱勳之見耶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宜帝與漢庭諸公
先零罕开爲所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調發
諸郡國千里行師遇虜輒北今罕开等羌亦烏合充
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梏之但云兵雖踰度願至
金城圖上方略又曰明主可爲忠言兵當以全取勝
及到彼但欲爲留屯計凡與漢庭往復論難者不過
糧草多寡耳幾初不露也老人見其設施出于不料
之外實不可久留故輸款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

不過自冬徂夏元曾不收得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
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以遺羌耶學者不以時刻
考之每語屯田必爲稱首重其議也
夫士所以不得展布四體而天下事往往無成者亦
持議者之苛也凡事幾之來不可遙覩而其去不能
須臾也自非越絢攣之見以便宜行事則不足以有
功惟其冒然爲之無功也始無辭于天下乃功立矣
而持議者猶挾文法從旁譏議之洗垢索瘢吹毛求
疵則與功之臣何賴焉郅支囚殺漢使者至不敬也

中國之于夷狄絕不使通則亦已矣旣已通而數辱
吾使恥孰大焉涵之則損威討之則勤民有能因利
乘便設奇致勝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可以雪中朝之
詬寒殭夷之膽此固英主所拊髀而求志士所抵掌
而快也彼其不請而發亦勢然耳絕域之表數千里
外功伐在俄頃機會變斯須緩則謀動駟泄古人云
臨道躊躇坐失千里即請而得也事已後矣况不必
得乎以縣藁街告祠郊廟之日而媢孽其短者猶
比肩而立况欲取進止于公車候節制于塞外哉

之功肅王所懼其不爲築舍者幾希古命將者曰閫
以外將軍制之都護校尉之受命而之西域也西域
之事亦彼制之矣機權隨其伸縮不從中受也部集
聽其指麾不從中製也使即發其所部何矯之有以
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而始不免于矯也然而不
矯則不可發不發則所部少而不足以得郅支法之
罪矯也恐天下廢格其上之令而口實于矯以外投
隙而內就私也知矯上令而以就上功則何不可之
有韓之害蔡也下令曰能得蔡王者寡人與之國大

夫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魏之患河也其邊臣矣而徙之趙魏王大喜賞之十邑其相爭之曰守邊而徙河但宦也從而賞之王之臣不守職矣魏王曰子憂過矣魏之功有大于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不再也此二者甘陳之類也凡當事者貴相機宜而忌守株凡論事者貴覈功實而厭膠柱是故于嚢比而全楚北固不可以爲庸然而取其全楚可也弦高誕而存鄭誕固不可以爲恒然而錄其存鄭可也不然

無功者以無功責之有功者又以文法害之此長材異能之士所以跼蹐而不得展也彼石顯者妨功害能之臣亡論已以匡衡而亦附會其說不亦陋乎吾故有取于劉向之議若以爲功罪不相掩而欲誅賞並行此又鼠首兩端之說不可用者也　甘延壽陳湯事

二疏宦成名立一去求免危辱議者以爲高致然矣第二疏此日於漢果可去乎果不可去乎彼其位在師傅也其責任輔養太子也父子受朝廷知遇不爲不深其視已身名後禍孰輕孰重一去謀身則得矣知吾君何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伊尹復政厥辟必待處仁遷義而咸有一德猶拳拳焉不則顛覆典刑猶吾責也周公明農起于基命宥密挽留召公則累數千言不置不則幼沖有過寧撻伯禽雖三叔流言不去若曰親親固然而莘野耕夫何親語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伊周之心爲吾君也爲天下也孝元年十二通孝經論語正蒙養聖功之會且廣受之歸惓惓餞贈又知師傅當尊可與有爲者使廣得教世子之法而早爲所則望之下獄恭顯擅權必不見乎

初元延照之年矣而奈何其憩然以去也若曰帝王子孫稟異于人而冲年已可槩見則太甲成王非與而顛覆而有過易以卒爲守成令主故人謂二疏知幾保身吾獨謂夫夫也是謀身而負其君者耳

楊子雲古以比孟荀紫陽氏著通鑑綱目直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益舉市國之稽瀾歷姓之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

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許薦承
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无疑然則謂雄爲延
于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按雄郫縣人郫
人簡公紹芳辯誣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
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
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
出于谷子雲然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
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
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

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由
是知雄决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爲實
錄也
嚴光非高士也亦非帝故人也因帝之畀人也夫帝
豈光故人實赤帝子中興之孫而於光爲君也帝應
運而興收復故物蓋取高帝之天下還之高帝後人
光雖一高士猶高帝遺民而不臣高帝之後人可乎
光自爲計雖莽不族劉不炎請與故人老布衣可乎
時可爲王能爲而汲汲然寄情烟水是實無能爲之

具耳彼天生賢人君子有使之棲遲世外優游塵表
者乎蕭帝求之未誠則既物色者幾而中興天子之
躬下爽一介莘野後此風劇見而猶不出則爲天子
者必如何而可安車之迎加足之惕物色之往羊裘
之披帝負光耶光負帝耶帝不忘窮交而光竟遺夙
好光自處亦薄甚矣史不道其寘寘之脩又不絕其
赫赫之烈而獨以客星犯座一事侈爲芳躅嗟乎假
蹇傲傷直草野倨侮態耳果真俠仁抱義不屑不屈
者哉彼謂愈迫愈逃漬名歸我損一時之厚遇買千

古之顯名其肺肝爲耳說者曰光與帝窮交時已逆
窺其刻薄少恩夫不任三公惡聞直諫皆即位後事
光料既與之帝必不以恩厚終獨不料未與之帝必
不以窮交終乎夫帝王自有眞識者蚤見光誠見及
此則昔也友誼今也君臣翊故人光故物歸故鄉明
良名垂宇宙求名之計何不出此而出彼何愚且卑
也若謂幾年窮交倏而天澤心不屑爲則相武稱成
古人爲之彼家庭骨肉覩布衣視席倍恥焉曾不少
避何哉是卑天下之人爲果爲抗爲矯激皆光作俑

又美光者祟之也故吾謂光此舉上欺君中欺故人下欺將來之淺儒其果爲帝故人乎抑帝罪人乎特誅之以謝光武昔太公封營立殺東海居士昆弟二人或問焉公曰吾聞其昆弟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使也耕食掘飲無求于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夫王者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也令四者不足以使之望孰與爲君乎是以誅也由此言之如光者其能免于太公之世耶卽我國初立法寰中士大夫不爲君用者必殺無赦意取諸此

漢光武渡滹沱河俄頃冰合眞有神助矣其後帝命其處爲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堨以河冰泮爲神靈助號爲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石勒自謂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論胡羯仁暴只茲一事絕塵莫攀胡羯何其大言無忌耶其代王什翼犍擊劉辰河冰未合乃以葦絙約流澌而冰合復恐未堅又散葦于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則以人力迎天者也

光武由獵夜還郅惲拒關不納明日上書賜布百疋而東門候貶焉帝誠能容臣執法而所以勸懲亦明然獨不知反己之義乎且當時職守之臣使皆如惲則昏黑危途龍旂萬乘偎偎安歸議者謂惲則宜賞之以勵其餘東門候則戒之以警其後至盤遊之失引咎自歸使天下曉然知其君之過而知悔庶賞罰益精而體統益正一動未爲妄而盛德可少貲哉惜乎慮不及此耳

漢宣時趙京兆廣漢蓋司隸寬饒韓馮翊延壽楊光

祿惲四臣不以令死議者悉咎宣帝余則曰不然自有等也廣漢以私怨殺男子榮畜非法也然不以殺辠殺宰相未必死也死之日守闕號泣願代之僇者至數萬人且日留之牧養小民則廣漢之所摧折者權路耳嚐不稱人傑哉是罪不掩功也延壽責躬則閉閤思過化民則二十四縣不敢言辭訟不賢而能之乎特以放散官錢什許蕭望之遣御史按驗文法吏承望風旨鼓弄刀筆以曖昧借逾尚方等事坐令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是罪輕於廣漢而功又倍之者

乎寬饒向嘗有術衛士卒之恩至其刑餘法律之說
尤甚切當然傳賢之疏頗似求禪無人臣禮自剄北
闕下非帝意也何足深惜惲性烈害好發人隱伏其
心術躁險賢者固如是乎甚也以主上為戲出語悖
逆戴長樂之言或未足信于定國之奏豈有冤乎帝
猶然薄治之免為庶人顧不幸哉乃恣雎里閈肆為
慾謗南山之喻以臣毀君縣官之議以下訕上如此
不誅亦衰乎之世耳其三尺之謂何說者以惲而列
于四人之中共成一代枉獄非也是故論四臣之功

延壽最多廣漢次之寬饒又次之惲四臣之死延壽
最冤廣漢次之楊惲最當寬饒次之乘法者不可拘
持成案而槩恕乎其臣尚論者不可因仍舊說而盡
尤乎其主哉

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
以偽增流民衆頗賞自是俗吏多為虛名而稱核名
實之政其病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華譽君上
之姦術也人君苟篤信而好之天下之理亂矣實則
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兼併實則
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役四
于外舍而奏凶圖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
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才盡廢則曰小人遐聽人君
樂其名良是也使之誇誦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
變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矣故為
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墜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郭林宗葬母徐孺子往弔之置生芻一束于墓前衆
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
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愚按今人用

束芻故實多以為美死者親無德以堪之言又似美
生者蓋古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孺子之來弔也非
傷也夫弔之為言唁慰之意也而美德為意不左耶
且弔人母死而美于德于弔意無涉林宗之辭無乃
郢書燕說類耶惜乎當日會葬諸賢無有親問之者

陳蕃位上公竇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請治閹尹而不
能勝何也武貪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微
賢才列于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
也中宮罪惡顯著者可廢可除自餘慰安之孰不甚

原缺第五十二葉

履欲恐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未忍此事機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削宮省門衛迅速掩捕武曾不決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行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爲元惡必待鄭颯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庭新立內竪膠固既與爲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權在手素不爲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入失也。至于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刀入尚書門欲何爲耶。以此觀之陳蕃公忠而短于才術武無足稱矣。

東漢之黨。蓋君子以同道爲朋也。然陳蕃李膺知進不知退。徐穉郭泰知退不知進。是不同道矣。而何一榻之情一舟之誼若是其同乎。穉之言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泰之言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矣。此二子所以有退無進而得免于黨禍也。吾怪穉于下榻之時何不以此言諫蕃。泰于同舟之際亦何不以此言諫膺。卒使蕃膺輕生冒進以蹈大僇耶。或穉泰之失諫則予知已陳切偲之責。或蕃膺之拒諫則予至交契同心之言。是奚取乎一舟

二泉邵先生學史乃曰。身可降城不可降。然必有所托而圖爲不可破者而後可以言不降也。苟身降而城隨之其與幾何。爲苞計者守而不必遽戰。母庶共全乎。或曰。徐庶何如。曰。庶無專城其爲去也。異于苞矣。是邵先生猶慮夫苞以身降而城亦不免。未若守而不遽戰之足以兩全也。然守而不戰何道可以全母。賊有求而挾質爲一。不得所欲而背置其母去乎。筱讀空同子。或問趙苞徐庶之事。曰。苞傷勇哉。不戰而死可也。不戰而死猶足以存母。吁不戰而死母庶

其全矣。不與之戰以平其心。一死以明吾至心之死所解也。而盜亦有道。得無感而動乎。不然彼偎偎然挾其空質而負不義于天下。亦安所歸也。吁苞一死也。與其戰而殉母于死。孰若死于不戰以贖母之生。知不出此而於彼。則亦未嘗觀于會通之故也。昔盜欲有犯樂羊子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盜之不殺其姑[illegible]子妻之自殺也。君子曰。若苞之挾武威太守毋

苞使太守不戰而死、羌亦豈遽殺其母哉、惜也苞之爲母。而不如樂羊子妻之於其姑也。晉周虓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入寇、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中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以爲氐賊、堅羣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後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不殺也、竟以病卒太原、然則趙苞如虓亦

可也、乃說者曰彼鮮卑衆多。而可以計取、夫苞之方寸亂矣、一城如斗、萬馬如雲。此危急存亡之秋也。而所與共謀畫者何人。又曰、鮮卑性貪。而可以利誘。母論利未足盈其心、而一時十萬之貨財將索諸帑乎。掊括諸民乎。縱城全母全。而異日文法吏責以釀金賄虜。如宋姚仲約之事。苞豈不審于此。蓋至歸葬母訖。泣告鄉人數語。而遂嘔血以死。悲哉苞也。謂苞處母之未善也。可謂苞所遭之不幸也。亦可。故又嘗試合徐庶與趙苞而再論之。夫庶也棄劉奔母。苞也棄

母全城。讀者率賞苞而難庶矣。獨不思當苞之時。已委質爲臣。則致身之義。當于國。不當于家。時稱母不得私致諸子。子亦不得私匿諸母。其執也有樹而已。其死也有事。集以死報之而已。況職守遼西。邊陲恃以爲障。無遼西則無邊。無邊則天下潰不可支。身係其重。而敵亦自其所重攻之。此所謂不以一人故病天下也。時或求生之。或身降之。則身已係諸敵。不爲之謀死于虜。爲之謀死于君。兩無完策。等死。而母死于義。不死于惻禍以遜于子。死于忠。不死于黨賊以

累母。死于忠忠也。死于忠而母有光焉。且奉成命孝也。固非絶裾奔命者比也。苞之所處亦審矣。若庶也草莽之遇。非君也。將軍之稱。非臣也。母則母。子則子、其心固不得佐操恩劉。劉亦不得因止重去以強其方寸之亂。謀我也。時進退在我。母曹則曹。母劉則劉。有母在此。身未可以許人也。況劉又可無我者哉。以謀若亮若統。以勇若羽若飛。劉可無庶。庶不可無母。此所謂不以天下故病一人者也。庶不去則王陵矣。庶之遇延于陵。陵之處不若庶也。是故原二子之迹。

苞近于逆。庶近于順。寃二子之遇。則庶易苞難。論變者。當以身處。當以心諒。求無愧于理斯已矣。是苞無寃獄。庶不專美。殊途同歸者也。若進苞退庶。貪夫死名者。將宜力焉。進庶退苞。全生忘國者將奔走之。此非通論。未可以準名實也。若陵者自不必議矣。夫三子不同道。而三母皆賢。陵母曰善事漢王。苞母曰母爵忠義。庶母則驚子之歸以死。故卒成此三人。陵以功。苞以忠。庶以孝。若母者可以死哉。

憤憤生曰下邳之役。羽命已懸於操。誠不難一死報

劉而委寄之百口。謂何羽不可死也。幸而操有羅羽之心。與羽爲用。而特以恩結羽。故羽亦幸以事劉之身爲劉而存。而特以誠告操。使操當日殺羽。何足爲操。羽固逆操。不殺也。使羽當日從操。何取于羽。操亦料羽弗從也。使羽既告操。不爲操少効尺寸。即明辭操而去。羽不爲也。使羽與知劉所向。不爲操一布腹心。竟陰捨操而去。羽尤不爲也。迨白馬之圍。天若適啟其機。望麾即刺羽。若故投其會。顏良既斬。而羽始舍然然快其初心矣。夫殺袁之將。藉手報曹。轉以免劉羽所知也。乃所殺者。袁遣壓曹之將。即劉托倚羽之將。羽知之乎。非惟羽不知。并操不知。非惟操不知。并張許輩亦不知。惟侍不知。故操與羽兩無憾。而歸劉之計可徐圖也。設一知之。彼操與羽俱不測而免劉之策可倖必乎。弟良胡以見殺。則先事未定。乃劉謀袁之疎。非羽謀劉之失也。袁胡以不殺劉。則多疑無決。袁久在劉術中而劉制袁有餘力也。劉先胡以必依袁。則樹恩四世。僅袁能抗孫曹。而劉固藏身有待也。母論寄書後至。羽始明知。即羽先知之。而一時

報曹辭曹。計將安出。惟羽殺良。而後羽得報曹辭劉。惟袁生劉。而後劉得因袁遣羽。嗟哉。操之遇羽厚矣。始而下邳。既而五關。皆脫虎口。謂羽之智勇能自完者耶。與日華容再報。羽腸不知幾廻。總之皆天意也。事有有意而成。亦有不期而合。尚論者設身處地爲可矣。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于困急之中數矣。故高祖配蕭韓稱爲三傑。後世韙之。無改議焉。或何人斯。乃嘐然以是擬之

嗟嗟此操之逆節已萌甲子任彧之始矣想操必以帝獻不綱是卽亡秦子嬰而文若奇才智計庶幾哉子房策略也吾將以輿漢高祖之發業佐命元勳非彧伊誰是故一接而咕喜之甚揚詡之深司馬之命且下矣不然古謀臣策士紛不可枚數而必翻顧予房比倫係以吾之一言何哉夫老瞞漢賊無容喙矣乃文若者八龍子弟也乃祖乃父皆當世豪傑豈其全無輔漢之志又豈其聞操子房之比不少醒悟而顧栖栖幕下爲之籌畫甘心焉此何以故蓋文若者

有輔漢之心而特以匡復望之曹氏不知老瞞弁輔漢之人而文若之初許失耳彼徒見其英雄大略當世鮮儔而初不評之月旦故日諄諄爲以大略大體大義之說陳于操前而操亦且以周文王爲解以愚一時羽翼之士則文若之墮曹氏術中久矣卒之九錫之受篡謀始露文若然後釋然于心謂曹氏非人矣吾失所從矣居家何以對祖父入廟何以見二十四帝書之信史何以解後世口舌耶于是怏然一死明志乃欲告于天下曰我爲漢死其孰信之此文若

無聊不得已之情雖死不瞑者也後之君子必欲訪責之謂以此一死欺天下後世固不可謂無據獨不念曹氏今日受九錫明日築受禪壇荀氏爲佐命元勳文若三公矣向日所從曹氏之意謂何棄此成功不享而規取死後之餘名盍足潤枯骨哉文若之謀諒不出此矣雖然文若之始從曹非也其既死漢亦晚也槩謂吾挺漢鼎者疑且不日卽眞而終其世猶爲漢臣未必非文若一死有以寒之也蘇子曰荀文若聖人之徒其才似張子房道似伯夷則吾不敢信

也文若者志似管仲而才不逮心似召忽而未聞道固大非楊雄比也後數十年而苻秦有王猛于荀氏爲近之

操以姦丕之篡萬世人人得而討之無容喙矣古今篡逆之賊羿莽不保其元稱溫不昌其徽而魏歷五主享國五十餘年玄德仲謀擲業未幾禪肅登廢遽殞家問而丕植之文灼爍千古叡之明克嗣祖武豈天道亂施至魏而爽乎愚嘗獄究曹氏父子于不可原之中差有可原者羿莽身爲大臣首亂人國謀篡

神器漢之既非操首也挑于常侍煽以黃巾烈于董
卓燎于術布諸凫操剪滅芟拔民稍安輯謂操乘亂
而雀既心用可謂操首亂漢則不可操當獻時即自
帝惡乎禁之而終身北面竊安漢之號以標其墓說
者謂畏名義而不敢取夫畏名義則猶賢乎不畏名
義如羿莽搽温者也篡逆之罪丕無從末減獨炎厥
已燼山陽猶寘終保首領以存漢祀比之漢平晉恭
唐昭之弑猶爲彼善于此使丕當時終臣節蓋父愆
外召玄德孔明共獎王室則權必不敢帝江左而終

臣漢天下不三未可知也而曹瞞分香賣履之詐可
飾爲眞乎舍此忠孝大節不爲而甘爲篡逆故司馬
氏父子之竊天惡丕之篡而奪之也丕兄弟父子之
智且文天乎操之不篡而目之也或曰操篡以心不
篡以迹春秋誅心操爲首賊嗟乎行盜者終與謀而
未行者殊科操雖劇盜猶未行也天蓋有以權之矣
關雲長惡惡極嚴華容相遭不發一鏃司馬公是非
最公帝魏纖漢昭然簡冊使操果一無足取也二公
何如人肯輕以予之乎

曹操使阮瑀作書與孫權至言赤壁之役遭疾疫氣
燒船自退以避惡也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
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
敗也善敗者不諱敗老瞞諱敗乃至飾彊辭于事主
之前偷鍾者掩耳可咲

武侯自擬管樂管九合一匡才誠不世而所輔桓公
所畀齊國挾天子令諸侯其勢易奉辭用易成武侯
扶弱主籍偏邦人心去漢迥不侔也至規模局量則
檻車三顧寵辱異觀五畝三歸宏隘殊域不待言矣

樂策士之雄耳內襲燕邪之銳外因齊湣之淫中入
蘇代之間即他帥行師臨淄反掌何難于毅而武侯
匹哉大抵孔明爲當時言不容大盡否則陳壽之詞
與將略非長同一誣謬非事實也

俞文豹吹劍錄曰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
然余兄文龍嘗考其顛末以爲孔明之才謂之識時
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于劉備則可謂
之忠于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爲中山
靖王之後然其服屬疏遠世數難攷溫公謂猶宋高

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況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藉使以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亮闢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爲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許都或居長

安、或幸洛陽、官室煨燼、越在籬棘間、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爲、蓋其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救于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于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爲是說、則獻帝無復染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勝、若亮若備、何以厲荊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荊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于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爲義帝縞素、伏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卽帝位、而返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故費詩以爲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梟雄、其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荀彧且以此憤死、以丕之桀逆、亦必待獻帝之禪、楊彪且不肯

臣之、備雖稱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嘵嘵以興復漢室爲辭、不知興復漢室、爲獻帝耶、爲劉備耶、亮卽有心于帝備矣、萬一果能興復、將置獻帝于何地、出師一表、雖忠誠懇懇、特忠于所事耳、其于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以管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成就、止于區區一蜀耳、或者但謂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于備卽忠于漢矣、吁、無獻帝則可、有獻帝在、

而君臣自相推戴則亦肴之立孟子亦有辭于世矣
春秋冬末諸侯爭强周室微弱孔子無一日不以尊
王爲心若亮之見則魯同姓也亦可奉之爲王矣天
下後世惟特此見故于亮之事緜敢置異議于其間
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瓘之
盛心噫漢之君既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
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爲
續書之僭也余兄嘗以是說取辭于同文館乃我朝

楊用修又云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
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
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
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至謂豹寡陋不學輕議大君
子爲眞可惡又謂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其是非將
安所折衷耶憒憒生曰此以大義責孔明則可而亮
亦自度當日之時勢有必不能者矣代而下也不獨
君擇臣臣亦擇君彼獻帝果大有爲之主乎魚水交
歡亮得之備備未必得之獻也不能者一炎德雖衰
獻猶共主阿瞞幸時挾其空名以令天下惟恐須臾
失去彼備能爭于操手乎不能者二群雄角起祗以
兵力爲盛衰孤窮如備兵力不足當江東之半而況
許都彼獻者又人人居以爲奇也諺曰荒不耕耕削
爭使一人焉擁帝遷之左又一人焉擁帝遷之右鼎
足未成而覆餗已先見矣不能者三義帝更始非翊
戴者乎心衛之而未必身衛之身始之而未必身終
之不能者四赤壁也轄周郎荊州也仗魯肅巴蜀也
資法正大廈非一木之支而統也亡廢也去彼與同

心戮力者何人不能者五茅盧數語亮固自揣其得
爲止此耳故有可爲之時中材可以馳騁而不爲者
不得不爲求備直歎不可爲之時即聖哲有時而窮
而强其必爲于亮又奚責焉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
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眞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
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
朝幅裂其所關係甚大中營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
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

幾五十四、初非髦老不任勞苦之時、況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大小、身之勞逸、而瑣弊精瑣瑣、自殞其軀、此决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决身殲軍務勞。此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决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做臥龍、王荊公晩年喜誦

東萊　卷十二　世評　六十六

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仲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安謂之成何事哉、荊公誦此、蓋以自喩、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荊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其引小人以求助、李爲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爲世間做得些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譏其安劉是滅劉、況如樊英輩乎。

仲達用兵如神、謀無再計也、顧於畏蜀如虎之譏、婦人巾幗之辱、而安受焉者、豈其怯懦之[illegible]情耶。何去非以爲亮之行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乘其弊、故被譏可也、被辱可也、而不悖然爲憤怒之師。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其仲達之謂矣、是以剏有晉祚、而超越曹劉之業。去非之取之者、蓋自有見也。予亦曰、以是非論、則孔明千載之豪傑、以成敗論、則仲達一世之英雄

東萊　卷三　世評　六十七

唐子西云、人君不論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慎權衡貴輕重、申韓覈名實、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全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之言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詞何如也。繇此觀之、孔明之喜申韓審矣、然謂其爲

對病之藥、則未敢許。夫病可以用藥則用藥以對病
爲功、苟其用藥不得、則又何病之對也。劉禪之病、牙
關緊閉、戶噤不開、無所用藥者也、而問對病與否可
歟、且申韓何如人也、彼等原與儒家分而爲六、既分
爲六、則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則各各有一定之學術。
各各有必至之事功、舉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點
不得也、獨儒家者流、汎濫而靡所適從、欲以所欲者
累丁、故汲長孺謂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論六家
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八字蓋之。可謂至

當不易之定論矣、孔明之遇後主曰、苟不伐賊。王業
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孔明已知後主之
必亡也。而又欲速戰以幸其不亡何哉、蓋謂病雖進
不得藥、而藥終不可不進、以故欲猶僥倖于一選乎、
吾恐司馬懿曹真諸人、尚未可以僥倖也、六出祁山、
連年動衆、罷無辜赤子、鬪數千里之外、既欲愛民、又
欲報主、自謂料敵之審、又不免幸勝之貪、乎之勝不
可幸、而將星于此乎終隕矣、蓋唯其多欲、故欲衆施
仁義。唯其博取。是以無功徒勞。此八字者、雖孔明大

聖人、不能免于此矣、愚嘗論之、成大功者、必不顧後
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于秦、吳起之于楚、是矣、而儒
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
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
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寧爲曳尾之龜。而不肯
受千金之幣。寧爲濠上之魚。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
儒者皆欲之。于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
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果有兩頭馬乎否也。吾又
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學術貴儉。雖天下以我爲不拔

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申子之學術貴術。韓
非子之學術兼貴法術。雖天下以我爲殘忍刻薄不
恤也。由逆之學術貴詐。儀秦之學術貴縱横。雖天下
以我爲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憚五就之勞。以成夏殷
之績。雖天下後世以我爲事兩主而兼利割烹要而
試功。立太甲而復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學術以任。而
直謂之能忍詢焉者也。以至譙周馮道諸老。寧受祭
器歸晉之謗。歷事五季之恥。而不恐無辜之民。日遭
塗炭。要皆有一定之學術。非苟苟者。各周于用。總足

蕺事彼區區者欲選擇其名實供利者而兼之得乎

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已

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邪而又

好說時中之語以自文又況依倣陳言規跡往事不

敢出乎步者哉故因論申韓而推言之觀者幸勿以

爲予之言背經史之所未嘗有者可也

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規中原無非爲興

復劉氏耳昭烈既崩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觭弱

雖有孔明亦末如何昭烈生前豈不知之晏駕顧命

宜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

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興矣昭烈智

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

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

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爲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

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永安受命堪垂

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爲孔明置詞矣雖然吾猶不

能不爲當日孔明惜也夫以托孤寄命之際而君臣

不能無疑則衆豈能無忌設大行在殯或敵國乘

而爲武庚祿父之謀用田單陳平之間或奸臣乘之

而興管蔡流言之變造夏竦伊霍之事雖賢如成王

周公不免居東明如仁宗范富竟至罷相魯謂禪昏

庸之主而能任疑勿二者乎於此益見天意云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于黃老孔

明出於申韓方秦之末可與爭天下者非漢高祖而

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爲也故其初即歸高祖不復更

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以身易

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首終而不首始陰行其志

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已不與也孔明

有志于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於是故遇耕以觀

其人唯施之劉備爲可其過荀文若遠矣以備不足

與競中原而吞得寧遠介于蜀伺二氏之弊乃矯

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名錯綜萬務參覈名實

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以申韓爲之也惟所見各

得于心非因人從俗以苟作此所以爲黃老而不流

于蕩爲申韓而不流於刻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

者也

劉禪天下之賢主也劍閣一炬成都獻壁夷蜀化晉
服王爲公世且比于亡國之隸餘季葉之闇主豈不
寃哉大抵天下之舉事有幸有不幸而耳食皮相之
夫往往因事之成敗而訾議于英雄之後舞管弄舌
輕如旋風徒以快一時書生之見至英雄飲恨抑首
于九原之下而氣不得伸何敢望于區區之後主而
僞令寬貸之也語云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天之所廢
誰能興之後主之亡天也非人也昭烈有雄才少好
讀書無論他事即其彌留爾言曰勿以惡小而爲之

勿以善小而弗爲又曰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夫帝闢
關百戰日與武夫老革牛鞘皮肉于金戈鐵馬之間
乃其馮榻訓子卽宋儒矻矻講論揮麈登壇辱爲媒
而髮爲白也其誰能及帝之爾言哉且後主非獨得
帝力也武侯澹泊明志少伏林下奉鹿門龐公之教
故其出處獨正而其所以訓導太子者非三代伊呂
之言所不致出卽彝將軍而下非騤騤之雲龍則桓
桓之召虎也內有昭烈之賢父外有吳魏之敵國而
前後左右有武侯諸君之法家拂士彼後主者縱不

肖猶蓬之在麻矣豈若曹不咊雕蟲之藝文孫亮辨
鼠矢之小慧哉帝崩時太子纔十七耳以煢煢沖子
而當國家新喪狙吳彪魏褰衣而窺岷山漢水之傍
兩家譎而用諜方思得其間飛流言中之君臣相疑
讒釁中起在姬公不能免于孺子伍行人不能免于
夫差而丞相雖忠能免于後主乎不然以夜郎扶餘
樵處海中之一勺猶得易置其將吏而操縱其生殺
丞相雖忠能禁後主之不奪其所惜而予其所愛乎
能禁不以新進之士而積薪老臣之上乎乃帝踐祚

以來內外宮府一切機務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
相執當長史執當參軍執當太尉執當廢徒執當斃
誅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渡瀘水軍祈山脩好
東吳雖敗績街亭師老糧盡帝亦不敢自裁而曰以
問丞相蓋數十年主少國疑上不猜下不忌進不跋
胡退不疐尾揖讓談笑于樽俎之上而從容指麾于
羽檄交馳之下嗟乎異哉不難于丞相之用後主而
難于後主之用丞相不難于先帝之君臣交懽而難
于後主之親丞相若父嚴丞相若師也丞相而在猶

日得以維繫其手足丞相殁而若殄若亡若稱若維猶得終身布帷幄之謀竭軍旅之事此昌故耶信耶烈而因信丞相信丞相而因信丞相在服之諸人斯又難之難者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孔子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後主之謂矣邪璫黃皓此不過掃除弄臣耶以俳優畜之如孝文黃頭奴耳不者丞相且立碎之死諸葛尚能走生仲達何有于幺麼刀鋸之餘哉丞相之寬之而不以剪也有以也說者乃言蜀由皓亡非也天也炎劉之燼光武揚之昭烈

吹之二君以景帝之後而食孝文寬和之報武帝好殺迄西京而漢絕矣天之厚文幾二百年而又委其尾于若續若絕中山靖王之屈指先後主又幾半百矣月有死生庬有反覆國祚之數有盈有虛天豈能常在卯金刀手乎太史公曰吾適過大梁之墟墟中人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嗚呼此可以諭後主矣天天之與也雖以始皇之鷙鷙劉季之無賴收天下而有餘天之亡也雖以岳武穆之勇略文丞相陸秀夫之忠誠留天下而不足劉黃下策李虜不戾季女斯飢倡優被鄧梧桐焦于爨下厖笛擔乎黃頷天下事幸不幸類如此者獨一天亡之後主乎哉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被不安靜非良史猶然稱之帝誠天下之賢主也有如天不去漢則以北地諶之烈漢南巴蜀之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雖百鄧艾其如漢何或以魏作蜀技安樂公喜戾自若諸臣屏罷詑為闊夫嗟乎此非帝之闇也彼見亡國之君寡身人手如檻猿籠鳥不能奮飛而無益于

事況陰如邪賊如尭庸詎知姜伯約復立之謀不先入其耳哉故佯驚佯喜以示其闇郤正不察教以西悲失其旨矣孫皓欺黃門之餘沫作爾汝歌及種種虛謔以調其君臣其不死者倖也昔先主聞雷失箸而今後主亦倣其故智以得脫于司馬几上之肉庖梟雄猾虜故有種哉

魏高貴鄉公之立非司馬昭意也太后意也掣於理小宗有當後大宗義昭寧不知而欲立武之季髦奸[illegible]孫于太后此義而後立之髦即位

日。百僚陪立者欣欣焉。昭所忌有在矣。爲畫計者。惟欽鋒晦光。以養昭罪。延之歲月。會其事勢。謀諸心腹。可以萬全。決于一旦。庶幾有濟。乃毅自發舒。預警權臣之聰視。豈不悖乎。史稱髦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昭問鍾會。上何如主。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昭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司馬昭之言。豈爲魏社稷計者。

司馬宣王問王陵子蔣濟。濟曰。文武忠孝。既而悔之曰。吾此言破人家國。陵用是不免。會之言。濟之言也。

會之言。昭所尤忌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髦與侍臣論古帝王優劣。高夏康而下漢高。志意慷慨。奮欲中興。使人坐而防焉。其鷙擊之道乎。其布德光謀之道乎。石苞。司馬家故吏。辭髦留中盡日。昭欲遏問故。苞曰。非常人也。未幾而難作。嗚呼。幾事不密則害成。當日髦不討昭。昭必弑髦。王經所謂欲除疾而更深。不在投板之際。而路人已先知矣。予嘗悲髦之才不克濟。而史以廢書。下與東晉六朝諸廢帝比。可痛也夫。是故論之如此。

何晏母。曹操納爲小妻。故晏幼處宮中。七歲明慧若神。操奇愛之。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荅曰。何氏之廬也。操知之。卽遣還。出宴以家知有何氏。不知有曹氏。故操不得而子。終得遣還。以國則知有曹氏。不復知有司馬氏。故師昭不得而臣。終當見殺。晏忠孝人也。忠不忘公。孝不忘本矣。世說載其潔白。魏帝疑其傅粉。夏月以湯餅試之。拂拭愈白。知其非傅粉。而魏略乃譏其粉白不去手。此魏略用司馬家誣說耳。豈信史乎。亦猶梁冀之于李固。與

恐李固。使人飛章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而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既曰誣。何所不至也。世嘗言晉世浮兢之俗。長自何晏。予觀傅咸疏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觀。按晏在選舉如此。蓋用世材矣。安在其浮兢耶。然非傅公公忠。不能當司馬家時爲此言也。

晉何曾侍武帝晏退。謂諸子有後世其殆之嘆。且指諸孫曰。此輩必及于難。與將其子哭曰。我祖其殆聖乎。曾可謂有先見矣。雖然。曾爲晉首卿。豈無經國遠

圖。而惟事清談。祖尚老莊。何也。曾知晉德不長。不能
有臣于上。而獨爲其子若孫私言于家。何也。曾之孫
及難者亡晉非固有歸。然豈晉爲之累哉。曾平居日
食萬錢。所爲貽謀可知。其子若孫曰邵曰綏寔傒汰
又復倍之。豈有可久之理。曾蓋不能爲國。又不能爲
家者也。

晉餘堂史取卷之三 終

史取　卷三　世評　七十八

卷之四

世評三

晉　五代

唐　五季

宋　元

蔡中郎竹册

晋餘堂史取卷之四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乂邵述　後學金彩叅

世評三

陸文量云山陰夜興一事見稱于人尚矣或筆之書或繪之圖或形之詠歌雖以杜少陵博雅其于卜居篇終亦致意焉蓋二子人品不凡而事復奇異故沒世之後仰其風流標致而樂道之如此愚竊有議焉夫朋友之交義與信而已矣故往來過從之際必視義之可否誠心以行之未嘗率意任情爲高也如子

猷于安道義不當往不往可也義當往則造門不入其室豈人情乎令日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是朋友之交非出于誠心而特以適吾興耳推此類也君臣父子何莫非適興之具哉是其猖狂自恣疲蹶大閑其流之弊必將以弁髦芻狗視人倫而不知怪矣何足爲訓哉噫晋士夫風致如此人顧歆慕而傳記之則晋之爲晋可知已予故書此補前人之未發且爲士大夫驕觀者規倘有以殺風景譏我者則所不辭也

余愛陸公議論得古人未道不如蕭陳已先得矣韋居安梅磵詩話載蕭山則一詩云訪戴何如不訪休清談生忌晋風流渡江一棹無人画多画王家剡雪舟元人陳子上亦有一絕云月照清溪雪滿山孤舟乘興只空還一時來往同兒戲底事流傳滿世間皆與陸公同意

王逸少在東晋時蓋溫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

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羨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

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見閎深如是其至恨不見于用耳而為晉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為累大哉

王導在江左為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頵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顗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

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大疫死大半勢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刁協劉隗又黙指為佞臣明帝大行則稱疾不朝又陰拱中立以覘王敦之成敗而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為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汚棺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為桓文之舉此為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顯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與臺亦羞之矣

自陶士行歿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纂史者略飾其善而稱之遂以為江左巨擘吾以為士行知為名鎮將而已殆不知有晉也當處仲之作逆也士行雖失職廣州然所部不乏軍食且負嶺海之固坐視其先後兵起而進不聞一言相阻退不聞譙王甘卓之盟以犄其後假如處仲遂得志始與當為司馬乎而士行不亦為孔光王舜乎蘇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當號哭勤王誓死

討賊可也乃以不預顧命為恨其拒溫平南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士行何官何寄也而稱越局茲何時也而尚恨顧命之不預哉兵既發而復追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至動義旗退指之說然後勉強趨事僥倖成功耳假令太真欸郗氏伏峻亦遂得志而勸進之箋亦可自荊州發乎亦遂可為峻之孔光王舜乎或若劉石之分王乎吾不知其所自處也史稱其有異志以夢折翼祥而止又稱其璣琚珍異富于天府寧盡誣哉凡士行之所為治治于其所自有之

地而已其有功于晉者僅居一焉而又不純于李臨淮亦類之臨淮功大于士行而不能終其勤王忠嗣之行略與激史思明之叛蓋可窺其所以不終矣吾嘗謂是二公者稱名將可稱賢臣不可

符堅逌淮淝謝安任征討大都督之寄其爲朝廷計者分遣玄輩外一無所事以衆八萬欲爲百萬敵也難矣桓沖深憂根本遣精銳三千入援安復卻之安果何恃而玄輩卒有淮淝之捷天幸其可必耶安石非不知憂沖所憂也蓋知玄輩能成其事而不形之憂以安人心耳玄入問計直答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安石不欲區區爲玄計者計多則慮分而智昏銳氣或憊是以張玄重請直托遊陟至夜乃還其矯情鎭物如是沖之援兵能助幾何玄輩賊以入援爲恃則鮮不致敗此安石所以得兒輩破若之功也使玄非能成事者安石乃當禰耶安石於見萬北征騎自陊主將帥以下無不慰勉萬之傲誕安石所以憂之者甚至槪于此則知當日之事安石盡以所憂寄之玄矣

符堅淮淝之戰由其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此兵家之深忌也昔取吳兵二十萬而所出之道七隋取陳兵五十萬而所出之道八雖所出之道多則彼受敵者衆是千里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所統者百萬而前後千里其爲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又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旣敗而後至之兵皆死于蹂踐矣惡在其爲百萬也使堅師離爲十道偕發並至分壓其境輕騎游卒營其要害將自爲敵士自爲戰雖未足以亡晉亦何至蹉跌之甚耶然亦有以分而敗者如楚禦黥布吳漢討公孫述是已則以兵少而敵衆也若項羽烏江之戰纔二十八騎耳而分爲四猶能斬將見奇則又少而不厭分也總之兵之奇常在分而將兵之妙用則不必于分與不分也嗚呼堅特叛胡之錚錚何足語此

晉室之士無慮數而諸文靖最著文靖者亂定國立功名者亦無慮數而御桓溫破苻秦最著然愚以爲

非文靖能也天成之也夫温吾知其無能爲也何者温之時與操懿異帝非其所猜而疑也天下非其所掌也其所耳目者郗超它則王謝之良足桓之恭而心儀晉者也其號爲特拔者豈忠之桓沖它子弟又綺襦紈袴之徒易與也其所比肩事者文靖大小令與温抗衡而接殺它則文靖大小令之速也故温非操懿比也温之雖肝叛換置其君如奕然而終不能攺玉趨有以也勢不可也身病且死子幼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其計畫無聊之至耳反文靖位望爲晉寵

靈按大義而折計窮力孤垂死之禁夫如拉朽木又何具草而姑緩之以待其斃爲夫計緩之者不死則不可緩也計待其斃無以待不斃者也不死則九錫行九錫不已而封王封王不已而禪則文靖爲之也故制温非文靖能也文靖制苻秦亦非文靖之能而秦之愚也以八千人支斷流之衆勢必無萬全而不爲之援也銳鍊之軍出腹內楞然而不中備也故當是時特秦自敗耳令秦以師綴晉而以偏師軍晉之左晉必敗八公山之草木不神而秦兵不中潰亦必敗敗則荊楊廣陵之墟直等氾而蹂之而晉不祖矣故其御温也是天斃温以爲文靖名也其破苻秦是天破秦以爲文靖功也故曰天成之也雖然文靖嘗從桓矣秦敗而不能尺寸進也又餞之渠矣尚何論御温破苻秦之事乎若夫雅量弘度恢恢有大臣之風則吾必以文靖爲晉士冠焉

晉室之敗由當時君子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于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不能自

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人生于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霜雪飢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所嘗試者亦已至矣向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譬千金之子居於高堂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捍禦山林之勇夫求其成功此固奸雄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無益于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不救于患難病起于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當不能勞責不能治一敗塗地不復振也

坡公此論可為一代定評矣。余謂宋之理學諸公亦似之。雖其道有虛實精粗是非之不同。而其不適於用一也。故其後夷禍之慘若出一轍。昔人謂宋統似晉。有旨哉。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着鞭者也。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夫浩脩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刑石衢路、若為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觀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為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憒憒生曰、時平先嫡長。世亂先有功。秦王之有天下。無疑也。而天位為輕。天倫為重。秦王之無兄。不克辭也。夫誰致此者。惟失在高祖。失在王魏。而後其失始在建成秦王。蓋建成即狃于高祖王魏之失。而失秦王又激于建成之失而失者也。夫高祖分居君父。身不明召建成。直諭以基業由興之故。俾其明白推遜。則建成有讓國之美。秦王無推刃之慚。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退遠之地。秦王若遜。則質以至誠。秦其由中之言。表裡皆而始終無間可也。至王魏職在宮僚。尤宜旦夕沃太子以孝弟。而開陳天命人心之所歸。果力能回建成之心。則使之退處藩服。而

請秦王為天子。不則舍建成而去之。未失也。因不得別有所事也。乃高祖以狐疑不斷之心。惑于左右之言。牽于妃嬪之請。于建成元吉請殺世民。為而聽。於世民告二子淫亂不法焉。而亦聽。畏諸子若勍敵然。竟不敢置可否其間。而諸子何所稟威乎。彼王魏者。貪饕僥倖人也。甘為交搆殘忍之謀。至欲假黑闥之功以壓秦王。而日勸其主早除秦王為事。吁亦悖矣。世豈有殺弟奪之功。而可長立天地間者耶。秦王誠死。而高祖建成。又能晏然坐享唐之富貴否耶。夫建

成窺鼎非一日矣有共欣羨之討無不踊躍從事者
而寧有手足使天命不在秦王王已早落于元吉掦
文幹之手而卒之平文幹者又秦王也招募甲兵以
危君父非王魏實爲戎首而誰先秦王本無殺建成
心而建成實先有殺秦王意呼吸之際而性命存亡
係焉秦王於此蓋亦靡虎牙矣有兄無身有身無兄
尚可一日並世者耶獨借秦王除暴救民之功未足
以係天下之譽而反覺踐祚履高皆誅鋤同氣之力
如公議何哉蓋自有天位相傳以來而君臣而父子

而兄弟一紛俱紛一亂百亂未有甚于此時者矣而
竟爲天下萬世篡逆滅倫者藉口也可勝慨耶雖然
建成倚嫡秦王倚功度高祖兩論之而兩未必聽也
高祖不能得之于子王魏又能得之于君乎此亦事
理希有徒付之無何已耳姑毋遠引泰伯與齊爲証
後世景雲之代唐家盛也誅韋之功平王叩頭謝相
王而父子既已融然立嫡之疑宋王涕泣讓平王而
兄弟又復翕然雖日時異事異而骨肉倫理之間背
僞未遠倘得建成如宋王者而高祖秦王所全不既

多乎又何愿王魏不爲言乎王當立之大臣也
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爲
害于義然與曰不然王魏于建成非君臣也何死難
之有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
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
有王魏承高祖之命爲建成輔建成固不得而臣也
王魏何從爲之死曰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義當
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王魏不當死以高祖之命
不可不死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受君命輔太子其爲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
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而恝然莫之省則何
以復君命且太宗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無君
無親之心此篡弑一間耳春秋之法人人得而誅之
況爲輔者乎王魏于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可也此
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不可不死于高祖之命也
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死死高祖則死死
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爲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
則然耳故王魏不死罔天理人心所不與也然以建

成責其君臣之義。彼猶辭其責以高　之命責之力
原吾知其百喙不能辭曰。然則尹起莘之論、亦無不
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于世也。焉
乎可。

唐太宗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大有寵、駸駸奪嫡矣、
褚遂良言之、乃以魏徵師太子、以爲示太子重也。夫
果足以重承乾耶。抑輕之耶。蓋朝廷之股肱。爲儲副
之羽翼、尊儲副、猶尊朝廷也。不可謂輕矣。第、嘗反覆
先朝之遺事、究竟玄成之平昔、而未見其足重太子

也。何則。今日貞觀之魏徵、非前日武德之魏徵乎。今
日東宮之承乾、非前日東宮之建成乎。今日承乾之
太師、非前日建成之洗馬乎。太宗卽忘疇昔乎。一時
鶴禁之才、勤稱王魏。而其所爲教太子者。不過巧結
嬪妃、排陷同氣而已矣。不聞有藥石之規也。臨淵之
變。元良授首。馮立以一騎士、猶然死難。而徵毫無慘
咨。召之來則來。官之諫議則諫議。視建成之死如犬
馬。古謂死綏死制者、固然耶。太宗何取而用之也。昔
人有言、武帝使江充按太子、而忘其敗趙事、予亦曰

太宗使魏徵傅太子、而忘其敗建成事、何智之昏也。
蓋太宗之心牽于兩愛。而介于奪適不奪適之間。故
其所以處二子者。往往大繆。擇正人輔承乾矣。然庸
物惟其所用。教者也。宮室惟其所治。教𩵋也。鄭衛惟
其所好。宦官惟其所寵。刺客惟其所脅。羌戎惟其所
見。叙亂也。乃至刺志寧、朴玄素、而上若不聞、卽高祖
于建成。未嘗縱使若此也。雖百太師爲之重。能獨臨
撫之位耶。擇正人以輔太子矣。然制三公見王而降
乘。是欲勝泰王、譬躍意也。命泰招賓客。脩括地志。是

令泰府設弘文館、置瀛洲學士意也。一則曰我恭繼
太子坐不能屈居公等、一則曰備太子不幸。安知諸
王不爲若主。嗚呼斯何言也。豈非明啟以說覦窺伺
我卽高祖之于元吉。未嘗縱使若此。雖百太師爲承
乾重、能穀泰傾危之習耶。況今所以重承乾者、卽昔
所以敗建成者耶。太宗以徵示承乾、若曰徵不難正
朕、何難太子、如世祖之用張佚乎。吾恐承乾見之懼
曰上以我爲隱太子耶。胡然以彼洗馬爲我太師。吾
知不免于蹀血矣。太宗以徵示泰、若曰彼羽翮已成

如高祖之語戚姬乎。吾恐泰聞之喜曰上以輔建成者輔承乾明示彼之不終矣。果誰當繼上者。自太師命下。而乾益懼泰心益喜。泰謀兄益急。乾謀父亦益急。釁積庭闈。變生骨肉。則此命實速之也。烏在其爲重承乾耶。太宗欲重承乾。必若何人後可以望則玄齡乎。以親則無忌乎。然兩公縱能重承乾之勢。亦不能改承乾之德。徒能弭泰之窺伺于一時。亦不能弭天下之怨怒于後日。其去徵幾何。雖然堯舜之聖、不能使其子不朱均、堯舜惟能通其變以與賢而已矣、

承乾之不肖、奚翅朱均、遂良迂儒也、不及其覆傾社稷、而徒憂太子諸王無定分、太宗如大計、必將密諭之曰、東宮失德、爾獨不聞乎、吾終不以神堯之天下、畀不肖、以甚他日無窮之禍、獨未得夫代之者耳、於是虛心一意、潜窺默察、誰懦弱、誰英果、誰窺伺、誰沖挹、知明見熟、一朝而易置焉、大事定矣、胡爲模稜不決、坐攖禍機、而令後日紛紛之至此也、由其心牽于兩、介乎樹與易之間、及遂良之請、嚮無可否、徒曰吾爲一太師以重之、不知今日諫議、昔日洗馬、其爲洗馬、稍明明銳之氣未衰、猶然無所建明以規正而調護之、太子存則預其榮、太子亡則辭其辱、如是而已、豈其既老之年、支離困頓、顧能差強人意邪、徵聞命而辭、亦自諒其不能耶。抑亦以隱太子之故歉于中邪。辭之不得。則唯唯無一諫。悠悠以卒歲。太宗曰臥護。徵亦曰臥護。其視承乾之缺失。若越人之視肥瘠。迨承乾之廢。徵已死矣。使其尚在、不將、又轉、而爲、新儲之、太、師、耶、噫、太宗惟牽于愛泰。故寵過承乾。又牽于愛承乾。故欲廢猶不廢。憧憧往來。莫適爲主。太師

之命、聊佳遂良之口耳。遂良而明其詐、當進曰、陛下以徵重太子、亦不念六月四日事乎、臣恐太子聞之、且驚且疑、以爲上欲建成我也、而諸王中有思爲陛下之所爲者、奈何、陛下果欲易太子、則明詔群臣易之、如無意也、顧分土而封諸侯、毋聚京師以希望、太宗未必不悟也、而惜乎念不及此也。迨其事勢已成。令爲吾君者疑不能決。且抽刀欲刺。又欲悔立晉王格。而又誣殺之、至禍亂紛紛。此太宗之失計。而遂良亦無以策之也。嗟乎、此勿論已、吾獨怪世之人、猥云

王魏不知徵非珪比也由前言之建成之死珪流嶲
州久矣不與難也其流也以高祖其復也以高祖詎
與故太子絕矣徵固耳而目之者今日東宮洗馬明
日西宮諫議恐乎不恐乎珪當生徵當死一也由後
言之珪能抗師禮于魏王逆折其驕不敢肆未聞徵
所以匡承乾者珪有生氣徵如死骨二也彼其大節
若此而高祖太宗目不知人始終以輔導太子嗚呼
以創業之朝再世而前星再掩也有以夫
張公藝承高祖之問乃不言而書百忍此其義深指

欲未可謂其朴茂而短于智也夫忍義有三殘忍容
忍強忍殘忍者忍以害理容忍者含忍不較強忍即
孟子動心忍性之義也公藝所謂忍者殘忍無論矣
意者其强忍乎夫同居九世則親盡情疎而乖異易
起其間強弱異稟賢不肖異類是非可否且接吾前
吾一味含忍則强者無所畏而憑陵不肖者無所憚
而縱肆男必相尤婦必相忿荆棘或生于前階戈矛
或起于同室雖同居再世且破壞乖離而不可收拾
何九世之能為然則是忍也其強制力畜之忍乎蓋

人情私意易流私心難克吾不能自忍以制其私則
家將何觀弊將何極故私忍則心公心公則事平事
平則心服傳之世世人無異志率此道也夫忍從刃
從心以刃加心上其誰能堪忍豈易言哉當高宗朝
孽后內變心志蠱惑大權夫身禍不旋踵公藝之意
蓋曰今日朝廷急務孰急于忍衽席之愛一不能忍
則十忍之十不能忍則百忍之必痛割決去若刃加
心然後朝廷可安廟社可百世也奈漢高能聽新城
而軍縞素孝武能聽壺關而築望思高宗不能繹公

藝而忍斷愛雖有縑帛之賜亦何為哉或曰公藝蓋
亦效新城壺關明言悟示而乃書百忍使之自悟者
何噫公藝何敢言也以高宗之孱弱武后之兇悖藝
言一出則后必罔高宗將日此公藝敎我有如上官
儀之覆轍也武后將手刃之且九世同誅矣如之何
其可言也故曰公藝百忍之書義深指微惜乎至今
人莫之測也
賓王起義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奉母至孝崇中三與
上官敵皆以俸微負米為言至裴行儉辟為記室則

辭以母老不堪遠行悄至酸楚詞旨眞篤字字滴淚卽李令伯表不過也道王命以自陳則抗言不荅半千羲以于進則守道不回凡賓王操履類出唐文士上遺集班班學者徒泥裴評何哉駱答裴書云義士期于壯夫忠臣出于孝子旣不能推心奉母亦爲能死節事人駱之器識如此而裴以爲浮躁淺露彼方陳力北朝詎相入哉

說者謂仁傑嘗武曌之穢衆恥沓忠以權大謀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至有爲之語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潛授五龍夾之以飛懸竊以爲未然也夫臣之事君其君在吾事之有死無二其君不在而君之子若孫在吾事君之子若孫有死無二寧有衆吾君百年帑溺之天下誑而授之他姓之手擧君之子孫若蘊草木而獵狐兎而猶北面事之者乎武曌之時何時也自天地闢而有君臣其暗奸之雄若羿浞之有窮氏新莽之有劉氏宋裕之有司馬氏身爲篡而弑其故主者不盡無也然羿浞猶不盡空窮氏也新莽猶不盡空劉氏也宋裕猶不盡空司馬氏也彼三人者猶儼然一男子也武曌以一狐媚下陳入事文皇繼事其子牝雞而晨鳴女主而男號天地倒而易位日月昏而無光此何時耶唐之武漢之呂也呂相從高帝草莽百戰中卒佐高帝定天下其功不可誣也其殺諸大臣也爲高帝謀也其殺如意也爲惠帝謀也惠帝崩而辟彊計售自爲負約諸呂將諸呂侯太后獨有一子不過晚年兒女無聊之情后之初心如此而已后卽稱帝稱制而漢號如故也齊王代王固無恙也藉令當時有盧陵在后必不爲帝藉令后帝矣而

改漢家旗幟易漢家服色革漢家大號殺漢家子孫屠漢家薦紳毒痛漢家赤子有一于此平勃必掛冠而起蓋爲之臣乎平勃臣漢也未嘗臣呂也平勃蓋籌之熟矣平勃卽非漢之純臣乃其言一則曰安劉氏再則曰安劉氏彼蹻如項藉雄如漢高且玩弄股掌上物區區產祿乖死一呂媼哉平勃蓋籌之熟矣傑也智不如平勃王不如王陵勇不如朱虛能計武氏死而三思輩必可制乎能計巳之年必死于武氏後乎巳死而張柬之必爲相乎且柬之巳老能計不相

縊而死乎傑見亦謬矣唐之天下文皇之天下也唐
之子孫文皇之子孫也唐之臣民文皇之臣民也武
曌更唐之旗幟而爲金易唐之服色而爲碧聿唐之
大號而爲周扼子之吭而奪其位以至韓王元嘉之
死鄭王璥等之死魯王靈夔等之死萬緋奔于泰境
元元條于渭水傑也身爲唐臣死之可也纔不能死
如蘇安恒之諫可也不能諫如李敬業之以檄討可
也不能討如武攸緒逃而去之可也不能去如朱璟
諸賢沉伏下位可也而爲其臣爲其平章爲其國老

可乎吾且以小喻天下家也呂武家之主母也孝惠
廬陵家之弱主也乎勃仁傑家之紀綱僕也主母雖
悍而上存姑舅中存天下不斬其子則紀綱猶然主
母之者乎勃之不忘漢是也主母悍而觀舅姑之饋
祀絕夫之族屬殺子攘子而不顧而紀綱猶持俟進
之說曰吾事之爲其家也爲其故主也爲其弱主也
謂周信之仁傑之事周是也傑何心見今之帝不長
安而廬陵矣傑何心見今之天子不男子而婦人矣
傑何心見今之大號不唐而周矣傑何心見今之旗

幟服色不土而金不靑而碧矣傑何心見今之宗支
不金玉而蓁粉矣傑何心見今之萬緋不冠裳而貪
饋矣傑何心見今之元元不貞觀而投之塗炭矣其
甯而見而主我者何人也吾主之讐也吾不知傑何
顏事之也其鳴玉簪冠頡頏而雁行者何人也非其
所親則其屠戮之餘又不然則其濡染之緇衣與青
衣少年也吾不知傑何顏處之也則剖心以明皇嗣
不反者何人也一工人也其蒸麥爲糧伸勤爲兵者
何人也一山東細民也吾不知傑何顏使令之也其

神堯文皇在天無靈已矣神堯文皇在天而有靈吾
不知傑何顏相從之也曌雖梟獍亦婦人也而仁
傑又其所最親信者藉令仁傑明目張膽危言正色
反覆曉喻以明李氏之終不可絕武氏之終不可僭
天心人事之終不可回天下萬世之終不可欺武曌
必且色悍而心動武氏悟而三思輩相繼以去玄武
門不必斬上陽宮不必遷此不特爲唐家謀亦以爲
武氏謀也奈之何姑侄母子孰親之說不過勸婦德
之餘談而兩翼二子之諷雖稍感武后之悟顧不言

于乖拱之末而言于聖曆之初嗚呼言亦晩矣洎乎
仁傑死而五王討亂二豎伏誅太后徙居嗣王入統
此天也人也天下故唐之天下偽周據而有之偽周
沒而天下不歸之唐將誰歸者即世無仁傑吾固知
周必反為唐也惡在其為仁傑功也哉厥後三思終
不可制而所謂五龍不保首領奪以族則仁傑者亂
之謀而禍之招也不思唐而背唐不佹周而臣周于
唐不忠于周無補者仁傑也假令當時而有董狐罪
且正于太史簡當時而有朱雲頭且斷于尚方劍傑

固天下之罪人也猥云功耶書記仁傑親與三思呼
盧蒱博披集翠裘得意馬上而去此固久喪其良心
者又仁傑有老嫗賢而貧傑過焉為設濁酒飯仁傑
其子自外歸傑欲官之嫗拒而羞曰吾不欲子事女
主耳嗟乎亂唐之天下吾得一婦人曰武曌反唐之
天下吾得一婦人曰仁傑嫗

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用賢人之術也武后臨朝僭
號踰二十年所用之人姦賢相半蓋后狡智過人必
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己志不用賢人無以庇己過而
能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為相婁師
德郭元振為將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凶殘不道不至
禍敗者以此當傑崇相國時才謀之士非乏也尚孜
孜各訪二相以求大才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立命
作相其推心不輕如此則向任用之意可知矣一婦
人借天下大號恣行兇虐尚以大權付託得人久不
禍敗為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武后盜國二十年把持豪傑不能有為亦老于權術
矣夫豈不知與子之足以善其後又豈不知姑侄母

子之親疎也彼年未三十便握國本惟握之久所以
釋之吝然非倚諸武不足以制廷臣非啖以儲位不
足致承嗣三思之死力佯為易姓受命絕天下之望
已廬陵廢不終廢復不全復皆術也蓋其壯也藉諸
武之力以久其權一旦彌留不屬之己子而誰與哉
承嗣以儲議未就至于發憤病死李昭德王及善之
徒嘵嘵然與后爭姑母之親疎或死或爭足以供此
姚一哂耳或曰狄文惠無力歟曰文惠所可貴者惟
其有存唐之心而唐實未嘗亡也但后意尚在中廢

之間。其專主復辟。則文惠之力。
孝逸附會賊后爲鷹犬、破李敬業共武氏、可謂孽府之忠臣、唐氏之姦賊也、奏功不賞、竄亦自及、蒼天假手殛之、以爲後世助桀者戒爾、昔呂氏命產祿擊齊、嬰乃與齊連和待變、呂氏遂誅、使孝逸而能爲此擁三十萬之衆。抗表請還政天子。徐俟復辟而後罷兵。則武氏豈終能禍唐哉。不是之思。其衆死宜矣。
周武氏朝、以男爲女、以陽從陰、習而安焉、唐大臣拜表感激、至爲流涕 魏元忠事 奉而遷宮、猶自謂遵故

主而泣、人臣終節也 姚元崇事 一時人心至此、乃有盧氏不令子事女主事、氣節烈然、稱大丈夫有不及何哉、賢如狄公、身雖周朝、心乃唐室。屈身以濟大功、非區區事女主之人、然聞姨是語。自不能不慚。在他人士當何如哉。僉載云、仁傑啟其姨曰、表弟有何願、當悉如旨、狄公之公正、恐不如是、表弟而材、吾當品其材自官之。不材、國家名器非可恩假。我安得闕所願也。幸其姨賢也。姨若不然。爲子過請所願。亦將悉如旨耶。狄公嘗言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其所啟於盧、氏者。吾不可不爲之辯。
唐自安史構逆、後四海糜沸、洎黃巢而大亂成矣、世嘗恨賊難滅。賊不難滅也。巢賊荊襄之敗、渡江東走、或勸劉巨容、窮追可盡、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爲富貴資、衆乃止。賊由是復振。明年賊屯信州、遇疫癘、卒徒多死、請降于高駢、時昭義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因悉遣歸。賊詗知諸道兵已北渡淮。遂于駢告絕。且請戰。駢怒

擊之、兵敗。勢復振。若是者、賊果真難滅耶。巨容身死成都、駢亦族、前日之富貴功名。所以邀君專己者安在。若國家喜負人語、則在上者所當知。
盧懷慎身爲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衒目前以爲功必己出者能爾耶。然則懷慎之爲唐、許嘗于古人中求之。史以伴食譏之。是亦俗見也乎。憤生曰、夫謂伴食非必依阿無恥、饕祿苟安者而後

為伴食也即有心將順以避娟嫉之譏極意含蓄以示休容之量强爲持重以博惇大之譽此以異于足已自用之徒可耳而唯唯諾諾漫無可否調劑其間其于天下國家奚賴焉不亦伐檀之誚乎曹參守法丙吉同心識者猶有遺議而其餘可知已吾以爲求免伴食必若房杜者一謀一斷相資而後可也

房琯所謂治世之能臣耳肅宗用違其才所以一敗而不振若收復後令琯從容諷議鎭靜廟堂以撫摩殘喘毋令讒邪間之當必有可觀者方用而疑之方

疑而將之既敗而一逐不收人皆嗟琯之不盡其用予獨悲琯之不逢其時司空圖詠房琯詩云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云天寶中琯奏請遣諸王爲都統節度使安祿山見分鎭詔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矣蓋當艱危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鎭自能夾輔王室統係人心司空圖詩蓋指此杜子美挽公詩所謂一德興王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可惜也楊鐵崖詠史目爲腐儒又以王衍比之過矣房後論廣漢有政績唐詩人詠房湖者多稱

仰之今不悉記云又按李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向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倘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觀此則房琯所奏信救時之良策也

唐順宗時有八司馬而柳宗元劉禹錫與焉論者至今鄙之未有諒其志者夫德宗以猜忌不任宰相居禁中而韋執誼渠牟輩已與裴延齡等均爲帝所暱信用事矣順宗以風疾失音不能臨御其聰明不能

無所嘗而伾文又皆東宮故人則其襲德宗故事居中用事理固然也迹其行事如貶李實却進奉罷宮市禁五坊小兒追陸贄陽城赴京師皆善政其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軍以奪宦官兵柄尤爲奇傑豈伾文所能哉蓋宗元禹錫之志也但其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奬日伊周管葛而倜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又榮辱進退不拘程式而使士大夫畏之過矣夫宗元輩欲收宦官兵柄則中人已側目思以中傷又不汲引賢儁同升共濟而乃倜然謂天下無人則

緡紳之士亦疾而詆之老成謀國者豈如是疎哉且
是時天下事孰有大于立太子請監國乎宗元輩乃
置不講俱中官與文珍等得倡爲之則嗣君之立中
人得以有辭其貶逐廢棄豈惟中人快之士大夫亦
固快之元和中執政憐其才嘗召至京師尋以爲遠
州刺史則縉紳之憾終身莫釋也忤中人犯士憾遭
斥不盡其才斯宗元禹錫所自取而其心猶有足諒
者固欲爲伊周管葛也使河東之柳復榮玄都之桃
再樹功業詎可量乎後世之論槩以文人無行目之

且與伾文同科無末減焉豈不冤哉乃若躁進欲速
之累則有之矣不以相掩可也
憒憒生曰維州去取後世迄無定論自司馬論信義
胡寅論利害兩言出而牛李之左右袒分矣夫信義
利害中又各自有輕重倣分信義重於利害小信不
可棄也以事理有固然者也利害重于信義大信不
可泥也以時勢參之事理又有不得不然者也利害
重于信義則維州是已易言之魯之許鄭之祊卽其
子孫自以相易猶然楚弓楚得春秋且罪焉而維州
祖宗故土也方一旦淪于夷狄苟全吾信謂世守何
是一說也鄭虎牢岩險聞于天下爲仲孫蔑所城春
秋譏焉而維州據高臨險華夷孔道吐蕃經營者二
十年號曰無憂城伊遂藉以憑陵中國寧可釋爲外
懼苟全吾信是虎而傳之翼也又一說也襄公曹南
之盟口血未乾而卽圍之推襄公不能自治而信先
自我失春秋不滿若吐蕃去秋盟使尚留而今春復
寇靈武寇鹽州寇鄜州敗盟先自彼也苟全吾信是
我堅金石彼同兒戲何異而示之以弱又一說也今

故土之淪没不問先日之冤陵不問卽近日之敗衄
又不問而但曰維州不足爲吐蕃輕重果爾則吐蕃
二十年之力欣欣被以美名者何爲卽曰盟不可棄
倘我不棄彼棄屢以敗盟嘗試也爾顧何以應之又
日不三日可至咸陽夫維州居西南數千里外相距
甚遠維州縱破誰能飛渡第守維州而關中可保失
維州而關中爲孤注矣彼作者誠何心哉總之惡李
成功而陰計以摘其謀嫉李爲侁而陽辭以遂其計
故以信愚縉紳以後禍動人主雖至誤國誤君不恤

此牛之眞肺肝哉。卒之降人歸欵。而聞風者阻。乘風者肆。致山西八國不內屬。南蠻不震慴。河湟不盡復。此非階之厲耶。夫鴻溝之約。羽誠季詐。益州之取。璋正備譎。茍收其重且大者。彼小信小廉。固亦君子所不取也。然則司馬之論非與。彼司馬固有爲也。神宗每喜論兵。而富鄭公云。願陛下廿年勿道着用兵二字。夏將嵬名山取李諒祚來降。先費用六十萬。後西夏來爭。又喪師數十萬。司馬實與鄭公同一意。而又鑒于西夏之失耳。夫豈迂儒曲士拘咫尺之義。而坐失事機者乎。故綱目于維州書降。於悉怛謀之死書贈。庶幾得春秋之義者。而牛李之是非。瞭然指掌矣。雖然。執李之意。通牛之言。則愚有一策焉。取其歸地。而明告之曰。此故吾地也。亦以爾有益我。無不得不收也。不則重畀金帛。稍償其經營之勞。而彼亦可無詞也。留其降人。而亦明告之曰。此于我爲德。於爾爲叛。俾留我土。損其首領。無纍爾鏃。以示吾報。斷不授彼。富貴以平爾忿。用副爾盟也。而彼心可無憾也。敢以臆見質之高明如何。

宋葉夢得云、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綜庶務、應變開合、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爲崇之權譎任數、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至、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怨恩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於裴垍、尚以恩爲怨。況牛僧孺李宗閔輩實相與爲勝負者哉。故如房杜。誠不易得。天下唯不爭長不爭功。則無事不可爲。而房杜實履之。世但言房喬能以巳謀。資杜如晦之斷爲難。不知彼所無所爭。何但如晦。觀天下無不可容者。英衞王魏。因俱爲之。使一毫彼此有萌於中。豈特不能容天下。雖如晦且將日操戈之不暇也。

史稱鄭綮相、因自言曰、笑殺天下人、又曰、時事可知矣、後竟以不爲人所屬望、三月求罷去、得終其事、嘗之也、初綮知廬州日、賊值黃巢起、所過郡邑、无不殘滅、公移檄于巢、戒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州獨得完、及歲滿去、俸餘千緡、置之郡庫、他盜過郡、帑藏爲埇、而終不敢犯鄭使君錢、此必有以厭服其心者。不實

而能若是乎。區區自嘲、蓋以捲其褒琫遺羣之器、不惡身爲亡國之相。挈神器以歸賊也。然而圭角不露。過人遠矣。而作史者。徒善其自知、不亮其知時之哲也。亦淺乎涯涘蘊武矣。且謂綮韋不次、而用押豚臑拒癰、牙爲趣亡、夫以唐之亡非一日。歐陽永叔謂其大勢已去。雖有知力。不能爲者。以孔明之賢。不能支漢于既衰。而欲以興唐責之綮。不亦難哉。

王荊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爲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荊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

薩之行、一日于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荊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荊公爲之變色。

世譏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虜結釁、惱無敢奉使者、宰相選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謂墮于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賣己、欲兵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終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迎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會妄語。莫遣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又契丹耶律德光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謂契丹不至夷滅中國之人。道一言之力也。道所對是俳語、亦是禪門轉語、老賊眞有伎倆、故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

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眞士大夫也。蓋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宋吳處厚嘗與富文忠公論道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豈虛語哉、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文治。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

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於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憤憤生曰天命固有在人謀不盡無爾言爲宋祖千古定案矣獨傳位一事吾於是始見太祖者仁人之心而太宗者眞鄙夫之行也昭憲之意若曰幼君失國殷鑒未遠獨不思人壽幾何必一傳而義再傳而美三傳而始及昭中間約略五六十年少亦不下三四十年昭且龍鍾矣謂奄奄就木之人尚希心得富貴者耶即得之已晚矧有不可必得者耶天下太器

也父作子述古今通例兄終弟及時勢偶然豈帝王家法亦可下曁士庶而必銓次昭穆之爲拘拘耶老婦無知見僅跬步叔公而私叔明實闇無足道也凡此固皆太祖所稔知也弟母已命之而母命爲尊故不欲顯播明廷而特密藏宮禁若曰吾今日兄弟無間而以次相傳即異日兄弟叔侄亦無間而以次遞及求仁得仁吾心固無憾也即吾得爲者身前不得爲者身後時異事殊吾心亦未始不自安也夫以漢唐來金戈百戰之天下吾直若取諸寄即轉以與人無鄰客也觀其言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而矧楚弓楚得意固隱然可知已仁哉藝祖即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不是過矣而孰有賊恩背義如太宗其人者吾特有深誅焉非第誅其迹而直誅其心夫迹莫顯於更名改號尤莫顯于薄嫂恐弟侄人人知之而隱推其心實有所恃人未之知耳陳橋之事已與有力即無母命而兄不能不與我其恃一重以母命而兄或恥焉血可喋也上不能行之兄下自可行之侄其恃二在廷諸將相皆吾兄弟先日一體指使之人兄可

臣弟亦可臣非若荀杜王魏輩各事其主可分左右袒也即有齟齬吾直鞭箠令耳其恃三有此三恃而何名之不可更何號之不可改何嫂之不可薄何弟與侄之不可恐甚哉心之無良也說者謂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夫一門離裡顧可以異姓倏忽朝更夕改者同日語耶開寶元年宋后冊立已在賀王之後雛也非廉也母子命托官家共保富貴無憂言猶在耳王禹偁對客之言何所見而坐爲謗訕太原之役軍中夜驚耶固利國亦以自全待女自爲未晚詞氣

何悻悻也。廷美一事。非趙普實爲戎首而誰。彼普者沓覆小人也。苟圖富貴而殺人媚人者也。意廷美不死。則帝心不快。帝心不快。則相位不可復得。且美眞驕恣不道乎。眞有姦變可察乎。勒就第未已也。又貶房州。多遜不足恤矣。李符者身誣之。身流之。不已甚乎。夫以德芳之夭焉而死。德昭之刎焉而死。美不自安。亦人情也。誠察之。而必曰願備樞軸何爲。無情鮮耻其脉肝焉耳。預顧命矣。而兄與弟。弟又與弟。皆顧命也。一從一否。何意巳誤。不容再誤矣。巳誤者。何偏

任其誤。再誤者何獨不欲其誤耶。展轉推勘。則普初無立上意之言。不幾近眞耶。普惟殺人媚人以圖富貴。而適中太宗患得患失之心。率成太宗無所不至之行。故復相三年後罷。至擇善地而作詩錫宴。普亦捧詩感涕。君臣始終兩全。誠如宋琪所云。第君臣得矣。悲哉痛哉。上如母與兄何。下如一弟二侄何。中又如一嫂何。普者狗彘不食其餘。而太宗者。自臣民言之。爲虎步龍行。太平之天子。自家庭言之。則虎噬狼吮。不仁之家督也。是足以罪太宗也。彼紛曰燭影斧聲爲太宗罪。夫太宗固已熟籌自久。又何必爲此不能須臾禁持之事。自授天下萬世以有口哉。吾故置之勿辯。實不必辯者也。

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宗嘗勸以讀書。晩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剖決如流。旣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按普臨政處事。自是渠習于吏事。非關論語。普事中論語有幾。夫讀書致用。乃以義理厭悅于心。久而出之沛然。豈今日讀之。明日用之也。然普事至此。

今世傳少微通鑑。却附會普嘗自言其讀論語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則巳極誇誕。匪徵于實。夫簡秩太重。離部上下可也。前十篇爲戡亂之略。後十篇爲致治之謨。何物語哉。

宋多姦臣。始于趙普。宋兵孱國弱。亦始于趙普。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而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嫉媚之心。蓄于內。阻抑之巧形于口。太祖亦承五代之弊。畏難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絕。

中國之地幾爲胡奴之牧馬場昔曾一言矣宋社稷
而死數百年之禍也其論金國之盟罪猶在此下乎
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嗜不誣曾彬之失
言予意所言實彬善處乎功名之際者也何也昔者
使相之約言猶在耳彼而背之帝豈不疑我負氣弗
倖挾功而觖望也者哉一識闇少鼎則禍延赤族韓
延國赫赫前日事耳於是以得錢愈得官之言屬于
衆聽康令帝閔而深念曰彬祗爲厚利不愛高爵也
如此可以貨處而無諸責也又如此卽令諱言高張

葉非交耩而帝心之疑且永釋矣與王翦請美田宅
蕭相國買田宅自污郭子儀窮奢極欲韓歷載擧色
自晦千古同軌不然數僕謂者行李蕭然彬固清介
人也貪狗財若是爲此自點之議哉此一言也上安
主心下杜饒口眞可爲人臣處功名者之訓
憤憤生曰咸平中契丹擧國逼澶淵羽書一夕五至
群臣束手無策是時南北勢岌岌乎已帝不自以身
爲孤注而誰注也劉禾新之論是也而特謂其慫易
姓非也準之功不在社稷乎基至是而後知諸幸金
陵者諸幸成都者人人手慌脚跪不啻兒戲以轉覷
飲博自如者何如則諸臣愧而帝又目送敬禮之則
諸臣忌猶憶螢衆可斬之言則諸臣忿且不學無術
之準縱非切切詞色而稍不自殘戰有之其來幾間
之口抑又何疑卽果如幾口而百年無事之謀隻輪
不返之計準未始不操全注也無奈帝之厭兵何夫
惟捷寧死而後使首求和惟和在虜斯可縱歸勿擊
必準之時之才之識而可不然投珠抵雀可一不可
再可幸不可恆也至靖康之役而亦曰坐守京城亦

日和好可久割三鎭以去而亦曰縱之使歸已而入
淮入汴入江卒成北轅之禍準之言不至是悉驗耶
故曰可幸不可恆者以此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
三詰及公不答上作色曰叵耐問卿不應謂徐奏雷
霆之下更加一言則粉韲矣上重答言
丁晉公至朱崖作詩曰且作白衣菩薩觀海邊孤絕
寶陀山作青衿集百餘篇皆爲一字題寄歸西洛又
作天香傳敘海南諸香又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題

詠百餘篇蓋未嘗廢筆硯也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
致仕許于光州居住流落賊竄十五年鬚髮無班白
者人亦伏其量也在光州四方親知皆會至食不足
轉運使表聞有旨給東京房錢一萬貫爲其子拱數
月呼博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
言以沉香煎湯時時呷少許啟手足之際付囑後事
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化去其能榮辱兩忘大變不
恒眞異人也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
史取　卷四　世評　四十一
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
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
將積谷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
兵襲夏范公不可後韓遣尹師魯往復范執愈堅而
韓不從及好水川之敗狼狽而歸後卒如范言國朝
人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
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晝髯要斬高郵
守攘臂甘嘔好水軍到此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
希文

當宋慶曆元昊跳梁全師屢覆邊城陷沒益自繼遷
背叛迄是幾六十年繼遷父子無歲不以和請而鄜
延涇原環慶之間無歲不發兵仁宗乃遣侍臣就問
方略而魏公文正公各以策上韓則以屯二十萬重
兵護守界壕經費日感士氣日隳且勢分力弱賊有
輕我之意而我且不支欲併力一舉以圖永遠范則
以戰者危事平定難期挑禍敵衆徒阻內向之意欲
以恩信招來擇利脩築廢砦以徐俟其衆當時多難
韓而是范爲易就卒之論戰則劉平有三川口之敗
史取　卷四　世評　四十二
夏竦有豐州之敗葛懷敏有定州砦之敗即魏公亦
不免水川之敗而夏卒以二十五萬之茶幣和終宋
之世常爲與國後世按成敗者又率右范而左韓右
范者以爲善察彼己休兵息衆常揮朝笑而無遺嫌
亡矢之勞計誠得也左韓者以爲時論舉盈舉無毫
以幸不可必之功魏公徒激一時之弱耳非長策也
懸藉以爲謀國者當先其大體而後小利幹蠱者貴
振其神氣而綏近啚事後成成敗可亡論也元昊父子
以叛逆餘孽一舉而陷靈州再舉而銀綏劉陷清澗

破西涼狠籍將吏蚕食蕃漢僭號改元此而不誅中國之體陵夷極矣更欲苟且姑息冀以王爵賜以金帛覆城以取而又加賜焉何以舒華夏之氣鼓戌卒之心哉此愚嘗以爲和之一字不獨貽慶曆之耻而實釀靖康之禍者也不敢以文正之言爲盡善且當時所謂不戰者不過曰勇怯不敵耳地形不便耳分兵深入師老糧匱爲可虞耳不知當時非無兵也患在藩鎮損削大過以屢易之將馭非素撫之士是以動輒掣肘倘魏公信之而令魏公久任之奚有違制

之任福耶吾徵白豹城之捷而知魏公之足以了此也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吾併力西向環慶鎮原當其前鄜延麟府牽其左吐蕃回紇出其右先後横山斷賊一臂賊縱阻河負山窟穴完固吾可操數月糧而得志矣又何險隘可慮而不繼之足患哉討不出此而一意于和卒之惕聳之及當文正之身不免而聚甲屯糧閱歲無休抑中國之士氣起四夷之玩心至以堂堂天朝併爲么麽小寇之殳以全盛之時不能制蕞爾之畔賊遂使其後靡所不抗靡所不和

陵夷衰替至不忍言豈非際可爲之機當幹蠱之會叢挫不振積弱之勢一成不可反耶至是而始信魏公之見遠也大抵宋室之弊議論太密而制事太踈視敵太重而視己太輕議論太密故謀國者靡定見制事太踈故舉事鮮成功太重則畏而不敢爲太輕則怯而不能爲即西夏一事方繼遷之死曹瑋常請討之眞宗直欲以恩結而不果元昊始返非有極重之勢也王德用請討而朝議竟阻之至賢如李文靖亦謂中國不能守而主棄靈州之議若文正豈見不

及此而顧主和議也者亦以意在持重冀得萬全以舉而不意當時不善用其策至一和不易使中國失一右臂宜靖建紹之際其蠱壞遂并關隴不能守也觀其與魏公奏對有日以和議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則亦知魏公之議不可奪已噫後之謀國者其亦以文正之言爲權而以魏公之策爲正

司馬温公日錄載神宗嘗與公論及韓魏公事公曰琦實有忠于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按龍川志治平中韓公建議于陝西刺義勇公時爲諫官極

言不便韓公怒竟不為止此事司馬所親爭者謂韓
遂非其此等事頗數哲宗時司馬入相議改免役為
差役蘇子瞻見之政事堂將陳其不可公忿然子瞻
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
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
公為一笑然竟行差役法夫此二事爭言者皆是也
以二公之賢猶不免有此事人非堯舜其難如此雖
然舉其事而非之不足病二公矣程氏遺書明道曰
君實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明道

豈易許人者司馬于東坡之議乃不免忿然耶韓公
遺事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又嘗云若晉公簡
點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言可也役法蘇
子由亦有議潁濱遺老傳謂當時大臣恃權耻過終
莫肯改以是語加司馬其既甚矣乎

韓魏公中進士第三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
去為顯秩公獨滯于莞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
于職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
汗流浹肩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

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在禁林
不滿意出為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
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噫公所存自監
庫時已有以異于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神廟必欲變法何也蓋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
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
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
論列然其實于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于春
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番不服

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議
論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
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牢
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
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
賂之其來已久非自家檢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
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
怒之言動上意遂以仁廟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
之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

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爾雖天下人羣起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虛名實行強辯堅志八字盡之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涴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不信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

之反復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與熙寧初比也

宣仁起光公著用之二公未至罷新法十餘事皆從中出非惇確所能沮抑亦無待于二公之建明非女中堯舜乎二公既至罷青苗復常平禁字說等是變熙豐之法乃神宗末年之悔意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變之大驟秦晉利差役吳蜀利僱役各有利病不待究而速變之過矣熙豐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善者不必盡變青苗均輸可罷而僱役之法去多取之弊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戶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敎閱以省兵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說可廢而罷詩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元祐惟不盡去熙豐之舊人獨務盡去熙豐之舊法所以激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雖然介甫之法原皆宋氏所未講而大臣所駭且愕天下所共驚而莫知其謫何者

也故一旦欲其遽去彼從我是誠不易使當時一二大臣首以身當之而必求無弊則介甫之法未必不足以與宋氏之治而成大功而富韓輩從而擠之嗚呼法未行而先擠之已不足以鎭服天下之心而況其所擠者又當世之望人則豪傑之士共起而攻新法以求工其所甚難夫大臣害其功而豪傑士又群起而攻擊之則新法不可一日行故不得不引小人之有才者自補而小人既衆遂至亂天下事而卒無成功宋氏之禍未必皆王氏罪而二三大臣亦與有

責也介甫判西京魏韓公方爲留守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寢以自苦于學魏公笑以爲狂嗚呼魏公果知王氏者哉王氏既去元祐大臣各立黨相攻免役一法爭之不已此介甫所竊笑不爲者也擠介甫之政者固元祐之大臣而紀介甫之政者又皆元祐之黨鍛鍊成之然則讀介甫傳者又何以自公議于天下也孫當時自許太過而史臣遂至設爲天變不足畏三語以誣之此稍有知者尚不忍出諸口況介甫乎哉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荊公學問曰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與溫公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愈不信也嘗記曩時大臣于人主前說人長短各以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祟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奸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其人素有德行天下八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毀言雖進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皋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皋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愜矣

張無垢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耻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一以正進一以術進介甫所學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門多小人溫公門多君子溫公一傳得劉器之再傳得陳瑩中介甫一傳得呂太尉再傳得蔡新州三傳而章丞相四傳而蔡太師五傳得王太傅云

安石誤國之罪本不容誅而安石無誤國之心天地可鑒主意於誤國而誤國者殘賊之小人也不待誅

也。主意利國而誤國者，執拗之君子也，尚可恕也。夫
吾曰，公但知小人能誤國，不知君子尤能誤國。小人
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誤國則末如之何矣。何也。彼
蓋自以為君子而本心無愧也，故其膽益壯，志益決，
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猶是矣。故予每云，貪官之害
小，清官之害大。貪官害但及于百姓，清官害并及于
兒孫。余細查之，百不失一也。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為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與
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向

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又
誰不動者。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
使天子曉然知天下有餘于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
于前矣。光得書聳然。夫神宗大有為之資也，以為必
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
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
半山詠孟子詩云，何妨舉世嫌迂濶，故有斯人慰寂
寥。此欲尚友孟子也。次首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
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此又仰思商鞅也。蓋其立言欲

學孟子，變法欲師商鞅。卒之孟子不可學，而專師商
鞅。其用人，則對伊川曰，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卒
之君子盡逐，而純用小人，生心害政，有如此。孟子之
沉魄浮魂，當哭于九原矣。觀其得君由官者藍元震、
商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同。置邏卒之條，商鞅設誹謗
之禁同。力彈言新法之人，與鞅力排五龍杜摯之議
同。先後一揆。即詩詞而本相盡露矣。及歸金陵後作
龍賦曰，嘗出乎害人，而未始害人，嘗至于喪己，而未
嘗喪己。其自解之詞乎。然就其言論之，龍本利見，何

嘗害人。其或害人者，孽龍也。龍能存身，何嘗喪己。其
或喪己者，乖龍也。公其兼孽龍乖龍之精者乎。又其
退居後詠金山詩云，只有此中堪矚望，誰令天作海
門山。此猶是欲澗梁山泊為田餘意，而朱子乃以為
名臣，與司馬並列，何耶。是商鞅亦嘗與孟子齊名矣。
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細思此言，亦非。譬醉
者酗酒擊人，醒者必群起力救。不能止醉者之酗，返
罪醒者之救，可乎。諺云，無奈冬瓜，何捉茄子磨其
言雖俚，其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為後日調停張本。

陸象山作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世無一人公言而理宗獨見。黜去配享。豈無意耶。弟余獨愛其詠倉頡四句云、倉頡造書、不詐自明、嗚呼多言、秖誤後生、此豈鬼擘其戶、使出此言、如自毀其字說乎。陳了翁楊龜山之力辨、不若其自懺也、又歸田後詩曰、勛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則其羞惡真心。末語發見。而至于捨宅爲寺。捨田爲供、徒狹官官媼之所爲噫、已晚矣。故余特謂安不必性行事學術議論、而揭一定案曰、剛狠自專執泥太過、信任匪人、以致敗

壞、不覺衆惡皆歸。則安石無容置喙矣。若謂如弘治中餘杭周德恭之論、以神宗昏惑合赧亥桓靈爲一人、安石奸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則言彼已甚也、不惟無以服安石之心。而天下萬世有人、亦終不能無祖于王氏、何如、

宋孫升爲侍御史、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學擅名世、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

願以安石爲戒、世議其失言、宋史　按朱子語錄、東坡議論、大率前後不同、如王介甫未當國時、是一樣議論、及後來又是一樣議論、又曰、東坡只管罵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黃魯直輩一隊進來、壞得更猛、又曰、坡公著述當時。使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游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秦少游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行、更不體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

之不久。故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假他。故覺得他好爾。然則史謂世議孫升失言、自朱子言觀之、升當時亦未必爲失言也、又我朝薛方山云、人論子瞻、不曰異端邪說、則曰未敗之荆公、嗚呼、子瞻在當時、其政事、其文章、蓋以吾儒爲歸。而汲汲欲有爲天下者。略見施行。而軍國事因以就緒。已大可觀。出知方州。民皆繪象祀之。此其學術不足以亂天下也亦明矣。但旋用旋斥、而弗克究所施、終厥志。又使蒙亂天下之名。吾恐子瞻不甘是甚也。

荆公是非吾未及論。而子瞻則有荆公有爲之志。而又濟以通融。若其理學未融徹。則儒之未純者。又奚特子瞻然哉。特以孫叔通制禮之言。逢怒伊川。而二氏門人。遂相攻擊。此其血氣用事。子瞻固不能免。亦當時呂陶輩。不能盡事師之道也。吾嘗爲之說曰。蘇軾宋賢臣也。儒而未純者也。取其心抱之材。不計其尺寸之腐。則子瞻亦可爲經世者法也。論子瞻者必合觀之始得。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

東史　卷四　世評　五十五

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奸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奸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同仰。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于此。惡惡得爲緩乎。毋乃自蹈于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則未誠其已著之罪。以蘇子則巧索其未形之

原缺第五十六葉

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其苗脉。亦從爲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考亭亦以其詩爲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爲門庭。有此等偏處。不覺。後學可不深自警哉。鄒山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子此論。非特有激于汪應辰。其陰拱介甫之意。往往發見。余觀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鬪兄在鄕里。因歲歉。請于官得米備之。而春秋償其所取之息。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之一事是耳。奮然作社

東史　卷四　世評　五十七

倉記。以述此意。其以爲過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日流病。恐不可言。南軒此論。可謂朱子之諍友矣。朱子他日又錄安石爲名臣。而躋之韓范富歐之間。此豈亦有激于何人乎。嗚呼。于東坡何損。于半山何益。獨可爲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孔孟平日之論。曷嘗譽驩兜。貶元凱乎。朱子嘗謂陳同甫雜漢唐于三代。是精金頑鐵作一錫銷。朱子以安石與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甚耶。

宋人于遼金交惡之日金元構怨之時不爲夾攻之舉雖未必全收漁父之功自可坐享中國之利契丹不亡女眞不滅吾亦得系徼于遼爲令于金矣絶徼新興之虜豈能越辱而戕齊耶彼兵連歲久萬一有壘而務焉者將士死傷軍儲耗竭亦將得不償失强弩之末其勢豈可復用吾以休養之餘及彼瘡痍之後輕問中原故地當不跛而去也宋君臣計不出此乃以中國爲遠夷役始夾攻遼既舉朝不如高麗之見繼夾攻金又無一人能助趙范之言遂使天地盡

墮腥膻遺國家不雪之恥今古非常之變可勝悼哉

高宗信檜欲和非檜術眞足動之謂高宗不欲二帝歸者亦非情也當是時政和帝殂矣用兵不已淵聖必不歸卽歸而帝不幾以一虛名居之別宮耶凡帝信檜欲和者有三而茲不與焉一曰志足二曰氣奪三曰中疑曰志足者何夫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變而帝不過以一使相奉朝請終其身爾今雖稱臣金猶人主也雖失中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所有而恐失之足于所有也且所不得非所素有也曰氣奪者何大梁請和維揚胥遁明州泛海溫州南馳岌岌其身之不保數矣卽臨安且不敢有而況中原帝非憂二聖不還憂以身爲二帝續也曰中疑者何苗劉變而帝心不敢盡付諸將矣時韓張岳三將軍兵皆重于京師而檜以和之說進立奪其兵而易置之帝蓋不安于和而安于三將之失兵彼其縻韓戮岳皆此意也凡言不欲二帝歸者皆深惡高宗而文之罪者也嗚呼高宗誠可惡第自建炎至咸淳百年來其眞可恢復獨此時耳完顏亶弱粘罕死大將戰者

僅兀朮耳非岳飛敵也撒離喝烏祿非韓世忠劉錡吳璘敵也海上女眞其覆燕傾汴者漸以疲老中原子弟猶知有宋德也而我兵方驟振甚整不于茲時復而誰復哉夫大定之治治于淳熙而後之才又不能過僕散揆紇石烈志寧孝宗有志而不獲時帝有時而不見志若開禧以後凡厭厭爲人役矣嗚呼天哉

岳飛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其謝講和一表鵠然有孔明風高宗及馬對則淵淵乎有道之言又鄱陽

龍居寺、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直逼唐人佳境矣。余屈指上下數千載間。蓋唐有張睢陽、合武穆而二。豈亦間氣所鍾耶。昔晉文拔郤縠、孫權拔呂蒙、蓋欲其武而能文、非無以也。

許翁、自徽猷閣、爲岳飛軍中參謀、參謀主帥腹心之司。而以翁爲之。此秦檜意也。檜初僑溫州、以禾嘉爲寓里、翁里中生、政和進士、出入門下最熟、檜寵用之、至是檜權勢益張、雄猜日甚、顧所忌惟飛。乃審謀置翁飛軍中、使偵飛。自是飛語默動靜、纖微皆知、腹心

肝膽、盡在檜耳目矣。及飛死、參軍朱芾李若虛俱被黜。而翁無恙。自是遂大用。新編謂翁於主帥之冤。會不動念、爲愧于胡閎休。不知主帥之冤、翁實成之。孫水心惟翁本岳飛參謀、而爲秦檜用。不知翁本秦檜門客。而爲岳飛參謀。此其鬼怪神奸。豈人能測也。檜以身爲金人間諜。據宋腹心以偵宋。宋事所寄在飛。又以翁爲之間諜。據飛腹心以偵飛。兩間合。而宋事日去。不可復爲矣。

岳武穆全人乎。得其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是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召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與之。曰、閫以外將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汲黯發倉廩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赴。則騎劫代毅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錮鐵下矣。且非特此也。武穆雖強、兩河雖響應、而兀朮者、亦慓悍猾賊人也。女直重兵、尚聚燕雲之北、未盡發也。武穆一人、亦不能獨棄勢、必用韓張爲犄角、劉王爲後勁、吳璘以秦蜀兵

出、劫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可奪。今諸將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懾、而虜悉全師萃我。勝負固未有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恨于高宗也。嗚呼、岳也得正而斃矣。春秋之義也。

憤憤生曰、余獨致恨於叩馬生耳。自叩生扣馬、而後兀朮無心北走。而後賊檜得肆陰謀。而後武穆不免。顧此生者、胡爲乎來哉。余于武穆、亦不能無惜焉。夫武穆生平、自負其武、不可一世、使見之者、往往譖奪

其智才與其奇縱有其人焉捫虱而談武穆恐未許
也故麾下健兒鬭卒如王貴牛皋輩皆不乏人而鬭
與寄邇稚遲從事行間朝夕聚米運籌稷悉節制者
詳乎至於金牌一召武穆方寸亂矣謂皋貴輩能提
身當一著置一喙否夫鬭士之用一智士之用百即
賊檜從來欺君妬賢僕國其本性也而濟惡固自有
人牢籠亦饒有術觀其容宴人之僞書貢鶡鴒之佳
句雖古之絕穀覆態賜侍敘秩亦奚以過此檜之小
才小智每能得士之用而恣其大奸大惡正在于此

東敬　卷四　世評　六十二

惟檜得而用之武穆不能用矣惟武穆不能用而反
爲兀朮用矣且當時豈曰無士恭虜焚斬王之餘艷
於江中者閩人也緩衣絹袂而脫男子于虎口者齊
婦也武穆倘得一士焉即班師而後遣計猶可斬王
雙死亮猶可走仲達彼朮也又安得儼然駐牧從容
內地以堅持吾國事乎余故重以失一士爲賢者惜也
而非過也或者謂高宗偵苗劉之亂常慮諸將負恩
如岳如韓俱不敢厚賓客結士大夫其亦衛霍奉法
遵職意乎余謂衛霍遇武帝承平且丁武安魏其之

後天子震怒不得不以爲諱若武穆何時也固挫主
辱郎釋左車結劇孟猶懼不遑而豈容以吐握爲諱
讓彼書生非有胸無心者而偃蹇數奇苟且赴敵夫
誰致之若書生者亦可謂有才而不善用矣經曰其
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
之輕命書生權臣大將之說似爲得機而以語固窮
則未書生不足恤矣如武穆何哉如宋事何哉
宋自靖康後稱相者蔟蔟李伯紀爲巨擘焉雖然謂
以伯紀之用舍卜中興之濟與否非吾敢知也當斡

東敬　卷四　世評　六十三

離不南下都城必不可棄夫人知之而是時舉朝皆
婦女稺子也皆宣政所孔哺伶蓄者也天子欲一旦
棄吾百歲之宗社委子女于虜伯紀獨奮請守之都
邑人心不在他將相在伯紀明矣天下勤王之師日
至而斡離不以孤軍深入不得決乃縱使從容以歸
而不乘其隙而掩之此則諸將相罪也命伯紀爲宣
撫事固已去矣然三鎭猶未盡下也伯紀致命遂志
之日也下抗詔不出一鄉師求罷在漢法能逃死乎
及召相首以誅張邦昌爲去就尤非策也邦昌一死

骨耳其人不足道然金人立之而不爲誅紀綱之卒金人退而從其大臣迎康王跡猶未叛也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將相士大夫猶不足而必誅之誅之不足又修歎以僇疑似之宋齊愈遂使劉豫偃然中原吏民之上以甘心我而忠節如張叔紀者俛首爲之轄豫固藉口邦昌而叔紀有所懲于齊愈者也且宋有天下久矣非于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于誅邦昌者何當虜再入而伯紀在汴汴亦破虜入淮楊而伯紀在相高宗亦必走凡宋所以絀伯紀而不用者

皆所以全之也夫汴破圍矣而士大夫方汲汲辨程頤王安石之學術與孔門之從祀於乎宋之卒不復中原豈盡小人罪哉

王藻高宗朝上疏歷詆中興諸將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𤫊數人者敵人之來曾不能爲朝廷藩籬矢之勞寵極至驕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于夷狄在古法皆當誅及詣行在越州又條具時政極論御諸將之言曰示之以法曰運之以權曰別之以分至于以履霜堅永言之而又論岳飛軍中多四方遊手冒名借補官資文行蘇廉可謂深憂極論矣或曰藻檜黨故力抑諸將以崇其權然其詞嚴而誼正弗可奪也一時諸將聞之當有膽落于溫御史矣天門九重虎豹守之然後百獸辟易而不敢嗥勁予謂當主憂國疑權在閫外朝廷之上此等議論自不可少

秦檜少遊大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爲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

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奸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決廢立哉若必舍趙氏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援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于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辣傾心爲用兀朮爲事侵擾江淮韓世忠擊之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再寇西

弱又爲吳玠敗于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遁如兩
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和議
檜至行在紿言殺虜之監己者奪舟得脫見高宗遂
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
稍恣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承間
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
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
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挾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
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韃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

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
疏借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于檜之奸賊不臣其迹
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
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
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
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若天附上三更雨
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甚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懷
故特喜此詩詞以爲掩覆計真猾夏之賊也余觀唐
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藉賢佐下惡賊臣嘗

欲從容于萬幾之暇褒貶于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
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與代奸臣則天一女主尚知
惡而貶之矧如檜密奏虜謀脅君誤國罪大惡極上
通于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嘗追削嘉定和戎旋
即牽復是可嘆也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
天惟祖宗既共昌于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于燕
安又云歲星臨于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鬬士倍于晉
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于江亮授首

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
公督帥南軒以內召入奏引見德壽宮時虞仲賢使
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謂卿父謂
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
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
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
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
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
亮逃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

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旣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陲、守是謹此事、看廟堂何如議、但願審處、務應無貽後悔。上曰、只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閒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于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少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

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于安靜、不忍違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獲數文腥錢、何不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之計也、待打算報鄉、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于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强也。

宋虞雍公允文戰伐之奇、妙算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掎角、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楊用修曰、允文旣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即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看山任變曰、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

荊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襄荊、亦欲犄角取雍耳。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采石成功、天下勝勢、孔明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以再從虜人和之詐、失此機會、可扼腕切齒矣。又按虞允文采石之

戰陝西州郡盡復歸宋兀文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間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邯鄲之民從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兀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岳武穆之世金國方興而兀木幹離不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過紂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皆孱主臣皆奸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流于海非不幸也自取也

筒池劉臣濟序虞公奏議云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者功偉然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于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而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乎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于倉卒之餘而破虜于頃刻之間嗚呼非胸中素所蓄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適然可乎自昔狃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于瓜州其他區畫悉各精審而不苟虜遂遁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歷歷見于奏疏也余切妄論宋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況積習消靡之餘夫人皆喜逸而惡勞國安而懼危中興以來前有張魏公後有虞雍公為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又忍短毀之乎

陞乎泉同朝荊川謁陳少陽祠祠額題宋贈秘閣修撰乎泉曰一修撰何加于少陽盍書宋太學生使人興感荊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

[illegible]卷之四 終

留餘堂史取卷之五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邵述　後學金彩參

經世一

諫法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群臣皆曰仁君也翟黄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黄趨出次至任座座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黄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黄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怒中期徐行去人為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有一縣後二日司空段喬執其吏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子高見喬自扶而上城曰美哉城此功大矣子有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而以罪戮者未之有也子高出喬夜解其吏之囚者而出之夫善救人者必有解人之怒而示之以其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而自行也若此者非夫善救人者耶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竇嬰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

軍乃天下壯士非有大惡不當誅而蚡盛毀夫所爲橫恣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短上使簿責嬰悉論灌夫支屬嬰棄市宣帝以蓋寬饒怨謗下吏議鄭昌上書頌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義之節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臣幸得從大夫之後不敢不言上不聽寬饒自到北闕下吕伯恭云解人之怒須是委曲順其意說彼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說彼不是我郤

以爲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怨灌夫而竇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藜藿不採故二人卒不免死吳張溫被斥還郡將軍駱統表理溫曰溫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釆議論之辯卓躒冠群煒燁曜世世人未有及者論才可惜言罪可恕孫權不納裴松之以爲權旣疾溫名盛而統方驟言其美何異燎之方盛又鞠膏以熾之此皆不善救人者霍光以車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異言下王平徐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

奏記光言丞相素無守持而爲好言于下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故用事不可棄光于是不及千秋史臣謂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勃張仲方論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釋其罪逢吉之言委

曲正如延年救千秋者吳曾云止駡所以助駡助駡所以止駡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覲上數事具驗之矣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答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宣帝之怒爾寬饒以怨許史事有此隱

乃再詰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之余故錄以告諸愚進言而殺人者

晏子春秋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暴病死景公怒欲殺養馬者晏子曰請數其罪然後殺之於是數之

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怨吾君諸侯聞之輕吾國汝一殺公馬使公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當死罪三公喟然曰赦之劉向說苑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亾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于是召燭鄒于上前曰汝為君主鳥而亾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輕士三罪也公止勿殺而謝之此特是一事傳者異詞耳東方朔別傳武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帝怒下有司殺之朔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釋殺鹿者罪東方朔之言晏子之智也此視力諫而強諍者何如哉史記滑稽傳楚莊王所愛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下令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入哭曰馬者王所愛也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于

是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秦始皇嘗議欲大苑囿優旃曰善多縱禽獸其中寇從東方來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漢武帝少時乳母東武侯母者帝壯謂之大乳母其家犯法當徙邊入辭既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罵之曰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于是人主憐焉下詔無徙乳母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可解紛者嗟夫三優之言則善矣晏朔二子吾不能無議君子引君當道所以陳善閉邪者不如是也二子之言其不近

優矣乎又南唐莊宗好田獵獵中牟踐民田中牟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令得免去則又實以優人而成陳閉之功猶可異也

祖珽嘗曰陛下殺臣臣得名不殺臣陛下得名珽小人也刃在其頸然傳乎言之有味焉今人主欲與臣

下爭名見諍已者迕之曰爾自爲名謗我不知殺一諍臣是自宜謗也還予之名矣齊文宣不道裴士撒謂之正諫之文宣怒將殺之士撒色辭不移帝曰痴乎敢哉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振刃與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周宣帝昏暴京兆丞樂運輿櫬詣朝堂諫帝大怒將戮之元巖見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因獲免嗟嗟人主好殺諫臣者多矣安得盡有爭名之心以奪之若周宣齊文宣者也

滿寵令許時太尉楊彪收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考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大將軍操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宋裴松之曰彪爲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佑況淫刑所濫而可加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相請屬寵以此爲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此大不然彪見收蓋

操之讎對也或融等不能求免于操而屬寵弗考寵若聽之辭雖無他操意肯遽釋乎寵考訊如法以釋操意也而後言之操故得赦彪無前虐必不能行後善寵可謂善救人者或融由此善寵當時蓋知寵意矣

宋臣有薦用先朝之臣於嗣君而稱其賢者嗣君曰先帝亦知其人否曰知之曰旣知矣何不用曰先帝留此以待陛下耳斯言也一以彰先帝啓佑之公一以成嗣君繼述之美與夫改張成憲以爲更化嫉棄

昔人以樹巳私者異矣。
富鄭公爲樞密使、值英宗卽位、頒賜大臣、巳拜受、又例外賜、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賜、公曰、大臣受例外賜、萬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辭不受。慶曆中、近侍有犯法罪不至死者。執政以情重請論死。范文正公退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一近臣、恐將來手滑、大臣之以道格君、必防其漸、若此。
元文時、其臣有得罪先朝而被戮者、至其子謀復父

官爵、文宗欲許之、時臣下有諫沮之者、曰、今欲復其官爵、必先明其無罪。是先帝不合誅之。將置先帝于何地。是陛下之視先帝、反不若罪人之有子矣。文帝聞其言、動容而止。
元豐末、哲宗卽位、太皇太后攝政、司馬溫公入相、民日夜引領以覩親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請稍損其重者、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者。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

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衆議乃定。元祐末、徽宗卽位、太后攝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亦疑之、邵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于哲廟、母也。于元祐皇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乎。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說得之矣。方事大變。朝論大疑。人心大恇。兩公決然一言。訂訛決惑。斷而行曰。母改子。非子改父。曰姑命婦。非叔復嫂。可謂切中

事情而當于禮也。
傳公堯俞除御史中丞、上疏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請極其力以死繼之。若窺人之私。摘其細故。非臣之志也。范蜀公鎭知諫院、溫公遺書道以責之可懼。公後書曰、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布已直。實不能也。溫公曰、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明道先生被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者。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

臣報恰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有所不能肅宗嘆賞以為得御史體陳公璀遷左司諫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瀆卪未嘗及人瘾咏之過嘗云人主托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遠近見聞或其聰明況以訐為忠無補于時反傷治體乎廖剛拜御史中丞奏言臣職在搏擊奸邪當思大體若乃收拾細故矜一得于狐兎之微則非臣之本心予謂六公之言深識體要矣嘗拈出以備風憲忠告

御史風聞言事此必事在隱微關係社稷形狀未著

恐發而難制如蘇子所謂其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此類則可若採聽風聞考按糾劾窮搜隱慝捕風失實以此求過誰堪其罪故魏廷尉袁翻奏請凡涉風聞者悉不斷理虎狼之暴也狐之媚也皆能殺人然虎狼之殺人也人知避之狐之媚以殺人也人則不知甚哉陰柔巧佞之能溺人而為害鉅也

唐郭子儀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不報僚佐以宰相不知體為言子儀聞之謂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本多跋扈凡有所求于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人主以不可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我矣德宗自復宫闕常恐生事姑息藩鎮渾瑊嘗令人奏事不可喜曰上不疑我

高帝欲易太子張子房但能使太子安耳不必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止慎夫人與后並坐亦不必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葢內闈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

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之六嬖古聖賢自有深心而宋之儒者遇此等處輒以道德仁義之說繩其後不啻三尺一旦有滔天之巨禍與積薪之隱憂不為納約之牖而為激水之石何怪其冝扞而不一效也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為諫官時為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范仲淹為恭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為奇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

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矣。主上雖
甯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
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鄭俠流民圖、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
永洛失律。上方西顧。檄至不敢退。乘馬啓封。見圖畫
饑民纍纍然。莫測。繼知爲諫疏。乃詔鄭俠停官編管
汀州。觀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
天下利害。所貴即悟主意。罷行之。若言語大訐。使人
主有不能堪。而自取譴斥。亦何補於事。漢元帝欲御

樓船、薛廣德諫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
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先驅張猛進曰、乘
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
以是知諫有取于諷也。
漢元帝優游不斷。恭顯擅權。許史恃勢。蕭太傅之死。
劉向周堪之下獄。宗社幾危。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
御史大夫之貴、而不鬪以死爭之。至於從船從橋。相
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劉元城言哲宗皇帝、
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獨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折取柳
枝、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春方萬物生榮、不可無故
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一人
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爲此輩。夫薛大夫程
伯子意非不善、而人主厭以爲瑣、憚以爲迂、則不若
小處放他一路、大處可以邀其必聽、此亦諫臣所當
知也、
韓魏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斂而焚之、以效古
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
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略謂諫主於

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司馬溫公出知邊州、嘗三上書
言事、皆不納、將范公鎮爲諫官、公以稿付之、貽書謂
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謂言已施行。不可掠君
之美以爲己功。若奏而不納。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
何異。按二公之論不同、如魏公言、則溫公諫不行、以
諫草與人、不免爲彰君過。如溫公言、則魏公諫已行、
猶自存其草、不免爲掠君美。蓋二公皆慕古人焚諫
草者、又不忍自焚其草、故各委曲分疏、以曉明其意、
不覺墮於一偏、要以曾南豐書魏鄭公傳後議、爲明

自正大無𡚁耳曾鞏書魏鄭公傳後曰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大公至正非滅人言以掩巳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忌矣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

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依據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巳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

使後世不見稱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巳也豈愛其君之謂與孔光之去其藁所言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以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巳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

興革

人有常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悦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如解懸民心卽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怨起故二者當有先後至二者之事又各有先後然非眞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淆以爲興利而害或伏焉以爲除害而利或寓焉且興除之際未得有法則弊徵生而害又起故又在廣詢博訪取資賢智不專己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自及於民不然者固未可輕議更革建置也趙韓王爲相置大二甕於坐屏後凡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卽焚之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惟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劉元城論本朝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沆所云大似失言然有深意祖宗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

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王旦執政陳彭年嘗詣政府呈狀曰科場條貫且授之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退再來且不見向叙中出陳所晉文字且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覧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耳普與沆時中外所陳何必皆過彭年邪以是知三公皆得大臣體又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于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庸人授之正此之謂也彼不過苟一時之進豈念民耶故參與朝官悉意論駁朝廷淸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不之救歟不知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足以生弊若韓范建明于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荊公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覩矣

武曰荆公有志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不知有
志二帝三王者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
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湯禹之君則有湯禹之
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戰車適足
貽誚千古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
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
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
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
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朱文公守漳州行經界王子合疑驗揆公答書曰經
界一事固知不無小擾但以爲不若此則貧民受害
無了時故忍爲之庶幾一勞永逸若一一顧恤必待
人人情願後行之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
人嗟怨如在湯火但事訖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
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看久速如何少時見所在所
立土封皆爲人題作大椿年墓豈不知人情惡勞喜
逸顧以爲利害之實亦不得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
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
亦無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
其勞我者乃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
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
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個土封底工
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
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于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
爲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
惟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毫周之遷洛
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

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者
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
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
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
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
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卻
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所向而姑
爲之乎宜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也

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于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
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
日、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况賢輩、于是皆散去、

用人

天地英靈之氣。鍾爲山川。山川之氣。降而爲人。皆有
常限。不可加損。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則在彼。譬
人之元氣。皆有稟養之。善則爲壽考康寧。不善則爲
疾病。未有無元氣而能爲人者也。是以治世多賢才。
亂世多奸雄。均一氣耳。秦亂而後有陳勝吳廣項籍。
漢亂而後有曹操袁紹兄弟孫權父子。晉亂而後有
苻堅石勒劉淵之徒。唐亂而後有黃巢朱全忠李克
用之徒。此豈偶然而生。亦各有所授之。非若尋常齷

齪庸流。泯然爲生死者也。晉以前不可詳考。唐自魏
晉以後人才日削。至于五代。謂之舉國無人可也。雖其
變宜在黃巢等。然吾觀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
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世。是皆可與扶持天下。配古
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一事。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
有在此者也。賢能之無有。尙何足怪哉。
劉靜修日、天生此一世人。固能辦一世事。蓋亦足乎
已。無待于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
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

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勝彼氣。則不能生於氣中。而物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固無不可處之世。彼有希賢與代。歎世無人者。豈足與論用人之道邪。

人有才貴能自擇於用世。未嘗乏才。貴在上者能用。有才而不能自擇於用小人也。世方亂而在上者不能收用小人之才。亂世之資也。潰決隄潰。何所不至。

嗚呼。以中國之衡與甘心爽狄。此生民之所以重不幸也。晉張賓當五胡雲擾之世。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獨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見石勒為謀主。勒成事皆出賓計。賓則小人而晉不能收用至此。苻堅得有王猛。阿保機有韓撒。元昊有張元吳昊輩。皆我中國不能金籠鸚鵡之過也。此我明黃孔昭歷選郎十五年。嘗曰。國家用人如農家積穀。粟積于豐年。乃可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濟用。斯言庶幾得之。

唐德宗嘗云。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李泌曰。此杞所以為奸邪也。若陛下知。何肯用之。夫杞蓋有才以濟奸邪者也。故其君不能覺而用之。穆宗時。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帝面諭牛僧孺曰。直臣事雖僭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于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奸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宋神宗嘗稱呂惠卿美才。司馬光曰。惠卿遜於王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夫小人有才。虎而翼者也。其君不覺而誤用之。而禍貽國家矣。

仁宗以西戎方熾。每歎乏才。凡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丞相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照真宗召种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為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同。即難遽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仁宗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果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

實無大過人者
慶曆中郎官呂㬌勘公事回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
改章服仁宗曰待制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鞫獄
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
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眞宗嘗論宰臣一外補郎官稱其才行甚美俟罷郡
還朝與除監司及還帝又語及之執政擬奏將以次
日上之晩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以名薦奏上黙然
不許執政察所以乃知已爲伺察密報矣終眞宗朝

其人不復進用眞宗惡人奔競如此
做宰相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
肖眼明則能識得孰賢孰不賢朱子嘗誦此前輩語
以爲足盡宰相之道今之宰相朝夕疲精神於應接
書備之間更不暇理會國事俗乃稱爲相業不過要
得牢籠人耳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一一牢籠得否
彭思永曰牢籠事吾所不爲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
躐拔一人范希文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
公盛德獨少此耳公徐應之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

希文憫然歎曰眞宰相也或問朱子沂公所云似不
可爲通法朱子曰他意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拙自
我門下他亦未嘗不薦人才韓魏公曰沂公爲相諭
其事無可數論其人則天下信爲賢相呂申公以進
賢自任恩歸于巳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欲
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欽宗時每臣僚登對即問識
胡安國否許中丞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
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汚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
息以是觀之人人籠絡之人亦決非大賢矣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于人必先
呵責譴辱之若美相肸接語欣權者必無所諧人問
故答曰王爵既加于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
闇好以事君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
徵假顏色即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其後顏峻愼而
與人官辭莊笑而不與人官事同此趙宋李昉爲相
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才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
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
主事我若受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

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其後秦檜亦同此。然檜以此爲濟奸之術。槩之於昉。亦所疑也。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已許紳矣。仁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公曰何故不除中丞。許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頷之。自是知其直矣。

王沂公嘗言。始柰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衆途坦然。中外允協。故公執政日。邊行是言。人皆心服。又蘇東坡軾制科中程。英宗即欲受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軾材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使天下士畏慕降服。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用。則人無異詞。今驟用之。士論未然。適累之耳。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蓋賢相進用人材之道如此。

魏毛玠典選。舉天下士。莫不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魏武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唐楊瑨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臺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見靡焉自化者不可勝紀。昔公儀休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二民爭利。

蓋儉德清望。自足動人如此。有記操言者曰。孤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人如毛玠。風俗之易。必不難矣。瑨卒。代宗痛悼。謂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瑨之速耶。吾於是知天下不難治也。

曹瑋久存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材。楊億告旦。旦不答。及至秦。首有屯駐禁軍白晝挈婦人銀釵于市者。吏執以聞。及略加詰問。具服。斬之。譽達京師。億復見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議皆恐不勝。不意及材器如此。旦笑曰。外議何易但也。

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主將斬之常事耳瑋知秦州七
年羌人讋服邊境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矜
其聰明未免變瑋成績且用及者以及重厚能謹守
瑋成規而已億爲是服且之識度涑水記聞張詠知
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不可且上言曰
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矣有變更矣上是之
言者亦服

寇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僚頗不悅他日又除官
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日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

若用例一吏職耳范仲淹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
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以百官圖
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
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
簡不悅夫用人不以次非寇準其人不可若凡超格
者委之宰相或非其人則不如用例簿與希文之百
官圖猶有據也然希文又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
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不
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故用士多而氣
節而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
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
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
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
士用人者必合觀之始得

袁安尹河南政號嚴明然未嘗以一贓罪鞫人嘗曰
凡學仕者高望宰相下希牧守錮人聖世吾不忍爲
也安後世爲上公史稱其仁心足覃後昆子孫之盛
不亦宜乎杜祁公衍嘗言今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

節是不恕也衍歷知州提刑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
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敢惰不愼者諭以禍福
俾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杜所存足
以繼祁公矣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轄按
官吏小過者色輒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
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則
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
之盛世韓言又印裒所言者也范文正公爲參政與
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而簿

視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范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遂罷之。韓忠獻公執政。用監司或非其人。公夫人弟崔公孺曰。公居廟堂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兕虎害人之物。而置兕藪澤。置虎山林。今公乃置通衢。使爲民害可乎。公敢容謝焉。執政誠有裒杜韓之仁恕。又當知范公所去。與公孺所論。然後可。

高宗即位。召故相李綱。綱行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統守文之君。

恭儉優於天下。至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濟之。惟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所搖。惟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所間。綱所望于其君。在英哲也。漢宋均自東海相爲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以止奸。然文吏習爲欺謾。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仲長統昌言。亦曰。中世選三公。務清慤謹愼。循常習故。乃婦人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烏足以居斯位。金世宗亦曰。凡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材才也。若卜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污者多。故顯其異耳。然則欲振起斯世。選用之人。抑豈獨在恭儉已邪。

嘗考史。三事有與今日用人相類者。宋蘇舜欽奏邸之會。預坐者多館閣同舍。一時被貲十餘人。仁宗臨朝。嘆輕薄少年。不足爲臺閣重。宰相探旨。自是務引用老成。不惬人望。甚者語言文章。爲世所笑。彭乘之在翰林。楊安國之在經筵是也。彼今日枚卜諸老。非類是乎。又仲簡知處州。治爲浙東第一。朝廷累擢爲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會儂智高破邕管。沿江而下。屠

數郡。遂圍廣州。而簡應敵之備。可笑者甚多。沈起知海門縣。有治勤。朝擢爲御史。後拜待制。知桂州。會宜州蠻猺使王口寨。起備御甚乖。又欲征交趾。愈益疎繆。致交趾入寇。三州被害。孫永俊明。文雅稱於時。太中間。以龍圖學士。知秦州。會邊有警。永以怯懦爲邊人所輕。三人者。皆才臣。而當邊患。敗事被斥。豈將帥有體。固非可常才強者。彼今日經略諸公。非類是乎。又唐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

縣務多辦否、候真對曰、倍辦于往時、問其故、假真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鬪者皆大喙。彼今日者選、諸公非類是乎。三復不覺爲之浩歎。

觀人之法多矣。彼才識之士。必有才識者能識之。人之才識。豈能匿於處事間。於一知餘。卽細占鉅。而人之能否決矣。才非德比。德難知。而才不才易見。孫臏教田忌與諸公子逐射、其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田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齊王緣是知臏可將。問兵法焉。項梁

避讐吳中、每吳中有大徭役及喪、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知其能。遂舉大事。部署楚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服。樊伷叛吳、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伷、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濬往、果斬平之、戴淵少時、不治行簡、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還洛、淵使人劫機、機見其踞上

指揮。踞處郎事。而神姿手穎。呼與語。薦之。淵卒爲晉名士。桓溫將伐蜀、衆疑未易制、劉琰以爲必克、恢言溫于蒱博。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殷浩旣廢、溫謂人曰、少時與深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郗超聞謝安石舉其從子玄、鎮禦北方、稱其必能濟事、或問之、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宣武府。見其使才。雖屨屐閒。亦得其任。所以知之。人之才識能否。其不易見。亦惟有才識者預知之耳。如百里奚飯牛牛肥。卜式牧羊羊息。金日磾監馬馬壯。事雖鄙。足以占

其才。而奚卒受知秦穆公。式與日磾。卒受知漢武帝。使無秦穆漢武。雖豢龍之劉。果能終遇乎。至楚子發好求技道之士。而善爲偷者在趯焉。公孫龍願與能者遊。而能呼者與翕焉。卒之偷者却齊師。呼者通燕使。是雞鳴狗盜猶賴其力。亦養士者所不棄也。大都豪傑士所在有之。然必欲建大庚如漢高祖。英武大志如唐太宗。則能使之。周風作興。否則維楚有材。晉實用之。或反爲吾國患。燕不能留樂毅而毅爲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爲秦用。晉不能制王猛。而猛爲

符堅用不能敗燕寶而宥垂為石勒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為契丹用宋不能畱張元吳昊而張吳為夏國用駱賓王後唐一檄武后覽之嘆息而督過宰相黃巢菊花一詩朝廷不能收拾而卒陷長安曾謂世無非常之主能用非常之人乎若乃秦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楚殺子反晉文公聞之側席而坐曰莫余毒也已宋殺檀道濟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齊殺斛律光周武帝為赦其境內唐武則天殺程務挺突厥所在宴樂相慶仍為立祠

每出師攻戰即致禱焉宋殺岳飛金人酌酒相賀則又毀干城資敵國內為本朝除黨外為寇賊復仇策有大謬于此者乎雖然得其人而不能用又有用非其人而自貽羞者如罔千秋為相匈奴聞而笑之王安石行新法交趾至書之露布以詆其非章惇已黜而遼主猶云南朝錯用此人何為只若行遣孫此觀之是不獨國人皆曰可殺也嗟嗟璞玉明珠所恨世無知己而碔砆似玉魚目混珠又恨不得其才而用之俯仰古今從來久矣不能不為之浩歎

祁奚舉子祁午謝安舉任謝玄韋貫之塞弟韋纁狄梁公薦子光嗣韋表微薦弟處厚李石薦弟李福曹彬舉子瑋燦崇正薦任夷簡程顥薦弟程頤類皆內舉不避親祁奚舉解狐王生舉張柳莿解狐舉荊伯柳咎犯舉虞子羔蕭何薦曹參裔玄薦陳球鄧超薦趙玄劉仁軌薦袁異式文彥博薦唐介呂夷簡薦范仲淹王旦薦寇準類皆外舉不避仇

宦官特刑餘之人耳要亦我族類而未必其為夷狄禽獸也又未必其一一皆小人不可向邇也稽其目

不涉詩書必不知義理故王制專以供掃除之役原有深意營之家幹焉第其伺奔走奉指使者也而所謂紀綱之僕不與焉使人主不畀以重權彼何能縱其奸吾黨不疾之如寇仇彼亦焉能為吾害載之史籍如勃鞮有功于楚晉景監繆賢著庸于秦趙巷伯嫉惡趙整刺姬寺人披奉命曹日升解圍鄭衆辭誅橫之賞呂強勵直諫之忠馬存亮遣將誅張韶之逆楊復光感炭仲討賊之義嚴尊美遜避樞權道青城以寄蹤張承業請立唐後甘餓殞以明志又我

朝金英叱觳南遜覃吉傾誠導翰懷恩中救林俊之枉寧瑾力白大夏之誣豈非表表忠義爲若曹中鱗鳳而士大夫君子所不敢望萬一者乎至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見稱終爲若曹嗤笑又可鑒也第累世累百幾若晨星夫惟辨別忠邪而謹其微細勿溺于莧養其廉恥勿遲于頑是在吾君吾相一加之意自可收其一割之用而詎至貽害于士類國家故深慮者云有罪勿赦有閥勿稱斯言其庶幾焉獨怪今日士大夫恃其一徃先開水火之形卒罹業毒之慘實吾黨自激之也而于彼何與焉

陳循爲首揆學士陳文欲攬引以進循難之文嘗于他所　英廟語循曰閣下缺人辦事陳文如何對曰文固宜但少歷練欠老成耳文知之詣循曰先生不能援人又于上沮之何也循曰此言寄通公何由知然則歷練老成者果未至也

嘉靖間議沙汰生員御史楊宜謂督學奉行過刻少者以文辭見黜長者以齒貌不容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衣冠爲田野之傭乞加意作養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爲中丞笑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墨不滿橐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無罪

鄭希仲云凡士宦有三難一謂統十萬之衆而爲帥二謂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材曠事爲黎廢除是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才兼之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于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

職事甚急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専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傲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之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温叔爲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爲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盛平

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事。爲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爲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宋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于公府之椽。皆各自辟于其長。其諸侯

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朝廷無遷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于其屬之長。而縣陟之。故幹佐曹吏。扳于州縣者。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椽曹。然後爲朝廷所用。推而至于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爲佐曹椽。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爲議曹史。此曹椽之辟于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爲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爲主簿。此尉之辟于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潔于家。而聞聲達于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

非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論。而尤未至纖悉于法也。後世吏部注擬。下自監官凭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按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左券而責償其主矣。暇問其賢不肖哉。

儲瓘薦諸籍遺才。丁璵、張吉、王純、敖欽元、李文祥、曰。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蓋已試者經劉後。必愈其所未至。與旋求所得。孰爲多乎。

杜正獻公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于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

使。累于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其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累高遠。志尚端愨。他日樹立。當爲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爲時上下也。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臣愚賤何敢與。上曰。第言之。光曰。今已宣麻誕告中外。臣雖言何益。上曰。雖然試言。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欲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

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撫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廊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鋤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

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弊者。病齒之人服苦參齒愈矣而腰重不舉。世有不類是者邪。蠱蛇有毒、尾都解毒。當歸生血、鬚即破血、麻黄發汗、根節復止汗。酸

棗醒睡。仁後令人貪睡。蝶蛄腰以前、治大小便之澀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爲用不同如此。又曹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收、以沾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惟酒亦然。阿魏性極臭、而以入食餌、乃能去臭葯氣極葷。然置臭肉中、能掩臭氣。帶臭非所當疑也。君子醫國、有與療除害之責、人才繫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者哉。

才之效用、從古難之。非才之難、其用才難也。又非用才之難、得全才難也。以代論者曰。古人未嘗借才于異代。以地計者曰、何地不生才。以人評者曰、人各有所長也。世有楚材晉用、虞愚秦智、優趙孟不可滕薛。位至宰相、損于治郡、器堪社稷、困于百里者。豈其人之非才、才當其用、用適其全之難也。堅于立、或脆于行。奮于爲、或趦于受。完于應、或瑕于守。節弗任繁、而勝繁者、或惡簡小。稀當鉅、而期鉅者、當畧小。背稱知人惟帝其難之。用才之難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全才之難得也。

宋英宗時、王廣淵除集賢院、司馬光言廣淵姦邪不

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世、私自結于陛下、豈忠臣哉。

元世祖每稱塞咥旃之能、不忽木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不忽木曰是所謂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之曰、卿止、朕失言。

世祖欲定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即以成

宗對、成宗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
遣奉皇太子寶于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卽位、語阿魯
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惟卿雖召不至、乃
知卿得大體。

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無所
表見、至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類出於吏胥中、如
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
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
出可爲將、而內可爲相、然則何吏胥之多賢也耶、夫

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
懾服、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
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于外、無所逃遁、而又上
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于
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
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于大惡
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而後世
顧以爲雜流、此士大夫所以爲恥而不肯爲也。

三代而上、體統正、論議明、不惟君子有所用、雖小人
亦有用、性非瓦礫、雖小人亦有寸長可用、上有主張
之者、則亦拚庭其孔、以技奉上之欲、今之星卜醫巫
皆出羲皇、豈其自爲之算五行嘗百草哉、亦衆人之
皆能也、後世則不然、不惟君子無以展布、雖小人亦
無以展布、彼小人者、雖無甚大見識、就其所藉、亦必
平生之志欲者、有立于天下、但視政之朝、蹊徑不一、
內以彌縫婦寺之間、外以揣摩人上之隱、精神心術
竭盡于此、以博其富貴榮寵之私、幾時能展布其平
生之一二、見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爲志無不行、不

知幾時行得一事、盡其精力機巧、能使祿山懾服、假
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陽之命、然其心方內蠱君
慾、外亢楊釗、晝夜之力、殫于蹊徑、何嘗得少用其才。
嗚呼、鼓舞作用之人、才非聖人其孰能之。

唐崔鄲觀察虢州、經月不笞一人。後改鄂州、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襍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柳仲郢拜京兆尹、政號嚴明、後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政之寬猛隨地而異者如此。

曹武惠王彬嘗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

怒輒戮一人。韓忠憲公琦語章相在北門顧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夫不以私喜怒戮人、雖殺人多而非傷已之仁。當其罪殺人、雖日殺百人而不取人之怨。

吳英問朱子政治當明號令、不必嚴刑爲威。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一戒百。與其覆實簡察于終、曷若嚴其始使無犯。做大事豈可小不忍。

爲心。或問爲政當以寬爲本以嚴濟之。朱子曰、當以嚴爲本。曲禮謂莅官行法、非禮與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豈令不行禁不止而以爲寬乎。夫嚴者、在刑必當罪、法不少縱耳。若罪輕罰重、則犯者人必多犯。重者上雖屢施、多犯難施、亦非禁行令止之道矣。高宗嘗詔宰相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人不敢犯。太重、決不能行。太輕不足禁姦。此太上宮中已試之言、立法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縱盜飲酒、豈云嫌惡。絕纓葯湯、非以防邪。漢文帝愢

金錢、唐太宗給布絹、俱非刑賞正道。

漢大司農孟光于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愚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由此觀之、後世人主竊租宥罪、偶一爲之則可。不然而徒以售姦

先之俸心焉奚居。
古者明刑弼教、刑以正殺、乃仁義之交、爲用也。梁武
帝專精佛戒、每斷重刑、則終日不懌、或謀反事覺、亦
泣宥之、遂使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都街、或暮夜公
行剽刦、有罪亡命者匿王家、有司不敢捕、史稱上深
知其奬溺于慈愛、不能禁。嗚呼、帝于此、其爲不慈不
愛也甚矣、末年叛臣逆子之禍、人死如麻、與會江郢
間、所至流丹積白、佛戒果安在哉。
漢韓安國爲梁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

史取　卷五　行政　四十四

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幾、漢拜安
國爲梁內史、起田甲爲二千石、田甲亾、安國曰、甲不
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
卒善遇之。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實等迎
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
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
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阼、
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
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

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
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
約。范文正公不可。富公慍曰、方令患法不擧而多方
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
盛德事。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
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回朝。不許入國
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遶床嘆
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悰畧同。皆至言也。
李斯勸胡亥以頻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

史取　卷五　行政　四十五

以鑒矣。建炎初、維揚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
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己、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
曰、本朝祖宗大臣。雖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
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
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論植言、潛
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旣開、厥後秦檜專國。必籍
口以鉏善類。其産禍寧有極乎。
于公謙王公文臨刑時、以迎立外藩之故、文稱冤、謙
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辨之。時印綬尙書諸

内官閱之。徧閱各王府符俱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内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宣廟賓天時。老娘娘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及襄王。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暖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于是啟太后求之。果得其處。蓋以積塵埋沒寸餘矣。此老閹老姬不存。則典守之死于冤者亦有之矣。其後英宗悟二人之冤而憐者此也。斷大獄者。可不慎哉。

錢遹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惡。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其夜子死。遹諱焉。入朝不復内顧。既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遹除中丞。詔命有蹇蹇匪躬。呱呱弗子之譽。及後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隙攻之。竟論其匿哀事。遹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爽實軒輝吁。此一事也。或以譽。或以罪。或以擢。或以黜。彌子瑕之餘桃。値繫其時乎。雖然。是非久自定矣。

親母爲子治羌禿。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也。使在繼母。未免爲嫉。親母子死。而後房有令。殺者。母謂其變内也。弗哭。聞者以爲賢也。使在于繼。未免爲怨。事情一也。而觀聽異焉耳。

後漢書。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饑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間。去珠復還。或問珠豈有知物哉。避貪就廉。吏化之所感如此。

齊書。虞愿爲晉安太守。郡山蚺蛇膽可爲藥。有餉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床下。復同送四十里。經

宿還復故處。愿令更送。遲明乃復歸。如此再三。時以爲仁義之心致然。

唐柳子厚。連山郡乳穴記。石鍾乳連人告盡者五載以貢。屬貢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告乳復。邦人悅是祥而謠之。穴人笑曰。向吾以刺史貪戾嗜利。徒吾役。不吾貨。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何祥之爲。噫以上自合浦採珠數事。是可以觀吏道矣。貪則無知之物能辟其境。義則有生之類斷效其命。而況人焉。有不誠于明潔。而給

于貧民者乎。

錢穀

臣見近世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惟有節費而已、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生衣食爲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共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谷、增虧相乘、有無相貿、而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瘴疫之妨、即以一歲之功。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懾處、不勝其束濕之憟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匱乏爲慮、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不可衣。而饑不可食。又非衣食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耳。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質同神。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奈何用銀廢錢。惟特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則銀亦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辨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

右者愈厚而銀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
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耳計者又欲開礦
夫礦不可開開亦無益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
試枚極錢說而訂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
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
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一二可稽未有用銀廢
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
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
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於金其平

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
知又宋之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
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夫南北皆用錢可知
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
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
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豁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裁
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爲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
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典則立之

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此經國足用之一大
政也奈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
十萬兩者今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
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家富室之積足
相擬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
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且肯死而鑄
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
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
擾焉以求之於天下而不足爲驗甚明也且夫富貴

其權一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
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于公帑未
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
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
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倖與誠以有其權
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
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
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鑄山
之利而輙稱兵漢廷與之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

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况以萬乘
而自操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爲計者謂錢法之難有
二一曰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爲此
取効于旦夕計本利于出入蓋民間之筭非天府之
筭也夫天府之筭以山海之産爲材以億兆之力爲
工以修繁英達之士爲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
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已
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
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

不翅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
天下出産銅料之處屬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贖以
收銅于西山産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
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
帶甎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
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于京城或於近
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重給以工食如係民戶則
平給以脚價如是而患無財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
也至於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須銀兩而可

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
食與否即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
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假金刺繡聲伎力作
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
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
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强之恐物之情騰
沸也臣愚以爲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爲錢神我　先
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
行之蓋五六百而直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

一召而訊也獨至于今屢言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
何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
便者姦豪爾一曰盜不便一曰官爲姦弊不便一曰
商賈持挾不便一日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
小民無與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
戒嚴衛不先之于買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
而相煽既閉匿觀望之不免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
者又從旁贊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
日而閉匿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

易動哉。臣聞施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　朝廷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贓者除折穀外。責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一分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　朝廷始。又因而錫予之費　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夫馬。僱夫僱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代布花。或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脈流通

史取　卷五十　錢穀　五十四

故也。輕斂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乏銀。既無藏于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啟盜權之弊。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有斂散。各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于俗。仍以唐宋以來皆錢兼之。或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于上。申以必行之令。運以歲月之效。久之本末兼利。公私

循環。可以罷鼓鑄之勞。罷工作之役。臣恐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入官。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令各處稅糧課程贓罰。俱准折收鈔。則　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脈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從古帝王以元氣為橐籥。以造化為鏟鑪。而風行神運。不言所利。乃至與齊民賈豎算本利較銖錙。臣愚非所望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夷狄怵服。中原又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

史取　卷五十　錢穀　五十五

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細民。有終世無銀。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孳孳不遑者。乃在銀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國家建都于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神明之重。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　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

惟河南山東江北襄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
驁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
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觀之熟
矣八府遺歉則走山東山東遺歉則走江北又未已
也匹夫作難而千人嚮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弭之
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
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而聚其
官舍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無慮
矣得三萬焉猶可塞遷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與寒

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賴焉即
有師旅何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
漢以前有敖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
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　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
倉本為寄囤至于存積幾何臣近日有疏為山西積
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為榮而
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輙以
為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任其咎也臣前疏謂一曰
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

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
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
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
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于積儲即明歲舉而後
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
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即義
倉也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胄之
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又推其故唐
義倉之關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

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
數于二十分而取一為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
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
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富屋所謂恩澤
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
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
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
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豪于後亦不願出于今也如
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

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至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將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將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

許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　皇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不足而憂銀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不足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實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垂意○此疏舉錢穀利源弊孔條析詳明循而行之永永無敝存乎其人之廉以律已公以及人嚴以持法是今日之急務也

治河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其詳見于禹貢皆順導之法初無逆障之勢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地平天成今古稱神禹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効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于禹所處之勢乃難于禹所求之効乃大于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空之地狹于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蹤之不與爭利故水得性而無衝決

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杯水大禹不能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碁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也故曰所空之地狹于禹何謂所處之勢難于禹蓋嘗觀禹蹤處施工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illegible]

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両南又爲宗藩所有左將右饋前驅後塋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逶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于禹何謂所求之效大於禹蓋禹所以爲治去其墊溺之害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于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効雖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譊譊然曰某爲上策某爲下策某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哉蘇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蓋于河亦云

救荒

唐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逐吏公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宋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萬貫分遣衙役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采薪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未至冬大雪又建茅屋百間處流民捐俸錢置買鹽蔬日與茶飯察俠有疾者給藥以理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遣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安堵不知凶歲故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按撫淮浙上公績狀頒下諸郡熙寧中子官於通計公之治逾四十年猶詠謳未已

富公知青州歲稔而河朔大饑民東流公以爲從來極饑多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饑死死氣蒸薰疫疾隨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牓要路令饑民

散入村落、使富民不得固陂澤之利、而等級出米以待之、民重公令、米穀大積、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閭有健吏募民中有曾爲吏胥走隷者、皆倍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爲場、擲溝爲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公推其法于境內。吏胥所在手書酒炙之餽、日至、人人忻戴、爲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饑死者無幾、作叢冢葬之。其間强壯堪爲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刺指揮二字、奏乞撥充諸軍。時中有與公不相能者、持之

不報、人爲公憂之、公連上章懇請、且待罪、乃得報、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恤災賑乏、臣之職也。辭不受。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于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餘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旣恤饑、因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至和間、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買牛。明年震搖息、逋民歸、無牛耕鑿、價踴十倍、渙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一路惟澶州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韓忠定參贊南樞、時屬歲饑、米價騰涌、死者枕藉、韓咨戶部預支官軍糧俸三月、度支辭未得命、韓曰、救荒如救焚、民命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當諸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賴以濟。

晉主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畜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

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卷之六

經世二

水利　漕運　屯政

建都　賞功　持服

選將　制兵　虜情

戰虜　待夷

蔡中郎竹冊

留餘堂史取卷之六

龍城賀詳纂若　男夂邵述　後學金彭泰

經世二

西北水利議

當今經國訏謨其大且急孰有過于西北水利者乎雖然緊行之則效速難辦驟行之則事駭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盡先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盡先之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皆可行也盡先之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皆可行也盡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易辦事俾人信又恐其難遍度也則又畧根屬二三解事者走永平瀕海近山之境相度經畧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詳始信其事必可行惜乎未有舉其議而實見諸行者蓋嘗論之禹功茂矣而濬畎距川適其盡力終身者驗孟談王田里樹蓄厥惟先務則水利所從來矣今試爲悉其利夫雨暘在天而時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適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于天以幸其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饑耳此可以常恃哉惟水利興而

後旱潦有備其一利也神京孔聳財賦取給于東南忠于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懍杞人之私憂尚有出河流外者惟興水利而西北儲蓄近取常盈視東南爲外府可也中人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始可以安土無饑乃國家全盛之勢據上游控六合獨待哺于東南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計之全哉今運蚤而積久備蓄信有賴矣然運蚤而收之不及其熟有浥損之患久積而散之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既興則田疇間要皆倉庾之積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暫紓之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則改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甦其利三也昔禹播河入海而溝洫之修猶盡力焉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之虐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而河患種種矣今河自關中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泌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

可以停注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既盛而諸川又會入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則性自悍急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氾濫于諸川則並河居民得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其利四也古人畫地而國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既順土而宜民亦設險而禦侮也晉之邀齊必曰盡東其畝以爲戎車利晉之利齊之害也今西北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

澮盡舉則田野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柳豪栗既資民用又可以設伏避敵其利五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特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蓋業農者靡其田里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于爲亂今西北之境土廣民游識者常惴惴焉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所歸消衆彌亂深且遠矣其利六也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若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趣西北蓬蒿之野常疾耕而不能徧蘇子謂聚則爭于不足之中散則棄于有餘之外其不均固如此也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耕西北之田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七也東南多漏役之民而西北罹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役減北之賦省而繇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繇可輕其利八也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蓋有數項之田困于一商遂棄業以他徙其有曲避轉輸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充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卽承平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邊田墾轉輸不煩其利九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矣然亦不

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爲患而不墾之爲患故既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利哉惟自其荒蕪不理者召募墾之則新屯因種種也兵之壯悍者旣心耻于負鋤而其羸弱者又力疲于荷戈驟兵爲農勢固難行惟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則心安而力奮屯政無不舉矣今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集之可立致也募農以修水利修水利以舉屯政其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不得已有募軍則居行給餉爲費不貲又不得已有班軍則春秋遞發疲于奔

命又不得已按籍勾補解撥方登逃亡旋報闕闘重困行伍又虛若延塞水利既修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可以省遠募之費可以蘇班戍之勞可以停勾補之苦其利十有一也宗祿勢將難繼咸切憂之而莫肯任其議將以難遺後人而後之難更有甚于今日此不可不亟為之圖也世有勇于建議者則曰裁其祿弛其禁而已夫不資之以謀生而徒曰裁祿則饑寒者孰恤不定之以安居而徒曰弛禁則流離者孰保我　聖天子睦族展親之仁必不忍

其至是也昔范文正以兩府祿入尚能廣義田以廩族人矧以國家之大而不能使天潢之派皆飽食安居乎今西北之地曠土彌望于其間擇人所棄者官為墾闢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授田若干俾得安居食土其後支族漸繁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受時勤儉明農以歲食之餘漸墾田而稍產為長子孫計甚雄桀者不失為富家翁即庸拙者亦可依田力穡其與坐食多假散處失所者相去遠矣其利十有二也昔之有志者皆欲放井田遺意授民之

產而借其時不可痛豪強之兼并限民之田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于西北空閒之地修舉水利則做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者養民之政以漸可舉其利十有三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閭族黨井自為界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地亦不可多得一介之民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踵接肩摩而習繁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朴者惟寥廓之鄉為然今若盡井居民裒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而俗尚自

美其利十有四也凡若此者信水之利溥矣既西北皆可行而獨先京東者何蓋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予所閱二三解事者蓋遍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為言薊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谷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

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
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
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又夾陰流河而下至于陰
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
沙河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韮菜溝上素河
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
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滦河又蚕
姑廟湧泉成河與滦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
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

庄撫寧巷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
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地史家
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
餘里皆可田玉田縣青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鵰淵
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
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地屬于官官爲闢
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于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
爲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于瀕海可
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

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
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望而繫
名勢族然萑葦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
如吳越人佃而耕之則利十倍于萑即捐其一以與
勢族然萑之利微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
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因之
地今豐潤實其中境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先當致力
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
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

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
也在邊陲則先之薊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
海則先之豐潤而遵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
也夫事有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小則
窘而難布茲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
旦夕計功而遠歉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覩茲其
暫之歲收久之永賴無不利者特端始于京東數處
因而推之西北一歲闢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靡
其利矣雖曰西北之人歲苦水害亦何利之獨不思

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爲害。人實貽之。而谷水可乎。蓄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如血在人身。流貫于支節而潤澤其肌膚。一有壅淤。則上爲癰。下爲痔。又或溢出于口鼻。而因以戕其軀。遂曰血于人害。亦舛矣。今谷水之害者。抑山川之委。原未悉。胡不引人身觀之也。古昔盛時。列國分布。畫井而田。畎達于溝。溝達于洫。洫達于澮。澮達于川。縱橫因其地勢。以取利于水。今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爲利。而今以爲害乎。且東南

之民。爭涓流于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于南。而獨爲北害。此必無之理也。而况北視南尤易乎。彼南方之民。披簑而耕。袍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盻盻焉以一沾濡爲快。迺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穫時少雨。其易于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水夷。稍一疏引水。即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于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聲徹于郊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若且漾。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畎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于數仞之深者。至于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北尤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勢趨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奈何目爲萑葦之場。而棄之不田乎。大都水利修廢。由于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上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厥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强。至漢文翁

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經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時溝洫遍于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與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

如東南之饒三吳獨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漢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稱饒及南宋偏安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于天下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荊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

方南時東南尚有横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衆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今國家嘗全盛肆兵戈不試者二百餘年西北生齒日漸繁多而東南之民爭附輦轂下誠務來安集其間則民聚而利無不興矣即畫井而溝洫之亦不難也矧泰漢以下其興利而足民者獨不能尋其迹師其意而行之乎何至待哺江南也彼其竊據稱饒偏安致富者亦不得已耳迺今國奚賴焉其機關在一旋轉間也然又

聞懷慶絕守嘗因丹沁支流踈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亦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家居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決爲田之變祇辦息間耳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舉者乎嗟夫是所謂廢食于噎非通論也夫利水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匯因其勢不可強也然致力當先于水源源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汎溢田無衝激彼懷慶當丹沁下流而真定尤滹沱所必衝也安能久無患哉蓋

不先于其源之故也嘗考桑乾水發于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狠窩地方衝溢爲患漫至彰義門先朝屢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土牛遏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桑乾上流皆引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舖窪章家橋窪皆連阡黑壤廢爲水匯非不可田頗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水源

未可徼利旦夕而終貽水患也然世之疑而不遽行者亦有說焉一難于得人二憚于費財三畏于勞民四忌于任怨五狃于變習亦不可不察也夫畏事者既因循不理喜事者又輕率罔功固矣得人之難也是必有經畧之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與而民不知則善矣世固有能任者亦不如宋人專以勸農為名亦不如今制責以水利之職蓋勸農與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另設勸農而水利又以專職似若于牧養斯民外增勸農水利一事彼號為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為耶今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諉惟于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與而民不知可坐致也世言費者吾惑焉夫捐數萬金之費于春而收數萬石之穫于秋費于稍償于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尚甘心焉曾謂善謀國者顧以費為憚乎且始為而穫羅是有與即以所穫為資漸廣焉不煩再費也畏于勞民雖蘇文忠公嘗有是論文忠公言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略盡矣

今欲鑿鑿尋訪水利所謂其庇無處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食追集老少祖親不貲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脊如文忠公之言民信勞矣予謂不必于牧養斯民外專設勸農水利者亦恐喜事勞民如文忠公之言也誠得牧養斯民者擇其勢順功省之處暫出官帑募就役之民經畧其端以示倡率之機使民灼然知水利可興則必有競勸爭先者庶令不煩而事易集若縣以水利役民使貧民苦追呼妨生業而富家反擅其利予嘗見水利使者檄下諸邑閱治水利輒飽吏胥之橐害及閭左此文忠公所以極論而深嘆也然生有二妨小民之業怨隱害深奪豪右之利怨顯謗速既不集以水利役民民無追呼之擾怨不叢于小民矣而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必奪之周禮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彼小民欲自利而力有不逮官為倡率豪右從而觀勸其閑借豪右之力以廣小民之利固主欲藪之遺意也方欲藉之矧曰奪乎此何以任怨為也北之治田也逃南之治田也

勞。彼其惰心。乘以逸習。率驅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鹵莽耕。亦鹵莽而穫。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倍數畝。而旱潦可以無憂。誠一舉之。其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相率爲逸者。以其習之故然。比閭族黨皆然也。官如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皆耻逸而趨于勞矣。昔張全義起于群盜。其尹河南也。當喪亂後。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擇人以修此政。招徠農戶。流民漸歸。遠近趨之如市。全義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

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蚕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蚕則笑耳。有田荒蕪者。集衆杖之。或訴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里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蓋其勸農力本。生聚敎誨。變荒墟爲富壤。非偶然也。誠使西北牧養斯民者。能以全義之心爲心。未有狃于故習而不變者。不一日倡率。而遂曰習之難變。可乎。夫得人而任。捐公帑以募

就役之民。宜怨讟不生。惰習可變。而田功畢舉矣。乃若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者。予又得而熟籌焉。邊地屯田。以餉軍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蓋大將固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盡井以田。以率偏裨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嘗乏食。廼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于是士卒皆不勸而

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粮。昔宋廖給事中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赴敵者。冀以功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裨。若倣虞文靖公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虛銜。綴其征科。俟田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與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耕夫。以寓兵。其間尤

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而長不敢復甚瘡痍未起
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
徠之蠲負寬征時其賑貸則流離就復荒蕪漸墾矣
漢盛時孝弟力田同科蓋務本重農以爲勸率徵權
今若定爲制有能于荒蕪之鄉墾田而并者田得自
業而輸稅于官官因稅稽田因田定等上者如納粟
待銓次者遷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役于官則力
田者競起矣贖罪有條借貪懇以行私者何限也使
今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官爲課其墾田之費與贖
相當則歸其田收其稅即無力者宜遠罷者亦得延
屬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固法行而人亦
樂從也倘舉數者行之屯田可興墾田可多又何必
費出公帑而役煩募民哉有爲之說者曰人以捐生
獲邊賞積汗馬之勳蔭世職欲以田畝之勞益之可
乎力田贖罪田因彼田也稅入幾何恐無以足經費
而佐司農之急議何容易不知審時度勢各有攸當
也敵殆既捷軍功爲先邊烽稍寧屯政急矣倘屯政
舉而邊地墾食足兵彊虜來而應之有勝算虜去而

守之有長策又何軍功之足羨乎若徒尚軍功則忽
內修啓外釁非國家福也且邊人剽悍者勇于赴敵
其椎魯者樂于力田各以其長邀上賞又何如焉今
邊地久蕪師不宿飽非懸殊格亦何望屯政之修乎
即兵與將轉餉勤勞亦得與對壘者論功又何疑之
至世職之法所繫于今日邊務尤非小也今之武弁
能因世爵樹功名者固亦有之然其閒因乏孱弱僅
存者種種矣惟其先世汗馬之勞不忍遽廢則可欲
藉以練卒應敵必不能也彼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
夫耕則其財力智識已出萬人上能以千百人耕者
亦出千百人上其財力智識既足爲主帥之倚用使
之部耕夫以爲勝卒又皆其衣食安養者心附力倍
其與今之武弁因乏孱弱剩羸卒以自肥因天壤懸
也子孫習其世業亦不至于遽替即有替者又必有
財力智識之人代其業而繼其官邊圉聞轉弱爲强
茲其大端矣瀕海之地國初皆設墩臺分戍瞭守以
備南倭今草頭沽閣至新橋海口赤洋海口等處遺
址尚存日漸圮廢遐想國初設墩分戍固將備倭亦

以南北勢懸使瀕海墩戍連絡其間則內地有倚此路可通又防禦慮遠之意也惟其初設墩戍稀少冀後漸增然無田可耕則墩戍漸廢勢必至也今若于瀕海闢田以世職之法屯駐其間久之田益闢人益聚則海上為樂土瀕海有通道即內地有梗南北不至于懸隔于國家初設墩分戍之意固相成也國家分兵屯授以田統于衛所之官法非不詳然久則田隱占屯亦漸廢蓋田授于官兵非已業也惟富民得官屯駐則其田固已業子孫相承稽覈自詳無隱占

之患蓋井田而寓封建意也夫富民捐已貲闢荒區以輸稅養耕夫以寓兵其利于國多矣就所入給以祿朝廷御以虛名使世其職而守其業有增課之饒無養兵之費又何靳而不與乎彼即汗馬之勳者祿入兵費皆仰給縣官歲糜無補安可以此例論也今民間子弟入胄監者例得輸三百五十金若使力田者于荒蕪之野墾田三百五十畝得與輸三百五十金者同科則國家一時雖未得三百五十金之入而歲收三百五十畝之稅歲歲積之其得更倍蓰謂千

鏹家藏不若錄兩時入此尤易曉也用少而穫與贖罪而入者即是可推也若恐力田可同于輸金則必有偽增田畝以欺上或始墾旋廢難一一稽之則又不然夫民間始繫名于胄監距其入銓得官之時多者三十年少亦不下二十年所墾之田歲入官稅總計之當不止三百五十金彼其墾田歲以其田之入輸官不難也亦何樂偽田增稅歲以厲己乎即有田偽而稅負者有司歲時稽而除其名彼亦何利焉若謂國用方詘經費內歲少三之一必賴開納以紓其

急不能徐徐待歲稅之入則亦思之未詳也蓋經費之廣由各邊主客兵餉所費為多若各邊屯政漸舉則經費自省況力田者得以田自利而歲稅又取足于田之所入其從之固易則以力田應者比今輸金之人必且數倍其願輸金者仍輸金不因此廢彼二者並行國用又何患焉行之積久田闢稅廣費省用足則力田之科與輸金者皆可漸罷又奚必商盈詘于財賄酌多寡于開納哉竊觀勝國都燕且百年嘗時虞文靖公之言未獲售于泰定可為之時及季年

東南有梗思其言做其意設海口萬戶已無救于元事矣今國家承平既久竭東南之力尚不足以裕西北之儲幸而外夷欸貢修內地之水利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若駭然而圖之其將及乎蓋往時塞上少南人今南人應募而至者成市其方待募未收與募退不願還者皆可驅爲農即數千人可呼吸而集也西北水利庶其興乎

古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故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洫許多阡陌

使車不得方其軌騎不得騁其足故也豈非寓至險于大順之中者乎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于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于此可以驗之也

漕運

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水有漂溺之害而害止于一耳其利實居四五減運軍三萬七千餘人可以實卒伍也減河船三千五百隻可以裕帑財也耗米率用河三之一共減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可以寬民力也京師有警閩廣舟師不踰月可集

或用搗虛以規復廣寧開平之舊亦無不可又可以飭武備也其害之一止于飄溺耳況造舟有法裝陳氏遂窓日錄占風有候載沈氏筆談泊頓有所載羅氏鼎與志而又求得海道習熟如朱清者督之則飄溺蓋寡矣觀元史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歷年海運所至之數則所失者可據而知也較之河運所失數頗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第以幽燕極北之地而財賦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可恃以無虞哉萬一沙滯金龍之

口河浮原武之涯則泗沂洸汶之流皆不足恃而青
濟之間爲淵淤梗矣浚治不及施其巧排決不及展
其功將何善後與況事變之來猶有未盡者毋已于
未事之先爲意外之慮盍請于無事之秋仍尋元人
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
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如浙常蘇
松等處俱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滯此
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此先臣丘文
莊公家居海隅熟知海舟之便蓋舟行海洋不畏深

東取　卷六　漕運　二十三

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
必俱置柁有時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自
可安流而濟所謂造舟有法者此也暴風之作多在
盛夏今制率以正月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
以取向一如番船之制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崇
四際皆無雲氣方始解纜至巳則止即不遇暴風矣
中道忽見雲起便易柁回舟如此可保爲全所謂占
風有候者此也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
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

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
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横道泊舟港汊沙石多
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
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其本遵照其停泊之處以免
臨期傾墊耳目俱亂所謂泊頓有所者此也近聞亦
有意規復矣然不利輒報罷夫百工曲藝末事耳有
即爲之而即入佳妙者乎久之自熟矣況海運乎奈
何以一噎而廢食也

漕輓

東取　卷六　漕運　二十四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
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
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爲費也今米石
加兌五六是民納租名一石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
名三升多加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
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所加兌
及所支給計之則多于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
而得一石也彼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
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一綱每綱三百人

篙工五十人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未有行綱米耗損運卒用皎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當時未聞有免也其所行漕有大小大河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于窄淺漕河何能無溺哉况今所免浮于所運之半而歲歲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

不幸沉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澁暫舁岸上過淺復舁歸舟或載分小船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艙中宜加艙板上設以竹篦筆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爲省矣

海涵萬象錄云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閘至湖口亦可則漕船免勞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真人竊抑不行又余歷郴廣之交有平市村韓灘等處河流湍悍亂石嶙峋舟行多壞惟土人熟知夷險每客過利爲奇貨吾楚劉仁山督兩廣時意欲鑿平以利行舟因土人數千輩泣訴而止事體亦同

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蓋郎古寓兵于農之遺意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 聖明憂勤於上耆碩擘畫於下將臣經略於外謀士講求于內則推屯政爲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壞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 高皇帝惆海內之擧部群臣議屯

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犄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護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豫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栗雖不足而足於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於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illegible]

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詔將領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勸力矜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 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 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助賞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愼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灌輸貿易多致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

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卽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乃其敝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整堡不修夷虜慣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

際虜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以管屯爲職者傜
邊城市而不見阡陌之迹以典屯而來者悉信簿書
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劃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極之以
肅靖持之以太惡今日要地明日徵逋綢起正德中
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蝎邊民凋瘵且叛漠而入胡
如王煒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
境蕭條沃壤盡棄菽粟不繼士馬不肥挽運例銀所
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
幹吏闢荒蕪華豪强覈乾沒修亭障遠斥堠每歲終

以聞部臣分别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
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其利歸于下則人樂趨往
時爲邊帥豪戸種田不荒蕪而公羅亦紛紛請勸適
生爲牆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兢若捐以與人請
　明詔能有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
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盍
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
實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
屯田相爲維持鹽法悉當復也

建都

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四者固
皆是昔建都之地然論時宜地勢盡善全美則皆不
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
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言建都長安雖
形勝而漕運艱難汴梁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
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范仲淹疏請營都而時懽
興作識者恨焉國初　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
以洛陽爲上使　懿文不蚤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

自昔稱雄會通漕運今日頗便建都宜矣然北太近
邊南大遠越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
自爲守南距珠厓六詔殆萬里而遥非所謂居中而
應四方矣使吾中國武備常如祖宗之盛可也苟邊
圉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潮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
下且近日紫荊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矣黃河遷
徙衝決不常而轉漕艱於不便矣每秋高馬肥胡兒
輒起搶黃裏之想所幸者國家福祚無疆而胡人惟
利抄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又或如丘文

莊所應、虜騎疾馳、進據蹄湍咽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並、失之、 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强、國勢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知强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方興之勢。與承平恬嬉之勢。固倍蓰不侔也。向者土木之變、猶云自墮虎穴、 世廟神聖、屢狩圖治、而醜虜猶肆憑陵、胡馬直抵近郊、京師九門、爲之晝閉、昌平陵寢、爲之震驚、居庸紫荆、爲虜坦途、畏鄉通判、爲虜外府、勢幾岌岌、 今上庚午之際、談者尤謂過之、自都門外、冠蓋往來之地。盡爲犬羊蹂躪

之鄉。焚燎殺掠、白骨如麻、四至之師。僅能閉不使入。而未聞一矢加遺。 聖天子、宵旰黙禱、宮中幾倖無事。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賞功議

當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國儲、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爲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弊是也。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百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今則報三首級。即歷官世襲矣。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國初武臣陞。例行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則一切行姑息。律令皆虛格矣。故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且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

不畏罪黜。恣爲驕貪。不習武藝。不惜軍士。論今天下軍職。動數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爲全盛之天下、而坐困、于夷虜之跳梁、眞可爲之流涕也、失今不改、後益難圖、愚按我朝先臣號稱有識者、如何侍郎孟春餘冬序錄、大學士李賢天順日錄、丘文莊公濬大學衍義補、又胡端敏公世寧奏議、其所以憂之議之者如出一口。則天下事尚孰有甚于此。而今日所當捄尚孰急于此者哉。竊謂賞功首級之弊、大槩有三。李賢軍

人所得之首級一也或殺已降或殺被虜或殺平民以充首級二也恭隨不親戰鬪富勢寄名邊關而虛報功級此尤欺君欺天可誅可痛三也所謂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茲言誠切中今日今欲釐槩飭治革故鼎新在凡有征戰遴選彊明剛正之人以爲紀功之官痛懲此虛冒之弊明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功大非開國靖難比只陞職止其身並不許世襲如此庶可杜賞功之濫乎若夫廕襲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准襲職不中者發

回方馬後五年再比試中者降襲一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中者降襲二級不中者仍前施行其立功祖無正支子孫者並停襲如此庶可革廕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問擬勿宥其犯死罪及永遠充軍者除其籍勿襲犯本身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罪犯並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比試如此庶可免縱罪之濫乎夫杜賞功之濫始可以窒其源而武職不至日增革廕襲與縱惡之濫始可以節其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不至日增而日減庶乎所謂可久可繼之治而國家財用其庶幾少紓乎

自古豪傑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嬴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爲高出秦漢人物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持服議

武官父母喪不持服不解任不如始何世夫金革軍旅之事無避也者為其不以家難避國難也為此制者恐武官得為臨難推避計耳天下無無父母之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文武可異道乎今武官將當去乎身列藩衛有父母喪不少異平日豈謂真不得已哉按宋田況傳況乞歸葬楊翟既葬託邊事見上泣請終制仁宗許之史稱帥臣得終制自況始則況以前武官之不解任可知全坡遺事云故事武官

不持服韓汝玉奏請持服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歐陽永叔見各不同于是竟為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養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為如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服官卑者不得為無官者將何以處之朱人蓋不滿于是矣然則今日之事當視其人若在軍旅方在行陣遇喪奏聞晉之終事方聽返喪次其在府司衛所可得盡喪禮者當聽終制軍事干涉不得已而出視事畢復返喪次可代者佐貳代之一切勿與庶幾亦盡人子之禮

選將議

選將之法與其取之門第不如行陣為得實材求之內服不如邊徼為得實勞門第者膏粱恩蔭子弟克讀父書而行陣多汗馬功勞之人武勇已著生內服者坐而談兵豈知古法不足恃而邊徼所出性習安為地方夷險夷情向背固其少而諳之者也然則執此為今日選將之法可乎天地生材彼此何獨此特舉其大凡耳今選將者乃復相以驅幹制以階資較以騎射察以過失裁以章句至其他美一無所討是

白起之精悍不用于秦韓信之落魄不用于漢杜預之射不穿札不用于晉李靖之身桎罪累不用于唐而韓世忠之目不知書者不得用于宋也豪傑知略出衆之士不幸在下位其委貌膂力不與才副而吏議阱貫文字弗取將何以自發乎然則選將之法其必畧是而後驪黃牝牡庶幾不失嗚呼今之任選將者其足語是也乎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致至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自安養寇自固磬寇

自重也。杜少陵詩、每于王室播遷之禍、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不用命、實由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曹彬平江南、功匪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賜錢百

史頭　卷六　選將議　三十七

萬。夫太祖豈食言之君、曹彬亦豈飽則去之人。英君誼辟、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倘使其果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使駕鼓車、由賤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未駕鼓車、遽駕玉輅、安享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決雖討除、無勞問也。又云、祿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制兵議

夫兵者、生民大命、國家之盛衰興亡、恒必由之。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兵雖有國者之所不可已也。然莫善乎兵寓于農、莫不善乎兵養于官。愚請詳前代得失之故、而後及于今日之事。成周井田之法、邈乎尚矣。周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令貢賦。蓋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容服相別、聲音相識、兵農無彼此也。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唐府兵之法、始一寓之于農。史稱

史頭　卷六　制兵議　三十八

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此唐初之所以盛、由兵寓于農也。至開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壞。張說李林甫始奏募人爲長征兵卒、啓方鎮跋扈之禍。李泌謂其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下陵上替、不可救止。歐陽

修唐史謂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此唐宋之禍皆原于輕變府兵之法而兵農爲二也蘇軾論宋兵之弊嘗曰唐府兵之法無事則力耕而積穀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縣官天下之財近自淮甸遠于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歸京師而三司之用猶苦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也葉適曰康定以後謀國日謀召募日廣而後天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則又爲之俛首事驕虜而使之自安營伍之中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縻厚祿而未嘗有一日之用政和以後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披甲荷戈斡離不始挾兵萬餘長驅莫敵倉卒召天下兵勤王京師不守而勤王之人潰散爲盜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于本朝者也觀二公之言則宋家之禍未始不起于養兵之弊也

明矣羅大經鶴林玉露曰五代前兵寓于農素習戰鬭一呼即集本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乾道初陳福公獻民兵之策兩淮荊襄皆用其法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宣司檄召諸郡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遇抄掠甚于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有室家門戶也觀此則兵寓于農與兵養于官其爲得失利害較然矣昔唐李抱眞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曰昔太宗籍兩河強壯爲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官軍也此二者所行蓋彷彿寓兵于農之遺意矣范仲淹曰戎狄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滕甫曰中國夷狄之兵常患多寡不敵蓋中國兵

有定數至于平民則素不知戰夷狄之俗人人能戰舉國皆兵此其所以多勝也觀此則夷狄猶合于兵農不分之意得寓兵于農之利中國何獨不然也馬端臨曰周官小司徒伍兩卒旅軍師之法此敎練之數也司馬井邑五甸之法此調發之數也敎練則不厭其多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夫方調發一人也敎練必多則人皆

卷六　制兵議　四十一

習于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于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蘇軾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蓋兵出于農有常數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備一正卒民各推其家之壯者爲兵使之足輕險阻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强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人人足以自得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還而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徒爲無益之費而不可使戰由此言之寓兵于農之制誠行則兵可强費可省無將帥專兵之虞

無募兵潰亂之禍永世保民之道莫加于此有國者何憚而不爲乎我太祖平一天下設置衛所分布內外衛四百九十有三守禦所三百一十有七每衛旗軍以五千六百名爲率每所以一千一百餘名爲率可謂盛矣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軍士逃亡故額者過半甚至十無二三者其存者率多懦弱不堪雖每歲勅差御史清勾司府州縣皆設官清理然亦徒有其名無益于事近閱袁州府武衛志謂承平百七十年法網日疎武衛尸其職而兵不敎戰流竄逋徙十

卷六　制兵議　四十二

亡六七其存者率柔脆聞砲鼓格鬭聲畏怖欲死正德間華林嘯聚及寧濠所集皆烏合耳平時佩虎符金帶廩食粟者不能被介冑挾弓矢一戰顧鼓勇而障畫市井民兵國家所養衛力僅轉漕歲千人耳嗚呼此言雖盡當今軍衛之病觀袁州一衛而天下可知矣今雖逃亡耗缺之餘總計天下實在兵帳猶逾九十四萬而西北邊兵且四十萬然近年達虜深入我并汾虔劉我畿甸如蹈無人之境諸衛之兵曾勾不能向虜發一矢向一戰今縱清勾塡補衛伍亦徒

耗國儲而何益勝負之算保障之功也哉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國家竭帑庾以供軍而實何嘗料一朝之用如此雖有衛猶無衛也雖有軍猶無軍也朱子嘗曰今朝廷盡力養兵當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卻是無日不用兵也觀之今事實然實然近胡端敏奏議曰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册勞費貼解艱難以見

在者言今養軍甚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先代軍死甚可痛也況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嘗逃回尤為無益愚嘗因胡端敏此言推之竊見近年每解一軍即累里甲盤費數十金長解方回逃軍繼踵每一軍逃即遺棄所買充妻小流落乞丐凍餒而死今天下每歲累解軍逃何啻數千是即每歲累廂里長數千戸累死軍妻數千人也其可矜憫甚矣抑尤有異焉者近年大同宣府至遼東福建諸軍每給糧稍不如期動輙詬譟群起思欲為亂甚至戕脅主帥者有之此風豈盛世所宜有也使兵寓于農詎至此乎近日胡叅政奏疏曰大同兵自頃年鎮廵諸臣失于撫馭致其悖逆驕慢偃蹇日甚一日邇來殺場鞠為蓬蒿金鼓幾于絕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孫熟寐以寢苟稍稍繩縛則群起而譟呼脫巾而詬罵事勢至此豈不可為之

痛哭也哉馬端臨謂宋兵雖多劣弱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不為用今日兼其弊矣竊謂今日承平玩愒百度懈弛百弊叢積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而軍衛一事尤為甚邇者有事交南因衛兵不足而行募兵之令矣然兵方集而刼掠已肆沿途騷然有司不敢詰將令不能禁彼寇未平而吾民已先受禍募兵益寇古今天下同一揆也嗚呼清軍無益勾軍無益解軍無益謫發罪人充軍無益養兵于顛無益募兵于晉無益非惟無益而害反有甚焉盍亦反其本而求其

善矣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
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改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丘文
莊曰天下之事譬如器用有舊而壞者必又爲之新
製則其用不窮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失今
不爲之更制吾恐日甚一日一旦有事倉卒之際其
將噬臍無及矣愚于此有策焉不煩淸解不煩調充
不煩預養不煩召募不至大更張駭世而兵自足民
自安則有民壯一事因今法而稍加損益焉俾合于
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乎寓兵于農之意足爲經久

可行之法爾矣何以言之今日州縣民壯（各省或稱機兵健步快手）
朋丁均報十年一編聽差操備無衛所處卽用以
守城亦彷彿出兵于農之意愚嘗備員臨江府原無
衛所附郭淸江縣止編有機兵八百餘名亦設置教
場四時操練一如軍制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帥卒以
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今民壯貼戶
皆是朋合別圖丁糧顧募等役亦未盡善又十年一
另編分合不常亦非畫一不若合隨其里甲編定如
一圖十甲一百戶卽編民壯一百名圖甲內人有多

寡大小者隨爲增減不拘一律大約以甲戶爲準一
戶編一名大戶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名小戶丁
單糧寡者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
次輪班聽役縣小兵少者二班合爲一班五年一次
聽役除有非常大寇警方盡起用之次警則酌量起
用以次一二班周而復始小警則止用本班至十年
一界造册圖甲內人戶丁糧或有消長民壯之數亦
隨增減每戶必推擇戶丁正身精壯者出當其或糧
多而丁不足者方許令義男應當不許顧募代替生

弊推行如此則雖不必拘拘于井田府兵之旣往稍
損益今之法而卽得寓兵于農之意有國制兵簡易
經久百世可行之法無過于此矣若夫今日一時補
偏救弊之權宜則又有可言者在乎調停衛軍之制
耳何也國初衛軍籍充垜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
下衛所多至百餘衛數千里之遠者近來東南充軍
亦多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
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
絕莫不由斯道里旣遠勾解遂難謂宜更制各歸土

著除國初編發子孫已數世慣彼風土不願回原籍者聽中間有願回者官司給文發回原籍衛所補伍以後充軍俱即編本省附近衛所庶鮮逃亡易爲勾解雖然此法雖善要不過補偏救弊一時權宜之政而已終不若隨圖里編民兵之爲經久無弊何也蓋軍隨土著祇省清理勾解之煩小利而已他弊固自若也若兵隨里甲則可省養兵之費可省募兵之害可無逃亡缺伍之虞可無孱弱充數與夫驕兵悍肆之患凡昔之所謂弊者一掃而盡之而所謂利者悉兼而有之矣不井田不府兵而自得寓兵于農之利

迂疎一得妄謂聖人復起或有取于吾言而潤澤之矣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于民壯則入武伍老則放歸即三代寓兵于農之遺制也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八九行伍實數能幾何人况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于作弊無惑乎行伍之日耗也在京惟府軍前衛幼軍皆止終其身與前代兵制暗合旗手衛有等軍士永樂間奉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旨窮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幼軍舊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爲常例令故今亦無逃者蓋逃者特爲身謀其不敢逃者爲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爲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匿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恐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盛伯靈曰國家承平滋增一二萬兵兵戶二部皆有難色南宋偏安一隅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

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其將兵幾十萬其處兵又幾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既多又不知何從得許多餉此皆不可曉余曰凡下棊只將先手韓岳諸公之先手在收諸盜賊耳南渡之後紀綱既弛巨寇盜起呼集惡少以爲兵剽奪城邑以爲餉其中實有草澤英雄在焉若得籠而用之盜之兵即我兵也盜之餉即我餉也故猿狙可使馴虎梟可使殿烏韭野葛可使起沉痾而代良藥况凡有血氣者乎嘗查宗澤

傳、澤平河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平沒角牛賊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査韓世忠傳、世忠平緇青李復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幾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南之侵掠息矣。査岳飛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共得兵幾萬、庠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十萬餘、而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其他如

二張、劉錡等、皆類是。大約乘輿播遷、京都不守、郡天下小則團練、大則勤王。團練勤王之名既起、則奸雄得借名生奸、而盜賊縱横矣。此輩善招諭之、則爲我用、不善招諭之、則爲敵用。又有不在我、不在敵、中立觀望者、往往抄刼村」、梗絕道路。故宗韓岳諸公未及與金人挑戰、先收山砦江海閻盜賊、既服、則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矣。然後鼓動其宗禁之壯心、撥轉其忠義之正氣、摧鋒陷陣、所向無前。此宗韓岳諸公苦心之極也。漢董卓黃巾之變、二袁孫曹皆以勤王起兵、唐黃巢之變、朱李皆以勤王起兵。宋南渡之後、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無不勤王。而賊之借名者亦不少、非宗韓岳諸公招諭誅討、安知無溫操復生其間。今人但知宗韓岳諸公之善戰、而不知其得百戰百勝之根本、則以先年平服諸盜故也。是故無大寇不可輕許團練、無大危不可輕招勤王。團練聚而難散、勤王來而難去。邪正之間、間不容髮。古人草廬中正着眼、覘察此輩耳。

虜情

國初至今虜勢强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亦屢遷不一矣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妥懽既弃愛猷再竄成祖奮三駕之威梟台送軍門之馘虜真脅肩屏息潛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彊埸出入胡騎數臨馬真典尤衄及屢見虜益寖强焉及　英皇旋軫諸將傷謀宜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内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蕃火篩之詐屢售威

遠肆侮姚信敗謀虞嶺失機張俊隕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來虜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我叛人虛實盡諳吉囊俺荅號稱梟雄把都青台盡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亘塞聲弦鳴雷視前爲何如也故曰虜勢强弱之不同然其初爲寇也有乘騎馬持木兵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遇堡砦戒備還大鄉落疑畏不敢入而繼也振轡直前不避兵廓猾騎約戰餘衆標掠此一變易也然尚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分道直前蔑視我衆毆數百以羈全

營紛千萬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轒轀營壘步兵内集内薄陴睨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劚窖得粟必囊往今乃入秋掠禾既掠舂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殺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殺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

始掠布帛繼則取及器取釜今乃棱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妻遺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炮聲奔見炎鋒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肩門闘抗木屛突衆薄陴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撥卒求綏烽繼則有交觀今乃易買觽其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隸至丞與兵攻又其始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不

下之堡或約言閉門皆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志眞保定今則毎毎聲京師諸關廂故曰虜之爲害屢遷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强備之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應以爲勝畧者固不可膠于故轍也夫邊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敷雖高不敷傒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備者莫之舉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顧日困虜知

貫鐵矣而我不求濟于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逞于離交間奸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虜罷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眞保西關廂以撓動我而我勤燕然犄賀蘭曾不一置諸口矣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事備于未兆者爲力易已兆者爲力難圖于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禍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

一者大率中國人爲之謀也大同之牖殘尚存思憾鄉貨掠口之恩養日厚絕念首丘是故不天僻之奉使求貢王三之糾虜犯邊利比酉成衆同豊鎮于是餌虜以肥甘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一中之嗜蔡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慾日數舉則數舉日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於戲其亦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鄉貨貨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豈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夫

戰虜議

曰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與虜戰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亡日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衄日以繼而卒不習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爲而泊之使角也兵日以戰挫衄日以繼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敗軍之氣也夫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靡溺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一多而縮匿者西北之兵也愚請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統御乳臭僨帥者日

參焉率然而授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甲雕戈畀焉使之食牛菽而縶虜虜馬驟若風構若電我之馬若仆若偃若蝟若蝸匈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也三千人爲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爲大軍以疑我而襟由其騎爲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虜陣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焉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千人軍焉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退縮逗留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于將而將不敢輕用之于卒其極至于軟而賁耳止矣前有死而後無死誰不後也將銳而以師捐者誅懦而以師完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敗也將幸而掩敗以爲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不欲與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甘心者不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疆也漢武帝不受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罰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

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按響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楊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簡留人人不願留矣幕府上功薄纖悉必錄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擊突厥也爲騎陣以誘之敵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戰者也

待夷
漢武帝拜田千秋爲相匈奴聞而笑之宋神宗相王
安石行青苗助役法交趾至書之露布以詆其非蠻
貊外夷蓋中國所不齒也中國有失乃爲彼所輕如
此君如武帝神宗臣如安石之才不免况其下者乎
范祖禹爲翰林學士時宣仁太后崩祖禹上言先后
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行祖宗舊
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
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夷情如此中

國人心可知願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
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明矣而哲宗不能聽其言任
伯雨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乘
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
恭若貸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臣聞北使
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
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
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
不以爲可殺也而章惇竟得逭其誅饑飡肉渴飲血

岳武穆之讐金甚矣金人相戒必稱岳爺爺其死也金
聘使劉裪來問飛何罪館伴者曰意欲謀叛爲部將
所告抵誅裪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今
殺之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
也館伴不能答投骨于地狺然而爭胡忠簡之斥金
甚矣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
曰南朝有人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可天
理之在人心雖夷狄不能泯其是非之公如此宋君
于是乎有愧遼金二主而欲不召侮夷狄難矣人亦

何憚而不以天理民彝自竪立耶
金世宗虜中令主其議論行簡虜中謂之堯舜亦
何不可然用夏變夷乃有中國第一義而意獨若弗
屑爲者何也世宗命衛士不閑女直語者並勒習學
仍自後不得漢語又詔女直人不得效漢人服飾違
者加罪是非其國人不可變而夏也世宗嘗謂宰臣
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
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
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又諭皇太子

諸王曰汝輩自幼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文字言語或不通曉是忘本也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又語漢語與女直語以爲習本朝語爲善不習則淳風將棄事當任實一事有僞則喪百真凡事莫若真實世宗所以斧斧虜俗者豈是自安其陋只緣當時中國俗習澆漓反不自滿其意耳朱子門人有蔿王仁政中原呼爲小堯

舜者朱子然之而又疑其終不能變夷風夫夷風世宗誠不能變抑中國風俗不足與彼易耳世宗問臣下事或不能對世宗曰朕雖退朝留心政務不遑安寧卿等勿謂小事非帝王所宜問以卿等子國家事未嘗用心故問之耳又曰朕事無大小嘗親覽以不得人故也如更得人寧復他慮然則當時孰有以堯舜之道陳于其前者乎史稱世宗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訓辭而群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嗚呼有君無臣乃如是夫大定一傳而爲明昌承安之治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豈不燦然可觀而金源氏從此衰矣又孟珙蒙韃錄亦稱其國人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虜叛亡之臣與處乃鑿沌混破彼天真教以奸詐爲可惡也夫金虜奸詐其後來中國末世風俗染之又以教蒙韃而壞之如此以是益知中國末世風俗曾夷狄初起時不若也可勝嘆哉

元昊未叛時先以兵破回鶻擊吐蕃修築邊障諒祚亦連年攻唃氏又破連珠城然後以犯邊世人每見

夷狄自相攻討以爲中國之利不知其先絕後患而專意中原耳

自古夷狄亂華無甚于劉元海其得意無幾而子和卒見弒至聰遂亡曾不及二十年其次安祿山不二年亦弒于慶緒所保機雖僅免于弒不及反國以帝靴歸元昊稱兵西方十五六年其末弒于侯令哥天之予善惡逆順不可欺如此桀紂爲虐所殺中國之人猶可數計而皆以亡天下紂不免誅死豈有裔夷長驅塗炭毒流四海因之以死者何可爲量數而得

令終耶。今金賊犯順、亦已十年。以天道言之、數之一周也。其將有祿山元海之變乎。

滇粤土官、割據蠻洞、彼此讐殺、貽患地方、朝廷每下所司撫諭、動經數歲、不得停帖。雖夷性酷狗、亦撫諭者多貪利之人、養成之。如雲南本邪孟養、廣西思恩近事、其酋明云、司府官不過一狗乞與一大骨頭、便去矣。今日縉紳遇骨于地、不猶然爭者幾人。悲夫。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于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

久。虜主宗真問曰、如何收其心。曰、歛于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爲北朝人矣。虜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闕兵、以脅之。南朝重于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詭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爲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它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爲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故其後虜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虜無人哉。

高麗自端拱後、不復入貢。王徽立、常誦華嚴經、願生中國。舊俗以二月望張燈祀天神、如中國上元。徽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徧呼國中嘗至京師者問之、畧皆夢中所見、乃自爲詩識之。曰、常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漢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中宵漏滴殘。會神宗遣海商喻旨、使來朝、遂復請修故事。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贈以

黍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王歎服。

祥符中、趙德明上言本國饑、來借粟百萬斛。大臣皆請以違誓責之。王魏公旦獨請如其數、具粟于京師、詔德明入京來取。德明大慚、嘆朝廷有人。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耶律祥、頗肆談辯、深自衒鬻、且矜新賜鐵券。沂公答以勳臣有功高不賞之懼、故賜券以安反側耳。何爲輒及親賢。祥大沮。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公曰其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巡奏賦以諷

契丹又使劉六符求和親賈昌朝館伴未有以拒之先是真宗之弟號大弟者用事橫于虜中因信使嘗過眷幣仁宗使昌朝謂六符欲因今使答之六符辭曰此于太后甚善然于本朝不便昌朝因曰即如此欲以太子真宗之子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答自是和親之議頗息

皇祐末契丹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享祀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廷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他國可用邪如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使者不敢復請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于天子未知何事時太常少卿祝諸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公曰樞密何語諸曰樞密云若使人言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受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辯言某事則以某辭析祝唯而退及宴見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服祝嘗以魏公真賢相非他人可比故熙寧中公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止押字是時悉書名其爲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彥奉使至遼主問嘗使中國者曰國使類丞相否曰類即命工圖之

蘇子容過省賦曆者天地之大紀爲本場魁既登第遂留意曆學元豐中使虜適會冬至虜曆先一日趙使者入賀虜人不禁天文術數之學往往皆精其虜曆實爲正也然勢不可從子容乃爲泛論曆學援據詳博虜人莫測無不聳聽即徐曰此亦未足深較蓋曆家遲速不同但即刻差一刻耳以半夜子時論之多一刻即爲今日少一刻即爲明日此蓋失之多爾既不能一各以其日爲致慶可也虜不能奪遂從之歸奏神宗喜曰此事難處無踰于此其後奉使者或

不知此過則以有不同至更相推調不受非國體也
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
爲報謝使康元弼等伴虜錫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
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遣留使亦不
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絶仲遠日若不撤樂有死
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
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
連呼日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曰
復位甲士露刄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

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王仲遠
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
同凶禮强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誰令耳與笙
鏞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辦滞留期得請不辭絫館
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
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
畏臣也正使臣死于虜亦常分也敢覬賞乎上喜謂
宰相曰京鏜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至大用
又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謝河南乃

宋朝陵寢所在願受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
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宰相力
以爲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能遂自爲一書述聖語至
虜廷納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將金主乃賢王
也性寛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能徐出袖中書奏
日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令臣口奏
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覧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
能猶伏地再傳宣日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能再拜
而退虜中群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虜主不可能將

回又奏日口奏事乞與國書中明報仍先傳示庶使
臣不墮欺罔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説殊駭觀聽
事須審處邪乃乎休既還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
擢至大用能在京會同館官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
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携漢
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
明先朝琉球請一年一貢謂子事父定省不可間實
利貿市以自便主客呂常心折之曰若知父子禮當
從父命遂無以答

我朝英廟居漠北，中國遣使數輩，而迎復之意殊緩。虜再責大臣迎鑾，朝議以右都御史楊善往，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與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盜市綺繡師北阿錫女紅線鈿之類。旣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詭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教以神鎗砲火弩弓，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

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値躡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懽飲若弟兄，又何用。因賂其人悉語也先。也先夫曰善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郎，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背盟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郎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殺刹剝以數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毋有血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瞥。今者能奉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于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亦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臨乎。善曰：太師得重寶，歸我太上皇，天

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不索重寶，天下後世謂太師貴信義，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已漸羅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稱觴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上皇，　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也先嘖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

大同貓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

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夔為禮書。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旨云。故事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故只同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為得馭虜之體。

契丹遣使諭中國書。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國。今楓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共議。當時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徒生怨隙。漆莊肅曰。此易

屈。爾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國號。無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有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張公方平。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欵誠欵。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朔之歎。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剗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則北為兩得。時人服其精識。

孔道輔使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公艴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公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禮文相接。今優徒侮慢先聖。不之禁。北朝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

宋徽宗幸學。權邦彥講下武詩。言暢理明。天顏喜甚。

恩錫有差。遂有意用公。因與宰相王黼異議。黼銜之。報使使契丹。虜酋責公跪授國書。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怒。竟莫奪公之志。

吳文肅公奎使契丹。虜中群臣為其主加稱號。謂公使人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為往。虜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虜使遇。虜人衣服以皮冠為重。而紗冠次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皆有以相當。至是虜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亦殺其禮。坐是一事出知青州。

集賢學士劉公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其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契丹自晉天福以來漸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

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征澶淵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遂懼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兵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于上遂詔諸將按兵縱虜歸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不敢行宰相以富弼名聞乃以公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幣且命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意何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

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

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就使勝所亡士馬群臣
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
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
大悟首肯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漕水
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
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
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欲取關南皆異代
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
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

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
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
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
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
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
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
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
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
來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

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
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
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直學士
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
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
既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
本朝皇帝皆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
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則南北敵國
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

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臣
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
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
吾當自遣人議之于是畱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
仁先及六符以其國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既
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
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
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宣和間周憲之使虜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

虜恃還背約日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却平灤等三州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于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況重賦暴歛乃契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增二十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專虜輒大怒曰此事上面商量已定今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遣介胄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三

日聲言拘留實欲脅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爲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棋爲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啟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諷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盡思早爲定計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懇公再請于朝廷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誕謾堅留公惟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

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爲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微恨自大釁端漸起必不能久保歡好宜詔大臣深講所以御戎之策仍勅邊將訓兵積粟先爲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支梧于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爲賂報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母等同至進擬徽猷閣直學士復差館伴撒母好爲大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事不了于南宋不便也公

正色曰使者莫謂本朝昨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卒忠臣義士不爲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大過目公乃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書曰國書出自聖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將去何預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鬨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于王黼言周其氣直何不所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

充送伴公送虜使至燕山。賜御筵楊璞謂燕地是大金皇帝取得將與貴朝少間謝恩當先北向謝大金皇帝然後南向同拜南朝皇帝公荅云所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來歸朝受了本朝歲幣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因議事便不赴如此行事于義理上全無一分去得反復折難十次公知其實頑莫圖但移文照會而已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使日强肆爲驕蹇前後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少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而退

蘇公子容嘗權樞密院邊帥邊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蕃官趙純忠者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公獨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固無恙

契丹奏請歲給外假鍍帛幣上以示王文正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于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於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北使烏林荅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既跪進其主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虞公允文請駕興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好禮有詔放伏使介還館更相譙責乃因負者懇祈詰朝再見上書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

高宗上僊朝廷欲用顯仁例遣三使如虜中周益公因執不可謂今者事體不同不當畏人而曲徇金國賀生辰使人到闕上在喪次議欲宣諭俾歸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遠來止此館伴發遣朝廷更無一辭于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令使者歸附奏中外咸謂得體

阿骨合遣使豁欸請并女直吐蕃聽約束廷臣多謂之獨黃淮曰此虜奸謀使各爲心則易制并之難圖矣 文皇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遂不許

王驥征麓川直抵金沙江西諸酋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真天威也驥遂勒石江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諸酋聽命遂班師

永樂間西番進一僧言通徹三教九流堪爲中國帝師上曰豈無一人當其學者左右以僧德琮薦函召至各坐高几辯對胡僧談吐出入九經泊泊如注水

琮訥于應對有頃第問胡僧諱字之義應之頗遲琮乃大聲訓解反覆數千言曰此而不知爲用稱學胡僧羞恚合掌頂禮曰中國有人辭去

建炎之初虜使講和云使來必須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檜恬不爲意盡遣部省吏人迎之朝見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禮是日檜令朝見殿廷之內皆以紫幕鋪滿北人無辭而退

孫賁政洴出帥環慶宿管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曰當避驛者公曰使臣國王自入朝亦外臣也猶嘗在其下況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廟聞而嘉之

宣和五年既俞金人乞盟之請明年遣秘書省校書郎衛膚敏假給事中往賀虜酋生辰竣事而旋常驕外別贈使介各一玉盞虜主即宴坐起離席躬奉之左右傳觀皆驚愕太息盞之製如今之大者其文皆兵端豈虞我或覘其國故外示厚禮俾叵測歟

待之以禮荅之以簡與賓客言或許是爲得體杜正獻公以翰林學士館伴北使虜頗桀黠語屢及朝廷政事公猜契丹隱密詢之曰北朝嘗試進士出聖心

爾作賦賦無出處何也虜使愕然語塞專對之式雖日修成好唯恐失其歡心若彼稍爭恭順亦宜有以折其萌俾知有人焉子交鄰遇客初無忤也

稻餘堂史取卷之七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邵述　後學金[illegible]校

性行

曾子曰自吾毋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者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亾不辯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

于伎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穢迹以求利均以爲伎伎之爲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微世無曉者吾是以疏之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蓋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杯圈飲焉皆人子之情自然也

植任後母生時不食猪羊肉任終身不以猪羊肉入口

狠偶二親病時不能食肉偶終身不食肉

刁少瘫少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

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
庾沙彌嫡母劉好噉甘蔗。及亾、沙彌終身不食甘蔗。
任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求之不得好
者。昉亦嗜好。深以爲恨。終身不嘗檳榔。
石玄度因病、瘦所養白狗以供湯用、臨死、言湯不救
病、恨殺此狗、其弟法度。終身不食狗肉。
徐孝克所生母患病、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亾後、
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
粳米。

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亾、明年芋時。對之嗚
咽。如此終身。
袁昂、以父亾不以理、終身不聽樂。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無衣無絮。自是不衣綿帛。
劉巘幼爲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
亾、後母沒十許年。巘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
涕。
鮑子鏘、母嗜蒓、母沒後、常以供奠。及後一冬。嘗蒓不
得。痛恨慟哭。久而絶甦、遂長斷蒓味。

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
生終身不食魚肉。
江泌、母亾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江子一家貧
苦。供養多闕。因終身蔬食、
薛元超祖道衡爲內史時、省中有磐石、嘗踞而草制。
及元超爲中書舍人。每見此石未嘗不流涕。
路承驕、父泌死于難、隨方在襁褓中、及長、問其母知
巳眉目類父、攬照觀之。殞絕于地、後終身不復臨鏡。
張根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

不復食、母方病、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
趙善應、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
卯、謂卯兎神。終身不食兎。
徐仲車以父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
或問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歟。他日山行
奈何。徐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
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耳。他日或有君
命敢從私乎。
劉溫叟以父名樂、亦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華、每赴

內宴、閻釗奏、輙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于是。
溫叟之心、固孝積之心也。然時人不能謂其大過。此
無亦有類于李賀父名晉肅不舉進士者歟。
顏氏家訓、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
薑菜有切割。不忍食。居家惟以採摘供厨。
江陵姚子、爲母以燒死、終身不噉炙。熊康父以醉爲
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
噎死、亦當不可絕食也。
南史張稷、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其生母劉、先執此技、

聞瑋爲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
戴顒、及兄勃、并授琴于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彈。
各造新弄。
北史魏孫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
泗嗚咽捨之而去。
齊劉孝綽、善草隷、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
尸子云、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史記蒯徹讀樂毅
傳、輙流涕。
楊雄悲屈原不容于世。作離騷、讀其文未嘗不流涕。

晉王裒傳、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
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
孟元方、誦詩至蓼莪篇、必哀咽不已。南齊書載顧歡
事、亦然、
梁武子爲、毋論孝子傳、不終軸而悲慟。
趙郡王子叡、四歲喪父、初讀孝經。至資于事父。輙流
涕歔欷。
楊敔、其舅子問敔、讀詩至渭陽未耶、敔便號泣。舅子
亦對之歔欷。情感所至。不能自巳如此。前輩有言。讀

諸葛武侯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
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
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嗚呼。益信乎其然
也。
王充論衡、謂書傳稱曾子出薪、客至、曾子母搤臂、曾
子臂痛馳歸、此虛也、母臂痛。曾子臂亦痛。母死亦死
乎。余按孝子傳、樂正者、曾參門人、來侯參、參採薪在
野、母囓右指、旋頃參歸、驚問母何患、母曰、無、參曰、負
薪右臂痛隳地。而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嚙指

呼汝耳、其事如此、充亦何用辯之、親之遺體本非二
氣、孝子之心。念念在親。疾痛疴癢、豈容無感。人子弟
恐不能如參之至孝耳。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
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汝嚙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
萬里、此事雖未必然。而孝子之心。蓋實有自省者。充
何用深辯之。
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
噬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
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此則曾子事也、何足疑乎、

鄭子產聘晉、中道心痛、遣人還家問母、母曰、忽心體
不調憶汝耳。
余齊仁、爲邑書吏、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如割切。
必有異故、已乃其父在家病亾信至。
鄱陽王恢、鎭蜀、所生母費太妃于都不豫、恢未之知、
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
妃已瘳、
臧盾、隨父宿直廷尉、左手中指痛、不得睡、及曉、家報
其母暴亾、

南陽宋元卿、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外、輒心痛。
大病則大痛、以此爲常。
庾黔婁、從孱陵令時、父易在道遘疾、黔婁忽心驚、舉
身流汗。卽日棄官歸。視父病。幾不濟。
阮孝緒、于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
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孝緒之母。
豈不眞有識哉。
劉璠、隨蕭脩在淮南、母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忽一日
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母病、卽號泣。當身痛之辰。

卽母忌之日。
裴納之、從平原公至幷州、其母留、暴得心痛、納之是
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
後周晉齊王憲、母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
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驅使
參問。果如所慮。
裴敬彝、在長安時、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
痛處、吾卽輒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得無賊乎。
急歸、果聞父喪、

張志寛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給縣令問故志寛
曰母嘗有所苦志寛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
有疾令怒以爲妖妄遣人驗如言乃異之充之不
信曾子之事猶是今矣
崔渾至孝母病祈禱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入俄而
徧身母遂安
司馬池將試殿廷心動不能寐自恐其母有疾及至
内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友告以疾遂號慟而歸
唐伯虎父游瀘南伯虎夢得父書亟歸家既覺心動

急走瀘南父已病甚
劉穩嘗旅䆮城一日心忽如失流汗遍體疾奔抵家
母病已亟
魯賈擢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
顫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
張之賢爲利津縣吏以事至濟南忽心悸亟馳而旋
父病已三日古今書傳此類甚多未由悉舉夫蜀山
洛鍾應無或爽在于孝子理宜感覺誠孝所寄天地
鬼神且爲之動而况血氣實稟爲我生者乎或問子

身疾苦父母嘗有覺否父母鮮不愛其子者事當更
多于子不足爲訓故書傳弗及
後魏朱僑之守滑臺安頡圍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
母哭告家人曰我老非復有乳汁將今忽如此兒必
没矣報至其日僑之爲頡擒此亦其一事也
昔周有申喜者亾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
于顏色謂門者内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
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秦人論之曰父母之于子也
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

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
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
謂骨肉之親神出于志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
哉嗚呼得其理矣
封卓妻劉氏成婚一夕卓宦于京師後以事伏法劉
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綿喻之不止經旬
凶聞果至遂憤嘆而死然則人倫之情誠愛所至亦
未有不通如劉氏者也
後漢卓茂陡丞相史常出行有人認其馬茂解與之

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乃步挽車去。後馬主得亾者、乃詣府送馬、

劉寛常出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寛車中認之、寛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罪、寛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曹節素以仁厚稱、隣人有亾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亾豕自還其家、主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

劉虞居鄉、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

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

晋王延家牛生犢、他人認之、延于無吝、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子之、不復取也。

朱冲有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于林下、大慚以犢還冲、冲竟不受、余謂失主妄認、不辭辨而遂與之。已非人情、若歸而受之、嘉其悔過、不猶瘉乎、而遂不復取。夫私惠不足以歸德。小廉未足以比義。而子人以無玫之横、陷人于不贖之罪、若延與冲者甚矣、

蘇東坡常讀梁史、謂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屐、即予之、後得所失屐、復還之、不肯取、

沈麟士亦爲隣人認所着屐、麟笑曰、是卿屐耶、即予之。後得所失屐、麟士笑曰、非卿屐耶。復受之。士大夫出處、當如麟士、不得如凝之也。蓋麟士胸中釋然、凝之有意。若延冲。亦凝之類。

漢不疑常爲郎、時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覺亾金、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同舍郎大慚、

後漢陳重爲郎、同舍郎有告歸迎者、誤持隣舍郎移

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袴以償之、後迎親者歸、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晋柔虞常行寄宿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爲盗、虞黙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是狐狸偷出、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徧尋雞間、果得之、客求還衣、虞哉之不顧、

宋徐積借人書冊、經夕遜之、人知其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强使歸金、終不受、

元蕭軫常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軫拾之、謂曰、
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軫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婦
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與前數事相近、然解衣脫釵
見非本物、買金市褲、大費經營、近于曲意以成人之
過、矯情以納己于汙矣、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
實、無所往而不爲義、盜賊之名、豈特爾汝伐國之問。
尚深歛責、孔子必察顏回之嘗飯、孟子不償館人之
業屨、疑之輙予竭嘗何名。還而不受、含意而在直躬
君子宜皆無取焉。

東漢初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收
李忠母妻、府寵弟從忠爲校尉、忠格殺之、諸將皆驚
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
是二心也。世亂鬪而美之。因資遣歸救老母妻子。忠
竟辭、
五代、後唐烏震少事趙王鎔、鎔爲張文禮所殺、震從
符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子妻十餘人招
震、震不顧、文禮皆斷手鼻、縱至習軍、軍中不忍正視。
震奮激厲志先士卒。攻破鎮州。

晉范延光之反也、以李彥珣爲步軍都監使、守城招
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人、其母尚在邢、遣人之邢取
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
延光出降、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
元、石珪、本宋徂徠守道之裔孫也、金貞祐南渡兵亂、
珪聚兵山東、與宋爲敵、而遠歸款于元、及渡淮、棄其
妻子于金山、宋將追而好語之、不顧、妻子皆沉于淮、
珪因降元、與金戰于曹州被擒、不屈、蒸殺于市、彥珣
以身從賊。而手殺母、忠孝之賊也。震猶假手于敵。然

不能一間耳。忠之母妻僅而完。幸也。殺其母若妻。忠
志也。且馬寵在敵。寵弟在忠。非同謀矣。若之何濘雍
之相及也。夫古之人。固有爲其君棄其妻子者。以爲
大誼所在。則私愛可割也。珪爲金拒宋、殺其妻子可
也。何者、固以金爲君也。爲宋拒元、殺其身亦可也。何
者、宋又其故君也。今也既爲元拒宋。殺其妻子。後爲
元叛金。殺其身。何爲哉。
隋、堯君素者、守河東、唐兵攻之、又賜金券、待以不死、
君素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亾。天命

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
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子以爲若君素者其志可哀
已其身在于君而其妻寓于敵得而殺之妻死于不
辱以殉其夫臣死于不降以從其君不亦光乎
後漢管寧幼時鄰有牛犯寧禾寧牽于自深處飲食
過于牛主牛主大慚若犯嚴罪焉
晉朱冲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
愧之乃不復爲暴隋李士謙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
至涼處飼之過于本主昔人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

奪之牛夫牽牛以蹊人之田過矣而奪之牛則已甚
矣若三先生者蓋雖其家奴僕不爲
後漢承宮避地漢中與妻子家陰山肆力耕種禾黍
將熟人有認之者宮與之不較
魏趙嚴有比居擅耕其田數十畝種之以語嚴嚴曰
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慚謝還址
吳鍾離牧會稽人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
臨熟縣民有認之者牧即推與之縣長聞之召民係
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不可乃促裝還山陰長自往

止之爲釋係民民慚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
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至道傍莫有取者
郭翻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經年無主然後乃
種及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
翻翻遂不受妄認人禾擅耕人田勿予之可也力不
能辨義不屑爭就與之亦可也若鍾離牧者不過乎
彼縣長爲法録姦何以遠爲之請彼縣民爲詐悔罪
何以嚴爲之辭夫將以明己之不較而不虞其縱人
之怙惡將以旌己之不貪而不虞其阻人之遷善乎

此其不可之大者矣翻之不受事亦類此
又後漢北海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
爲收採又見偷割禾者恭念其媿因伏草中盜去乃
起里落化之
會稽陳囂與民紀伯爲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
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慚懼
既還所侵又却一丈
范元琰常出行見人盜其松元琰遽歸以白其母母
問爲誰答曰所以退長其愧恥今言其名願不泄也

于是母子秘之。或有渉濡盜其筍、元琰即因伐木爲
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鄉無復草竊。
晉范初喬邑人臘夕、盜砍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
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
歡娛耳。何以愧爲。
桑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
以園援多棘刺、恐踰者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
爲之開。盜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虞使除之、乃送
所盜瓜。叩頭謝罪。虞乃懽然。盡以瓜與之。

隋士謙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
義無相責。遽令放之。
張文詡常有人夜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
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
孔寺丞牧、有民盜伐所種竹木、家僮執之、牧見而釋
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斫而益之。盜者愧謝。所居園
圃近水。民有夜渉水盜蔬果者。牧嘆曰、瀕時淤水或
有陷溺。即爲製橋。盜者慚不復渡。開道順倫製橋便
竊。或未發而輒匿。或既獲而就遣。獎惡縱奸。舉非人
情。然盜亦有人心焉。一發其伏。將終身自棄矣。
○隋盧景衡嘗行至瀛儀、所乘馬爲他牛所觸致死、
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景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
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
李士謙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于
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
謝。然可遠去。無爲吏所拘也。
東漢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習弩、厩蒼頭弦斷矢
激、誤中之而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

深以爲美。
唐韓滉有幼子、弟洄抱弄之、因失手墮地死、滉戒約
其妻必毋哭、曰、恐傷小郎意、四事皆人所難、然盧以
物賤。則義愈重。李以人賤。則命自輕。此藉所爲德毛
易舉耳。宋孫體于人情。韓篤念乎天倫。故能損忿就
平。抑哀處沖。此非養性定而見理明。曉然乎老牛舐
犢。孔雞搏貍。豈人思諸。而人與乎物者正以物稟一
至而人包五常。爲能靈應時出而不窮。吁、斯豈可與
庸俗道也。

後漢公沙穆嘗養豬有病、使人賣之于市云、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賣豬人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問其故、齎半直、追以還買豬人。語以豬實有病。欲賤賣。不圖賣者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買賣定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予謂此穆終當不受錢、買者固宜取贏錢去、因以成穆之美、然買者亦不取。可謂難矣。穆不得獨爲君子也。

梁明山賓家甚貧困、嘗貨所乘車牛、既售受錢、山賓語賣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

不相語。買者遽追取錢、

危整者、買鮑魚、駔舞秤權、陰厚整、魚人去、駔請曰、公買止若干斤。已爲公密倍入之。願畀我酒。整大驚、追魚人數里及之。酬以值。又飲駔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窶人爲。

宋曾叔卿、家苦貧、心存不欺、嘗買江西陶器、欲貨于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効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饑。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二君之忠信亦移也。然買者遽邀其直去甚卒。豈無感于二君乎。

晉庾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不利主。勸亮賣之、亮曰、安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

北史、皇甫亮、所居宅湫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于床下。由此宅終不售、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

後周、孟信、家貧、惟有一老牛。其知子賣以供薪米。券訖。信適從外來。方知其賣。因告買者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兒子。買者嗟異。苦請不得。

宋、陳堯咨、爲翰林學士、日有惡馬不可馭、蹄齧傷人多矣、一旦諫議入廐、不見是馬、因詰圉人、乃曰、內翰賣之商人矣、諫議遽謂翰林曰、汝爲貴官左右尚不能制。旅人安能畜此。是移禍于人也。亟命取馬而償其直。戒終老養其馬。

建昌南城陳策者、嘗買騾、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于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駔計、因經過官人喪馬、即磨破騾背。以銜賈之。既售矣。策聞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秘之。策請試以鞍。兀兀終日。不得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羅綺者。策不與。其人曰。向見君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歲月已久。絲力糜脆不任用。聞公用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數公物有不堪。不欲欺人而售。與山賓叔鄭、售于人而不欺。其用心同。而不售更善。然數君或

取其贏。而二君乃不幸當其乏。不得已而售之。人欲者予之。姑取其直之當。固亦君子之事也。

北魏寇儁賣物與人、而利得絹一疋、儁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竊高其行、然不能信其中道與否。偶記他書、溫公自陝歸洛、以倖餘買布、洛布價高、即以陝價賣之、南軒先生曰、不如伊川埍麥、有來問麥價者曰、依市價。欲損之。不答。今若減價。便是近名。乃知儁前事。終涉有意。又北史趙柔嘗有人遺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柔索絹二

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瑧之解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

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城市。顧覬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覬之常以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惟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

命論以釋之。

王僧虔從會稽太守、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爾。佃夫言于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敻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

陳、蕭引、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囑、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懾。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

奐璉竟作飛書李蔡誣之坐免官卒於家
趙宋李垂累修起居注丁謂執政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覩其所爲必遊朱崖吾不在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領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舜工垂字曰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

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若垂者其辛顧之徒與
晁迥服道履正無求于人或以術命語迥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爲逆計未然乎吾于是乎有感
人之操行莫先無僞能不僞雖小善可觀積累可以成其大僞則雖有甚善不特久之難以欺人亦必有自息而不能自掩者吾涉世久閱此類多矣彼方作爲大言以掠美牽率矯厲之行以誇衆孰不能竊取須臾之譽或因以得利然外雖未知未有不先爲奴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未可乎今吾父子相處固自閨門之内而賓客從吾游者未嘗不朝夕左右入吾室並吾席也吾固無善可稱然終日之言苟有一毫相戾何獨有愧鄉黨里鄰尚能厭服汝曹之心哉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侄書有云凡人勉强于外何所不至惟考其私乃見眞僞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可以書諸紳也
漢和洽謂曹操有言天下人才德各殊不可一節而

取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又云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立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操善之陸子靜門人某來謁朱晦菴常裹頭巾洗面晦菴謂其門弟子曰事至于過當便是僞亦以洽告操言爲善斯言也已經大儒印證世觀人者可無考其實乎
胡威之父子以清愼名世祖問威之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臣父清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

以不如杜正獻公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己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但優遊其間黙行之無媿于心可也呂東萊言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所在若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無理若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强禦之名所以處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貼彼雖不樂覼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避禍蓋

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鄒道鄉記范丞相語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着說着便不中是如此

王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任明帝不許然心忌其外戚貴盛竟賜以死景文非不知足止者而不能脫高危之禍君子蓋嘗悲之嗚呼物極方思避勢窮始求退已心則爾人誰亮之古人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亦就其位極而言避焚淵中逃溺山巔非過慮也景文自表解楊州時帝與書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何耳又曰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塡壑之憂有心避禍不若無心任運存亾之要巨細一揆耳此言不爲無理景文亦獨奈之何哉帝賜景文藥景文方與客碁神色不變局竟以敕示客府兵皆憤景文止之乃作墨啓答敕致謝飲藥而卒此則景文之賢明帝負之君子所爲悲之者也

東觀漢記北海靖王睦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而睦性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朝賀召

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大夫其對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狗馬是好使者奉命而行

齊江夏王鋒隆昌初爲侍中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江祏嘗謂王宴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羊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于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嘆曰江祏遂復爲混沌畫眉欲益反醜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

毫于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夫欲效北海匿迹而所
遇非顯宗之世矣鋒嘗忽忽不樂著脩栢賦見志曰
旣秾群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冏之自芳在霜
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折其技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
凜于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明帝謀殺諸王遂遣人逼
害之江祏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
栢之賦乎夫此鋒自著其平生而所自見又自違于
所嘆江祏之言其及禍亂世宜哉
据政府而展私門則士之集詣以節者且重跰𨁡履

而集矣固不可也若開道學之門設游談之肆以收
召後生辨析名理游揚聲名尤未見其宜葢勢權所
出之人所歸趨附輾集茅靡波流必有樞衣執經之
名幻處囊彈鋏之實者矣昔漢孔光自為尚書則止
不教授陳寵自任樞機輒謝遣門人葢自見此黃瓊
教授于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
劉安世于司馬溫公義訂師生恩抗父子然平居府
節問訊往來不絕及公登政府則未嘗有書蓋造經
席則師于諸弟侯政府則相于庶寮固自不同恩顧

今之先達寧為孔光陳寵後進之士當為徐穉子劉
元城也
杜密潁川陽城人也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
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杜門埽軌無所干及
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
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
為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
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
府賞罰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

之彌厚或問二子何如答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
其政恂恂居鄉似不能言者如季陵常道也造滕之
言詭詞而出推賢糾惡佐政于理有周甫之志可也
史稱張九齡與嚴挺之善欲引為相謂挺之曰李尚
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款暱挺之素薄林甫竟
不詣挺之可謂持正能不阿矣九齡非阿人者而教
挺之乃如此
昔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為害
不求益也九齡蓋以杜預事為挺之計九齡善挺之

面敎之以是取相，則允斷非愛倢之者也。然則預之偷道貴要，欲免禍也，亦豈君子所爲之事哉。

宋林大中落職歸，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爲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

陸務觀有言：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旣不隱而仕，小則譴斥，大則死，自是其分。若苟逃譴斥而奉承上官，則奉承之禍不止失官；苟逃死而喪失臣節，則失節之禍不止喪身。人自有懦中而不能逃禍難

者，固不可強。唯當躬耕絕仕進，則去禍自遠。

宋田況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況退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約自守，不爲恢閎廣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可得耶。夫爲人上者，志于有爲，名非所當嫌也。薛季宣未除大理正時，言近世或以好名累士大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

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仁宗稱善，遂有是命。夫上之取下，亦在作獎其好名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于盡忠，亦決不爲不盡忠之事。

陳塤爲太常博士，嘗屢以書告丞相史彌遠，欲其警悔修飭。彌遠召塤問曰：吾甥殆好名耶。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唯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東坡于伊川，猶晉溫嶠之與卞壼也。嶠喜慠語，壼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軾喜諧戲，頤以禮法自持，

軾深嫉其不近人情，每加玩侮，成隙立黨，交章互詆。何哉。高坐道人在丞相坐，恒偃臥，見壼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壼不賢于顧，而壼能以禮法人見重于不爲禮法之世。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過蔡克在坐，整終席慚不自安，豈不賢于東坡也。伊川所遇，亦不幸矣。

朱子嘗言：某向年過江西，與子靜對語，有劉淳叟都不管，獨去後面角頭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使某與陸丈言不[illegible]恁，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又云

徐處仁知北京日晨會僚屬治事訖復會坐設廳上
說平生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往行終日
危坐僚屬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瞌睡徐厲聲
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却瞌睡豈以某言爲不足
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安
得如此叫客將摑取秦兵曹將去夫劉之輕浮秦之
昏惰氣象直是可惡何幸長者猶有不屑之教後生
宜戒
陸象山謂其門人曰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

把做一事張大虛聲名過于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
爲道學之說者必爲人深排力詆又曰世人攻道學
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與之爲
敵曉曉騰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
日未嘗爲流俗所攻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詰之程
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
自有使他一個敬信處陸所謂道學見攻者得微指
朱子乎朱子其有勝心者乎陸氏門人記一學者自
晦菴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且見必有所陳至四日

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未暇詳論然此間有一
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
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
却談學問吾總一言斷之曰勝心學者默然後數日
言動頗復常吾于是知陸氏之以勝心謂晦菴也今
以朱陸辨無極書觀之其誰有心也
項羽以拔山蓋世之雄一坑降卒二十萬眉容不斂
是必鉄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玩珠玉了
不經意惟眷眷一婦悲歌悵飲情不自禁漢高受命

非天人與能決意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戚姬杯羹
可分笑傲自若羽翼已成欷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
雖大智大勇不能免而況其他乎
王相公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
真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二人
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
孫鬻銀器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
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器尚在可求否二
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

聲色之移人如此、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啓
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宋璟正色立朝、
而善羯鼓、賦梅花、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琵琶箏、見
于張籍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鄱陽之石刻
者、槩其生平可兆信矣乎、周恭叔少年能娶育女伊
川以爲不能、而後來又身偶賤娼、
杜祁公衍、兩帥長安、其初守清儉、宴飲簡薄、倡伎不
許升廳、服飾粗質、轉至以布爲之、及再至筵會、或至
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裹肚、勸帛、畀曾湯餘、以爲公

之通變。予不知何也。趙閱道爲鐵面御史、乃悅一營
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令人促之、豈鐵面而柔腸
乎。胡澹菴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爲侍姬黎倩作詩、殊
累其爲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
海一身輕。歸到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
到此誤平生、爲胡發也。賢者于此、且借以自警。況在
他人。吾聞老㝢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善哉魯男子。吾
所願學者。
三國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有失、輙言誤。誤豈可

數乎。唐賈林諫德宗曰、陛下性急。此性不改。憂未甚
也。此豈獨人上所當知。世有同病。願書爲藥石。
宋大觀中有葛蘩者。嘗爲鎭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
蘩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
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蘩
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礙人足。予爲正之。
若人渴。予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
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在常久而已。
韓魏公琦、嘗言性急不可變。君子愼言恐廢其學、此

言費思量、萊公有言、學者要在隨性以修。至于成德、
皆可入聖。若不撥性而遠求。恐反喪本眞。終亦無所
至。他日又言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中做。性中若
無。雖强之。終不能從。此皆以性就才上說、韓退之言、
孔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亦是謂性近是
者。學此爲易得耳。歐陽永叔言性近者得之易也。材
性信是如此。朱子云、人全是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
就他資質所尙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歐嘗知開封府
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

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是故漢之程李唐之李郭治軍不同而同歸于能辨人材性豈可强相效耶

徐節孝呂東萊兩公議論古人一事其見偶合茲爲拈出節孝云與人不苟合可知其所守之正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敝衣爲儉以求合予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至其議論則未嘗苟從蓋惡衣食未足以爲賢惟不苟合乃可以見其人東萊

亦云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易車服以求高名而徐邈不改其常大凡人多爲世態習俗所移有爲善所驅者有爲惡所驅者不爲惡所驅猶可用力至于不爲善所驅方始見胸中有所立耳此兩論最精微儒者制行以已合汚世同流俗雖忠信廉潔而不免爲鄉愿奚取哉

劉靜修退齋記云挾老氏之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不疑而人亦莫之奪也當是時以孔孟程朱自居者無幾人其旨必有攸寄乃又爲劉仲群著蟲齋記云近世士大夫多以頑蠢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眞有是也亦非故爲是謙托而然也或爲老氏之說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藤營而自全也則釋而取之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然則靜修偲偲而言之不置其殆爲許魯齋與

清吏多酷怙節也能吏多酷怙才也怙節者矜其名

以爲于人不撓可以任情獨肆怙才者恐其功以爲于人無借可以樹威倚辦故其流皆迄至焉余見酷酷吏傳冠庫狄士文者可以謂之清矣若趙仲卿者可以謂之能矣而皆暴于猛獸歟云

人知惡做官貪財不知一愛做官其貪也彌甚荀子云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鰌不如盜也陳仲史鰌猶不是貪官職者朱子云人奉身儉約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却只是愛官職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到底日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然未可

以分數論也。只愛官職、便殺父與君也致。此論最精
當、孔子嘗論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
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得失初不以世
間阿堵物言也。華歆諸淵爲道。豈矣受人餽遺者。只
一愛做官。又何所不至耶。
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其觀過知人之謂
乎。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見之、値暮郭門閉、踰郭而
入、車新因刖其足、晉郭奕爲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其
之官、姊于僮僕、多有奸犯、爲人所糺、奕按省畢曰、丈

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人情相遠如此。
晉稚舒爲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
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
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
吾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入昔
以爲痴、兄子濟、常詣見、床頭有周易、問叔何用此爲、
湛曰、體中佳時。聊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
濟始嘆服、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問
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廻策

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還白其父渾曰、濟始得一叔、
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痴、每見濟、問卿家痴
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痴。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
出濤以下。魏舒以上、夫人有隱德者。未易爲人知也。
餘冬序錄、謂斬裁之論士之品有三、有志于道德者、
有志于功名者、有志于富貴者、按晁氏客語中、已有
此語、予謂此語、亦非獨晁氏、此三品者、亦不獨士爲
然、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此志于
富貴者。而不足以與乎功名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

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此志于功名者。不足以
與乎道德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
此志于道德。而功名富貴不足以言也。此自爲人君
者。有此三品也。又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
者也、此志于富貴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
悅者也、此志于功名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
而後行之者也、此志於道德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
物正者也、此則和順于道德。而志又不足言矣。此自
爲人臣者、亦有此三品也。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云云。聞譬人者弗與之同國、弗與之共天、視其君者易至。是既君之而譬之。可乎。非所以教人爲臣也。漢賈傳曰、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遇其臣如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其肯稍平。然曰以犬馬自爲則非矣。夫主遇我以犬馬。我獨不得爲麟鳳乎。

一室不掃、窓草不除、此細務也、偶整飾所不及耳、問者無心、而答者未免有意、一則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一則曰自家生意一般。不幾爲綺語贅語乎。卽謂

違心之談。取辦口給也可。謂不得已托之寓言亦可。夫掃除蕪穢之役。非必其身親之也。其或然或不然。亦非所謂以細行能累大德者也。余試析之曰。一室之不掃。安問天下。而荊棘生庭。亦將諉之自家生意耶。彼將何辭以對。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皇室、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眞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矣。于是高瓊在殿下。大呼趨還、乎卽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知此。乃能壓難成功。此郡井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猴之奮擲于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御繁易制難。使不費力。乾坤之大。使萬物由其宰制。亦不過此二字。況于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

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一易字。

張愷爲侍郎。有四川監司某者請敎。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攜妻帑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祿。脫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勿以微罪斥去之。

李子奇遊維揚、有囚當納罰鍰于官、而無從出、窘甚、李欲周之、友人笑曰、揚州罰贖之人數萬、雖罄家難遍也、李曰、不然、吾及耳目中人耳。安問其他。

徐有貞酒中、忽問門下士杜董曰、汝謂何等人可作

宰相董誥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
血目不轉睛者眞宰相也
張宰晩年無子禱于家廟曰宰何陰禍至辱先人媵
一妾遽云誤我輩卽陰騭耳公卽日嫁者數人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挂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
詩云方丈前頭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腳底
從來濶未必枯髏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
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裹費貯以一篋
鎖置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

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敝篋一擔
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柱棒撐敝
篋于庭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强拒絶
宦寺悉無所畏余最在太學嘗爲一貴人之門一日
命市薪六百貫有卒徹晒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
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歎士大夫之見有不
如此卒者多矣
實融與羅囂書云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
德取怨此卽因夫子子游之言而推廣之者也子曰

忠告善道不可則止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
斯疏矣此猶爲事君交友者言耳今且骨肉難處之
間有以逆耳而生嫌隙者矣夫灸艾分痛因以熱勝
而蒙冷眼獨謂諱疾忌醫終爲不起之疾噬臍無及
是誰之誤耶故子路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千古
而下不能不三致嘆焉
古謂老者爲老成蓋老然後成也蓋不老不成縱歛
不老不可割智者涉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
行日久至老而愈仁爲家業者老而後可以多蓄志

功名者老而後可以登籍今南在中年而動蹉淹滯
畢竟是英氣不除
魯男子謂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爲
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菴嘗謂門人言今學
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
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却只學此
是其不如魯男子之不可矣
釋氏本意欲教人爲善矯之太過而至于滅倫理空
宇宙遂使天下指西方聖人爲道術之蠹荊公本意

欲致主堯舜執之太墜而至于任恭更割元氣遂使
天下指南方寄相爲治術之賊師釋氏無欲之教而
有以賁其虛體荆公有爲之念而善以遏其執亦何
靈何賊之有古人務援引世俗故深人或强作淺語
今人務自高故淺人或强作深語
孟子養氣之説甚乃引北宮黝䇓何也戰國之尚氣
俠猶東晋之尚風流聖賢欲因世風引之人道故不
妨以吾之精粹與彼之糠粃恭觀互陳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都從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
着也此論于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
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
明德美功被于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
征三年赤舄几几履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于
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
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
也後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
才闖牌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

便善捭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
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
守者況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撑柱乾坤昭洗日月乎
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然傲誕不
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
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
乎愚曰凡横逆之來拒逮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
如藺相如謹避廉頗之辱巳李沆不較狂生之訕呂

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係天常人紀之大嘗
裁以義豈容姑息如舜誅四凶周公誅管蔡孔子誅
少正卯漢高祖斬丁公是皆發于義理之勇謂之無
量可乎苟徒姑息爲事不知以義理裁之小如胡廣
馮道之頑鈍無恥大如魯莊公宋高宗含垢包羞忘
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
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
之道知其勇與量之用乎
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巋然

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或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而食也。或曰、先王胡爲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蓋慮其勢或有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之、世遠則祖宗祧廟。情乖則兄弟鬩墻。夫妻且有脫輻之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情盡猶塗人耶。苟欲其聚于一門之內而養殘之能

保無矛盾氷炭者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于長族者。孝子之養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可專遂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栗而止啼、可專遂乎。卑幼之厚親友也、欲以杯酒而合歡、可專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家致差池。莫之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卽有能然者則褒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有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非聚族而會食也、

宋人記趙韓王宅園、經畫造作、倂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扃鑰爲常、歲時惟廝養輩、擔舂負鋤其間而已。夫人生天地間寓也。所寓勢不得久。而又不能安于所寓。人亦何苦求飾所寓爲哉。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

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况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時而居乎。吾所患在位高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故易得、而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己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人能如范公所言。無唐人惟展畫圖看之歎矣。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應舉而望登科。

登科而仕仕而以叙進苟不違道于義皆無不可也
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繆㦁然以不仕爲高
若欲棄之者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于欲仕
或不得閑而入或故爲小異以去因以避禍徃徃邀
竊名以得差官而不辭世終不辭也有言窮書生與
錫頭而得錫頭畏飯茶而得飯茶此豈求不仕者哉
自夫體用之學不明人巳歧判而爲二遂兼胥疑之
習相安故雖終身立朝而言出必以山林爲業厖于
隱士每盛稱以爲全其雅致不然則衆誚致譏此風

歷古然也如雲臺乎似釣臺高范文正厈子陵之句
也嚴之先爰彼衆果相爭耶若止有釣臺而無雲臺
則炎漢之統誰爲續之辯釜之發誰爲平之天下何
時寧一耶范公至是當詞塞而先憂之致終無釋然
時矣他日公有詩云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
林丘此則君子適中之言耳彼縵袍之士雷鳴電震
欲于宦達之場戰勛名奪封爵而不自知其爲廊廟
梏野素之儒月鬼風冤欲于溪山之內爭閒靜分遊
味而不自知其爲林泉痼廊廟豈能梏人林泉豈痼

人人心自梏之自痼之也解其梏瘳其痼時行時止
身世兩無所忤非聖哲曷與故極言之論以此身還
乾坤則老伶還多了一鋪論以乾坤生此身則許由
寧贅在一瓢聖賢之中道可以用造物可以忘造物
故茅茨之堂坐帝堯于上而禹司空稷司農契司徒
大舜總攝于其間始開得個太和乾坤洙泗之濱
坐孔子于上而由談兵求談財赤談禮曾點詠歎于
其間亦成就得個斯文宇宙
出世用世之别吾疑之古之至人未有不能用者亦

未有不樂用者天下惟瞽者廢視聾者廢聽不瞽不
聾而曰吾無樂于視聽爲也有是事哉身在世中而
強言出世夫世何可言出也棄泉而匿石泉石亦世
也朋麋而侶豕麋豕亦世也吾且舍其所爲君臣父
子夫妻兄弟者而泉石之與居豕鹿之與遊君父何
佻禽鳥何親則亦不情之甚而已孔孟之教未有不
主用世者也其曰出世必假傳佛氏然吾聞佛以濟
度衆生爲大事因緣甚至擇入龍虎畜生諸腹普度
一切八世之苦而致用之精未有踰佛氏者也如以

無住不著爲出古之聖賢有天下而不與皆用世者
出世也嗚呼晨闓脅下之屬挾一焉皆思以自效翛
者一體天地萬物而日無志用世有是理哉才可大
成志匪小旋度羣勢有所約結展縮不自由朝驅暮
走所博幾何不如捨去豪傑之士處此其亦有不得
已者乎而狂者歸之以爲高簡者飾之以自潤嗚呼
豪傑之心其愈以不白爲已
大道平平淡淡本無神通病世間人無論大聰明豪
傑總爲神通二字所誤見其慕仙慕佛談玄談空要

歸之求神通而已不知神通即爲怪幻非幻不顯神
通神通者無常之伎倆曾老釋之所不屑而謂聖賢
光明正大之學肯墮落此坑穽乎故學者但知打破
神通而學問之大頭腦正矣世間神通都成兒戲嘗
見兒時喜爲兒舞故稚子之戲大是神通一到漸長
稍有知識見此神通便自羞赧今大人君子不以神
通爲羞赧而以神通爲奇事此亦丈夫而稚子者也
楊朱治老子墨翟治禹孟子言其無父無君又甚之
于禽獸幾于酷吏苛辭矣若以孔子差等百王之眼

而照萬世則楊墨之源不深其流亦必不長微孟
子之排亦將不久自熄何者世方決性命之情以饕
富貴安肯如楊子之不拔一毛世方後公事急身圖
安肯如墨氏之摩頂放踵而利天下妨道蠹民其唯
鄉愿乎彼其通官機適俗性故能深投小人之好而
且以久流于世也然楊墨真而鄉愿僞試思泣岐悲
染是何等心腸即墨子守宋一端已爲今古奇績奈
今世有若人又何暇稱其無父無君之流弊即目之
爲忠臣孝子可矣

跖者大盜也儒說非六王五霸曰堯不慈舜不孝禹
淫佚湯武放殺五霸暴亂及死而操金錐令以壓曰
下見六王五霸吾將楣其頭夫沒齒而猶不悛甚乎
其惡之也雖然跖惡夫不慈孝與淫佚放殺暴亂也
非惡夫六王五霸也以六王五霸爲不慈孝淫佚放
殺暴亂誠非也謂不慈不孝淫佚放殺暴亂而惡之
非非也故跖爲不知人未謂不知道也故曰盜亦有
道爲後世則知其人慈且孝非淫佚放殺暴亂而惡
之有不如跖者多矣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中此也又問處事當何如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心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何如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時害人予已甚害。

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聖賢拳拳然以欲爲害道可不慎乎。

劉元城南遷日常求敎于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以貽親憂奈何翁以絶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乖崖至撫劒自誓甚至以父母形象設之帳中者蓋其初未始不出于勉强久乃相忘于自然甚矣欲之難遣也如此坡翁曰服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卿嚙雪啖氈掐指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然不免與胡婦生子窮海之上且如此況洞房綺絺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風放妓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見悍小人知體敝于色乃能一旦感悟開閤放妓蓋天下事勇決爲之乃可進道余少年多病開有一二執巾櫛供紉浣者或歸咎于此兵火破矣一切散去近止一小獲亦復不留然猶未免時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者復以前說戲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雖然戲之者所以愛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覺四十九年之非其靚秀惠溫柔不翅伐命之斧鴆毒之杯一念勇猛頓絶斯事以徼數年清淨之福朋焚香澄懷觀道自此精進不已亦庶乎其幾于道矣。

然則疾疢者安知非吾之藥石乎。

孔孟皆力詆愿人余少不能了以爲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愈于不爲忠信廉潔之人何傷乎而疾之深也既泛觀古今君子小人情僞之際然後知聖賢之言不徒發也彼不爲忠信廉潔者其惡不過其身人既曉然知之則是非亦不足爲之惑乃非其情而矯爲之則名實顛倒內外相反苟用以濟其姦何所不可爲方孔孟時先王遺風餘澤未遠猶有能察而知之者所愛特賊德而已後世先王之道知者無

幾不幸染其習而勿悟則將舉世從之莊子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爲患豈勝言乎

性無善無不善此論性也非所謂性相近乎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論習也非所謂習相遠乎有性善有性不善此論夫一定也非所謂上知下愚不移乎古今論性止孔子三言便約而盡已無遺矣弟公都子特析爲三說覺生異同故孟子獨主性善一說以破之而不知公都子稱引原即孔子三言而孟子辯之爲強爲贊適設其難而還自攻也奈何後儒又保

文訓詁而靡一折衷乎又昔人有論性者謂性之善惡分而善惡之中又各有分譬之發水于地其廣狹曲直長短縱橫隨水所發各自爲狀水本無情發者何意而人之善惡亦猶是矣此較孟子搏激之論尤爲親切可與范縝以風花辨因果意相發明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嗚呼富貴而不可復賤此騎虎之勢不可不懼此言不可不勉思也吾見往事人之富貴欲求復賤而不可得也多矣

宋丁謂嘗致政忽舉一事詰客曰昔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常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一女姿儀智識特異于人不可不爲擇佳婿須得少年美風儀廣才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弱冠丰骨秀美又大門第嘗任貳師博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召至一見大悅尊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豪華富貴冠于一時未周歲公主忽告殂國主不勝其哀慟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其一切官物不與遣歸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故然則其他日亦不失爲劉生

謀坐中失色未幾果有海康之行家籍于官孑然南歸回視前日亦一夢也夫謂業已知之矣而竟不免豈非富貴之不可復賤之一明驗也歟

子華子云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原本甚潔而無有褻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無易也是故方圓曲折湛于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于所受而色易矣砰訇淙激湛于所閱而響易矣洄洑傚容湛于所容而態易矣酸淡芳臭湛于所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

之君子愼其所以湛之
人言爭名于朝爭利于市今也不然爭利者于朝爭
名者必于山林矣
邵子曰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
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于貭獲于以爲此善處得失
之際也
孟子曰不仁者而可與言云云後人伐之嗟夫雖其
君至狂孰有自毀自伐者乎惟不可與言而至于毀
且伐是亦自毀自伐之已耳又曰自暴者不云云與

有爲也嗟夫雖其人至愚孰有自暴自棄者乎惟不
足與言而至于暴且棄是亦自暴自棄之已耳蓋知
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內者桀也知足以距諫辨
足以飾非者紂也斯二主者非無敏博喬捷之才也
而猶然不懼以行其惡此獨夫之雄也此自毀自伐
者也强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者跖也其談説足以
飾邪熒衆其强禦足以返是獨立者少正卯也斯二
子者非以辨知聰捷之名也而婪然不返以行其僞
此衆人之靡也此自暴自棄者也

鼓盆而歌荷插而隨嘉死而輕生也夫嘉死而輕生
與貪生而懼死俱未離乎生死之域耳鑿坏而遯負
石而沉羞富貴而樂貧賤也夫羞富貴而樂貧賤與
厭貧賤而慕富貴俱未脫乎富貴貧賤之畛耳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
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
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
心未嘗不欲其去非就是舍邪適正其怙終不悛則
當爲夬之上六矣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

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
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也故
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
有自家他家之分故君子受禍一節深于一節
漢唐宋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
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
以悞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爲小人
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蠲負釋係囚丁謂則
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借其入政府以

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敗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
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
嚴氏死士大夫多以自標曰某昔曾抗彼幾于罹禍
者曰某昔托病請告而羞與同朝者當國者信其說
輒輸之美官不次擢楊椒山死士大夫亦多以自標曰
某昔欲與同劾大奸而為人所尼者曰某昔經紀其
喪事厚恤其妻子者當道者信其說亦輒輸之美官
不次余嘗謂君子小人為死不同皆有益于人也如
近日逆璫事敗而一時中外士大夫重番番系贖請
公車而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事絕類之矣

宋之亡也死節者非一人闔門死者非一家予不能
具論獨憶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為二子行冠禮人詰
其迂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禮畢
令人盡殺其家先是理宗時元太子破成都人文州
守臣劉銳集其家人盡飲藥以死有幼子纔六歲飲
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嗚呼可怪也死節美事
闔門死節尤奇事予安思識之但春秋三大夫有見
國亂將非其子死之鄉敍者孔明輔先主與操為難
操下江南孔明先遣其家移出隆中夫穀與銳知時
不可為懸之深山可如不忍坐視身出為國不携家
累亦可且穀既不惜生死于目前何惜衣冠于地下
銳子纔六歲無論不知節為何物併不知藥能殺人
吾想拜而受之政如平日梨栗止啼之態麼哉何其
忍也張巡殺妾享士人猶議其為虐梁惠王率所愛
子弟殉戰孟子深罪其不仁夫必待死而後為節則
陶潛為晉處士不得稱靖節矣必待闔門死而後為
節則首陽二餓夫只到如今不稱矣若二子者毋論

過中失正君子所不滿歟或曰其樂死也固以倡明
道學之功而得其正其死之呆也未必不以過泥道
學之故而失之迂
陸象山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謂庸人豈能
擾天下也哉擾天下者惟奸作聰明暨大奸大惡梟
然觀商鞅李斯之擾秦桑弘羊孔僅之擾漢李林甫
之擾唐王介甫之擾宋謂之庸人可乎自夫斯言之
出也世之庸人乎尼天下事有必至之憂叵測之禍
往往以此藉口誰肯歷犯人憂天之誚哉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其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簡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于事上也略審覆行何害。又曰、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詳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錯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太輕易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張湯之爲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爲子、而有劉向之父、許敬宗之爲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胄之爲孫、而有韓琦之祖、人之賢否。不係于世類。于舜禹朱均已見之矣、

謝上蔡見明道、舉經史不錯一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上蔡爲之汗背。或問朱子玩物說何意。曰、只是矜字。上蔡後見明道看史。依舊點字字點過。心又不服。朱子云、明道不取上蔡誦記。爲心不是理會道理。只欲誇多鬭美爲能。若明道看史。則意思自別。此爲己爲人之分也。鄭穀言上蔡平日說話。到軒舉處。必反巾褌袖。以見精采。上蔡自知病痛盡在矜字。自云、用一年工夫。只是去此一字。而朱子謂其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上蔡才高。言論宏肆。其用工處。亦非不確實。而病不易除如此。

包孝肅拯、笑比黃河清、時人謂其難得笑、南朝宋玉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北朝魏元甚、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笑、孝宗遷都、甚以代尹留鎮、因別賜甚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河、當爲朕一笑、竟不能得、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間。亦何事不有。信然。曹操飲鴆酒。啖野葛。夏嗽服硫黃鍾乳。豈亦其所禀異耶。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卽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
傳齊敗于鞌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爲質齊人曰蕭同
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
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
也一間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
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于斯言矣乃
知鷙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
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盻識金

日磾亦是窺見靜定凝重處故遂知其可以托孤寄
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謂垂紳正笏不
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
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
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
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多少大力量方能
爲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
進恆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
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中理如此

王欽若孤注之說譬喻剴切使其出衷而非貝錦之
爲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可廢哉初
眞宗駐蹕澶淵也遣王旦留守東京旦奏曰十日之
內未有捷報當何如眞宗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斯
時也眞宗無聊賴甚矣蓋旦之慮卽孤注之慮也厥
後劉豫入寇趙元鎭請高宗親征喩子才止之曰公
此舉有萬全之策乎萬一蹉跌須留後門而元鎭從
之蓋子才之慮亦孤注之慮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
言嗚呼孤注一也由寇準之貶觀之則爲讒言以靖

康之禍驗之則爲格論

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而卒以致
富索襲好學不應辟命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
棄而卒以成德愚謂李于鱗論文亦曰衆所不解之
中有神解衆所共尚之中有大非惟傑者自命不逐
人脚下行此於去取之義有實會又桓廷尉有謂人
所應有已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姜夔謂人所
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此等語皆不從
人脚下行者理會之天下事思過半矣何況文哉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復顧君父世有妨親命以潔身訕朝廷以賣直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大凡事物不可求其全美且如人之技藝或能詩或能書但有所長則可矣能詩者又欲工文能書者又欲工畫或又欲旁通諸藝如琴棊絲竹之類不惟耗散精神抑且糜費財用借使其全擅天下恐造物忌其名矣又如人之受享或美田宅或備玩樂但有所具亦足矣得隴者又欲望蜀有一者又欲求二或

又有多方謀致為損人益己之事不惟得罪名教抑且消折受用借使如意富傾一國恐鬼神瞰其室矣天下之事不止此二端亦非言所能盡在達人觸類而長之耳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道之盈虛也否極泰來泰極否來人事之盈虛也二者循環相為倚伏故古人有衣成缺衽屋成缺隅之戒慮其盈耳虧則有漸滿之理滿則有漸虧之機虧而不滿者有之矣未有滿而不虧者也君子知其然是故居上不驕富而好施聰明若愚逸樂不縱克其類凡逸豫快情之事皆當樽節退讓不使其或過則可以永保身名長守富貴矣夫富貴功名之事姑不暇論至于文章技藝亦莫不然如李杜詩之盛也而放逐困窮韓柳文之宗也而貶竄抑鬱孟東野賈浪仙蘇東坡黃山谷諸公皆于時不偶是可知矣嘗見世人少有聰慧者必欲技巧咸精好尚一偏者必欲極備全美未有不累其身者也蓋榮祿勢利天之所以彰有德也吾有之而不知有人恐神明見嗔矣聰明智巧天之所甚愛惜也吾

有之而欲其至足恐造物相忌矣記曰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至言哉

中山陰姬與江姬爭后、司馬喜請見陰姬、公爲畫計、公稽首曰、誠如君言、喜即奉書請中山王曰、臣聞趙强即中山弱、臣能弱趙强中山。王悅而見之。喜曰、臣願乞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榷爲資。未可預陳也。乃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容。佳麗之所出也。今來至境入都邑。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見。多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不知者將以爲神。其容

貌顏色。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趙王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對曰、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喜歸報中山君曰。趙王非賢君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聞其欲請陰姬。中山君作色不悅。喜曰。趙强國也。請之必矣。不與之。即社稷危。與之爲諸侯笑。王、立、爲、后、以、絕、趙、王、請、可、也。遂立爲后。趙王亦無請也。

汲黯公孫弘在漢武朝、一日同語、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弘兹言雖黯直、亦不得復與辨。弘置事而言。不敢以所議與黯辨。兹弘所以爲詐爲不忠也。黯之知弘審矣。他日又言弘三公祿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病。夫三公爲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釣名如黯言。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其謙讓。益尊之。弘始爲武帝言人臣病不節儉。兹爲布被以儕節儉之言。而黯詰之。故遂自任以詐弗

辭。而帝益尊之。黯兩言弘詐。弘一不辨。一自任。皆有術存焉。小人機鋒。巧于避就如此。黯將奈之何哉。

漢靈帝時、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諠赫、孟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于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于讓。皆爭以珍玩賂之。

高錯第一牓、褒思謙以佻士艮闕節取狀頭、錯庭遣

之思謙趣顧厲聲曰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誡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紙入貢院旣易以紫衣趨至堦下白錯曰軍容有狀爲裵思謙秀才錯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峩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請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裵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榜錯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裵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錯見之改容不得已遂從

宋王欽若爲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賓古

爲度支判官嘗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勝矣僕將豁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眞宗大驚曰先帝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卽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小人之情未有不揜小人之善者欽若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或褒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卽繆誤有所譴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爲多類此小人之情未有不推過于人而以善自歸者眞宗嘗示喜雨詩宰相王旦袖歸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要進入改却否欽若時爲樞密副使曰此亦無害密奏之帝愠謂旦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旦曰臣得詩未暇再閱有失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曰王旦畧不辨眞宰相器也帝顧旦笑焉欲知小人之情于欽若傳求之思過半矣

紹興中王鉄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卽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王公

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卽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强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踧踖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于簾內歌韓昔日贈詞韓聞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卽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請引至再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擧在妾家最善舞今日

能爲妾舞一曲即出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歸登舡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包孝肅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

狀因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于廷杖之七十特寛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絶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姑蘇徐中丞撫晉時藩有一無藉惡少冒充公子糾同夥數人乘官舫持僞符沿途需索所過莫識其僞直抵公轄地彼中官屬先館之公署禮甚恭翌日爲公言公驚曰我止一幼子家讀未出何得有此且詢其像貌年齒俱非公怪甚呼入無藉乃衣冠楚楚顏色自若見公輙行父子禮不待公發言嘵嘵然先以家事告次則起居安否而呼父聲不絶口公怒甚氣塞反不能措一詞各屬旁覩亦信爲真矣公無奈大呼吏卒褫其冠服欲痛加拷問無藉婉容柔聲告曰父何怒兒數千里來定省無他故吏卒驚疑不敢前

公怒極亟以手拍案無藉乃匍匐近案前固持公足死不釋手曰父既怒兒即旋不敢逗遛公面如土旁觀反以公矯其心竊惟議各長跪代請曰固非令公子然千金之軀請自珍愛公不得已命左右械之且發有司廉問時諸藩臬候門見公怒不敢入僉議曰此寧有假僞敢如是者既無藉出見各官在門頗藏械于袖拱揖言曰家尊素性故爾諸公勿訝各官盍歡皆致敬苔之私囑兵卒去桎梏反厚餽遺嚴供帳仍官舫送之不令公知而同官竟以在逃對然無藉

經過驛遞廩給夫馬愈從豐盛徃返公行人莫敢問
迨舟將抵蘇逸矣及公移文來究無踪憶假來假待
從寬羈縻之寧無敗露處耶
嘉靖間粤肇慶一生鄭林多智家富世業鹽商偶日
郡守戲與倅言及飲器欲取一壺于鄭鄭聞謀曰求
壺不已必有他求我豈能饜守欲耶莫若先發可免
徑以郡守盤驗鹽觔秤盤赴匿爲辭訟之鹽院嗣日
以二十人共舉之鹽包加黑捍無星之大秤指云二
三七斤歸官而不歸商院閱牒斥誣林以危語激院

怒乃命一防夫押人并牒付守自審林曰原告送被
告肥鼠就餓猫必無生埋院益怒立遣之林自謂必
死無疑俯首從行夜宿防夫家防夫以秀才且富殺
鷄爲黍見其幼子焉林飲罷絕不及訟事止極口感
頌防夫且譽其子秀異故以知星自詡索其子命代
推大加稱賞曰此子大貴人也科名不足言必登甲
榜我無子願認爲義子與君結一兄弟可乎防夫細
人被惑喜諾卽席就拜林探囊先取銀幣爲其子服
飾復取錠金致謝防夫及明登途宛然兄弟矣至郡

將校入林始敎防夫曰汝投牒後必立領回文出門
必再趨入近案自日有鹽臺審語通遣之鹽臺云必
審原告爲日後審惟此云云防夫如敎守勃然曰下
民訟我今不欲我加刑疑我也我可苟安耶卽告解
殺歸上見其不辯求去反疑守而以林誣爲實且究
一時府守刑楚夫厚結防夫之心宛轉一時之戶林
誠狡猾矣
直指張公淮按蘇時風力過人摟奸剔蠹凜若神明
一朝羅致敎唆詞訟者數人于庭方欲嚴治適府二

守王以事進告偶聞張語侵王王竟立不跪厲言抵
觸出張一時無計惟捫腹而已庭中一人匍匐上俯
首低聲曰欲討其罪猶發蒙耳張氣定徐問曰計安
出其人答曰王曾署印吳江賦甚多乘其不備索之
則得矣張令阿衛出胥門舟行至吳江令報長大戶
曾通賄于王者俱首免罪一時得狀五百餘計賄若
千王抵罪配戍去嗚呼其人以敎唆獲罪而反敎唆
其罪我者眞堪一噱
一富民麗大辟逃方使御史尚未出京民卽令妻詣

至京邸、候御史公出、遂乘一女轎、投拜御史妾、言乃舊親識、御史妻方愕然、即以些須禮物爲獻、繼又出首飾珠寶約値數百金、且言此吾親家物、今將貨賣如可用、留之、明日定價、仍留一帖云、此首飾價値數目、待爺至看之、匆匆告辭、問以寓處、則曰只在前某衚衕、御史既回、妻語之、甚駭異、及視帖云、某犯死罪、係某處人、坐審錄時超生、御史急偵其婦無蹤、欲發其事、又恐爲累及、遲方、竟不得已出之、

建康緝捕使湯某、于儕輩中著能聲、蓋群盜巨擘也、

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負小笈投湯所、湯詢誰何、則自通爲都沙王小官人、趨前致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憇、辭云觀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擬假一力、負至東陽鎮間渡。湯疑有他。遂擇其徒狙黠者借姓偵之。自離城闉、過酒肆輒飲。已而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扶醉人、殊倦甚、恚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酒徒爾、幾七十里、抵鎮邸。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喧奴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寄扣同行、知夕來酒醉伏枕、亟造臥所、少年聞湯來則亦扶頭強披衣。扣所以至、湯漫以他語答之、少年笑曰。得非疑某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爲證、且曰、辟然、或有他故。願勿區區。湯嚬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夜來總所大有酒旗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司、立限構捕甚少違、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用是胃急求策、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香火、或可徼神物之庇耳、湯兩其醉中語誕荒、不復詰、力邀同還抵家、設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器物皆粲然橫

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爲神。方欲出謝。其人已去。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韓彥古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爲諫議大夫、昇陵春之後、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以中之、范門濟嬖無間可入、乃以白玉爲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閤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妾在傍、怪其奩太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墜地。合既

砕盞不可收拾花見盞怒自起捽妻鬟髺中仆地覺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韓揭嘗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實未嘗出也旣見韓延入書屋請曰平日欲一拳屈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强留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于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此編旣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常欲暑觀不可

吏耿　卷十七　譎智　十二至

得至是仁甫闞其言寒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卽進呈不可他示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于是爲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卽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䚹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儁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輙先錄送翰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仁甫雖憤憤不平亦幸家成竟用以進其怙富玩世狡猾若此今之官吏亦有過此者

白鐵余者延州稽胡也埋一銅佛像于荊谷中栢樹之下候草遍生宣言佛光現乃集數百人設齋以出聖佛伴從他所斷之不得謂是衆誠未至不布施耳益捨者百餘萬卽斷埋處獲像焉求見聖佛者日益衆乃以紺紫緋黃綾爲袋數重盛像觀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數百里老少士女就之若狂遂作亂自稱光王軍師程務挺討斬之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伎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伎

吏敗　卷十七　譎智　十六大

不覺皆仰視日者因指所視者爲國君

留餘堂史取卷之八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乂邵述　後學金

成務一

大體

先主一見馬超以爲平西將軍封都亭侯超見先主待之厚也濶略無上下禮與先主言常呼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不從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諸將羽飛並挾刀立直超入顧坐席不見羽飛座見其直也乃大驚自後乃尊事先主

唐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無官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任能爵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虛名其食實封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多以官夫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廢事權重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遠圖向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傳子孫矣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肅宗讌于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爲參軍者

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隷樂工遂令爲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須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爲君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惻憫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咸重公主公主卽柳晟母也

郭崇韜收汴洛稍通賂遺親友規之崇韜曰余備將相祿賜巨萬豈復貪得但僞梁遺賂成風今西方諸

藩多梁舊將皆吾欵鉤斬袪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爲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及郊祀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賚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飲之及太祖卽位語羣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命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旣有籍卽爲官物非詔旨不可得後太祖屢稱儀有守欲以爲相

宋初江左徐鉉入聘當差官押伴朝臣皆以文辭不及爲憚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者一人以行中書不敢請殿侍者慌莫知所由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者詞鋒如雲其人但唯唯徐强聒數日旣無與聒復者亦勌而止論者謂當時尙寶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騁詞庸詎不若鉉太祖以爲大國之體不當如此

眞宗皇帝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卽有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悅御史按　上意皆露章開封府過稅甚多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內亳州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愛其儀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係事體不輕不宜少有高下冀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放物冀公獨乞全與人皆危之明年　眞宗卽位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時朕

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
自後進用超越卒入相
宋眞宗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千宮禁上怒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臣僚與之遊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卜筭草本無言及朝廷事臣托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廷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

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公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去之矣此見王公有三善焉存心之厚也匡君之忠也處事之權也
景德末天書降左承天馬門鴟尾上旣又降朱能家於是改元祥符作玉清昭應宮建寶符閣盡裒天書置閣中雖上意篤信而臣下或以爲非惟孫奭張詠尤極詆誚未幾能謀叛天下愈知其詐至眞宗上仙王文正公曾當國建議以爲天書本爲先帝而降不當留在人間於是盡以葬永定陵無一字留者文正識慮微密如此
眞宗初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劄子乞于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下文字中書須宰相參政密院樞密使副簽書員方許中外承受兩官可其奏晉公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矣。
慶曆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旣見

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爾上以爲得輔臣體。
章懿太后之葬也明肅方聽政有旨令鑿內城垣出櫬時呂文靖公當國遽求對別后已揣知其意止令入內都知羅崇勳問有何事公具奏鑿垣非禮宜由西華門出神櫬明肅使崇勳報曰向夷簡道豈卿意亦如此公答曰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當庭諍太后不允臣終不退崇勳三返而太后意不回公正色謂

勲曰。宸妃誕育聖主。而送終之禮如此。與時治今日
事。莫道夷簡不爭。太尉日侍太后左右。不能開述諷
導、當爲罪魁矣。勲大懼馳告明肅、於是始允所請、又
薛奎因明肅欲謁太廟、乃以作漢兒拜女兒拜詰之。
明肅意而止、

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
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
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
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

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
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
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
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于
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
已、而夷簡默然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
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

元昊久叛、邊兵屢屈泰人困弊、諸將恥於無功、莫敢
言和戎者、雖夏人每入輒勝、而國小民貧疲于點集、

鹵獲之利、不補所耗、而歲賜和市之利皆絕、一絹之
直八九千錢、上下亦厭兵矣、而元昊悖慢已甚、亦難
欵塞、張安道爲諫官、乞因郊霈、許諸帥納其自新之
請。以安西界生靈。其言甚美。仁宗覽之大寤、退見許
公政府、公亦喜曰、舍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是歲勑
書即行之、自是邊臣乃敢受元昊降欵、戎夏皆褒息
肩、仁宗以至公御物。而許公審於安危之計。不獨虛
名、不貪小利、故讜言正論、聞則能用。雖遇元昊之變。
不失太平之業有以夫。

富公熙寧中罷相赴亳、常居深養疾、罕出、時幕府相
諸公、事須稟命、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紙尾、莫不盡
理。武事有難決、諸公憂疑不能措手、共求見公、公以
一二言裁處。餘語他事。諸公曉然。率常失其所疑。退
復以爲莫及也。公早使虜、以片言折彼謀、尊中國、及
總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爲、矧退處一鄉乎、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
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
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

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約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縣郡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免殺掠，理必喜，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繇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

東軒　卷八　大體　八

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同僚，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蹟不自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傍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歷于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議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于商賈，未甚有害。今國用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山澤及商賈，須取之農，以其害農，孰若賦於商賈。今爲計莫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元昊未順，契丹要求無厭，范文正公以爲憂，乞城京

東軒　卷八　大體　九

城備狄，衆疑其說，惟呂許公以爲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北，奈何築城京城，示弱乎。使虜深入，獨因一城，天下擾矣。乃建議北都，因修城池，增置守備，議者韙之。

嘉祐中，仁宗不豫，久不御殿，雖宰臣亦不得見。富文忠公求入視疾，內侍以未有詔旨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遂趨入見，因乞監侍藥醫，宿殿中，自是事無巨細，皆白執政後行，上下晏然。

英宗皇帝，濮王十三子也，故本宮謂之十三，使毋曰

仙游縣君任氏或言幼時父兄不以爲子弟數仁宗晚年無子遣內夫人至濮宮選擇諸子欲養之禁中英宗初不預選擇者無一可既晚內夫人將登車矣英宗匍匐屏間見之驚曰獨此兒可耳衆皆笑內夫人獨異之抱之登車遂養于慈聖殿中時宣仁皇后以慈聖外甥亦爲慈聖所養稍長將以進御仁宗曰此后之近親待之宜異十三長成可以爲婦慈聖從之後卒成婚英宗在藩邸恭儉好學禮下師友甚得名譽嘉祐末仁宗不豫大臣議選立宗室子仁宗勉

從衆議立爲皇子然左右近習多不樂者帝憂懼辭者久之及仁宗晏駕帝卽位以憂得心疾大臣議請慈聖垂簾帝疾甚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皇子者陰進廢立計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參知政事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疾狀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之乎慈聖意不懌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立獨琦不動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厚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者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禀承遺令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唯父母不慈子不失孝乃

可稱耳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熙寧中歐公退居潁上軾往見之間言及此公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昔上在潁上邸方人情疑二公招記室王陶使之密勸上傾身奉事慈聖上用其言執家人禮至親奉几筵進飲食慈聖遂是歸心而大計始定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公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

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閒居林下門生

故舊仕宦者皆欲扱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扱劾而去何益

張浚與趙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悖戾矣

宋御史臺有老隸素以剛正名每御史有過失即直

其挺臺中以挺爲賢否之驗范諷一日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告戒顧老隸挺直怪而問之答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責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諭之諷甚愧服

元廉公希憲禮賢下士常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謁公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衣袖詩請見公亟延入坐語稽經抽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既罷弟希貢問曰劉整貴官而見簡薄之諸生寒士而見俊禮之有說乎公曰非爾所知也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然背國叛主而來者若宋諸生何罪而羈囚之今國家興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則儒術幾此衰熄矣

徐達性端謹上下咸敬愛之上嘗召夜飲命左右强之醉既命內侍送至舊宅爲吳王時所居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曰舊內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不疑嘗從南京至姑蘇見一女子絕色則以重幣結之曰且不

即納嘗爲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他適女父堅求與女侍巾櫛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助粧且謝負約厚德如此

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簡其身得大珠一顆將以獻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僞物命搥碎之始以上聞　太祖嘉嘆

文皇論平交趾功問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

戊寅春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彭時

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日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上徽號相稱李善曰是也即擬進呈　上大悅

曹石擅政時有匿名投書罪狀曹吉祥者吉祥怒力請上自爲榜購捕　上令内閣撰榜岳李方進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購募之理且緩則人情息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

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　上謂左右曰岳正言是

正統十三年狀頭彭時當上表謝恩四鼓起候臚凡不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胡忠安從容出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　上是之

黄忠宣參贊南京軍務日李襄城爲留守李欽服黄每事以悉咨詢及視事皆襄城處分參贊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忠宣曰體當如是且汝看守備何嘗缺發落一事

丹徒靳文僖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寡有司爲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而儀曹郎與靳有姻婭因力爲之地禮部尚書吳山曰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靳夫人既生受殊封奈何與匹夫爭寵靈乎會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爲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而止

周忱巡撫江南承胡槩搏擊之後一意寬恤有訐富家大戶者皆不爲理訐者曰公何不學胡卿使我下

情不能上達周曰胡卿勑書令其祛除民害我勑只令撫安軍民朝廷委托故自不同

甘肅缺總兵會推恭順侯吳瑾上以瑾忠謹可用問吏部王翺翺持不可上曰老王物衆議稱得人爾持不可何也翺對曰瑾故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回回境錯誠用之將不唆中國大乃乏人耶上撫掌太息老王終有識

豐慶與河南方伯一縣令簠簋不飭懼甚乃以白金爲燭倪之賜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賜子日燃而不

燃也。公曰、不燃。則還之耳。大日、從容爲縣令日、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備矣。

機敏

驃騎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璧不得。顧暉曰、若之何。暉見少府主簿持璧、卽紿曰、我數聞璧、未嘗見、試觀之。簿授暉、暉顧召令史奉蒼。既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後至元間、太師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王璽。磨去篆文、改造押字圖書、及鷹墜等物、以分散其黨與。恭先以奏請故也。獨唐武氏一璽、玉色瑩白、製作如官

印、璞僅半寸許。因不可他用、遂行蔓文監收之、竟獲永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其事皆一時權宜。而事允有濟。故特取之。

魏鄧哀王冲、仁愛識達。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鼠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于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鼠齧衣、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戚。太祖曰、此妄言、無苦也。俄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

尚藉况教惡枉乎。一無所問。凡應罪戮。爲冲辨通濟宥者。前後數十。

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鑄丈六銅像于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迎戴顒（字仲若）觀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爲減臂胛、遂不覺瘦。

王肅于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呼平城爲彭城、勰有慚色、祖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

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范雲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主簿、王未之知、後尅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命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賓、自是寵冠府朝、

釋僧鍾任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辯才、敕令酬對、將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餐。道固曰、何爲聲聞邪。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爲名對。

裴琰之弱冠爲同州司戶、但以行樂爲事、略不視案牘、刺史李崇儀怪之、問戶佐、戶佐對司戶小兒郎、不閑書判、數日崇儀謂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繁。司戶尤

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爲滯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日、曹事委積。衆議以爲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崇儀召入、厲而責之。琰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百餘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琰之不上廳。語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燦爛。手不停輟。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既而廻案于崇儀。儀曰、司戶解判耶。戶佐曰。司戶太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此四五案。崇儀悚作。召琰之降階謝曰。

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此名動一州。數日聞于京邑。

桑維翰秉朝政。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乃學士使爲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材。暉得語甚喜。時軍國多事。答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

宋太宗時。一宮人踰垣潛出。捕獲。太宗遲遲不欲殺

之。皇城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即時領去送尼寺中。潛遠嫁之。郡取旋殺豬心肝一具。以合子貯來。六宮圍而哭之。良久。略揭以慰太宗。由是宮掖肅然。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濕不爲受納。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米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不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任滿入見。擢爲朝官。

蘇州至崑山縣。凡六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患涉久欲爲長堤。但蘇州皆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蘧篨芻藁爲墻。栽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爲一墻。亦如此。漉水中汙泥。實蘧篨中。候乾。則以水車畎去兩墻間舊水。墻間六丈皆土。留半以爲堤腳。掘其半爲渠。取土爲堤。每三四里爲一橋。通南北水。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與安道。奉使河東。旣行。安道晝訪夕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令。按視民兵。躬

案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尚慮未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而曼卿吟詩飲酒。若不意者。一旦安道曰。朝廷不以遵路不才。得與曼卿並命。今一道兵馬糧糗。雖已留意。而切懼愚不能獨事。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則事無遺舉矣。曼卿笑曰。國家大事。安可忽耶。已熟計之矣。因條舉將兵之勇怯。芻糧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纖悉具備。如宿所經慮者。安道乃驚服。以爲天下奇才。且歎其不可及也。

种世衡。宋神宗時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

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舉數對于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衆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敏幹皆此類

熙寧中濉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壞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莅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服其機敏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張中彥金廢帝時改彰德軍節度使正隆時營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構崖駕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除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趙從善尹京日宮寺欲索之科降刷照紅卓三百事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

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藤實以脂卷而縄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于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辛幼安在長沙欲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入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惟瓦難辦幼安命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于是瓦不可勝用

石州一布衣索蒙而有智宅內曲房廻室蓄妾數人

每夜人不知其宿處。嘗虜入石州。伊先將臨街宅舍毀拆數十間。虜見爲已經搶掠。不顧而去。其家獨得全。云蓋亦布衣之雄也、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柘木爲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楊佐官陵州、用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爲

小竅。灑水一如雨點。設于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幹一新、而利後舊、

東楊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以事來閣下議、必問東楊先生在否、不在、卽回、凡議事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斷于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每秋敕文武大臣赴憲臺錄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卽決、衆皆嘆服、

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府之職、誤寫右府、邊將受勅、疏請何府支俸、衆歸罪武選鄭厚、東楊徐曰、鄭主政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初書既云右府。卽合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

景泰立春日正値聖節、衆議慶賀迎春。先後未定。于肅愍至日、迎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春王正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

鄧州李文達公賢、成化間丁外艱還家、路逢驛使馳甚急、問曰、所報何事、曰軍情、曰取本來看、看畢致爲
朝廷處分。着某官總兵。某官副之。某官監軍。某官紀

功。某官運糧草。某官給賞賜。某處某營。發軍若干。一一明白。不至貽主上之憂。主上從之。君臣一心。自古所難也。

陶魯爲廣東某縣丞、都御史韓雍下令索犒軍牛百頭、限三日具、群寮皆不敢應、魯踰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責其妄、魯曰、不以累公等、乃榜城門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卽與五十金、明日牛爭集、魯選取百頭肥健者、給銀五十兩曰、此韓公命也、如期而獻、公大稱賞、任以兵政、累遷至憲副、

周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性機警、喜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筭、嘗為册歷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人初不解、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于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所對參錯。公案籍以質。其人驚服。每出會計。規地豐凶、事緩急、為張弛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一日至京議事、中途遇勅使索牛膠萬餘斤、為三殿繪料甚亟、文襄不應。至京。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去煎膠。歸市皮還蘇松常三郡、舊例運糧百萬、貯南

京倉、以給北京軍餉、月俸率耗六斗至一石、文襄與守況鍾謀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能受於此乎、既免民勞。且省費六十萬。疏上得請。

高定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鄆曰、柰何以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定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

程公同知溫州、領上官檄、檢校鹽塲、稱度數日、茫無緒、次有老翁獻計用井字法、言訖即去、程如其言畫地作井字、准畫九區、高廣相等、止稱其一、而餘八者悉定不三日盡無遺數

先識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復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于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多拯溺者矣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于我者

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藺相如爲宦者繆賢舍人、賢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問曰、君何以知燕王、賢曰、嘗從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吾手曰、願結交、以故欲往、相如止之曰、夫趙強燕弱、而君幸于趙王、故燕王欲結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負斧鑕請罪、則幸脫矣、賢從其計、參觀二事、足盡人情之隱、

漢高專任蕭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有客至耶、烈所談論甚愜、諸葛忽入、客遂起如廁、備對亮誇客、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盼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急追之、已越牆遁矣、

安定與羌胡密邇、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曹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愼勿遣人往、善人難

得、必且教羌人妄有請求、因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與伴諸去、及抵郡、輒遣校尉范陵至羌、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笑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孫策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策新得江東、所誅者英豪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果爲刺客所殺、

陸遜拔濟慮籌無不中、嘗謂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扶持之、君今氣陵其上、

意僕乎下、恐非安穩之基也、啓不聽、卒見殺、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及
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出
入、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
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
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李筌郎中爲荊南節度判官、集閫外春秋十卷、既成、
自鄴之日、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會
之制在氣、經年惜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啓之、

其書遂行于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筌後爲鄧州
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
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者、不以貧富悉取至、焉
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訪之、
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倏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
勸殺之、筌以爲不可、此胡雛必爲國盜、古亦有然。殺
假恐生眞矣、則安祿山生于南陽、異人先知之也、又
曰、此天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玄
劾星光之瑞、王夷甫、宋高祖、非不欲早害玄勒、永稱

太平、殺之不得耳、梁武帝覩太白之變、而下殿奔、發
恨于夷狄之主、凡爲大盜者、必有異筌、肯知之、知之
而不可祿也、
顏眞卿守平原時、祿山逆節頗著、眞卿以霖雨託修
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食、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
酒、賦詩、或讒于祿山。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
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唐玄宗時、姚崇與張說有隙、崇死、謂其子曰、我死、張
說來吊、爾以我平日寶玩羅列于前、如說屬目、即舉

以獻之、就問其求神道碑、纔得即摸刻以示外、此小
見遲。稍緩即悔。彼不顧則吾族無噍類矣。子如其言、
說來、果屬目稱。去後即以獻之。遂求所爲文、說許之
故其碑曰、一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
功全。後說悔、來索碑、已摸刻矣。說歎曰。死姚崇猶能
算生張說、後諳不行、
汾陽王宅在親仁里大啓其第、任人出入不問、麾下
將吏出鎮來辭、王夫人及愛女、方臨粧、令持帨汲水、
役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列諫、不聽、繼之以泣、曰大

人功業隆赫、而不自崇重、貴賤皆遊卧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齏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欲興、無所加也、諸子拜伏、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益、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不與

比坐交言、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劉晏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不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

王叔文以棊待太子、嘗論政至宮市之失、太子曰、寡人方欲諫之、衆皆稱贊、叔文獨無言、旣退、獨留叔文、問其故、對曰、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何以知此、遂大愛幸、

唐敬宗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融嫌疎惡、執留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將斃

矣、譬如猛獸、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上悅從之、

故相晉國公王鍔爲丞相、郎李巽時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腳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斗納錢七百、鍔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匝旬而度支請罷、以民

無至者故也於是識者乃以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
大用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
爲土墼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既作
食盡樵絶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粟爲
糜毀木爲薪以免鄰右有富人預爲夾壁覘食之餘
可藏者乾之貯壁間亦免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納之爲腹
心時羅隱在幕下屢諫謂敵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

聽杭州新治城壘樓櫓甚壯浙帥携僚客盛觀之隱
指却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備
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浙帥大笑曰本
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于內耳
蓋指宣卒將爲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徐
綰許再思挾宣卒爲亂火青山鎮入攻中城賴城中
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宋竇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專政帝患
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
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
之鎮帝不悅儀歸言于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
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
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于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
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
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
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笞他部卒
至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之

日并接羗胡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卒有
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之於權宜爲便上如
法官議不數日并卒愬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趨喧
爭前刺校心胸狠藉戸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向所
執爲是
李文靖公爲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府時西北尚用
兵或至旰食魏公嘆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
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
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虜請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

祀蒐講壁輿廉有慮日親公始嘆文靖之先識過人
遠矣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
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
于朝率百官賀王文正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
事飛蝗蔽天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
不爲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
祥符中王沂公在樞垣時瑞應沓臻公皆請對上語
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致然願推勿居異

日或有災沴則免與議退又白于執政及後飛蝗旱
暵公乃亟被擢用焉
王文正公爲兗州景靈宮朝修史內臣周懷政同行
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于堂皇
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嫌忌
之間
陳晉公爲三司使眞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
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報政詰之
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贓汚很籍
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頗聞之太后曰旣聞不劾何
也沂公曰方外事須本路監司擧發不然臺諫有言
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卽所損
又大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爲福建路轉
運使二相稟旨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猾吏也非王
耿不足擒之立命進熟勅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可
惜沂公不諭時耿爲侍御史遂以爲轉運使耿拜命
之次日有福建路衙役投拜馬首云押進奉荔枝到

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
意旨耿遂咨訪絳所爲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爲終
世不見天日豈料端公賜問然其尤爲絳所苦者遂
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大喜遂署校行臺俾之
幹事耿子不肖私納校珉琯器皿洎至閩中耿盡發
校所言事旣至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遽首嘗納禁器
于耿子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且謫耿淮南副使
皆如許公言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爲樞密使河西首領元昊逆叛

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鬷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鬷至定軍治畢瑋謂鬷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鬷即愛其雄才又聞欲有言遂爲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府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不然然不十年必總

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鬷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爲公言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博易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形容既至觀之其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鬷是時殊未以爲然今如其所話乃元昊也皆如其言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爲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襲夏時范文正守慶州堅持不可時尹洙通判秦州兼經略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約范進兵范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謹守觀變可輕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形也洙嘆曰公于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常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于度外今公區區過愼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

命所懸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合遽歸魏公及舉兵入界既歸至好水川元昊設伏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亡卒父兄妻子號于馬首者幾千人皆持故衣紙錢招魂哭曰汝昔從招討出軍征今招討歸汝死矣汝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哀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嘆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寶元初元昊創立文法故名吾祖嫚書始聞朝廷爲

之忿然、張鄧公爲相、卽議絕和問罪、時西邊飭備已久、人不知兵、議者以爲憂、吳春卿時爲諫官、上言、夷狄不識禮義、且勿與較、許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勑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旣而和議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歲遺、仍改名兀卒、朝廷竟不問、世乃以春卿之言爲然、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嘗累舉不第、落魄負氣、倜儻、

有縱横材、嘗薄遊塞上、覩覽山川、有經略西鄙意、其詩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間、已走西夏、與吳昊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又建炎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兩繳原書、管押同秦棣見之、卽補以官資、或問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觀秦此舉、加韓范一等、

矣、淳祐十二年、朝廷以京學遊士、排撻不勝、書行放逐、頗聞其間亦有張元其人、開慶元年、各書原僭僞、放奈供夫學校以養士、科舉以取人、而豪傑之士則非二者所能牢籠、全在君相羈縻之法外也、

蔣堂、爲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卽還、一縣使獨不肯出、須同書、左右論之、皆不聽、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曰、皂隷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

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爲延譽。後卒爲名臣。或云天章閣待制杜杞也、

杜司徒嘗言我致政之後、必買小驢、飽食芘蹄之、著皺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卽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卽爲節度使、乃賜錢萬貫、呂文靖公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鎭叛命、如光諸晉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

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
矣。其詞云、募能生擒夏悚、若斬首者、賜錢三百貫授
散官一秩。時傳邊者。蓋夏文莊也。敢于譸傳如此。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叛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
議者以為不可納、宜遣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為蠻去
夷酷歸有德。且求生。宜內之荊湖。賜以閑田。使以自
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
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
慶曆中河決北都商湖、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

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
門、埽長六十步、功全在此、埽屢塞不合、有水工高超
獻議、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
不斷。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為三節。每節埽長二
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至底。沉壓第
二第三。舊工爭之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
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曰、壓一埽水信未斷。然
勢必殺半、壓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
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

即上兩節自為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
聽超說、是遣數千人于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
流、河決愈甚、申錫坐謫、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言
為然、卒用其計、商湖方定、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人、
每人支買弓箭錢二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
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兵紀律疏略、終不可用、
徒費官錢不貲、無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君實時為諫
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堂、魏公曰、兵貴先聲、後

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振
慴、君實曰、兵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欺之一日間
耳。少緩。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
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
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
刺面、充正兵、憂今復爾耳、今已降敕牓與民約、永不
充軍戍邊矣、君實曰、朝廷屢失信民間、皆憂此事。未
敢以敕牓為信、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
無憂此言不信、君實曰、光終不敢奉信、但恐相公亦

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也、君實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逆偃落。宅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魏公默然、竟不爲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一如君實之言、及君實作相、議改役法事、多不便、子瞻與其事、持論甚勁、君實不能堪、子瞻徐曰、若親見相公嘗與韓公言義勇。無一言假借。今日作相不容其一言。豈忘昔事耶。君實雖止、實不喜也、未幾、子瞻竟罷後局事、

太宗真宗、嘗獵于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勝刻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不知其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鋭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

司馬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畢仲游與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未能杜其弊。

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諸法不可廢。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行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而後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約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諸法雖廢將行。況未廢乎。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遼師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

立契册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護如其請、蘇頌曰、事未可知。今越境立君、儻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戢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

熙寧二年、富文忠公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文定公留守、文忠來見、坐久之、文忠徐曰、人固難知也。文定曰、謂王介甫乎。亦豈難知也。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介甫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介甫

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文忠俛首有愧色、蓋文忠素喜荊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陳忠肅公智明遠慮、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愈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與時是非變亂者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林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于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敘官爲所當先、忠肅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

乃服公遠慮也。

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千戶楊英奉使河南、策其不早制必反、乃上疏、宜漸圖散遣、不報、後劉千金等作亂、副使鄧本端逮訟英先見、謂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于茂陵徐福。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中、上以黄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納鞾中、比出宮門、佯醉脫鞾、露金、閽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

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
高煦反楊榮勸　上親征上有難色問夏原吉對曰
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庭如此臨事
可知宜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聲有以奪人也
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
宣宗嘗微行楊士奇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難徧
豈無寃夫怨卒窺伺竊發後錦衣衛獲二盜伏林莽
候車駕謀作亂者　上聞之曰士奇眞愛我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

生亦高齡倦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薦舉
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楊先生休如此說吾輩
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幾個後生報聖恩矣振喜令具
名來翌日即同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文
貞武諫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力彼豈
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自寫幾個名字其人剛某
人闕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
力也文貞歎服
武宗初年瑾等用事舉朝欲誅之期必克獨許襄毅

日此輩得罪斥足矣不然恐有甘露之變時不能從
卒貽縉紳數年之禍
蔣恭靖爲御史時舟次有一野僧大肆罵詈公若不
聞即命放舟次日復罵一主政遂遭箠楚僧訐奏被
退詢之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恐者公曰以一僧妄
侮吾輩于中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
楊少司馬國楨制閩三鎮虜酋或言於沙中得傳國
璽以黃絹印其文項之于首詣轅門獻之乞公題請
公曰璽未知眞假俟取來吾閱之當徧汝酋請累世

受命之符今爲聖朝而出此非常之瑞若奏聞上獻
宜有封賞所望非犒也公笑曰寶源局自有國寶此
璽即眞無所用之吾亦不敢輕瀆上聽念汝美意命
以一金爲犒并黃絹還之酋大失望號哭而去或問
公何以不爲奏請公曰王孫滿有言在德不在鼎况
虜酋視爲奇貨若輕于上聞酋益挾以爲重萬一聖
旨徵璽而璽不時至將眞以封賞購之乎人服其卓
識
江陵不奔喪余太宰將上疏詞懇而氣平其兄猶慮賈

廟給曰疏中字有誤，涂出疏草，兄引燭焚之，大曰鄒汎標疏上，詢太激，廷杖幾斃，王荊石時在翰院，嘆曰，使涂直指疏上，當不令蚤上怒至此。

西吳董尚書潯陽公，份家富而勤于交接，凡衣冠過賓，無不延禮厚贈者，其孫禮部青芝公，嗣成工于詩字，往往以手書扇軸，及詩稿贈人，尚書聞之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銀幣為催，猶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縉紳之家自有扇面，豈復以詩字得人饋乎。將來破吾家者，必此子也，後民變事起，尚書已老，青

芝公以文弱不能支，董氏為之破產，人服尚書先見。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衆巳償價七百金，將售矣，亟往圖之，翁閱房，竟以千金成券，子弟曰，此房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得無溢乎，翁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違衆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衆口，且夫欲未饜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而獲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居，歌斯哭斯，從此為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價虧求貼，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帖然。

應變

孔子居陳，去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謂之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國也，吾不從子言至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於是歸設守械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殺宋公不得宋國，

於是釋宋公，宋公釋執走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君曷不入，始逆襄公歸。

呂布請袁紹，紹患之，布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之，陰令殺之，布乃使人鼓箏帳中，潛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

曹操攻呂布，布軍敗，布騎得操，不識，問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追黃馬，操突出引還。

陳矯從征漢中，太祖崩，群臣猶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

係遠近之望郎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嬪以王后令策太子郎位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

齊斛律光聞琅邪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郎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强引以前請帝曰琅邪年少腸肥

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劉琨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

耶基字世業嘗征西爲賊所圍糧仗皆盡乃割木爲箭剪紙爲羽得圍散遂翦僕射楊愔勞之曰鄉本文吏遂有武略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遥之

宋檀祗爲廣陵相義熙十年司馬國璠兄弟亾命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暗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呼噪直上廳事祗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以爲曉必走矣賊聞鼓鳴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唐太宗永泰三年詔四鎮北庭兵徙涇州衆皆怨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知邠州留後乃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卒擒之十四年王栩爲河中

少尹知府事部將凌正暴横栩抑之正與其徒謀乘夜作亂栩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乃安金僕散忠義爲博州防禦使在鄆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倉卒聞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擂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宋爲瓚知梓州時劍外初平卒有亾命者散匿爲盜無何蜀軍校上官進率亾命三千[illegible]人掠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蓬梃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且自

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令分守城門。聳坐城樓
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
之。擒上官進斬于市。此數事者。倉卒遇夜。更變出奇。
事定而迹不擾。易夬之九二。暮夜有戎。勿恤。蓋四君
以之。

玄宗賞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衆不得奏
金吾白從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
安之為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
者死。于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
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
報至。諸將相顧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
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為襲己。盡殺之。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
兵始交而斃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
奉官曹利用使於兵間。利用見虜母軍中。與蕃將韓
得讓偶在駝車上。坐利用下車。餽之食。共議和事。利
用許以歲遺銀絹三十萬疋。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
遺虜者。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及還。上在帷宮
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機事。當面
奏。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
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
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洎。利用具聞其
語。既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銀絹過多。
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繇此利用被賞尤
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為多。厚惟宰相畢士安
曰。不如此。虜所顧不滿。和事不能久。衆未以為然也。

然自景德至今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所未嘗有。畢
公之言得之矣。

上在澶淵。遣王文正公還守東都。既至。直入禁中。下
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後車駕自河北還。公宗人及
子弟輩皆出迎于郊外。忽聞後有呵喝之聲。驚而視
之。乃公也。其處事謹密如此。

大內災。宮室略盡。比曉。朝者盡至。日宴。宮門不發。不
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退班。上御拱宸
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呂文靖公獨立不動。

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公廷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上爲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契丹犯河北。帝幸澶淵。以丁謂知鄆州等安撫使。時人民驚擾。爭趨楊劉渡。而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絲爲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遂引去。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内帑災。縑帛幾盡。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章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發屬。請于宰府。旦徐日。瑣微之布。固應自至。奈何。彰困弱于

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檄督之也。

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閉營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于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

英宗即位。赦天下。凡内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時荊南所給縑帛。皆故惡不堪。在庭下士軍睨之失色。揚言曰。朝廷大恩。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爲。居民往往奔出城。且言變起。是時發師正爲州鈐轄。驅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日。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爲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撫劍庭下。披牘示之。群校落然自失。遂聲喏受賜去。

神宗在藩邸。聞蘇公頌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來恩州驛。夜火。左右請于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救。公不爲動。閉門堅臥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救兵亦欲乘閒生事。至聞京師。使還。上問公處。稱善久之。益知公之可用。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亦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縣送盗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盗還之。虜大慚沮。盗者亦得罪。

建炎初，駕幸錢塘，留張忠獻于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至，心獨疑之，亟走白張。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僞詔也。又告曰，是可宣乎。張曰，事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恐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輸。湯曰，當奈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張之。即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而散金帛如郊賚時則可。湯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

夷聚　鬼人　鷹陵　五十八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曰，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囚徇衆曰，此苗劉刺客也。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遂褰幃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我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攜余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堞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公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其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雖然兵事貴嚴，彼張魏之防衛疎矣。幸而客有鉏麑之悔。不然而武元衡之禍作矣。喪身辱國，尚可言耶。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荊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

史聞　卷八　五十九

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奈何。炳曰，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以行。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權守臨川。

畫槐宋理宗時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點
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閉不出槐騎
從人于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亂吾儕
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爲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
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籍
籍彥直之家

昔人有任術者常爲延州臨真尉携家出宜秋門時
茶禁甚嚴家人懷越茶數斤騎人中馬驚茶忽墜地
其人陽驚迴身以鞭指城門鴟尾市人莫測皆隨鞭
所指望之茶囊已碎于埃壞矣

國初駙馬都尉挾妓飲酒事覺逮妓恐妓擬毀貌以
往一吝曰上神聖不可欺爾宜靚粧艷服或可免耳
妓從之比入見　上命戮之妓解衣脫縛袷繡珍寶
照耀左右至裸體膚膩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我見
猶憐何況彼奴即叱放

文皇嬖駕於榆木川楊文敏公榮金文靖公幼孜恐
事泄盡取軍中錫器鎔爲殮具覆以龍衣日進膳如
故錫工盡除以滅其迹至京師人未知之

劉[illegible]之母買劉氏也其後立祠故爲異制以諱父之
失乃作一大龕中虛一聯書云本宗劉氏乃中三代
考妣五服親疎神寘席

土木之難乘輿北狩虜聲言欲搶通州議者欲焚通
倉恐資寇糧時周文襄適在京議事令各衛軍准預
支半年糧各自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不數日而倉
頓實通倉爲空

永樂間降虜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
不馴方也先入寇時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

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肅愍奏遣其有
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
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英廟在虜中也先以車載其妹請配焉　上以勝其
官童常童勝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被擒至是自請從上對曰爲有天子而爲
胡婿者從史何以載然郤之則拂其情乃紿之曰爾
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俟朕還中國以禮聘之
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郤之曰留俟他日
爲爾妹從嫁媵并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焉

伯律爲禮部都吏時、尚書呂震兼攝工部會辦水厥失火、有旨令部官回話、呂草疏示伯律、伯律曰、若依此奏、恐不免罪、請於燒毀木植中增棟退二字、呂大然之、疏入、有旨報罷、

王文成恐逆濠趨下南京、欲緩其出、乃假寫都憲楊火牌出云、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將發、參議雷濟曰、恐彼未必信、曰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王笑曰得矣。一疑大事去矣

陽明公旣擒逆濠、江彬等始至。遂流言誣公、公絕不

爲意。初謁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佯爲不知、竟坐上席、而轉傍席于下。彬輩遽出惡語、公以常行交際事體、平氣諭之、復有爲公解者、乃止。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

晉鎮督三邊日、忽虜衆薄城、曾令偃旗息鼓、當門設木架、架上立金眼回回舞不自已。虜擁觀門外。人畜紛亂。亡何、回回架上將軍砲發、觀者俱成齏粉

韓雍有應變才、弱冠爲御史、出按江西、到官三日不視事、但取院中舊牘偏觀、及啓門、裁斷如流、動中事理。物情爲之駭服。時有　部下鎮守中官、而都御史誤啓其封。懼以咨雍。雍請其中官解之。明日僞加封識而藏舊封於懷。俟會聞、使鄒卒持以付巳。佯不知而啓之。詭數語、即併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欲杖鄒卒以謝罪。中官反爲救解、歡笑而散。

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敬高章詐稱吉、挾七首以千金劫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貸諸豪右。乃手書十人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者、須臾人奉二十金以進。公陽怒曰、賦汝百金、胡二十也。稱之良久。察賊

少懈、一人前忽躍而就之、剌一人、縛一人、不踰時擒巨盜于樽俎間。遠近靡不頌首。

山陰吳兌有冠玉貌、隆慶間總督三邊時、俺答之孫把漢那吉妻曰三娘子者、俺答甥女也、頗豔麗、俺答奪而有之。那吉怒、降我朝。朝廷授以指揮、使俺答亦歸附受封、三娘子任情恣肆、干預邊事、每親巡邊、得與兌接宴、彼此浹洽、留連數日。外議沸騰。然虜情賴以洞悉。邊境賴以相安。人但知兌之立功、不知其得功在此。三娘子善飲。兌量匹休。故亦益相得耳。

一新娶婿醉眠、婦乘燭坐至三更、聞隱隱牆外聲、婦
悲與婿、屑墻漸透、藏燈伺之、見一人仰首入、婦悉援
椅壓賊項、自坐之、待壻醒視之、鄰人也、已死矣、婿驚
懼、婦曰、是不難、取一櫃內死者其中、鎖訖、并呼鄰人
門、門方啓、即挽人其家、謂有厚寶、悉移入藏之、趣至
詰午、無人還、因啓櫃、則死屍耳、欲陳告以難爲詞、假
託病死瘞訖、

兵略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守、欲人善射、乃下令曰、人有疑
訟者、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負、令下、人皆疾習射、日夜
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齊與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卻、楚賢良大夫皆
盡出其計、齊師愈強、于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願
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
幬帳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
之帷、使歸于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
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駭
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
鄭桓公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
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
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盡
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馬援上書曰、撩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
蟣蝨、剃之蕩然、蟣蝨無所復依
康范遷雲中太守、爲匈奴入塞、虜衆甚盛、而范兵不

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楊猾賊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灰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為兵車專載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溪山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欲遂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言陽等財寶足富數諸郡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踴躍尚敕令秣馬蓐食率衆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鋭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平

黃巾賊黨韓忠以十萬人據宛部朱儁以八千人討之儁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西南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子城惶懼乞降時司馬張超等議聽之儁曰不可今海內一統獨黃巾造逆納降徒長逆萌非長計悉攻之不克儁乃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外圍周固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解圍忠果出因擊大破之

曹操西征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將在遠外有強敵將軍為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聞昱謀甚悅曰君非徒明于軍計又善處人父子間

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長史尉淵上首級皆以實數操問故淵曰夫征討外冦多其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內銀等叛離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吳朱然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能禁吾兵

必不能禁吾無刃物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盡持棓先登彼山越恃其善禁了不嚴備于是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萬計

建武十九年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大中大夫臧宫圍之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延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勑宫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等

周文帝遣達奚武覘齊軍三騎皆衣敵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則撻之具知敵情以告遂破之

宇文忻追尉遲迥于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于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迥大敗

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袁滋代將復無功李愬求自試遂爲隋唐鄧節度使愬以軍初

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我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中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戢非我事也齊人以愬名輕果易之愬沉鷙能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于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楂枒山以取鑪冶城平青陵城擒驍將丁士良與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

良弟日與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于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亾日。法當避。愬曰。彼謂我不來。此可擊也。衆決死戰。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以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護穫于野。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

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將。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爲突將。自敎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謀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劍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祐奉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不械送祐

則謗者不息。此與司馬懿祁山請戰。率詔而止。同一機軸。皆成言先入。度其必不從而後行之者也。辛毘持節而蜀師老。李祐還幕而吳寇平。雖將之善。君亦與焉。

曹南院知鎭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去遠。乃掠牛羊輜重。緩驅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于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師不整。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虜軍將至。使人迎諭之曰。

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忻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欲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進。一戰大敗虜。遂棄牛羊還。曹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誘之。比復來幾行百里。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淳化中。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弟繼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謀所向。繼椊欲徑襲夏州。武謂夏州賊聚所在。我兵少。恐不能。不若先據石堡。

觀賊勢隆謂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石堡示寡巳露豈能復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捺猶未知遂進攻夏州捺很狽出迎擒以歸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爲虜所犯隆乃遷縣滴水崖在舊縣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今謂之囉九城者是也撫寧中所治撫寧舊城耳本道圖牒皆不載惟李繼隆西征記言之甚詳

唃厮囉唐吐蕃贊普之後據邈州之宗哥城盡有河隍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遵之策將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羌城聞賊已過畢利城瑋率諸將渡渭逆之遂合戰于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者所持皆白梧毛連以備劫虜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無陵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高指揮軍中鼓噪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觀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瑋之威名由是大震唃氏自此衰弱矣

張忠定公討劉旰兵迴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嘗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翦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虛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舁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于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按戰後論功先吊死而後問傷傷痍優于俘斬刀傷優于箭傷重傷優于輕傷而傷在前者迎敵傷在後者避敵因而稍致甄別第其賞罰此固今日軍中所以激勸將士之大端也

太宗北伐高瓊爲樓船戰棹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趨

雄州元昊初臣龐籍公自延州入爲樞密副使首言關中苦饋餉請徙沿邊兵就食內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爲虜初伏情僞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後爲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罷老疾論紛然以爲必生變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請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萬人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

銀裹之極華嶼寄使諜者賜賚入明珠族後乃擇驍
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
日羌酋負鼓出遂爲衡擒
太子中舍于壽彭年青州壽光人博學能文喜言兵
富文忠公丁文簡公薦堪將領以爲武學教授慶曆
中元昊數犯邊北虜乘釁聚兵求關南地丞相呂文
靖公召彭年計之彭年云夷狄不可較義理今幸歲
德在我爲主者勝宜治西北行宮若將親征者以壓
其謀乃以大名府爲北都未幾西戎請盟虜亦通好

呂丞相稱之彭年謝不復見慶曆末仁宗春秋高皇
嗣未立登州岠嵎山數震郡以言彭年上疏曰岠嵎
極東方殆東朝未建人心搖動之象宜早定儲以安
天下之心且言宜以齊爲節度建英宗入繼乃錄齊
邸遂爲興德軍以先識稱之
元昊分山界戰士爲二廂令兩將統之剛浪陵統明
堂左廂野利遇乞統天都右廂二將能用兵山界人
戶善戰中間劉平石元孫元任福葛懷敏之敗皆二
將謀慶曆中种世衡守青澗諜聞離之有悟空寺僧

光信落鬼魹酒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蕃部中衡
每厚給酒肉善遇之一日謂信曰我有書荅野利相
公若爲我賚之即以書授信歸發復召飲之酒謂曰
寨外苦寒吾爲若納一襖可衣以行回日當復歸我
信始及山界即爲邏兵擒見元昊得賚書發書即尋
常寒暄之問昊疑得信拷掠千餘至臨以兵刃信終
言無他昊益疑顧信所衣襖甚新絮立命劈拆中得
與乞書言前承書約歸投尋聞朝廷及云只候信回
得報如期舉兵入界惟盡以一廂人馬內應儻獲元

昊朝廷當以靖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奉賞昊大怒自
此竟奪乞兵既又因事殺之蓋乞先又與昊乳母白
姥有隙歲除日乞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
間乃譖乞欲叛昊疑之因衡嘗厚遇蕃酋之子蘇吃
曩聞昊常賜乞寶刀而曩父得幸乞衡遂使曩竊乞
刀許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曩得刀還衡乃唱言
乞已爲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爲文敘歲除日相見之
歡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窺覘乃
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

得昊所賜刀及香爐中見祭文已焼盡乃存數十字
昊得之又譏所賜刀遂賜乞死乞有大功死非其罪
自此君臣猜二至不能軍而山界無良將統領不復
有侵掠之患而邊鄙亦少安矣後信附西戎貢使得
歸改名嵩仕終左藏庫副使大都平夏之功世衡計
謀居多當時人未甚知衛卒乃錄贈觀察使
仲淹知延州先是總官領邊兵萬人鈐轄領五千人
都監領三千人寇出則官卑者先出禦仲淹曰將不
擇人以官爲次第敗道也乃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

分六將領之將各三千分部訓練使量賊多寡更番
出禦梅少司馬客生疏云古之部爵也以功今之叙
功也以爵二語極切時弊夫臨陣則卑者居先叙功
又卑者居後是直以性命媚人耳宜志士之褰足而
不出也分將迭出之議固當吾謂論功尤當專叙汗
馬而毋輕用帷幄則豪傑之氣平而功名之士知奮
矣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曾戰陣遇冦多
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出戰虜
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
爲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
州直上元令節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
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
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行酒少服
藥乃出數勞坐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
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又青在涇原常寡當衆戰必
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令軍中聞鉦
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陽却鉦聲止則大呼突之士

卒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
虜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忽鉦聲止遽前突之
虜兵大亂相蹂踐死不可勝計又青嘗與虜戰大追
奔數里虜忽壅遏山路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奮擊
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
悔不及擊青獨曰不然奔虜忽止拒我安知非謀軍
已大勝殘冦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
存亾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嶺冦賊
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窟穴青亦不從

謂趨利乘危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困而獲免
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用兵主
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嘗
奕碁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
所戒臨利能戒乃青過人處

王德用爲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
會契丹有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吾
正欲其以實還告百戰百勝不如以不戰勝也明日
故大閱士皆踴躍思奮乃陽下令具糗糧聽吾旗鼓

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來議和

熙寧中党項母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遣別
將林廣拒守虜圍不解廣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
虜度其勢所及稍稍近城廣乃易强弓勁弩叢射虜
多死遂相擁而潰梁又引兵卒至弥步屯順寧寨圍
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老倡李氏得梁陰事
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皆掩耳欲
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度李終不可得恐且
得罪遂託他事中夜解去雞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
之

慶曆中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取關南地朝廷患
之王武恭帥定州虜審遣人來覘候吏得之諸將皆
請斬徇衆武恭特不問明日出獵近郊號二十萬親
執桴鼓示衆下命曰具糧糗視大將軍旗所向即馳
敢後者斬覘者歸密以告虜疑漢兵將深入無不懼
仁宗亟遣使問計對曰咸平景德邊兵二十餘萬皆
屯武定不能分扼要害故虜得軼境徑犯澶淵且當
時以陣圖賜諸將人皆謹守不敢自爲方略緩急不

相援多至于敗今願無賜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
奇自立異功則無不濟仁宗以爲然

姚平仲謀劫虜寨欽廟以詢种彝叔彝叔持不可甚堅及
平仲敗彝叔乃請速再擧之曰今必勝矣或謂平仲
之擧爲虜所笑奈何再出彝叔曰此所以必勝也彝
叔可爲知兵矣然朝廷方上下震懼無能用者哀哉
虜至之不可輔也

張魏公在秀州自易苗劉僞詔後時張俊亦在秀州
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與

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順孰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沒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沒頭歸苗傳。不然、有一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李綱請造戰車、曰虜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二、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

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獻車製者甚衆、獨總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鎗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所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鉤索。止則聯屬以為營。其出戰之法。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鎗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偃牌、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過近、則弓弩退後。鎗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

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前後左右、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鉤聯以為營。不必開溝塹築營壘。最為簡便而完固。

吳璘仿車戰餘意、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并發、次陣如

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傷則更代之還更代則以鼓爲節騎爲兩翼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壘陣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張威自行伍充偏裨其軍行必若銜枚寂不聞聲每戰必克金人憚之荊鄂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曰彼鐵騎一衝則吾技窮矣乃以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兵至則聲金一軍輒分數十簇金人隨分兵則又趨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惟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眞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縛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莫敢前乃袖遇智裝束藁人羅列焜燿蠻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矢盡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王越撫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撵觴侍而一千戶詷虜還卽召入與談虜事甚析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弦琵琶而侑酒卽并金巵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姝麗者曰

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或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

余肅敏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禎鎭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鎭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余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直

氏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楡林、建學立官師、擇其少者爲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以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與屯田、歲得田十餘萬石、而楡林始爲重鎭。

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景帝謀、每征行輒挾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億患。楊洪自獨石入衛、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虜亦不知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不可棄、乃授都督孫安許、

使以精兵孫龍門關出據之。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塡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楚道。且無故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有鄧茂七、葉宗留、廣有黃蕭養、又有猺獞、而三楚、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由謙旨號令明審。不少寬貸。片紙行萬里外。如電曜霆擊。爲

天順間、北虜出沒河套、爲邊患。泰紘受命往議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郊拘亦足爲長便、

成化初、兩廣蠻寇大起、時韓雍謫在浙江參政、使就拜爲僉都御史、贊理軍務、雍即日拜命、會議進取、或請分軍蹙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諸軍不先消其本。乃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致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梧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首尾互應。彼分而怯。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

行必勝。我奪之矣。遂督大兵分道進擊。直抵大藤峽。道有里老儒生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頸、散手足、刳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有奇、盡降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刻石紀功班師、

伍文定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

擒我軍毋得縱發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許逵河南固始人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日守吾號令視吾旗麾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嵒餘堂史取卷之九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乂邵述　後學金彭校

成務二

權智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爲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晉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若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不急君也晉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于是諸侯伐鄭而歸鄭伯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元帝蕩陰之敗月明無由去有項雲霧晦暝因潛得出晉王敦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襆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乃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周太祖邙山墜馬李穆以馬策擊而罵之賊不疑貴人緩之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罵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俱還五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裴諝劾之李愬進馬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秦王使人獻玉連環于君王后曰齊人多智能解此環乎君王后取椎擊碎之謝使者曰已解之矣

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爲將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三國夏侯稱父使讀項羽傳及

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宋岳飛好野戰宗澤謂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皆能自立者故東甌王湯和開國名將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速耳何以泥古爲鬬者服之法果足恃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出奇覆趙全軍房琯效古法用車戰陳濤斜之敗僅以身免宋仁宗問王德用以邊事德用謂咸平景德中賜諸將戰圖人皆死守以至屢敗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自立異效帝是其

言、紹興初王德平秀州賊、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陣交賊衆殲焉。法之不足恃也久矣。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反少、廉賈所得宜少反多、何也、廉賈知取知予、貪賈知取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于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爲之經營於秦、與人卒有秦國、不韋

爲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爲取、亦商賈之權也。勾踐以四封內外付種蠡、而卒能滅吳雪恥。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羸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東坡曰、天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屛左右問曰、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拔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贓、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詞訟事、各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

會博殺此吏州郡長之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趙廣漢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王莽時、瑯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殺之。呂母怨恩報宰、母家故豐資、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沽者、輒奢與之、衣敝者輒假衣、不問直。數年而財盡、少年欲相與償之、母泣曰、所爲厚諸君。非求利也。徒以縣宰枉殺吾子、故諸君肯哀之乎。少年壯之、皆許諾、遂招合亡命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攻破海曲、執宰、數其罪、諸吏叩首請宰、母曰、吾子不當死、爲宰枉殺、殺人者死、又何請乎。遂斬宰、以頭祭子冢、因以衆屬劉盆子。

廉范字叔度、禾平初、隴西太守鄧融、辟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諠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未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護視。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

故功曹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耶。后融釋繫出、病困、范隨養視、及死、送喪至南陽、葬畢而去、終不言姓名。

朝歌賊甯季等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虞詡爲朝歌長、始至、陰募市中無賴。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繇是駭散。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

嘗亮六十里。亮用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意氣自若。令軍中仆旗息鼓。不得妄出。巷幔大開四城門。掃地郤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弱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爲恨。

魏軍至。費禕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行。賊遂退。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綀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王緒素讒殷荆州于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于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何所道。緒云。故是常談。國寶謂緒于己有隱。情好日疎。讒言用息。

謝廟鋒以朝廷寄事語兒聽。諳輒向親舊說爲戲笑。以絕其言。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飢。夏節忽勝門交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冀州市多姦詐。趙炬用銅斗鐵尺。百姓便之。

齊文襄疑文宣伴愚。慮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扳拍其背。不嗔。乃將犀手扳換暹竹者。自揩拭而覷覷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既鑠暹。責其往背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

釋而勞之。

齊王敬則爲暨陽令。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令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于廟中設酒會。劫帥于坐收縛之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遂斬諸劫。百姓悅之。

韋孝寬至相州。伺尉遲迥。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橋道。悉令毀撤。擁驛馬自隨。又勅驛將曰。蜀公將至。可

多倂肴酒芻粟迴遣　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帳
豐厚停留故不及。
東魏郎中杜弼以在位貪汚、請治之、高歡曰、今督將
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招誘之。人情去留未定。江
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
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
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宜少待之。至是
將出兵拒魏、弼請先除內賊、歡問為誰、弼曰、諸勳貴
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張弓注矢。舉刀按

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
之曰。矢注不射。刀舉不擊。矟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
況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
豈可同之常人哉。弼頓首謝。歡每號令軍士、其語鮮
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
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
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
疾之。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
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為之華言。敖曹嘗詣相府、門者

不納、敖曹射之、歡知而不責、我　朝王陽明平宸濠
駕馭北軍、亦祖此意、
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于晉陽、建明二年、長廣王
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疏遠、政行
無聞、遂禪與廣陵王恭、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為
黃門侍郎、見元乂秉權。政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預
世事。永安中遁于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
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拔刀劍欲殺之。
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眞患。放令歸

第、恭常住龍華寺。上至是世隆將謀廢立。恐實不語。
乃令王所親。申其意。且兼廹脇王。遂答曰。天何言哉。
于是即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為赦
文、敘述莊帝枉殺太原王之狀、廣陵王曰、永安手翦
強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逢成濟之禍、謂左右
將詔來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
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恒式。廣陵杜口八
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聖君。
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帝于寺、時太原王位極

必驕。功高意侈。與奪不肆意。帝恐禍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乃謀計于城陽王徽、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于十月、今始九月、可得已而徽曰、婦生産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値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于色、遂殿內外懽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旣誅。拜徽太師司馬。

周文帝宇文泰時、韓襄爲北雍州刺史、州多盜、襄至、密訪之、並州中豪右也、襄陽不知、並加禮遇、謂曰、刺史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盡署主帥。與分地界。盜發不獲。卽以故縱論。于是諸被署者皆惶懼首伏曰。前盜實某某。具列姓名。襄因取名簿藏之。牓州門曰。凡盜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者。顯戮之。籍其妻子以賞前首者。于是旬月間。盜悉出首。襄取簿質對不爽。並原其罪。許自新。由是群盜屛息、

唐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卽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而許之。比反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煬帝幸榆林、長孫晟從、晟以牙中草穢、欲令突厥可汗染干親自芟艾、以明威重。乃故指帳前草謂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芸除御路。以表至敬。今牙中蕪穢。

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是奴罪過。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諸部貴人爭效之、自榆林東達薊長三千里。廣百步。皆開御道。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爲男頊取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脅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車卒然至門、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

足爲恥姉若不可見自賞之。遂登車而去。須後貴毛
拜相。
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
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
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
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于前。食畢、捧琴語曰、
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
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文軸遍贈
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下。唐人重才、雖一藝一能、

史聚　卷九　權智　十三

相與驚傳讚嘆。故子昂借胡琴之價、出奇以市名、而
名果成矣。若今日、不唯文軸無用處、雖求一聽胡琴
者、亦不可得。傷哉。
天后時、太平公主受賜寶物、納之藏中、盡爲盜所得、
上督治之亟。湖州別駕蘇無名、召吏卒約曰、十人五
人爲侶、于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
縗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
馳白蘇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既徹奠、卽巡
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

諸胡而發其冢、剖棺視之、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
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
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卽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卽知是
偸。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
所之、足知其墓。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巡塚
相視而笑、喜墓無損也。向若追促之、賊計急、必取之
而逃。今恐緩求、或未將出。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焉。
吐蕃遣使請和親、太后遣武衛參軍郭元振往察其
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鎭戍兵、幷求分十姓

史聚　卷九　權智　十四

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幷之志乎。欽
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凉、豈肯規
利於萬里之外耶。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
未決。元振以爲此利害之機、不可輕舉措也。若直拒
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
則善矣。彼四鎭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靑海吐谷
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鎭十姓之地、本
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鎭撫四域、分吐蕃
之勢、使不得幷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

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
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若欽
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欵附歲久。今
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
之、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
於統兵。不欲歸欵。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
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離間
之漸。太后深然之。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備邊、召

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
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如之
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為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
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
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
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遣使
諭突厥、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
東巡、
唐因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
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鴻臚、禮
賓委府縣供之、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
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
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簡括胡客有田宅者、得四
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告訴、泌曰、此皆從來
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
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
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人生當
及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

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為散兵馬使或押
衙、餘皆為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
省度支錢五十萬、
張巡守雍州、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為
人千餘、被黑衣、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
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
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
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

家則家之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登舟則齎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廁籌溷皆手筆紀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和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北建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

李抱眞之鎭潞州。軍中匱缺。計無所由。有老僧大爲郡人所敬服。抱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眞曰。但言請于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使火作即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申言。抱眞命于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座執爐對衆說法。抱眞率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鍾念佛。抱眞密遣人塡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財貨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以貯焉。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變。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己大慚服。

按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

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
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
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
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
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
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
期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
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
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則不增也

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
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
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
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
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鹽
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
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
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
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

勞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
漕船教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
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
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
於一日間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人有得晏
一事在三司時常行之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于
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禀然後視其貴賤
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
比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粟通

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爲五等
具籍于主者今屬發運司粟價纔定更不申禀卽時
廪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則糴第一數第
二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卽糴第二數乃卽馳遞報
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
其宜已無貴售發運司仍會諸郡糴數計之若過於
多則損貴者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
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卽日知價信皆有術
建中二年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盡張伾飾

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戰甚艱傾家無他物請鬻其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于是同李抱眞等攻悅大破之

嚴震鎭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活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墜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柰何勸吾怯惜金帛且此人不辭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準數與之于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亦無趦趄求者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謀襲陳李侃爲項城令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逃之若重賞募死士可守也侃乃召吏民告之曰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爾民生此土也墳墓皆在宜相與竭力死守衆皆泣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錢千以刀矢殺賊者賞錢萬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自炊爨以享衆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徒失利無益也會侃中流矢走還婁怒曰君不在人誰肯守死于外不從愈于死乎侃遽登城賊引去縣李完

劉玄佐唐德宗建中中累遷司空汴梁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于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勅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賜軍其權譎類如此

元稹便騎射爲南豫州刺史太胡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稹乃設饗召新蔡襄城蠻渠三十餘人稹盛武裝于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建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稹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蠻衣亦參射限

命射不中稹即責而斬之蠻魁等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似鈔賊稹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稹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捕果縛送十人稹告諸蠻曰爾蠻里作賊如此合死否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稹即斬之乃遣蠻還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

憲宗時戎蠻亂華部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丁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圖集拒命者數數憲宗

深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騎往至其界、梁人見一
騎人、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詔撫安存一無所問。然
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詰之。他日毬
場中設樂、三軍併赴。令于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階
南北兩行、設長索兩條、令軍人各于面前索上挂刀
劍而食。酒至、鼓譟一聲、兩頭齊力抨舉其索、則刀劍
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閉戶斬
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

過、不免捶楚。其爲浙西觀察使、有牙將逆意、杖之而
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于庭
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
怒之資。而妄殺無罪。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
廷。使垂白之母。含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
右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良久乃釋。軍中
遂安。

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
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素惡以甕
甓之取土、皆剗丘垤平平、無得爲坎埳以害耕種、役
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朴撻、凡九十六日而畢。
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以驚役者、乃奏遣
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信、許以公主妻之、又聲言
欲巡邊、蠻中惴恐、由是訖于城成、邊候無警。先是西
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
故遣景仙往。驃信果迎拜。信用其言。

張濬、唐昭宗朝、親統扈駕六師、往討太原、遂至失律、
隔其副帥、侍郎孫揆、尋謀班師、路由平陽、牧守姓張、

郎蒲帥王珂之大校。珂變詐難測。復慮軍旅經過落
其詭計。濬乃先數程而行。泊于平陽之傳舍。六軍相
次由陰地關而進。濬深忌晉牧、及張郊迎、既駐郵亭、
濬令張使君升廳。茶酒設食。畚至張懽。乃許辭去。自
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遙觀一如交談狀。珂
性多疑。動有警察。時偵事者已審報之。珂果疑。召張
問之曰。相國與爾自旦至暮。所話何事。對云、並不交言。
王珂不信。謂其不誠。戮之。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纖
慮。後叛邪暨諸道各致犒餞之類、並不受之、乃命專

人面付之日，爾述吾意，以此助充軍行所費之物，錫幕布槽啖馬藥土產所共之物。咸請備之。于是諸蕃欣然奉之，以至軍行十萬所需無闕。

唐滕王極淫，諸官美妻，無得白者，詐言妃喚，即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則懼王之威，去則被王之辱。鄭曰，無害，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慚，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

門。後王坐，簡向前謝，王慚，乃出。諸官之妻曾被召入者，莫不羞之。

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剏，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玄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

李克用入魏博，見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城而行，鄩軍遁已二日。

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絕淮，濠兵驚爲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張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剌事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才，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銀數十兩，曰，促行，毋顧家。部將得脫去，投江南李主，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

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全百姓死，誓不獨生。詞氣感慨，發于至誠，不得已爲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卿相接踵，皆連氏後也。

宋太祖既得天下，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上因晚朝，

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爲富貴、不過多積金帛、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好田宅市之、爲子孫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撫賚甚厚。諸功臣皆以善終。向非中令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莫敢有異心者、

藝祖既以杯酒釋諸將兵權。又慮其所蓄不貲。每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大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疑醉中真有是言。翌日各以表進如數。

張乖崖宋太祖時守城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趙濟具之。龍圖、乖崖

孫爾也、嘗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

宋乾德間、郭進從征澤路、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責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闕、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幷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宋主從之。

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唐初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邵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

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還之，一日，趙普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衆不可勝誅，帝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外，皆紊次而雜書之，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孰訛，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弗救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郎，餘悉黥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眞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

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地也，何人可爲朕守，寇萊公曰，此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未艾，宜可爲守，乃即時進熟，勅退召王公，于行府諭上意，授勅俾行，王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避難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即途，身即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杯，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萊公答拜，且曰，參政勉之，廻日即爲同列也，王公馳騎入天雄，方戎虜滿野，無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騎退，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言，或云，王公數進疑詞，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助耳，

李允則守雄州，北門外居民極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以遼人孫好，恐生事，門外舊有東嶽行宮，則爲大銀香爐，陳廟中，故不設備，一日，銀鑪爲盗所摸，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申言廟中屢遭寇，課夫築墻圍之，其實展北城也，不餘旬而就，虜人亦不怪之，則今雄州北關城是也，大都軍中許

謀，未必皆奇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奇功，時人有誦云，用得敵人休，用不着自家羞，斯言誠然，先是雄州上元舊不然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妓寘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挾

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譴劾不救火狀。眞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諜。得謂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上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上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逃者、允則不治、橫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諜欲以賊人爲質驗。此得報以爲妄。乃殺諜。雲翼卒亾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又雄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村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教民陶瓦甓、標里閈、置廊市邸舍水磑、城上悉累甓、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闊承輸所修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候、望十

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有日允則自雄入奏過魏、魏守寇萊公也、謂允則曰、聞君在雄、蓋會特甚、能爲老夫作小會否、允則曰、方入奏、不敢留、還日當奉教、及還、萊公宴之、帷帘器皿、飲食妓樂、百物華侈、意將壓之、既罷、謂允則曰、君許我作會、翌日可乎、允則唯唯、公顧謂左右妓樂如今日、每設百戲、帷帘床榻、皆以假之、允則曰、妓樂百戲皆如今日。其他隨行。略可具也。明日視其帷帘皆蜀錦繡、床榻皆異越漆作。百物稱是。公已愕然矣、及百戲人、允則曰、恐外尚有雜伎。使召之。則京師精伎至者百數十人。公視之大驚、使人伺之、則床榻脫卸纏裹駝載、雜伎變服爲商賈以入。明日薦之于朝、極稱其才、雄之僚吏尤之曰、萊公尚氣、奈何以此勝之、允則曰、吾非誇之。

示之以行軍出沒之巧耳予後從事莾州允則之系
郎敘爲兵馬都監試問其遺事郎敘曰雄州諜者嘗
告虜中要官問遣人至京師造茶籠燎爐允則亦使
偕與直作之織巧無毫髮之異且先期至則携至榷
場使茶酒卒多口誇說其巧令蕃商遍觀之如是者
三四日知蕃官所作已過乃收之不復出虜中相傳
謂允則賂之恐有姦變蕃官無以自明乃被殺

天雄年豪家芻茭豆野時訪姦人穴官堤爲弊咸平
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昌

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官堤
爲姦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
于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于其黨誠之又
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
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有隱匿者亦十得八
九矣

王師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
鏈城夜遁張忠定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

處則潛衣揆入井中作逃走役井中來是時群黨悄
悄知其已投井故無他謀又免與王帥有不協名

張侍問爲淄州長山主簿有盧伯達與曹利用通婣
復惡世廕大爲邑患縣令憚莫與敵張一日承令乏
適伯達訟至即數其屢犯杖之未幾伯達姪士倫來
爲本路轉運使衆皆爲張危或勸自免去張曰盧公
固賢者安肯銜隙害公正吏乎了不嬰念一日士倫
廵按至邑召張語君揵吏也吾叔前得君懲今變節
爲善士矣爲發薦章去

瓦橋關北與遼人爲隣素無關河爲阻往歲六宅使
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爲塞欲自相
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泛船置酒賞蓼花作蓼遊數
十篇令座客屬和畫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此
始壅諸淀慶曆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爲之至熙寧中
又開徐村柳莊等濼皆以徐鮑沙唐等河叫猴雞距
五眼等泉爲泉東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并大河于
是自保州西北沉遠濼東盡滄州泥枯海口凡八百
里悉爲瀦潦闊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爲藩衞或謂

侵蝕民田、歲失邊粟之入、此亦不然、深其滄瀨開、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為美田。淤澱不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與日惟是聚、集遊民、乘隙責鹽、頗干鹽禁、時為寇盜、自為豬濼。姦盜遂少。而魚蟹菰葦之利、人亦賴之、

慶曆間、閤門使張亢知高陽關、契丹方遣信使饒求諸事、沿邊皆驚、亢每遣諜者、厚以金帛、無所吝惜、閒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愕焉、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亢為屏人、乃曰、閤使幾

如糞土、何故。亢曰、何與汝事。曰、閤使所與、非其人也。如我、乃可與耳。亢復愕焉、久之、曰、我非與闗使闕。我一外甥子、自少教歌舞甚妙。麗為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闗使善待之。虜中情偽、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婿、須紫竹鞭。閤使所執可與也。其餘所市物、非一。亢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搭所費甚厚、惟高陽獨否。

嘉祐五年、成都以戍卒為變、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默為經畧、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嘗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攜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

种世衡所至者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的、中者輒與之、既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射、射中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射、射中釋之、由是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

大捷則投此擲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
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
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
取百釘來即隨錢疏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
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
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
視之乃兩面錢也

狄青受命討儂智高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
君欲從青行此青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

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
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請若往而不能則軍中
法重青不敢私君其思之願行即奏取君矣非獨君
也君之親戚交游之士幸皆以此言告苟欲行者皆
青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求從行者

薛簡肅公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
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令
人喚卻劍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
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宋仁宗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
召桑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懌曰盜畏吾名
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
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
輒不許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
民家民皆走獨一媼留為具飲食如事群盜懌歸閉
柵三日復往自攜具就媼饌而以餘遺媼媼以為真
盜乃稍就媼語及群盜媼曰彼聞桑殿直皆遁去近
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懌又

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為我察其
實慎勿泄後三日復來于是媼盡得居處之實以告
懌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强梁者懌自馳馬
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
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

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惟一沙泉在
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脆
不可城慶曆中有戎人謂元昊云麟州無井若圍之
半月即兵民渴死矣昊依言圍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

曰彼圍不解必以無水窮我今願取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擲使賊見之亦伐謀之一端也州將從之吳望見遽語獻策戎曰爾言無井今何有泥護草積郎斬戎解去時雖幸脫然終憂無水至熙寧中呂公弼帥河東令勾當公事鄧子喬往視其地喬曰古有板軸法謂掘去抽沙實以炭末壤上卽其上可築城城亦不復崩願用是法包展沙泉使在城内則此州可守呂從之於是大興版築包泉入城至今城堅不搖而新泰永固矣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遣伺之何將至潞公亦動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漢州會酒設樂有營伎善舞聖狎問姓伎曰姓楊聖曰所謂楊臺柳者愚卽取伎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如今喚做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聖爲霑醉數日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燕聖迎其伎雜府伎中歌愚詩侑觴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公謗乃息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廐爲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飮宴自若明日乃究得首拆者杖流之

宋初遣盧多遜使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

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王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勝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時陳秀公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焚之具聞秀公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東坡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氾于梁山泊至于南淸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紀之匯于城下漲不

時河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東坡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梃入人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築于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版公廬于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

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蘇軾知杭州時歲適大旱饑疫并作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宋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積為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于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軾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于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

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

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抗禮蘇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擅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

稱甲子。軾邦之日。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咸以爲得體。

東坡言吾鄉某君子世居眉山中坡壟先君時。會朔逼。墓磚未定。謀于人。皆曰。往見此君。立辦。但多遊獵。又所居山林𢀖絕。試往圖之。坡幾兩日。始至其居。候至日昃方見其從數騎歸。乃少年也。旣通謁。少年易服出坐。定問故。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已具飯。且宿于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跪進盤飧。皆

今日所擊鮮也。進酒數杯。飯畢。始從容對榻。翌旦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及下手破土。至晚。磚猶無一口至者。甚以爲悔。明日。曉視其墓側。則五萬口斬然羅列矣。衆皆驚嘆。事畢。再往謁謝。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過。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施錢者何。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爲獄囚。我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一空。

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几本道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初不爲定。所遇得意處。即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爲詞。使女奴盡歌之。醉則就臥不去。雖暴露不

顧也。嘗召至京師議大樂。且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廛間。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爲常。神宗亦不之責。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於世。人少有得其聲者。

宋守約爲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于前者。皆重笞之。人多不堪。故言守約惡聞蟬聲。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爲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中以號令爲先。臣承平總兵。殿陛之下言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

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臣庶幾可使人
上以爲然、
鞠眞卿守潤州、有鬭毆者、本罪外、別令先毆者出錢
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輸錢於敵人。終日紛爭。
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宋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府、戶部着提舉司科
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星
火、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
與斂錢以賂吏胥、祈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

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
皆充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懽戴、
申屠氏、長樂人、慕孟光之爲人、自名希光、有詩才、既
適侯官秀才董昌、絕不復吟、食貧作苦、宴如也。郡中
大豪方六一、聞希光美、心悅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
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妻子俱
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
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匕首挾以往。好言
謝六一、因請葬夫而後成禮。六一大喜、使人以禮葬
昌。希光則僞爲色喜、艷妝入室。六一既至、即以匕首
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詐
謂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則皆殺之。盡滅其宗。
因斬六一頭、置囊中、至昌葬所祭之。明日悉召村民
告以故。且曰、吾將從夫地下。遂縊而死。時靖康二年
事、
金撻懶在承楚、欲爲久駐之基、膠然有吞噬江右意、
劉光世知其久去國、戍遠方、其衆思歸、而有攜貳之
聲。謂可離間其心。即命鑄三色錢、以金銀銅爲之。其

文曰招納信寶。背有使押字爲號。獲戎人之稍解事
者、貸而不殺。說諭彼我利害向背曲折、餞以酒饌、俾
持錢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
歸者不絕。未幾、得女直契丹渤海漢兒萬人。無室家
者、則爲之取婦、給良馬器仗、使出戰、前後立功爲最。
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
罷之、令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
者不知變。繩束頗嚴。諸軍忿懟、統制酈瓊率衆縛祉

渡淮歸劉豫。魏公方晏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
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
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之不可成。速成。全軍
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
逐之。吏莫知其繇。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
吏悟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
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子歸語父。奔告存中。
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

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
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
以白檜。檜卽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亟諭
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
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
工鞫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
粟物貨。大昂。泉溢於市。
呂元直作相。治堂吏絕嚴。一日有忤意者。遂批其頰。
吏官品已高。慚于同列。乃叩頭曰。故事堂吏有罪當
送大理寺。準法行遣。今乃如蒼頭受辱。甚不足言。望
相公存朝廷事體。呂大怒曰。今天子巡幸海道。大臣
皆着草履行泥淖中。此何等時。汝乃要存事體。待朝
廷歸東京了。還汝事體未遲。群吏相顧稱善而退。
張循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
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
保默然。反之。乃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不敢輕相援引
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

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只得慵眠。王曰。汝會
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頗亦粗能之。王曰。汝能
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
五萬。對曰。亦不足爲。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
亦五十萬乃可。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
造巨艦。極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
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
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餘月。忽飄
然浮海去。逾歲歸。珍犀香藥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

倍時諸將皆鐵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
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
餽以綾錦奇玩爲招其貴近珍重畢陳女樂迭奏其
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
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
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
願仍退爲卒老圃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
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頹然甘寢苔階
花影之下面胸中之智圓轉恢奇乃如此則等而上

之若伊尹管葛世豈盡無特莫能識其人無繇一試
其蘊耳以一敝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畀之不
問其出入此其意度恢弘固足使之從容展布以盡
其能矣蓋不知其人難任之與知其人不能專任皆
不足以有功觀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于知進
退存亾者與哉

宋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
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
小肩輿四方士以搥劍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
太廟臨安府以爲具賞犒勇士踰轎離地五六尺
前樹皂纛立劊手告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
過日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
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即止驗姓名轉十
官就給金銀賞與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棟三兩
件記之至日問人不測如神

宋史張唯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
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

負人則日蜚英羅致宴仲宣樓因酒酣曰有國而後
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
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
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踪相繼
或請所統姓名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福易聊爲君俠
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復得也時荆澧五州已危
於是擊鼓爆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
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

王忠肅鎮遼東時有罪者令入鐵穀以贖雖重辟如

之、曰儥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邊居遠數年、儲胥充實、兵馬富强、

楊榮尊人未遇時、形家謂所居不利後人、若以居傍土地祠爲業、則世世榮顯、乃于風雨之夕、密徹祠中香爐置于堂。明日鼓吹牲醴送還祠中。如是者再。乃謀于衆曰。此必神欲我家爲祠耳。衆推助之。乃以其家爲祠、而移其業于祠址、後生榮爲相。

劉本道、常州江陰人、少嘗學、有才畧、能詩、由掾史、見知於靖遠伯王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雲

南、於此戰克攻守之策、多咨訪之、正統戊辰、閩賊猖獗、寧陽侯陳懋往討之、尚書金濂、實綜理軍務、以本道諳達軍務、請以自隨、本道盡心戮力、活脇從者萬餘人、放還婦女八百餘口。凱旋陞戸部員外郎、景泰庚午、西北二邊境、民不能生、本道奏請給價買牛二千頭。并易穀種與之。乙亥貴州邊倉糧、侵盜事覺、展轉連坐、推本道至彼、不逾月而積歲之弊、洞徹無遺。上嘉其廉能、賜五雲絲緞、天順丁丑進戸部右侍郎、總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糧儲、先是漕運京糧、惟通州舊議河近便、自通州抵京操軍倉、陸運四十餘里、費股而增耗不給、各處赴京操軍、久役而用獨匱乏、本道慮二者之病、奏將通州倉糧於各月無事之時、令歇操軍旋運至京、每三十石、給賞官銀一兩、而漕運之糧止于通州交納、就彼增置倉厫三百間、以便收貯、歲積羨餘五十餘萬石、以廣京儲。　上復賜二品服寵異之。

于肅愍欲公援入中書科、公不許、第曰試日但書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已。愍如言、閣下雖不滿

其字、竟不敢言不佳、遂置上等。

天順初、朝廷頗好寶玩、中貴奏宣德間王三保出使西洋、獲奇寶無算。　上即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劉忠宣爲職方、匿其籍、事亦寢。後尚書詰都吏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忠宣從傍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所費錢糧鉅萬、軍民死者亦萬計。舊案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耶、尚書悚然。

都憲徐有貞治張秋河、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河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斂五斂者、各一注、而

瀉之則三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
徐有貞治河張秋不能成功乃再三求水發源處百
計塞之莫效聞一僧有道有貞往訊之僧第曰聖人
無欲有貞悟曰此下殆有龍窟所欲者珠也吾能使
之去乃鎔鐵汁灌之木始受塞遂成平道蓋鐵汁能
蝕珠龍愛珠故也
寇深微時見群盜分財者欲執之乃佯與款曲盜喜
亦推一分與之深謝去疾走告官盡獲其盜乃上書
朝廷盜黨欲殺臣臣不能居本邑詔入國子監

內監奭蟒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初議
省之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殺恐
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爲疑　孝宗曰但絕其食令自
斃可也
王陽明在庠日適有朝使承王命臨地方開讀陽明
充贊禮生朝使者頗傲物不以禮遇諸生是時行禮
顧㫺謬失儀陽明即大唱失儀狀語旣峻切詞又慷
慨若素練者朝使並諸司皆懾息不敢不俯伏以聽
也朝使恨甚不得不引罪照例納米以自贖至三日
朝使又當詣廟謁聖升堂聽講乃默揣博士官命陽
明充講將藉此屈辱陽明以報前隙至期陽明知之
乃欣然不辭請於衆曰凡經書子史在諸生亦講之
有素在上司亦聽之已熟今日請以　高皇大誥三
篇一講庶官吏軍民知所遵守何如時在座者孰敢
以爲非而有他說耶皆唯唯陽明即請香案奉大誥
于案上而自已乃南面立大唱曰講誦　高皇明訓
各官法當跪聽朝使諸司聞言皆相顧失色莫敢不
北面而跪也陽明舒徐講讀諸官跪久大爲所窘敢

怒而不敢言也
王龍溪妙年任俠日日在酒肆博場中陽明亟欲一
會不能也陽明却日令門弟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
久之密遣一弟子瞯龍溪隨至酒肆家索與共賭龍
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師門下日日如此龍溪
乃大驚求見陽明一睹眉宇便稱弟子
應天府丞寇天叙署尹事每日戴小帽穿一撒衣坐
堂自供應朝廷外毫不妄用江彬有所虐索每使至
佯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立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

百姓窮倉庫竭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
坐衙專待拿問耳毋次如此彬無可奈何而止
韓公雍宣江右時忽報寧府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
需容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王入
具言兄叛狀公辭聾莫聽請書王索紙左右舁几進
王詳書其事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
弟相懽諱無言使還朝廷坐韓離間親王罪當辟械
以往韓上木几親書乃釋
正德辛巳春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召九卿出覲都

下洶洶云將屠九卿行大事衆皆憚行晉溪曰予備
位大臣大威咫尺敢不覲即日詣通州人云彬將掠
奪九卿印晉溪反佩印往蓋彬獨屈膝乃可遏其謀
若本兵屈膝將士屬兵部而晉溪尤係將士望彬雖
有謀不得逞矣
周尚文在幕府四十後喪偶不復娶精神强壯夜則
視馬芻粟籌度事務徹曉不寐軍婦皆識其面嘗以
兵敗還虜追之前阻深淵乃令士皆卸甲以塡之須
臾塚平遂渡其智類此以其面瘦無肉邊人謂之周

猴兒
王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董
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功役亦不甚費有
羨銀二千餘持以白晉溪晉溪曰此一帶城牆實西
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何足
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邊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
人爭先陷陣其一竟死于敵晉溪籌邊智畧類如此
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雖中火亦費百金未
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

不數嚐盡撤去散于從官雖下吏亦皆霑及故西北
一有警則人人效命當時法綱疏濶故豪傑得行其
意使在今日則臺諫即時論罷矣梅衡湘播州監軍
行時請帑金三千備犒賞之需及事定所費僅四百
金登籍報部無分毫妄用雖性生手段大小不同要
亦時爲之也如鄧子龍以八日解永昌三月之圍忌
成功者顧罪以冒破軍糈吾不能不爲之髮指焉
錦衣衛經歷沈鍊以攻嚴相得罪謫田保安時總督
楊順巡按路楷皆嵩客受世蕃指若除吾瘍大者侯

小晉卿、順因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虜者、賓錄名籍中、論斬、籍其家、順以功廕一子錦衣衛千戶、楷候選五品卿寺、順猶快快曰、相君薄我賞、猶有不足乎、取鉢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遣公長子諸生襄至、明日掠治、囚急且死、會順楷被劾、卒恭旨逮治、而襄得末減、問戍、襄之始來也、止一愛妾從行、及是與妾俱赴戍所、中道微聞嚴氏將使人要而殺之、襄懼、欲竄而顧妾不能割、妾曰、君一身沈氏宗祧所係。第去勿憂我。襄遂詒押者。城中有年家某。負吾家金錢。往索

史取　卷九　雜習　五十七

可得。押者恃妾在不疑、縱之去。久之不返。押者往年家詢之。云未嘗至。還復叩妾。妾把其襟大慟曰。吾夫婦思難相守。無頃刻離。今去而不返。必汝曹受嚴氏指。殺我夫矣。觀者如市。不能判。聞于監司。監司亦疑嚴氏真有此事。不得已權使妾寄食尼庵而立限責押者跡襄。押者物色不得。屢受笞。乃哀懇于妾。言襄實自竄。毋枉我。因以間亡命去。久之嵩敗、襄始出訟冤、捕順楷抵罪、妾復相從。襄號小霞、楚人江進之有沈小霞妾傳。

范價、會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睨衙罷門卒報有貴客人謁潘氏園寓弩者、問有傳牌乎、曰否、命詗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心疑為盜、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覘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鬪。相與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與謁客西門、過街肆、持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人夜傳令儆備。而令吏飽食

史取　卷九　雜習　五十八

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于庭。厲聲叱之。吐實如所料。即往捕賊。賊首已遁。所留皆妓也。于是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于獄。全賊散潰。

績溪胡大司空松號[illegible]菴、先為嘉興推官、署印平湖、有惠政、適倭寇猖獗、郡議築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縛某居軍前、梟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喜。各任版築。不閱月城成。

倭躙姑蘇、戟嬰兒為戲、唐公順之時家居、一見痛心、憤不俱生、時督師海上者趙文華、嚴分宜俾客也、公

挺身往謁與陳機宜。且言非專任胡梅林不可。趙乃
首薦起職方郎中。視師浙直。因任胡宗憲。宗憲亦厚
餽嚴相以結其歡。故無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
患。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第一美政。所急
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糴
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
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兩直隸巡撫下有縣凡一
百。則是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二百餘

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于無災縣分通融
借貸。俟來年豐熟補還。則東西百姓可免流亡。而朝
廷于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善政之大。無過于
此矣。

嘉靖間。吳江有孫大學者。與妓某善。誓相嫁娶。爲之
傾貲。無何。孫妻婦家益貧落。妓聞。以計致孫。飲食之
與申前約。以身委焉。孫故不善治產。妓所携簪珥不
久復費盡。妓日夜勤辟纑以奉饘粥而已。如是十餘
年。孫益老成。悔過。選期已及。自傷無貲。中夜泣。妓密
出藏於日坐辟纑處。使孫穴地得千金。皆妓所陰埋
也。孫以此得選。宦槖稍潤。妓遂勸孫乞休歸。享小康
終其身。

吳淞江由嘉定入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水
龍遵敘以御史左遷令嘉定。嘆曰。事孰有甚于此。即
日親蒞其所。召父老講求水利。且多設施。逾月盡疏
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里。及旁縣。民號曰御史河。先
是有夫據地得石碑長尺餘。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
通。然則龍之開河。亦有數耶。後朝廷旌其能。擢守徽

州。

平湖陸太宰光祖。初爲濬令。濬有富民枉坐重辟。數
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爲之白。陸至訪實。即日破械
出之。然後聞于臺使者。使者曰。此人富有聲。陸曰。但
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亦無生
理。果枉。日朱無死法。臺使者甚器之。後行取爲吏部。
黜陟自由。絕不關白臺省。時孫太宰丕揚在省中。以
尊權劾之。既落職。辟朝。過孫公。因揖謂曰。承老科長
見教。甚荷相成。但今日吏部之門。囑托者衆。不專何

以卑公道老科長此疏實誤也孫況思良久曰誠哉
吾過矣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陸陸由是復起
時兩賢之

監司嘗使[□]治地訟地多山嶺不可登數爲訟
者欺乃呼訟者告之曰吾不忍盡爾當責爾半爾所
有之地兩畝止供一畝慎不可欺欺則盡沒入官民
信之盡所有供半既而指一處覆之文致其參差處
責之曰我戒爾毋得欺何爲見負今盡入不責矣凡
供一畝者悉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犁得隱其權數多

吏類　卷九　權智　六十一

此類其爲人強毅恢廓亦一時之豪也

北方州縣唯審均徭爲治之太端三年一審令一州
八十八里之民庭集而校勘之自極富至極貧定爲
九則賦役皆准此而派區中首領有里長老人書手
官唯據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權要賄公蒞任輪
審均徭尚在一年後乃取舊冊查自上上至下上七
則戶照名里開塡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輒以自隨或
放告或聽斷或理雜務看有曉事且朴實者出其不
意與至案前問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戶問其家道
何如此年間何戶驟富何戶漸消隨其所答手註簿
內如此數次參驗之所答畧同又一日點查農民本
州除有二百餘人即閉之後堂各給一紙令開本里
自萬金至百金等家嚴戒勿欺又因　聖節先揚言
齊點各役至期拜畢即與里老書手到察院分作三
處各與紙筆令開大戶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
不必開也以上因事採訪編成底冊審時一甲人齊
跪堂下公自臨視擇其中二三篤實人作爲公正與
里長同舉大戶應升應降者諸人知底冊甚明咸以

吏類　卷九　權智　六十二

實舉遂從而酌驗之項刻編定一日審四五里往往
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此陳霽岩事）

滁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一偷
亦善舉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不相下曰見必
與決死生一日弓手因事至村值偷在市飲酒勢不
可避遂曳矛鬭觀者如堵久之各未能進弓手忽謂
偷曰尉至矣我與汝皆健者汝敢與我尉馬決死生
乎偷曰諾弓手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
有人遇强寇鬭矛刃方接寇先含水忽噀其面其人

愕然刃已椹胸後有壯士復與冠遇已先知噗水事
冠復用之水纔出口矛已洞頸已陳勿徇其機已泄
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遼東長勇堡虜入掠將出境旁掠二虜見二婦在土
窖中有細軟包裹二一虜下窖執一婦與上虜以手
援上遂迎一包上又逅一婦與一包並如前法二婦
瞯虜正援包並力一推上虜亦下窖二婦隨將土石
亂擊二虜俱斃遂各將虜一騎取拾包裹于上始下
窖用虜佩刀各取一級騎馬歸城獻級領賞

一鄉宦無嗣而婦悍甚妾婢笞死者數人獨鄰翁一
女白父願嫁此宦父曰爾自投穽耶女固請無傷因
達宦知取之一日女晨起登樓櫛沐故爲濡滯婦遂
惡聲登梯與肯心焉女覷婦將至極力翹足而婦倒
仆于地女隨跨婦背出挺袖中亂擊且大詈老婢狗
我豈以弱女子嫁此老翁秖怪其鄉宦巨室遺爾絶
嗣爾死有餘辜我今斃爾償衆冤即自斃抵爾命聽
伊另娶耳言畢而挺又下婦痛楚哀號丐命任娶誓
改前非宦亦懼央代釋後連舉二丈夫子一甲一科

我朝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聞之
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于
屏後聞之即出詬罵陳公赧紫怒起以一椿撲夫人
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
去汝而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絶其後也汝不改吾當
奏聞　朝廷置汝于法不貸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
人暄陳公一怒之力也妬婦見于紀載者多矣朋友
治妬亦詑事云而又有讓妾與友生子者事尤可詑
特並記焉陳了翁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父情好甚

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一
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獨無
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
見還而潘公迎至即了翁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
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奇矣而兩父恬然終
始安之豈非前未有事耶
吳興富翁莫氏暮年忽有婢娠翁懼媪妬且以年邁
愳其子婦若孫亟遣嫁之已得男翁歲時給錢米綿
絮不絶其夫以鬻粉英爲業子稍長令鬻杓市且十

許歲翁告祖里巷群小提以爲奇貨悉造姆家唁之
姆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爲問其説乃
曰汝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盍歸取
之不聽則訟之其夫婦皆曰吾知之奈貧無資何曰
我輩當貸汝卽爲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爲汝經營
事濟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爲作衰服被其子使往
且戒曰汝至靈幃則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問汝
謹勿應我輩當伺汝屋左某家當卽告官可也其子
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辟易媼罵欲毆

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
曰汝非花樓橋賣羨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
母吾乃汝長兄汝當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汝長嫂
此次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云此汝長姪此次姪汝
當受拜既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執喪安得去卽
命櫛濯盡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已又
呼其所生嫗之以月廪歲衣如翁在日且戒非時毋
輒至亦欣然退群小方聚俟委巷茶肆久不至旣物
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計畧不得施他日投牒持
券訴其子負貸錢郡逮莫媪及其子問之遂備陳首
尾太守唐少尉衆嘆服曰此子可謂孝義矣於是盡
以群小置獄杖脊編置焉

杭州重建戒壇須萬金所司召富民勸募湖州胡汝
輝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繼宗曰何易若此汝輝曰民
有一子不肖所積必爲他人取何如奉承勝事旣而
如數詣獻有司

一邑令欲修隙於某直指適直指按部至令以嬖人
侍焉遂乘間竊印而出直指知之佯托疾閉門數日

而陰檢無用文冊堆置空所忽日夜分喧傳火起令
鬨趨救直指故倉皇甚呼令前云暮夜恐防不測暫
以印笥印鑰托謹收貯俟詰朝賫入令強受之及期
直指出視事令畀賫入覿而啟鑰而印宛然在矣使
當時令不再計將何詞於直指耶

維亭張小舍善察盜偶行市中見一人衣冠甚整遇
荷草者將取數莖因如厠張俟其出從後叱之其人
惶懼鞠之盜也又嘗于暑月遊一古廟之中有三四
輩席地鼾睡傍有西瓜劈開未食張亦指爲盜而擒

之果然或叩其術張曰入厠用草此無賴小人其衣冠必盜來者古廟孽匪夜勞而晝倦劈西瓜以辟蠅也時爲之語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維亭張小舍後遇瞽丐於途疑而迹之見其跨溝而過撿爲果盜魁其瞽則僞也請以重賂免期某日過期不至久之張復遇諸塗責以渝約盜曰已輸于卧床之左足但夜至不敢驚寢耳張猶未信曰以何爲徵盜即進是夜其夫婦私語張始大駭歸覡床足有物繫焉如所許數兼得一利亦悚然曰危哉乎自是察盜頗疎小舍

智此盜亦智小舍先察盜智後疎于察盜更智

善言

陳侯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人又執三監吏羣臣莫敢諫者孔子適陳見陳侯與登臺而觀之孔子前賀曰美哉臺乎賢哉王也自古聖人之爲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嘿然使人赦所執吏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以問賈詡詡不對公曰與卿言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晉武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視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悅羣臣嘆服

劉聰妻名娥甚有寵于聰既冊后詔起鴹儀殿以居娥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私勅左右停刑手疏上畧曰廷尉之言關國大政忠臣豈爲身哉陛下不唯不納而又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怨咎皆歸妾拒諫戮忠唯妾之故自古敗亾之釁未有不因于婦人者也妾每

覽古事忿忿忿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覩妾亦猶妾之覩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過聽覽畢謂羣下曰朕愧元達矣因手詔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娥朕復何憂

梁武帝問王侍中份朕爲有耶爲無耶對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宋文帝遣劉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帝晏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

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王景文曰良由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

周武與蕭歸宴齊氏故臣長乂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埤罵朕者也歸曰長乂未能輔桀翻欲吠堯帝大笑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爲梁王盡歡歸請起舞帝曰王乃爲笑舞乎對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敢不俯同百獸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劭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裴度爲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砍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杲當死久上問故忠臣曰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杲至今尚存故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宋太祖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焚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曰不當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

佛適會上意、遂微笑頷之、因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
皆不拜。議者以爲得禮。
曹翰罪謫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翰
辭曰、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嘗一訪曹翰、觀其貌
苦、然愼勿泄我意、內侍如旨、往見、因序其遷謫之久、
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懟苦耶。
但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
千緡、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需、敢不應命、何煩質
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複、以授內侍、收複以十千

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複開視、乃
一大幅畫帳、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卽日
有旨詔役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爲先
鋒也。
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
之、喜與之語、寇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
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寇公曰、
于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大人不若未爲相
爲善、相則譽望損矣、寇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

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
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
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魚之有
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寇公喜、起執其手
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
子也。
歐文忠爲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錢思公通判謝希深、
皆當世偉人、待公優異、公與尹師魯、梅聖俞、楊子聰、
張太素、張堯夫、王幾道、爲七友、以文章道義相切劘。

率常賦詩飲酒、間以談戲、相得尤樂、洛中山水園庭塔
廟佳處、莫不遊覽、思公恐廢職事、微戒之、一日府會、
語及寇萊公、思公曰、知萊公所以取禍否、由晚節奢
縱宴飲過度耳、文忠曰、宴飲小過、不足招禍、萊公之
責由老不知退爾、坐客聳然、時思公年已七十、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
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
后誕朕躬、殊爲侍從、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
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秘、臣備位宰

相是時雖暑卯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
然方章懿臨御、若明先后實生聖躬、非得安否、上默
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如許
公保全大臣、眞宰相也、其有後宜哉、及殊作相、八王
疾革、上親往問、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誰作相、上
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歸閱讖、
得成敗之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郝爲學士、當
草白麻、爭之、乃降其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貨、
多役兵而規利、以他罪罪之、殊免深譴、郝之力也、

司馬公一日見康節曰、明日僧顒修開堂說法、富公
呂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
于理未便、某後進不敢言、先生爲止之、康節唯唯、明
日康節往見富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
曰、先生謂某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
公、公不起、僧開堂、公即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未
之思也、時富公請告、
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
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見詩有感、即命

夏原吉迎太子于南京、
仁廟在東宮、命侍講王達講乾之九四、達舉儲貳爲
說、聽罷、召楊士奇曰、經旨必無儲貳之說、達得無舍
義否、對曰、講官非正道不陳、豈敢舍義、此本胡瑗之
說、又問對常人亦舉此說乎、對曰、此問最好、程子云、
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
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弼素對宋
太祖之言以對、仁廟大悅、
金文靖扈章皇帝度鷄鳴山、上曰、前代唯唐太宗英

武嘗度此、對曰、太宗後悔是役、故建憫忠閣、　上默
然班師、
土木之臨甚危、若非也先之母、則駕旋無期、母謂也
先曰、我蘇人也、少隨夫戍邊、爲而父所虜、生汝、吾念
中國天子、君臨四海、汝亦臣也、何敢犯顏若是、也先
敬　英宗無敢失禮、迄送還朝、蓋從其母教也、母亦
賢矣哉、
孝宗朝有上言山西石膽子蒼膏者、命中官採求、經
年不得、將王維爲憲使、中官曰、其物載書中、何云無

也王曰鳳凰麒麟古書所載今果有乎

蔣瑤守維揚 武宗南巡有青瑣瓊花以觀公奏曰此花生于先年爲瑞應至徽欽北狩此種已絕今止存其名耳 上默然

尹直自南京入朝時 德王奏請其母妃之國詞甚哀切閣下不能難直曰臣能折之乃爲詞云爾母卽吾母吾養卽爾養爾以一國養不若朕以天下養也德王遂服

張孚敬欲撤天下學宮聖像徐階爲編修抗疏爭之

孚敬曰有一毫不似吾親卽拜他人矣階曰有一毫似吾親庸可棄乎孚敬聲色俱厲曰若叛我階曰叛起于附某素不附明公何得云叛

陸平泉以宗伯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巳趙錦皆在坐趙曰觀老先生此行使天下也曉得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李旋曰陸老先生實有病豈是爲家忩國的人兩公此語皆是兩篇大文章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劉瑾欲殺李夢陽康海詣瑾曰昔高力士寵冠群臣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諾卽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李夢陽高于李白數倍海固萬不及一也下獄而公不救奈何瑾曰聞命卽當斡旋矣

逆瑾欲罪平江伯陳瑄之子李東陽謂瑄有漕運大功金書鐵券子孫免死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輩有百戰功今子孫已華況瑄不從所殺罰何足贖東

陽曰漢高親定十八侯位次以蕭何第一何但供給饋餉不絕遂爲萬世功該當時饋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瑾默然

鄒南皐論劾張江陵張欲置之死侍郎周思敬笑語張曰豎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多着氣力豎子化爲烏有矣第天下本事皆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下之身爲豎子伐性乎且天下將窺政府喜怒也江陵意解鄒竟免死

卷之十
成務三
折獄　寬恤
擿奸　弭亂
詐謀

蒸中郎竹册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乆邵述

成務三

折獄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為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家有二白璧色相如也徑相如也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永貞間郭子儀壻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勑治而奴留內侍省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修悖亂[illegible]曾與寄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

坐謔與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罪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且將帥功難大于子儀冢土僅乾兩婿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尚宜錄勳念亾以從蕩宥況爲奴所訴耶陛下方責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于異日也帝納之

穆宗初牛僧孺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

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賕當死賂宦侍爲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得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先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應賞矣立給告者錢剮盜于市於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

王鍔爲淮南節度使嘗聽理有遺匿名書者左右取授鍔鍔納韡中韡中先有他書禄之及吏退鍔探取他書焚之人言其所匿者焚也既歸省其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逮其所告者同窮栒驗之以誚衆下吏以爲神明

安重榮雖武人而習吏事初爲成德節度有夫婦訟

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從旁詬夫奪劍而逐其子問之乃繼母也重榮爲叱其母出而從後射殺之

李侍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侄者欲并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敺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强之民如公言果訟其侄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太宗端拱初廣平軍民安崇緒隸禁兵訴繼母馮與父知逸離今奪資產與己子大理當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雜議徐

鉉議曰、今弟明其母為嘗離、即須歸宗、否即崇緒準法處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其證有四、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斷、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法寺定斷為不當。若以五[illegible]問。即阿蒲雖賤、乃崇緒親母。崇緒特以田業為馮强奪。親母衣食不給、所以論訴。若崇緒法寺斷死、則知逃何辜、絕嗣。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議、田產並歸崇緒、為合與蒲同居供侍、終身如是、則子有父業可守、馮終身不至乏養。所犯並準赦原。部從昉等議、

張文定公在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于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公曰、是非臺府能決、臣請自治之、上許之、公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歸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程顥、宋神宗時、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前為鄠上元主簿、鄉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

宋彭汝礪乞懸法示人狀曰、周官之法、凡治衆之法、

教衆之法、皆以正月陳于象魏、或以木鐸徇之、以警于衆、或以時月讀之、以教于衆、而於刑禁尤悉也、小宰憲官刑、士師憲禁令、訝士諭罪刑、請誓禁布憲、憲邦刑以達于四海、此民之所以無獄、而刑可以至於不用也、後世法令、一藏于有司、而民未嘗知之、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蓋亦幾于罔民矣、臣欲乞凡國之政教刑禁之要、各以時憲于州縣鄉保、使有司讀諭而敎之曰、其言如是、則其法如是、其罪如是、則其刑如是、使天下之民知天子所以教愛之如此、而得

有所避也刑可得而省矣。

石公弼、宋徽宗時爲滙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乃公備與窩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爲此說卽收捕窮治。皆服辜、

羅點春伯爲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故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雖得實而僕黠甚反欲汚其主、乃自陳嘗與主饋之姬通。旣而物色、則無有也、於是遂令僕

自供姦狀甚詳因判云、僕旣欠主人之錢又且汚蔑其婦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狀罪已明令從姦罪定斷徙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詞日根究聞者無不快之。

張昇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否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尸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是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奸人殺其夫而婦人與謀者。

呂陶爲銅梁令、邑民龐氏者、姊妹三人、共隱幼弟田、弟壯、訟之官、不得直、貧甚至爲人傭奴、陶至一訊而三人皆服罪、吐田、弟泣拜、願以田之半、作佛事爲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非若爲汝主不幾爲他人魚肉乎與其捐半供佛孰若分遺三姊。弟泣拜聽命。

屠褒惠爲左都御史時、山西寧化王有不孝罪狀、命重臣往覈、旣實、比至京王母改詞、覈者危焉、褒惠奏

言王母前後詞異。與民間告子而含忍息詞者俱同。遂得兩釋、

大司農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子以爲盜也、瞯其入、撲殺之、取燭視尸、則父也、吏議子殺父不宜緩、而實拒盜、不知其爲父、又不宜誅、久不能決、晉耆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竟殺之。

葉南巖刺蒲時、有群鬪者訴于州、一人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命且盡。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卽

起入内自揭簾、令昇至幕廨、委一謹厚廨子及幕官日、宜善視之、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審覈、收係家于獄、而釋其餘、一友人問其故、公曰、凡人爭鬬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證連係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鬬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于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傷者平、而訟遂息。

吉安州富豪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入床下、

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饑甚奔出、執以聞官、盜曰、吾非盜也、醫也、婦有癖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恐免不免、謀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婦初歸、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與至、盜呼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伏其罪。

寛恤

建光元年、高句驪王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梁葛周鎮兗、有廳頭甲、年壯未婚、有神彩、善騎射、膂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內一姬國色也、專寵、常在公側、甲窺見、目之不已、葛有所問至再三、甲方流眄殊色、竟忽其對、公但俛首、既罷、公微

哂、或告甲、甲方懼、人云耐思迷惑、亦不記憶公所處分、數日間、慮有不測、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未幾部公出拒唐師河上、時與敵交鋒、數日敵軍堅壁不動、日暮軍士饑殆無人色、公乃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即攬轡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葛凱旋、謂愛姬曰、甲立戰功、宜酬賞、以汝妻之、愛姬泣辭命、公勉之曰、爲人妻、不愈於爲人妾耶、令具飾資粧、直數十緡、召甲曰、汝立功河上、吾知汝未婚、今爲其妻、兼署列職、此

女郎汝所目者也。甲固死罪不敢承命。公堅與之。乃受。葛公爲梁名將、威名著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爲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爲是。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爲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隳其計中。遂爲民害。近世立盤量出剩法。本防

吏奸。而州縣貪暴者。因以歛民。至于倍蓰。以其正數上供。及應監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給。監司知之。亦不問。加耗又不足言也。

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僞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加獎激、以至棄瑕錄用、故徐鉉、潘眘修輩、皆承眷禮、至於衛融、張洎、應答不遜、猶優假之、故雖疏遠冤讐、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讒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復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

秋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舊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銷魂。李主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鄰國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

錢俶入朝、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共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且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及賜還本國、俶宴餞於便殿、慶勸以巨觥、陛辭之日、俶感泣再三、太祖命于殿內取一黃袱封

識甚寄以賜敘且戒以塗中寄觀泊即塗啓之凡數
十紬皆群臣所上章疏敘自是益感慨江南界平遂
乞納土
侯叔獻爲汜縣令縣多没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圓十
里河貫其中以最爲膏腴佃戶百家皆歲與族舊佑
價一萬五千貫未賣魏公當國又欲增價五千貫買
之陳道古御命而求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堅持不
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
末否李誠者在太祖皇帝時爲酒務專知以不能教

護官物爲溢水所損估所損當五千貫勒誠償之是
時朝廷出度支鈔預俵民間令買鵰翎箭桿弓弩材
木以備軍需及李重進叛方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
集太祖大怒命一應負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實非
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莫敢開析一例抄沒至今
誠之子孫一旦破碎惜相國不能恤其非辜給還其
田莫若更損價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剩
得五千官錢在誠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爲何如
道古大驚曰其初不知之審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

不可其亦有以塞魏公矣遂損價五千貫而去叔獻
乃召誠子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公厚恩奈家貧何
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衆佃戶謂曰汝等本出下戶
以得李莊之利皆大第高廩變爲豪民今官賣此田
而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
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享其厚利乎曷若百家共醵
此錢俾李氏請買我則寬其限責如此則此田復歸
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種兩獲其利不亦可乎衆
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矣叔獻

亦以此知名不數年遂得爲工部判都水監
韓汝玉令錢塘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晏起縣吏挾
之立門外候聲喏汝玉即升妓家中堂受喏暨日下
吏杖一百即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簡爲吏所侮無
以莅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
傑士也願自愛即令還職汝玉既滿任復攜此妓遊
西湖戀戀一月不去文正置酒餞之召妓佐酒侑汝
玉極醉時令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離錢塘數十里
矣後汝玉歷臨任有聲而文正公愛惜人才襟量不

可及也、
京師置襍物務、買內須物、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鋪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直、至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尋給、而勾當內門內臣故爲稽滯、京師甚苦之、蔡襄尹京兆、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字號、付襍買物務、今後乞不令內東門買物遞送月宮中請俸錢時、許襍買其供過物、併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爲然、其事至今行矣、

文宗天曆二年六月、陝西行臺御史孔思廸、言人倫之中、夫婦爲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宅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亾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似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宅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

中山王追元帝、將及、遽鳴金使逸去、常鬪平不能平、中山曰、是雖夷狄、然嘗帝天下、主上將裂地而封之、抑遂昔心也、既昔不可、則縱之便、

王璋、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爲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汝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爲也、璋曰、以臣愚、可不煩兵、臣請往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奉敕以臣巡撫其地乃可、遂令學士草　敕、即日隨行、黎明直造王府、周王驚愕、莫知所爲、延之別室、問所以來

者、曰、人有告王謀叛者、臣是以來、王驚跪、璋曰、朝廷已命立大帥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事將若何、王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惟公救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王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

寇天叙尹京兆日、武廟南廵、有內監預選女子千餘人以俟、居之空舍中、數日有死者、寇請於內監曰、此女子將候御、而菜色如此、恐反取罪、莫若令其家人

或酒肆食店、領出籍記姓名、臨時召用、未晚、內監然之、于餘人皆得全活、

雲南思壘梗化、守臣議用兵馬、文升疏言、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乞寢兵、倪岳手疏嘆曰、馬公謀矣。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露章云然、得無示天下弱乎、不如進諸邊藩臣有威望者、郎諭彼可靖也、

雍世隆巡鹽淮南、見竈丁貧而鬻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其兒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簡檗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詠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擿奸

太公望封於齊、齊有華上者、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人稱其賢、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誅之、周公曰、此齊之高士、奈何誅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望猶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棄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為教首。使一國效之。望誰與為君乎。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于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袁盎嘗引大體慷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盎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于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臣聞之、天子所以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卓、

趙廣漢爲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察其中可用者受計、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仇怨、姦黨散落、風俗大改。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

王敦親任溫嶠、嶠乃謬爲勤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鳳薦嶠、嶠恐已遠去而鳳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酒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板擊鳳幘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後鳳果讒嶠于敦、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

蘇瓊爲清河守、性清愼、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爲徵、及求謁、瓊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因遂焚券、

李靖爲岐州刺史、人或私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于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于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奏請不坐、惜逸御史名、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

兩朝、其家親族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留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敍、時論賞之、

韓愈爲吏部侍郎、有令史權勢最重、舊常關鎖選人不能見、愈縱之、聽其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

唐李德裕嘗爲武宗言、將帥出征屢敗之弊、由監軍

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每軍有官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祛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輙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自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然德裕不去監軍監使者、亦勢不可去耶、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

一奴竊銀器數事納懐中、公已簾下熟視不問、後公三爲宰相、門下廝役、皆得班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某者皆得官、相公何獨遺某、因泣下不止、公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懐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事。汝宜愧吾。不可復留。奴震駭泣拜去。

眞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筆墨、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毒也、即上馬去、

眞宗崩、丁晉公爲山陵大禮使、宦者雷允恭爲山陵都監、及開皇堂、泉脈分湧、丁私欲庇覆、遂更不聞奏、擅移數十丈、當時以爲移在絕地、朝論大譁、時呂許公夷簡、權知開封府、推鞫此獄、丁既久失天下心、衆

咸目爲不軌、以至取彼頭顱、置之郊社、云云、獄既起、丁猶秉政、許公雅知丁多智數、凡行移惟勘文字、及追證左右人、一切止罪允恭、略無及丁語、獄具欲上聞、丁信無疑、令許公對、公至上前、方暴其絕地事、詞意授海外。許公參知政事矣、

宋仁宗時、以宦者王守忠爲都鈐轄、富弼言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遂詔罷守忠、及後又用王昭明等爲陝西四路鈐轄、主蕃部、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

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乎。李龍之、然其後子孫至以將帥權歸宦者、徽宗任童貫軍功封王、而啓金元之禍、金世宗嘗與丞相襄議及監軍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取。及叔世以內臣監軍。動爲所制。故多敗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上嘉納之、及宣宗南渡後、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奉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史臣謂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今蹈其轍。哀哉。

宋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內侍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詔言媒蘖、交搆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押、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塡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軍、主帥節制不得自專、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乞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貴相交。無繇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擧。有不職。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首乞罷諸監軍。士大夫嘉公有謀。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

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飮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廣濟蔡河、有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顥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蘇東坡知楊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夜來術邪。道士駭惶而走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于欲與、即循行之。所不欲、或匿例不見。韓魏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縢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間。

陳瓘嘗爲別試所主、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荊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俟瓘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于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

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耶。汝罪當死。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視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縣尉率部曲只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鶴、因有不遜語、知泗州劉綱奏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趙鼎繼奏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然朝廷略

不加罪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
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卅之浙東浚怒
禺異已禺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
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彝
閣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旣
不傷上意彼見謫輕必不致力營求又幸其位必以
次竄進安肯容其人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
黨愈固而不破矣浚始歎服

苗劉之亂正彥謀挾乘輿南走傳不從朝廷微聞委

之幸其遠去其屬張逵爲畫計使請鐵券旣朝辭遂
造堂袖劄以懇朱勝非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
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簡詳故事如法製造
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役詳者時建炎
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
速事命延之入宿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
常之典今可行乎勝非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
忽顧問曰簡詳故事曾簡得否曰無可簡又問如法
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
宿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勝非此舉其調奸護賢
有足多者故能使張韓諸將竭力倡義以收勤王之
績也紛紛局外之議何足憑

張循王罷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相見言有少事
煩郡王建康鎮江軍皆屬主帥請薦其人唯唯而退
越甲申言之張辭以居閑之久舊部曲不相聞未有
可薦者秦曰教稱王薦翰林學士則難薦將帥職也
張逼不得已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皆舊隸韓王麾

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尚從容循王再三趣巨璫輩

乞早早歸內皆莫測所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
豈不願萬歲欸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脯
也卽登輦聞者嘆服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
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爲變而結約已
定其間一卒買卜于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
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
莫作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
傍卽見逆潛跡至一茶肆與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偷

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
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爲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
汝同首可轉禍爲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
陳曰此人爺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
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
急詣湛告變將張定叟作帥湛遣首狀告定叟將定
叟方卧起與密議定復就殺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
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全來而以首狀及白巾
詰之陳辭屈乃集衆于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
生皆補官

趙汝愚與韓侂胄既定議欲立寧宗尊光宗爲太上
皇汝愚諭殿帥郭杲以軍五百至祥禧殿前所請御
寶杲入索于職掌內侍羊駰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
外議洶洶如此萬一璽入其手或以他授豈不利害
于是封識空函授杲二鐺取璽從間道詣德壽宮納
之憲聖及汝愚開函奉璽之際憲聖自內出璽與之
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
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
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
人懼即食因具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
故懼此亦博物之效也

張易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誅殺無敢
犯易赴宴先故醉就席酒甫行尋少失違擲杯推案
攘袂大呼訴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
甚不可當也易嵬峩喑啞自如厎引去匡業使吏掖
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復使酒郡事亦頼以濟
歸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盗者絕無蹤跡一總轄謂其

徒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試往驗之不伏則執之又
不狀則令吐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
變俱伏乃令猢猻由天窗中入內取物或詰總轄何
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
始卜之倖中耳又一總轄坐在墹頭茶房內有賣熟
水人持兩銀杯一客衣服濟楚若巨商行過就飲總
轄遥見呼謂曰吾在此莫弄手段將執汝客慙悚謝
去人問故曰此奸盜魁傑適飲湯以兩手捧杯蓋陰
度廣狹將作爲者易之吾既見安得不喝比韓王府

中忽失銀器皿數件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
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服
歸自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
之以刃自傷僞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于衆是以
得之

元天曆二年以西僧輦眞吃剌思爲帝師帝師至上
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
動惟國子祭酒孛木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
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

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悚然

阿魯渾薩理事裕宗入宿衛深見器重今宿衛内朝
會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
發阿魯渾薩理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
卿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繇
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
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
計帝悟立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
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悞但恨用

卿晚耳

況伯律爲小吏拜禮部郎宜德初蘇缺守三楊薦之
廷議謂蘇難治請勑俾便宜行事郡丞以下有罪得
按問伯律初至吏抱牘請署皆如吏言漭不可否越
三日吏復抱牘至歷摘前所署某事爲故出入盡發
其奸狀立取舞文者二三人撲殺之集僚屬宜勑聽
者悚然因黜其尤無狀者籍民善惡爲二榜以示勸
懲士民聽畏悉令如禮依奏減重額田賦七十二萬
一千有奇郡稱大治

王僉都鎬爲廷評時京師有惡少誘官家子濯博失
千金廷正欲重其罪鎬舉古人言曰凡居官廉雖大
臣無厚積其厚積必貪婪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福
不道之家不如盜歸於人廷正善其言

鎬爲湖廣按察使禁戢宗室爲暴者數人楚王以書
來答使者去已卽投櫝中或於法得釋命使來謝乃
引使至櫝取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當如是吾安
敢低昂耶後書不更來

三原王公恕成化間以都御史撫滇鎭守太監行多

不法聞公將至預爲修理院署館落亭榭嘉花異卉
言禽舞獸凡可供玩好者悉具公下車見之嘆曰
朝廷憂地方不靖人民困極故特命廵撫安輯之奚
暇逸樂爲遂封鎖院禁不聞視花卉禽獸之屬聽其
自榮自枯自生自死而已日支廩給止米二升肉一
斤菜一品他無用也既太監設宴邀飲亦不赴祭太
監行事不便于民者盡革去門下頭目人等怙勢爲
害者執問如法太監銜之公每出按郡邑每用軍兵
護衛其導引隨從者十數人止太監令門下小軍藝

三保尾之欲遇便刺爲公于馬上見一青衣人隨行
問曰今日何多一人左右曰非從者因執之搜檢懐
中果夾刀一把三保叩頭曰萬死萬死吐實遣刺情
狀乃回院取供明白收刀收庫三保免杖遣之而不
加罪太監聞之欲自殺公知之同三司謂太監曰我
所行事不過爲民除害所罪之人不過爲門下猾惡
耳毋用過自疑懼也太監知無害巳意乃惶愧謝罪
悔過再不敢別生一事自此百姓安堵公鎮靜簡易
儉約禦寇而度量寬洪尤古人所難能也

巨璫汪直擅權每差出所歷郡縣令長皆膝行稍拂
意即罰曰爾頭上紗帽誰家的道沛亦以此言問令
答曰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衚衕買的汪大笑不復詰
劉忠宣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
須且取禍劉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
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
榜通衢云其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
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
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

必千萬束方聽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
糧草覬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中貴子
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
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于政事果于去惡凶人
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
常懼爲慶發因其困進利藥表之服後洞泄不巳勢
巳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廳召醫博士杖殺之
然後歸臥未及席而死葬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

皆下有病瘵者取墓土著床席間卽差其敬憚如此
毛尚書伯溫爲人廓落多大略拜御史巡河南時鎮
守中人挾以詐按史得直愈自恣而市大猾以爲奸
伯溫至名捕市猾必得之閹怒以爲是鉗辱我也必
理之伯溫聞故徑詣閹所索飯曰我未朝食食我閹
强具食曰食我必晏樂醉飽閹强爲歡酒半曰外間
傳公有違言顧乃能待我食若此耶閹大慚謝伯溫
笑曰吾固知公無是也閹公山東訐御史費金二萬
乃得直而御史今益有名人憐之公旣失利渠乃得
名又人人切齒公固知公之有懲也閹謝不敢與大

笑痛飲而別
武宗南巡江提督所領邊兵皆西北勁兵偉岸多力
喬白岩命于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
人每日與江相期至敎場中比試南人輕捷跳趯如
飛北人龐坌方欲交手或撞其脇或觸其腰皆僕地
偃卧江氣大沮喪而所蓄異謀亦已潛折一二矣
陽明旣擒逆濠囚于浙省時　武廟南幸駐蹕留都
中官誘令陽明釋濠還江西俟聖駕親征擒獲差中
貴至浙諭　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事遂寢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
在坐濠言時政缺失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
湯武亦須伊呂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曰有伊
呂何患夷齊自是始知濠逆謀決矣
王文成嘗言與逆濠戰鄱陽湖部署已定初不講張
至罪人已得車駕忽復巡遊　上意罔測爲之目不
交睫數夕有二中貴至浙文成張讌鎮海樓酒半去
梯出書束二篋示之皆此輩交通跡也盡數與之二
中貴感謝不已還南都力保無他遂免於禍

宸濠擒後中官張忠許泰等請縱濠鄱湖俟武廟親
征奏凱王文成不從於是忠泰請兵往江右搜餘孽
多方橫恣文成不爲動預諭市人移家於鄉以老羸
應門仍遣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敎主客禮武出遇
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襯嗟悼後去久之北軍
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安得犯之忠泰旣沮遂班師
楊石淙家居見劉瑾兇狡亂政日夕嚮度不進寢處
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出師召楊總制陝

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楊謂承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承曰、何謂。楊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毋能爲也。承佯若不知、纔入陝西界、果聞倪鉞已擒賊、承見楊料事如神。促膝問內變事。楊手書瑾字。承曰、瑾日夜在上旁不離、上一時不見瑾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旁皆彼耳目、安得從、一言入乎、楊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親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　上意可知、言已出二奏、與承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獨承

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公問、公疏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承曰、即不濟奈何。楊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餧狗。又頓首哭泣。上必大怒瑾。瑾誅、公大用、益矯所爲、呂強張承業豐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承勃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承入京、請見如楊策。　上覽奏至瑾侄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承抄沒其家矣。　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盡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纔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歡聲振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承乃備言楊本謀。衆咸推服。

陝西親藩有請頁田爲牧地、錢寧江彬及中官張忠輩、受重賄、請武廟許之、群臣交章執奏不聽、太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公等皆託疾不出。如國家事何。時上怒甚、令內臣督草制、儲承命上制

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愼之、毋忽。　上覽駭曰、若是可慮、其勿與事、遂寢。

武宗宴駕豹房、禁兵悉屬江彬、楊文忠患之、彬遣其黨張洪與信諠言兵可防、楊謗慮曰、君何疑江、反江

征流冠回耳帶箭鏃、先帝喜其驍勇、晉至左右、旣
護從遊狩、一時文武皆然、不獨江也、江何罪欲反耶、
江不必自疑、人亦政不須疑、彬聞之、信楊不已、虞楊
遂密啓于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
因坤寧宮新安吻獸、以一刺紿彬入賀、遂擒、
胡公宗憲總制兩浙、趙文華以兵侍監軍、威福自恣、
胡迎拜借重、趙頷之、暨胡張筵宴、趙愈覺有傲容、胡
徵詬之、堂上從官皆錯愕、趙遽曰、吾奉天子命監爾
軍、死生皆出吾手、敢恣無狀耶、吾旗牌安在、于是衛

史取　卷十　稱奸　三十人

趙于堂下者皆譁、胡大笑、叱曰、吾擁十萬之衆、節制
七省、不知天子命、何顧監軍、吾獨無旗牌耶、為胡衛
者聲罵特起、其聲震地、趙衆靡然、時陪席者慰胡曰、
今日事、君為主、縱不為監軍屈、寧不為尊賓屈耶、胡
復厲聲曰、何以解謝、須壽之二千金耳、趙閑趣謂曰、
汝饋二千、我將倍責于汝、胡復笑曰、即四千何難、席
遂罷、明日趙竟無言、則以饋者至矣、胡他日曰、此輩
非有才望能監我軍、不過貪緣以冀吾利耳、吾不與
則孤其來意、必興怨謗、與之則不甘、吾故晉而賞之、

晉淺吾氣、賞慰其私、彼求賞得賞、又何求焉、人以是
服胡之量、且足以褫趙魄、
李淑食浙臬時、城慈溪甫畢、郛居者賄趙文華請廣
之、公不可、趙乃置酒于城外某山、使人射矢及城睥
睨、曰、城易及矣、乃爾奈何、公則令人以矢從他山射
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
嘉定青浦之間、有村焉、陳星卿者、年少高才、貧不遇、
訓蒙村中、人未之奇也、村有寡婦屋數間、田百餘畝、
有子方在抱、任欺之、陰獻其產于勢家子、得蝇頭遭

史取　卷十　稱諷　三十九

夫勢家子擇吉往閱新庄、而先夘使幹僕持告示往
逐寡婦、寡婦不知所從來、抱兒泣于門、鄉人皆憤憤、
而愛莫能助、星卿適過焉、叩得其故、謂隣人曰、從吾
計保無恙、鄉人許之、令寡婦謹避他處、明日勢家子
御遊船、門客數輩、簫鼓競發、從天而下、旣登岸、指揮
酒掃懸扁、召諭諸佃、粗畢、往田間布席野飲、星卿率
鄉之强有力者、風雨而至、舉檣擠其舟、舟人出不意、
奔告主人、主人趨舟、舟旣沉矣、遂望新庄所懸扁已
碎于街、衆洶洶索鬪、乃懼而竄、方召主文謀訟之而

縣牒已下。蓋嘉定新令韓公廣以扶抑爲己任。星卿率其弊，即日往控呈詞，既美情獲慘激。使捕衙往覗。則扁及舟在焉。勢家子使人居間，終不聽。竟置諸幹僕及寡婦之侄于法，寡婦歸其產，而他適。星卿遂名重郡邑間。張君山談

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寶蓮寺有子孫堂，傍多淨室，相傳所禱頗驗。布施山積。凡婦女祈嗣，須年壯無疾者，先期齋戒。得聖筈方許止宿。其婦女或言夢佛送子，或言羅漢。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屢宿屢往，因淨室

嚴密無隙。而夫男居戶外，故人皆信焉。閩人汪旦，初蒞縣，疑其事，乃飾二妓以往。屬云夜有至者，弗拒，但以朱墨汁密塗其頂。次日黎明，伏兵衆寺外，而親往點視，衆僧倉皇出謁，凡百餘人，令去帽，則紅頭墨頭者各二，令縛之。而出二妓，使譯其狀，云鐘定後，兩僧更至，贈調經種子丸一包。汪令拘訊他求嗣婦女，皆云無有，搜之各得種子丸。如使乃縱去，不問而召兵衆入，搜僧，僧不敢動，一一就縛，究其故，則地屏或床下，悉有暗道可通。蓋所汚婦女，不知幾何矣。悉殲之

法。萬曆乙未歲，西吳許孚遠巡撫八閩，斷其寺終衣真人從大殿簷溜下出，事畧同。

黔國公沐朝弼犯法，當逮，朝議皆難之，謂朝弼擁兵之卒且萬人，不易逮，逮恐激諸夷變。居正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爲快。

一巨豪值處獄，府糾惡少數輩偵富室沿門告貸，賚挾取也。至一士子家，夫他出，妻傳命謂吾夫未歸，婦不敢擅。豪黨張甚，婦曰爾等皆烏合，吾與日雖取保

得爲首者給之。豪因前，婦曰吾積原不豐，若衆若少俟，祗首者一覗可矣。漸引豪至後深宅，命家僮縛之。先已令人聞官，招其夫，不逾時，官差與夫俱至，送豪寘之法，併治群黨，一時窩室稍安，皆此婦力也。

弭亂

北史魏李崇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迺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各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宋薛季宣從荊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令武昌縣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偏百里。按世亂多盜、所以弭盜之法、莫良乎此。獨宋向子韶知蘇州吳江縣、太守孫公儀下令、欲一大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聞、子韶執不可、曰、鬬爭自此始矣。是亦一見。

高宗時、蠻群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為刺史。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单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曰、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為賊。惟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家者、必此兒也。

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還、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侯。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躄者一人、馭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由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縱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

唐玄宗實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餉勞、賓介無敢往、時馬燧自請與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

敢死因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

肅宗子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

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唐德宗時或言韓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鎭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上曰外議洶洶卿不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騰沸故也

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上曰臣之上章匪私于滉乃爲朝廷計也方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蚤下臣章以解濟朝之惑面諭皐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上卽下泌章令皐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糧宜速致之皐至滉感悅卽日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卽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游聞之卽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

游聞之慚懼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卽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唯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眞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朝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武陵辰陽澧陽淸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猺保聚依山阻江迨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閩過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旣下荆湖

恩得通贊情。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贊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曁異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

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猺之患。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安安。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昌齡李繼勳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日、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日、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真宗既于大行柩前卽位、垂簾引見群臣。呂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堦率群臣拜呼萬歲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洶洶、無敢言者、時宰相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日、漢呂后、唐武氏、皆非據之位、其後子孫誅夷、不保首領、公后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公車不諱、太子卽位、太后輔政、豈不爲劉氏福乎、若欲稱制、取疑于天下、非惟爲劉氏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議遂止。

張徐公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令太峻、兵懼、欲爲變者、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日若罪張者、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爲不可、上日、朕亦此思之、王文正公日、累奉德音、欲任張耆在樞密府、臣以未苦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耆爲樞密副使、諸帥遷遷、謀者果定、上語輔臣日、王某善鎭大事、眞宰相也。

眞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衛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

日、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翔嗣君尚少。未親萬幾。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呼。得不動人心也。后大嘆息、

富鄭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群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亾士馬。群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是時語錄傳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日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

歲在旁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猶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而畧齊四壁筆、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戒嚴、將入冦、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首將、從陛下征伐西北、平赫連、北致蠕蠕、多獲美女珍珠、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抄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以備東坡之所未及。予項閱三國吳時、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丞相顧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陸丞相抗亦曰、夫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國家之長策也。兩丞相議論、又在崔伯深之先矣、又唐太宗時、突厥自將攻太原、詔鄭元璹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璹隨語折責無所屈、徐自數其背約、突厥報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

入所部。可汗一無所得。豈若仆旗棲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弟。使驛銜華于道、主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造怨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也、則此尤是使虜專對與。鄭公事近、而嚴安、顧雍、陸抗、崔浩諸人之言、則皆商確利害于人主之前耳。

儂智高自邕州敗奔南詔、西南夷聞之、聲言智高將借兵南詔以入蜀、時知成都程戡適罷去、轉運使高良夫權知成都、得報大恐、移檄屬郡、勸民遷入城郭、

且令逐縣添弓手、蜀人久不見兵革、懼甚、洶洶待亂、文潞公爲長安帥、知兩蜀無武備、卽車截關中番甲入蜀、蜀人益懼、朝廷遣張安道出帥成都、於道中見所遣關中番用、卽令所至納下。仍罷所添弓手。蜀人聞之、皆安歸田畝、公徐問智高入蜀之報、本雅州蕃牙郎號任判官者所爲、遂呼至、詰其敢虛聲動搖情狀、將斬以徇、任震恐伏罪、乞以舉家繫雅州獄、身入蕃窮問智高虛實、逾月不至、請舉家爲戮、公久之乃許、任如期至、得小雲南書言、智高至南詔、復謀爲亂、

爲南詔所殺、公乃釋任、奏其事、初邕州之捷、朝廷未知智高存亾、故未盡賞戰功、至是乃命加賞將吏。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河淸卒法不他役。中人程昉怙勢欲盡取治河、程顥以法拒之、昉請于朝、仍肆虐、兵潰歸、衆官畏昉弗敢納、顥言勿納、卽爲亂。開門撫諭、具事上聞。得弗遣。

杜紘字君章、宋神宗時、加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之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

薛簡肅公帥蜀、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洶洶出異語、且覘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閭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横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諠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公、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諠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

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
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詛譁四卒相顧曰向者
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其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人
杖二十召指揮使駕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
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
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
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
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廳下

恐瓊覺事變遽執黃紙前擧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
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
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脅
虜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
之兵衆皆投刃曰諾悉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國初吳履字德基蘭谿人爲南康丞民王瓊輝佐里豪羅玉
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
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瀕死乃釋
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俱死履念

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
圖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
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難犯倘不
顧死盡殺爾家雖盡捕伏法亦何益于爾瓊輝悟頓
首唯命履乃捕箠者四人予瓊輝前杖數十流血至
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
憲宗卽位銳意平兩廣集廷臣議本兵王竑曰峽賊
稱亂由守臣失策專事招撫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
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遂發兵討之

王晋溪在本兵適孝豐湯麻九反勢甚猖獗廵按解
冕奏聞晋溪呼賫本人至兵部數之曰湯麻九不過
一毛賊發民壯數十可以縛之乃奏聞請兵御史不
職如此賫本人回傳此語浙人甚訝晋溪玩賊人偵
知脉不隄備先是戶部爲査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延
光在浙晋溪卽請密勅許討之且授以方略潛提民
兵數千乘夜而往賊方相聚酣飮擒斬無一脫者
喬白岩爲留守尚書時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
至安慶白岩日領一老儒一醫士所至遊燕較奕賞

觀形勢險要。外若不以爲意者。一時矯情鎭物。有費
禪謝安之風。
隆慶中。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仇殺。撫臣以
叛逆聞、動兵征勦、弗獲、且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
詞高相拱、拱語曰、安國亨本爲群奸撥置。仇殺安信、
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其交惡互訐。總出仇
口。難憑。撫臺偏信智。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
以叛逆。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今夷族自相讐殺。於
朝廷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乃遂奏輕兵

掩殺夷民。將束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關國
亨有領兵拒戰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
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
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邀功張本。終
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廉得
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讐
殺與夫違拘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
不叛之情自明。乃是止坐以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
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于前官事務。有增
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爲。君其勉之。
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
出撥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
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
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
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勘、而上疏辨冤、阮
徵於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威、
乃授意於兵部、覆、得請以吏科給事賈三近往勘。
國亨聞科官奉命來勘。喜曰。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

敢殺我。我乃可以自明矣。於是出群奸而赴省聽審。
五事皆如命。願罰銀三萬五千兩自贖。安智猶不從。
阮治其用事撥置之人始伏。智亦革管事。隨母安插。
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
嘉靖初、符蜩蛇從侄崇仁、文龍爭立、起兵讐殺、因而
煽動諸黎、陰助作逆、顧岭道拜官、蒞其境上、民咸壓
額道其故、岭曰、此不難耳、未幾崇仁、文龍之子弟、相
繼率所部來見、岭勞遣之、知二酋已獲、故問曰崇仁
文龍、何不親至、衆感然曰、上司收獄矣、岭曰小事、行

將保回安生、衆欣然感謝、邢士民聞之駭然曰、此輩寬假、我輩魚肉矣、泉不答、既而閱獄、二四關首亂天日、我輩究孽當散矣、泉隨查該峒糧俱未納、示諭黎老各出長計、轉請海道明示、黎衆爭告乞保其生、泉諭之曰、事當徐徐、此番先保各從完糧。次保其主。何如。泉曰、諾、已而得請、從黎俱縱回、前此土官每石糧徵銀八九錢、泉將該峒黎糧品搭見徵無徵、照京價二錢五分示各黎親身赴納。因其來歸。人人撫諭。籍其名氏、編置十甲、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數備辦小

甲各二名。又置總甲黎老各二名。共百餘人。掌兵頭目各有所事。利於自專。不顧其主。日久寖向有司。泉審察識其情。却將諸首惡五十餘名。解至省獄。二千里外。相繼牢死。大患潛消。

周襄敏金巡撫延綏、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金愕然、踟蹰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君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為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金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又虛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何以為命。縱授刃使之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沮。已而巡撫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金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為市、商人無能得者、衆因甚怨、會諸軍請糧、又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而罵、困圍帥府、金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金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金不委罪

若也。氣已平。乃捕曉而前為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金從容懇諭以利害。衆讙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金、延宣皆虜衝、金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關城晏閉、邊鄙綏帶、四五年、訖無敗事、

毛大涵者、公安諸生也、家甚饒、背父早僮僕百餘、至莫能辨、一日恩理家政、僮有負嗎嵇滋者、栒之不獲、獲其婦、婦拷掠數日、婦經死、夫遂殺親隨僕子共五十人、白晝入劫、刃破主腹而脂出、毛妻倒、故倡也、力

以身捍毛、被創者數、俄欲斷毛頭、毛哀懇須臾、群兒焚楮祭刀、意欲行、逆甫拜神、將方六月初十、赤日當空、無雲而雷震者三、群兒股栗中止、良久擁婦屍還松滋、挾毛護行、至十五里外、一寺中稍息、毛有友王國光。挺身入兒黨中、視之。群兒曰、吾汝無讐、來何爲、王曰、惟無他、故來、毛吾友也、彼遭難、吾視之、吾情也、與毛偎坐、故不去、無何塵起、持鋒刃疾呼而來者幾數百人、群兒懼、王曰、汝今止一策、但舍毛速走、來者氣自消、不然、汝等虀粉矣、我爲政、汝速舍之、群兒唯唯、王乃督數百人力追之、至一港、群兒不得渡、救者得勢賈勇、于是死刃下者一二十人、溺水者四五人、脫走者半、蓋王方挺身救毛時、已陰促數僕徼衆來援、又遣人將港船盡移匿蘆葦中、故耳、王拚死救友。倉卒謀略周匝。勇而有智如此。乃妾劉亦烈女哉。

詐謀

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天幸災、逞己志、潛遏絕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醫張文仲秦鳴鶴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則愈矣。則天簾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血出、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則天自簾中頂禮以謝鳴鶴等、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高宗甚愧焉、

張說謫岳州、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略、互相排擯、蘇頲方大用、說與瓌善、說因爲五君詠、致書封其詩、貽頲、誡其使曰、當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僚舊。頲覽詩鳴咽流涕。翌日上對、大陳說忠正謇諤、人望所屬。不宜淪滯遐方。上因降璽書勞問。俄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庭珪、賈曾、皆以讒逐歲久、因加甄叙、頲以父執事之甚謹。詩曰、凄凉丞相府。餘慶在玄城。

魏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于門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卵而翼之，臣子愚，故敢干之耳。上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竟罷爲工部尚書。

朱泚反，遣韓旻襲奉天，段秀實曰事急矣，乃詐爲姚令言符，印將司農印倒用之，以付靈岳給旻，使還。德

宗乃獲免。漢隱帝詔殺郭威，魏仁甫勸威詐作詔書印，以留守印倒用之，以示諸將，激以盡當誅滅。于是隱帝被弑。二人倒用符印則同，而立心設謀乃大異。一以衛君而爲忠，一以誣上而爲賊，然其事適相類，殊可作談柄也。

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杜悰嘗詣宗閔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歉，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德裕驚喜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荊南茶駔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爲。群兒不聽，以刀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

必不集，陰求貌類己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糍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因屆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既謂其徒曰，辛提刑聰睨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己首以出，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僞爲也。

楊和王最鍾愛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勅，繼事向子豊，居嘗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

使秘爲已出具亟報王、王喜甚、即請告命輕舟往覲、
向知王來、民窘無策、以尼其行、時王以保寧招慶兩
鎮節鉞領殿最、於浙爲本鎮子、豈使諷郡官往迓、自
郡將以次、皆屬橐鞬、謹伺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
及聞官吏郊迎、深恐勞動多士。遂中道返、因厚以金
繒花果遺女。且擬吳門良田千畝、爲粥米故、向氏家
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
眞宗晚年欲策后王、且爲宰相趙安仁參知政事、將
問執政、會且告病去、遂獨問安仁曰、朕欲以賢妃劉

氏爲后、卿意何如。趙對曰、劉氏出于側微、恐不可母
儀天下、眞宗不懌。翌日以趙語告王冀公欽若、冀公
曰、陛下姑問安仁、意欲以何人爲后、異時上果詢趙
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家、宜作聖配。眞宗
翌日語冀公、公曰、臣固知如此、蓋趙嘗爲沈門客、眞
宗深以爲然、未幾、罷安仁參知政事、轉一官爲天書
扶持使、劉氏竟立、即明肅太后也、冀公權寵自此愈
固、
丁晉公從上車駕廵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
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
價値數百萬、上欲賜輔臣足數、晉公心欲之、而位
在七人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
有小私帶、且可服以謝、候還京別賜。有司既各受賜、
而晉公帶僅如指、上顧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
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帶、遂賜之、
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
丁晉公既授朱崖幾十年、天聖末、明肅太后上仙、仁
宗獨覽萬機、當時讐敵、多不在要地、晉公乃草一表、

極言策立之功、辨皇堂誣事、言甚哀切、自以無緣上
達、乃外封題云、啓上昭文相公、是時王冀公欽若執
政、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啟入京、戒云、須俟玉相公
見客日面授、奴如戒、冀公得之、驚不敢發、遽以上聞、
仁宗析表、讀至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惻然
憐之。乃命移道州司馬、晉公有詩數首、略曰、君心應
念前朝老、十載漂流若斷蓬、又曰、九萬里鵬容出海、
一千年鶴許歸遼、且作瀟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
朝、天下人延其復用矣、移修閬道州之徙、作詩曰、却

許有虞淵政失。四凶兒何事亦量移。謂失人心如此、
明肅太后臨朝、襲眞宗政事、留心庶獄、日遣中使至
軍巡院御史臺獄、問獄囚情節。又好問外事。每中使
出入。必委曲詢究。故百姓細微。無不知者。有孫良儒
爲軍巡判官。喜詐僞。能爲朴野狀。一日市布數十端
襍染五色。陳庭下。中使怪問。儒曰。家有一女。出適在
近。與之作少衣服也。中使大駭。回爲太后言之。太后
歎其清苦。卽命厚賜金帛。
秦檜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

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軍、
檜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若語公、則身任其
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告
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多
更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爲忠也。公若果去、固不
必顧我、檜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後禍福也、
監軍遂許之、
秦檜雖專恣、然頗謹小嫌、故高宗不疑。一日其子熺
衣黃葛衫侍側。檜命換之。熺不諭。檜瞪目曰。可換白

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如今之文臣不愛錢、武
臣不惜命。欲了卽了耳。檜頷之、于是三樞密拜矣。三
人累來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
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多、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
御前矣、始諸將苦鬪精職、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
伍、父事大將、當不得舉、或有過其家室、岳師律尤嚴、
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鞭撻痛責、用能役使深入
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隸、可且結知人人、便覺喜
共命、就應已略定、三人樓擾未暇留也、稍從容見檜、

始以置御漏柱兵權爲請、檜笑曰、諸君知擇撫制置
使乎。此邊官耳。諸公今爲樞庭官。顧不役屬耶。三人
者悵悵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陳諤爲人剛介、然賦性訐譖、嘗直諫、　文皇命爲坎
瘞之、數息謂瘞者曰、吾今日乃爲火黴所苦、問其故、
則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嘗以寬。令遂死
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
袁忠徹初相　仁宗無天子福、元年四月、遣使逮之、
忠徹時爲太常丞、見守備內臣、疏請云、聞有者執某、

遲二十日得脫矣。公揆使命幸以他事羈之、內臣許
諾、已而使者至、內臣令造檻車、少緩數日、四忠徽至
臨清過遺詔免
東楊與西楊同事、頗不相能。西楊卒、鄉人訴其子于
朝、中官持其奏欲下撫按、東楊曰、不可、使宰相之子、
辱于撫按之手乎、須錦衣衛官校提來、實欲辱之也
已。
憲宗不召閣臣、而議機務。彭時等以爲請。諸內臣懼
諸公有言。乃曰、上初召見衆先生、情未親洽、不宜

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戒約、至再。時等信之。自後更不
召矣。諸太監曰、嘗云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
呼萬歲而已。及見議誚。
嘉靖初、兩廣總督洪公有子景儒孝廉、赴試下第歸、
舟抵臨清、聞父中彈章、旨下部議、甚憂、忽鄰舟一客
相過、從容曰、君所憂可知也。今予某某諸權貴、及君
家年伯某圖之、不出二千金耳。孝廉曰、誠然、第何處
得若許金、時亦何能及。客出諸權貴及其年伯某報
書一一按之、曰、已如數行金于諸人、得完璧矣。孝廉

甚感、且駭、曰、君何求、何施于所不知之人若此、曰、此
細故耳、我嘗爲人傾金、何足稱、遂與連舟行、孝廉必
欲得所欲、曰、君明歲謁尊大人。其日方戮大盜、此不
可免。但冀緩三日耳。孝廉益疑、曰、此何難。但其日何
得有此。曰、後會當自知。竟別。明歲省父。其日轅門果
縛一大盜、將行刑。顧覷乃爲客。益大疑。入曰、父、托故
緩三日。竟戮、皆莫知其故。越十年、孝廉判某郡、遊西
湖天竺間、忽遇舟客、曰、前縛而戮者、非君乎。曰、然然
否否。縛者我、戮者吾義弟。以貌類我、來相代也。數過

宜戮一人。遲三日者、俟其來也。我就縛而前、此從公
遊。又小有營爲。彼司獄者亦義弟。故得縱出。及期來
也。我橫海上、欲有逐鹿之獲、顧阨數、且不可逃。況大
事乎。已散賚海之賚、作黃冠遊七臘矣。當時固已知
有今會。此亦數定。言訖大笑。舉酒豪飲、劇醉而別、編
覔不可得。
伊王有罪、臺使者持之急、乃捐十萬金賂嚴世蕃、亡
何、相嵩罷、世蕃誅死、王使旗校二十人至嵩索原所
賂金、嵩置酒款曲、蕭以二萬金爲醵、乃悉出上所賜

金有印識者與之晨使人報郡有大盜夫子人夜持刃刼賜金去矣急跡之可得也郡發兵追至鄱陽獲之諸校悉論死

山西學憲胡松上禦虜十二策本兵張瓚忌之覆稱松議允當可行乞遷為山西參政自行所言然不委兵不給儲餉令不得展布俄以不效罷支大綸曰老奸之巧于中人如此

卷之十一

雜紀一

儒　釋

方外　生計

龍城賀詳絲著　男久邵述　後學金彤恭

雜紀一

讀書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朱子誨人讀書精粗都合理會四方須出遊學識取朋友有一弟子當行先生送之云昔陳了翁說一人棋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但令擕局隨行並無所教或問其故國手日彼棋高者已盡識但淺着未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

過此遊學說也或謂必能識人始得不然爲人誤其日其識得淺時與人對不解依淺着下也

涪陵記善錄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元城語錄學問必見于用乃可貴不然卽腐儒爾呂東萊謂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一二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聞老成人之言便能終身服行豈其語過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讀書不能用腐儒之謂也東萊讀史法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福卽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進智識亦高方爲有益朱子答趙尚書書云士居平世處下位觀天下事若無足爲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無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做文字看過卻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他人書也

張子厚言常人敎小童亦可取益詳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

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壞人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然則說命之謂惟敎學半也半須自得信矣

宋人記王虛中解書訣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賈挺才記史訣歷事幾王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猷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唯呈先生看史訣凡讀一史毎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後來採摘人事可爲

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于此數者之中作一事工夫恐未為盡善耳宋昉作文訣古人名字明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今故錄之以告諸業文字者

吳曾漫錄載程明道語云今僧家讀一卷書便要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閒讀都無用處又云明道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或疑非明道所宜言明道于此其有所感歟朱子語錄門人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

循禮朱子曰他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為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每此意也然則吾人不如僧可乎

余少年時于鍾陵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時已記藏經一半夷狄異教其立志堅苦不退轉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幾板如此而望有成亦難矣覩此僧殆有愧色

朱子嘗言張橫渠教人夜間自不合睡只為人皆睡無可應接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直恁地勇方做得又言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不下無安着處他日又言王荊公作字說只在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翰來者拆封皮理放一邊就到禪床睡少時又忽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曾眠也先正辛苦工夫如此自今觀之橫渠勤得有益荊公勤得全不濟事今人窮年矻矻在鉛槧間求不為字說之徒者少

矣嗟夫孔子好古敏求曾子任重道遠豈欺我哉正須勇知雙全認得做得

按吳臨川集送陳洪範序云朱子教人必先讀書講學陸子教人必使真知實踐讀書講學固以為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亦必自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指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為予之計當以朱子所訓釋之四書朝暮晝夜不懈不輟玩繹其文深索其義文義既通反求諸我書

之所言。我所固有。實用其力。明之于心。誠之于身。非但讀誦講說其文辭義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陸子之所以教也。

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

宋書。王微不仕。元兇之變。微尋書院室中。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背生埃。惟當膝獨淨。靜性堅志如此。

鶴林玉露云。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

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于道有進。張無垢謫黃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執書立窗下。就明讀之。如是者十四年。石上雙趺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後生宜知。龜山少年。無垢乃晚年。猶難也。

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援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爲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

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薾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去太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

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
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荊
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
方寸攝郎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
摶鵬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
卷百車又何足道

伊川每見學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
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此正所謂坐
馳也嘗聞南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

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篦痛箠之或袖中出餅果
置其前蓋有以寬其中之靜不靜而爲是懲勸也彼
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
吾儒聚教者有愧矣大抵程子此說蓋陽闢禪而陰
用之也孔門善學莫如顏子想其從夫子周流凡十
餘年安有一旬半月之暇用禪士蒲團工夫且仰鑽
瞻忽求道不言靜功欲從末由望道不言情盡想竭
然則靜之一字宋儒尚未夢見耳

羿善射或使射雀左目羿引誤中右目羿俯首而愧
終身不忘羿之愧在他人足爲奇矣公侵齊門于陽
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息謂無
勇在他人勇矣而二子之言如此然則學者自處可
自恕乎

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知不及顏去而爲草
吳道子學書于張長史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深造妙
道處楊惠之初亦學畫見道子藝高遂更爲塑工亦
能名天下夫塑工當不如工畫畫工當不如工書工
正書又難于草然數子之名到今俱傳豈惠之不能

爲道子不能書哉彼誠知生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
勝則各必有所捨各爲所捨不如他專所工而獨擅
名之愈也噫數子亦可謂自知矣能各就所長不隨
人後者矣世有讀書無成中道自廢并勞勞終身無
寸長自見而忽隨草木以腐者衆在塑畫上吾亦羞
之因書以自警焉

覿鍾繇問蔡邕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
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
遂得焉

吳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對問若神闞澤諸人所之不肯傳孫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死後權問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季漢譙周耽古篤學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有從學天文者周曰天下事當學者尚多何必天文

後魏高允雖明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

不如不知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權會雖明風角玄象至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者終無言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受此術夫數人者皆其慳守一藝者也然皆秘惜不與至死貽暴骸之禍豈其有深造獨妙覷為世人無兩之業而身命一切恐不足與較量者耶吾儒讀書者視此宜何如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皆瞻仰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于不幸之列其可悲也已

薛談學謳于秦青未窮青技辭歸青餞于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乃謝求返歸

段翳善天文風角有一生學未積年畧究要術辭歸翳為作一脂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葭

萌與吏爭津吏撾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鬭破頭者以此脂裹之喟然而嘆乃還卒業

古人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其處及山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方知師夙所用者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視譜嗚呼學孔之徒宜何如

今世俗所稱俚語前代書史中亦多有之今人好以一字之訛一詞之俚而生詢訾若質于考古之士不

知笑當誰歸人患讀書之弗惛耳

理學家文字往往剿襲語錄鋪敍成文乃詔人曰吾文如菽粟布帛楊升菴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陳陳相因紅腐不可食耳

舒王性酷嗜書雖寢食間手不釋卷晝或宴居默坐研究經旨知常州對客語未嘗有笑容一日大會賓佐優倡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乃共呼優人厚遺之曰汝之藝能使太守開顏其可賞也有一人竊疑公笑不由此因乘間啓公公曰疇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孫公莘老請益于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于座右

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于聖賢大旨及精微語輙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踈禪家所有而糟粕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静復王敬所書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惜聯翁之不齒于言而勇于爭論也往讀荀卿譏孟子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然後知孟子之齊獻楊墨其持論過嚴不暇深考未免如荀氏所譏至謂不知其統則不敢以爲然何者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窒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氣養志是也義即子思之中和也夫聯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爲人自孩兒以至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

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爲敎顧已狃于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尙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爲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知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統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說彈之盡椎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

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大義已乖而微言
絕紛紛好飲食而恥廉恥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
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程邵大儒尚不
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爲欲齊物如孟子稱物
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
文義尚不知解況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若莊
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
于道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儒家取其長焉已耳吾于
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已耳其短者吾

將棄之已耳所貴于折群言之衷者不當若此乎且
學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
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
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之儒殆邊羅曲
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
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
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加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
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
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稍涉易簡疎暢則動

色不忍言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
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授
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聯翁之論以爲闢
禪而不知其實尊禪也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
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
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
而後爲正學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
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
昏沉鑽故紙而已耶僕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又

欲因暇日披覽抉摘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書以表
白諸子凡經朱氏掊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于
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關涉頗大力
未必能遽爲而止也

閩士莊恢弘甫云朱子所著正欲破先儒專門之弊
其門弟子不知此意但欲推尊所傳不復更加研究
黨同伐異反甚于先儒

學者博極群書自命淵雅尊載籍以來汗牛充棟耳
目流覽有幾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

少小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其年已倍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穿等盛自南畧澄待儉討畢然後談所遺漏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敬服澄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新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並奪物將去梁劉峻傳極群書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書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

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峻撰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材偏畧以高之竟不用史稱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進用峻不能隨時浮沉而乃如此又沈約侍武帝宴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因問栗事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帝終不用約以疾卒實懼帝積前失之怒也約撰四聲譜自謂入神而帝雅不好之亦安知其非忌心也約嘗造

劉顯于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三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蔡伯皆必無此對武帝除顯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魏使李諧至而嘆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邢思野說云江南徐鍇因奉命撰文與其兄鉉論猶兒事鉉取筆書之不過二十事鍇曰未

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楊萬里揮麈錄云宋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仲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依據坐客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陶宗儀輟耕錄載元呂徽之與陳剛中論驢事剛中得二十事徽之得三十事剛中竭矣徽之曰仍有某事出某書某事出某書

凡四十餘事剛中遂徹服之古人如子產者所謂博物洽聞其但用于此邪亦間費筆舌恐非古人所貴況欲以此矜炫重取妬忌于世乎澄于王儉輩儉賢猶不失是士夫措談于家庭徽之遇其故人在平生未遇時故無不可然亦只是閑說話徃復耳何益君如梁武官長如居安好尚之偏已不足貴忌惡相形遂至不能忘于造次心事乃爾量度又何責焉昔者曹操合字之署楊修有人一口之答自常情論操當深喜乃返致疑蕭衍暨劉顯事與老瞞同蓋人情性

特不可知有如此孤史之言或所以善顯者有在若爲此事吾未見其足稱善人之爲國之紀也雖然今有博洽如前數人者乎以斯人而目今之縟類其不滿處多矣

讀書夙慧也而亦多晚而後成者嘗觀桓譚新論設伊尹周太公秦百里奚皆有天才皆年七十乃升爲王霸師宋景文筆記曾子年七十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夫古人晚達者儘多豈獨其名位事業而學行晚成亦常有之二君之議是就聖賢中著其大者言之耳顏氏家訓人有坎壈失于盛年尤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五十以學易曾子七十乃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受孝經論語皆成大儒嗚呼學行勛名晚非所恨彼早成早達而莫克後來之百抑豈不有其人乎秦周而上弗論漢以來如馬援常授齊詩竟不能章句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宜從所好朱勃年十二能

誦詩書來候援兄援見之自失兄知其意乃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及援爲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令人固不可目前定而況獨遽知如此諸葛亮子瞻方幼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惠可愛嫌其早成不爲重器蜀書瞻後嗣亮爵死忠蜀漢所就不在人後亮之言以已律之故爾陶謙年十四猶綴帛爲繙乘竹馬而戲蒼梧守甘公一見奇之謙求茂才積軍功爲州刺史將軍州牧侯伯若考其始去賭何啻天淵楊震常客居湖玆年五十

始廬州郡命人皆嘆其遲暮厲志愈篤後位至太尉王祥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呂虔檄爲別駕時年垂耳順後累遷至司空太尉封侯伯起休徵非慕顯榮出者造物應爾卽老年亦不得辭張東之爲荆州長史已老狄仁傑薦之則天曰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後爲相知政事翼輔中宗復位年八十餘封公王其不有命邪張充少好逸遊年三十始改從學多所該通以文名世姚元崇少惟從事躬獵年四十始折節讀書遂以文學偁位將相又按唐新語崇少不慕

學年踰弱冠嘗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甚喜遂耽墳典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楊再秉鈞軸陳子昂富豪家子任俠使氣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社慨然立志因絕客專精經史數年闇百家無不通貫蘇洵少不喜學年已壯猶未知書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門讀書爲文舉進士再不中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焚之益讀書五六年涵蓄充溢旣久之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于深微後止歐陽修謂其禀也厚故發之遲

志也慈故得之精其然邪年大來學問不惟旣補尚失而著作精美且有名天下傳後世况吾德行吾性分中所應修爲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乎周恭叔自太學蚤年登科未及三十見伊川持身甚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鑱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及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進銳退速恭叔衰之末路程門每歎息之吾徒其尚勉乎是哉

隋開皇初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周官外史掌

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有國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孔子制禮刊詩修春秋弘易道及秦皇馭寓下焚書之令此書之一厄也漢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及王莽末並從焚燼此書之二厄也光武下車求文雅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及孝獻移都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此書之三厄也魏文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荀勖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劉石憑陵從

而失墜此書之四厄也劉裕姚萇收圖籍四千卷僭僞之盛莫過二秦齊梁之間經史彌盛王儉撰七志孝緒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蕭繹有江陵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周師入郢悉焚之所收書十纔有一二此書之五厄也

四書五經是聖賢竭萬世人心同然之理爲萬世告者也諸子百家是智巧之士自騁肺腸之奇與萬世爭者也故讀四書五經當驅我以從書讀諸子百家當驅書以從我

漢諸儒專門談經然有可喩者匡衡說詩以解人之頤詩戲具乎朱雲論易以折人之角易爭畢乎至于桓榮之陳車駕憑之重席若後世胡旦穆修之忤物則又其甚者誇勞博勝舉不足尚也

張芸叟奉使至遼宿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于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大蘇小蘇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兒問大蘇

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眞天才也歐文忠公聞而嘆曰昔王勃一日草三策未足尚也

胡旦少有俊才尚氣凌物嘗語人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官不作宰相虛生也隨計之秋郡守坐中聞屬賦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人皆壯其言明年果魁天下終以忤物不登顯位文辭敏麗見推一時晚年病目閉門閑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常屠豕猶史官以爲諱之非實錄書之難爲辭

相與見旦旦日何不日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志莫不嘆服

慶曆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審刑官祝諫侍廷中中男中甲科次男虞弟諸一壻皆擢第季弟許得同出身無唱一名即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之

文章隨時風美惡咸通已後文力衰弱無復氣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向之修性褊窄少合初任州參軍以氣凌通判遂爲捃摭削籍係池州其集

中有秋浦會遇詩自敘甚詳後遇赦釋放流落江外賦命窮薄稍得錢帛即遇盜或臥病費竭然後已是故衣食不能給晩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未評價值先展揭披閱條就手奪取瞋目謂日汝輩能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其件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售一部

史記作者曆書耳不知司馬譚有太史公萬歲曆一卷杜預傳者左氏傳注耳不知預有女記十卷孫盛

著者晉春秋耳不知盛又有魏武春秋二十卷後漢書者范曄耳不知劉義慶亦有後漢書五十卷三國志者陳壽耳不知壽又有漢名臣奏三十卷傳易林者京氏耳不知京自有周易錯卦八卷大衍數者一行耳不知玄宗亦有周易大衍論三卷註爾雅者郭璞耳不知李軌有解孔鮒小爾雅一卷說春秋者公羊耳不知劉晏有公羊達義三卷述禮記者二戴耳不知魏徵亦有次禮記二十卷穀梁集解者范甯耳不知甯又有啓事十卷漢官儀者應劭耳不知劭又有漢朝駁義三十卷博物志者張華耳不知華又有張公雜記一卷方言者揚雄耳不知劉延明有方言三卷人物志者劉劭耳不知杜周士有廣人物志三卷埤雅者陸佃耳不知張揖有埤蒼三卷論衡者王充耳不知釋道宣有佛道論衡四卷

人間多未見書即秘閣所貯亦常有者耳如張員張氏七篇七卷司馬相如凡將篇一卷王粲去代論集三卷邯鄲淳笑林三卷譙周古史考二十五卷魏明帝海內先賢傳四卷謚議二卷山公啓事三卷鍾會

芻蕘論五卷潘岳關中記一卷郭璞三蒼解三卷王義之許先生傳一卷崔浩食經一卷謝朓書筆儀二十卷庾肩吾采璧記三卷陶弘景周氏冥通記一卷登真隱訣二十五卷真人水鏡十卷寶誌公文字訓釋三十卷侯君集旌異記五卷劉昺左氏春秋條例十卷都爲烏有矣恨無陳農購之天下

劉義慶新語及孝標註足稱雙美慶又有小說十卷標亦有續世說十卷當不下前書乃令散軼去僅僅見一班耳何必禍龍能灰竹素又如吳越前人集名

見紀載者。梁鴻集二卷。蘇建集十卷。王羲之集五卷。謝安集五卷。謝玄集十卷。陶弘景集三十卷。今皆湮滅無稱焉。又況乎唐詩人所著書若虞世南兔園策三十卷。魏徵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二卷。王勃平臺鈔略十篇。周易發揮五卷。張昌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沈如筠異物志三卷。古異記一卷。李邕金谷園記一卷。郭元振安邊策三卷。儲光羲九經外義疏二十卷。正論十五卷。陸羽武夷山記。顧渚山記二卷。南北人物志十卷。韓愈西掖雜言五卷。陸贄備舉文言二

十卷。李商隱蜀爾雅三卷。金鑰二卷。梁詞人麗句一卷。令狐楚唐御覽詩一卷。陸龜蒙小名錄三卷。溫庭筠乾膜子三卷。段成式廬陵官下記二卷。王涯說玄一卷。羅隱孔老兩同書二卷。蓋兵火驟毒。宜其軼矣。

傳廸讀書雖多。心不能解。時人譏以書簏。唐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詞。亦號書簏。陸澄學識雖廣。理多蒙昧。王儉戲曰書廚。宋李邪宜貴人文學浩博。人號書廚。張大中通州人。群經百氏。一覽不忘。目爲黑漆書廚。吳時。邛州人。敏于爲文。未嘗屬稿。號立地書廚。本朝陳濟。武進人。六經子史無不究竟。號兩腳書廚。房暉遠稱爲五經庫。無邪于群殷踐猷號爲五總龜。何

濟于世。淮西碑文。世稱其膾炙千古。而鄉子厚謂其有帽子習。杜陵詩句。黃魯直稱其靈丹一粒。而楊大年以爲村夫子。又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子美譏其欠縝密。子美故擺長吟。一字不苟。太白譏其因瘦籍。永叔醉翁亭記。平生得意。而秦少游以爲用賦體。文正岳陽樓記。世稱佳作。而尹師魯以爲傳體。虞翻笑鄭玄不識古人。韓愈譏王羲之俗書趁姿媚。甚矣。

讀書之難也。李襲吳陳本爲美詞。而傳陸房發凡幾而諷至。鄉杜諸君子。則直指摘無餘詞焉。以文人中猶自相訾議如此。而矧其下者乎。

蕭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于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辭皆偶儷。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即朗讀一再。蕭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蕭王視之。即取筆盡補其所闕無遺者。又改元用繆誤四五處。置筆它語。略無矜色。元用

駭服。

道人著述非世間詞章傳記之比也上關先佛之心法下關後學之悟門其關係非小而使學未精見未定脫有謬解不幾于負先佛而誤後學乎仲尼三絕韋編而十翼始成聯菴臨終尚令此二願使應出人前不得艾軒平生不求人知不苟求合眞是腳根立得定所謂懶者蓋雁爲奔競云耳豈眞懶于人事者哉

秦王吞誅六雄首采李斯言焚詩書尊法吏乃其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乎文也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采芑第二章法琅琊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不意虐焰之後文章猶復遵古如此毋乃陽棄而陰用之耶即如史記焚書之令云詩書百家語皆焚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然六藝雖厄于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政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竝未嘗有一卷流傳于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無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何哉義理之說太勝焉耳春秋戰國之時去古未遠先王禮制不盡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策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

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敎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于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均足怪哉

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平人堯舜爲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爲名湯武順天革命而

伐君者取以藉口假征義和而討不附巳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王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爲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爲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因蔡降霍非爲巳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爲聖人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掊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省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息曰歛不售與滯同則置官畜貸而自爲市有父之讎忍耻不報則曰春秋貴息兵以華夏之尊臣服佬虜則曰文王事昆夷遂使譏嘗儒

術者舉是爲笑曰五經語孟殆亦奸宄之嚢橐耳彼樂松任芝之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譏至使六經孔孟之格言爲後人欺世取寵之資不容不辨也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粲然天地間功亦不細近年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誦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無傳矣

陽虎語錄于孟子爲格言大誥篇入于王莽爲姦說

西漢經術東漢名節晉宋淸談唐代詞章宋世道學政治美惡運祚脩促悉于此繫之

西漢有儒林有循吏世謂非西漢之美事東漢有逸民有獨行世謂非東漢之美事李唐有孝友有忠義世謂非李唐之美事

荀悅著漢紀史稱其辭約事詳而不免有混淆倒置

之失范曄後漢書自謂體大意精而不免浮詭譎佻巧之誣

馬遷史承坑焚煨燼之後前無師承獨起義例其成書也難班固史當文獻足徵之時因馬揚向歆之舊而潤色之其成書也易

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

柳子言班馬劉揚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實類于淫巫瞽史

後漢紀作于袁宏，時號精審，覽者尤病其略而不備。漢晉春秋作于習鑿齒，世稱公論，讀者尤謂其遐蔚不存。

韓非不識沈勝字，班固不識恬退字，孔光不識忠孝字，楊雄不識節義字，陳蕃不識謹密字，蔡邕不識明哲字，荀彧不識去就字，禰衡不識遜默字，李白不識審處字，馮道不識廉恥字，荊公不識變通字，東坡不識誠敬字。

陸上龍遇荀鳴鶴，稱云雲間陸士龍，荀云日下荀鳴

鶴。釋道安遇習鑿齒，云彌天釋道安，鑿齒云四海習鑿齒。全不成語，而當時以為名答，後世亦艷稱之，何也。

陳壽不美于史，原于遷固之記繁志穢。范曄不美于春秋，原于歆向之棄經任傳。

人各有好惡，于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陳后山、楊大年、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坡翁不喜史記，楊龜山又不喜坡翁詩，王克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黄次伋作評孟，若酸醎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識賞于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宋元人推尊少陵，謂一字一句無不迥出千古，且每每摘其劣者著為詩法，相傳至今，人溺舊聞，牢不可破。間有少議其隻削片言者，衆指為狂夫。世稱名山巨川，豈以其中一峯一壑一石一澗皆奇拔于諸山

水邪。間亦有頑石污潦矣，而所以得名，乃在其磐礴之突兀，地勢之盤壓，淇濤駭浪之迴薄，惟其磅礴無所不包，故世靡得齊焉。外此一山一溪之秀，非不奇奇怪怪可人，而規摹狹隘，回轉易窮，可言秀，不可言大矣。少陵之于諸家，正猶此。蓋其濃淡巨細、險易悲壯、東斂闢揚、上下遠近之態，班班俱見，所以稱為大家。而瘠句敗律，則大木寸朽，固不害其大，而所取大者本不係此也。識者以為何如。

詩人各有一種玄悟，不能相兼，故高自高，孟自孟，沈

宋自沈宋自古迄今莫有易也蓋生質旣異則其詩之清濁濃淡柔勁雄細隨之別矣故杜亦自杜耳在當時每推讓諸人而後世乃謂杜爲大成能總兼諸家則以讀書破萬卷之故耶

一作詩當因性如孔門四科因性造就故黙則各自爲德行卽言語亦復然仕則各自爲政事卽文學亦復然蓋學而與其性不相近殆未有成者昔韋蘇州長于古僧畫一長于律始一暴所短韋弗善也已見所長韋乃稱善人又何能違天哉能勿失之耳矣

一作詩最厭蹈襲如六朝詩不逮漢魏自古今諸家言之矣然自國家以來學漢魏者不能脫胎換骨旣襲其體祖其徑已復盜其語或一首而更數句或一句而更數字展卷讀之皆數千年物也亦爲可厭矣

一作詩不可先求病蓋巨材生藏良玉有瑕故作詩者不可先求無病常使豪逸縱宕雖有一二小疵終爲傑唱今人論詩不先辨其是何格調類曰某一字不穩某一字犯忌諱必使塗抹軟熟固無可摘亦無可採是頑然一石爾

一作文不宜似人昔有人持所作請政一鉅公鉅公曰某篇似繫詞某篇似周誥某篇似檀弓某篇絕似公穀其人甚喜因諭之曰十歲童子作老人相枉杖曳履咳唾傴僂非不儼然似也而見者笑之何也以其非眞老人也藉令童子飾襟整履拱立以介乎其間人自竦然不敢以幼忽之何者以其眞童子也余謂此卽見作文之法漢成陽令唐扶頌云赫赫唐君帝堯之苗遂與無爲之治四遠童冠受業千人尼父授魯何以復加蕩蕩之治莫能名焉班固薦桓梁七

十從心行不踰矩婁壽碑遁世無悶樂天知命下學上達知我者天陳紀碑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命世作則夫頌一邑令而用唐虞尼父事薦一儒生贊一時宰而用大成聖人事當時文體不忌如此又蔡中郎紀人行實多引用大聖之事畧援數條處士李子材銘仲尼旣沒文不在玆姜肱碑先生事親如大聖五十而慕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拔乎其萃出乎其類胡廣妻墓表夫人蹈思齊之蹟黍姬姒之功蔡朗碑威厲不猛簞食曲肱不改其樂胡廣碑生而

知之間一知十揚賜碑鑽之彌堅仰之彌高高明令終有始有卒陳寔碑含聖哲之清和盡人才之正美光明配于日月廣大貲于天地橋玄碑燕居從容天天申申胡廣碑寬裕仁愛覆載博大人倫輯睦日月重光勞思萬機身勤心苦楊秉碑含容覆載無競伊人李咸碑孝配大舜動與神合操邁伯夷德追孔父劉表碑下民有康哉之歌羣后有歸功之緒胡廣碑威而不猛綏天地之中和使今人爲文字如此則人將駭愕而群譏之矣故文章與世推移也

唐人多以庾眞二韻通用岑嘉州送周子落第遊荆南足下復不第薛大抑吳姬絕句自是三千第一人是也又唐人七言律起句間用他韻韋玄且望春宮應制九重樓閣半山河四望韶陽春未賒韓喜詠松倚宮高樹冷無塵往事閒徵夢欲分謂用之感懷十年流落賦歸鴻誰傍昏衢駕爛龍皆是也後人遂謂之上馬失脚格亦未必然也

宋景濂作杜詩舉隅序云注杜者無慮數百家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泥引經史巧爲傅會楦釀而叢肬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爲言辭無非忠君愛國之意至率爾詠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爲之說子美之詩不白于世者五百年矣

讀古書者宜辨其眞僞識其是非若舉其難信者而執信焉爲害固不細也且如五行在天地間理氣流行而已而古書于五運五氣五德五味五聲五色五臟五土五帝五方五星五姓之類無不以五行分配之卽而求之還無意義徒亦別其名以取成文體而後世盲儒守之而不一通變幾何不害天下也宋金

大雅嘗見漢人以五帝配五行爲大謬舉此可例其餘矣

古人爲人題物不盡粘着其人如宋之問題張老松樹云歲晚東嵓下周顧何悽惻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中有喬松樹使我長嘆息百枝無寸枝一生自孤直若今則句句爲人諛詞盈紙詩何由得古耶

夫情之所蓄無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入晉惟淵明唐惟少陵敍事者如畫師肖貌各隨其形之姸媸議論者如老吏斷獄悉得其情之本末漢惟子

長。宋推子瞻、或謂古詩自唐而弱、古文至宋而衰。余以為不然。少陵欲學漢魏不能、子瞻欲學周秦亦易。古人只不肯學、是以獨豎拳頭、別自成家。今人只太肯學。是以雖有鼻孔、不得出氣。

古書之偽、如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耶。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耶。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謂封拜之詞曰策、策始于漢、而謂伏羲氏有策

辭可乎。祭天地于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恩及命婦、為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于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之書可乎。三略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稱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于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丘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為節、秦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于牽

牛之初。夫自堯時日纏虛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為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為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類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聲謂似指漢武宋厲芝易之事、喻子車、復竊韓愈宗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件。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于秦書。此類甚

多。或摹古書而偽作、或以巳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為辯釋、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于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小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傅說舉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逆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為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逆衡、其亦無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

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使首諓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又諭諸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基因草之一字誤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爲孔父之妻美而艷基因色之一字誤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爲驪姬蝎譖中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泰山封禪文字萬家周有外史專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古人文籍不必盡烕今時顧世類弗傳者良由洪

荒始判楮墨未遑重以祖龍烈焰煨燼之中僅存如綫漢世諸儒稍加綴拾劉氏七略遂至三萬餘卷考諸班氏執文西京製作纔十二三耳世以皐夔稷契何書可讀然乎否耶

孔子于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何蓋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一一皆合偶有不然人君將忽焉而不之懼聖人于此自有深意也自劉向釋洪範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況周得水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黄龍之瑞此理又如何耶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于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于三尺矣

天下事有最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沈約以前所經歷賢聖豪傑爲人師儒不知凡幾矣一東之與二冬四支之與五微八齊六魚之與七虞十一真之與十二文十三元之與十四寒一先二蕭之與四豪八庚九青之與十蒸十三覃十四鹽之與十五咸前此諸韻並通孔子作經及漢魏古詩并仙靈篇

什班班可考豈盡譌謬至沈約而始悉改正耶且約吳興之武康人局于方言蠻俗不審宮羽不偹四聲而敢背越賢聖變亂千古亦既謬妄矣不知後世學士大夫何故而遵之如聖經百代而不敢易乎此甚不可曉也

古語有通用者平原君壽魯仲連千金不獨生日也馬援征五溪蠻還饗士皆呼萬歲不獨人主也荀爽與李膺書久廢過庭不聞善誘不獨父子也王渙謂仇覽今日太學曳長裾范式謂孔嵩吾皆與子曳長

禪不獨王門也杜弘向慕容德乞父祿以伸烏鳥之情不獨母也後漢第五倫傳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不獨師弟子也符堅謂王猛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不獨稱天子也陸士衡思歸賦與王事之暇豫歎歸寧之有時不獨婦人也又如人臣可稱衰服陸士衡詩衆公戾止衰服委蛇人臣可稱蒙塵世說楊州官僚問訊王丞相云明公蒙塵路次群下不寧人臣可稱顧命蔡中郎楊司空碑寢疾顧命無辭要言約戒忠儉而已又作朱公叔碑其孤野受顧命云云

士人訓誨之言均可稱誥夏侯孝若有昆弟誥虞允文有訓諸生誥是也人子見父母可稱朝內則昧爽而朝慈以甘旨是也古語種種不能盡述姑類推其槩如此

晉人所書誤字則周以圈如朱文公所書太極圖說內則字衍乃周四是也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置局書籍凡有誤字例旁注中非字原作卜體至今相仍作卜字矣

釋

佛氏論持律以隔墻聞釵釧聲爲破戒人叛之久矣蘇子由爲之說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爲破戒子由蓋自謂深于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場內外墻壁初誰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墻爲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爲釵釧是一重公案尚問心之動不動乎吳僧淨端者行解通曉脫人以爲散聖章丞相子厚聞召之飯而子厚自食葷執事者誤以饅頭爲餕餡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

得餕餡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公何爲食饅頭端隨取視曰乃饅頭耶惟餕餡乃許甜吾謂此僧真持律者

前輩高人交游中有不絕僧者或譏之猶亦入耳韓退之送澄觀詩我欲收斂加冠巾送靈師詩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顚然則愛其人當人其人可也唐末張粲嘗爲僧復還俗應舉爲崔崇凝所抑或曰劉軻蔡康非僧乎趙曰劉蔡作僧未爲人知[illegible]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粲衣冠子孫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

乃于篆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夫張攻之柔愉而趙反惡其初服何其與韓異也昔賈島不失爲詩人成納李罕之不失爲賢州牧郡將入其笠而招之不可也鮮于鳳以逸才爲薛能摲玭所愛鳳爲僧薛實使之鮮于反初服摲遂拒之崇疑豈摲玭之見耶富鄭公居洛喜人出家蘇東坡以蓄髮爲参寥子吊子由以剪髮爲僉才老勸吾不知其何也王旦爲宋相二十年及死自云無狀欲祝髮緇衣塞素志家人欲從其言惟楷蘇

者力排止之旦自知無狀其從天書之過乎而遺命荒悖至此旦所謂不必善終者耆不從亂命有功于此翁矣

宋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以只有一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其一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韓退之與佛者大顛遊見其所與書及與簡書而朱子爲考論之詳矣退之所謂不助釋氏而排之考其始終定力有在何可誣也孟氏死吾道不傳漢晉以來老佛盛退之其時有能言其害過于楊墨如孟氏言楊墨之害率禽獸而食人者乎有能推尊孟氏其功者乎有能以孟氏自待者乎退之嘗云人謂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天不欲使茲人有知則吾命不可知如使茲人有知非我其誰退之蓋自待以孟氏子矣其云不量力欲全于已壞而世莫救者知籍湜輩不能不叛去耳退之門人何似而敢冀道由已而傳耶退之亦豈眞知道者然不因一摧折自

毀以從于邪之言如之何可誣也退之不居著述欲人必人書必火居必廬而後先王之道明若是勁也佛骨一表慷慨極諫指天誓死其臨事又若是烈也嗚呼退之豪傑哉有宋周程繼起講明斯道闢異端以正人心于是爲至然退之之言所以爲之先者自不能無取焉而程門高第謝游楊議論朱子已譏其流于禪學劉絢朱光庭述作未聞呂與叔張繹亦學禪而早卒如尹和靖者事伊川二十年視諸公最久後死于伊川二十年與楊最壽而質鈍才短無所發

夫程門傳道之難其人且如此而可貴退之乎而可責籍湜輩之不叛乎宋儒記和靖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于郊外尹與往或以爲問尹曰衆人皆迎其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之與曰固將拜日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也曰彼亦賢者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春肯謂尹不當有此事爲此語疑記者妄誤後觀朱子語錄云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念金剛經有候和靖者值其看先金明經問何故看此曰母命不可違也乃知迎佛觀音而拜皆實事也尹素見若

爾其又敢違衆耶朱子謂二程門人有悖其師說而淫于老佛者和靖蓋不能免而伊川稱我死而不失其正惟尹氏子其然乎此余之所以有感于目黎也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獨孔子以中庸設敎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源頓命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爲殊尤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稱具體盡生平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都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儒然後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即莊子

所謂形固可使爲槁木心固可使爲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帝大悅

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者以財惠人二曰法施者以善教人三曰無畏施者謂人於衆生當恐懼時吾安慰之教以脫離恐懼四曰心施者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是也佛

言凡施于外有益于人者皆爲布施爲子而孝養父母爲臣而忠愛事上爲長而仁慈安衆爲師而誨於教導爲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話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皆布施也修爲如此存心如此生前身後豈不蒙福善之報乎古語曰人人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是今日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今歲所食之穀乃前歲所種者

佛說遺教經專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

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馭馬不使縱逸去嗔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其說具有漸次與所謂頓悟者異矣

今以吾儒求之端心正念者正心誠意也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愼獨爲天德之要也牧牛則鷄犬之喩馭馬則朽索之說去嗔止妄息欲寡求者閑邪存誠養心寡欲也由遠離以至精進所謂下學而上達由禪定以造智慧所謂定靜而安慮凡釋氏之言合于吾儒者此獨爲最切又吾儒智周萬物釋氏亦曰光明照十方吾儒道濟天下釋氏亦曰普度衆生吾儒己立立人釋氏亦曰自利利他吾儒爲善去惡釋氏亦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吾儒無意必固我遮莫釋氏亦曰無生滅人我衆生壽者相吾儒有不屑之敎釋氏亦有權敎是釋氏一點初心惓惓斯世斯民假不人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與吾儒天地萬物一體之心絶無毫髮不肯特世人自墮迷罔能敬信遵行者少佛亦無可奈何只得獨自蓮花座上修他自己功果證他自己菩提慕衆生不能惟佛能之而擧

世遂崇之曰佛佛佛也嗟嗟人皆可以爲堯舜矣獨不曰人皆可以爲佛乎且謂佛氏之學一味虛無空寂單了自家身心全于天下國家毫無利濟不惟不知佛也而謗佛究佛抑何甚耶此皆起于兩家弟子經一傳再傳之後各矜師說競立門戶黨與將當日洙泗靈鷲二老本來面目商量教人作用一團和氣俱埋沒了安得不起戈矛以致紛紛多事譬之大家巨族上世共一宗祖及子孫繁衍浸失其傳未免支分派別自相胡越又譬之聽方言者南北華夷音字

指稱雖各有異。而所取事類名物。亦并不同。如梵言華言等類。秖聽者自不察耳。吁識此而于儒釋之理。思過半矣。

齊竟陵王子良招賓客。范縝與焉。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墮於茵蓆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墜茵蓆者。殿下是。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禪家有悟。猶吾儒曾氏有唯。彼其平日所用心者。皆

一貫之理。故夫子遽呼醒之。而曾氏覺矣。若賜聞一知二。豈不在曾氏上。惟其狃于多學。郎夫子徐喚焉。弗能唯也。蓋佛開頓漸兩門。而曾氏兼之。賜氏失之。香嚴擊竹。由賜而曾者也。長慶卷簾。非賜而曾者也。

古今士君子于三教。或合而一之。或排而異之。其說紛紛。率莫歸一。惟劉安世曰。儒、釋、道、神。四者其心皆同。但門戶設施不同耳。蘇欒城曰。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胥失之矣。必如此爲確論。

杜牧之云、今推歸于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頗盡近世佞佛之態。

所謂儒者。服仁義。選人倫。明王道。此足以爲儒已矣。而贅以訓詁辭章。爲煩碎不可殫究。所爲釋老者。返清淨、明自然。此足以爲釋老已矣。而贅以符籙呪願爲煩碎不可殫究。東客者。情一而辭十。贅矣。甚者皆不中情。觴客者。啖一而設十。贅矣。甚者皆不中啖。予每嘆曰。天下事大半兒戲。

儒者闢佛。有迹相似而實不同者。不可槩論也。儒有

三。有誠實之儒。有偏僻之儒。有超脫之儒。誠實儒者。于佛原無惡心。但其學以綱常倫理爲主。所務在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世間正道也。即佛談出世說。自不相合。不相合。勢必爭。爭則或至于謗者。無怪其然也。伊川晦菴之類是也。偏僻儒者。稟狂高之性。主先入之言。逞詭謬之談。窮毀極詆。而不知其爲非者。無盡所謂聞佛似冤仇。見僧如蛇蝎者是也。超脫儒者。識精而理明。不惟不闢。而且深信。不惟深信。而且力行。是之謂真儒也。雖然、又有逆戲法門。而實無歸

教外爲歸敬而中懷異心者非眞儒也具眼者辨之
自昔儒者非佛佛者復非儒予以爲佛法初入中國
崇佛者衆儒者爲世道計非之未爲過儒旣非佛疑
佛者衆佛者爲出世道計反非之亦未爲過迨夫傳
韓非佛之後後人又彷效而非則過矣何以故雲旣
掩日不須更作煙霾故迨夫明教空谷非儒之後後
人又彷效而非則過矣何以故日旣破暗不須更作
燈火故畧實而論則儒與佛不相病而相資試舉其
畧凡人爲惡有逃憲典于生前而悉墮地獄于身後

乃改惡修善是陰助王化之所不及者佛也僧之不
可以清規約束者畏刑法而弗敢肆是顯助佛法之
所不及者儒也今僧唯慮佛法不盛不知佛法太盛
非僧之福稍制之抑之佛法之得久存于世者正在
此也知此則不當兩相非而當交相贊也

傳燈所錄燒菴婆供一菴主常令一十七八女子送
食一日令女子將菴主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荅曰
枯木倚寒岩三冬無煖氣婆聞之云我二十年止供
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却菴按此菴主不可以欲亂

心在儒家庶幾稷下遺風而禪門以爲俗漢故知此
理當別論也

趙州見一尼來參州以手搯之尼曰尚有這個在州
曰却是你有這個在此非釋門中儀律禪者當機顯
用則不拘知此見燒菴老姬亦具少知識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嘗登之曰佛雖令
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中一
類耳夫釋家旣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
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況佛度

盡衆生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敕比丘出家所謂
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
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繼而佛聽
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
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
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于了性命而逆疑其乏妻子
皆戲論也陳眉公曰西方之書其奢已乎宗教易之
髓也譯受書之法也偈讚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衛也
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轉經二行也其

輔經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書其容已乎然則佛藏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啻雁龍生文字燼古今之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至乾之傳遂出今其多至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比之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昌也天其或者以此補秦劫之遺灰與乃命繙寫經目以示子孫功俗儒之故開我神聖之種智倘有毁大乘詈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其若古先輩視也一切諸經其若古異書視也則亦廢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余按眉公之

言委而風登之之言切而著逆錄之以動異議者之皈依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弄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于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暗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抉盲眼之金鎞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

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宋儒闢佛老者目曰虛無之教觀之詩曰無聲無臭易曰无方无體論語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皆未嘗以無爲諱也又如曾子云有若無實若虛則是爲道者政患不虛不無耳世亦有疑及若無若虛者乎使此數言者不出于儒書而出于佛氏之口人亦必吹毛而求其疵矣

異端之說肇自論語當時固未嘗明有所指也迨孟子闢楊墨周程闢佛老後世遂爲射的夫楊墨姑不

具論孔子適周問禮于老聃尚有猶龍之嘆使與佛氏同時其贊或不止于此子貢曰仲尼焉不學其亦奚擇于二氏焉愚謂今日之病不在異而在假所謂假者儒心儒行已汨沒于名利場中而落口落筆又俱能言聖人之道是所謂吾儒之異端也陽明先生有云今世學者有能若墨氏之兼愛乎楊氏之爲我乎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于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

爲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後人之所可爲而從取
辨于言詞之間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
廢則今之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
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與居今之時而
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于
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
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噫必陽
明先生之說而吾儒之異端可祛也學者不此之病
而切切爲惟彼之憂何其謬耶

東厳　卷十一　釋　五十五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
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
此佛氏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驅之以充戶口此以佛
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强
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
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
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癃殘疾止矣其外
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
佛敎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眞忍于離父母
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討
無復之眞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
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役屬
能乎賴彼敎設爲披緇托鉢以澹泊之人人誦詩讀
書能乎賴彼敎設爲諷經設法以聽暢之人人娶根
以游能乎賴彼敎設爲十方棲衆以津致之又恐群
處易囂則淸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若行以練之血
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混則髠髮剃鬚
以別之旣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敎此窮漢若

東壞　卷十一　釋　五十六

使此等窮漢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得許多乞
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恭
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
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
士大夫闢他不去卽自古帝王亦剗除此教不得往
往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歛異神通化愚成信轉
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于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
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
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illegible]律又其次則白頭

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貧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
强且點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于僧僧相忘于
水藏價于僧乃所爲藏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
上聖人多百姓少郎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藉于佛
法三代以後井田樹畜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
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
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
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
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爲人之區

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
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
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
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
之勞甚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
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
裁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日
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昧歸于天地生人之
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溟小

群而爲大群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
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
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音聲不相通
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畫
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各一音中有一
音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
如刑法不相攝西方以咒誓爲刑東方以笞發爲刑
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
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

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同者
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而
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
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憂之太過也夫無父
無君誠無容于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假道求
活于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有漏苦海願超越無爲樂海願常進現在福海願恒
盈當來智海願圓滿佛氏之心未必無所貪也
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

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于事有益于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毀譽喜擧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計較而爲之且孩騰馬逐至於澌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塗亦窮於是此山谷有得於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爲可恥然何曾似渠用工解

說到此地位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

李木齋翀子發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爲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日缺哉 上大悅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癍薨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耶答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卽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梁武學佛而敗議佛者以爲口實然武帝篡齊殺齊子孫殆盡其納侯景貽禍多昏業報應受非佛之罪也若其奉佛精勤功德自在以此罪佛是因刖廢履因噎廢食也其可乎況按唐蕭瑀梁明帝之子梁武之後也入唐爲相自瑀逮遘八葉宰輔名德相望與唐終始以臺城之禍咎佛者亦應以此而信佛矣

嘗見僧寺中經卷內用精紙裝潢整齊外用金紫綾錦裁裂供奉神厨不敢輕開凡啓閱必焚香沐手斂

函莊誦至吾儒孔孟之書經世大典則粗率劣板或棄置案頭或顚倒碎破或任意塗抹二者何相背若是耶蓋佛經勸人多言禍福或言來世或言墮落人皆畏不敢慢故也若孔孟大道皆教人立身只以任意愚者固其化而不知讀其書者初非以孔孟爲心不過取富貴覓青紫一到手則棄之不用矣故僧寺殿堂森嚴香火潔淨今學校文廟常見荆棘塵土或縱放牛馬如過祀典爲上者一至不簡在下者承應故事豈不可嘆

方外

羅隱荊巫篇云荊楚人淫祀舊矣有巫顏閑于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徒起祈歲者豊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肥鮮淸酤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家無甚累爲人祀誠心罄于中禍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衣食廣大爲人祀誠不得罄于中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家是非巫墮而後愚蓋牽于心而不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况

鬼董　卷十一　方外　十

異于是者乎

李吳善篆符鬼見其符自去來陳州陳述古官舍多鬼迨不復安吳居西堂鬼卽爲止蘇轍問吳何能爾吳曰述古多欲故爲鬼所侮吾斷欲久故鬼不敢見非有他術也又成都道士蹇拱辰善持戒行天心正法符水多驗轍問之曰世傳費長房得符于壺公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知此何等符耶拱辰不能答轍曰此非有符以法救人而無求于人此則符也道士行法必始于廉終于貪長房所以失符而死也吳告轍與轍告拱辰二事一意大歸隱之荊巫篇意也

高悝家有鬼怪巫覡厭劾不能絕要幸盧治之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盡使焚之惟據軒少坐去其夕鬼怪卽絕盧所救愈不取報謝行不乘騎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卽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夭傷山林者必起理之舉物傾覆塗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淮間謂其士人曰天地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爲奴

鬼董　卷十一　方外　十一

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荊巫蓋卽幸盧事爾

東海人黄公少時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于東海黄公以赤金刀往厭之術不行遂爲虎所食夫人之操行改前獸類得侮之而况人鬼乎

鄉州何孟春嘗言一族兄指揮銓嘗爲人祈禱事多

靈驗。春嘗戒之曰、兒何得與巫覡競能、兒生名家、不宜爲官尊不宜爲、兒固無所利也、何爲爲此、其兒曰、吾驗偶著、此不自禁也、而能巳歲早起、群疾、康幾所謂濟物者乎、吾固無所利也。吾此術受于陳道人、云、凡投此術者、誓于神、事後不得一毫受賂。謝一受賂謝、後無復靈驗矣。因其言求之、他巫亦然。云然則此術不又有勝于今日衣冠中之爲者耶。

劉宋時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至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便起一瘤

如拳、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攝氣之能使物如此。今巫覡之家運神攝氣、書符呪水、劾召鬼神、勤陰陽、自是一理。

宋洪邁夷堅志載、深陽巫能治骨鯁、長巷村人王四、食鵝遺鯁、三日不能下飲食、且死、遣子持錢詣巫、即于竈內取灰、篩布地上、炷香焚楮、誦呪召神、結印文以葦筒作小弩狀、耕灰中云、骨甚深、凡耕至一再、復中忽微有聲、亟傾注水盤間、乃鵝翅骨也、巫所居距長巷四十里、王子至家、父巳平復半日矣。其病淺者一弩即愈、咸氏云、今陶吳鎮有能此術者、謂之耕鯁、大抵如洪所云、但其巫先要親人云、某日食某物、被鯁狀、然後行法耕之、旣得骨、仍以暴香紙一幅付親人、使焚于家、呪水一盂、令被鯁者飲之、計其時、多是耕時痛稍輕、飲水後全平復、此蓋親史之驗者、攝氣運神。須其親人。則易爲感通。以見天地間爲往非一氣之流行。一心之運用也。其術雖小。可以喩大。故著其事云。

輟耕錄云、蒙古人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

劍符圖氣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巳、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豈其定靜之功巳成。特假此以愚人耶。抑果異物耶。石子名曰鮓荅。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治平初、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龍圖公促治裝、行當入覲、且參大政矣、趙聞異之、驗李令與俱行、

及再至李邀飲同見公張民辭曰趙公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告公公曰俟其再至令人來白當屏去襍從潛往見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幾果應召命乃參政柄及出鎮青社居寧五年張遺書云當來相見公大喜語賓佐曰張山人來久之無來至秋公奉詔再領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故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參政初時語也學尚書兩次來到日先生應咲我白頭猶自

走塵埃

天下眞理日見于前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但人役于外與之俱馳自不見耳惟靜者乃能得之余少嘗與方士論養生因及子午氣升降累數百言猶有秘而不肯與衆共者有道人守榮在傍咲曰此何難吾常坐禪至靜定之極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來于腹中如飢飽有常節吾豈知許事乎惟心內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凡寒暑燥濕有犯于外而欲爲疾者亦未嘗悠然不逆知其萌余長而驗之知其不誣也在山居久見老農候雨暘十中七八問之無他曰所更多耳閭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嘗早起每旦必步戶門往往僮僕皆未興其中既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與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爲陰爲晴爲風爲霜爲寒爲溫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更吾以所見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靜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况理之至者乎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

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必有漸發於中而見於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驟得於寒暑燥濕飢飽勞逸之間者未必皆眞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今小人無知疾苟無大故但意所習熟知某疾服某藥得百錢畧之市人無不愈者設與之以非其所知蓋有疑而不肯服者矣况古今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產及人之稟賦亦異素問有爲異法方法立論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即此

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盡廢也
史言華佗治病、凡發結于內、針藥所不能及者、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剖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瘥愈、一月之間皆平復、後世或疑其不然、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腹背腸胃既已破裂斷壞、氣何由合、安有如是而復生者、此理論也、佗神于醫、其所用藥、豈有異常者乎、陳壽與佗先生先後不遠、此其所記、豈宜妄哉、本草中載活鹿草事、世有疑之

者乎、北史西域傳、悅般國與君九年、遣使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時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魏人愛其術而厚遇之、此其非大異事。周密癸辛襍志云、回回國有藥名押不盧者、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痹而死、雖加以刀斧、亦所不知、至三日、別以少藥投之卽活、御院中亦儲之、貪官汚吏、贓過盈溢、被人所訟、則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然則佗之治疾、能刳滌腸胃、豈不自有此等藥耶、世未可以耳目所不逮、便輒相疑議也、
道士楊大均蔡州人、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脉、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卽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夫素問有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則固難矣、若千金但藥名與分兩劑料、此有何義可記乎、大均言古之處方、皆因病用藥、精深微妙、奇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大均

本染家子、事父母孝、醫不受賕謝、積其齋施之餘、差內外親三十八喪、方宣和閒道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帥公闢之親手以書延致、使者數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數日卽歸、不受一錢、房眉蔡州知其名、厚禮之、與俱去、此雖未可遽爲司馬子微、然亦勝士也、
古云、不治得中醫、此聖人極至之言、故人家有疾、苟無明醫、不如靜以待之、一無作爲、不得已而死命也、無怨尤矣、但人情迫于愛生、急求徼倖、一當家人有

病則不擇醫之良否日夜取百藥雜投之不旋踵而
長號牀矣雖曰殺之其實害之亦何異催使上道
也蓋家有病人欲醫下藥雖爲正理及其無益則與
飯僧誦經請巫召鬼及一應所禳避忌之事皆等耳
何也知其終必無益而聊以盡心爲者也
醫書謂生子必先調經然常試之人云婦人之經少
有調者而生子如故又有縱慾不戒者經前行交而
生子有經正行交而生子有經未絕交而生子有人
通不經行而亦生子其類甚不齊也而醫書一槩言

之何哉此余詢之歲驀驗之已身而然非謗語也
世醫既以圖利爲心凡藥之少值錢者例不收買惣
一方用藥十品缺一品則已又或無此品則擬它品
代之而又隨手亂拈不稱分兩而原方載有炮煉一
不加意至京師賣咀㕮片子則襍取百味朽藥切而
投水甕中淘洗數日亂晒大箱上貨以治人論醫至
此猶尚有醫乎
人大病之來不知其所以致而至不知其所以治而
死蓋必有鬼神物憑之而非可盡求之人事也古云

死生亦大矣而醫書元氣虛則邪氣乘之人當謹節
自修耳何所見之迂哉古之英雄卓俊之徒病劇嘗
不服藥彼所見固與俗儒卑卑者遠也漢祖云吾以
三尺劍五年而成帝業豈非天乎命旣在天雖扁鵲
何益大哉王言固天縱之聖也
飲藥者約行五里即可飲食食後五里即可服藥蓋
藥氣必得穀氣以行不食之人藥不可效此說殊醫
家所未道也
婦人覺有娠男即不宜與接若不忌主半產蓋女

與男接欲動情勝亦必有所輸泄而子宮又開故多
致半產牛馬之類受胎後牡者近身則蹄之謂之護
胎所以無半產者人惟多欲而不知忌故往往有之
產寶論及婦人科書俱無此論可謂擴前人所未發
矣
昔人記王彥伯自言醫道行時列四五爐煮藥于庭
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
既飲而去翌日各持金帛來酧無不效者及後時退
身自多病察脉按方不能愈也今世人功名之會大

都亦類是耳竇氏子言家方盛時有奴斂群從宅之資供白麥麪云白麥性平由是恣食未嘗疾凡數歲或數奴妄言所輸乃常麥群從一時暴熱皆作今世人狗將言變喜怒何以異此淮南子曰楚有烹猴者而給其邦人邦人以爲狗羹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所食世人之甘猴羹者多矣

生計

朱子云財猶糞也近則污人豪傑之士恥言之余以爲晉崔湛手不持珠玉而迄全雅操桓玄手不離珠玉而大葬兒節豈非近之爲污耶然王衍之口不言錢王敦之口不言色卒無救爲王衍王敦而酌貪泉者亦何害爲吳隱之是亦存乎人爲耳故古有積財能散者得四人焉鄭僑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子超所取初謂可損百千而超性好施一日散親故都盡顧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一廚悉燒之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超散父財情爲驚恒覬之焚子券綽亦爲悔嘆彌日父子情不相同如此同時王珣亦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其子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舊業悉委諸弟昔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受斯可謂賢也矣又有積財貽害者得五人焉南史曹虎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而晩節好貨賄吝嗇在幽州得見錢五千萬枚女食醬菜無重

飾每好尋輒開座拍張甸之齊主疑虎賁將兼剷
財新除未及拜見殺。北史崔和官平昌太守家巨富
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董惜錢不買子貺
盗錢百萬背和亡走又庫狄伏連者鄙恡愚很爲鄭
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
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
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日親表稱賀
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于馬荳中分減伏連
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至

死時惟著敝褌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並歸天府五
代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
繫衆鑰于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
非之上板壞而墮凍餓而卒陳朝沈衆性吝嗇畜財
帛以億計而自奉甚薄每于朝會中衣裳破損又攜
乾魚蔬菜飯獨食之後以罪賜死所積蕩然蓋鄙恡
之禍一至于此若石崇被收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
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夫散之何如勿聚爲愈
齊曹武被收嘆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

取吾財貨伎女耳武之嘆即祟之嘆也而又曰恨衆
輩見之武何悵於是夫皆有以自致而臨難始思悔
爲曉矣乃又有不能理財而自斃者得數人爲北史
房支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
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支烈徐謂曰舉家
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爲吏部郎俸入故足贍備
仰經霖雨便絕糧至遣婢子入市偷備少立卽此幾
婢子弄光怪爲房氏尾閭昆圖浮沈矣唐王起歷
省寺三任節鎮而昧于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耄

年寒餒至于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謂祿仕之家
不能傳節稍豊則飫及狗彘似歉則困彼妻孥脫節
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公德望名器而有
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盧懷愼好儉家無金玉
錦繡之飾此固美事乃妻子至寒飢朱璟等過之門
不施箔風雨至惟引席自障夫身爲宰相俸廩非不
足第勿以富貴寵祿爲溢侈足矣何至於妻子寒飢
而門不施箔尤非是宰相所居縱無箔客至亦宜少
引于內必不至風雨侵坐夫天下自有中道初不遠

人情而過矯如此佯貪之誚或其自取之耶范杲曾
公從子閥閱之家能刻志于學以文名而不善治生
再入史館家益貧終日端坐不知計所出人皆笑之
母兄聰性嗇居京兆殖貨鉅萬不肯恤杲益督公貲
在時杲求奏遷秩質作詩貺之時人傳爲勸戒李昉
作相杲乃自言先公嘗授制誥一篇許其才堪此職
太宗書玉堂頒賜翰林杲又上詩因請備職竟用賺
競改官不得意而卒首尾衡夾其取咲也固宜齊周
洽常歷何密曲阿上虞奭令廉約無私卒于都水使

者無以殯殮吏人爲買棺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
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
宜罪貶無論褒恤乃勅不給贈賻北海曹昇官至黄
門郎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而不營家以餓卒于鄴時
人傷嘆之堅儒將身任天下之重此一身不自樹立
至不免以生死託人人固何賴焉至又如南梁張率
嗜酒不事事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
石還宅及至宅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鼠雀耗率
笑而言曰壯哉鼠雀竟不問唐柳公權善書公卿以

書硯遺蓋鉅萬計而主藏奴或盗用嘗貯杯盂一笥
縢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杯
羽化矣不復詰君子之去利以就義也散財以紓窮
也若售盗賊之貪心焉奚居
漢嚴遵賣卜成都富人羅冲勸其仕爲具車馬衣糧
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子不足奈何以不足
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繆
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
未嘗有足今我業卜不下床而錢自至尚餘數百塵

埃厚寸不知所用此爲我有餘而子不足也冲大慚
遵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劉先生居衡嶽紫蓋峰下間之市從人丐錢市鹽酪
歸盡更出一富人貽以一袍劉欣謝去越數日見之
故衲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累吾嘗日出庵有門不
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後不衣而出則心繫
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即牢關以備
盗數日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
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既脫與

言心方坦然吾幾爲子累矣彼君平而從冲之勸
其爲累不有大于得袍者乎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
有鬻餅者早過戶必閧謳歌當爐劉召與萬錢令多
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至問
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
城矣蓋萬錢之爲累已如此世人幾賢于鬻餅者能
不以是而輟歌者有幾能爲劉先生者幾人市闠尚
有君平否乎冲家夜午人定而從未息晝夜汲汲因
宜勞于鬻餅者矣益貨損神生名殺身與有道其旨

哉如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悋嘗宿客舍顧錢
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邪奮後爲
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鄧差南鄧臨沮人
大富道逢賈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珠品
呼差與爲差曰君遠行商賈勢不在豐何爲頓爾耶
益美食賈人曰人生在世終正爲身口耳一朝死病
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
錢奴爾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動筋噉骨哽其
喉而死彼笑林所載漢世老人家富性嗇累欽無厭

不敢自用人從求乞强入取錢自堂出隨步輒減至
外繞餘半閉目授乞者云我傾家贍君甚勿他說相
效而來俄老人死田宅沒官又原化記相洲王叟富
有財粟至萬斛夫妻儉嗇食陳充腸宅尤廣客二百
戶叟遮宅見一客盤飧頗盛叟問汝財幾何衣食過
豐荅云惟本五千逐日食利存本不望有餘故衣食
常足叟大悟歸與妻發倉廩市珍奸恣食味後夫妻
俱夢爲人錄云何得妄破軍糧消數年並卒官軍圍
安慶緒於相盡發其廩供爲固無悋也而世有名士

大夫尤不能忘情于是毋亦有物焉司其予奪者哉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用盡卽止東坡謫
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
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
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
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惜福延
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
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有客自耒陽來
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

二金日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
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
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
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
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
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
踈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
不生奢侈儉則不貪不淫可以養德人之受用自有
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可以養壽醉濃飽鮮昏

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可以養
神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
於己無愧可以養氣故老氏以爲一寶是儉有四益
而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
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
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
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
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勞四體誠乃疲而無異
患干於是勤可以遠淫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

論二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
則悠遠博厚自强剛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
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自
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
儉乎

國家無事然後下有藏富之民朝野皆安然後山林
得遂養高之士人有恒言曰君子世治則出世亂則
隱隱于亂世亦豈易哉彼非才非德而藉蔭貴斯沉
冥田里以自奉者眞何人也眞何時也

沈存中筆談石曼卿居蔡河隣一豪家日聞歌鍾聲
家僮數十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問豪何人求欲見
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然喜飲酒屢言聞
學士能飲意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
卿曼卿往來堂上久之方出其主人頭巾繫勒帛都
不具衣冠相見無拱揖禮引入一別館供帳赫然有
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一
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一槃餚饌名令擇
五品既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餚果樂器妝服

人品皆艷麗絮然一妓酌酒進酒罷樂作群妓執果
餚者華立其間食罷分列左右酒五行群妓皆退主
人入略不揖客易鄉獨步出易鄉言此豪者狀甚駿
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
納亦無應門者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鄰
家亦不識其面也

張芸叟南遷錄潯陽有孟氏者世業漁門闌蕭然竹
籬數椽孟生出見葛巾草屨客止語言與江上漁人
無異就茅菴一啜左右皆漁器腥穢逼人稍即歷事

如富貴家頃間延至中堂榱題軒楹皆以髹塗間之
雕采器服燦然奪目至酒味羨鼓莫不吉嘉久之出
妓女三四人皆百金之士服飾聲樂所傳皆京師新
聲使人終日恍然蓋任俠隱身而致富者

宋瘦竹翁談藪樓叔韶初入太學與同窗友厚甚友
語叔韶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君但息聲則可偕往
樓敬諾出城買小舟延緣蒿間將十里舍舟步小坡
逍微行得精舍門徑絕小而松竹草花楚楚然友款
于門即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一少年僧進趨有

富貴家氣象揖客坐款語十刻許起推西邊小戶入
華堂三間窗几如拭玩具皆珍奇與侍童點心素膳
皆甘芳精好徹器命推窗平湖當前百頃其外連山
橫波樓觀森列夕陽反照丹碧紫翠互相發明漁歌
菱唱隱隱在耳騁望久之僧取麈尾鼓闌十數聲俄
而小童舫傍而來二美人徑出登岸靚粧麗色王公
家不過僧命具酌指顧間觴豆羅陳窮極水陸左右
執事僮僕妓妤杯行美人更起歌舞觴十餘巡夜已
艾僧復引客至小閣中臥具皆備日姑憩此遂去友

醉大鼾樓獨彷徨不能寐將曉僧至盥櫛畢引入一
院制作尤邃巧簾模蔽窺庭下奇花開盛芬馥香氣
小山叢竹位置愜當回思夜來境界已迷不能悟進
具食則器用張盛一新食品加進獨一姬竟不出食
能出門由他徑絕湖歸樓爲惘惘累日彼與何人也
哉今其時有此人能復容于田里而官府不得聞其
姓名者乎

孫公談圃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中同
在館中花開時人各歷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

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甚陋。又數步。至大門。時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者。主人云。此未足見佳。顧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時在諫閣中。華老辭之。衆遂去。華老嘗謂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其盛可知。彼時京師地上人。蓋有如此。不聞於人者。

許魯齋言儒者以治生爲要。初學或疑之。不知儒者若能治生。必不至喪節求人。未必非立德立身之本。孔子言君子謀道不謀食。此在孔子時則可。今之君子苟適四方。尚有乘傳而食者乎。尚有擁篲先驅者乎。尚有養弟子千鍾。猶不屑者乎。假使孔子復生。亦不免治生爲事。寧獨吾儒爲然。世尊住世。戒徒衆勿蓄隔宿之糧。每至食時。着衣持鉢。出外乞食。然末世卽不能行。如五祖六祖以下。未始不種田。未始不備穀。何得一槩以隆古事律之。

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謝公。公不問。而獨在生事。豈以黯爲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其學問可知。爲顯官又可知。獨懼其生事不足。以進退或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怪焉。賈爲嘆服。

周輝每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士則仰事俯育。粗了伏臘。

不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爲福。蓋福字從田從衣。雖得此說。三十年。竟無尺土歸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淺薄。不亦宜乎。又諺云。富因田。打脚累因田。出頭夫一田也。而或以富。或以累。亦存乎其人而已矣。

有福。有智。能勤能儉。創家者也。有福有智。不勤不儉。享成者也。無福無智。不勤不儉。敗家者也。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

徇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後來程朱一派則全無此
等意思

憒憒生日財者人生衣食自出而一切仰事俯育自
贍所必資爲非可一日一時而不足也一足而人生
無餘事矣古聖人戒貪戒得戒放利祇爲世有一種
積聚無厭之人侈縱踰涯溪刻自處不惟身名叢累
而且貽害子孫此已足之外復思求足無時而足而
又終歸不足所謂積飽自傷不可訓耳乃未足之人
正宜求足而顧愈饑餒可乎身能凍乎腹能餓乎

即一身可緩而父母可缺奉養妻子可任啼號公私
可任凋略乎夫天地生財本足以供一世之用或有
分內可尋或必經營後得治生者斷斷不能廢也獨
怪智昏才短之人識既昧于調停力又拙于揮霍株
守坐待而虛誘時命從事失時而妄冀倘來現象一
成之業若有若無明賭已試之規似禁似賭僥之付
之不問本情智也而托言遁脫出入委之代耕本敗
道也而自命清高偶得魚而遂忘筌既失足而似投
穽畏逆耳之論每慣諱疾忌醫解自心之惑強爲塗
飾掩耳迨臨渴掘井而已歷縱剜肉醫瘡而不恤試
思凍餒啼號之日諸所責迫四顧已窮尚守故步強
項無求否其所求果同心道義之友朋抑平日鄙夷
之肺腑否求之而得不聽權子母否求之不得不困
猶方寸否一求不得不屈辱再求否再求不得不展
轉他求否既求既不得有從并相救者否有逃而可
逆者否有甘以身填溝壑而遠尋南面樂者否揆之
情理固所不出而亦萬萬無是事矣古今善言理財
者毋如大學末章日財聚民散日悖入悖出佑財之

爲害矣而又繼之曰生財有大道生之云云恒足矣
夫聚之不可而又求生求足必曰大道恒足奚爲此
其意甚可深長思焉而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四言則
後世所云開源節流日勤日儉皆本諸此獲財之益
而不受財之損豈非天下萬世理財者一準的乎

阮孫爲臨海太守召爲秘書監不就復爲東陽太守
再召爲侍中又不就遂遷剡中以老或問嵇屢辭聘
召而宰二郡何耶曰非敢爲高吾少無宦情兼拙于
人間既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聘能

私計故爾人情千載不遠吾自大觀後所見已多未嘗不懷歸而家書無百畝田不得已猶爲汝南許昌二郡正以不能無資如裕所云既罷許昌俸廪之餘粗可經營了伏臘即不敢更懷軒冕之意今衣食不至乏絕則二郡之賜也但吾歸而復出所得又愈于前則不能無愧于裕

畱餘堂史取卷之十二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邵述　後學金彭校

雜紀二

堪輿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云達觀於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云升虛望楚降觀於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皆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必無人烟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之欲人不見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遺體得安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花於山粟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之枯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蕩游塵豈能與生者相感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人惑璞之說貪

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三四掘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讐者凡此數端皆璞書爲之也且人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禀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擇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說已不驗於其身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即有此山何賤于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對祭而已是貴豈因風水哉或曰葬不卜地不卜年月日時於古人果有攷而證之乎曰舜葬蒼梧禹葬會稽康

王葬文王墓側孔子毋殯五父之衢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下王濬墓在道南梁鴻葬在要離墓側夫舜禹帝王也因巡狩死遐荒悉就近地而葬且去京都數千里未聞萬乘之尊以遐荒爲嫌也康王爲曾孫葬遏曾祖之墓而居前亦未聞有所嫌也季武子大夫也寢室與堦下非僻處也杜氏葬之不以爲碍曰衢曰道南曰墓側悉非今人肯葬之地先聖先賢皆葬之矣漢高祖葬沛豐曰長陵凡列侯皆附葬于前唐彥謙著于詩矣唐太宗葬醴泉縣曰昭陵

后妃公主宰相諸王以下附葬者百六十五人蕃將附者九人傳糟鏽而成圖矣且男女錯襍又與劉縣闘賦墓爲近謂之卜地而葬可乎袁天罡李淳風明天文地理者何不以爲非而諫止之且有唐之祚三百年功臣列侯子孫與國同休者不可一二數考之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此葬之不必卜地明矣聖帝明王著爲法令尚何疑哉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葬各有期弗敢過也此不卜年月者也春秋書雨不克葬明日乃克葬此不卜日者也不卜地不卜年月日時先賢論之詳矣可不信哉

傳曰諸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之不擇年月日可考也今檢葬書以巳亥日用葬取凶謹按春秋時此日葬者凡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可考也左傳子太叔曰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葬者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蚤晩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考也

史稱袁安父歿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三公須臾不見安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而其後董卓亂卓怨紹術起兵殺太傅隗太僕基及其族尺口以上男女五千人皆下獄死君子曰使地果爲袁氏之祥則異日之赤族非人也使人自爲袁氏之禍則其世爲三公亦非地也

溫大雅字彥弘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

葬訖歲餘果卒宋弟温彥博也死生有命豈關地理
兄弟一體害此福彼亦那可爲然中心至性非可飾
也今親死且儼然在室悲號未及而福利是營邇來
葬師惑於各房風水之說互爲排斥甚有停柩經年
至相訐訟亦復何人
漢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
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
族滅而雄不顧雄遂起自孤官致位司徒及子訢孫
恭三世廷尉爲名法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

興亦不恤忌諱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
故犯妖禁而家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
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
盛桓帝時汝陽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
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
駕留至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
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聞禁忌
者多談爲證焉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

宗批其牘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即東
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一言破世俗陰陽
拘忌之惑可謂英斷然晉徐邈傳舊疑歲辰在卯此
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曰太歲之屬
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
也據邈之言亦似有理
羅鞏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鞏每以前程所禱
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于冥可亟歸鞏曰某生
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雖父母

久不葬鞏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爲儒者明
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如
此則葬豈可緩乎蓋送死人之大事停喪不葬子之
罪也豈得安吉乎神何至今不靈也
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爲甚侈窮天下之力以崇山
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郛盡後宮之女以殉埋葬墳
土未乾而國丘墟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
亦多漢用即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
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益有損焉元朝官裏用梡

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合為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為圈三圈定遂至其直北圖窟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豈復有發掘暴露之患哉誠猶古所無之典也夫葬以安遺體遺體既安多費以殉何益又　我朝　高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
英宗臨崩時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為至今遂為定制嗚呼
英廟好生之德其至矣乎

宋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在陽翟元祐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壙金玉犀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慰不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勞破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踈矣然則葬者宜何從夫盜利所有耳使薄葬者盜先知其烏有郎杯土宛然而死浸及其膚彼厚葬者何如而能不起戎心也丞相卷偶一不幸而侍中實為後世永鑒吾寧薄焉而已

星相

後魏孫紹遷右將軍大中大夫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中偶謂曰此中諸人寧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今人推人生命術唐有李虛中後之言命者又比虛中詳矣宋人記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而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小小陞轉則軍校亦微有譴詞不知何取香集玉蔡絛叢談陰陽家流窮五行數術不得為無至一切聽之反素人

事斯跌矣古人行道委命不敢用臆中以為信也先曾公生慶曆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為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取之及逢時遇主而後操術者人人談其格局之高足發賢者一哂耳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有鄭氏於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曾公合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人亦為之傾聳長則恣聽其所欲為始年十有八當春末携伎從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池晚自花中醉歸馬忽躍入汴中水淺而死文丈山贈朱斗

南序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于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九州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武千七八百萬、而荒服外不與焉、天地間生人、數未可量、而所得四柱皆不越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外、今人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五十一

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恭中、人生姑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佈于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木一本也。或千或萬。同時受氣。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壓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所到豈必盡同。此三命之所以推有十有一曜之說也。

張端義貴耳集、數十年來、向時之術、行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術、卽我向時術、汝何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士夫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士夫命、多帶刑煞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覩今日監司郡守帥閫者、日以殺人爲事乎。老者嘆服。夫命關於氣運。局於方向。歲月日時之同。不足以一槩其吉凶也

星命家、推步人前程十二宮、命宮是數起處、然星辰

明限、一以官。祿爲主、就官祿二星論、又祿爲主、祿多者富、官多祿少。雖貴亦貧。昔張南軒論朱晦菴命、判官多祿少四字、朱云某平生辭官文字甚多、賢者於此、蓋聊借一笑耳、星命之理、有無姑不暇究、曾記一談星多中者、謂某官實勝祿、貧其不免乎、既貴後相者復來、謂某祿勝官、其法自髭鬚論之、上爲祿、下爲官、而多髭而寡鬚者、主富且壽、某掀髯曰、措大乃復有此、拘命口上毛子、勿言黔雷戲余、余徐驗爲、自至卯嘉佑巳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

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于事後何足問耶

燕山竇氏儼善術數兄儀嘗鄙其詭怪儀有花椅二儼見之謂其一以其月日先破儼愛護不用至暮竟爲從人所毀儼嘗謂弟儀曰吾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總無壽云云 及後皆驗然則儀鄙其詭怪非歟儀仕宋太祖意在求相嘗勘其事極其嚴刻以合上意然竟官尚書止豈非數歟君子于術數詭怪之事誠可鄙不足信然有理有命而數寓焉君子未有不順

理而安命者若儀不悟于儼所言豈不尤可鄙哉

諺云命生者不死命死者不生如長平南陽無論矣建炎苗劉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泰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藺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

又考宋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王豪兇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遝遝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談笑歡酒以待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吐血死矣

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俟明早奏行四更忽得疾數日而死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立檜父祠于縣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慘毒登幾不爲堪數日舜陟忽死登乃獲免

又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金張柔爲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燕帥孛赤台數凌柔柔不爲下乃譖柔于中都行臺行臺召幽之土室孛赤台施褰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孛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

國朝朱濂謝病家居 太祖偶以薄故遣使騾騎往誅之既而悔之復遣騎追赦之會前使至錢塘江以雨沮三日不得渡後騎追及得免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若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敕處
斬尋遣赦之使人上馬昏眠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
宋曹翰圍江州五年城將陷太宗嘉其靖節所事遣
使諭翰城下日拒命者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
數日不可濟及風反而濟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
日耳　又陳利用以黃白事寵信于太宗宰相趙普
奏其殺人及諸不法果案得奸狀詔除名禁錮商州
初籍其家假詔還之運副宋沆以籍利用家得書數
紙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始怒令中使齎殺之

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新安馬旋濘而踣出濘
換馬比追及之已爲前使誅矣三事相類又何不幸
也得非命與
梁武帝天監元年引見齊豫章王嶷子恪等謂曰宋
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
爲惟景和至朝臣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
於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庸常獲免豈疑
得全又復我於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
知有天命者非人所能害害亦不能得也　宋太祖

即位之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帝笑曰帝王之興
自有天命求之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
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我若
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爲天下主雖閉門何益
既而微行愈數有諫者輒語之曰有天命者任自爲
之不汝禁也昔人嘗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于兩
間者謂之人人與物皆有命皆由天也況爲天子者
哉然天命終不可恃剝不曰生不有命在天乎
皇甫泌敏中壻也少年縱逸多外寵涉旬不歸敏中

每優容之而女病甚篤中憂甚且有恚詞中不得
已具劄子乞與泌離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眞宗
聖體似不和遽離扆坐斂中近前奏曰臣有女壻皇
甫語方至此眞宗遽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退內奏
中詞未竟下殿不覺收淚甚莫知聖意如何已得詔
泌特轉兩官中莽然自失欲翊日奏論是夕女死可
見命定於天其中禍福相倚人豈得而測之
唐盧懷愼爲相清謹不營貲產既貴妻子不免飢寒
後病卒妻崔氏戒其子勿哭汝父清苦無餘貲必不

死張說局相貨賄出殯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是夜公果復生左右以崔之言啟陳于公公曰其前有三十爐日與張說鼓鑄横財我無一焉言訖復絕夫並貴也而貧富又異焉若有黙宰豈非命歟

昔太學二士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遊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應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授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死鄂州教授爲占後事于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

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于富貴已享用過了故死公生于寒微未曾享用故生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懼修省而致然耶不必論命正此之謂矣

一舊時論命忌刑冲破敗近貴人無不刑冲破敗桃花煞有果爲浪子者果能歌唱者然亦有梢鈍者有立家者命坐奴僕爲弱宮每見大貴人坐此宮又命坐官祿卻有奴僕者甚矣命之難言也槪陛予靜所贈汪堅老與吳伯清作蕭佑字說云云大略可稽矣嘗以世之術人苟博闘古人書其術當無不驗後猶一善星命者于舉前語以問其人曰不然即使人盡讀前書亦不悉驗予曰何也曰天地陰陽之變其妙本不可窮彼昔之著書者不過執其平生所明之一隙以上推測耳夫執其所明之一隙豈足以盡天地之變哉余甚服其言因思世之堪輿筮相醫藥選擇諸家皆宜以此例之

秦檜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德帥廣東爲蠟炬以泉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

吏使候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槭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來者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率已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遺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黙然不樂鄭竟失志至于得罪二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順命之無悔吝

也。
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絳為翰林學士，判群牧，常問三命僧成化，曰呂參政早晚為相，成化曰，呂給事為參政，譬屋上置鴟吻，元曰，然則不安乎，成曰，其勢免可立待也，時春方半，元曰，應何時，成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元憮然不測，亦潛紀之，既呂權日盛，臺諫禁口，無敢指議，會五月十七日，元遷執，留語府界提舉蔡確曰，成化言呂參政禍在今日，真謬語也，二公相視笑，遂同還群牧，促召成詰之，成曰，言必無失，姑俟之，二公愈哄其術之非，既化成告去，蔡亦上馬，時曾侍制孝寬同判群牧，薄晚來過廳，方即坐，元即訪今日有何事，曾曰，但聞御史蔡承禧入劄子。不知言何等事。辭未已。內探報今日蔡察院言呂參政兄弟。元聞大駭。乃以化成辭告曾公。既呂罷政事，實始此日。豈偶中耶。而術又何神也。

星家以生人八字定貴賤，以五行詳流年休咎，間亦有不合者，姑以生命八字相同者言之，有徐獻之者，與同庠李子才同命，一鄉舉而授縣尹，一歲貢而作教職，事業若相類矣，然徐晚年起家，幾生二子，李孫年發迹，子皆成立，過乎其不相似也，又喬章與祟文關外胡汝器同年，一精男子醫道，一工巧于雕刻，性行若相近。然章一生溫飽無後，胡終身儉約多男，判然其相去遠也。甚至一母雙生，同登巍科，擢顯仕，至于官之久近，壽之先後，又有不齊者，何哉，蓋天之生人。其理微妙。豈可拘拘以數測之耶，或曰。八字。後天之數。父母受孕。先天之數。是未可知也。故孔子罕言命。蓋以此爾。今人往往好譚命。私意起而躁心生。不若居易以俟之可也。何必徒為無益之求哉。余又聞康節先生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而行。故鬼神敵也。因并記此。以為泥于數者告焉。

凡命中殺重。多主性氣好殺。卜者亦以是為準。一小人家子。贅于妻家。妻父乃屠家。每算命必言其煞多。人以為將來決為屠。子亦自分為屠矣。其屠家頗得過。因令其讀書。後入學。妻父遂改業。此子官至兵部尚書。為總制凡數年。是所謂煞為官乎。

大名滑縣庠生劉守忠遇異人授以禽演數占人吉
凶禍福死生壽夭富貴貧賤千百無一失時年當大
比守忠謂其母曰今演數男黍應試之列赴試必中
式但壽止此也不入試雖不成名而壽差永矣母曰
我辛苦教汝讀書惟願成名以顯父母以光門戶我
且老得見成名則暝目無憾矣且汝壽抑豈遽止于
此耶既而嘆曰母命不可違辭去果中高第回途將
抵家前二日卒嗚呼何數之奇若此哉然此非偶然
也又嘗有試矣曩者守忠兄弟二人同赴府縣于內

黃主家有婦人病革請占之其弟守節曰今日禽星
屬豬明日祭祀禮當用牲豬牲類也必不免矣守忠
曰過明日必無害弟問其故曰孟春犧牲無用牝婦
人牝類也神必不用次日果愈守忠之數非術也即
堯夫之數加一倍法耳禽演之數小道也尚須明理
處大事不明理可乎

人有前知者數十百千年事皆能言之歷歷亦或有
之以此知萬事無不前定予以爲不然事非前定方
其知時即是今日中間年歲亦與此同時原非先後
此理灼然熟觀之可喻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
可遷避之亦不然也苟可遷避則前知之時已見所
避之事若不見所避之事即非前知

前輩明公鉅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馬尚書亮之于
呂許公陳恭公曾諫議致堯之于晏元獻呂許公之
于文潞公夏英公之于龐穎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即
許以元宰蓋不可一二數初非有表李之術特眼力
高闊人多故爾史傳載爲名談近世如史忠獻彌遠
趙忠肅方亦未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猶子

嵩之子申初官棗陽戶曹方需遠次適鄉里有佃客
解后致死者官府逮逮急甚欲求援忠獻莫能自通
遂賃緣轉聞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
何不赴棗陽子申以尚需次對忠獻曰可亟行當作
書與退翁矣（陳晐時爲京西閫）子申拜謝因及前事公曰吾
已知之第之官勿慮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
少間公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
擾我榻也其後信然又趙葵南仲通判盧州日崔朝
宗方守郡公素不樂之遂于堂易令人關候呼召于

賓廡、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延入小閤會食。且出兩盒盒貯龍涎。水腦。俾坐客隨意爇之。次至趙、即舉二盒盡投爐炭中。香霧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飯。送客。命大程官。俾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既而出劄知滁州、填見闕、即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肇于此焉。又趙忠肅開京西閫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首詣臺參、鄭素癯瘁、若不勝衣、趙一見。即與人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鄭踽蹐不自安、傍觀怪之、即日免衙參等禮

以行。復命弟子。餞之中塗。且各出雲萍錄。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郎曰、鄭教何如、長公答曰、清固清矣、恐寒薄耳、公咲曰、非爾所知。縱寒薄。不失為太平宰相。後忠肅疾革、諸子侍側、顧其長嶷曰、汝讀書可畜。然不過監司太守。次語文仲范曰、汝須開閫。恐無結果。三哥癸。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蓐帳前提舉官趙勝、素與都統制扈再興不協、泣曰、萬萬相公不諱、趙勝必死于扈再興之手、詳相公保全、時京西施潛上饒人 係未詳偶在傍、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殿帥。再興安

能殺之。其後所言無一不驗。張鄧公為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惟楊大年公有一茶囊、惟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公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群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也。一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特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盛文肅為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許者、特夏有章倉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文肅厚

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人、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為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入、公得詩不發封、即還之。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諭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未曾發封、又曰、無乃筆扎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如何、公曰、不曾發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

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修。謂爲遠
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國臣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脆。
君但觀之。必止于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
貫文元時爲參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爲館職。有部使
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爲
欽差國子監主薄。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于京師。文
肅閱人物又如此。不復挾他術。

永樂間。柳庄袁珙以相人之術顯于時。姚少師廣孝
贈柳庄詩云。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不若相心優。

烟閣上丹青裏。未必人人盡虎頭。詩意祖荀卿相形
不如論心之語。

周亞夫、鄧通、梁武帝、皆法令入口。雖極富貴。而終餓
死。然南史梁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
口。而竟保衣食以終。庾曼者。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
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謂曼必爲方
伯。有萬鍾之饗。及魏尅江陵。卒餓死。世傳朱子面左
臉具斗文。爲文章之瑞。　國朝宋景濂亦然。攷晉書
桓溫傳。溫面有七星。則瑞不必文章也。西伯生有文
在其手。曰昌。唐叔虞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魯仲子生。
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大夫。季子生。有文在其手。曰友。
晉劉元海生。有文在左手。曰淵。梁武帝生。有文在右
手。曰武帝。隋文帝生。有文在手。曰王。史記其始生之
異。然漢書王莽傳。甄尋手理有天子字。後尋以作符
命言。故漢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王莽怒僇死。
晉書康帝建元二年。衛將軍營兵陳濆女臺有文在
其足。曰天下之母。炙之愈明。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
康縣獄亡去。迄無他辭。公孫述乃至刻画掌文。自士

行亦或針決指理。此何爲者也。

廣西轉運王延範本江陵貴家子。又富于財。嘗以豪
傑自許。精于卜者。如劉昂。則許之曰。君素有偏方王
霸之分。精于算者。如徐肇。則許之曰。君當戊少一。常
大貴不可言。精于風鑑者。如曰辨。則許之曰。君形如
坐天王。眼如頻伽。鼻如仙人。耳如雕龍。望視如虎。嘗
大有威德。延範皆延之。不知其言之不足據也。于是
日益矜負。因寓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諷朝廷事。
爲人所告。鞫實抵罪。籍沒其家。棄甚南海城外。然則

三子向者之說果安在哉大抵術人謬妄但知取悅
一時不知誤惑于人其禍有至于此者
眇而文者殷仲堪眇而帝者李克用跛而文者胥盤
商跛而相者婁師德吃而文者韓非楊雄吃而將相
者周昌鄧艾短而俠者郭解短而相者晏嬰重瞳而
中書者裴伯茂折臂而三公者羊叔子皆以其人不
以其相

破惑

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强名非實有也
赤猶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所行有
三百六十日而一朞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
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
之赤道日行黃道南謂之朱道行黃道北謂之黑道
黃道東謂之青道黃道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
并黃道爲九日月行有遲速難可一術御也故因其
合散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其位而已如

算法用此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猶謂
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爲無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
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于人執不可爲不先求比之
仙而待人爲仙有是理乎今鄉里善人見不善人且
恥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輕求于妄人者古今言嘗遇
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
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疆非見之
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獻

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爲仙此復何疑
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爲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
渾然吾儒拒之亦大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
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何等
語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積善之家有
餘慶積惡之家有餘殃則因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
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
爲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
寖廣而其術亦少異大抵儒以言傳佛以意解非不

可以言傳謂以言傳者未必眞解其守之必不堅信
之必不篤且墮于言以爲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
此不幾吾儒所謂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乎兩者未
嘗不通自言達意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該言佛氏出
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言兩莫爲之
礙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嘗爲其徒高勝者言之彼亦
心以爲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懷刺
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
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
思前夢恐官止此若不欲行親朋友相勉爲質之文
公文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案
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
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
數惟人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跖暮舜者
而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
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事不足芥蔕子晦拜而受
教後杷麾持節官至正郎

佛氏之說云輪廻五道無有窮已謂人出沒于生死
海中人可鬼鬼可人也如此則一人一鬼一鬼一人
絕于此育于彼纔入鬼籙曾無瞬時生登民版恰有
定數既不由世道盛衰爲之繁耗亦不由造化合散
制其死生此悠繆不經之至易晰者矣且復歷世賢
聖今化何人本家祖宗更黜媚屬甚者牛羊犬豕皆
且以爲吾祖而奉之吁猥褻極矣
道家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
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旣

繫身、而有何患、莊子云、吾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吾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知夫死者不惟其始之蘄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是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

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本意。與佛老不二也。歐陽公云、道家貪生、佛家畏死、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耳、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此其說微。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乎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楔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竅見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即唐傅奕曰、佛入中國。讖兒幼婦模象老莊。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于老莊矣。

世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靈芝、連理木、合穎禾、皆是也、然夷攷出時。多在危亂之世。史稱王建父子據蜀、天復六年、巨雀見青城上、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

並見于諸州、武城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壁州、龍五十見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劍州木連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邛江、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正元年、黃龍見太昌池、瑞物之出、殆無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宮室。兵敗于外、政亂于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爲瑞徵乃如此耳。至于政和隆盛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萬本、蘄黃間至有一舖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審州山間

至彌滿四野有一本數十莖衆色咸備者太守李奕
忠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綱進即進職除本道運使孩
南諸郡縣山石變為瑪瑙動以千百伊陽太和山崩
出水晶幾萬斛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出
生金數百斤其間大者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草木
鳥獸之珍不可一一數一時君臣稱頌祥瑞蓋無虛
月然越數歲遂罹狄難邦國喪亂父子遷播所謂瑞
應又如此也善哉先儒之論曰未有喪仁而久者也
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鄭

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
也漢桓帝時黃河清裴楷以為陰欲為陽五代黃河
清歐陽公謂非盛世事元末黃河清庚申帝臨朝不
樂延萬曆某年黃河清后祖父子相繼而崩僅八年
之內世有善言祥瑞之人觀此亦可少悟矣
賈師憲平章德祐乙亥正月十六日親總大軍督師
江上禡祭于北關門外而大帥旗適為風所折識者
駭之而一時賓友傅會為吉讖攷春秋時晉侯楚人
戰于城濮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晉安帝元
興二年桓玄至姑孰百僚列儀衛整肅而龍旂竿折
成都王穎以陸機督衆討長沙王臨戎而牙旗折趙
王倫即帝位祀大廟適遇大風飄折麾蓋王澄為荊
州刺史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柭齊文宣
至鄴受魏禪李貽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
御車幰舒翰守潼關天子御勤政樓臨送師始東先
驅牙旗觸門墮淮旆竿折鄭注鳳翔出都門旗竿折
宜和中童貫出師牙旗竿折時蔡攸為之副自建少
保節度使及宣撫副使二大旗于後卒為執旗竿卒

盜竄去端平入洛之師全子才帥旗亦為風折無非
亡身敗軍之徵也按真人水鏡經云凡出軍立牙必
定堅完若折則將軍不利蓋牙即旗也又玉曆通政
經云軍行牙竿旗幹折者不可出出即敗績蓋旗者
一軍號令安有旗折為祥者乎獨有武王伐紂大風
折蓋及劉裕擊盧循將戰而所執麾竿折幡沉于水
衆皆懼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勝必矣乃大破
循軍哥舒曜討李希烈帝祖于通化門是日牙竿折
旂以從父翰昔由師有此而敗甚憂之而曜竟敗歿

州、擒周晃、所謂吉者。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南史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禀、盈階滿屋、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亙時、未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野客叢談、謂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嘗觀隋書劉炫傳、左畫圓、右畫方、口

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蘇子瞻作大悲閣記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接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所不暇矣、彼佛菩薩、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于大悲乎、子瞻蜀炫之事、蓋必亦所疑者、世容或有斯人焉、吾之未見爾、何疑古之人穆之與炫哉、

或問鬼神、先正未詳、人死爲鬼之事、敢以請、余曰、鬼神在天地間、則在人與物、人也、鬼神也、其間生死乎、或者不喻、余曰、物惟人爲靈、而人有靈有不靈、聰明正直爲靈、反是不靈、人之靈者人之神也、而不靈者人之鬼也、鬼之靈者鬼之神也、而不靈者鬼之鬼也。或怵然曰。有是哉。

釋道經咒、其教謂人誦之、可辟邪惡、有是理乎、人心有所依歸不動、他慮邪惡之氣、當自退避、誦經咒、解邪惡、非經咒之力、人心內定之力也、今術家有用乾元亨利貞入咒語者、聖言豈爲巫覡用、而彼乃竊以神其術、推此、可知北齊權會任助教時、嘗夜獨乘驢

出城東門、鍾漏已盡、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與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怖之、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然則吾易豈禦鬼之書。陳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愈、然則孝經豈亦釋道、祈禳之具乎。此事且載正史、此理益可悟矣。

朝野僉載唐先天中洛下人牽一牛左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方而乞、或曰牛前身是人、釋氏之所謂業報者也、豈其然哉、北窗記興貞寧縣有羞羊呼化

者、其羊胸前有一人手、自右抱胸、手有六指甲、如羊顔長、見者皆言人前身爲惡、今生致此、一人獨不然曰、此無他、人與羊交耳、彼牛安知其不然乎、風俗通、漢靈帝時、司徒長史馮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好此馬以生子也、朱子語錄、厚之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禀得猪氣、即此究之、世間禽獸有雜人形者、人有雜獸形者、皆可以不疑矣。

浮屠氏設立天堂地獄、無非誘引愚民爲善、嘗考之、實非中國有此陰府之事、佛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稱、其犯法者、皆梱地爲居室以處之、謂之地獄、亦猶南宋王子業、因其諸王爲地牢之類、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爲者、閻羅則其刑官也、金剛則其衛士也、皆番國生人之制、學佛者不察、謂施于已死之後、其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西方之土名、如史所謂狗國羅施鬼國者、世相流傳、不攷本始、余爲表見之。

挾仙樓在邛縣崇眞觀後、昔有仙人張遠霄者、常往來于此、人呼爲張四郎、常挾弾、視人家有災者、爲擊散之。按此乃張仙出處也、而今之畫者、作挾弾打天狗狀、人家無子者、多于房中祀之、不知何謂、或又强解爲蜀主孟昶花蕊夫人事、皆同夢說云。

愚嘗讀劉晨阮肇天台遇仙女事、心竊疑焉、夫二女既仙、必能離欲、豈肯不有其身、而與塵寰采藥之夫、自爲伉儷哉、或者山精狐魅、幻化以迷之耳、其曰劉阮還家、子孫無有存者、此乃述齊諧之業者附會之

過也、何足信哉、近年有朝士奉使關西、過廊滻浴驪山溫泉、想像玉環、不覺心動、浴罷、還行露臺坐追涼、忽見絳紗燈熒熒、導二女官、持節而來、告之曰、貴妃且至、俄頃、霓旌宮扇、擁貴妃至中庭、鳳冠翟褘、環珮珊珊、雪膚花貌、姿媚流麗、與朝士交禮畢、款語移時、遂携手入室、薦枕席之歡、五鼓既作、女官又領仙仗迎之而去、自是隨其所止、源源而來、朝士以爲奇遇、驪山父老聞之曰、此是山老狐精也、其女官輩、小狐精也、即此觀之、劉阮之所遇、非此類乎。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昔人嘗論之山海經則以爲
海鰌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之變化竇叔蒙
海嶠志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賦以爲日出于
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
獨徐明叔傳墨卿高麗録云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
之氣升降于大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峙且與元氣
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于船中者不知船
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
其氣降而地沉則海水縮下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

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
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
夜一晝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
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係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
臨于子則陽氣始升月臨乎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
之期月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
行速應遲二十九度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
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于月朔之晝潮日亦臨
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較日月東行自朔
而徃月速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遲于晝
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
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
日酉時八日酉末也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
月西行自朔而徃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
之以遲于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晝此所以
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
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且以時有交變氣
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

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月
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
大也異于餘日
或問月無光之說信乎余曰非也日有日之光月有
月之光星有星之光此之謂三光譬之天地然天之
不可爲地猶地之不可爲天也余觀之易曰日月之
道貞明者也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書曰哉生
明旁生魄禮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
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

缺又曰日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由此觀之璧人來
之或言也夫日者實也火之精也衆陽之宗也月者
缺也滿則缺也金之精也衆陰之宗也日以晝明月
以夜明猶之雨行于夏雷收于冬蓋天地之氣使然
不可使易也故曰晦灰也朔蘇也弦半也望滿也月
之氣也余嘗夜夜候之遇灰則其光盡歛之以至于
無其狀若死然遇蘇則其光雖止于鉤而全體章章
以含其象至其光稍發而就盈則又不可得而見也
故日月三日而成魄八日而成光此與易書禮所載

何以異邪余求其故起于京房之易說乃曰月與星
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如鏡照日而有影見
乎此蓋以神其災異之言本以儆戒人君不欲以政
柄下移而後世迷宗之眞若以月爲無光者何其誣
之甚也楚詞曰夜光何德死而又育然則自京房以
前未有也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
噫何覩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自戮之乎天生民立
之牧付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爲惡用是司牧

者爲曰天鑒于民有隱匿人罰弗及而震以威之徽
顯闡幽神道也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
故執刑如執樞因罪之輕重而前後之又不敢專而
聽于天曰天討夫是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自震
戮人罪不知天自戮者何等罪乎謂積之極人不能
勝而戮之邪則天下種種罪大極惡逭于司寇之誅
者何嘗百千萬億豈司雷者有所畏而遺之乎乃不
一有戮而庸夫戮焉使彼有心觇天之意而謂天所
怒淮徵所容在瓦則特以不息是天以震勸逆濟禍

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曰雷者天氣
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困于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
聲爲雷光爲電猶火出礮而物當之柔必穿剛必碎
非天主以此物擊人而人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
震者大率多于木石豈木石亦罪而震以威之耶

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漏人多置疑予見道家祈雨
有斬虹之事念咒作法麾劍于下而虹即斷于天即
此則知女媧非親升天隙以石補之也觀煉字之義
想必以火煅石于下而天遂合隙于上即今且之所

謂斷虹。又或者如救護日食月食之說歟。乃亦天有此變。故命女媧補之。即救護之意耶。即此而觀。則古之奇蹟。亦皆常理。又何異焉。

自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二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爲近之。尚未精審。元朝以八十一年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始爲精審。

太宗永樂八年。親征北虜。學士金幼孜從。三月八日

次鳴鑾戍。夜仰觀北斗。正直頭上。見金學士幼孜北征錄以此推之。是謂天高而星辰遠耶。蓋天衍謂中國天下八分之一。各赤縣神州。而分爲九。殆妄可知矣。

唐之幽州石老。當時傳其化爲白鶴翔雲而去。有爲續仙傳以記之者。宋之瑞州鄭仙姑。當時傳其紫雲接引。乘空而去。鄉里爲立祠。祈禱靈響。遠近震動。作會千人。後得其實。則石老以病死。其尸爲其子沉之于水。鄭仙姑因與人私奸。其父醜之。寃轉售之旁邑。出尸于外。歸人于旁邑。而誣始白。今之厚誣于世者。安知不有如是者耶。古今傳神仙事多矣。韓退之謝自然詩。可破諸妄。第自然非公同時事。公獨于自然發論者。諸仙歷代正史未嘗言及。而唐書載獨有女道士謝自然白日上升。故不得不辯之耳。

天下事常者皆理。理不可推者爲異。雖然。物非有異也。理非不可推也。人患不明于識耳。不明于識。而駭有所遇。疑心多則非妖即鬼。畏心多則非擾即避。而茹寃于祟。紛紛于前矣。郭彖睽車志。衛嶽劉先生者。山行遇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暮雨正月

明。見北壁白骨一具。近視之。白骨倏起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墜地。不復動矣。劉與人談此。此非怪也。劉真氣壯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鷄羽置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意也。李畋該聞錄。畋昌西橋南舊宅人不可居。每至昏暝。堂壁下有聲漸起。如銅鈴之响。繚繞宇內。至曉始息。有焦道士言妖禍之興。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尅感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沴氣畜在一隅。故成妖耳。宜徧撤室中壁。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

泄滯氣如言妖不復作二事余喜有得于理識者于此可以類推。

北齊杜弼嘗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為人死還生恐是為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自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奬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錙銖性靈弘奬風教為益之大莫極于斯

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墮魂浮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于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于崔琰其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

天地始終猶人之生死也歷世既久氣候漸向虛縮亦猶人之老則衰矣虛故物產薄縮故曆次發嘗見宋元以前曆家編每月定寅時歌訣有云三九平光是寅時四六日出寅無別近時曆書所載四時皆日出于卯特微有遲速若出于初初刻初一刻正一刻二刻三刻耳並無日出寅時之說且如今之觀象臺所立渾天儀以舊制測之亦自多差處

天地日星山川草木萬有之變皆鬼神日行乎其間本不可執一求之儒人窺見一斑固守為恒卒遇不然便詫曰此變也此變也殊不知天地鬼神欻翕靈

怪流行閃爍其妙本自如是奚有所謂常奚有所謂變特人有見不見識不識耳苟執其見與識者以槩夫不見與不識者是何異老農之量天也哉老農日夕隴畝間習見夫天時人事么麼徵驗遂撫拾鄉諢撰為諺語若以陰晴水旱豊歉夭札之數皆可豫占其所以者如曰春旱離鄉秋旱泥倉如曰一個星保夜晴如曰雨打五更日照水坑如曰日落烏雲半夜枵明朝曬得背皮焦如此等諺不知其幾十百數也而卒驗之者不亦少乎儒人之言天道亦猶是而已

矣。

又人觸事。喜生議論。而求之大道。則率未有合也。見大官無後者。曰、美不俱得也。而白屋藜藿多無繼者何也。見英偶下僚者。曰造物忌才也。而崇階大拜。亦多彥聖何也。見窮居工詩者。曰、詩能窮人也。而愚騃貧厄者衆矣。彼出 鼎耶。見詞客不祿者。曰、蘭摧玉焚也。而冥頑夭折者衆矣。彼、皆天殃耶、天地變化之至理、本不可知。而人之所覩者迹耳、迹豈足以覩天地哉。

史通　卷十二　祓惑　第十葉

軒轅崩、塟著于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謚見于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夭亡、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淮南王安、謀逆自到、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亶其然乎。彼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自稱堯侍中。宋章聖悅幻妄、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乘世主耳目塞蔽。而售其欺侮也。古之人明目而達聰。視遠而聽微。彼瑣瑣迂惟之徒。尚莫逃于造言亂民之刑。焉得而欺侮之。

椓字出呂刑。似與舜典宮刑相同。男子去勢。婦人幽閉是也。蓋五刑除大辟外。其四者皆使損其身。而身猶得以自便親屬相聚也。况罪人課罪毋輕宥於女子。縱使其同亦嘗與男子等罪耳。若以幽閉爲公禁終身。則反苦毒于男子矣。且男子則絕其人道。而婦人人道仍全。則罪名一。而男女又迥不同也。何不併死椓竅二字其法用木椎擊婦人胸腹。即有一物墜而掩閉其牝戶。止能溺便。而人道永不能矣。是幽閉之說也。則椓竅二字始明。而取義木旁亦乃有意。

史通　卷十一　祓惑　四十六

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爲婚爲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報應

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姨也、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襲之、楚王曰、諾、于是與蔡侯以饗禮入于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于蔡、又取蔡、諸國不恨楚之取蔡、而恨蔡之與楚謀息也、宋君謂其相唐鞅謀曰、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止不善、故不爲畏、王欲群臣畏、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時罪之、則群臣畏矣、無何宋君殺鞅、宋群臣無不以殺鞅爲賞者

曹魏王操、常賦官穀不足、問計主者、主者曰、可以小斛量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當借女一死、厭衆不然、事不解、乃取狗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操則欺矣、主者固罪人也、周武氏時、魚保家上書請鑄銅匭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受表疏、可入不可出、武氏善之、未幾、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周興來俊臣、並以酷吏事武氏、或告興與丘神勣通謀、令俊臣鞫之、俊臣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取大甕納囚、炭炙四周、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狀推兄、請入甕、興叩頭伏罪、匭與甕、保家與興自爲之、尙奚怪乎、唐開元初、突騎施可汗守忠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兄、遂叛突厥、請爲鄉導、伐守忠、默啜遣兵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于我、遂并殺之、廣德初、僕固懷恩敗歸朔方、渾釋之將拒之、其甥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殺釋之而收其軍、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尙負之、安有于我、他日以事杖之、頸折而死、昔人

爲將、恐于杯羹、君賞功而疑其心、由不仁也、遮弩與韶之見殺、豈不宜哉、朱全忠圖李克用于上源、克用縋城得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洪乘馬適在忠前、忠射之、殪彥洪、而其鬼亦難咎于誤殺者矣、南唐徐知詢與客周廷望昔說知詢捐寶貨結朝中勳舊、使歸心、知詢從之、遣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于知誥、既歸、以誥陰謀告詢、詢入朝、以望言詰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望也、遂斬望、望處人兄弟之間、

反覆所端固死道也宋齊丘相唐後主後主以其多
植朋黨專朝政命殷崇義草詔暴齊丘事聽歸九華
山鎖其第穴墻給食齊丘嘆曰吾嘗請謀皇族於秦
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嗚呼天道好還回於反手機
穽特巧惟此數事卒皆身桑頸戮甚為天下後世快
心焉如史記商君鞅治秦法嚴秦國怨之惠王欲殺
商君商君逃去至函谷關關吏不知止之曰商君法
無符驗者坐之商君乃嘆曰為法自斃一至于此宋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求見趙

普言朱崖雖海外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
在內地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實置之死
地普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宜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
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又寇萊公貶
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擬崖州
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
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
語曰若遇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謂始與李
文定公迪同罷相謂以內臣雷允恭傳宣復位乃逐

公及其黨正人一空將草公責詞時宋宣獻庠知制
誥當直請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
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
曰無將之戒深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于漢法天
下快之又蘇黃門轍責雷州安置僦民屋章惇下州
追治及後惇謫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
丞相破我家今不可也又秦檜丁丑承天門災岳編
脩正草罪已詔曹右言奸邪蒙蔽不詔我曹抑詔徐
有貞乎譖于上上命杖岳一百謫戍藤州室廬財產

盡賜指揮季譯譯得旨自往據岳門檢括淨盡家人
出門一一搜檢背摩特甚無幾上宥岳還適譯得罪
上曰季譯家產盡岳正物可悉取還之岳亦往據譯
門搜括如譯狀復肯怨初岳為儒臣肯無幾何譯素
積不背背歸岳岳復加厲凡譯婦女出門亦加搜索
尤極醜辱是又皆出爾反爾報應分明若此人生何
苦要為不仁不義成人惡逆事乎勝國處士王紹文
臨終書示子孫云利人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
為害人事雖戲謔小一念不可姿縱人有是心庶幾

所宅者厚而其發也不薄矣若厚施薄報如伍子胥

進伯嚭嚭卒譖子胥殺丹仁引劉湛湛卒抑景仁張

說救崔湜湜卒逐說韓愈薦李紳紳卒誣愈李德裕

先起牛僧孺孺卒排德裕繼李又擢白敏中白卒佐

李李嵩知商鞅鞅卒誣嵩歐陽公拔蔣之奇奇卒攻

歐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卿卒毀

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檜

檜卒害浚鼎又我朝方遜志寵任時薦西楊楊脩實

錄乃謗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洲族人討西

楊于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進用武功竟

置芳洲于鐵嶺武功爲石總兵畫奪門之謀石又置

武功于金齒殆後永嘉桂溪亦頗類之蓋世上別一

愉夫壬人喪心反噬操戈爲犬豕不食其餘者也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

公主能離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

家馬前奴也不可已遍擇群臣貴顯無如大將軍者

迨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呆宗

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呆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

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呆宗居之三十年王銑爲

侍禁三班院差監翁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熱脩

成不知誰家斯居此既而銑尚主不逾年身居之又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皆

刻工名其間多有美造者世事翻覆如此

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南

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己卯混一天下亦以己卯亡國

取天下于孤兒寡婦亦亡天下于孤兒寡婦以爲報

應幹離不入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覩形貌絕類藝

祖殺太宗于孫殺盡而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從予

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分毫無異此二事報應不尤

異耶

前輩畸人碩士身不庸于時冑不顯于世鬱積而不

得施終于淪落而萬分不獲自見者豈天獨遺之乎

時已過矣世已易矣乃一旦後之人攄與焉追考所

自出其行誼之美聲名之光乃有高官膴仕豐資厚

祿身享之人所媿嘆莫與比者天豈終遺之乎嘗觀

諸農田矣田美可歲易而地力難繼若弗爲歲計拔

所穫將益微田有水可溉稻于五穀美而晚實而水
源有限節若决弗蓄源將涸秋旱何恃而晚實之稻
將不可冀誠使夏農于此閒歲而易易必糞以休養
地力水不時浚逮苗垂穗而一灌之源深流長足待
晚穫且十倍嗚呼其理如是天于人何以異是理然
則謂天無意斯人可乎嗚呼是有人事存焉
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紹固宜常有人文章紹編剗
韓公此語蓋即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之
意公子祖金根莫辨文章家稱不肖焉而公孫承狀

元及第爲時聞人此語固不誣也然繫乎天者終非
人所能必白髮被兩肩饑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
不好紙筆陶公此語又嘗誰責張籍云先生厚取于
躬薄取于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
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者也世有貪
浮于德無功而受上賞之徒其禍稍彫落不克永世
論者曰天道昭昭可爲貪夫炯戒而又有不盡然者
距壽顏夭之事宋諸君子謂天道不嘗就一二人身
上論之信矣哉

自樂天任杭州秩滿日愛天竺片石取之歸其詩曰
三年爲刺史飲水復食蘖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
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淸白麻城俞立菴先生開門授
徒有學行洪武初令都昌憂逕惟一弊篋家人啟之
得布裹物甚重意俸貲也視之乃官中一斫柴斧耳
其淸操如此按巢天子名道護甫三歲卒立菴孫名
元目盲不娶後入存郵院嗚呼二公平生忠厚廉絜
宜子孫昌大乃至如此斯理殆不可曉書之以識感
嘆

秦滅六國趙獨可憐長平之役戰而斬者四十餘萬
降而坑者又四十餘萬卽于此時生一男子曰趙高
先後殺始皇之二子而滅秦之宗社生一女子曰邯
鄲姬陰以呂易嬴而莫之覺全盛一統之業忽然瓦
解此兩人蓋從內亂之趙國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
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骨方未寒王翦六
十萬人風驟雨至五湖七澤勢如破竹陸終熊羿之
後蕩無孑遺卽于此時生二男子于東楚曰陳勝吳
廣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劉季項籍奮臂大呼四方響

應神都天闕。三月飛烟。七百年之基。拱手付焉。此四人者。蓋從外取之。楚國之償氣所化也。孰謂天道瞶耶。

蘇子由言呂微仲性闇。邊事河事。皆乖戾。故其子孫不遠。斯言誠是矣。然呂氏若東萊者。不幾盛乎。爽簡爲相。酒郭后于廢死。臣子之惡。孰大于是。而有公著爲之子。有希哲。有本中。爲之諸孫。爰及六世。有祖謙。稱巨儒。衣冠詩禮。不絕者二百年。天獨何報爽簡之遠也。

史取　卷廿二　報應　五十五

太尉韋儁爲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常不爲惡。今以惡終。又朱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斧荼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此即范滂臨刑語子之言。天可必乎。而君子不以縣其爲善之心。就三人觀之。湛愧于爲善多矣。宋陸務觀云。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規身禍報。若市道然。吾實恥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耶。

五代之君。恣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月赤某人族。又明月赤某人族。而欲望祉稷之久。得乎。故梁自高祖朱全忠于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爲其子友珪所殺。友貞復殺友珪而立。又十年而國亡。唐自莊宗李存勗于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年。而邈佶烈擁兵向京師。存勗遂爲郭從謙所殺。邈佶烈既立。是爲明宗。在位甫七年。而其子從榮作難。遂至不起。既而從珂殺從厚。又三年而契丹立晉。自高祖石敬塘于天福元年革命。在位凡七年。而其子重貴立。又四年。而爲契丹所滅。漢自高祖劉知遠于晉開運四年二月辛未革命。知遠次年正月丁丑撒世。其子承

史取　卷十二　報應　五十六

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破。周自高祖郭威。于廣順元年革命。在位凡四年。而柴榮立。是爲世宗。雖能于五六年間。取秦隴淮右。復三關。然亦果于殺戮。故亦不旋踵而斃。始自唐末。至于國初。上下凡五十餘年。而天下爲梁。爲唐。爲晉。爲漢。爲周。國命凡五革。陳洪進初與張漢思爲畱後。左右將從效死。洪進推漢思爲畱後。而已爲副使。漢思老且懦。洪進實專其事。一日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畱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然不能害公者。蓋公當爲此河主。且人有千歲

之禍者尚不可害況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業不善之報餘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爲然凡帥泉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恩得以壽終行雲聞而嘆曰陳氏五侯之報今于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鎭福州其子文顥爲通州團練使文顓文凱文顗皆爲諸州刺史是爲五侯一如行雲之言雖然祖上分義禁庭喋血金匱淪盟條及骨肉

而皆永世抑又何哉

會稽尉鄭虎臣嘗爲似道所配請爲監押似道時寓建寧開元寺虎臣至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窘辱備至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詞云余歸時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語公田關會竟何如云云長短句似道俯首謝焉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憇一山居店嫗舉止和淑頗能談京華事盧詢之嫗不詞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承誣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間庶見于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李衛公在朱崖郡北有望闕亭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難歸去百匝千遭遶郡城城南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掛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黜于此者貧道

憫之因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唐路岩密奏臣下賜死者命取結喉三寸進驗至岩死自罹其酷行刑處即楊收死所先岩陷收亦奪此

李懷仙者史朝義之將也朱希彩者李懷仙之將也李懷瑗者朱希彩之將也懷仙殺朝義故希彩亦殺懷仙希彩殺懷仙故懷瑗亦殺希彩先是朝義殺思明思明殺慶緒慶緒殺祿山而祿山思明爲賊首則皆殺于其子夫以一殺相承六傳不爽其故何哉天

道之好還夷俗之沿襲而玄宗之昏淫縱惡于前肅
代二宗之姑息養惡于後也
史稱宋徽宗晝寢夢吳越王錢鏐入宮遂生康王後
爲高宗建都錢塘夫錢王起義浙中破走黄巢有保
障江南之功非他僭亂之比再世而爲天子復都錢
塘且享壽考豈非天道酬其功德之厚耶
漢丙吉傳地節三年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
嘗有阿保之功宣帝親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
言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

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報以及
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後
五歲爲丞相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
皆謂必死矣獨晁冲之叔用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
敗壞至此若使宴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
哉已而果不死至儋州之獄而死于潭善惡之報如
此夫賈似道母憂再起馬廷鸞病亟乞退禍福亦可
驗矣
吾聞大德得祿位名壽蓋有祿有位有爵者矣名不

終與也龍逢斬比干剖萇弘醢子胥浮伯與叔齊餓
靈均沈皆古之無福人也
元魏馮后淫兇弒逆竊國大柄而獲考終及胡氏效
尤不免沉河唐武后腥穢人紀冒于曆數而享壽考
及韋氏繼軌終于授首夫以胡韋二氏論之信不善
之不可稔也而馬武二氏何獨徼福于天有厚幸耶
汪輔知虔州謝表有清朝有味白首無能之語蔡確
爲侍御引杜牧詩爲証以爲怨望罷之蔡後爲相被
謫復以車蓋亭詩得罪亦天報也

憒憒生曰人謂惡無及嗣之罰故張湯酷烈僇及其
身善有延世之賞故安世溫良休乘後裔信天道弘
矣夫父不能累子而子且足以光父是在湯一人不
與也而合湯父子論之不又幾外乎如房杜既有濟
世之功曷爲一傳而覆既贊二王十子之死又何爲
身以功名終至姚宋子孫又皆以貪淫敗類豈善者
又弗延世而罰者且獨及嗣乎夫子之知畏宰鄙也
日天生宰鄙所以亡吳吳不亡鄙不死此大聖自有
前知而夏侯勝之料丙吉果五載而爲丞相晁叔用

之料蔡京果竄儋而死于潭果皆眞知其有必然者
耶抑亦其穢中耶嗟嗟于公高門嚴娵綿蕞古今渦
有其人而指亦不數數屆也亦可以驗天道矣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豐歉所不可必也
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于聽聽者
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
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憒憒生曰人謂善惡報應天道確然如操左券直取
諸寄彼不信者即目爲庸愚而余獨謂堅信者在賢

智猶然庸愚等耳嘗論之夫虛空混沌者天也虛空
故無形混沌故無知無形無知故無視聽不具論矣
即以神靈大物昭昭在上而災祥寒暑自其一氣流
行無心成化初未嘗俯涉人間之善惡而日屑屑焉
爲之錙銖較量也果其一一較量至報以恭也禍恭
也禍恭也福多禍少恭也禍多福少恭也福始禍終
恭也禍始福終則天亦有時乎窮大抵善惡者人心
境自造也善惡自善惡不必其一一配禍福也禍福
人時命偶遭也禍福自禍福不必其一一符善惡也

人見善與福逢惡與禍會天道固不爽也然不數數
見也第福未必善禍未必惡天道不幾舛乎何此此
皆是也夫禍福者善與惡共之者也既曰時命并不
得言報應而故相配相符則泥之泥者也人求其說
不得則曰天道不漏天公不急性天定勝人人定勝
天此何異痴人說夢又求其說不得則以一人之身
論先後世是作者一人受者又一人也以現在之身
論前後因是作者一時受者又一時也彼所受知所
作福因素有禍亦自招若所受不知所作禍者何獨

徼幸禍者何獨蒙辜不幾啟人踰越之思沮人脩省
之路乎又何不身作身受之爲親切顯應乎至實報
一說尤爲止啼嚇鬼之智無足道也即謂天人感召
而或然或不然造化恐無全功縱謂事理宜然而可
知不可知神聖亦難擬議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又蒙莊氏之
言曰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皆此
意也然則脩身君子于此將奚從耶吾謂在天之天
渺茫無據誠有如云善不可爲何況于惡者惟在人

之天眞實現前則有善必不可不爲惡必不可不去者而在人之天謂何夫反之已而有自覺分歉慊者非吾良心是乎詢之人而有與衆同好惡者非人公論是乎良心炯然公論昭然此在人之天轉較在天之天孰爲顯應孰爲親切試觀一善也自覺其慊而衆有同好吾即心逸日休是善當爲也吾祗知爲所當爲原無求福心則福之去來吾聽之矧未必眞有福我者而何必問福一惡也自覺其欺而衆有同惡吾亦心勞日拙是惡不當爲也吾祗知毋爲其所不

爲原無避禍心則禍之去來吾更聽之矧未必眞有禍我者而何必計禍總之禍福報應乃古聖賢特爲世間累頑冥不悛者立法而非其爲自好者道也自好之人論道義不論禍福其于報應信亦可不信亦可彼頑冥不悛之人非誘以福惕以禍不能動也正使之不得不信有是報應也如釋氏教人必曰天堂地獄正以凡人語及天堂則津津焉喜語及地獄則惴惴焉懼佛蓋陰操人之喜懼而故設此兩端苑若耳聞目見俾匹夫匹婦有道德刑政所不能化者猶

賴有此束縛禁其邪心庶幾卽于淫僻耳而豈世眞有所謂天堂地獄者耶觀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夫曰餘曰必有正就其不必有之中又慶其有必有者曲爲世醒也玄德詔子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正恐人或于爲不爲之兩介而决其可爲不可爲者嚴爲世儆也老子曰禍兮福所伏福兮禍所倚董子曰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賀者在門弔者在閭又正恐有人竊甘爲惡不爲善而不得不道其常以明爲世誘也孟子曰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夫且爲且致矣而又曰莫爲莫致亦深見禍福之無憑而不得不歸之天命以别爲世解也夫古今言禍福無憑者姑不暇枚舉然必首曰顏天跖壽乃說者又曰回天而流芳千載跖壽而貽臭萬年夫此身後名耳夢幻泡影顧以博生前一日之攝受雖婦孺亦知其有不必然者矣而宋世風波一獄尤令千古痛心縱謂賊檜有冥報彼聞且見者誰而已無救于生前三字之傺矣使天道有知又誠有所云天道固如是乎而其

他固可知矣余邇來聰明淵博之士遽欲就一二人概千萬人以一二事概千百事如鴻苞稗史前定果報等書搜集頗富伊固自命神理而書風鏤影余實未敢以爲然也余座右聯曰矯矯人爲無善惡茫茫天道有炎涼敢請質諸雷霆余言止此適客有難余者曰吁嗟乎吾子不信天道惟子一人可耳而天下惡人多善人少卿示之以有稍然不悛倘并曰無與紛紛藉口所謂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余應之曰唯唯否否余正爲夫藉口者而發也夫

以渺茫無據之天吾鼓爲有彼爭爲無聚蚊築舍奚以塞堅距之口而折其不肖之心故余持指其眞實現前顯應親切者曰良心曰公論夫此良心公論者何是孩提之嚬咲也是牿亡之幾希也行乞之禮義而盜賊之平旦也赫赫所保在前洋洋鬼神在上而鑿鑿著龜在左右也有一人而不有者乎有一時而不有者乎有一事而不有者乎呼吸毫釐絲絲皆是而彼又焉所逃遁焉所諉托彌縫自解免乎夫惟無以解免也不惟敢于爲惡者聞余言惴惴無所容即

有意爲善乎亦爽然自失矣客無以難遂行

吳有守一王公家臣古愚吳公晟比隣而居相善也同邑有顧松岩者年八十餘一日偶臥夢天上旌旗閃閃笙簫大作兩童子各持一鶴從天而下分送王吳兩家夢覺猶聞天樂隱隱速就兩家問之同時各得一子天順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午時也松岩因賀兩家命王翁子乳名曰鶴祥吳翁子乳名曰鶴瑞兩君髫年俊偉美姿同入里塾王名政吳名學邑有神相李公望見兩君曰皆當持法憲又富貴而吳君之

耳及至枕更勝必登一二品成化十年甲午兩君年十八同入邑庠文名日起庚子秋同應南京鄉試俱下第王君悒悒成疾守一公力爲醫禱不效疾甚聞鎮江高行道士朱文濟善請仙言生死有驗守一翁延之至家道士齋戒再日焚符虔請久之忽聞異香空中有大吼聲乩及動書曰我非仙過往朝泰山神也爾子王政故仙吏以爾祖父五世脩德故降生爾家他日當爲天子寵臣生時嘗顯其祥矣奈爾生子之後不務脩德日營營於利求析毫毛母兄死淺殯

之欺凌寡媍孤侄多分其產上帝怒已削爾之富貴
封爵并奪爾子政官五階矣爾又于某日設計併降
人之屋而薄其價又于某日強買䏇友肥田而不盡
償其值某日謀娶富貴寡媍爲妻利其資財而嫁之
某日以小忿致租戶徐推于法故上帝益怒奪子政
科甲并餘政復恃才虐人不和于族日思榮顯之後
何以恭名何以交結何以謀利何以報讐何以行勢
故上帝已奪其壽半延復逆于父母問對之間詞色
無不狠戾故併奪其餘年今必死且墮落矣大抵上

史珥　卷十一　報應　李七

帝付一人富貴榮壽皆祖宗積德所致承之者當行
孝弟仁厚退讓謙和勿作惡事庶幾承久可保苟作
一罪過上帝必知隨其惡業之大小而奪其所付之
富貴秋毫不爽也即觀爾庭中之杏樹豈非天生
之嘉木乎未灌以水澤而沃以湯沚雖欲不死不可
得也爾父子之承天何以異此爾邑中諸生李某陳
某皆甲第人也以所爲不善天故奪之徒負其才終
當老死彼負天非天負彼也時有黃孫鄉翁故廣學
善辯與神博論陰陽黃爲心服作長歌記其事三日

後王君政死守一翁哀慟自怨而已其與王政同日
時生者吳君初號海州二十七歲於卯登科聯第進
士任繡衣使者封古愚翁爲監察御史古愚翁榮貴
幾二十年見其子巡按兩省大耋令終海洲君仕至
長憲三品致仕一如相工之言海洲君歸而思松岩
翁之夢更其號爲夢鶴道人亦享高壽
弘治中陳公子才博雅能文章足稱名家子初應舉
時夢見道人裝者告之曰子醉魁也陳公好酒以爲
議已夢中大怒道人笑解之曰子眞當得魁聯第進

史珥　卷十二　徵應　李八

士入中秘爲司諫官止中丞公喜而覺以告其表弟
華子虔虔少而興敏曰今科未得舉醉乃辛酉二字
當在來科矣至十四年辛酉果舉于鄉再赴會試再
不第以爲夢中道人欺已下第歸過濟上見一道人
宛若夢中所見者陳公心動道人亦笑引公入一村
落大樹下陳公踞論夢之不應道人曰天數固有定
而轉移在乎人作善降之祥一作不善殃隨降之況
復甚有祥乎即如天子寵一大臣厚與爵祿大臣者
苟不効忠竭力尸位伴食天子能無奪其爵祿耶苟

或恃寵而尋肆威福。刑戮隨之矣。大抵天數國法聖經。未嘗有二也。子齋鼎後惡念百起。而所行某某五事。以致遂有田三百畝。損德多矣。安得復與天之不奪汝福耶。從今後當脩德行善。或保天年。不然。并奪汝壽矣。陳公涕泣再拜。拜起。道人不見。歸以遍告親族。斷酒閉門。不與外事。比前若兩截人。後選訓導。罷歸以介壽終。事詳公自撰北游日記中。

吳中有一生。敏悟無比。十三歲已通經入郡庠。明年廩食。年十九歲時。嘗飲友人家。追夜入城。偶失檻者

邀晏公廟。聞內云急差人送少卿。果有光若燈籠者一在前走。走數十步。遇家人而光忽不見。因此篤信。益輕物傲世。性好酒。飲不醉不已。醉輒傷人。尤惡僧道。及奉佛信神者。正德三年二月內。惠山飲醉。戲張中丞。又指斥東嶽神。是夜。醉臥舟中。夜分。忽有神隸縛之去。見殿上一朱衣金冠者曰。汝詈佛像神久矣。佛固不與較也。東嶽神命吾換汝心。正欲分斷而刀已入胸矣。取去其心。以他心易之。痛不可忍。極號呌號。舟人奔走覓之。見踞錫山下樹林中。扶之入舟。至午方能言其始末。曉抵家。猶能述其事。告大父父母明旦已昏然非昔矣。

都御史韓公雍。姑蘇人也。爲庠生時。聰明豪放。不脩小節。見惡于掌教先生。特白于提學御史與黜之。御史見公丰釆。年少。責之曰。賭錢。濫酒。養婆娘。三者備矣。即以此爲對。公應聲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御史大奇。謂諸生曰。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若等能保其改過乎。衆未敢應。公厲言曰。弟保之。我能改過也。如不改。不敢見矣。諸生保留。聽其改過。公痛革前

非。發憤讀書。不一二科。登進士第。官御史有聲。歷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摘奸如神。愛民如子。條畫康政。皆經久之計。今去六十餘年。尚無有易之者。

無錫磚橋李翁豹。誠實不欺。生平無失行。年八十餘。日以脩身寡過爲事。家奉岳武穆王像。翁嘗夢王告曰。明日有一顧尚書過此。以其祖積德而生。詰午。松關顧公可適。騎而至。翁延飲之。告以夜夢。時顧方爲諸生。甚少。及長。登進士第。任職三四年歸。復詣翁。翁復夜夢王告曰。顧生任性傲物。心術已壞。不當大顯。

且不壽。翁夢中曰。其祖積德。遂無報乎。王曰。何可無報。當移其慶于他孫耳。松闕果不久于官而卒。且斬其嗣。其從兄可學已致仕久。因與元相厚善。一旦薦之于朝。起爲通奉。不數年遂入座。加太子太保。

庶人李登。十八魁鄉薦。後不得第。叩葉靖法師奏章詢之。一人曰。李登上帝賜以玉印。當作狀元。爲右相。緣魁薦時窺一隣女。降第二甲。再薦橫侵兄屋。基至構訟。降第三甲。薦在長安邸。私一婦人。懼其夫知屬以罪。降第四甲。及四薦屢與隣女私。已削其祿籍當

之。登大沮。尋卒。

徐公恪。栗川巨族也。父有子七人。久析。獨恪娘由所生時。嫡恐諸子難容。令老嫗以盒持付他人。其長兄先夕夢一金鯉躑躅汚泥中。以手援之清波。不離所詣。次日坐廳事。瞥見老嫗持盒。中有兒啼聲。兒駭詰得實。遂即轉至母所。告曰。兒何來。母曰。爾父生也。兒曰。既父生。何爲此。母曰。以爾輩析久難動耳。兒曰。不然。我輩有產。各讓十之一可乎。母曰。誠如言。吾令其母撫之。後恪讀書成名。歷官二十載。位至大中丞。已上七人俱不仕。而恪獨顯要。及長兄物故。恪哀杖三年報德云。

高祖初取天下。皆功臣謀士之力。天下既定。呂后殺韓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絕其祀。傳至獻帝。而曹操執柄。遂殺伏后而滅其族。或者謂獻帝即高祖也。伏后即呂后也。曹操即韓信也。劉備即彭越也。孫權即英布也。故三分天下而絕漢。雖穿鑿疑似之說。亦近乎報施之理。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皐。既生一月。其

家召群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敝席坐于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祝其壽。胡僧忽自陞階。謂嬰兒別來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于世。將爲蜀闕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于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

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大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筆紀

古今事有符合者。韓信破齊歷下。田橫烹酈生。耿弇破張步。殺伏隆。曹丕襲后。周世宗符后。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算生張說。張德與裙裴晉公。與皇甫中言者。擒王德用。因夏人殺楊定。與孫順新羅消事皆同。

又晉靈公刺客鉏麑不殺趙宣子。梁王刺客不殺袁盎。隗囂刺客不殺杜林。梁冀刺客不殺崔琦。楊璉刺客不殺蔡中郎。劉平刺客不殺先生。劉裕刺客沐謙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張師政不殺于志寧。萬從簡二卒不殺許州富人。淮南張顥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孰謂賊盜無義士乎。

〇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累望塵之誚。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虞。後有蔡。致冰騂之王。前有祥。後有延。又有楚僚。他如雪中高臥。有袁安。又有胡定。看竹事。有王猷而有袁粲。炙事。有顧榮有何遜。若是乎不可悉數也。

○韓信爲呂后所殺。韓通爲杜后所殺。韓侂胄爲楊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姓韓。而皆死于婦人之手。亦異矣。

○讀書不窺園。人知有董生。而不知有恒榮。避世不愛人推轂。人知有周市。而不知有梁統。易子立孤。人知有程嬰杵臼。而不知有鮑㢘父梁買子。去國謂其民何患無君。民從之。人知有太王。而不知有楚昭。願借一年。人知有寇恂。而不知有耿純。意聽驢鳴。人知有張子厚。而不知有戴良之母。縱囚復還。人知有

唐太宗。而不知有虞延。稱爲仲父。人知有管仲。而不知有秦宓。辭不尚公主。人知有宋弘。而不知有宋嘉。尉遲敬德。佩韋自緩。人知有西門豹。而不知有范史。好長嘯。人知有孫登。而不知有向栩。抱姪棄子而辟賊。人知有鄧伯道。而不知有劉平武康之民。趙鬭鷄賦。人知有彌衡。而不知有杜正玄。舉不避仇。人知有趙武。而不知有解狐。死而浮江。人知有伍胥。而不知有司馬子期。毀淫祠數多。人知有狄仁傑。而不知有李德裕。家貧妻求去。人知有朱買臣。而不知有王歡。

四皓。人知有漢商山。而不知有南北朝徐伯珍兄弟四人。家甚貧。皆白首相對。時人亦稱四皓。此皆同時而非異姓。萬石君。人知有漢景時石奮。而不知有漢宣時。弘農太守馮楊。八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茂慶秦襲。與群從五人。同時爲二千石。號萬石秦氏。唐武城張文瓘。四子皆三品。號萬石張家。宋順昌廖剛。四子遲過遂遷。皆秉旄節。號萬石廖氏。種瓜。人知有邵平。而不知有步騭郭原平。留犢。人知有時苗。而不知有羊續。量沙。人知有檀道濟。而不知有晉胡彬。去後

見思。人知有何武。而不知有羊立保。垂手過膝。人知有蜀先主。而不知有慕容垂。李雄。晉宣帝。宇文太白眉。人知有馬良。而不知有劉曜。手文曰友。人知有季友。而不知有梁武。手文曰武。隋文手文曰文。殺妾饗士。人知有張巡。而不知有漢臧洪。金蓮燭。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唐令狐綯。乘駟馬車。人知有司馬相如。而不知有郭丹。負土成墳。人知有侯芭。而不知有桓榮桓典。二陸。人知有晉陸機陸雲。而不知有陳陸瓊陸瑜。有宋陸九齡陸九淵。蘇李。人知有漢蘇武李

陵而不知有唐蘇味道李嶠蘇頲李乂李杜人知有李白杜甫而不知有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曾子人知有漢成都張霸號張曾子而不知北朝南昌滕曇恭號滕曾子平棘李士謙其伯父陽曰吾曾子唐桐廬陳京曰如曾子

鄭詹束縛于晋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蒯通[illegible][illegible]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貫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摈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

誅爲漢儒宗此皆瑰奇博辦之士能自解脫至于蜀賊李順已正典刑后陳文璉獲其真者遁去三十餘年年踰七十復斬之張奎義識黃巢于群僧中爲雪竇禪師宋之問遇駱賓王于靈隱寺南嶽僧見姚泓于封禪寺主僧乃巨寇明馬兒江州圓通寺僧死後雕青于背云李重進宜矛老内侍遇林靈素于蜀道李次仲遇姚平仲于廬山非皆傑黠之尤多能逃命于一時乎

周昌以漢高帝比桀紂帝不加罪劉毅以晋武帝比桓靈帝以爲直文帝勞軍細柳軍尉不開部而帝善之光武夜獵郅惲拒關不開而帝賜之唐太宗使宮官夜至軍門段志玄不納而帝嘆之玄宗遣輕騎召薛訥解琬不得人而帝美之錢鏐微行北城門吏不啓關而鏐賞之又王滿聰在平朔門拒姚興夜歸謝莊居守夜拒宋主張耀居守夜拒北齊主而俱不聞其加罪即元弘吉剌氏夜拒順帝中道臨幸而帝反以爲賢此皆帝王盛德事也至唐呂元膺擢不開城門之守者以重職較李廣之殺霸亭吏何如耶他如

陳琳爲袁本初草檄極詆曹公及贅閹而曹公不責駱賓王爲徐敬業草檄極詆武氏薄京師而武氏不怒英雄衆措大抵如此嗚呼當塗代漢周紀亂唐豈偶然哉

袁紹誅宦官無須多誤死冉閔殺胡羯多須多濫死

應侯相秦必殺其辱已者韓信王楚反官其辱已者趙高指鹿爲馬陰中其異已者朱溫指大柳宜車轂反僕殺其佞者蓋各係其逢也

季羔避難而刖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前君

亾命而舍人拒之。項籍敗亾。而田父給之。得人之與
失人。何啻千里。
漢高知吳王濞必亂東南。許邵知曹操爲亂世姦雄。
孔愉及齊王攸。識劉淵必亂。王衍識石勒將爲天下
患。溫嶠知樹王敦江外爲兇賊。張九齡識安祿山必
亂幽州。王敘文知劉闢必亂蜀。呂誨知王安石必誤
天下。陳瓘識蔡京爲國家賊。天下之大蠹。此明知其
亂且闚國家運數。有欲殄之不得者。至敗及其身。如
趙括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鼂錯顏竣之敗。其

父知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偃之敗。其叔知
之。韓侂胄之敗。其侄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呂祿
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華李林甫
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之敗。其
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婿知之。潘炎之敗。其婦翁知
之。至于主父偃蔡京丁謂之屬。併已亦知之。而終爲
易檄者何。是當局者迷也。又如羿善射而卒以射見
殺。彭祖善御女致壽。而卒以晚妻妖淫敗道而死。蘇
秦遊說而卒以口見刺。扁鵲善醫而卒以醫亾身。鄧

雍善視盜而卒身死于盜手。黃公以赤刀制虎而卒
爲虎所食。費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爲鬼所殺。陳寵以
御致位。而卒以御悖死。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爲龍所
攫。身如裂帛。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則又以周身
之術自敗其身。語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可
不慎。非是之謂乎。
隋室既受周禪。蘇威遁歸田里。節矣。而終失身於僭
僞之朝。金虜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執。義矣。而終誤
國渡江之後。令終之難如此。王莽女爲孝平后。稱疾

不起。守志終身。曹丕妹爲孝獻后。以璽抵軒。涕泣橫
流。楊堅女爲天元后。憤惋不平。形于辭色。徐誥女爲
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諸祖安平
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曌姪安平王
攸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之陽。朱溫兄廣王全
昱。責其滅唐社稷。知有覆宗之禍。此三男子四婦人
者。不避其至親。所爲如此。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泯
矣。繭蚕出也。而蚕非繭則不能藏身以形化。網蛛出
也。而蛛非網則不能懸虛而覓食。嗟乎。依懸其軀者

乃出自其腹也。吾于是乎有感。

不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爲崇死；喬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爲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諷非烟，而非烟爲象死。妾婦有情，遁相感激，能以死自見如此。第其死，則非烟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失身于胡，可惜也。玆爲書之，用激世之爲男子知義者。

駢語

千金買賦，詞人幾受壟斷之汚；三語辟椽，巧宦遂窺終南之徑。

嘯傲烟霞，拙士假清虛而鬼担；留連詩酒，淺夫托曠達以欺人。

多兒黔竈，僅免豚犬之譏；有子債轅，空代馬牛之作。

孔顏貧賤，灰千古倫士之心；湯武征誅，啟後代奸雄之口。

房帷昵矣，炎凉更甚于路人；村豎愚兮，衮鉞獨嚴于

史筆。

儀寒逍體，枉君學佛談仙；妻子生嗔，任爾出將入相。

鬭鷄走狗，縱忌府有一割之需；繡虎雕龍，安危全無半臂之用。

但求同理，理固有時而窮；惟求天知，天更難爲盡信。

經年胼胝，而息不償勞；爲得坐收子母，皓首窮經，而日以爲歲，何如早脫皮囊。

商鞅有意強秦，以立信近苛，而爲法自斃；安石何必壞宋，爲任人多闇，而衆惡皆歸。

仕路清廉飭一身之簠簋而君民無補遑自眼于層
兒鄉居節約樹後進之楷模而術例有虧堂雖黃于
財虜栖息禪玄愁病中吃緊方藥爽猶圖史塵勞內
得意生涯
抛不斷妻子緣祈免四顧之啼號只合折盥數米跳
不出利名網欲副生平之想望難辭媚竈乞墻
連牛光照草澤每饒國寶而鍾鼎自有家珍西虎扑
第朱門總吠黔黯而蓬戶豈皆燕駿
意見各成其是因翻案頓起戈矛名理隨在皆通借

轉語撥開日月
出世有因緣而壁高禮帶輪却倚門賤婦齊家多委
細冠纓偉族舞吠殺田舍村翁
蔑唐克復百年之景運已輸晉宋偏安一統之金甌
斯缺
世態風波旅盧總成市虎神明衾影哀狗盡付蠻蝸
極力經營遺兒咲生來傍骨難移苦心關括遇神通
合下靈根未泯
遙遙尚論千秋役楮墨吠影吠聲茹汲疑慵東之高

閣兀兀偶抒片語洗傀儡若狂若醉莫以等閑誤却
蒼生儒通三才試問日月星辰何物釋空諸妄能却
形骸眷屬者誰
李龍湖屠赤水表中郎陳眉公俱世上聰明子弟于
廷益王伯安張爾瞻能飛白眞人間經濟丈夫
生來本無惡趣原不闖地府輪廻素性雅慕清脩更
不問天官極樂
身後相償神理之錙銖不爽何如豫計保全生前俾
脫冥司之案牘斯須豈若明彰現報

天堂地獄人生苦樂之別名諸佛衆生自性悟迷之
實境
唐虞無揖讓蓋克肖神聖之爲難操懿有佳兒以世
濟凶淫而自易
躁盒禁廷渝盟金匱恐逆更甚于王曹泗上亭長淮
右布衣崛起遠超乎唐宋
二氏淸淨法門而講于戎馬倥偬之時柄鑿爲一時
話柄四字治平要領而談于干戈擾攘之際
千古咲端

讀史漫錄十四卷

〔明〕于愼行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郭應寵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漫錄十四卷》提要

于文定穀城山館詩集二十卷四庫已著錄稱其興託和平自饒清韻此編則列於存目中以所論未甚雅馴太多所闕略也予於廬州書肆購得之睱於萬曆以後學者坐談心性不復留心經史而仍物文定出能博覽異冊評論乃失所見然亦偏謬宜葉福清序之讚為經世之書既似畢之業而是刻任文定門人郭應寵編校郭乃閩人存目謂其梓於閩或偶誤歟 甲戌二月 洪師記

此本自日本東京佐伯文庫圖記史中批點似不讀書未所為句讀雌黃訛誤殊可恨也 胃朔雨窗洲竟濱記

讀史漫錄題辭

余贊綸扉實從文定于公後亡何公坳而余倀倀焉至於今每獨居深念輒恨不得起公九原而與之提挈也公少擅譽聖童博極羣書方操觚即能論敘古今之紀慨然有志當世及讀中秘益明習 朝家掌

故在秩宗 國有大典大疑藉公片言決策論者業以相臣識度推公林居幾與世相忘猶睠睠懷顧不勝其靖獻之忱作爲史摘筆塵借鑑千秋旁鏡當代一篇而三致意讀者或未能悉公隱衷而書亦尚藏公之遺篋世未盡覩之也

公嘗以其讀史漫錄屬
門人孝廉郭應寵編次
滋孝廉鋟以傳而請余
弁簡端展之則恍若見
公生平而聆謦欬也其

論世超其持衡審殚元
會之變綜得失之林別
善敗如列眉燭忠佞如
觀火至于軍國機宜華
夷阸塞莫不備舉蓋經

世之書而非佔畢之業
已廻環再三重以嗟唶
儻令公少延歲月則斡
旋約納當必有感動
聖明匪夷所思者廼竟

不慭遺獨使余仰屋嘆
也此余之所以愈思公
而不置也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知經筵制誥福唐葉向高撰

序 五

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任翰林侍讀南京吏部侍郎

讀史漫錄目録

卷一
宓羲至東周　齊晉附
卷二
戰國至秦楚之際
卷三
西漢
卷四
東漢
卷五
三國

卷六
六朝南北
卷七
唐高祖至玄宗
卷八
唐玄宗至憲宗
卷九
唐憲宗至昭僖
卷十

五季

卷十一

宋藝祖至英宗

卷十二

宋神宗至徽欽

卷十三

宋高祖至帝昺

卷十四

遼金元

吾師文定于先生山居謝客左圖右史繙閱恒至丙夜不休當其欣合幾忘寢餠墻籬載筆積有歲月題曰讀史漫錄秘不示人寵幸昕夕樞承乃獲卒業 師因語寵以當天下大事必才量識兼之乃濟吾才量不能踰人識又不欲輕許生試讀吾書當犂然有會寵聆其言若河漢也 師没其書乃浸浸流播第曩日有觸輙書未遑標置又相承傳寫不無魯魚茲寵以會葬至公子綿泣奉遺帙將圖剞劂猥以不敏嘗聞緒言屬之釐次訂訛分彙爲卷十四捧誦慨忼紬繹想纂徵獨鑑古如列鬚眉抑亦憂時稍露梗概際此紛紜政須識力而台鼎方昇遽然逝矣民之無祿彌增歎惋編竣藉叅以復公子可授梓人傳之海内庶尚論者得以析衷而經世者有所考畫云爾

萬曆己酉嘉平伏臘日門人福唐郭應寵謹識

東阿穀山于愼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宓羲至東周　齊晉附

宓羲本紀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羲於成紀雷澤相傳在濟陰濮陽又云在泗水之上成紀則天水是也相去三四千里不應懸遠如是宓羲畫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爻蓋不至文王也

世傳曲阜古大庭之墟又少昊故都在焉及觀神農本紀神農都陳其後徙於曲阜則曲阜又炎帝都也

玄囂青陽二人皆黃帝之子史本紀曰黃帝二子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皇甫謐亦曰玄囂青陽即少昊也又皆以為一人矣史讀玄囂不得在位以為少昊者非也

世之傳古帝王者類多詭異不經想皆春秋戰國時好事者所為其謬不可盡辨如皇甫謐云堯初生時其母在三河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為姓此尤可咲堯既帝嚳之子其母帝妃安得寄民間以生且長孺姓字似漢以下人不類三代何况唐虞之上乎

世紀黃帝姓公孫氏又長於姬水因姬為姓黃帝二子一曰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生帝堯一曰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為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以世系考之鯀乃堯之諸父稷契皆堯之同產而舜則堯之族玄孫也此其世次名字皆不可確知然相傳必有所據當是時古皇王之胄多矣獨舉舜而授之或以其同於黃帝與

帝紀曰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尚書帝命驗以為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五府者即周之明堂也緯書之言多不可稽如此

舜本紀所載四凶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沌即驩兜也少昊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即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即鯀也縉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不著其為誰杜預以為非帝子孫故別言之然不以三苗備四罪之數與他書不同至若十六相之中則禹列於八元契列於八凱他又不可知矣

伏羲風姓生於成紀而都陳神農姜姓少典之子也都陳徙曲阜葬於長沙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少典之

子也邑於涿鹿之野又曰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有熊者河南新鄭死塟橋山橋山者上郡同陽顓頊高陽者黄帝之孫也塟東郡濮陽頓丘城外廣陽里帝嚳高辛者黄帝之曾孫也塟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出帝堯姓伊耆帝嚳之子也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曰堯塟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陽城也帝舜生於姚墟因姓姚氏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其山九疑即所謂蒼梧之野也禹之父鯀帝顓頊之子也禮緯云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姓姒氏

太史公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孔安國又

曰虞氏舜名張晏又曰禹湯皆字也晏之言曰少昊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故曰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自上古不能究何從定其說

湯名履又稱天乙譙周曰夏殷之禮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乙者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太史公曰伊尹名阿衡孫子伊摯然則阿衡官名也

伊尹見湯言素王九主之事索隱曰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曰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是也

本紀曰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爲王蓋夏殷天子亦皆稱帝故也然考之商頌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則湯亦號爲武王矣其時曰帝曰王亦隨時稱號不同非以爲王卑於帝帝卑於皇也史記託事多所舛誤如云詩人道西伯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則文王已生稱王矣及誦詩語不過謂虞芮質成而已安得有命稱王之耶

山海經曰黑水青山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塟焉皇甫謐曰冢去中國三萬里此辟如齊諧中語當其播

穀教稼九州之地且不能徧安得至三萬里之外山海經所載多怪誕之說往往類此

武王伐商至紂死所躬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又以黄鉞斬其頭懸太白之旗此世本妄語太史公誤信之耳自三代以下戚人之國其主已死社稷又從而躬之擊之斬之固未嘗有也而武王爲之不亦過耶

堯舜之禪代非後之禪代也事不同也湯武之放伐非後之放伐也勢不同也何以言之夫堯舜禹皆黄帝之世雖族屬疎遠其實同姓也堯之授舜舜之授

禹郎是求宗人賢者立之非禪異姓也後世以草莽
之臣據權竊勢睥睨孤寡盜人社稷無論德義不同
所由亦異矣故曰事不同也古之所謂天子諸侯若
非如後世之相懸也其實各有民社以國之大小德
之厚薄相爲君臣耳天下歸之則諸侯之國可以爲
天子天下去之則天子之國降而爲諸侯非如後世
不階尺土則以王天下而宗社一夷則子孫無聚廬
也湯武之興與桓文之在春秋固無以異惟誠僞不
同所就有大小耳夏商末亡湯武固諸侯也湯武既
伐夏商猶諸侯也但其大勢既去不可復爲而湯武

遂爲天下主夏商之宗社未嘗滅也後世一夫操戈
夷人九廟較諸放伐不亦遠乎故曰勢不同也
史記周共主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
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康公不
獻一年共王滅密母之言是也然以理揆之則有不
可解者以諸侯從王而受私奔之女且獻之王此何
禮體三女何人乃奔侯王誰爲紹介盡三女者人以
獻密公者也母之意豈見其有移人之兆而懼其及
耶
周考王之時封其弟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是爲桓
公至周惠王又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曰東周惠
公是爲東西周也至赧王之時東西二周分治而王
赧遷於西周及秦昭王攻西周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
獻其邑秦受其獻而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秦遂
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憚狐後七歲秦乃滅周
西周也詳其文義蓋王赧居於西周秦伐西周西周
武公入獻王赧不入秦也王赧既卒秦遂遷西周公
已而滅之耳周君王赧卒蓋專言王赧非謂武公及
王赧皆卒也但所遷憚狐者不知其爲武公否耳
周之國祚不延於夏商也獨其亡勝耳何以明之夏

商之有國所謂四百六百皆撫有四海以至移祚周
自中葉以後號令所行不出畿甸至其末年乃有七
邑之地不能當小國之侯第有王號存耳強弱之勢
可覩也然夏商之亡皆以暴虐不德天怒人怨假手
湯武一舉而夷其社至不免於放逐誅戮如人當壯
盛之年氣血結畜有痛楚之疾以死而周以數邑之
地保有九鼎以處強國之間竟無以一矢加之者數
窮理極至於消盡如人有耆老之壽元氣日竭非有
疾痛患苦氣盡而死也故曰周之國祚不勝於夏商
直其亡勝耳

太史公書多所牴牾即如老子一傳詞語自相矛盾既曰過關去不知其所終又歷數子子孫至漢文帝時仕者名字其世系譜牒一一可指子孫既可考如此又以為太史儋而莫知其然否則所謂子孫者儋邪聃邪

管仲平戎於周王以上卿禮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之仲在當時一匡九合之功震耀華夷而不敢自比於高國可見當時世臣之體重也然管仲之時高國之爵雖重而不任政事故齊國以伯及至景公之

朝田氏之勢已成而國事又决於晏子故田氏不能遽有其國有世臣而不以親信用事之臣間之者危道也彼魯之三家晉之六卿相繼而勢國命至於百有餘年而無一人以間之國安得毋分耶

齊國之亂起於葵丘之戍吳楚之構興於鍾離之隙夫以及瓜之代事至耿也而至於弒君爭桑之忿怨至微也而至於伐國故蟻穴之漏或至滔天燈爐之延可以燎野

齊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以登大行至卑耳之山而返此其地不可考自漢通西域始有大夏之名而流沙自禹貢相傳在西極之外齊安得越秦而伐之至所謂大行者又若在大夏流沙之間豈亦非中國大行王屋耶

齊自太公而後惟桓景二君以其國伯強於天下然桓公一匡九合及其末也五公子爭立身死不葬景公有馬千駟及其死也羣公子出亡大亂三世然則管仲晏子之功烈何如哉以力服人豈惟不能心服及其力盡勢窮不能保七尺之軀世之以伯術致治者可以鑒矣哉

司馬穰苴者齊諸田之族也景公以為將大敗燕晉

之師自是田氏之勢日盛而不可動矣晏子知憂田氏之彊歎景公以禮制之而反薦穰苴使之用事其不為失計耶故為國而使彊臣有功於國彼彊臣有施於民皆危道也

僖負羈非純臣也自貳於國以壺飧加璧私遺重耳此何心耶方曹君之無禮於重耳負羈在旁胡不疾諫諫而不聽胡不隱以避禍而自貳於國以結知公子此何心耶

史記秦記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故曰東得百里奚於宛此與

五羊飯牛之事、絶不相蒙、

一卷終

讀史漫錄卷二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戰國至秦楚之際

六國之時、權在遊士、故一時侯王卿相、皆傾身結客、以角權力、如孟嘗君侍客坐語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遣使獻遺存問其親戚、燕丹之奉荆軻、至於金丸彈蛙、斬美人之手以獻、可謂無所不至矣、曹孟德之詩曰、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噫此孟嘗燕丹之好士

也、周公云乎哉、

予觀四豪行事、春申乃盜國之臣、無足論者、三公子之中、孟嘗名最勝、顧其行事、乃不如平原信陵遠甚、如孟嘗過趙、趙人出觀者笑以爲小丈夫、乃縱客斫擊、至滅一邑而去、此與盜跖何異、及其勢重難返、中立爲諸侯、齊閔王欲去之、乃走相魏、西合於秦趙燕趙之兵、共伐破齊、閔王走死、不亦甚耶、信陵在趙、聞薛公之說、趣駕返魏、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於魏者十餘年、所謂宗子維城者也、視孟嘗返兵內爲屠滅宗國何如、故孟嘗徒姦豪之雄、非有人臣之

節可紀於世者也然䟽趙魏二公子許之平原爲陵
信陵有不及焉方信陵之竊兵符而矯殺大將于國
之紀以急與國之難可謂忠于趙未可謂忠於魏也
至於知人之畧亦微肴不同若毛遂在平原門下十
年而平原不識信陵能於屠博監門之中識侯生朱
亥從博徒賣漿之間識毛薛二公可謂優於平原矣
然魏齊走平原君所秦王召平原入關與之爲十日
之飲以要魏齊平原君曰貴而爲交者爲賤也富而
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也於
是秦王遺書趙王索魏齊之頭虞卿遂解相印與齊

俱亡以抵信陵信陵畏秦猶豫不敢見至使怒而自
剄以此觀之孰爲好士者矣夫齊者魏之故相也其
結應侯之怨亦爲魏也不容於魏而走於趙固已甚
矣生於趙而死於魏魏之君臣何以謝天下之賓客
故平原之高義信陵有不及焉彼信陵之好士徒能
得技擊下走之流耳又豈肴高世之士出其門下者
哉而曰平原君之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不亦左邪
故曰二君之中平原爲勝至於虞卿者延陵季子之
後一人而已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以狥其友卒之
困於大梁著書以自見豈不毅然烈丈夫哉

荊軻聶政侯嬴朱亥之流皆屠沽監門非有士君子
之行惟有感恩報主捐生赴義精貫白日誠通鬼神
此爲一節之極致耳士大夫奔走長者之門出肝鬲
道肺腑指天日爲誓即金石可敝柔丹不渝及其時
移事去掉臂納履若不相知者豈非刺客所咲耶方
信陵君之數請朱亥亥故不往謝及請與俱擊晉鄙
亥乃咲曰臣乃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
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
之秋也嗟夫當亥不謝公子時志豈嘗須臾忘刎頸
耶

信陵君與魏王博北境舉烽言趙寇至公子曰趙王
田獵耳非爲寇也已而果然於是王畏公子之賢不
敢任以國政其後公子自趙歸國大敗秦兵秦縱反
間信陵見廢乃遂謝病不朝多近婦女爲長夜之飲
竟病酒而卒其志悲矣權貴之臣爲人主所忌往往
以荒淫自廢示無他志耳然予悲信陵君其平日不
知遠權嚮晦見忌人主固不待秦人之間也亢極不
返乃始沉湎不亦晚哉
范雎之使齊也齊王聞其辯有口使賜之金牛酒以
是爲須賈所中當時諸侯之結辯士類如此抑豈忌

轍之能以此間之耶事不襲則耶爲蘇有襲則前不
爲魏有將一舉而兩收之耶

自古筴士之說其肯綮動人處不過一二語然不肯說破必先博陳利害以鼓其聽使其志意已搖不能自守而後以數語決之斯百發而不失一也范雎之說秦王嘗之數年而後請間既已陳太后穰侯之擅國其卒乃曰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於是昭王大懼而穰侯逐矣富仲連之止帝秦先陳不可之義反覆辯難其卒乃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

大服而秦兵却矣夫爲親戚之心不勝其爲子孫爲君國之謀不勝其保祿位故以百語鼓其聽而以單詞贊其決也

夫技巧横出弱國之萌也奇袤並奏貧人之兆也故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臨朝而嘆其旨深矣然尚首功而勇公戰如修我戈矛之詩鐵劍莫利於秦矣擊缶烏烏倡優莫拙於秦矣秦之所以併天下正以是耳豈以國之長技爲楚所劫故憂之耶

澠池之會秦請趙王鼓瑟者邯鄲多娼善鼓瑟以是辱之也趙亦請秦王擊缶者秦戎狄之俗無音樂以缶爲聲以是辱之也列國之君每當會遇必務出奇相勝以傾其敵往往類此

趙奢爲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爲賢薦之於王使治國賦平原君可謂賢矣後世貴戚權寵之臣往往怙寵專利漁食小民不入公家之租吏不敢誰何以卵擊石即有奉法之吏摘其奸私計不旋踵使有平原之風則法何患不立故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廉頗之免將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

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此與馮驩勸孟嘗君語同然驩非嘗去也直爲客遊說而頗客乃以身當之其不知耻亦甚矣世之爲廉將軍客者何其繁哉

趙之賢將有廉頗李牧諸侯憚之頗之奔魏也趙王思復用之使使視頗郭開多予使者金令毀頗於王而頗終不召牧之拒秦兵也秦行金與開爲反間使趙王斬牧而王翦之兵入矣郭開趙之嬖寵也去二良將而趙社爲墟讒諂面諛之人能滅人之國如此

夫俠節之士慷慨而捐生者有耳死而可以存人之

國則其死重於泰山齊之王蠋是已蠋之死也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以爲王故齊之不亡者王蠋之力也故王蠋非徒死也

樂毅之取齊也或譏之昭王昭王誅譏者而遣國相致書立毅爲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諸侯畏其信此事與韓信相類然毅能不二其節而信不克終毅能避地以免而信及於難則所遇不同也

孔明在隆中嘗自比管樂論者或小其志此不知管

樂若管子一匡九合功蓋天下矣即樂毅伐齊其才亦有不可及者孔明不能也當其將秦魏韓趙之兵伐齊齊悉中國之兵拒之濟上一戰而敗方是之時七國之兵雲翔而進計且瓜分全齊之地皆拱手而授之燕哉毅乃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而身帥燕兵長驅逐北取七十二城之地以入於燕於是四國之兵徘徊境上不能有齊之一壘矣夫秦韓地遠不能越趙魏而有齊還之即無辭而去耳趙在齊之北境魏在齊之西境其志不爲燕取明也故以宋予魏以河間予趙而後全齊可有

故樂之功不難於取齊而難於散四國之兵四國之兵既去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太山以東至海右軍循河濟屯阿甄以連魏師後軍傍北海以撫千乘中軍據臨海而鎮齊都於是七十二城皆入燕之版圖矣是時山東之國惟齊爲強至於秦爲東西帝一旦以蠻夷僻陋之國擧之如摧枯振落毅之才何可及也

樂毅以旬月之間拔齊七十餘城而兩城不下持之數年非其兵力不足蓋其勢不可有也以秦之強乘六國之弊席卷幷呑混爲一統然後起而亡秦者六

國之後也況齊之盛哉楚漢之際諸田攘臂一呼國人景從兄弟更王迄於田橫以區區一旅效死勿去況閔王之時哉樂生之志蓋欲遲以歲月觀其情實銷其憤激之心而墳其反側之黨故徘徊而城者爲是故耳然何其不明於天道耶夫以區區之燕而下東齊十二之險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欲得之於強大此事之不行者也爲樂之計當定齊之初即勸昭王益施仁義以服其心定國置君反城與地則恩加於齊人德著於天下高可爲西伯下不失桓文孰與頓兵堅城以觀人之變而使變及於身耶此

所謂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謂也
史記屈原傳爲文章家所稱顧其詞旨錯綜非敘事之正體中間疑有衍文如論懷王事引易斷之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卽繼之曰令尹子蘭聞之大怒何文義不相蒙如此世之好奇者求其故而不得則以爲文章之妙變化不測何其迂乎
智伯將以瑶爲後智果曰瑶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智伯不聽竟立瑶也而智宗以滅吾察其所謂五賢者皆絶人之才力世之所慕尚以爲豪儁者而竟以

亡國何也蓋自古敗國亡家之主往往有過人之才智而不肯約之以道大則縱志遠圖蹂躪四海如秦皇隋帝小之則文章伎藝精妙絶倫如陳叔寶李煜皆所謂過人之才智也使苐得中才之主守其成業而輔之以仁賢則秦隋不墟而陳唐不虜矣故司馬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向使以如彼之才而加之以問學仁義恭儉以無事爲理其誰能亡之故輔翼之具不可不講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乎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惧其聾於官也此眞千古名言非三代以下語凡人有大器者於小事多不精察小事精細者多不能臨大事故晉文駕羊曾子鍾粟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前衡在後夫以數米鹽之察不可以居大官而況君人者乎
申子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謂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子嘗教寡人脩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後世有習申子之術而不免爲申子之請者是將使世主聽其謁而廢其術也故術行而民滋怨矣

三晉之分也魏據西河之地東向以待諸侯其地西連上郡犬牙而入之秦關中之險與秦共之文侯又好賢禮士其所師友盡一世之賢者故當時國勢惟魏爲強及商君入秦虜公子卬以取西河之地於是魏人去安邑之險塞就大梁之平衍而河山之險拱手而獻之秦秦獨據天下之阻以制山東而魏在其掌握中矣吳起乃曰在德不在險此儒者之常談非所以議於當時之勢也
齊威王名因齊周太后曰天崩地裂天王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腊史以爲田齊以字相類訛也田

和號太公其子午號桓公蓋欲假其名號以壓塞人心故言齊太公桓公者有兩不可不辨也

夫名法之學不祥之器也商鞅用之以強秦秦強而鞅走死吴起用之以興楚楚興而起車裂李斯能使秦帝而不能使己無種族鼂錯能使漢用而不能使己無東市以至郅都甯成之倫毛鷙酷烈比於蒼鷹乳虎卒自受大戮舉宗夷滅不可勝數此何故仁者天地之心也好惡拂人之性者猶受其災而况於拂天地之心乎故名法之學不祥之器也

趙良之說商君爲之也而商君不聽蔡澤之說范雎

奪之也而范雎立從故心有有欲則愛之者不入言苟當理則嫌之者亦從故應侯有保身之哲而商君無善後之圖也言無工拙聽有愚智也

秦得西河上郡而強得巴蜀漢中而富伐魏之功商君之策也定蜀之舉司馬錯之謀也二人亦有功於秦矣

嘗觀張儀連衡之策欲秦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以成王業此爲秦謀甚工不知蘇秦之說六國何以計不出此至王赧之末有地一邑諸侯合從猶假周以爲重當秦之時較之王赧萬萬不同若合從六國以周爲主猶有所以折秦者不然以秦之強豈以挾天子爲重而儀畫云云儀豈浪談者耶

春秋之時縣大而郡小故趙鞅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七國之時郡大而縣小故甘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

公孫龍論臧三耳子高謂平原君曰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勿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終必受詘以此觀之子高乃能詘龍耳鄒衍之談至道不能詘也世之

談名理者奇說怪論要眇玄微而不可撥以事理耶蓋爲文章雕摹辯麗務出奇澁險以相夸詡而無所載於聖人之道亦臧三耳之類也

趙武靈王七國之英主也以胡服變俗并有中山代北之地其雄才大畧固有并吞六合之氣矣及其得一吴娃而不能自制遂廢太子而立吴娃之子及吴娃之死也又憐故太子之詘於其弟而欲而王焉遂及於難夫以萬乘之主而餓於環堵探雀鷇而食者以衽席之愛故也才足以闢地兼國遠迹據業而不能割愛於婦人聲色之移人固若是哉

天之生才豈惟豪傑丈夫有閑氣運郎婦人女子與治亂相關者其生亦必有自齊之君王后是也方其識齊王法章於傭豎之中遂爲內主及擁子建爲王當國四十餘年不受秦兵后死而王建爲虜故齊之祚延四十餘年者太史女之力也而其迹起於牧豎私奔不亦奇哉嘗觀其解連環之對才畧眞有過人者向使王建能守其遺法五國雖亡齊尚可倔強東海延數紀之命何至死松栢閒邪

田單遇老人涉淄而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

人堂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曰汝以爲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單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田單以大國之相而不知政體襄王以已成之勢而疑其功臣皆不智之大者惟貫珠者乃有應變之才異哉方襄王之問也知其必聞使以不聞對則王之疑愈不解而身必死矣對之以聞而申之以盡免其身而全君臣之交此智人也

馮亭以上黨嫁禍趙王召平陽君豹問之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此有道者之言非六國時語也夫害生於利無害則無利失生於得無得則無失故有無故之利必有無妄之災平陽君其聞老易之旨者矣

七國之時其卿相大臣惟虞卿爲賢從横之士惟陳軫近正遊談之客惟仲連爲高儒者之徒惟孔子順不失家法將帥惟馬服樂毅有賢將之風

蘇秦既定合從恐秦伐趙敗其約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而使其舍人厚資奉之使之得用秦事儀乃謝曰蘇君之世儀何能爲竊意秦兵不出函谷未必六國之力蓋張儀之謀也張儀所以不出兵者蘇秦之

術也秦之智亦深矣哉蘇秦之能不在合六國之從而在入張儀於秦弟儀之所以秦兵不出者其說不可聞耳

夫天之所與者敵爲之謀也韓人遣鄭國閒秦中作而覺國曰臣爲韓延數歲之命而爲秦成萬世之利乃遂溉舃鹵之地四萬頃秦以富饒故韓之爲閒非富秦也而秦以帝非天而何

人之才與地各有所宜廉頗爲趙將而勝一爲楚將而敗曰我思用趙人此非虛語也故王良造父之御非不工也以之操舟則疾逢晉人之射非不巧也以

之挐劍則踈故用得其宜者勝用失其宜者敗

六國之於秦名為列國實相君臣安有范睢入秦為相數年而諸侯不知者吾以為須賈之入秦蓋偵睢也綈袍之贈蓋心知其秦相故為此以示恩耳其閒徉問其入相府墜車佯驚也

茅焦勇士耳不知大義世以直鄙許之過矣夫以祖龍之暴震懾六合而焦以一介之士横當虎口而不頓糜爛之禍斯以奇矣然其所為諫秦則有可議者遷毋於雍迓之誠是也以私夫為假父以私產為二弟厥義何居此其可使聞於隣國而垂之史册耶且

以秦之暴戾滅先王之籍絕聖人之道其可伏質解衣而諫者亦尚有也焦曾無一言及之是焦雖生長濟南實不聞齊魯諸儒之質行一勇敢之士而止耳

李斯韓非學術一也韓非之書未成而為李斯所殺李斯竊非之言以成秦帝而自夷其宗蓋刑法之學非仁者所用且亦天道所惡也觀韓子之書其慘覈以恩至父子兄弟皆不可相信一何甚也方斯之殺非惟以非為勝已非死可以得志於秦豈知其禍之慘于非耶

山東諸侯西面而與秦爭權者惟齊耳當君王后在位與秦結歡四十餘年國不被兵以五國為之蔽也后勝相齊受秦閒金以事秦誘王不脩攻守之具不助五國攻秦以故秦無東顧之憂得肆力於五國五國滅矣秦亦奚愛孤國而與之為東西帝耶故亡齊者后勝非秦亡齊也亡趙者郭開非秦亡趙也亡吳者伯嚭非越亡吳也小人貪秋毫之利而亡丘山之禍以至喪國亡家滅宗絕祀皆起於一念好利之心耳彼其始受秦越之閒以為偷得錙兩為旦夕之謀豈虞其禍之至此烈耶

秦滅五國即墨大夫往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

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不欲為秦而在阿鄄之閒者以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以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之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齊王不聽為王所虜餓松栢之閒而死夫即墨大夫之策晚矣然使齊有英主輔以田單孫武之輩此策猶可及也何也陳勝以一匹夫能行於六合為家之日而齊以全勝之地當六國新破郡邑未置之時其為力必甚易也即不能亡秦猶可以撓其財力使六國之後得以其閒自立而齊因以

延數年之命未至一舉而虜也

秦漢之時天下富庶多在關中其次則齊秦并六國從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户漢定天下從劉敬之策又徙六國之後以實關中至武帝時又徙山東豪傑於茂陵故曰三選七遷充奉陵邑是時關中富庶甲於天下至王莽董卓再亂長安秦中物產爲之一空益以五湖之禍雲擾百年人烟凋落始成曠莽於是大江以北地廣人稀而關中爲甚亦由氣數變遷使然豈盡人事哉

夫秦人之坑儒以二方士故也方士侯生盧生相與

譏議始皇始皇聞之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在咸陽者傳相告引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夫以二方士故而抗諸生數百人其說不可知彼所謂諸生者皆盧士之徒也坑之誠不爲過其誦法孔子者也與方士何與而盡坑之世不核其實以爲坑殺儒士彼盧生豈儒士耶

自上古以來天子諸侯皆以神明之冑藉有土之基以立國家有有以布衣稱王者有之自陳勝始未有以布衣帝天下者有之自漢高帝始也彼勝亦人豪矣哉

李斯一代之才也且其有功於秦亦不細矣而不免於種族以其持權重祿履盛滿不止也沙丘之謀使斯不從趙高彼亦未必自遂徒欲懷通侯之印耳心與變俸爲伍以亂國本及山東盜起二世誚讓恐懼不知所出又進督責之說以媚其主而秦亂成矣本其所以皆一念重祿之心爲之也故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史言秦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及考其原皆七國時所築秦特繕治之耳七國之時邊胡者三各

築長城保塞秦則隴西北地上郡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自造陽至襄平爲塞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及秦并六國又取匈奴河南之地因河爲塞而繕長城延袤萬里其實因六國之舊也齊亦有長城蘇秦所謂長城鉅防足以爲險今肥城平陰界中有其故址蓋以備內寇非爲胡也

蒙恬之誅也以築長城萬里不能無絕地脈引爲已罪太史公謂其輕百姓之力遇誅固宜不當專罪地脈其見深矣殊不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自蒙驁爲

將伐韓趙魏取七十餘城蒙武破楚滅之恬殺兄弟
又更將兵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不知其幾矣豈晃倘
築長城始結怨百姓哉不知咎此而曰自吾先人至
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豈知積功正所以積怨哉至
若陳丞相平之知其不世則其識遠矣
李斯之盛也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公子長男
由為三川守車騎羅門廷以千數斯乃喟然而嘆曰
吾聞之荀卿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富貴極矣物
極則衰吾不知所稅駕也吾讀其語悲之當其述卿
之言一何燭盛衰之理入而不出以至於敗乃嘆東

門黃犬不已晚乎甚乎鬼谷先生之戒蘇張也曰女
愛不敝席男歡不畢輪世之君子何其不早見也
讀書要即事推見政俗如扁鵲傳邯鄲貴婦人即為
帶下醫周貴老人為耳目痺醫秦貴小兒為小兒醫
此扁鵲通方之術然列國之政俗因可考見邯鄲何
以貴婦人邯鄲若佳麗之所都六國之侯王將相皆
爭取邯鄲之女以充後宮邯鄲以女為利故貴之也
秦人何以貴小兒秦戎狄之俗貴壯而賤老慈子嗜
利如賈生所陳又其俗重首虜務本業以子為利故
貴之也乃若周人則有先王之遺澤觀庠序之教存

孝弟之風故貴老也以此推其人民風俗美惡有間
矣然扁鵲入列國所至即更名姓其方術隨至而變
亦更名姓之意而竟為秦太醫令所殺故伎藝之精
即多方自匿猶且不免焉醫仁術也豈造化者亦有
所秘而妬其洩若管輅之卜郭璞之相地耶
秦皇東遊會稽千乘萬騎蓋海彌天氣焰何如項王
以一介布衣睥睨縱觀即曰彼可取而代也此言不
苟必自有所見及漢祖觀之亦曰大丈夫當如此英
雄器局大畧相同悲夫籍也
項羽避仇吳中有大徒役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

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英布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
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二人皆一世之雄
其居約時已有大志如此世之有志用世者誠於居
卑之時默察等夷可以得其底裏即一旦用人勝於
延訪耳
夫地勢固有夷險亦在守之者何如耳當秦之強一
丸泥封函谷六國之師雲翔而不敢進及二世之時
地非易也周文以烏合之士鼓行入關如履平地何
向者攻之難今甚易也故地利不如人和也
史記鴻門事以為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

幾殆此耳食也總之項王本無殺沛公之心直爲范增從臾及沛公一見固已氷釋使羽真有殺沛公之心雖百樊噲徒賣鉞斧何益於漢太史公好奇大都抑楊太過如四皓羽翼太子正與此類使非高帝反覆深念決欲廢太子即百老人何益

天下有事才智之士所在鋒起然亦有不盡用者蒯通房君是也武臣徇范陽蒯通請以侯印授范陽令於是燕趙之郊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此酈生之辯也然臣徒行其言而不能委已用通以至於敗武臣立爲趙王以張耳陳餘爲將相使人報楚陳勝太怒

欲誅兵擊之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此張良之見也然勝王業不成房君亦無所就令得遇高祖其功名可勝道哉又如趙廝養卒走見燕將一語而載王以歸其才識過人如此竟不知其所終夫士當承平之世即有殊才異能與庸人比耦而居無以自異世亂乃見耳

范增庸人也項王入關坑秦卒二十萬而增不諫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增不諫當此之時不待角力鬬兵而楚漢之雌雄固已決矣乃徒望天子氣而擊之何其明於望氣而暗於察人耶高帝曰項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吾以爲雖用范增無益於王增庸人也

韓生說項王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可都以伯此其見與劉敬同敬之以封韓之以烹智愚之相越如此興亡勝負不至垓下而決矣

當惟新城三老之說明於大義非戰國策士所及漢廷諸臣無一人及此者豈故秦時儒生耶高祖能用其言而不錄其人何也

史記侯之門仁義存出莊子解者言人臣委質於王侯之門則須存仁義其旨大謬本意謂竊鉤者誅竊

國者侯侯則爲仁義矣何言竊哉蓋言是非無定成則爲是仁暴無常貴則稱仁甚憤之詞也

讀史漫録卷三

東阿穀山于愼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西漢

漢高制馭群臣諸將如撫小兒而不露其機智如韓信下魏破代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又一出成皐即自修武渡河馳入信軍奪其兵符易置諸將及破楚還入定陶又馳入齊王信壁奪其兵其操縱犄蹠視信越諸將直在股掌之上彼韓信不聽蒯通之言豈盡不忍倍漢哉蓋亦有所不敢也

高祖論楚漢成敗以爲能用三傑固興亡之本其實因一時賞勞群臣以此言歸功臣下要其所以興廢不專在此何也漢王入秦約法三章父老以牛酒勞師惟恐不爲秦王及項王一入即坑降卒二十萬楚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此固已關成敗之數一矣漢王據有關中東西而制天下内轉巴蜀之粟外食敖倉之積入有所據出有所資此秦之地勢也而項王托身彭城當四戰之衝無有山河之險韓褕梁楚又爲彭越所撓出無所資退無所蔽此六國之形也関成敗之數二矣漢與楚相距滎陽韓信已徇魏破代平趙定燕下全齊之地漢王不勞一矢而有天下之半項王獨以其身角一旦之命自梁楚之外一入尺土不爲已有關成敗之數三矣乃曰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此高祖之所笑而不鬪也不亦悲耶蓋漢鑒秦之所以興以有地利而羽皆反之是以身敗乎成皐兵盡於垓下豈以一范增爲得失耶

魯兩生者迂儒也何也叔孫通之爲人誠不足與至於興朝廟之禮未爲不合於古乃曰天下未定不可以興禮樂何其固哉自帝王不作亂日常多治日常少必待積德百年則禮樂將不可數見與君子三年

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一身如此況於爲天下國家可以百年不覩禮樂耶故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大濩大武亦非待數十年之後而興也蓋兩生之不行直薄通爲人不欲與之共事耳其言禮樂非也

溫公通鑑不載四皓事極有識見史記多好異之談往往不揆於理如四皓羽翼太子理之决不通者不知太史何所取而信之蓋子房調護太子自有方畧不假此也如太子位定高帝出討黥布子房以病不從因請以太子爲將監關中兵於是羨上郡隴西北

地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為太子衛軍霸上此子房羽翼太子之畧也秦時沙丘之亂正以太子不居中留守故外有邪謀高帝征布時固已病甚有如沙丘之事內外之變發於呼吸故以太子監兵居根本之地即有倉卒可以防遏子房之計深矣曰然則子房當廢立之時何以不諫曰子房之應世批郤導窾攻瑕乘利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故使人闢其端而已徐乘其後或已發其機而使人收其功所謂善藏其用者也

蕭何以請苑下廷尉此與喜其買田宅之意正同凡

高帝所為忌何者徒以其得衆也請苑以施於民有結人心之迹故深忌之豈以其受賈豎金乎此時諸大功臣皆以反誅子房亦辟穀謝事惟何久在相位關中之人服何甚於人主一有動搖根本必危高帝已病故忌之耳其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云者皆支詞也

漢高帝患吳會稽輕剽無壯王以塡之乃封兄子濞為吳王已拜受印乃曰若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高祖何以精相人卜氣之術如此蓋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畧開創之主百家技藝之流日侍左右故多所習聞爾吳會稽天下膏腴之地有豫章銅山煮海水為鹽以故其民無賦而國用富饒吳王反書曰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取必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以此之勢安得無反甚矣高祖之誤也在禮名山大川不以封 國初大建藩封惟吳越之間不至

高祖過河內召奮為小吏侍高祖愛其恭敬以為中涓受書謁奮本不知書而使之主記此高祖用人之術也令他主直以文博之士充之耳

陳平為社宰分肉甚均為里人所善任安為亭長部

署人民獵者分雉兔平遂著名稱二人事相類豪傑之士當其阨困時固必有以自見耶

諸呂之王也世多右王陵而少平勃此耳食也平勃見高帝元勳才畧冠世何至模稜阿順不顧是非如此蓋亦籌之熟矣諸呂之王不以平勃之言而成亦必不以王陵之言而止使三人接踵而諫者俱死耳三人無恙諸呂即王可圖也何也當是時太后春秋高矣一旦捐賓客則祿產諸人一市豎耳此平勃之志也或曰有如太后延年二君先朝露則天下事不知而二君負白馬之盟何以見高帝於地下嗟嗟

胡不引武氏時事觀之武后在御廬陵雖遷位號未正狄公非能親討二張而五王之勳皆狄公所遺也世皆知狄公之功而不知其用平勃之智使平勃不在則爲五王者有人使狄公尚存則取二張者有策其道一也平勃之故智何如曰灌嬰以大將軍將數十萬衆屯漢東門與齊合從呂后未死而諸呂已爲机上肉矣狄公之樹五王用此策也

漢高祖千古英雄之主乃至襲一女子欲以百戰所得之土付之三歲小兒必不然矣然則易太子者何爲呂后也以呂后之鷙悍而當孝惠之仁柔其勢必

至於亂此高帝所熟計也其曰羽翼已成横絶四海雖有矰繳將安所施爲呂后也故曰呂氏真而主矣

絳侯左袒之問宋人非之其迂可哂當是時大尉已入北軍百萬之衆在其掌握聲罪致討呂氏之勢态矣執符而臨之曰爲劉爲呂則安有曰爲呂者乎辟如平盗者已執其渠魁乃聚其黨而問曰若欲爲盗若欲爲平民則安有曰我爲盗者乎其盡左袒無疑也然則何以問曰安其反側之心使以爲劉之迹白解激其忠憤之氣使以爲呂之言爲辱也故太尉一問而劉氏安矣

酈生馮軾下齊七十餘城韓信襲而取之此蒯通爲信計然熟計當時事勢亦不得不然何也彼時侯王分裂未有所屬田氏以故齊舊宗據有其土齊人服之久矣一旦以三寸舌下之豈惟田氏臣酈不堅且亦何以壓其國人河濟之間終非漢有也彼酈生之所謂下者不過使之稱藩奉職如六國之於秦而已漢非能郡縣其地若趙魏也又非能易置其侯王若信越輩也一旦有得失則合從之事起而勝廣之患不難矣於漢何有哉故蒯生爲信畫實爲漢謀也

韓信伐趙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索隱解小

飯曰飡謂立駐傳餐待破趙乃大食也此解非是蓋傳飡者乃軍中會食之令曰破趙會食者即傳飡之語也秦始皇衛士傳飡又似不同蓋侍衛吏卒不得退食以飯就殿陛之間相傳而食耳

漢高祖欲立如意爲太子周昌固争而止及如意立爲趙王高祖憂其不全乃以昌相之夫昌不以戚夫人之故而易太子必不以呂后之故而廢趙王高祖可謂知人矣其後呂后果召趙王昌不肯遣乃先召昌而使使召王王來遂酖死也使昌一日在趙趙王一日有國矣志鄭有餘而識變不足見賣於婦人而

不得保六尺之孤以報高帝乃至以身殉之悲已無
則為昌計者將辭徵不赴乎曰可以相留王亦可以
王留相昌毋行可也可以相留王亦可以中尉保傳
留王屬其後人毋遺亦可已
策士之術欲以禍福利害動人必投之以其所甚忌
如酈生下齊將以漢之強詑之而當時形勢田廣所
知惟至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則
廣之心動矣陸賈之下南越將以漢兵恐之則陽越
山海萬里險阻未必能取佗惟至漢將十萬衆臨越
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則佗之氣折矣何也皆其所

甚忌也
陸賈傳一歲中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毋久慁公
為也註鮮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
非是賈言我一歲中但再三見使相見頻數亦不新
鮮如俗所謂希罕也蓋戲語耳漢書曰數擊鮮毋久
慁汝為也又是一義
張子房言事常不肯自任必使人先發其端方以一
二語推其後輒有回天之力此子房作用也如高帝
入秦欲留居秦宮室樊噲力諫其不可子房方請從
噲言還軍霸上及欲都洛陽劉敬請入關中至數百

言子房方明言都關中之便當二人未發端時子房
豈見不及此曾無一語必待二人有言乃贊其決此
其作用處也子房平生事多類此如汜中偶語平日
豈不知其謀必待上自望見方以謀反對蓋子房之
談世為而不寧有而不居上不近名下不近刑莊子
人間世一篇足以證之後世智巧之士無子房之心
有子房之術而以藏用自托使世道人心日以不古
良可慨也
劉敬所建白數事皆萬世之畧其大者在建都長安
與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是時關中少人北近胡寇

東有六國之族使不有以實之雖據上游實無居重
之勢如裼腹裸袒立千仞之岡而禦敵環立其下豈
不得地勢不能存也於是徙齊楚燕趙韓魏之後及
豪傑名家十餘萬口充奉陵邑以豫鄭白之沃陸海
之藏故漢時關中富庶甲於天下則敬之謀也後有
據漢之形勢而無漢之富實者可不求其故哉
季布傳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註以金錢
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大謬顧金錢猶言
覓金錢耳
秦漢之間遊士從橫不聞道如范雎主父之類皆以

報恩復怨為平生得意士君子難言之欒布嘗為奴後至諸侯相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其言雖人情所有然於君子長者之道固已遠矣此何故不學之過也後之君子習聖賢之說使以欒布之言謂之必不受矣然而陰用其語若反甚焉者安在其闇道哉

惠帝三年城長安發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作三十日而罷五年又發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作三十日而罷凡十四萬人作兩月而城成可謂省矣今若以京營十二萬軍城都邑四十里三月而殘其必不能

可知然史徒記其數不知中間調度定作何方亦不可喻度也

呂頦機畧不臧其姊非樊噲不足當之如酈寄紿說呂祿以兵屬太尉頦大怒祿等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其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此人幸而為女假使祿産有如此才劉氏危矣

天下事有一定署數雖聖賢處之亦不能越如文帝郎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事機之際間不容髮此一大關節也

漢文賑貸之令八十以上月賜米酒肉九十加賜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職者督之此三代之法也天下事惟患以虛文應塞如此良法若得其人以實心奉行王道可興不知文帝之時郡邑長吏有能奉行者否後世養老之政不行惟大慶覃恩有米肉之賜有司視為故事不肯舉行使朝廷德澤迄不下究何以復三代之盛必世之仁哉

漢文帝十二年賜民田租之半次年盡除田之租稅詔曰農天下之本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

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盡除田之租稅此則不但賜租乃至除而不收至景帝元年復收民田半租則其半尚除免也不知當時田租之外尚有何項供需俾給公家之用不然安有除去田租而可以為國者是三代之所不能行也彼時封國既多各有國賦百官之員又少沿邊諸侯各以其國禦嚮士馬之費不領於司農而文帝躬行節儉無分外之營費自少耳至乃除去田租恐必別有經計不可不考也

張武為代郎中令文帝入為天子武實從邸位

之夜郎豜武郎中令然帝在位二十餘年而武位不
益郎中令也古人仕宦之難如此使後世如武者當
以決策扈從論功旬日之間即爲將相安有以藩邸
重臣二十年不遷者乎然武嘗受賂金錢文帝加賜
以愧之恐其人無大臣之節不可大用文帝不以故
舊私之爾

漢所謂吳楚者皆在江淮之間吳王以煑海爲鹽百
姓無賦富甲天下可見江淮之間自古稱殷富矣今
淮揚二郡煑海之利尚在朝廷設鹽官榷之以給九
邊當租稅之半然法久弊生重以水潦其民凋瘵逋

負日多豈他有盛衰邪將一國之用有限而人主之
經費多與

漢文帝好黃老之言以無爲爲理故於禮樂制度讓
謙未遑即一時才傳善畫之臣如胡錯賈生多言更定
法令帝皆奇貴其人而不用其畫此其所以致治也
使朝錯賈生當武帝之時言安有不用者哉故人主有
能聽言有能不聽言人臣有能進言有能不進言當
可以可爲之時能聽者治當可以不爲之時能不聽
者治當衆人不言之時能言者貴當衆人皆言之時
能不言者貴吁此未易一二爲淺夫道也

賈生之言雖微傷於激其實切中事理深識利害自
文帝以後行之數世其言愈效即如積貯之法文帝
身親行之終於粟陳貫朽富庶累世若生者未爲不
用直其身不顯耳鼂錯上言兵事其說甚具至謂以
夷狄攻夷攻爲中國之形千古不可易也自漢以來
惟唐太宗能行其法故能制服四夷混一區宇以其
兼中國夷狄之長技也

張廷尉諫止嗇夫之拜真長者之言可爲萬世用人
之法自古天下靡敝皆因在上者喜捷數精敏而厭
薄老成故天下爭爲齊諭效工呈能不顧其實以至

於敝安得廷尉之言而稱之考廷尉學術蓋得之王
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

王生使張廷尉結襪欲以重廷尉汲長孺揖大將軍
乃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此其指甚深可見當
時以退讓相高即有不詘之客皆爲美談兩人皆治
黃老言豈將以知白守雌之旨爲二貴人立一標邪
嗟嗟季世而下毋論結襪長揖有正色吐氣於貴人
之前則左右已嚜指即有道二公之詞不咲以爲狂
者幾希

文帝闢張釋之論上林嗇夫以秦事爲比即召叅乘

徐行問秦之敝、具以實言、聞馮唐言廉頗、李牧、怒入、禁中、良久復召唐、使畢其說、顧諂之君聽言納善、惟恐不及如此、

漢文過郎署、與馮唐論將、唐言雲中守魏尚、即召尚復以為雲中守、問田叔以天下長者、叔言雲中守魏舒、即召舒復以為雲中守、兩人事甚相類、文帝之受諫求賢、可謂有帝王之風矣、尚本以上功幕府差六級遂下吏、故唐力言文法之拘、不能用將、舒以士卒戰死〻〻百人罷、故叔言其能得死力、所以為長者、此二公者其識見獎拔、又出尋常之表者哉

賈生志大而才不踈、其所陳諸策、至武帝時盡用之、知更定律令、分建諸侯、正朔服色是也、第不獲用於文帝耳、鵩賦中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真人淡漠、獨與道息數語、上契老莊之旨、生聞道若也、迹其超然於死生之表、豈請纓投筆之流、以功名自樹者、可同年而語耶、然其弔屈原賦、則不知古人之心矣、何也、原之所為窮身岐龍者、正以睠顧楚國、係心王室、而不忍他適也、生乃曰覽九州而相其君、又何必懷此都也、何其不知原之心若此耶、迹生之言、使其當七國時、諫於其君不用、則掉臂而去矣、豈惟沉湘有靈、以生之言為點、而不受、即後之論生者、將以此為短長、言可不慎哉、

漢文帝身衣弋綈、而賈人牆屋文繡、夫人衣不曳地、而倡優下賤得為后服、此風俗之蠹也、然富庶承平之象、於此可想矣、要之、惟帝身弋綈、而後賈人下賤有文繡之飾、至武帝之世、窮奢極欲、珍臺閑館、車服美人之麗、視文景之時、何啻天壤、而舟車緡錢算及毫末、賈人下賤方且愁病無聊、何以有雍容奢麗之風耶、

張釋之止太子車於司馬門、文帝至謝過太后、乃承

制貰免、江充遂太子車於馳道、郎以屬吏、武帝因信用之、此二事相類、然釋之主於執法、而充乃借以賣諛、心術則不同矣、夫事有同形而異情者、不可不辯、然後劫亦可觀哉、

漢時丞相權最重、可顓誅殺、如申屠嘉召鄧通欲斬之、通叩頭出血不止、及文帝使至、通乃得釋、曰、丞相幾殺臣、其後欲法朝錯、文帝不許、嘉退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通為太中大夫、貴倖無兩、錯為內史、列於九卿、皆朝廷貴臣、丞相得先誅之、可謂重矣、自大將軍以後、政歸尚書、丞相之權

遂輕然嘉剛直不屈氣蓋一世袁盎以其不下車直往而數之盎亦好勝者哉

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從潁川來責錯曰公爲政人口語多怨公者何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而朝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錯父之言非也人臣辭親而仕身非已有苟利國家死生以之顧其策於國家何如耳劉氏果安何有朝氏故錯父陵母等姬而知識相越不可不察也若曰錯之學術足以殺身則是矣

衛綰以戲車郎得幸位至三公終無可言景帝以爲

敦厚可相少主此有深意如高帝之用絳侯孝武之用傳陸皆此意也夫相少主何取於敦厚哉辟人家養兒求一阿保必擇年長朴實之嫗以兒委之何也其志顯也若少年妖冶其志必不在兒敢以付之邪

自古藩封之侈莫盛於漢而吳與梁爲最吳誇有江淮鑄山煮海金錢流徧天下今之帑藏不如也梁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今之宮苑不如也而漢未嘗稱詘古之物力一何蕃盛哉

天下之物渾厚若常實精密若常虛張釋之曰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夫苛察相高本以爲實也而至於文具是名法之敝歷也武帝之作沈命與宣帝之增戶口足以明之

世傳東方朔有儒道遂多取詭異不經之談附麗於朔然考之史傳武帝厚延方士求蓬萊方丈之迹而朔日侍左右曾無一言以獻則世所傳朔事皆謾也然武帝至海上欲浮海求仙群臣諫莫能止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詳朔此語又似畫工解衣盤礴者豈其真有仙道而帝不之識也抑朔蓋與文成五利之徒爲伍而不言耶使朔誠仙人則

文成五利之流不可以謾朔何況安期羨門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甚疑東方生云

夏侯孝若爲東方先生畫贊極其稱頌然第知其瑰瑋博達思周變通而未究其實也觀朔傳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詞數萬言專商鞅韓非之語則朔乃挾名法之學欲有所用於世非直避世金門而已而史直與莊助吾丘等並列爲侍從之臣不亦誣耶武帝方張皇浩侈以逞其志而朔所言主於耕稼務本以此不相入世徒以其恢啁滑稽至附以神仙詭異之事眇哉其言東方生也

漢興百年更惠文之治至於景帝風俗醇厚人皆畏罪自重郅都獨先嚴酷行法不避其後寗成尹齊之流各相倣效務爲鷙悍重以武帝多慾嚴刑峻法取快一時元氣日以鑿削至其末年盜賊紛起海內虛耗其端由酷吏成之而禍首則自郅都始也故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郅都爲濟南太守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及寗成爲都尉直凌都出其上都卒善遇與之結歡寗成爲關都尉義縱爲南陽太守過關成側行送迎縱氣盛不爲禮及至南陽遂破寗成之家故曰好勝者必遇其敵

條侯爲丞相趙禹爲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條侯弗任也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至武帝時趙禹張湯用事法令日滋吏民重足亞夫之言驗矣寗成家居武帝欲以爲郡丞相公孫弘曰成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而公若可謂有宰相之識矣

條侯之平吳楚以六乘傳會兵滎陽何其疾也及至昌邑深溝高壘堅卧不戰又何緩也蓋吳楚西上大將不疾馳而前令其度大梁而迫洛下則敵據其要地以拒王師主客之形易矣吳楚剽急利在速戰至而即與爭則以勞乘逸勝負之機又未有所定也故疾馳以扼其進而堅壁以老其師使其進不得一戰退不可再合徘徊梁壁食盡力詘而七國已遊於釜鬲中矣諸葛之智司馬懿以是困之至於輿尸況七國烏合之衆哉

武帝時才辯之臣如趙禹張湯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史遷若以其爲人以予觀之石丞相真大臣也當紛更多事之時丞相以才伎自効不過一吏而已故鎮之以醇謹而消有消禰不

至極敝此真宰相事也天下之事惟朴能鎮浮惟靜能御躁故曰重爲輕君靜爲躁根君道也相道也石相知其解矣自慶以後丞相皆起刀筆行伍之中各以才伎自効相繼誅夷無有以功名終若此非其已效耶

馬服君爲將所得祿賜盡以分將士魏其侯拜大將軍所賜金陳之廊廡下令軍吏裁取爲用金毋入家者古之名將率以此鼓士心使之死敵今邊將毋論分金予士即軍士月粮能無朘削者有幾本其所以非獨將之不肖蓋朝廷賜予太薄稽核太密令不得少自寬縱其敝至此也

漢時刺史權重郎令御史之任而專生殺丞相長史田仁出按三河太守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仁皆刺舉下吏誅死可謂奉法不阿者矣

有父稱子公者朝錯父謂錯曰公爲政用事人口議多怨公者是也有父對子稱臣者霍去病過平陽其父謁之自稱老臣是也

優旃呼陛楯郎曰汝雖長厚而立我雖短幸安居東方生弄侏儒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二語頗相

天下之事有名爲長厚而實回曲不情者不疑之償金是也天下之事自有公平正大之道士君子惟立身行己不愧天日郎毀譽得失皆不足計正不必急於自白以求免汚辱之名而反涉於自爲故不疑之償金微生之直也君子無取焉爾

漢法疾吏之貪以爲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算以上乃得爲吏十算者十萬也　國初以富户選官意蓋本此其實廉汙之性在人所賦貴遊巨室或以墨敗至一介之士出於繩樞窮巷之中而不染秋毫者亦不爲少此法蓋科目未興仕進太濫以此約之耳非所以施於太平之世也

東方朔上林之諫極有識見南山天下之阻是爲陸

海泰之藁山東正在於此正如人家負郭腴田也地雖千百不以易之有人於此取負郭畝鍾之田盡規以爲臺沼而仰給別墅緩急水旱必不支矣武帝虐耗職此故也

險人之術多端如畏人之中己嘗先發以制之使其計不行漢文帝時宦者趙談嘗害袁盎盎之兄子說曰君與鬭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會文帝出趙談驂乘袁盎伏車而諫談泣下車使非史傳存兄子之謀則盎獨有直諫之名世豈知其故哉嗟夫世之爲折檻牽裾類此者政多耳

衛青功業甚盛然本傳惟叙其伐閱爵賞而不及其將材豈有所不足也及觀伍被對淮南王之言乃知青有名將之風人所不可及者被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騎上下山如飛才力絕人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於是淮南王謀遣人入事丞相大將軍事發即刺殺大將軍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大將軍尚爲淮南所忌如此惟丞相不用刺可以知二公矣

趙禹張湯共定律令相得甚歡及湯有罪使者八輩讓責湯不肯服乃使趙禹禹以數語讓湯立使自殺

此與來俊臣周興何異刑法之學固自戕哉武帝愛湯甚使禹調護其間湯未必死乃直性趣之安在其交歡耶然禹志在奉法孤立而湯釋智以御人其志行則不同矣

夫酷烈之吏大槩希世取合非有所執持也張湯爲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杜周爲廷尉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所謂陰陽人主與俱上下二公皆有焉後之爲文深吏者其精神血脉皆出於此

古今著述成家者必有所託而後傳於世如司馬子長之文至其外孫楊惲乃得宣布惲丞相子爲列侯九卿劭能傳其書不然郎藏之名山其出亦難矣然則古人之書不得其人而湮沒無聞者亦不少也

漢儀注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顔師古曰談爲太史令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嘗疑太史公之官不再見於漢史而遷自以爲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則在諸吏下列安得位丞相上及觀唐宋綉頭記註之制乃知所謂位在丞相上者蓋朝會立處在人主左右居丞相之上以記言動耳位者朝著之位非爵秩之位也不見於百官表而見於儀注可以推矣

太史公自叙漢興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可見漢時名臣不出三家學術即人主亦然孝文用黃老孝武用儒景宣用申韓

史記乃藏山之草未嘗刊正其中錯誤者多世人不察反以爲奇如司馬長卿傳後太史公云云乃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是子雲子長並世而立

也又循吏傳中李離石奢二人皆俠鄙伏劍之士未嘗有吏績其爲謬誤無疑他如此類者甚衆不可一二指也

漢武帝以司馬相如略定西夷邛筰冉駹之屬皆爲内臣西至沬若南至牂牁爲徼以一介文士闢地千里亦大奇事也世之慕相如者徒以爲詞人墨客不察其所建樹有瓌瑋立功之士所不能者莊助爲會稽太守亦發兵誅南越當時文才如此武帝又善任使惟其所用無不效奇斯亦士之一時矣

漢伐南越四道一出桂陽一出豫章一出零陵一出

夜郎伐閩越四道、一出句章、一出武林、一出梅嶺、一出若耶白沙、伐朝鮮二道、一出遼東、一浮渤海、衛霍傳所敘二將戰功若不容口、及佞幸傳則曰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幸、然頗用才能自進、此太史本旨也、以此推之所敘戰功、率取募府奏報之詞、及墨書所褒屬、次第其語、非實予之也、

倪寬著書奏敏於文、而口不能發明、揚子雲口吃不能道辭、而善著書、天之生人、其才質不能兼有如此、

酷吏傳吏治若救火揚湯、索隱解、本澈不除則其末雖止、是揚湯止沸之說也、救火揚湯、只言急耳、

建元元年、孝武欲置相、籍福說田蚡以爲魏其貴久、素得士、即相必讓魏其、而自爲太尉、丞相太尉尊等耳、且有讓賢名、蚡從其策、福之爲蚡畫可謂忠矣、魏其食客甚衆、使有人以福之策進、令其早自引避、亦可以免矣、而無以是告者、安在其能得士耶、

田蚡竇嬰在東朝廷辯、蚡自言所好音樂狗馬倡優巧匠、乃不如魏其等日與天下豪傑論議、仰天畫地、不知所欲爲、遂詘魏其、人臣居權寵之地、事猜忌之主、往往以奢侈自汙、王翦、郭中令皆是道也、然以語士人之鄙則左矣

武安之傾魏其也、武帝問朝臣兩人孰是、莫敢對、惟汲黯是魏其、大將軍青寵少衰、而驃騎將軍日益衆、舉大將軍門下故人皆去事驃騎、惟任安不肯、夫忼慨慕義之士不遇艱難何以見哉

韓安國爲獄吏田甲所辱、及起徒中爲內史、召甲咲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李廣夜行爲霸陵尉所止、及拜右北平、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兩人度量相越如此、然史稱李廣誠結於士大夫蓋質直徑庭、若安國其人不醇類、以要名又未可優劣也、

漢時邊郡太守、既統兵、符各當其塞、法省權一、易以展布、如李廣歷上谷上郡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七郡太守、以是名著匈奴、今之一鎮、可當古一大郡、自閫府監司總戎參佐不下數十人、法令滋煩、權任無統、翼敵不逝、動見掎撫、何以責功效於桴鼓之間耶

刁斗或言小鈴、或謂以銅作鐎器可炊、愚謂言擊、即非小鈴、或如今軍中所用銅鼓耳、

漢武之好儒、至表章六經、增置博士、而擯董仲舒不用、其好文也、枚馬吾丘之倫、使倫侍從、而子長之史

蘇李之詩不見存録其將將也窮兵四征掃清朔漠而李廣不侯其纂仙也文成五利之徒講邦老之方而東方朔日在左右不知其異毋乃葉公之龍耶天下事自有真目擊而不能喻有數存焉耳

嘗觀王恢馬邑之事心竊疑之以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空谷之中而使敵不覺揆之於理必不可通者韓安國輩惟以匈奴之不可擊與恢等爭而不言及此何也豈其匿軍之法自有方畧耶

漢武表章儒術公孫弘之力也弘奏請置博士弟子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又吏通一藝以上者

皆得選擇以補右職由是勸學右文之典遂爲歷代所祖其實自弘發之可謂有功於經術者矣世徒以其曲學矯情薄其相業而不録其功亦非通論哉

漢將用兵惟霍去病李陵能以少敵衆去病嘗以萬騎出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收其祭天金人以歸李陵以五千劍客出浚稽山匈奴衆以十萬之衆轉戰數日矢盡道窮僅乃得之二將之才可謂相當矣然霍以之封李以之虜數之成敗非人所能爲也

武帝用人有高祖之風金日磾身在俘虜以過馬一見即拜爲光禄置之左右其時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此與用陳平護軍相類其後至與霍光同受顧命蓋武帝在位日久閲天下之事深矣其用一亡虜付六尺之孤必非無所見而然蓋帝生平好瓌詭之士所與左右者非文學才辯之流即機警儇捷之輩與之馳鶩縱横固已盡其情僞以爲托孤寄命非重厚老成之士不可也故一試而得光再試而得日磾舉負扆之圖而授之不疑此又高祖用周勃之智也故曰武帝用人有高祖之風要之胡人性直可使効死易結以恩唐太宗

好用胡人至使環衛左右其忠誠盡力士人不及也

漢武以山東太水郡國倉廥不能救振乃徙貧民關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衣食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此雖非良法然能虛府庫之藏以業貧民數十萬亦三代以後所不多見也新秦中者即今之河套往一二大臣嘗建復套之議識者以爲可復而不可有正謂不能得數十萬人居其中耳即使套决可復徙數十萬人實之朝廷必不能廪之數歲正不知漢時倉庾何以充衍如此考其漕輓之數與今日正等惟關中天府多有腴沃當山東之半是今

自所不及也
漢時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其苑牧之盛如此唐時王毛仲張萬歲所主監苑亦在關中蓋自秦非主馬汧渭之間天下蓄牧皆聚於此今陝西太僕所主監苑想因漢唐之舊而馬數之多則相去遠甚自隆慶以來通關互市歲得胡馬數萬匹所用之至令軍士領養公私煩費若倚舉陝西馬政比邊所得胡馬皆令圉人主之清覈牧地稽補圉卒可使苑政修舉畜馬蕃息關市之貿易惟恐其不多矣

武帝時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弘農去新安三百里可見漢時函谷已非秦之舊矣今陝之東門以潼關為險當河華之間一夫守之萬人不能過又非漢之函關矣不知秦漢之關其險阨何以過此

士君子處世惟當守道而行天理人心自不可昧持正者未必得禍徙邪者未必獲福如武帝末年趙禹張湯用事於中而尹齊寧成之倫為之鷙擊於外吏治若救火揚湯惟恐不亟惟倪寬為左內史勸農緩罰擇用仁厚推情與下不求名聲收租稅時裁其闊狹與民相貸若不能舉行上意者然人主反以此奇之卒之希世阿旨以求當行事者相繼以法誅死而寬以功名終為漢名臣士亦何必阿世取容求毫毛之利而自蹈丘山之禍也其亦愚而不悟者矣

漢武之封禪司馬相如啟之也相如病死遺書勸上東封上感其言與公卿諸臣議封禪而方士乘其間因以黃帝封禪不死之說進於是上乃東封太山求神海上車轍馬跡徧於四海卒使天下虛耗民窮盜起皆相如一言啟之也其亦異乎史魚之諫者歟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威行州郡雋不疑以閭里諸生片言進規勝之深納其言即薦以為刺史以暴之強健能下問一生受其至言而雋又能以立談之間折其武悍之氣是二人者皆不可及也

漢時極重博士博士之選三科高第為尚書尚書者樞機近臣也次及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久次補諸侯太傅若今王相云

漢代極重經儒國有大政下丞相九卿會議必及博士即如廢昌邑王奏中公卿將相列名上請必曰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

君云云如此犬事非儒士之言不行其重經學矣

漢自武帝以後柄歸中朝政去兩府所謂中朝者大司馬大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也所謂外朝者丞相御史二千石九卿等也蓋武帝决事禁中希見卿相故霍光金日磾以將軍宿衛受遺托孤其後相沿遂不可返至光武不任三公政歸臺閣其端蓋起於此

漢時匈奴王廷直代雲中左方王將直上谷以往至濊貊朝鮮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接月支氐羌此其大畧也今虜酋摘幕亦直雲中左方爲土蠻擺要兀

慎黃台吉諸部落當薊遼邊左方爲吉能丙兎諸部落當陝西諸邊弘治以来火篩吉囊皆寇陝西自嘉靖中葉俺酋兵盛寇代雲中及胡酋內向貢市既開而土蠻及三衛寇遼左數十年之閒其寇自西而東物極必返他日有變當起於西邊此氣數也

虜所以能勝中國者以其法簡易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自漢時軍吏上功幕府一言不中即以法繩大將今日法罔之密十百於漢使大將不得伸縮何暇鼓舞吏士相與朗於繩墨之外哉

胡人雖好寇然非中國人教之不能知內地曲折漢文結和親之約匈奴不復入寇自中行說入虜虜遂背盟至孝武之世翕侯趙信又襲中行之智而諸塞紛紛多事兵連禍結虛耗海內可見守邊者當重闌出之禁近日趙全之事是其驗也

李廣將兵士不盡飲廣不近水士不盡食廣不嘗食自古名將皆用是道如霍去病之將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卒乏糧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此非有天幸何以不敗嗟夫以二將所由如此而成敗乃反相謬此亦世之所悲也

主父以關朔方與丞相弘忤及用齊事敗上欲毋誅弘曰齊王自殺國除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史言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者雖佯與善必報其禍此其一也以弘之經學相業可謂不數而上謝蕭曹下慙董賈毋乃以其心術之微有不可信者耶

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惟孔車收葬之天子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太史公曰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嗟夫天下事大抵然獨主父哉然後之言其惡者必其嘗譽之者也夫有爲而譽者必有爲而毀無救

而合者必無故而離以此察士君子小人之分可以
見矣
平帝時近錄公孫弘言其位爲丞相食一肉脫粟爲
布被可見弘本以此著名稱而汲公獨以之豈弘之
詐能欺數世之後而不能欺一長孺蓋漢廷之臣皆
知其僞而汲公敢言也然平帝褒之者何王莽僞爲
恭儉以釣名聲取其與已類故錄之爾夫不見取於
同時之長孺而見知於數世之王莽弘之品流不益
爲轅生耻耶
汲黯鄭莊皆衛人同時在九卿又皆學黄老之言然

其行義則不同汲直好清淨責大指任氣節面折不
阿而莊在朝常趨承和意不甚剖當否日夜存諸故
人請謝賓客無論其品第直若相反者然其內行修
潔則與汲頗不愧耳
古之名將相即無論學術要皆有過人處如汲黯揖
大將軍青青聞愈賢黯遇之過於平生又如青謝客
云人臣當奉法修職何與薦士此其識見有縉紳之
儒所不及者其才畧槩可覩也世徒以爲奴虜貴倖
徼一時之寵則過矣
舊解一金爲一斤元狩中武遂侯鄭平坐詐詔衡山

王取百斤金以此觀之又非一斤也
漢武帝通西域靡敝中國以事無用本爲失策然以
臣屬烏孫月支連其西大夏之屬斷匈奴右臂故匈
奴不支而漢得專力北邊至宣元之世郅支呼韓稽
首入見迄於東漢之末可數百年無匈奴之患皆武
帝之功也嗟夫長駕遠御之主以一身任其勞而遺
天下以安以一身當其怨而遺子孫以德拘攣之士
烏能與之料遠近之勢哉
胡人性拙本無能爲惟有中國人教之乃能爲患如
中行說之流是也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

奴人衆不能當漢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
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十二則匈奴
盡歸于漢矣於是得漢繒絮皆馳驁荆棘而敝單于
左右䟽記以計課其人民畜牧匈奴遂桀驁不可制
矣觀中行說爲胡人畫策大是有識見人可見草澤
不羈之才當收在朝廷若使之流落不偶爲敵國所
用其患有不可勝言者魯朱家之赦季布惟恐走胡
越二語諫動高帝故朝廷用人之途不可不廣也
侍中孔安國者臧之從弟也漢時侍中如後代宦者
之職分掌乘輿服御至虎子褻器之屬皆有司存惟

以安國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自今觀之以
近侍儒臣爲人主掌唾掌巳非待士之禮而當時猶
以爲榮漢之待士尚有秦風然以儒學之臣叅於宦
寺之閒親近人主朝夕獻納於君德治道甚有補益
第不當使之供奔走之役如豎隸耳
又漢世侍中以士人爲之與中官俱止禁中分掌乘
輿服御武帝以侍中馬何羅爲逆由是皆遣出外有
事乃得入事畢即出金日磾少子爲侍中自殿下與
宮人戲日磾見而殺之可見侍中在內宮人皆不避
亦太踈矣唐時君臣宴會公主后妃皆得與座賦詩

其褻狎無禮尤甚於漢至宋以來宮闈肅然與外庭
不相關閫閫家法之正自三代以下無與爲比我　朝
尤有甚焉禁城之內皆以宦寺守衛直宿將校皆列
於外后妃一入宮門即其父兄弟姪終身不得一見
閨儀之肅可謂至矣
漢初以丞相御史爲三公分任庶政至武帝之世才
臣進用丞相之權頗輕其後霍光金日磾受遺輔政
以將軍宿衛并領尚書自此權歸臺閣不論何官但
錄尚書事者即爲政府丞相御史奉而行之不得與
議此漢制之變也唐初以尚書僕射爲首相其後政
歸禁苑中書門下二省號爲執政即五品以上同二
省平章即爲真相而尚書僕射反居外奉行不得稱
宰相矣此唐制之變也
雋不疑之母見不疑有所平反而善笑異於他時嚴
延年之母見延年論囚枉濫而歸家掃除墓地此二
母者其識固相埒矣子之賢不肖何其遠哉
寧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而邴
曼容養志自修官過六百石輒自免去人之志識一
何相越如此今之爲寧而不爲邴者又何衆也
霍光之功不在擁昭立宣而在承武帝之後培養元

氣何也蓋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少辟人當大
病之餘腹虛體羸而光能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匈奴
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宣帝所以中興未必
非光啟之也其功亦不細矣然光之爲人好權矜氣
而不知事機當時在廷之臣往往迎合意旨如丞相
車千秋議少府徐仁事議者如光之旨即欲奪千秋
非杜延年奏記則丞相有請室之繫矣光以宿衛之
臣視丞相御史如下吏此非漢法也又光好事喜功
有驃騎之風當武帝窮兵之後瘡痍未起又用鑿鋭
之士使之要功生事於蠻夷如范明友東擊遼左傅

介子西斬樓蘭皆光闢之視絳侯曹參其操持固有閒哉

霍光廢昌邑王非人臣之禮也雖然其失不在廢而在立以光所劾奏昌邑之不肖不可以奉宗廟甚明然其居國所爲如王式之諫漢廷豈無知者何不再三延訪而遽以神器畀之天下大器持以予奪若反覆手何其不愼如此武帝所以委國授光後以其謹愼耳豈小事謹愼而大事不謹愼耶

霍光廢立議定使田延年報丞相敞敞驚懼不知所出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

大事大將軍議已定使公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先事誅矣乃與延年叅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敎令當時丞相之輕至此然敞夫人可謂智矣禍福利害在須臾之間一有猶豫死生立見而能以一言定之其氣識亦不數見者哉

廢延年之劾奏霍光人知其有益於國體而不知有益於光也當光廢立之際手擁六璽以授宣帝其權勢威福可爲寒心宣帝起閭巷之間驟登大位以爲在廷羣臣畏光之威望慶慴伏莫敢與迕而延年以一御史亢詞正議折其氣宣帝必且以爲光之威未足以屈羣臣而人主可以駕御則畏光之心輕矣大臣莫危於人主之畏己而得不畏之形以自解其何益如之故年此擧有功於光甚大也

漢法漏洩禁中語者其罪至死故古人不言溫室之樹可見帷幄左右之臣於人主語言不當聞之於外然亦有不可秘者大抵密謀深畫出自人臣者不可泄泄則見以爲賣主之重嘉言美意出自人主者不可秘秘則見以爲蠻主之德二者之情則異矣石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屛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人主以是親之此不敢泄者也夏侯勝爲諫大

夫嘗出道上語宣帝聞而讓之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此不敢秘者也故舜堯有嘉謨嘉謀入告之命而文王有奔走疏附之臣爲之喩德宣譽以結人心聖佐帝臣之事君固有道矣

嘗謂宰相之職上佐人主下總萬國必嘗親歷民事知錢穀刑名之詳然後可以贊理萬幾不涉懸斷故漢唐以來宰相之任往往起家郡邑未有以文學侍從不出禁門而進宅揆任天下之重者漢宣以蕭望之才任宰相欲試以政事乃從少府左遷爲馮翊

曰所用皆吏治民以考功故試之於三輔此宣帝任相之法也天下之事百聞不慱一見百知不及一行雖有聖人於此使以已之所聞而制人之所見以已之所知而裁人之所行必不及矣故一邑一郡之事即天下之事也非若一官之長司其所守而已人有歷一郡一邑則天下之事無不出其所歷其視握六寸之管而懸制萬里之命者相去何如哉

趙充國之上屯田也宣帝反覆問難必求至當充國執其所見一定不移人主再三譙讓之於上異已之徒百方沮格之於旁而其説竟不可易君臣之際皆

可謂難能矣夫成天下之功者其必有一定之見也使已之所見人皆從而和之則何難之有惟其以一人之身横當上下之阻出萬死一生之計而後可以立不世之功則亦安能和於俗而恱於衆哉

趙充國在西邊有羌酋來歸充國賜飲食遣之使其傳論種人護軍以下争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吾讀其語常再三嘆以為此二言者萬世人臣之藥石也蓋天下事無大小人之才器亦無不可有為惟是當事之臣愚小小利害先求一身便利無所掛礙往往曲為小文以求合於繩墨而不顧事之濟否若曰即有後事我無與知可也則國家奚賴焉使人人以充國之言為法天下何事不可成何患不可定又充國屯田湟中虜已窮困破羌强弩二將乘其敝而擊之虜以破壞及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説之請以功歸二將以明其退讓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法後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即此一節尤見老臣用心非淺見可窺蓋使功歸二將則上且以戰勝為奇功而邊釁以

開功在留屯且上且以守邊為長策而制御有道此充國之長慮也故人臣以功伐自矜而不明退讓之節亢也以塵文取譽而不究利害之實詐也聞充國之風者亦可以自惕矣

世言黄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吾嘗考其平生霸之治郡蓋亦有渉於文具者非至為相而損也方霸為相以興化條課郡國上計吏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故張敞奏之以為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

各爲私敎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爲貌有名無實
此言極當覇徒以興化爲美取一時虛文粉飾吏治
其實無益小民徒長澆僞之風以此推之覇治郡以
教化致理無亦涉於文具邪不然以巳之誠而信人
之僞則不獨於世故者矣

漢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
及宣帝之世大司農耿壽昌以歲豐穀賤農人少利
請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穀以供京師省山東
漕卒之半此法最善然當時三輔諸郡皆沃野上腴
可敵關東之半若今畿內之地凋敝荒涼亦不及外

郡十一卒求百萬之衆何以能致然京東瀕海千里
榛莽蕭條誠舉鄭白之法化爲膏腴遇歲豐穀賤即
以便宜糴買而使江南折價以入内帑此省漕費而
備不虞國家永久之利也

宣帝時呼韓邪來朝詔廷臣議其禮咸謂當以諸侯
王之禮待之惟蕭望之請待以不臣之禮以爲戎狄
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有匈奴後嗣卒有鳥竄
鼠伏闕于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此語極有
識見後世當以爲法何也待之以不臣即使渝盟干
紀於國體無損惟有閉關罷約不與之通而已若使

一正君臣之名則大分巳定不可復渝萬一不廷其
名爲叛纍而不討則國威有損法紀不存討而不服
則兵連禍結攡難無巳此安危治亂之一機矣蕭傳
之言眞遠慮哉

漢時齊國最爲富盛其織作錦繡之巧甲於天下朝
廷立三服官於齊以供尚方之用三服者春獻冠績
継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即今南京織造
之制也舊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及宣帝之世
三服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至貢禹上疏元
帝稍减焉予嘗嘆當時齊國之富如此古今地利非

有登下而今日三齊之地利詘民貧杼柚盡空其解
安在無乃地氣有轉移邪

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輔導之器與吏
才不同人之才固有可爲將相持天下之重而不能
辦一官者論人者不可不知也漢元帝時有人薦張
敞輔導太子者蕭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
非師傅之器此數語可爲用人者之法大抵輔弼左
右之臣以德爲才奉法守職之吏以才爲才何也三
十輻共一轂轉動不居則動者其材也楗一軸而持
之周流千里而軸不知也則不動者其材也有御於

賁軸以動而以輻之材爲軸則車必摧矣

臣之匡君事無鉅細皆當防預然事體自有大小如薛廣德之諫御沿至欲以血汙車輪則大過矣乘船小事何關與廢而遽犯禮以諫事有大於此若胡以處之經生之迂如此

孔氏在漢世有高士二人孔臧孔霸是也武帝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願守太常典其家業元帝從孔霸授經欲以爲相霸讓退不好權勢自陳再三元帝知其至誠乃弗用也夫二君若可謂三公不易介哉彼時曲學爲丞相御史者其人安在而二君之名千

載如一日爵位寧足貴耶以聖人之後而有此賢達其得於家學者多矣

漢自高祖令郡國立太上皇廟是後高文諸廟相繼而立非古制也匡衡貢禹建議罷之又戾太子園不在九廟之列亦同時毀則又非也何也有其舉之莫或廢之猶爲制禮者汎言耳況仁人孝子之心寧失於過而不可失於不及祖宗廟貌祀之幾二百年所在臣民皆有瞻仰雖於禮經不合而勸忠教敬之道不爲無補一旦舉而廢之其何忍哉至於昭靈后以下廟祀不及惟有園陵一祀舉而廢之是無祀也戾太子者元帝之曾祖不干大統存一豆之祠衆而廢之是無親也二公之見迂矣夫禮有協諸義而協者非協諸義也協諸情也故曰禮本人情又曰返其所自始二公所議揆之於禮固已失其大歸矣而區區世數之間以爲損益無乃得其數而不得其情耶

京房之說元帝司馬公嘆其明白切至而不能悟主愚竊以爲房非善諫者也夫人臣數奏之體與策士短長之術不同何也策士之說俛仰慶弔捭闔指畫其激昂逢耳之談有人之所不能堪者而以其談言微中有以入乎其心故不覺其折而從之也至於人

臣之進諫惟明白洞達至誠剴切如事之可否是非必直指而無所隱伏人之賢愚邪正必明陳而無所規避竭吾之肝膽以悟主之志意至於言之聽否則不可以術取必也方房宴見之時欲業石顯之佞乃再三詰問人主使其詞窮情見以有爲可入之機乃從而指之自以爲善悟主者莫是過也不知以人情體之方其再三詰問之時人主已厭而不樂聞其應云云者勉強耳即如一介之士偶有過舉爲之友者當寡陳而直指之其人未有不感動若君當大衆聚會設爲蹊難之辭再三詰問以得其情而扼之則其

人有不慭沮若郎唯唯受命亦勉強耳況在人主之前哉孔子之論諫有五房不得一何也房之諫詰諫也司馬公從而取之亦不知諫若矣

自古巧佞之臣欲專國家名寵必有一段過人之才可以固結主心而籠絡天下之耳目若甞讀石顯傳顯以久擅大權恐為人所閒乃時取其一信以為驗甞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即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有告顯矯詔開宮門者顯因涕泣自陳求受掃除之役天子憐而信之又顯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

己以貢禹明經致節乃深自結納薦為九卿於是議者咸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也顯之姦巧如此天下士夫方被其欺而不悟況人主耶

匡衡抑甘延壽陳湯之功宋璟裁郝靈荃之賞世之所謂老臣深慮者也予竊以為不然夫朝廷以功名之門奔走天下則賞功之典自有不可廢若郅支黠虜當其桀驁之時朝廷懸萬戶之封不能得其一校今甘陳親斬郅支於萬里之外靈荃親挈默啜之首以獻朝廷天子無矢鏃之費而百年之患以除此亦千古之奇功也如是而不能得人主一尺之組方寸之珪即令再有緩急何以勸首公死事之臣耶然二公大指以為天下無事不當開奇功之門殊不知朝廷之御臣下自有情理有事則求之如不及無事則捐之如贅靡亦非所以勵忠臣之心也然漢之不封甘陳又非甞明正矯制之罪徒以其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移書道上按問其吏士耳曾不思武帝之遣貳師以為萬里來歸不錄其過安有人臣出萬死一生之計夷滅敵國之王未有迎勞之使及於疆土乃從而收係之萬一傷吏士之心變起倉卒胡以處之此非老成深慮之見也然則開生事之端奈何

曰不然大封甘陳明告天下以為匈奴負累世之侊郅支有殺死之罪二臣以便宜討之乃朝廷之意自後有敢以二臣為比生事蠻夷者以矯制罪之朝廷先有詔令後雖有功不錄也

古之考治在民今之考治在官古之論治在命脉腠理之中今之論治在形骸骨節之外吾於薛宣之疏有感焉宣上疏成帝其言切中事理有人所不能及者如云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及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

恩飲食周急之厚獮袤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嗟一慶語後人所不能道其弊今正有之部刺史若即今之御史御史按察郡邑本以刺姦肅紀貞度非有守土之責也今下至米鹽瑣細吏卒徭役御史一一察之非法也即長吏佐史互相調察太阿倒持冠履反置又非體也郡邑相承以苛刻爲能朘削元元以觀炫而民閭凋敝至於親戚不相往來千室之邑無絃歌之聲阡巷小兒或不群戲樂生之氣蕭然矣此謂辟公所謂邪世不以爲憂而日從事法禁之間惟恐其

不厲也不亦重傷邦本爲元氣之憂邪

王章當爲王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肯親附及日食奏封事遂直指其專權蔽主之罪爲鳳所殺嗟嗟生死章捐之矣然章爲國而擿知已亦士之所遇也以章之卧泣牛衣饑寒流落幸而致身公卿不勝悁悁以身徇國亦士之至悲也

夫爲人臣而諫其主者佞也然不謂之失體爲人臣而諫其大臣者諂也然未至於不臣唯有阿諂大臣而陰以其指規切人主則不臣之大者而世方以爲忠此不採其微者也方漢成帝溺於宴樂繼嗣不立大將軍王商以貴戚之卿憂其繼嗣不謂不忠也乃以至親難於數言使谷永等因天變上書後永以涼州刺史奏事京師上使尚書問所欲言永直言極諫其詞痛切亦不爲不忠也然鳳不得與霍光比隆而永不得與汲直同列者何以鳳之指使言官而永受人之風旨以規切主上也夫受人之風旨而規切主上此與讒諂面諛之流異行而同情耳且當是時社稷安危所係孰有大於王氏者而永不敢一言乃徒以起居左右之失責人主之過其情可知矣嗟夫經術之尊一至此哉

王氏之亂張禹成之也當禹病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由王氏專政所致上乃至禹第問之禹見年老子孫弱又與王根不平恐爲所怨乃對以爲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禹以師傳之尊爲成帝所倚用使以一言沮之未有不聽者乃爲身後之計而不顧國家之危故曰成王氏之亂者禹也

朱雲折檻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救之陽城伏閤金吾將軍張萬福趨至延英門賀此二事相類天下公議不出於薦紳而出於武臣亦足嘆矣

孔光爲光祿大夫阿附董賢劾奏丞相王嘉迷國罔上及嘉對吏以不能進賢黃國死有餘責吏問其名首以光爲賢上思嘉言乃以光爲御史大夫夫二公之賢不肖毋論已乃其報施之際不亦異乎光以嘉進嘉以光死光何心處之而不怍舌光真無耻人也然嘉以光爲賢亦不知人甚矣即劾嘉一節其爲小人甚著而猶以死薦之無乃矯與

朱博拜爲丞相登延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上問楊雄李尋尋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法以人君不聰爲聽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

退丞相御史不然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博既爲相不一年而被罪死也災不虛生如此博爲人強毅多權數承太后風旨劾奏傳喜爲上所覺故及於禍盖權譎有力錚錚者耳

嘗讀王嘉陳時政疏其言甚切治體如謂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乃能使下又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云云此二弊今正有之郡守爲一方師帥其上有監司部使交錯監臨動須關決不得轉移其權不能使長吏何以及此又臺諫諸臣建言不急之務苟以塞責尚書輙爲覆請以下郡邑朝更夕改徒爲文具無益於治故欲上德及民莫如重郡守之權欲天下少事莫如省建白之覆

王莽初得漢政以孔光漢世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重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諸素所不悅者莽皆傳致其罪爲奏草示光以太后指風之光素畏慎不敢不上莽白太后輙可其奏於是莽之勢遂成矣光又躬率公卿誦德上瑞上公之寵九錫之號皆自光發其端及見不軌之萌乃始憂惶求退不亦後乎考文品第當與蘇威比肩在荀彧之下矣

王莽白雉之獻以遠夷欲太后也莽既以太后之權恐愒天下人心使不敢動又以遠夷慕義之名固結太后使不敢一日舍已然後惟其所欲而莫之敢指

自古奸雄盜人之國雖甚庸劣必有一種智術莽之在群奸中傭奴之材耳然其處心積慮亦費如許布置其始未嘗不牢籠一世後稍敗露也大要主於收拾人心使之德已然後總攬威權以振懾天下不敢動搖而已然陳氏以其智盜齊而王氏不能有漢則國之於天下分量不同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大抵奸雄盜國不過恩威二字恩威若人主之

利器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況可以假人邪亂臣賊子其始進用未必即有異圖惟是權寵日盛勢不得下又見有可爲之資於是逞節萌焉方王莽折節下士曹操舉孝廉爲郎何嘗即有不軌之心不過唾手功名不肯在人下而已及其權位日隆海內側目進有可爲之具退無可免之方簒逆之心安自已所謂慕虛名而受實禍彼必不爲耳人臣之勢甚不可長成使至於不能自退也故曰人臣太貴必易主位

甘陳之功大功也漢所以通西域者不以斷匈奴右臂邪匈奴惟不得西域桀驁尚不可制若使與西域合而爲一其患宜何如郅支單于與呼韓爭國自竄於康居城郭諸國畏其威名交手而事之假令羽翼既成攬三十六國之君以與呼韓構難不能救也如此則呼韓亦折而去矣甘陳以一劍之任當百萬之師郅支授首呼韓屈膝至東漢二百餘年不搆匈奴之禍功豈在衛霍下哉而稚圭以迂疎之見挾阿比之心使捐軀爲國之臣冤結而無所訴故高帝曰爲天下安用腐儒也

漢時二千石權至重也刺史以六百石按之刺史權又重也直指使者出以軍興從事至誅殺刺史及二千石其相糾如此大抵刻核之風日有增益不免疊牀架閣其實與治道得失非有所關也

匡稚圭爲光祿勳舉王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及衡爲丞相駿爲司隸乃奏免衡報施之道何其爽與稚圭自一代賢相駿誦言攻之誠何心也然至王章之於王鳳則不可同日論矣常觀古今之事如是者有三鮑叔薦管子爲相及桓公問鮑子於管子乃極言其剛愎不可用然後世卒稱二子爲相知不以其故

損交何也管鮑之心皆公也王章之於鳳則章公而鳳私王駿之於衡則衡公而駿薄此皆不失材品故倫論之若後之操戈入室者直陰人耳何足道哉

韋孟諫魯王詩云王赧聽譖實絕我邦孟自言承韋之國至王赧乃絕也第不知其未絕時國於何許春秋中亦不見何也王赧流離瑣尾至獻地於秦又安能絕人之國邪此皆不可知然孟言必有所據俟深考之

地氣有盡天道有更當元成之時翼奉嘗建議遷都洛陽以爲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無

窮可謂深見者也未幾有王莽之亂世祖竟都洛邑所謂三七之阨可見地氣至二百年當一歇也

史稱趙蓋韓楊死非其罪以爲宣帝之累綜其實有故趙廣漢之死也以搆魏相韓延壽之死也以忤蕭望之廣漢與丞相搆不無過激然至於坐死則殘矣韓延壽爲左馮翊望之忌其名迹即遣御史按其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亦使部吏校望之爲馮翊放散廩犧官錢百餘萬已而考望之者卒無事實按東郡者具得延壽奢僭之狀以不道論死甚足悲焉望之爲御史大夫按事若乃其屬吏於東郡何

所不得於馮翊何所不匿痛哉延壽之死也且所謂上僭不道若乃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之事耳此軍容也當是時守號爲郡將主兵安得不設斧鉞旌旗而劾以爲不道論死也相在當時爲賢相望之爲名儒而眦睚一時能吏至於立死當夫京兆吏民守闕號泣渭城父老持車奏酒路人聞之無不酸鼻二公誠何心邪夫以二公之賢流聲漢廷而不能奉公滅私虛心克已則信乎相業之難而恩怨之於人甚也

韋玄成匡稚圭以大儒爲相不免浮沉石顯用事二公皆不敢忤至成帝即位顯已罷在他曹衡乃與御史共奏其罪以是爲王尊所劾今讀尊疏其言凜凜猶爲匡公媿之甚哉守正之難也

孔霸以帝師爵爲關內侯食邑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乃令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至元始元年乃封周公孔子後爲列侯而梅福上書又以孔子之世繼殷爲侯於是闕里王祀萬世不替矣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元帝欲以爲相謙不肯拜可謂名儒而其子光以經儒致位三公乃奔走董賢阿附王莽以至於死上汙宣聖下媿褒成矣

兩漢之末張竦陳遵並爲名士竦以廉儉自守而遵

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遵嘗以揚雄酒箴調竦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効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効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孟公自一時之豪然觀伯松數語不亦斤斤端謹士耶然其後竦附離王莽稱頌功德爲劉崇草奏其詞濟諂至不可聞安在其法度士而孟公爲更始臣嘗使匈奴不爲所詘大節表表則放縱何足病之士顧志行何如耳尋常繩墨之間不足以論也

夷狄之情變詐百出雖當服從不可忘備如呼韓入朝上書保塞請罷保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

以爲便惟郎中侯應策其不可其議乃止及後株累單于初立使其裨王伊奠邪演等詐言欲降以嘗中國公卿或以爲當受惟杜欽谷永以爲單于初立私使伊邪詐降以卜吉凶或若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釁不可不詳天子從之使使往問果如其言此二事者觀形察影亦甚易見而在廷大臣曾不及此非三子之明見漢幾爲匈奴所詐矣

讀史漫錄卷四

東阿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東漢

高祖規模闊大苞絡無遺光武矩度精嚴錙銖不爽其大段不同如此光武好經術而高祖不好光武習吏事而高祖不習光武善將兵而高祖不善光武能保全功臣而高祖不能保光武能絕嗜慾而高祖不能免以此言之光武優矣然否李龍遇高祖井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即欲並驅中原此何說也英雄知人必自有見總之高祖氣魄大光武察察在其包羅中耳至於任賢使能蠲苛除暴其得天下之心一也扼吭拊背擄要握樞其得天下之勢一也兩京迭建肇祀二百各有所矣

世以光武似高祖綜之全不相似先主儻緩木強却似高祖但才不及遠耳

武帝守成之主也然其氣局寬大不事局促有開創之規光武創業之主也然其勤政任賢謹守法度有守成之矩武帝煞似高祖光武煞似宣帝

項王之臣不忠高祖斬之彭寵之奴不義世祖侯之

何其不同也、高祖當治定功成之後、故斬丁以示義、光武當招降納叛之時、故侯奴以賺敵、其機一也、雖然不義而侯、何以示勸、賜以不死可矣、

韓信說高祖於南鄭、鄧禹見光武於河北、孔明對先主於隆中、皆以立談數語、決天下大計、其後成敗大小、皆如所策、分毫不爽、蓋其胸中成畫已久、出身許國、舉而措之耳、豪傑用世、往往如此、

帝王有真、非虛語也、王郎使其臣請降、盛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與者乎、南唐遣徐鉉入見、辯說百端、太祖曰、不須多

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二主數語、氣蓋一世、令蘇張復生、結舌無語、況直杜威徐鉉之流哉、

予觀更始盆子之事、而嘆漢之德遠也、夫以雄黠大盜、擁百萬之師、自足建名竊號、橫行四海、乃至交臂屈膝、求一牧豎而事之、惟恐不及、直以謳吟思漢、借其寵靈耳、當此時非二牧豎子、則百萬之師不可得聚、惜群盜聚居、無終日之計、徒為真主毆除耳

王霸報氷合事、世咸危之、以為兵至而河不凍、是蹴之死也、不知霸所用者、乃兵法耳、方霸走報時、畢去河尚遠、一閧無氷則四解而散、是不戰而敗也、兵至而河不凍、又無可走、則人自為戰、反而死敵、是不謀而勝也、蓋淮陰背水法耳、然則氷合者何也、王者不死、有天數焉、霸不知也、

光武成功、河北皆漁陽上谷二郡之力也、及天下已定、二郡所遣校將如吳漢王梁耿弇、皆至三公上將、而彭寵耿況曾無一尺之組、以酬其功、此寵所以反也、況不反者弇乃其子耳、以光武之英畧明達、而不能御一彭寵、豈別有說耶、直計失耶、

東漢趙王良入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

司隸鮑永即劾良無藩臣禮、良親光武叔父、叱一郎將旋車、未為甚過、而永即劾之、可見漢法於諸侯亦甚嚴也、

吳漢平蜀、放兵大掠、光武以書譴之、有曰、仰視天俯視池、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此真不忍人之心、推此心也、二帝三王何以遠過、甚矣光武之仁也

任延對光武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光武深服其言、愚以為此延阿世之語也、光武明察、御下方以制御為權、而延語適合之耳、夫和者未必不忠、而不和者未必忠、顧其公私何如、不忠

者和與不和其機一也其和也以權利相比唱附和以熒主之聽和亦不忠也其不和也爭權怙寵相擠相傾以盜主之柄不和亦不忠也忠臣則不然其和非雷同心無所競耳其不和非忿戾志有所持耳此同名而異情不可不察也嗟夫光武以湯武之仁而延挾商韓之餘瀝以澆之何其細哉

漢自武帝以後以左右曹諸吏分掌尚書奏事而以宿衛大臣一人領之如張安世以車騎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謂之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録尚書其後每帝

即位輒置太傅録尚書準古聽於冢宰之義謂之録尚書事其後南朝因之謂之録公蓋其職居中以筦事在三公之上若今之内閣云

先世之政有可更改者有不可更改者漢明帝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至章帝即位校書郎楊終上書請罷其役其時公卿大臣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可回易終復爭之以為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毋居而已以其毋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漢人引經多迂僻惟終援春秋極當可為萬世權衡總之事而有害於義則損之益之與時宜之所謂善繼人之志也事而無害於義則有其舉之莫或廢之所謂不改父之政也嘉靖末年　世廟深居西内多所營建至穆考即位一舉而塗之至今故宮閒館半為蓬蒿過者嘆息亦不聞泉臺之譏者矣

西漢諸陵皆有陵邑三選七遷備極華富亦一時之盛也至光武明帝陵制儉卑不復起邑及章帝時欲復之東平憲王書諫以遠先帝聖心虛費國用章帝遂止自此東京陵制比西京大省矣

明悳皇后不封外戚疊疊為言可為永戒其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觀此數語不但明於人事抑可謂深知天道者矣世之士人君子頗有知進而不知退者豈未聞是語邪

第五倫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論議常依寬厚可見俗吏苛刻非必能峭直也夫正直忠厚本一機括不忠厚者必不正直阿世求悦以捷取效其苛刻亦未必天性乃欲以是為名耳

漢時法度猶有三代遺意如云民有產子復勿算三歲至章帝又下詔令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即

此一端三代盛時何以加此後世産子三歲且籍而登諸版矣安得有此意耶章帝四巡郡國敕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此詔令之言中間未必盡如所諭要之煩費省矣即此二事後世皆不可及

曾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章帝以衆論不一罷而不行至今褒所論著不傳於世殊為可惜如令得其全文以為三禮別傳成一王之法較諸叔孫所制必有不同柰其湮滅何也

夫春生秋殺一條一舒天地之氣也人不能違天惟所運耳文帝之寬仁而景帝以刻削承之明帝之苛切而章帝以寬大繼之此天地之氣非人所能逆也

漢史記衛霍出塞之功焜燿簡冊後漢竇憲出塞三千餘里降至二十萬人可與衛霍相當矣然衛霍當匈奴強盛度漠出師虜勢遂衰至於百年不振即一時窮黷之費有傷根本而漢之國勢由此日強其功誠不為少至於和帝之初匈奴分而為二南單于居塞下為中國所卵翼北單于迫於鮮卑舉國來降所餘無幾南單于欲倚中國之威破而有之漢可毋出兵也立以憲剌殺宗室求擊匈奴以贖罪故遣之耳今觀燕然之捷與天山瀚海雖易大小何啻拔山折枝而班生獻諛為之勒石徒可咲也

東漢風俗和平即所行有不順理其後亦無大患如光武廢東海王彊而立明帝章帝廢清河王慶而立和帝此人倫之變未有能善終者然考二王以廢黜之故小心恭謹畏事守法以保其寵祿二帝敦親親之誼撫綏禮遇無所不周竟不聞有少形迹此皆難能也以唐世較之何其遠耶此何故和德勝而戾迹消也

班定遠居絕域三十餘年舉五十餘國請吏闕下重譯貢獻連四萬里此絕代之勳也白首東歸才拜一射聲校尉漢真少恩哉唐韋南康坐鎮西蜀苞舉六詔雖不及定遠亦一代首功然爵至異王富貴隆赫視漢之報定遠不啻十百夫功無難易遭時則顯談何容易

漢自中興以後以尚書為政本然尚書令秩裁千石和帝時黃香以尚書令出為江夏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乃復留為尚書令增秩至二千石當時樞機之地官秩止以如此至江左以來尚書令遂

爲元宰唐時以太宗常爲此官遂不敢復設矣

班超在西域使窮西海至安息西界臨大海欲渡船人以爲入者皆齎三歲糧乃可得渡吏遂返止此其去中國不知幾萬里張騫所窮河源未至西海當尚遠也

前漢王氏同日五侯天爲示異及東京外戚無一日不侯者以馬鄧之賢兄弟三四人皆同日封侯漢惟開國功臣侯者有萬户以上而鄧氏四侯各食萬户不已侈乎然史不甚非之徒以其恭慎好禮能保爵禄且出於習聞不爲創也

東漢以尚書爲樞機之地政事所出三公取備員而已及至天地大變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而不及臺閣此大舛也安帝時仲長統嘗言及之以爲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可謂切矣

東京賢后以馬鄧並稱今觀其事鄧不及馬遠矣馬以仁恕勝鄧以明察勝外家亦畧相當而鄧氏之權重於馬氏至於鄧后臨朝舍和帝長子而立殤帝殤既不終又立清河王之子爲安帝始也舍長而立少繼也舍子而立姪亂國本矣鄧騭等徒負其少决策禁中之功不得與聞此何等事而與一外戚共之非其賢聲著聞當不在呂后下矣方鄧后臨朝時杜根上書勸太后還政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根得蘇亡去爲宜城山中酒家保及太后崩乃召拜侍御史即此一事和熹毋德不已損乎

衛青大敗匈奴而歸武帝使使即軍中拜爲大將鄧騭出屯漢陽爲羌所敗而還安帝亦使使迎拜大將勝敗殊轍而恩數一軌怙寵恃權恬不愧畏漢政之不綱始於此矣

漢自武帝時設武功爵二十等其極爲大良造皆空

名也安帝時連年饑饉國用不足三公乃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内侯虎賁羽林郎以下爵之法至是大壞至於桓靈之代三公皆可鬻矣

漢法有三代遺風如歲盡衛卒交代上臨享罷遣之百官陪位謁者持節引入侍御史持節慰勞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饗賜作樂觀以角紙樂闋罷遣其撫卹軍士周悉如此即采薇杕杜之雅何以加焉如天子賜邊臣書云將軍暴露良苦至唐時猶然如敕宴將士云各宜坐食相與盡歡如敕蕃落邊將云夏初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加云冬初漸冷卿

及衙官百姓以下並平安好遣爾時上下情意藹然
一體如此自勝國君臣禮絕此意不復見矣欲培植
國家元氣須體此等良法稍存其意可也
漢制公卿刺史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至安帝時司
徒劉愷以爲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聽大臣
行喪已而尚書令祋諷請斷之尚書陳忠上書切諫
上不能從竟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漢家一代
風俗淳美有三代之風獨此背經害禮而齊魯諸儒
講曲臺之義者不聞釐正待愷乃言之何也
袁楊二家數世三公光照史冊其始袁敞楊震皆爲

一時名臣敞以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震以譏切王聖
樊豐皆策免自殺良足悲也楊氏之後世守清白不
忝舊德而袁氏至四世之後本初公路專制不臣隤
其先烈以此第其閥閱相懸甚矣
古人事往往有不平者千世之下令人憤激如任尚
代班超護西域其才不及固矣然尚自竇憲代匈奴
即在軍中出入行間已數十年平定諸羌安集隴右
功不在段會宗耿恭之下亦一時才臣也尚爲護羌
校尉與鄧遵同事遵刺殺羌豪狼莫封爲列侯尚亦
刺羌豪零昌不得益位與遵爭功至於誅死於法何
如遵蓋太后從弟也侯一誅一令奉公死官之士何
以談功名悲夫
兩漢三公皆以策罷惟常賢以老求去劉愷請致仕
以千石祿養之東漢宰相不俟故給以祿寥寥數百
年完名全節不過一二士之沒溺於聲利所從來久
矣賢固經儒師傅不失家法愷在位無大建明其始
以讓國見舉蕉靖一節始終不替蓋亦一代之賢也
漢儒通經據古議禮如訟然有政體大謬不聞持議
者如安帝爲和帝後不得父清河王禮也太后既崩
清河孝王及生母左氏皆追尊爲帝后而王后耿姬

乃其嫡母見在京邸上號爲甘陵大貴人此何法也
兩京王國皆有太后安帝入繼清河之祀當有嗣王
何不以清河太后號之而倒置若此於禮安取乎後
唐莊宗嗣位以嫡母劉夫人爲太妃生母曹夫人爲
太后太妃往朝太后太后愧荷不安彼固夷風不足
深恠漢亦有此博士議郎安所考也
鄧后臨朝十餘年以恭儉率先羣下值羌胡梗化水
草爲災憂勤庶政復致昇平其功甚大至於敕勵外
家以退讓謹守保族全家之計亦非不至徒以貪據
大權不能自舍使王聖李閏之徒乘隙因形造託扁

涕山陵未畢一門七人相繼竄死道路之人皆爲流涕可不哀耶以此觀之權者造物所忌即以恭慎守之猶或不免恬肆柰何毋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

自古嬖倖之寵守成中主所不能免然大悖禮無道者哀帝之寵董賢安帝之寵王聖也賢以二十餘位至三公尚方器物充牣其第至欲法堯禪舜聖女伯榮持節往來甘陵諸侯至二千石拜其車下名罷倒置至於如此國家之興替亦可知矣何況一二嬖倖得保其首領耶

夫崇獎恬退自是國家盛節然飾詐釣名之徒亦有不可不察者如南陽樊英高卧壺陽名著海内不應辟召不受策書至順帝即位以玄纁備禮迎之再三稱疾疆起入見不肯屈禮乃設壇場具禮廷問得失拜光禄大夫而歸談者從此失望不知英何所韞藉而虛爲此狀時譏其進退無謂良有以也英對順帝奏云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又不肯況可得而貴乎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焉能貴臣焉能賤臣云云凡數十語頗戰國策士捭闔俛仰之態殊非聖世逸民之指以此推其所韞鄙詐淺中必無過人者

[illegible][illegible]此舉以爲燕王之馬骨耶以爲葉公之畫龍耶太公之誅華士有以也夫

左雄論選舉失實守宰數遷蓋深識治體者惟限年四十乃得應選而以聞一知十詰徐淑則迂滯之甚者四十強仕古人以爲大都如此非必爲之限也聞一知十不過擬議相較之辭顏子豈嘗聞一而以十對柰何以責淑耶淑不究其所以無以應而去亦鄙生也

東漢中官之權起於鄭衆孫程衆以謀誅竇憲位至公卿程等十九人以西鍾擁立同日封侯於報施未

甚過也且衆與程皆謹慎小心非敢壞國事者乃專權竊柄之徒以之爲比至於不可禁遏故十常侍之亂衆與程肇之也惟婦與寺無非無儀使其有功非國家之福也

梁商少通經術以貴戚柄政所辟召皆一時賢士李固周舉皆出其門順帝欲官其少子不疑商上書力辭以晏平仲公儀休爲比可謂知止足之分者然其子冀横肆汰侈卒亡其宗天道惡盈以商之賢不能逭後欒氏所謂賴桓之功未足徵也富貴之際難矣哉

西刺直指使者得擅誅刺史二千石以下東京遣八
使巡行刺史二千石有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
輙收繫其權任之重如此
東京自和帝以後皆毋后臨朝擁立少主國統數絕
帝祚不永中興之業稍以陵夷和帝則竇太后殤帝
安帝則鄧太后北鄉則閻太后沖帝質帝則梁太后
此數主者長不過十餘少或一二歲父者壽不過三
十少或踰年岌岌殆矣其故始於毋后在御外戚柄
國貪昏利少舍本求支以及於此綿綿若存載祀二
百視西京法紀百不及一耳

桓帝以藩侯入繼梁后以女主臨朝內則唐衡左悺
在上左右外則梁冀兄弟專政擅權當此之時爲胡
廣趙戒則生爲李固杜喬則死正國家一阸會也武
固當梁冀鴆弒之時不能考証左右明正國法以身
殉主而死於一獄吏之手不亦左手馬融儒者也乃
爲冀作奏誣陷李固至令吳祐面數其罪聲勢之移
人一至是矣
自西漢以來外戚侈雷至梁冀而止其得禍亦最深
爲可明鑒冀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阪以象二
崤多拓林苑周徧近縣經亘數十里後世人主之富
不能及也冀與妻壽對街爲宅互相夸競尤大不道
至於霍之子都梁之秦宮二奴事迹又絕相類高明
之家不止鬼瞰其室也
自古宦官貴戚富溢一時非必盡出祿賜皆有盜竊
之法如朝廷有所營作有所貿易即以其私財養徒
榷酤取利上下相蒙莫能釐革古之所謂盜臣也桓
帝時皇子有疾下郡邑市珍藥梁冀即遣客齎書詣
京兆并貨牛黃京兆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
外家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
乎即殺其客冀慙而不得言以此事觀延篤真勁特

事然泛古以來貂璫戚畹以此射利者甚多不可不
知也
桓帝欲襃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下會議其禮胡
廣等咸稱冀之功德宜比周公黃瓊請令合食四縣
比鄧禹於是朝廷參用之禮儀比蕭何食邑比鄧禹
賞賜比霍光冀猶不甚滿意以不得與周公伍也嗟
夫三公漢世元勲百代人傑冀也有何勲德蕪而有
之猶不滿意甚矣桓帝之昏公卿之諂也他不足惜
瓊爲一時名士當其應聘入都天下想望風采以爲
伊呂復生及其出入三府屢秉國鈞值外戚中官之

擠亂而不能糾正視杜喬李固之冤死而不能申援方且持容容之計與胡廣趙戒為伍不亦羞逸民眞隱之士邪方議冀禮時瓊果不畏彊禦何不正言其失而依違遷就以鄧禹裁之以冀就禹謂之裁邪上無白日遠無青史諫骨紛紛何時斷絕悲夫

漢時三公策免即為九卿及三公有闕又以望推擇再拜唐宋以來宰相罷免或出為節度知州及朝廷欲用之又自節鎮召入其貴賤之分無一成而不可移者及今則不然矣

國之將亡也如人元氣已衰形神不固百病交作莫

知救療攻之於陽則病發於陰攻之於表則病發於裏何者其本病也桓帝憤梁冀之橫而與宦官圖之冀誅而權歸於內矣何進憤宦官之亂而召外兵誅之內靖而權歸於外矣總之乾綱不正太阿倒持不彼則此不左則右國事至此何可為者觀治亂之原不可不深求其本也

古人有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然至官民俱空公私兩竭則財亦必有所歸如漢誅梁冀責其貲財三十萬萬以充牣王府減天下租稅之半當時上下匱竭徵求無藝豈知有三十萬萬之藏在於貴戚近習沙汰嚴抑至二百萬馮璫亦不下此皆天下租稅之半此非盜臣乃聚歛之臣也

漢時三公掾屬皆有權任西京以丞相吏刺察郡國東京以三府掾為清詔使出刺郡國浮舉奏御史二千石以下范滂亦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守令望風觧印綬去又常詔三府掾屬舉謠言奏郡國治狀其重如此其時或叅以士人或雜以掾史他日公卿之選多出其中後世以科目取士此法不行亦缺典也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桓帝以安車玄纁徵之皆不肯至五人者徐穉姜肱袁閎常著李曇也帝既徵肱

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以被蓋面竟不得見此鑿坏踰垣之節也於聖賢大中之道亦甚遠矣然當時習風靡競趨榮利有此流品亦足矯俗所謂賢智者之過未可厚非也

太尉黃瓊劾奏尚書周永以為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羣皆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宄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揚其惡以要爵賞此數言者曲盡小人情狀百世以來歷歷可驗而權寵之人不能早見往往親其親依謂為可托不知此等

小人惟利是視向背趨舍在轉盼之間可為寒心夫
惟中立不阿之士平時未肯親附即有不虞亦不至
相背欵亦何可多得邪
皇甫規平定諸羌降者以數十萬而惡絶宦官不與
交通宦官遂共誣譖以為規貨賂羣羌令其入降規
上書自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
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
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將有何
罪此辯極是彼時獨中官求賄不得以此搆陷不出
廷議至後世文吏法家以繩墨論功往往有此令瓌

瑋立功之士操手觸禁即欲設奇建畫動千吏議欲
以操縱韜鈐制敵人之命不亦難哉
東漢末代匈奴衰弱自分為二北匈奴自竄西域不
通中國南匈奴猶與烏桓鮮卑結連入寇及遣張奐
臨邊匈奴烏桓相率降附凡二十萬口而鮮卑出塞
竟不肯降分其地為三部東連夫餘濊貊西屬燉煌
與烏孫接而盡有匈奴故地東晉之世鮮卑益盛遂
至入據中華其來有漸矣
范滂對獄辭云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汚不悟
更以為黨此數語正黨人中禍根本也夫士顧所處

耳善善惡惡當其任則為之空言横議非聖賢法也
内而在位如李固杜喬外而守土如成瑨劉瓆即挑
貴彊之釁蹈死亡之誅膺滂辭乎而滂等以一介之
士無民社之責横為高議危言互相獎引至於駢首
就戮毒流縉紳斯亦過矣郭林宗申屠蟠何如人
漢末羌夷作亂叛服無常段頻張奐在事意見不同
頻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結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欲
一煩師徒盡殲其種奐以為羌一氣類不可誅盡山
谷廣大不可空靜膏血汙野傷和致災詔書竟從頻
議於是先平西羌後平東羌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

千級獲馬牛四十二萬費四十四億其功可謂盛矣
雖然屠戮過多傷和召災固所不免二君之議當以
張奐為正
陳蕃竇武之及非不幸也其謀疎也方其請誅中官
太后固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
者豈可盡廢朱禹亦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
何罪而當盡見族滅此言皆是也第毋論事理其勢
亦不能太后女主無决斷陳蕃老儒無筭武何所恃
而能盡誅如許人邪事窮勢迫至乃率官屬諸生八
十餘人到尚書門攘臂大呼欲何為也真迂儒耳其

後何進又欲盡誅中官太后亦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何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不能從亦及於敗二事接踵漢以不國謀之不臧嗟何及矣

胡廣周流四公歷事六主史稱其練達故事明習朝章想其才必有可采至於流品之卑則上下數百年罕其儔儷桓帝之初李固杜喬與廣同為三公李杜死而廣不同靈帝之初陳蕃竇武與廣同為三公陳竇死而廣無恙所謂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者也前有胡廣後有馮道俯仰千古令人短氣

西京子雲東京伯喈皆一代儁儒其名位人品亦畧相似然邕之坎壈尤甚於雄其始上對災異指斥嬖倖為中官飛章所中議處極刑賴常侍呂強力為伸請得徙朔方時將作大匠陽球與邕有隙使客追刺之客感其義反以情告及後有詔赦還又為王智所奏亡命江海積十餘年方受董卓之辟其艱危如此以其困窮流落之中受知於卓伏哭請塟固其宜也視雄之仕莽相去遠矣

天下事雖甚難處者亦必有方畧顧人不思耳如漢末中官權勢雖盛然其盤據根柢尚不如近世之密

竇武何進計不蚤定女主狐疑臨事無決反受其亂若計定而發得其肯綮未有不可爲者如陽球之誅王甫特一獄吏事耳竇武何進第求一司隸如球者使之按其渠魁明正國典其餘束身請死可一赦而定也不知出此而欲盡其種類至以外兵除之天下豈有此理漢時司隸校尉假節奉使得以便宜誅戮其權甚重武進發難時亦嘗更易司隸及河南尹洛陽令而不得其人又事不斷決故不克也古今事勢不同近代錦衣環衛即司隸之職反受制於中官若其門下即球安所施邪

天下之亂必有所因即如盜賊縱橫亦有內主黃巾之亂乃中官封諝等爲之內應宦寺無知徒見甘言諂奉貨賄充盈即收為私人無所顧問及至勢成情露不能自返好利之為厲階有由來矣

自古昏庸之主未必盡騃愚無知皆由不斷耳如封諝徐奉事發靈帝詰責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令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郎中張鈞上言張角興兵作亂皆由十常侍父兄子弟典據州郡貪利害民所致帝以其章示十常侍皆免冠徒跣乞自致詔獄乃詔冠履視事如故帝既知其情僞又

伊其罪尚何所疑慮而忍不之誅知而不法甚於不知也

袁氏自安以後家門雖盛名德無聞且依中官袁赦同族競為奢侈董卓之亂隗為首相徒以宗門重大恐見種滅不吐一語然其後竟不免於禍何如當此時正言聲罪而死猶有烈聲也本初公路皆一時之英才高諸父惟是臣節不終家聲隤落公路固不足道本初終是英雄惟智畧遠出操下而與之相角宜其為雌耳

董卓之用蔡邕即曹操之用荀彧也邕止尚父之稱

而卓不以為罪彧雖九錫之命而操即以成郤非所遇不同時勢異也卓據未安之勢而操有已成之基也邕雖以卓誅而人猶有惜之者彧雖為漢死而人猶有疑之者邕之臣節未虧而彧之助逆有迹也

漢時門生故吏之議極重東京三公本自無權徒以辟召之柄能收士心袁氏四世五公門生故吏幾半天下二袁乘之可據州土韓馥擧千里之地以授本初曰我袁氏故吏也其重如此近代門生之名猶存大抵已不如古至所謂故吏者朝北面而謁夕南面而臨互相上下視如路人故皆公死黨之害雖除而感恩懷惠之風亦鮮於國體則尊於士風則薄矣

董卓痴奴也積金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自老果能雄據天下何有於郿塢事若不成身無處所安得郿塢而據之卓徒一力士之雄耳王允以一叙之任當關東百萬之師可謂智於收卓者矣而以忽心乘之不善其後以及於敗漢之阨運使然也

自古亡國之主固有縱慾恣惡毒痡海內如秦隋辛癸之政亦有仁柔衰蒻不能自振以至於亡者周赧漢獻至悲也李郭之亂長安大饑獻帝出太倉菽豆

為貧人作糜疑其糜賦不實令於御前作糜試之此雖非王政大體然其區區愛民之心有足取者而卒與癸辛秦隋同為亡國生當阨運智無如何故曰履霜堅冰其所由來者漸矣

讀史漫録卷五

東阿殷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三國

曹操千古豪雄智畧葢世其當事機之際能用羣英如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輩每得失存亡之機以片言救之如石投水故算無遺策而功流當世試舉數條方操失兗州時傍徨三縣莫知所止袁紹遣河北招之非程昱一言則操入袁轂中矣昱曰紹有并天下之心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之韓彭邪今兗州雖破

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昱等收而用之伯王之業可成也操遂不入河北及陶謙已死操欲先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勸以先定兗州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河濟天下要地今雖殘破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操遂分兵平布據兗州為根本及車駕播越關河未有寧所袁紹擁兵百萬不肯奉迎荀彧乃說操曰文公納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遂迎車駕定都許昌官渡之戰操兵少糧盡士卒疲乏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又以為楚漢在滎陽之間莫肯先退先退則勢屈力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勝必為所乘操遂堅壁拒之而袁氏瓦解操之攻荊州袁譚求救操欲先平劉表後取袁氏於是荀攸曰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令二子和睦以守其成則天下之難未已今兄弟遘惡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圖之則天下定矣操遂回兵北指而冀州以平此數事者其得失成敗在呼吸之間而諸子揣微見遠中窾批郤操又能虛心聽納從諫如流宜其克濟大業芟畧羣雄也

本初之有沮授田豐即孟德之荀彧郭嘉也當事機之會荀郭以片言悟操如石投水田沮極言開紹如柄入鑿成敗之決固不至官渡烏巢而决矣何也方李傕郭汜之亂獻帝播越河東未有寧所本初據百萬之衆坐制河北使能聽沮授之計西迎天子即宮鄴都是五伯之業也而本初不從使操入荀彧之說以據許昌此固已失天下之大計一矣紹之攻公孫瓚也操從郭嘉之計以其閒東取呂布操之攻張繡也而紹不能用田豐之言徑取許昌此失天下之大計二矣紹平公孫瓚之後欲以疲兵擊操沮授進諫

以為宜献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其隔我王路然後進也黎陽分遣精兵抄其邊鄙如此可坐定也而紹不能從失天下大計三矣方操之追劉備也田豊說紹曰操方與備連兵未可卒觧公舉兵隨之可一舉而定也而紹以少子有疾不肯戒行失天下大計四矣官渡之役沮授說紹曰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及其將戰也許攸曰曹兵少而悉師許下空弱若輕舉襲許奏迎天子以討曹操操成禽矣而紹不能用此失天下大計五矣夫以本初之才智固不及操至其地望威名甲兵土地較之於

操何啻什百而成敗相懸如此操能屈羣策而紹不能聽至計也嗟夫謀之於存亡亦要矣

呂布劔客之椎耳非大豪也其性决易所為無常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夫天下之事有一誤而不可復救者何言數乎布之得兖州也不知守太山亢父之險以阨操兵而走據濮陽四戰之郊固已為識者咲矣及操之圍下邳也陳宮欲使布出屯於外而自將餘兵閉守於內腹背攻之布聽妻言而止坐以待縛其暗惑無識一至於此安可與圖天下事邪然使得為操用則夏侯許褚之流遠出其下以操御之正自有餘何至如丁原董卓而玄德不肯一言非忌布也乃忌操也先主此等識見又操所不能參英雄亦有三昧

吾讀荀悅申鑒悲之是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已悅志存献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是書獻之非不有裨治道然可論於承平之世而献諸危亡之朝則迂矣何則非所急也方是時献帝握空名在御有如累卵何者為四患何者為五政而悅亦為誰談矣詳悅之志既不能有所匡正以持危主又不肯如攸彧輩失身私朝姑為是言以抒其緼籍耳然而迂矣當此之時忠

臣烈士誠有為漢之心惟有釆薇鑿坯不事亂賊即無所補益不失為漢夷齊空談何益也

孔明自比管樂時人未許而後人以伊呂擬之何也論其功業則不及管樂較其人品則合於伊呂故文中子曰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也夫管子以負海之國九合諸侯樂毅以區區之燕一日而下全齊孔明安能及之至其出處大節忠誠心術則伊呂以後不多見也然亦其勢使然耳誠令據齊燕之勢乘累勝之業則伊呂之功亦可望矣何但管樂乎嗟乎三代而下以伯畧成王業者唐太宗是也以王佐成伯功

者孔明是也假使孔明屈節袁曹據樞握要以制四方則繼漢而後不爲足矣然而跼蹐四顧不求聞達依羈旅之主以成偏安之業徒為其名義也此其人品心術伯仲伊呂不亦宜乎

夫成敗之機決於一言顧用者何如耳曹操之伐荊州與由荊州而東下其衆之多寡不同也劉琮據土以待之與孫權逆流而迎之其勢之難易不同也琮不能用王威之策而聽蒯越之謀故當操兵之未盛而降權能用周瑜之策而不用張昭之說故當操勢之已成而勝以此觀之兵無常勢在所決策矣當此之時劉備敗亡之餘衆不滿萬而權以為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操者果因備之助大敗操師假使劉琮以全楚之勢委國於備則魏不東而吳不西矣雖然琮亦獐之流也備即勝曹琮烏能有哉

曹公鄴中下令自述生平志氣皆非虛語彼其舉孝廉為典軍時豈遂欲霸天下及事勢已成真有不能自已者故曰欲孤委捐兵衆以還執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俱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此皆其肝膈至語吐露以示天下無所掩飾非大奸雄不能大抵

人臣之勢至於不能自返則必為不軌非必欲邀福正欲免禍耳有天下者慎不以太阿之柄假人而使至於不能自返哉

先主之取益州龐統之畫居多其取漢中又法正之謀也士元從入蜀而孔明居守江陵孝直從入漢中而孔明居守成都其用兵謀畫孔明未嘗親也先主既殂二子皆沒孔明乃自出師蓋其勢已孤發蹤之機無所復施矣

荀彧非迂人也豈有不知曹氏之謀而為之贊畫者勸取東郡則比之於高光勸守官渡則方之於楚漢此非不知其謀者也何至加九錫而難之耶孔光賤儒耳依附王莽奇以邀目前之富貴及莽勢已成乃始憂懼求退彼誠不早悟也而彧豈其儔哉司馬公曲護之以為平日謀畫多出史臣溢辭非彧本語予未敢謂然論人於千載之下不據史冊安所折衷曹操梟雄蓋世駕御人英有漢二祖之風然其平日舉措多不可曉如荀彧楊修日侍左右崔琰毛玠久任要職及四方已平逆謀將發此四人者相繼死黜此何說也無乃有樂羊之短耶此可為人臣附逆者之戒矣

之策南取益州而拱手熟視為玄德所有亦操平生
所不為也
司馬公王伯之辨是也其帝魏寇蜀則過也何也王
者王也以天子統理天下故謂之王伯者伯也以收
伯總領諸侯故謂之伯以勢之廣狹為號之大小而
不以其德也三代之上有行王道而伯者文王是也
三代之下有行伯道而王者漢唐是也以其合於三
王之道故謂之王道而不以其道號為王以其合於
五伯之道故謂之伯道而不以其道稱為伯故凡言
王伯者號也非道也三代以下其混一九州者皆可

謂之王而偏安一隅者皆當謂之伯此正統分統之
辨也故司馬公之論是也其帝魏者亦非以正統予
之徒借其年以紀事而寇蜀者亦因魏史舊文因而
不改耳然而過矣帝蜀而寇魏迂也以魏紀年而斥
吳與蜀混也直當以七國之例紀一甲子而分注於
下耳若乃帝蜀而寇魏則有不可通者先主以一州
之地又未嘗滑統於獻帝不過借其名聲號召天下
而以正統歸之則不情矣故曰迂也然則東周何如
曰是不同也東周所據者舊邦所承者九鼎未嘗流
僻於裔土而伏在一隅何故去之然惟赧王以前則
可耳至於東周公之時與山陽何以異而綱目書其
合從曰王命諸侯伐秦亦不情矣曰如此則蜀漢正
當與南唐北宋比邪曰是又不然司馬公以南宋南
唐比之先主則又太遠矣南宋稱楚元王之後越晉
魏百餘年而自附於漢南唐稱吳王恪之後踰五代
數十年而自附於唐其真偽不可知也即使真漢唐
之後亦未有隔百餘年而繼統者安得以正統歸之
先主於曹丕受禪之日稱號漢中又其時當漢之末
譜牒具存必非假托而其稱號名義甚快人心安得
以二國自之故寇蜀過也分注之可也

天下之事有一舉不當而流恨千古者先主之伐吳
是也何也當曹丕受禪之初漢之宗室舊臣豪傑義
士豈無不平之心顧力不能耳先主誠以其時卧薪
嘗膽紀年建安東結孫權西連戎羌良將勁兵北出
漢中鼓行而東建瓴直下關洛之間必有望風嚮附
者如此則魏寇可平而漢業可復矣此天下大義也
曹丕之才乃守成之罷以敵先主未必能當况益以
孫權乎則其主不敵矣當丕篡盗之日操之良將謀
臣大半物故而吳蜀將相莫非天下名豪即一孔明
雖遜魏有當之者乎是其下不敵矣誠合從而支魏

魏之成敗未可知也此天下大機也釋此不務而以七十萬衆頓之江湖之上忿萬世之大仇修匹夫之私怨捐一統之大業規方隅之小失卒之身隕國蹙一敗塗地此千古之恨也諸葛子瑜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内俱應仇疾誰當先後此数言者即腹心之臣借箸熟数亦何以踰而先主不悟并心失策豈非天哉然事有不可解者孔明既遇先主魚水相得當此大機大義乃興亾淂失所關而無一言匡正及至先主既殂良臣凋落魏氏據有中原已歴三世乃始以區區之蜀爭衡上國

不亦左乎原孔明之志非不欲結吳伐魏然不能淂之於先主而徒以身當之意者君臣之間言有所不能入邪何以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嗟夫士之處功名之際亦難矣

曹丕禪位之後左右諸臣料敵策事惟有一劉曄耳曄之才識荀彧郭嘉亦不能及而丕不能盡用也當先主伐吳孫權遣使降魏曄請毋受其降而與蜀夾擊誠用其策則江左不至晉而并而丕不用也蜀兵既退吳氣方張乃始從而伐之曄請毋伐而丕又不用臨江而返者三矣此曄之智也然丕欲王孫權曄請以將軍侯之則失策矣何也權自能王耳魏即不與安能禁之誠因而予之使天下知吳之王由魏也則魏為天下椎耳且夫以空名德之而使之必服誰與以空名裁之而使之不用乎故王吳者策也此曄之失也

孔明之品王佐也其事伯佐也何也為相而自校簿書統軍而親決罰鍰此可施之一州耳使孔明而相天下可勝校且决乎相天下而自校簿書决贖鍰豈不有所治辦然所遺者必多矣有味乎楊顒之諫埀涕而思之有以也哉、

孔明不用魏延計從褒中取長安即吳王濞不用桓將軍策從武關入咸陽也關中卒聞亮出人心皇皇使延從褒中以一旅走夏侯楙如驅丸耳不用何也正使延不可使着諸將之中更無可使者邪生失良圖以正取勝数出無功繼之以死陳壽之短其用兵言不漫矣

孔明之至郡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此詭說也懿背渭而軍亮必不出武功而東必據五丈原以西連隴道懿策其必然故預為此説

以安衆心耳非誠語也
司馬懿之得政劉放孫資成之也曹爽之受禍何晏鄧颺激之也放資邪罔之臣何鄧浮華之士怙寵罔利至於敗國自赤其族故用人者當取沉靜誠慤之士雖未必有益於國決不至敗壞不然以名取人豈惟畫餅乃畫墁耳傅嘏謂曹羲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味嘏數言真可為萬世觀人之法天下有一等人其外雍容閑雅冲廣恬夷真若不食烟火而心術佻巧志趣輕躁騖利如焚趋時若鶩有識之士方且以風度期之衆人營營同辭慕

尚不遇正法眼藏欺人無已矣然如此者其人祿位亦必不永何也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凡人心靜而貌動者此亦不宜然以靜禦躁猶自可久若外靜而內躁是以動禦靜也祿不留矣
天下之事有異情而同形者當曹操伐吳之時則降者亡而戰者勝及魏禺既成之後則戰者敗而守者全何也前之形未成而後之勢已定也方曹芳嗣位政在司馬諸葛恪姜維東西並進夫豈不以芳既昏闇政在私門上下離心國勢不振此天亡之時也然在吳則孫峻滕胤率一國止恪在蜀則費禕蔣琬皆阻維而不敢圖因積安有日而棄於曹氏之威蓋亦有深計焉以權與備之才稚而不能支一曹操今也懿之才畧不遠出操下而二子師昭又與丕相若是操與丕再出也而吳蜀嗣主無權與備之才又非有公瑾孔明為之輔佐於此而欲規中原猶之螳臂當車醯鷄蠡海擧之必無幸者也
高貴鄉公好延儒臣常與侍中王沈侍郎鍾會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以裴秀為文林丈人王沈為文籍先生一時恩遇可謂無比矣及帝欲討司馬王沈奔走告難使得成其逆謀其後沈以功封侯會秀皆為

佐命丈人先生有此人品世之談經講藝者可以捲卷矣
司馬通鑑自邵陵厲公以下皆書其追降之爵非也邵陵高貴在位甚久為逆臣所廢追奪帝號此正千古所痛憤也而從之以書其為實邪帝者之號受之祖考王公之爵出自逆臣今實為天子而名為王公是不以祖考之統緒為準而以賊臣之汙蔑為據也於義何居公既以為吳蜀無天子之實不可加以虛號乃二帝嘗為天子而號之王公何也或曰二帝廢而不復耳如常道鄉公後竟諡為元帝則帝之矣是

又不然即如此論所謂不可復者以其逆臣廢之也其所謂可復者以其逆臣追之也公卿大夫受爵於君天子之爵受之於天及其祖考奈何以亂臣賊子之予奪為上下哉然則何如曰三帝俱未有廟貌其逆臣所廢者固不可從逆臣所尊者亦不可用郤陵厲公當書帝芳高貴鄉公當書帝髦常道鄉公當書帝奐六朝以下皆倣此則名實不淆而倫紀無肆矣司馬公之書大非也

自古以篡盜取國者必受其報然未有如魏晉之巧者操平定天下爵至魏王死未一年而丕受漢禪昭

承三世之資廢立二主爵止晉王死未一年而炎受魏禪至於中間事迹無不合符天之報施何其巧也然司馬之才不及曹氏而魏氏之功過於司馬魏之繼漢尚不甚慘而晉之繼魏則直以犬羊刲剝之耳乃後世談二代之際其憤恨曹氏過於司馬者何也漢世歷年數百德結人心一旦披猖四海有不忍焉而曹氏之凶横在數十年之間尚有目擊其事者方且快其得報誰復惜之故憤魏者為漢也其不甚恨晉者亦為漢也至吳張悌之論則曰曹操雖功蓋天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丕叡承之刑煩役重司馬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此其當時所見必有確然可指者又二代長短優劣之辨也

劉禪之對司馬昭未為失策也郤正教之淺矣何也禪之不能歸蜀不待問也有思蜀之心昭之所不欲聞也曰此間甚樂則昭見其庸劣坦然不疑矣而正乃以思歸教之是嬰兒之見也幸而先以己意對再問之時已慮有教之者禪即以正指對左右雖哄其失不知禪之不死者正以是也禪之有計與否不可知然其賴以自免則過正遠矣

讀史漫錄卷五終

讀史漫録卷六

東阿穀山于愼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六朝南北

通鑑至魏晉授禪之際其文極畧非也彼開刱之後臣子諱其所由故中間曲折多不甚備今也若之簡書埀戒萬世安得因其舊文而不為詳著宜考舊史傳聞備書始末使後世昏弱之主知天命之無常則必有履霜之戒竊據之臣知惡聲之難蓋則必有悔禍之心大義之所關也畧之非也

漢武表章六藝而西京貴經術世祖慕尚清修而東京貴節義載祀四百固有以也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延及江左放誕成風三傳而滅亦有以矣

司馬孚當懿昭執政同為三公常自遜避再逢廢立未嘗預謀及晉武受禪孚執魏主手流涕歔欷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革命之後以孚屬尊恩禮尤重而孚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命以有魏貞士自名不受法塟迹其始終一節可謂柔而不失其正者矣雖然孚於純臣之道未盡也當師昭廢立之日孚於朝廷位為公輔而不能靖其亂於師昭親為諸父而不能遏其謀不可以去邪革命之際既以純臣自許乃居然享大國之封傳茅土之祚固未嘗鑿坏而逃入山而免也身死之日乃欲以貞士附之於魏不亦難哉夫狥義為主之士所處極苦耳今也坐視革命而號為純臣身膺五等而托為處士恐鴟夷咲之於前淵明耻之於後也且夫身都富貴子孫世有爵土年至九十而死徒不受王者之塟其於人間之奉可謂辭名取實者矣不太工邪

晉之一天下而不能有也貽謀不臧而操柄失也夫

事之權衡固有常變武帝刱業之初人心未固即使中材之主持盈守成猶未保也柰何挾四世艱難之業授一騃孺而使一黠婦睨之安得無敗且漢封諸王位秩雖尊未嘗使預朝政魏於同姓固云少恩然各有爵土亦得保全豈有使藩王當國挾持孺主卒之自相屠滅血屬無餘而後戎狄乘之中原板蕩夫置器者置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以天下付之惠帝使賈充女為之后使二十五王為之兄弟此為安邪愚夫為之寒心况於哲主此貽謀之不臧也且夫立國之物在於賞罰大柄或失政乃不行晉之於

刑賞何如也平蜀者鄧艾而與鍾會同碰平吳者王濬而與王渾同賞於勸懲之義何居夫以開國之初平二大敵而論功之賞不得其平他尚何論此操柄之失也

魏文晉武非開剏之才乃守成之主也文帝流連詞翰武帝溺志聲色不藉累世之基乃不足當孫權劉備而欲混一區宇哉其氣象規模固難以比德於漢唐矣一再傳而不國也固也

晉武之出齊王攸非也王濟羊琇之徒率舉朝之臣爭之亦非也何也以攸之才地壓塞人心留贊朝廷

豈無益於晉祚武帝忌而不容可謂少恩況以馮紞荀勗昵近小臣而間親賢之佐其可聽從故帝之出攸非也然濟琇等留之則又過矣何也前無文武之澤嗣無成王之賢親無周公之忠使之持柄非算也以晉武之英明佐之以攸而使群賢翼之何所不可設使萬歲之後惠帝繼統而輔以齊王攸雖忠臣不能奪天下之望不然則楊駿賈謐必不容攸是攸先倫與冏受禍也攸未嘗柄國而惠帝之世諸王爭權自相屠滅幾無噍類設使攸先為之萬世之議必以攸為口實是攸為倫與冏作俑也無一可者諸賢何不熟計而遽為此紛紛也故曰亦非也

天下之事必有所由起其始未嘗不利後稍變遷也馬援爲隴西太守討平叛羌徙其餘種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於是關西有羌魏蜀分境曹操徙武都氐於秦川以折巴蜀於是關中有氐西漢之末呼韓入臣號為南匈奴東漢之末入居并州六郡分為五部於是中國有匈奴此五胡之權輿也當其撥事之始豈不以為長策且謂其仰我鼻息可馴而畜也豈虞其禍之至此邪

賈后欲廢太子欽之至醉使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

之以奏惠帝太子遂廢太子妃王衍女也衍見太子得罪自表離昏以安仁之藻翰夷甫之器識斐然一時無與為匹而所為乃如此然則詞章名理舉不足信於天下邪則士安所程也世以潘岳西征倐為美談至板輿色養種種稱引以為將母故事及考其實當岳在職時母常誚責之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及敗謝母曰負阿母以此言之岳所謂養口體耳胃険嗜利亡身負親不孝大焉衍則益無足道矣

王衍三窟之計本馮驩之策也夷甫宅心清曠高視物表而所謀如此乃知清談之流未嘗外世徙與世

浮沉以偷旦夕耳然亦愚矣身為三公不能匡時戴
主而以二州之勢為已私寍此海大魚之説也魚不
得水死安得寍及為石勒所得乃曰少無宦情不豫
世事觀其學顔可為冷齒

劉聰欲為其后劉氏作殿其大臣陳元達切諫聰鏁
而欲殺之群臣叩頭出血聰怒未已劉后乃上書面
諫詞旨懇惻如云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
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此兩言者可謂明盡矣聰
悟其言立引元達於坐以后表示之因表其堂為媿
賢堂亦英主舉動也劉后之賢即長孫明德顧何以

加徙以夷主之配世罕稱述亦足惜耳

劉越石忠矣智則未也當夫晉室板蕩兩京不守越
石在并王浚在幽石勒俳徊縣趙欲兼二州先遣使
偽奉王浚以驕其志又遣使送質越石以絕其救然
後舉兵向燕不朝炊而浚禽矣夫越石與浚誠不相
得其時浚有異志琨能并浚并之可也如不能并救
之可也坐視勒之并吞而不發一矢是勒成滅虢之
謀而琨失為趙之策也勒勢已成不可復制乃從一
段匹磾間關偪側卒為所戕可不惜邪故琨之於智
未也

晉之渡江也幽并青兗西及雍豫皆為胡羯所據名
城大都相率投虜衣冠華胄耳事腥羶一二疆臣擁
兵觀望坐視陸沉不聞一矢勤王加於夷壘惟慕容
廆在遼左張茂在凉州皆間關萬里浮海越山南稟
正朔而段匹磾播越燕齊之間死生奉晉此三人者
晉之忠臣也夫効死之節不見於士夫而見於夷狄
不出於侯甸而出於遐荒其故何也大抵都會繁華
之地漸染澆靡馳逐聲利忠義之志消而激奮之氣
微至於遐方遠徼風氣淳龐未嘗染俗鶩華有所務
易故驍健之材忠貞之志往往有中土士人所不能

及者其居使之然也漢武之用金日磾唐高之用李
多祚一志効節之死靡悔當時才臣名士豈不盈庭
而効忠為主反出亡虜之下世而至是亦足悲矣匹
磾為石虎所執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虎即起拜及
見石勒亦不為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以至見殺嗟乎
匹磾之志節可貫金石中國士人有失身事二姓者
不當愧死耶

晉愍帝遇害中宗即位江左周嵩疏諫以為梓宮未
還舊京未清且勿稱號此議非也天下事有緩有急
愍帝失守中宗即當嗣位猶以帝在虜中不敢自立

已二年無君矣柰何凶問已至猶謂不宜則將仍稱王號邪萬一宗藩之中有先建大號者江左君臣何以待之此爭端也嵩可謂不達時變者矣不聞羨將軍之送趙王語邪

古今自有異人如蜀之范長生者其蹤迹亦大奇矣長生初號處士李特依之以與特所將數千人皆就食於長生及李雄自立以國讓長生長生不受乃以為丞相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觀其才畧自可推據一方乃左右李氏而不肯自為求之於後徐洪客之流也

王敦之反王導啓之也中宗由王導推翊遂據江左後見王氏太盛懼其上逼以刁協劉隗間之導稍見疎忌刁劉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強以是為王氏所疾遂成王敦之亂故曰導啓之也江左名賢與王氏同起者正自不少如庾亮周顗之流其地望名聲皆與王氏相等誠欲兼用諸賢之中其誰不可柰何取一刁劉此中宗之失也

王導非純臣也王含以敦之命稱兵向闕導予書止之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者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

及後周札故吏為札須寬尚書下壼議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凶逆未彰自臣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與是何言也敦親帥師徒長戈指闕而謂其凶逆未彰歟作何惡乃名為逆敦之反也導自謂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帝亦以大義滅親褒之豈當此之時尚不知其奸逆而心思外濟邪所以然者以導佐命大臣宗族貴盛而為刁劉所間漸見疎薄其家庭之間必有不平之志敦以誅刁劉為名固導所欲聞其肯止之不然何敦之初舉導不以止含者止之邪當含之再舉

也敦病且死矣導見其無成乃敢訟言折之安有為臣養奸容惡心思外濟而可以稱忠者江左夷吾其稱愧矣

王敦將作亂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諸幕府以羊曼謝鯤為長史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其韜迹浮沉不及於亂可謂智人矣

古云信不見疑然有事機之會心迹無以自明則處之者未善也周伯仁兄弟維護王氏可謂至矣一志奉公誠心為國金石可貫天日可明豈知形迹之間不及自白施恩賈怨六尺不保亦足嘆也末世攘攘

飾貌見情誠不足動亦已久矣

將相之才正復不同自非通人罕能兼濟王丞相中興良佐比迹伊呂然每遇安危大節輙狼跋鹿駭束手無策其時溫嶠陶侃貫甲勤王蘇峻強寇其視丞相直偶人耳及太真見宮闕煨燼便欲遷都豫章議論紛紜相伏不決導乃以片言折之謂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敝若農事不脩則樂土為墟矣惟宜制之以靜則群情自安於是衆論遂定不復言徙詳此數語真宰相之言太真諸人所不能道以是知經國之才自與建功者不同易而用

之鮮不敗矣然導之行事有甚失大體者如卞敦不赴國難陶侃請下吏治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為廣州刺史又江州刺史劉胤為其下郭默所殺導以默驍勇難制即以為刺史代胤反梟胤首以媚之此二事者大亂之本也而導親為之豈事勢有不得不然者耶陶侃予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若殺宰相便為宰相乎導無以答自托於遵養時晦侃咲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即此觀之其不服人心可知矣江左中興固導之功而紀綱不振國勢日蹙亦導之才有所限也

晉武帝幼冲踐祚王導以先朝師傅受遺輔政帝尊禮之每見必拜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否或以為當拜或以為否侍中荀奕以為王朝宜明君臣之禮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朝廷從之愚謂此議亦非也禮有不臣者二當其為師則弗臣也當其為尸則弗臣也但言不臣而已又禮師雖召於天子無北面但言不北面而已未有以萬乘之尊拜其大臣而後謂之盡禮者此豈特下堂而見哉且大臣之體與布衣不同伊川以布衣為帝師不得不倨文彥博以三朝老臣事幼主不得不恭此不獨為禮也上而國勢之

重輕下而身家之安危皆係於此奈何以三朝元臣受少主之拜險哉其為國與身謀也李愬平蔡猶櫜鞬迎度以尊朝廷非謬為虛禮乃利害所關耳況宰相之於人主乎

語曰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石勒以一羯奴舉天下之半代趙而王固一世之雄也養虎遺患一傳而滅何其拙哉勒平生舉動磊落視孟德仲達何啻萬萬乃其規畫經畧不能再世即欲比德高光亦太遠矣然勒之養虎即虎之養閔天道循環又何速也

天下多事有智畧忠義之士間關傾側以節義自見

者於晉得二人焉巴西龔壯以父為李特所殺積年不除喪乃往見李壽勸令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及取成都以安車束帛徵壯為太師壯誓不仕壽壽所贈遺一無所受後又數上封事勸壽推奉進康壽竟不從壯以為人之大節惟在忠孝既報父讐又欲使壽奉晉及壽不從遂稱病去終身不入成都又冉閔慕儁時有隴西辛謐者故晉散騎常侍也歷劉石之世不就徵辟至是閔徃徵之謐因遺閔書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必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喬松之壽矣因不食而卒此

二人者三代以下不可多得直以僻在異域不與中朝士大夫交通故名不甚著耳

晉自渡江以來無規取中原之志及石虎纂趙毒痡四海庾亮兄弟乃請布軍江滸為伐趙之規王導與亮不協亦謂當舉惟大尉郗鑒太常蔡謨不以為然謨疏云為今之計當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係胡之強弱胡之強弱係虎之能否審時度力不能與虎爭也又王土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此論甚確江東形勢本是如此然直畫江之計耳及數年之後中原大亂桓溫乘之一入長安再入洛陽鼓行而西如履平地使溫有持重之策則二京已在版圖矣不知蔡公爾時當作何論

漢高帝曰為天下安用腐儒也此言太過雖然天下事真有壞於腐儒者如晉室東遷偷安江介李氏據蜀石氏據趙太江以北不知有晉久矣慕容父子以遼左一隅西向鬪趙以有燕冀之土而心在晉室辭稱復仇徒欲得晉之封爵以鎮撫其國乃遣劉翔越海入奏献趙之捷以請析珪之命朝議乃謂漢魏以來無封異姓為王者反覆辯論歲餘不决及慕容皝

上表恢庾氏兄弟之罪乃懼而從之嗟夫此腐儒之効也何也慕容自王其國已二世矣予之無加於彼而可以結其心奪之無損於彼而反以携其志善計者宜何從焉彼間關萬里心在王室而一尺之組靳而不予彼即侈然自立不為晉臣晉能禁之不王邪能越海萬里而討其不庭否邪幽冀二州不為晉有久矣彼自取之而不提空名以為恩顧援漢魏故事以折之不知漢魏以來曾有方州之臣據數州之土而禀命朝廷者邪甚矣晉人之迂也其後慕容儁自立為帝即召晉使語之曰歸向汝天子語吾承人乏

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當此之時何不令尚書考故事折之邪江左諸賢無一人可敵劉翔者皆以尋常迂跡之見權天下之安危國事得無壞邪翔常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計不立將何以尊主庇民乎充等慙汗而已嗟嗟中朝公卿自標地望為一夷使所折不能置對晉之國事可無卜矣柰何論強弱之數於士馬之閒乎

夷人之性鯁直勁特有中土士人所不及者以石虎之虐屠人如草而蒲洪姚弋仲面質其過至於爾汝可謂忠於虎矣及石氏既敗中原無主請臣於晉見朝廷不振無與立功乃始徬徨自守有椎據一方之志向使二人歸晉時晉能撫而用之使之首路先驅東結慕容西連張駿以擣中原之墟河洛關陝可坐檄而定也乃江左諸賢徒養虛名終無遠略失豪傑之心沮忠義之氣蕪既稱帝涼亦自王蒲姚二酋各成伯業而晉不能得其尺土矣謂之何哉

石虎事佛甚謹浮圖澄在其國尊重擬於王者時有規誨虎無不從然虎殺人如麻窮凶極虐而澄無一言正之何也又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多發晉人以壓其氣虎乃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使之築華林苑以困之佛教以慈悲為宗以殺生為戒乃至屠刲無辜以壓王氣此何說也今世傳沙門之教往往稱浮圖澄其亦未之思邪

石虎養於石勒冉閔養於石虎其事一也勒死未幾虎殺其子而奪之虎死未幾閔殺其子而奪之其報一也天道神哉二人勇冠一世皆羿奡踣躋之流而閔為中國人承石虎之虐殲除群胡幾無遺類民心

快之

桓溫西入關中無論居民男女夾路父老垂泣北入洛陽展謁陵墓分置守吏當此時也中原故土已在掌握矣而咫尺長安不度灞水及洛陽已降又損而不守此何意也或度不能守邪抑才智有限力盡而歸邪將已有他心而恐議其後如子貢之說田常邪夫南之不可并北木之不能再實皆天道也桓溫兵薄長安而不肯進取岳飛兵臨汴水而不得成功皆非人事也

夷性固多暴戾然石虎苻生二人則慘虐之魁也虎

屠刲子孫如屠牛馬生斬艾大臣如刈草菅至於剥人面皮使之歌舞剥牛馬之皮縱之庭中以為娱樂天胡不仁生此等豺狼以雹天下殆氣運邪符生下詔曰吾殺不過千而謂之残雹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恐偃癸之言不至是也此直荑魋貙虎之群人面而冠者耳

江左名流如殷浩褚裒二庾諸王才情器識秀出人群規畫事宜亦多中竅而不能建中興之業以奬帝室何也神識有餘而朴誠不足也辟如貴家養貍五色珍奇價至數金而不能捕鼠時或趫悖乃破器傷

鷄雛耳惟桓大將軍才畧差勝兩入中原修復陵寢令終其緒業髙比桓文下同信越而臣節不純為世大戮才之難成亦可恨也王右軍不得任職然其策事論人無不切中亦不究其才矣

自古用兵皆以建瓴取勝未有從卑濕之地仰面而攻者惟劉裕伐秦以水軍入河泝流而上經强魏之境直抵関門王鎮惡等遂帥舟師由河入渭以取長安可見兵家勝負惟在强弱國運興亡自有氣數地之險夷勢之髙下皆未足以論也越王勾踐闕溝商魯之間以通中國盖裕之所本也

天下之事有同事而異功者如趙武靈王及元魏太宗是也武靈以其子為王而身略地中山太宗以其子御國而身南向征討其事一也趙以之亂魏以之昌則所用之人不同耳趙以李兑構亂而魏以長孫嵩崔浩諸人居守且主父憐故太子章有兩王之志而魏主委用太子正以係屬人心其情亦不同也

崔浩李泌二人才識相似决筴制勝較若指掌叅之良平未必多讓又皆好神仙服食亦甚相類然泌逢仁明之主故得逍遥物外而浩蹋踏虜廷委身夷主功烈盖世不免於死語曰言事百全至身而齒幾謂

浩乎以此言之不及泌矣

老莊之道本齊死生而神仙之術欲求不死其道不同也乃養生家流附會其説以道德南華為談玄之祖斯已謬矣故劉生七畧以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伎後世又有符水禁呪之術始於張道陵亦附之道家其説愈遠矣北魏時嵩山道士寇謙之修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式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盖合服食禁呪而一歸之道家矣

後魏遣其臣于什門使燕為燕所留二十一年終不

屈節燕既稱藩乃送什門於魏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可謂當矣夫人亦在所處耳武持漢節千古傳其風烈什門委身虜朝致死効節史冊僻左知者無幾豈以所處不同邪

魏世祖伐凉州命群臣議之皆謂凉水以西地皆枯石絕無水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崔浩折之曰漢書地理志稱凉州畜牧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魏主乃决意西征至則水草豐饒乃無燥地世言百聞不如一見然讀書當以意推之如浩非藉二語何以折廷議士不博聞習事欲談天下利害真妄論也

崔浩之死宜也夫史者所以記人主之善惡以為萬世勸戒是非褒貶其誰敢私然天下之事有體有情彼臣夫從萬世之後褒刺前王以列國之臣臧否他主於體甚易於情未難也至如載筆記言在主左右以體言之則史臣也以情言之則君父也第敢據書直書以俟後哲之評避人焚草以掩君父之過豈有刊之於石列之於市使行道之人忿恚不平者浩之死宜也古之為良臣者至周公而止古之為信史者至春秋而極周公為王請命藏其書於金滕孔子因魯史舊文為其君諱世不以為誣也柰何責直揚惡以憐殺身之禍死不足以成仁亡不足以訐義君子奚取焉高允對太子曰崔浩孤負至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正體未為多違允之見亦狹矣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人子為其父母雖章布之微行業無取猶為之志傳以永其名豈有播其君父之惡以示天下而以為直筆是操羊為董狐也曰如此則善惡之迹將何所寄而褒貶之義將何所取乎曰吾非以為不當直書也但宜藏之石室以埀後世不當播之通衢耳司馬氏世典太史其為史記猶藏

之名山數世乃出浩不聞邪

晉世初設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至宋孝武帝欲重其選又以選曹權重分吏部尚書為二人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其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可見天下之勢輕重所趨極不可返雖以人主之意為之低昂亦有不能總之人心風俗日趨於競則隆於樞要而輕於清華此非盛世之風也

自古奸雄竊人之國雖僥倖一時不勞餘力然其後

種類相殘必自相殄殲盡而後已此天道也自晉以
後代有之其甚若如宋文帝之子十餘人前後誅夷
武帝之子二十八人同時就戮自古骨肉相屠未有
甚於劉氏者不仁而得天下其禍如此烈也然推致
亂之由亦謀之不臧而已自彭城王義康以親賢佐
理權位日隆人心皆附為時主所忌以至於死義恭
懲之傴僂恪慎竟亦不免其勢使之然也夫尊尊親
親周道也然臣不皆周召主不皆成康則死權不如
保貴亦較然矣宋齊之代宗室屬尊者不問賢愚即
以宰衡自處乃至孩抱三尺付以方州至有未能嘻

咲而身首梟夷彼何罪也明帝殺建安王休仁每謂
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隣少便欵狎景和太始之間
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
已因流涕不自勝以此觀之屠戮之慘豈獨其主不
仁亦其勢使之然也悲夫

南宋明帝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
時建安王休仁勸其早為之所於是世祖二十八子
無遺種矣已而自為明帝所誅乃罵曰孝武以誅鉏
兄弟子孫滅絶今復為爾宋祚其能久乎休仁徒知
誅鉏兄弟之禍不知須臾兄弟之子至於二十八人
同時就死而欵保其身何不思甚也然明帝之於休
仁則召德甚矣方廢帝陵虐諸父以明帝體肥號為
豬王一日忤旨使人擔付大官休仁咲曰豬未應死
廢帝問其狀曰明年生皇太子殺取肺肝廢帝乃止
是明帝所以不死若休仁之力也乃後忌其地望齎
藥賜死曰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此謂之報德邪亦
孝武之靈假手明帝以報之邪天網恢恢豈不大哉

後魏顯祖年未弱冠好黄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沙
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已遂内禪手
挈神器付之五歲小兒亦是異事其雅尚沖懷使在

士人當為名品然非帝王之盛節也馮太后淫雲無
比顯祖常殺其所幸李奕太后恨之遂賜酖毒惜哉
所謂豹養其内虎食其外者邪

後魏馮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膳羞
減於故事十七八而猜忍多權數以顯祖殺其幸臣
至行酖毒後高祖至孝事無大小皆仰成太后太后
往往專决不復關白於帝所幸外嬖爵至侯王賞賜
數萬然又外攸人望如東陽王丕游明根等皆極其
優厚每褒賞疊寵輒以丕等參之以示不私此呂武
之儔也傾人有才數往往濟其淫雲詩謂無非無儀

眞至言哉
袁粲褚淵並一時之秀也及齊祖代宋粲據石頭死戰而淵為佐命元勲二子齊名亦不謀矣淵之戴齊也其從弟炤對客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成一名士邪痛哉斯言士之立身一何容易彥回後為齊相入朝以腰扇障面劉祥譏之曰作如此舉措羞面見人障扇何益不知彥回於此作何面目淵子賁痛父失節終身不仕其志有足悲者中愧其弟下愧其子吾為彥回痛之

褚淵王儉范雲沈約皆江左名流人文領袖淵儉宋臣也為齊佐命雲約齊臣也為梁首功士之難知亦已甚矣自古受命之君何嘗不延攬時英以為羽翼然士之自處亦自有道朝綰一綬夕更一綬正有何榮耳心若此亦足悲矣原諸子生平本以文雅風流為浮華標幟固未嘗聞聖賢之道有豪傑之圖士之處世不可無學不可無志一念少差永沉業海可為寒心哉
齊宋禪代時朝省大臣惟侍中謝朏不肯折節或請殺之齊祖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英主識畧自與常人不同以此推其心范沈諸人未必不為所薄也
北魏之治至孝文而盛其國勢至孝文而衰何也孝文乘累世之業當隆平之期厖政修刑制禮考憲聲名文物煥若可觀仁厚似漢文而修之以儒術好古似漢明而加之以英武蓋不止用夏變夷且有志三代之盛者矣豈非後世令主哉然以其國勢揆之則有不相宜者何也中國之於夷狄長技不同情勢亦異夷之所以能勝中國者徒以其質朴武健不好文飾而已若使觧其弓釰而習為禮文則三尺之童可

以掎角故趙武靈王欲取胡地舉國胡服以有代中山之土今也舉魋結之民而易以冠帶使其精神氣志日趨於華靡而流於宴安與有國之初大不相侔矣且拓跋由漢北南遷建國舊土居天下精兵處故能北控柔然西平涼夏東掠燕遼南向而制江左孝文惡其陋也舉國而遷之洛陽失地利矣夫以胡虜百年之運聲教未洽而欲宅中國大比迹成周不亦遠乎故曰魏之國勢至是而衰也
魏孝文之孝古帝王不能加也然而太過何也馮后以才數臨朝總攬大柄宣淫敗紀穢德彰聞孝文不

能禁也又從而將順之太后臨王歆之第帝則從往視王歆之疾帝則從往豈以歆為大臣當以禮御之邪乃不察其由進乎且馮后忌其英明欲殺之者數矣其不為廬陵者一間耳夫孝未有過者親失行而不正此所謂過也正之柰何曰諭太后以道裁左右以法而為之內外之防可矣

南北朝紀綱風俗事事相反魏法太峻江南法太弛魏士人朴實而陋江南華而好名魏士賤而民稀江南民富而敝魏君臣之分太嚴江南上下無章總之北方猶有古風南則敝矣

天下事無大小要自天理人情推之雖目前有得失必無後悔如較計目前利害不顧人情天理即有益於身家亦何顏面況反受其凶乎南史齊武帝時巴東王子響出鎮荊州為參佐所持不勝忿恨殺長史司馬以下八人武帝遣戴僧靜討之僧靜曰巴東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之子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僧靜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喜之乃遣茹法亮尹略等往討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欲還闕受罪二人不肯上又遣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將白衣左右乘舴艋還朝順之迎而殺之後武帝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鳴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上思子響因嗚咽流涕順之慚懼而死此事與戾太子相類皆為左右所持不得見上計畫無復之耳然戾園反迹已著固難解說巴東本無逆迹而順之等直以討擊為功不顧情理使無知童孺隕於非命傷其父子之情本之為一時利害所惑也其視僧靜所見何其遠邪

南史齊武帝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以鴨臛起麵餅孝皇帝以筍鴨卵高皇帝以肉膾葅羮昭皇帝茗粣炙魚皆所嗜也司馬公謂其非禮其說本於屈

文之去芰子竊以為過矣夫子之事親與臣之事君不同事親以情勝事君以理勝故先王制禮必本人情理有經常情以事異事死如生思其所嗜禮也親而有所嗜人子有不周求以充其欲者乎生而從之死而違之非如生也人子而思親之嗜古人所謂孝安在其干國之典邪若夫季氏之用八佾則干耳

王融在竟陵八友之列自倚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直省中撫案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槌車壁嘆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其躁競如此會武帝不豫融即欲矯詔立子良

為西昌所阻事不得行鬱林即位乃收融下獄死才二十七耳以融之才地第令少加恬靜何患不至公輔而患得嗜進不顧利害以至於死且子良傾身下士有陳思之風而不免憂死正以融乘危邀幸以速其禍也夫輕躁之士凶於其家而害於其主有天下者不可不遠哉

自古敵國遣使好為誕謾之辭張大其國以凌敵人自春秋名賢所不能免其實非體魏孝文遣王清石使江南則戒之曰凡使人以和為貴勿迭相矜誇見於辭色失將命之體予謂孝文此言大有識見所謂

不辱君命者正是以君子之道自處使敵人心服方為得體若第以口語凌轢鬪捷取羸正如婢子反唇互有詬辱何益於國且夫國之強弱固不在此也

恩怨之報有理所不通者佛家所謂夙世冤也如齊高帝革命西昌侯鸞實羽翼之鸞高帝從子也以其少孤子而畜之及後鬱林不君鸞親殺之海陵即位又遽奪之殺高武子孫殆無遺類於報應何如冤業之說儒者所不信以此觀之其殆有焉

自晉宋以來諸王出為刺史皆置典籤一方之事悉以委之即刺史美惡皆出其口刺史以下折節奉之如恐不及此所謂舛也原其所由蓋以諸王年少或在襁褓出鎮方州帷幄之權不得不有所寄耳南齊時南海王子罕戍瑯琊欲往遊東堂典籤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遊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以典籤不在不敢與其受制如此及蕭鸞除高帝子孫皆令典籤殺之無一人能拒者法之敝也乃至於是然其失不在置典籤在使少王出鎮耳

北魏孝文太平令主本非戡亂之才乃不自揆量有志混一至再舉六師遠臨江徼而不能有尺寸之地

蓋雖外慕雄圖中情怯耳何也孝文既以蕭鸞篡弒遠興問罪之師則宜鳴鼓聲罪播告萬方名其為賊敵乃可服而過為禮讓文告不修至於兵臨壽陽齊吏問故乃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違齊使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乃始以廢立之事詰之齊使片言支拒孝文語塞世豈有理直詞窮若此者邪詳其風旨直似儒生作文字語罵賊賊初不辱而氣已索矣使劉淵石勒處此當有一番精神令人快意也且其兵已臨江以馮誕之喪反而哭之遂不能前行一步是何氣魄又其初出壽陽則頓兵鍾

雖再出襄陽則頓兵懸瓠以蔿乘之師伐人於數千里之外進不能直擣都邑搖其根本旁不能進據大鎮制其險夷而老師費日徘徊孤城曠歲彌時不克而返於用兵之道遠矣

亡國之主其愚亦出天賦齊祖受禪宋主自宮中出猶謂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梁兵已圍建康宮中有數百其務左右請為城防東昏猶欲留作殿不肯與之無知至於如此即使忠臣輔之亦不能為况在好桂脾睨中邪

沈休文乃賈充之流耳梁武初平建康陰有受禪之

志約從而贊決之又責范雲獨專其功及武帝受禪奉齊主為巴陵王欲處之南海約乃勸曰今與古異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武帝頷之遣使殺王後約被武帝面責恍惚歸家夢齊主以劍斷其舌未幾遂死亂賊之報昭昭如此猶謂無鬼神邪

梁武受禪附而成之者沈約范雲也守節不屈者謝朏何胤也然武帝尊禮何謝如恐不及而賤薄范沈若不足惜者何英主之識略自非常人所及而諛臣之狀態積為人主所窺也夫在彼欲其應我故事機之會求其助而須之在我欲其習人故無事之時度其情而賤之矣可不悲邪然何胤謝朏又自不同朏在江左素有重名齊氏受禪嘗訪於朏朏正言拒之及今奉璽革命朏與何胤何點同隱東山武帝召之二何皆不就朏乃輕舟詣闕角巾見上即以司徒處之朏之名德本在何上然二何往而不返朏乃不終其志如此以方沈范又五十百步之間為可惜也

宋孝武斬艾兄弟及子而絕宋明帝又盡殺孝武子孫及子而亡齊高帝盡殺宋氏之後及子而弒齊明帝又盡殺高帝諸王及子而殲所以二代血屬幾無遺種梁武革命乃召子恪子範等諭之曰江左以來

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於是子範兄弟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梁武享國四十祀江左歷朝未有其比而子孫蕃盛至隋唐之際尤多顯者天道惡殺鬼神佑善其報之不爽如此不然以梁武之功名豈遠出宋齊之上而身享太平之福至於四五十年上同漢武下比唐玄非其仁心所格何以臻此此世之為暴者可以鑒矣

江北自五胡以來亂無寧日及元魏孝文之世天下承平政令寧一可數十年江南自東晉以來亂無寧日至梁武帝之世喪亂少息民得安枕者亦數十年

何治日之火亂日之多如二主者可謂賢矣無亦天心厭亂殺運一終而二主適逢其時邪

自漢武帝欲立孝昭先殺鉤弋夫人其後元魏諸君遂以為故事每將立太子必先殺其生母是後妃嬪有子應為太子者皆不敢舉及胡充華選入掖庭同列以故祝之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柰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又不可曰男生身死所不憾也及生子詡立為太子充華亦不見殺肅宗即位尊為太后亂政專權幾不可制夫魏之法慘矣然觀胡后

之亂則殺者為是邪

梁武與沈約范雲任昉同在竟陵王幕號為八友本以詞翰相標及武帝即位與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條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上聞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諫而止南朝君臣以文章技藝相高如此豈王者之體宜其偏安江沱不能混一也

天下之事各自有機以古裁今祇見其泥耳元魏敬宗欲誅爾朱榮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問王允殺董卓故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於是手劍誅榮爾朱之族擁兵如故餘孽四起敬宗遇弒繼立三主相繼受屠而高齊之業起矣夫榮之與卓其勢同也一以不赦生亂一以不除生亂機不同也談天下者慎不可泥哉

六朝君臣之禮江北太嚴江南太褻以江北言之胡太后入絹藏令王公太人各自負絹彌力取之尚書令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仆於地以王侯公卿上所改容禮貌而使之負絹是徒隸畜之也江南又不然人主面字其臣及諱其先世王謝大族驕恣偃蹇居然無上下之分亦大無紀矣朝廷之待臣下自有一定之體過與不及均為失禮

梁祚之不延有以哉以昭明之哲文而不得保其年亦天意邪然武帝之子若豫章王綜姪若臨賀王正德皆叛國出奔躬為惡逆武帝猶容忍之而昭明之賢乃以小事被讒使之幽鬱而死且終身啣之不肯立其子子之賢不肖如彼而君父之喜怒如此豈非天奪其魄邪

王衍識石勒於上東門而追之不及高歡一見宇文泰奇其狀貌竟不能留而遣之皆天意也二人者挺身胡羯之中其風神志氣必有大過人者故衍歎從風塵中識之天之生人固自不偶有如此兩人者使

之無事其可得邪

魏孝武既與高歡構隙因謀入關就宇文泰廷臣亦多勸西幸者東郡太守裴俠謂王思政曰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孝武入關卒為所害當時事勢豈待智者能料而廷臣無及之者何邪國而至是亦可悲矣

夷人每有至性非中土所及如元魏賀拔勝南附梁武待之極厚及思歸遣還帝親餞之於南苑勝懷上恩見禽獸南向者皆不射之唐太宗以外夷酋長列

為宿衛大帝祔之亦厚大帝之喪夷酋剺面自剌者數十人此皆中國所不及也

梁武帝一塔之費動以巨億而宗廟會同不殺牲牢且曰吾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皆資顧借以成其事竟不知武帝所私食者何國之食所顧借者何國之民身為天下國家之主而云不食國家此詞之不可通者祇見其愚且蔽也

侯景既破臺城入見武帝於太極東堂武帝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得無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其下曰吾常跨馬對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懾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以景之驍桀暴伉勢若無前武帝當存亡死生之際猶能折其雄心使之惶怖帝王器度必有非常人所及者矣

侯景之亂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蕭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此名言也世人若不求利即無害若不求福即無禍何也有利則有害有福即有禍也有利而無害者無心於求利者也有福而無

禍者無心於求福者也福禍利害之際惟無心焉可矣

高洋為其兄澄所忌深自韜晦言不出口每退朝還第輙閉閤靜坐雖對妻子竟日不言當時不知者以為沉靜一旦代澄即移魏祚厥後淫虐兇狠人類所無視其韜匿之時如二人矣夫人之不易知如此世有以一時之舉措而定終身之品流者宜其多舛也

侯景將殺簡文使王偉等進酒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上壽因齎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既醉而寢偉

等以土嚢壓之而殂常考江南好文之主至梁氏極
盛昭明一代才人不幸早世簡文孝元二主博學工
文才情冠世然皆不保首領以以文之無益於君德
如此簡文為侯景所幽無復侍中及帋乃書壁及板
障為詩及文數百篇辭極悽愴如此而文不如無文
魏兵南下元帝與群臣戎服講老子以至於敗如此
而談不如無談

魏兵入江陵梁元帝入東閣竹殿焚古今圖書十四
萬卷又以寶劍斫柱令斷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
嗟夫以圖史為文劒戟為武所謂識其小者也志量

如此安得不亡哉謂湘東何意焚書曰讀書萬卷猶有
今日故焚之其不達君人之道如此使與魏氏父子
横槊江上不及遠矣

梁氏忠臣王琳一人而已方其率交廣之兵入援江
陵江陵不守建康改禪間關播越奉永嘉王而立之
永嘉兵敗又與之入齊欲以一旅興復卧薪嘗膽未
嘗須臾忘陳氏也琳後為呉明徹所禽故麾下將卒
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為之請命田夫野老知與不
知無不流涕忠義之感人如此當六代遞遷之時君
如傳舍而琳乃身冒百艱以明大義江左文藝之流

髙自標榜者不當愧死邪

髙洋之殂也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但憐正道尚幼
人將奪之耳因謂常山王演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及
正道即位演入宮為變帝曰但匃兒命兒自下殿去
婁太后亦謂演曰勿令濟南有他及演有疾徵正道
殺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三演不對太后曰殺之
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於是以長廣王湛嗣位演與
湛書曰百年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効前人也湛既即
位亦召樂陵王百年殺之嗟夫湛與演之惡則均矣
演不能容一正道而欲使湛容百年不亦惑邪楚靈

王有言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夫天道之報施
不爽毫髮如此而况人邪行不絕於世何邪湛之殺
百年也使使召之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與其妃斛
律氏及百年捶死妃握玦哀號不食月餘而死玦猶
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此事令人傷心
彼湛亦何心腸忍使至此邪

趙高說二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無為自若和士開
說北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
異陛下及少壯極意為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自古
小人訶諛人主莫不以此動之人主見其適意并心

縱欲至於求為黠首亦不可得安在其取快耶

北齊王使和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竟為士開所陷握槊黠籌可作一對

六朝御史中丞最重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遥駐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遲違則前驅以赤棒捧之北齊高湛以東平王儼為司徒領御史中丞上日與皇后張幕觀遣中使趣之赤棒卒應聲碎其鞍帝后大笑時儼十歲餘耳世祖既殂儼率兵誅和士開遂為後主所殺夫以十歲小兒使之身蕉

將相握兵柄以相戲咲此殺之之道也儼之誅士開斛律光聞之拊掌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徒快士開之死耳曾不思國有常憲官有常守儼以垂髫之年親為介弟位居三公不請命人主而稱兵闕下誅其幸臣此謂國有法邪光徒以士開之死為快而不思儼之死可悲也

北齊畢義雲為治酷忍非人理所及於家尤甚其後為盜所殺遺其刀驗之乃其子善昭所佩刀也有司執善昭誅之予以為有司過也善昭設殺其父必不遺刀蓋盜為此謀以殺其子耳

六朝君臣上下絶無禮體江左呢於風流江北雜於夷俗非峻而少恩則混而無別其於失禮一也試舉一二如侯安都自恃其功至借陳主別殿以宴其妻妾南面正坐使賓客上壽如在帝前此何體也周主於禁中見宇文護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侍立於旁此倒置也夫瀆則生亂陵則導奸非臣節不終則主恩不竟君臣之間必有受其敗者故安都伏及於陳而宇文見酖於周也

北齊主緯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豎賢聲和之曲終樂闋無不隕涕故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嗟夫齊之無愁曲陳之臨春樂皆所謂亡國音也

夫成敗存亡之機有决於一轉眄間者如北齊之亡是也周人已取平陽高緯自將攻之平陽且陷矣緯敕將士毋入召馮淑妃觀之妃方粧畫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後與周主對戰兵纔合又與馮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緯即以淑妃奔走兵遂大敗以至於亡將百萬之師决勝於頃刻而與一婦人同觀如此而不亡者未之有者也淑妃本穆后之婢所謂馮小憐者以一婢亡國不亦耻

耶
北齊之亡也廣寧王孝珩嘆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
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蓋自文襄以下皆
多夭折或横相屠戮不得良死一則生長富貴縱慾
忘身一則狃習驕恣骨肉相殘三代以下人主不講
於帝王之學以至不保其身何但高氏而諉之於命
則過矣齊之亡也得免者二人馬仁英以清狂仁雅
以瘖疾故造物於人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此支
離所以攘臂也
北齊之將亡也於宮中立貧兒材行乞其中後周之

將亡也於宮中作乞寒胡戲二者皆讖也
後周武帝平齊得李德林謂臣下曰吾嘗謂德林天
上今乃其得其驅使及天元殂楊堅得政使人謂德
林曰經國任重欲與公共事德林曰願以死奉公是
德林數年之中由齊而周由周而惰也天上人固若
此耶
王莽篡漢以平帝后為黃皇室主楊堅篡惰以宣帝
后為安樂公主二后皆憤惋不平以至於死二父慙
之所謂逐麋之犬不暇顧兎於人心天理何如
蘇威言於惰文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
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趙普對太宗曰臣以半部
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以半部論語佐陛下致太平二
公皆佐命元勳資以致君者如此書豈在多耶然普
之論語雖未盡用而未大相遠至於威之孝經讀卷
中何等語也文帝創業之初威不與其謀可謂潔已
矣及江都既敗僭竊並起威以八十故老奔走王竇
之間以保旦夕之喘所謂終於事君者耶
江左歷朝惟蕭氏享國最久蓋齊梁一族合之已數
十年蕭詧據江陵數百里之地以事周惰又三十餘
年而蕭銑再據江南幅員數千里上繼齊梁則百年

以上矣
陳後主之入惰也文帝待之甚厚每預宴恐其傷心
不奏吳音後主以朝無秩位願得一官號文帝曰叔
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與其子
弟日飲一石文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
爾何以過日世皆咲其昏愚予謂六朝亡國之主無
一人得免惟叔寶無恙正賴此耳此與安樂公對司
馬文王相似
史稱楊素第宅華侈制擬宮禁後庭妓妾曳羅綺者
以千數其富如此第舉一事如素搆太子勇之罪以

為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嘗飼馬千匹勇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古時将相豪富往往如此禮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齊景公負海千里有馬千駟世猶侈之今以将相大臣馬至數萬即今之御廐所不及也亦太溢哉

隋文帝見蜀王秀不才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虫所損食耳吾嘗服其名言自古以來擅萬乘之威據四海之籍一夫作亂而七廟為墟一嬖惑心而萬邦瓦解者皆毛間之虫也何但子之賢不肖然邪

文中子三代之儒也談不為玄誕行不為僻左出處語默左矩右規聖人之徒也惟續經中說涉於兒戲為有識所笑耳楊素勸文仲子仕而不從蔡京聘楊龜山而出迹二子之行藏則優劣較然矣而世猶呶呶然高下之豈未考其行邪

自漢以降天下戶口莫盛於開皇而南北多少之數與後世有大相遠者周之平齊也得戶三百三萬隋之代周也戶不滿四十萬陳之亡也戶不滿六十萬總計隋初見戶原止四百餘萬開隴巴蜀以四十萬江淮吳越以六十萬其餘三百餘萬盡在河洛燕齊之間至開皇末年戶倍其初故至八百九十萬戶想其多少之分亦畧倣此也然考之典午渡江中原諸郡俱牧戎馬至數百年戶宜少而反多江左數十州人民生聚遠出中原戶宜多而反少其故何也北之政雲故下無隱奸南之政寬故民有遺賦北之民朴故數不敢蔽南之民慝故算不盡登也隆污緩急之故此足以觀矣

楊廣奪嫡之謀成於楊素弑逆之迹假於張衡二人之於煬帝有功之臣也然素為煬帝所忌至欲以毒酒殺之衡竟賜死衡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

嗟夫使亂臣賊子長有富貴無天道之極矣彼煬帝之心豈無真識當其同謀之時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也何至後日而始猜忌之邪

夫窮兵遠涉利在用寡失在用衆郅支樓蘭遠廢萬里漢使用一劒之任而成高麗近在海陬煬帝将百萬之師以劒豈百萬不若一劒哉衆寡之用懸而遠近之情異也

讀史漫録卷六終

東阿穀城山人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唐高祖至玄宗

唐高祖起兵先詐爲勅書發大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期歳暮集涿郡擊高麗於是人情恟恟莫不思亂此伍被欲淮南之謀也又高祖起兵時突厥入寇晉陽部將戰死城中恟懼乃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從他道入如援兵狀突厥疑之留二日而去此董卓入洛陽之計也古人識見

畧同或求古人已試之畧往往可以集事此其驗也

唐高祖稱臣突厥不爲資其士馬也蓋恐劉武周引之乘虛入晉陽故以此縻之得從容入關無内顧耳方突厥送馬千匹互市高祖擇其善者止市其半將士請以私錢市其餘馬高祖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止恐汝不能市也及命劉文靜請兵突厥私謂之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蠧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聊欲借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觀其舉措突厥固在股掌上矣豈如石晋所爲然至於稱臣則不可也

唐初諸雄惟李密大有識畧其所驅策皆一時豪傑如單雄信程知節徐世勣秦叔寶之流勇冠三軍而房玄齡魏徵之流爲之居中謀畫又其行軍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固一世之雄而不能成功者其計畫失也方楊玄感之反密爲之畫三策而玄感用其下以敗密三策以爲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南有大海北有強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欲令長驅入薊絶其歸路此爲上策其次欲令鼓行西入直取長安號召天下此爲中策其下策乃襲東都耳玄感不從故

亡不旋踵密之識畧如此使其得自用之天下可取也及其自爲則又不能遠出玄感之上何也密西據洛口東據黎陽以絶隋之咽喉固未爲失筭也然上不能從柴孝和之計西據關中下不能從徐洪客之策東襲江都而徘徊洛城與世充爭一旦之命使唐公得以其間入關據圖而密事去矣豈其所用者亦下策邪玄感先從密則隋不至江都密後從孝和則唐不入關始之爲人謀何其明而自畫又何疎也無乃瞬息之間形移勢敗有不能自由者邪

唐太宗之世隋氏舊臣罔不登用如蕭瑀陳叔達帝

王之後人望所歸用之是也至於宇文士及封德彝
躬為大逆裴矩逢君之惡以亡其國此而不誅固以
失刑矣又委以輔弼置在左右使貞臣直士與之比
肩不亦羞朝廷辱當世之士邪煬帝之亡固所自致
而封德彝裴矩阿縱之罪尤不可逭及江都之役化
及使德彝數煬帝之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
彝赧然而退人有如此大逆而太宗猶大用之是以
逆訓天下也不聞丁公故事耶
唐兵之起也諸將勸以擁立代王高祖曰如此掩耳
盜鍾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及有相國九錫之命又

曰此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孤常非咲又曰堯舜湯
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
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觀此數語真帝王之
言自漢高以來無此器度太宗不及也惜其時佐命
諸臣無王佐之才為之夾輔故所以覆此者未善耳
誠知夏商之末不可以比唐虞則從徐洪客之畫聲
罪致討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如湯武之征伐可矣而
徘徊不決卒蹈魏晉之轍豈其心亦有不忍邪要之
取天下者亦因民之耳目夏商之末固不可同於唐
虞而隋之末亦不可同於秦世何也六國之後天下
習於縱橫故漢以六國之衆伐秦六朝之末天下習
於禪代故唐以晉陽之甲入輔不然則民之耳目未
可忽也然亦難以比德於商周矣
隋末群雄蜂沸跨有土宇盜竊名號者不可勝數王
世充據洛陽李密據河陽宇文化及由江都而北竇
建德據河北劉武周據雁門梁師都據朔方羅藝據
幽州杜伏威據淮南李子通據江都林士弘據豫章
蕭銑據江陵朱粲據襄陽薛舉據秦隴李軌據河西
大小不同然天下無慮大抵皆有伯畜無隙地矣然
惟唐得之者以其先據關中有扼吭拊背之勢也群

雄之中李密竇建德蕭銑為正銑以梁室之胄恢復
故疆方以昭烈未為多讓密以公卿之子為人望所
歸其起義之迹與唐相類而名義為正至如建德真
有帝王之畧其措置規模不在唐氏之下第才與勢
不侔耳就三人中論之密坐失良圖徘徊歧路其敗
宜矣銑即有成不過畫江而守皆非唐敵惟使建德
有過人之才據形勝之地唐之為唐未可知也世安
可以成敗論人哉
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
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曰已獲密矣士卒皆呼萬歲

容衆遂潰此亦一奇也

李密之降唐也唐以為光禄卿有司供待甚薄朝廷又多輕之密遂怨望而去予謂高祖之處密不如漢之待黥布矣然事亦有不同者何也密非布比也布於楚漢投足勢移漢方藉以滅楚不得不先折其氣而後收其心至如密者直一楚囚耳唐徒欲除之無所資其用故先慰其心而後銷其望英主之駕馭必有以矣彼李密者唐豈不知其叛哉以為樊籠之物任其去來不出吾手耳

李密能得士心如徐世勣王伯當賈閏甫輩皆忠於

所事可謂難矣第其謀畫亦未有過人者密已入長安伯當亦仕朝廷見密受辱勸之出奔密已出長安朝廷降勑招之閏甫即勸之還朝此二人者皆非也密已入長安勢不可復出出則死密已出長安勢不可復入入則死而二人之畫如此徘徊死生之際決策無人安得不敗邪

武德中幽州沙門高曇成擁衆起兵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為邪輸皇后改元法輪後為高開道所并此可作一咲沙門為帝尼姑為后當令何人作太子也

宇文化及之在聊城也竇建德謂其下曰吾為隋民隋為吾君今化及弑逆乃吾仇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攻聊城生禽化及先謁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収撫存百官然後執化及之黨集隋官而斬之予讀其事壯之建德隋之編民耳猶能伏義執言雪君父之恨唐祖身為大臣受其茅土乃取而代之不有愧於建德邪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分將士身無所取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才十餘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其施為規畧亦豈出唐氏之下哉然竟不能成者才不逮也嘗

以為建德之才不逮項羽而德義過之即帝業不成亦草昧英雄之冠也

封德彝之降也高祖以其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尋拜內史侍郎甚哉高祖之暗也即已知其諂巧矣則所謂秘策者無論何事皆其諂巧之實而忽焉悅之何其無特操也使遇漢祖直烹之耳安所効其秘策邪

王莽之簒漢也劉歆為之著符命王世充之簒隋也孔穎達為之草禪儀二子皆名儒也為利害所惑以至丹心從亂故孔子之許由求惟曰弑父與君亦不

從也以升堂高第所許僅如此臨大節而不奪亦士之所難矣經術之士必如二子則秦人焚書恨未盡也悲夫

竇建德行事煞有過人處試舉一二如滑州刺史王軌為其奴所殺携首詣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反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其旁州縣亦皆望風降附光武之侯龍奴不及是也李世勣以其父被虜不得已降建德已而歸唐群臣請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項羽之烹陵母不及是

也第無論其成敗英識偉度逈出群雄矣

成敗興亡之機有一言而定者此士之所以貴智也秦王圍王世充而竇建德救之合兵數十萬水陸並進其勢盛矣蕭瑀屈突通等皆以為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不如退保新安以乘其弊諸將皆以為然惟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惟乏粮食為我所持建德親率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慎勿與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兩旬二主就縛矣秦王從之已而建德世充一舉而敗秦王振旅長安面縛二主功名之盛振古所無皆薛收一言之力也當時謀臣猛將布列如雲而成敗之機决於書生一言故知天下有識之士與被堅執銳者功相萬也雖然奇謀深識何處不有顧用否何如耳建德迫於虎牢兵不得進其妻曹氏勸令乘唐之虛自滏口北進以取汾晉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旋師自救洛陽之圍何憂不解建德不能從而敗此孫子救趙之策建德能用

之未必無救於世充之亡而可以成建德之業不惟免於敗而已秦王能用一書生之言而二國為擒建德不能用一婦人之言而一敗塗地謀之所係大也

唐初諸臣以房杜為冠冕今觀杜如晦一事於君子之道有未純者如晦叔父杜淹事王世充素與如晦兄弟不協嘗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幾死楚客曾無怨色及洛陽平杜淹當死楚客涕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向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内相殘而盡豈不痛哉欲自刎如晦乃為之請淹得免死楚客可謂仁矣如晦以盛世名卿比迹

蕭曹而不能容其叔父其於大臣之風何如也以此佐太宗能使禁門蹀血不見於武德時邪故中山之相必取放麑良有以矣

唐祖開國自入關之後西克薛舉北平武周東并鄭夏皆秦王之功也至於江南數州荊楚交廣則蕭銑所據江淮吳越則杜伏威所據於天下居半也然皆李靖所平靖先從巴蜀平銑南定交廣及杜伏威入朝而輔公祏反其地靖又往平之故自大江以南巴蜀荊楚吳越交廣皆靖所撫定也當時諸將如尉遲叔寶知節世勣皆從太宗征戰策敵制勝決於太宗

諸將稟成而已惟靖專師別將平定數十州方之漢初則淮陰侯之已事也直難易差不同耳

蕭銑仁君也方江陵受圍謂其群下曰天不作梁不可復支矣若不待力屈則百姓受患柰何以我一人之故使百姓陷於塗炭即下令開門出降帥群臣詣軍門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罪願無殺掠予讀其事悲之假使守承平之業足為令主力屈勢窮以至于敗猶有仁者之言唐祖不能優禮而殺之都市誠何心哉

馮氏世掌交州歷事梁陳隋唐忠貞不二皆洗夫人主之也夫人之子馮盎繼掌州事值唐初興或說盎曰唐始定中原未能及遠公所領二十州地廣於趙佗宜自王南越盎曰吾家居此五世矣為牧伯者不出吾門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為先人羞敢効趙佗自王一方乎遂以嶺南內附夫有尉佗之勢而不為王越之謀此盎之忠且智也然亦可以見唐之威德過於漢初矣

唐太宗以建成之釁父子之間頗不相中史臣承望風旨一切愚暗可咲之事皆歸之高祖其父子君臣不明大義如此姑舉一二事如云劉黑闥重反隱太

子討平之高祖將使唐儉往盡殺其黨以空山東男女十五以上皆阬之小弱及婦女總驅入關以實京邑太宗諫曰惟德動天惟恩容衆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蠶綿之鄉今一旦見其反覆盡戮無辜恐以殺不能止亂非行弔伐之道其事遂寢又云或說上曰突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高祖從之令行視樊鄧之間將徙都爲建成元吉皆賛成其策太宗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聖武龍興光宅中夏柰何以胡寇擾亂遽遷都以避之為百世咲乎願假臣數年之

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高祖乃止史臣記此二事以高祖為何如主哉徒欲歸美太宗不暇為高祖地如果有此則高祖乃一愚樸無知之人耳即以之守成尚不可保況能以一旅之師平定天下邪高祖之才雖不及太宗而其器度汪洋驅策豪傑尚出太宗之上未可以為愚暗也太宗欲自擅開創之功故善則歸己史臣欲成就太宗之志故過則歸親君臣父子之間不相顧藉如此綱常掃地盡矣而欲貽謨後世比三代之隆其可得乎

建成之死非太宗殺之也高祖殺之也何也唐之天

下太宗所取也建成元吉雖統兵畧地不為無功比之太宗何啻霄壤且太宗之為人高祖所知也其父之不容何有於兄弟然則建成之不終不待智者而策矣高祖誠欲全之封之大國奪之兵權可也建成誠欲自全力辭潛邸退就藩維可也而高祖不思居然以太宗百戰之土付之建成使太宗負不賞之功處危疑之地非事理矣夫太宗能身經百戰闢地萬里以予其兄則誠賢也能身經百戰闢地萬里而自處於必死之地邪非人情矣故曰高祖殺人也然則太宗是邪曰是何言與逼父殺兄以有天下煬帝之

後亡者邪

語曰伐國不問仁人當太宗將殺建成府朝官僚腹心如房杜長孫爪牙如秦程尉遲皆日夜從臾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世勣世勣辭然太宗不重諸公而重此兩人非其良心亦有不泯者邪夫天性之愛人之所不能泯也直為利害所迫至於滅絕天理而其心未嘗不自知也當此之時以事勢動之雖拔其欲事定而疑者有為以情義動之雖拂其志事定而思者有為然則英衛二公何以不諫曰不可諫也勢已成矣諫而止之使太宗就死地二公亦不為

也

司馬公謂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予謂非也煬帝好諛矩以諛佞之太宗好諫矩以諫佞之邪正不同而趣世取寵其佞一也嗟夫論人者當求其心耳頡頏世資陰陽人主與俱上下即批鱗折檻之直可勉為也不亦沈屈原之魄而結萇弘之血邪

夫賞慶刑威帝王御世之大柄也故有功必賞有罪必刑然功而有罪則有議功之典貴而有罪則有議貴之法未有曲為遷就以賞為辱者也漢文帝之愧張武唐太宗之愧長孫順德失刑賞矣張武誠故舊

有功也以功議之順德誠貴而親也以親議之法雖不行而愧在其中矣柰何以賞辱之太宗曰彼有人性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此非御下之言也夫匪頒之典人臣之至榮也而令以為辱則人主所以榮辱天下之具無乃淆乎夫天下之頑鈍無耻至於大辟禁之猶不能止今詈以禽獸而槩不之殺則事有大於受賂者亦將甘心於禽獸而免刀鋸之刑矣人主將何以操天下之命耶太宗他日曰人主即出一言何可容易此言易也、

唐初幽州都督王君廓在州多不法及徵入朝長史

李道玄房玄齡從甥也憑君廓附書君廓書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已罪行至渭南殺驛吏而叛將奔突厥為野人所殺不識字之害至於殺身草書之禍至於殺人皆可咲也然君廓武人不惟不識字亦大不解事豈有道玄欲告其罪而附書於已者縱已不識字世間豈更無識草書者何不令其一辨而枉送死耶

突厥頡利在唐初時控弦百萬雄據北荒高祖嘗稱臣事之矣太宗即位未幾而俘之闕下使帶刀宿衛舉國為臣信不世之功也然豈盡唐之兵威能制其死盖有幾焉突利可汗者頡利之侄也建牙幽州之北部衆多叛及討回紇薛延陀其兵又敗頡利怒而撻之突利遂降中國而頡利勢弱矣夫頡利之兵不少于冒頓而漢高之勢不弱於唐初然而桀驁於彼臣伏於此者冒頓之國全而頡利之勢分也故弱虜者必先携其黨黨携則其勢孤而制勝在我矣

裴寂劉文靜才畧雖有高下然首創大謀以啟唐室則皆一代元勲乃不得與於凌烟之列何也寂本高祖所厚而太宗忌之文靜本太宗所厚而高祖忌之故文靜竄於武德之末而寂逐於貞觀之初嗟夫亦

大甚矣太宗逐寂以為武德之際賄賂公行紀綱紊亂罪皆由寂是明以上皇為失政也受禅之初即為是言令高祖聞之何以為心所謂不改父之臣者耶以此而行仁義令萬世之後皆目不知書而後可耳

漢祖唐宗皆有未央上壽之儀其事若合符節高祖自誇其功以為孰與仲多上皇亦喜太宗以胡越一家皆上皇所教非其智力所及上皇亦喜世之論者未有不多太宗之遜而左高祖之誇者也予獨以為不然父子至情要觀其真不必論其詞漢祖詞雖樸倨而情意甚真有以天下悅親之意太宗詞雖遜避

乃是曲為是語以慰安上皇之心耳蓋太宗授受之際父子之恩幾不兩全幸而彌縫不至於敗故以四夷入臣歸功高祖如人臣所云此皆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非所以施之父子也父子家庭藹然相與不言而喻如嬰兒之在乳抱無一毫文飾乃是天性何至作賓主揖讓之語而相媚說不已薄乎若高祖之對上皇猶嬰兒在膝前語也此為真矣故吾以兩未央之辭高祖為厚太宗為薄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夷狄中往往有忠義之性如漢之金日磾唐之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是也何力既破吐谷渾而薛萬均奪其功太宗欲解萬均之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群胡無知以為陛下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上善之而止此即日磾辭顧命語也可謂有士人之風矣

唐太宗臣服四夷胡越一家四夷酋長半入環衛升遐之日皆痛哭翦髮厘面割耳流血洒地那史苾契之流至欲殺身殉塟朝廷遣使敕諭乃止山陵畢日蠻夷君長為所禽服者十四人琢石為儀列於北司馬門內威德之盛上古帝王所未有也

高宗即位長孫無忌以元舅輔政一日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法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所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此大臣之言也天下流弊有必不可革者只當實告人主使知臣下情狀就中挽回方易為力若於用人行政私徇人情公為阿比及至入主之前乃以一段公道言語裝飾門面以塗人主耳目此於勿欺之義不亦遠乎三代以下當事之臣多以此為成局有能如無忌數語者未多得也

太宗子吳王恪母隋煬帝女也有文武才太宗以為類己欲立為太子長孫無忌固諫而止由是與無忌相惡高宗即位無忌以恪名望素高為輿情所向欲因事誅之以絕衆望會房遺愛謀逆引恪同謀遂與荊王元景同賜自盡此無忌之謀也高陽公主宣淫敗紀與夫兄爭財互相結納遺愛夫婦自應誅薛萬徹柴令武皆與遺愛同謀欲奉荊王元景此其於法均不可宥然出夫兄遺直之訐其情未必可信議親議功之典猶當有三宥爲至于吳王恪者與此絕無相涉而誘遺愛引之并致重典不亦究邪無忌以元勲國戚受遺輔政正當平心順理以遏亂萌而於嗣

君卽位之初卽殺一叔一兄二同產姊妹流功臣道宗及同產一弟豈有綱紀哉無忌之除恪固爲身謀亦爲高宗地也若以帝爲己甥可以常保富貴矣武氏之構禍流竄族誅豈伊異人乃其甥也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而敗豈恪之得請於帝耶無忌之得罪宗廟不待立武氏矣

武氏之立雖由李義府許敬宗發端其實成於無忌決於李勣也方高宗有廢立之志與武氏幸無忌第酣飲極歡復載金寶錦綿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

言皇后無子以風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及聞敬宗之勸厲色叱之使其能守此志始終不渝事未可知也及韓瑗來濟遂良涕泣極諫叩頭流血當此之時無忌竟無一語則已拱手而受成矣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氏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勣之罪不容誅矣然使無忌能守素心一助諸臣力諫高宗之悔沮必有甚於悍遂良者柰何以身家之念忘社稷之圖自以爲無患子孫可保也豈知武乃賊其不助復爲敬宗所構不保其身至於李勣者不忍負李密而忍於負太宗吾不知其何如人矣與義府敬宗同服上刑可也

漢惠帝時城長安作十日而罷唐高宗時催雍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罷何其省且速也

高宗寵蕭淑妃王后疾之聞上幸尼寺見武氏而泣陰令長髮勸上納之將以間蕭妃之寵也武氏得志反譖后妃使之骨碎而死后之所爲間蕭妃者乃自爲殺身地耳此爲可愚婦之戒也

唐鄂公尉遲恭晩歲閑居學延年術脩飾池臺奏淸商樂以自奉養不復通賓客宋韓蘄王世忠謝事家

居常乘驢遊西湖上二君可謂善保功名者矣

嗟夫彼婦之口可以死敗聖人之言豈不深哉長孫無忌元勳元舅也而誣以大逆讒死褚遂良顧命大臣也而死於讒所柳奭韓瑗卿相大臣也而刑于讒所皆爲一武氏耳武氏之惡而以許敬宗爲之羽翼故諸賢之及於禍其慘如此小人之使爲國家可以爲寒心哉此時保全爵位惟有世勣一人作何顏面而不愧死彼遂良等死自其分爾無忌覩望首鼠坐受其成特以不肯力助亦不免於死則何如與遂良同諫猶有令名耶來濟出爲庭州刺史突厥入寇赴

歃而死亦知不免爾

唐高宗席文皇之餘烈物力雄鉅一時將相大臣四夷降將如裴行儉劉仁軌蘇定方契苾何力之流皆負絶人之材故能鞭撻三吳廓地萬里東則平百濟定新羅伸威高麗立安東都護府於平壤西則平突厥十姓招大食波斯十六國立安西都護府於龜兹北則置瀚海都護於回紇以統磧北州府置雲中都護府於雲中以統磧南州府幅員之廣幾於混一自五帝羈制以來未始有也雖其已成之業椎才大略亦可以謂能守堂構者矣制於一嫡幾至亡國女戎

固難御哉

劉仁軌既定百濟留鎮日久兵士困敝廷遣劉仁愿將兵渡海以代舊戍敕仁軌率之以還仁軌以夷新服衆心未安願且留鎮撫仁愿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未知奉勅豈敢擅有所為仁軌曰人臣苟利于國知無不為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請自留鎮海東有詔許之此即趙充國遺开豪之意也人臣為國大計不計私圖若此者可以法矣彼智巧之士惟知利己不耳豈暇為國謀哉

天下之亂有將成未成之機欲制其萌惟當俟間而動不可輕有所試以發其機發而不可制則權首將受其咎而大亂遂成上官儀之謀廢武后是也高宗以武后專恣不勝其忿密召上官儀與議儀即勸上廢之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恐其怨怒因詒之曰我初無是心皆上官儀教我后遂使許敬宗誣奏儀等與故太子忠謀反因族儀等并殺太子自是天下大權悉歸中宮而高宗遂為所制矣范雎入秦三見秦王先言外事以防竊聽而後言穰侯太后之專誠以人主孤立難於

微言故也豈有立談之間即為草詔而不防左右之聽者終而不廢以國隨之故有以也故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不但不密柳妄發矣

高宗東封泰山從駕文武器仗數百里不絶列營置幕彌亘原野四夷君長各帥其屬扈從穹廬毳幕牛羊駝馬填咽道路此唐宗極盛時也漢武東封從四夷君長大都多人則過以覽示漢家富盛人主侈心豪舉欽蕩世界數千年中如此景象不過一二盛衰之故亦足以觀矣

一代之氣正如四時開闢守成之主恭巳節約輕刑薄斂以滋育培養元氣盎然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宋之藝祖太宗於時春也物力既盛文明日侈人主撫盈成之樂享熈洽之庥於是務為張皇豫大以明太平於是封禪禱祠土木征伐之設穷奢極欲盡發天地之蔵以耀耳目如漢之武帝唐之高宗宋之真宗徽宗於時夏也文明既盛物力亦詘乃始補苴褒益制節謹度以名法尅核收拾煨燼漸近斂藏如漢之宣帝唐之憲宗於時秋也浩蕩之後骨髓既空尅核之餘元和亦損於是上下蕭條公私匱詘朝有好

利之政人無樂生之心如漢唐之末於時冬也此皆天地自然之氣默移密運而人事之得失從之至於斡旋化機消息氣運在聖賢豪傑必有参贊之機而天運亦有可回者矣

高宗東封行至濮陽左相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退語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以其言為善德玄之寡陋誠不能無愧至以不強對為詸其言甚正敬宗輸一籌矣且夫對者有盡而不對者無窮也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高宗以問宰相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為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嘗謂善為國家者固當惜財節用然亦有大體後世營利之臣筭及刀錐而不顧國家之體如賣馬糞之類者亦不知其幾也

突厥以薛仁貴流死象州帥衆入寇及仁貴免胄示面乃下馬列拜逡巡引去回紇以郭子儀已死入犯渭橋及子儀單騎往諭下馬羅拜而退可見文武大

臣立功絕域為敵人所服者愼不可輕為罷徙以快敵心蓋國之重輕係於觀望故也文法之吏喜以三尺繩人尅核之流好以微瑕指摘往往折長城於萬里摧隆棟於夏屋而國亦隨之古今若此衆矣可為短氣

光宅元年路元睿為廣州都督有商船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睿元睿索枷欲繫治之群胡怒有袖劍直登廳事殺元睿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登舟入海追之不及此可為邊吏侵牟之戒中國之御夷狄准恩惟信可以伸威平時吏士侵漁上不能禁使[illegible]

積忿在心卒有不逞所損多矣
裴炎當高宗之世文致故太子賢謚以大逆及中宗即位實與廢立之謀至勒兵入宮過亭下廢武后之勢不可嚮邇炎有力焉武后欲追王其祖炎乃力諫以呂氏為比敬業兵起又勸返政睿宗遂為武后所殺何前佞而後忠也豈見中宗之昏真以為可廢而欲以霍光自處耶抑不知武曌覆國之謀而以為可制耶立廟之議炎曰事當防微杜漸此言是也殺一太子廢一帝如反覆手此猶不足防且杜耶與其使睿宗親政相太后勢成之日何如保中宗不廢于太

后初政之年也緋衣小兒死于片火亦自焚爾
垂拱中朝士有左遷詣宰相自訴者內史騫味道曰此太后處分勢政劉禕之曰緣坐改官由臣下奏請太后聞之貶味道而遷禕之君臣同體豈得歸惡於君引善自取乎此可以為後世柄臣戒矣在禮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義也後世柄事之臣以德自任以怨歸君遞相沿習遂為成套使人主覺之其不為味道之謫者幾希矣
武后以徐敬業之亂欲開告密之門周知外事魚保宗上書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宗為徐敬業作刀車弓弩殺傷官軍遂伏誅然告密之令自是盛行而來周索侯之徒用事矣保宗以一言啟武后殺機禍及海內而先事受誅曾不旋踵天道好旋不俟終日慘覈之徒可以寒心矣
索元禮來俊臣設為訊囚酷法至於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其名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又有鳳凰展翅驢駒拔橛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等名古有炮烙之刑不及是也此時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公卿大臣朝不保夕陳正

字子昂屢疏切諫疏正千古武后雖不肯聽亦無以罪也子昂當武后之朝數有獻替詞婉意切以則天之暨多所容納魏徵之後一人而已使其得至大位處狄公之權必有轉旋乾坤之功可謂有唐一代人豪矣感遇諸詩英風正氣溢於辭表非雕章繪句者所能得其萬一
武后所用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後又得侯思正王弘義二人皆市井無賴以告密拔擢立至通顯所夷戮誅滅備極慘毒從古所未聞也而司法之官乃有徐有功執法平反不阿上旨前後全活數十百家武后

雖好殺知其正直敢憚之時論有方之張釋之者[illegible]
好禮曰釋之所行甚易公所行甚難此確論也其時
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
知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
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
兩狀列上日知果直若日知者不獨司法之平亦可
為大臣任事者之戒矣

侯思正賣餅兒也以告密進用求為御史武后曰卿
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
武后悅其言即以為御史此何等世界也如思正者

雄虺雕虎殺人吮血比於觸邪之獸不亦左乎

武后之詹即石廂符生不如是也無論宗室大臣駢
首就戮即自殺子孫如刈草菅佛家所謂宿世孽也
許王素節徵詣行在道聞遣喪哭其曰病死何可得
乃更哭耶素節與澤王上金皆高宗子也為武氏所
殺及其諸子而故太子賢乃武氏所生既已先受屠
戮又鞭殺其二子而唐之宗室幾無噍類矣天地何
心鍾此不仁之氣使之毒痛天下如此

傳遊藝請武后革命遂拜宰相朞年之中歷衣青綠
緋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不及一年而誅宗楚客亦
以潛勸革命進位宰相不及一月而竄豈武曌想[illegible]
亦有斬丁公之意耶抑志得而誅也

武后時有高麗泉獻誠及薛延陀之種薛咄摩皆在
宿衛太后嘗出金室選宿衛善射者五人賭之獻誠
第一以讓咄摩咄摩復讓獻誠獻誠乃奏言陛下令
選善射者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請停此射武
后善而從之此即金日磾不受顧命之意也夷狄之
豪不惟忠勇過人且有識畧如此中華士類不及者
多矣

武后用事酷吏如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之類所夷滅

各數千家已而皆為武后所殺徐有功杜景儉輩以
平恕存心所全活亦數十百家已而竟免於禍何武
曌之誅賞還其所好如此蓋天道也士君子行已當
官若有定見定守即當苛政之世濟之以寬不惟保
全民命陰隲弘多即於祿位身家未必有損而世有
殺人以媚人如恐或後者亦未思禍福之有定耳

武后操誅賞之柄以籠絡天下故嘗有不測之恩威
鼓舞一世所嘗親信一不稱職輒加刑戮不少顧惜
至乃危言切諫或以誹謗上聞往往優容終無所問
故能駕御一世莫敢誰何當時英賢亦樂為之用使

在夫漢武之流也

李昭德非正人也然其反周為唐之功不在狄仁傑下世末之察爾方武后歷時朝士使洛陽人王慶之率衆數百上表請立武承嗣為太子宰相岑長倩輔標元固稱不可皆為武后所誅一日王慶之忤旨命昭德與杖昭德引示朝臣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卽撲殺之因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世業豈得以侄為嗣乎自古未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武后亦以為然已而又論諸武之權太重武后曰

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弑其父者况姪乎承嗣為親王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於是承嗣攸寧並罷政事而武后於廢立之計遲回不決以至反正昭德有力焉仁傑之言在武后將衰之日昭德之諫在武后方盛之時其難易不同何啻倍蓰世徒知稱仁傑而不及昭德豈以其人地之不同耶抑仁傑收其成功為人所睹記也

宰相樂思晦為武后所誅男未十歲沒入司農已而來俊臣等羅織狄仁傑等七人誣以謀反樂氏小男上變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陛下不信臣言擇朝臣忠清陛下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寤乃召仁傑問其情實具得俊臣之詐於是出此七族樂氏小兒之功與外黄舍人兒相類可謂出群之俊而史不著其名及後所成就殊可惜也然此而不為其父訟冤効死而為諸公上變所處有未當者視本朝鄭氏兒十二歲上書訟父者似不及矣武后屠戮朝臣如刈草菅所誅宗室數百人大臣數百家一有株連動至赤族而禁天下屠宰及捕魚蝦何其

不仁於人而仁於物也豈佛氏之教禁宰牲而不禁殺人邪

突厥默啜作亂武后以僧懷義為大將以李昭德蘇味道為長史司馬以僧為將而以宰相為參佐此何典也昭德極諫默定唐室其勳節氣槩豈一時所及及與懷義論事為其所撻惶懼請罪能抗武后而不敢近懷義何也史稱昭德恃太后委遇頗黜推使氣人多疾之後為丘愔所論至云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遂為太后所逐以此知昭德乃機警雄黠之士徒恃武后之寵故以進言宜其不

與慘叢近也
太后時箕州刺史劉思禮以相士張景藏稱其當貴遂陰結朝士謀而不軌為吉頊所告太后使武懿宗卌之風令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引平章李元素孫元亨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同時族誅武后羅織之慘以此為常而禍端所起由思禮信相人之術以至此也巫卜之流禍能赤人族如此在治世也誠不能覺彼當昏霾之朝可不以為戒哉
神功元年冊突厥默啜為可汗默啜求六州降户並穀種繒帛農器鐵宰相李嶠以為不可姚𤦺楊再思

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户數千帳以與默啜並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百段農器三千鐵四萬斤而默啜從此益彊矣謀國若此不亦險哉
石車騎之禍起於緑珠喬左司之族階於碧玉孫秀武承嗣者以漁色而族人一何慘也而尤物之害至於如此亦可畏矣故曰甚美必有甚惡然緑珠墜樓碧玉墜井亦不負二子之死也
武后時有朱前路者上書云臣憂陛下壽﨑八百即拜拾遺他日又言臣憂陛下髮白再玄齒落更生即遷駕部郎中他日又言聞嵩山呼萬歲即賜緋魚袋一時士類無不兒戲至於如此以武曌之黠豈不洞其欺罔而并心為所給弄好諛之弊也
周興來俊臣既誅武后一日謂侍臣曰向者周興来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遂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姚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揺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保自今内外之臣無復反

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悦曰向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此與田千秋悟主之功同皆會其氣竭理極之時故一言而喻也氣竭則已有悔心理極則適交其數所謂為於可為之時也然觀向時宰相順成其事之語則毒霾之罪亦不獨在人主蓋昏暴者殺之人固出天性然其中必真有一段疑惡之心以為罪在不赦而後并心殺之未有明知其無罪而故以殺人為美者使為人臣者因其明之所在而釋其心之所疑使其洞然曉悟未必無所救正徒以身家之念

結於心禍福之形橋於外視主德世道以爲無可奈
何以踰旦夕之安者此霊主之罪人也豈惟非事君
之義亦非保身之道

高宗將立武氏爲后訪之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
必問外人玄宗入武惠妃之譖廢太子問李林甫對
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二人事雖不同其訣
一也武后將立武承嗣爲太子謂狄仁傑曰此朕家
事卿勿與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
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及德宗欲易太子李泌
固爭上曰此朕家事何與於卿而固爭如此泌對曰

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
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横而不得言臣罪大矣
德宗乃悟而止只此數語忠佞邪正了然可辨而興
邦喪邦之機亦在此矣林甫何足道可惜英公元勳
作如此語

廬陵反正狄公之功爲最而吉頊亦有力焉頊與二
張同爲控鶴監供奉與之親狎從容陳說禍福使求
自全二張恐懼流涕問計乃使勸立廬陵以係天下
之望二張以爲然承間屢爲武后言之武后知其謀
出於頊召使問狀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耳有梁公之正直不阿明析其謀於外有二張之從
容悲懇陰回其志於內蓋相資而並用者也事無大
小必有機括萬石之弩發於方寸之機六馬之駕轉
於一車之轂世徒見其迅而不知其所由也必欲明
爭顯諫以發其情之甚愛強持力挽以回其勢之已
成事不可言矣

廬陵反正之舉事亦難處睿宗中宗皆武后子也中
宗先立黜爲廬陵睿宗後立降爲皇嗣皆故君也以
長以先當奉廬陵而睿宗見在儲宮於地爲近作何
從違世傳梁公召還廬陵本以張李氏抑諸武爾吉

頊二張勸立廬陵以自爲功此或有之野史小說多
不可信闕疑可也

宗楚客兄弟在位贓賄鉅萬第舍過度及被誅竄太
平公主觀其第舍嘆曰見其居處吾輩已虚生耳太
平之貴其居處華侈不知何似而猶羨楚客之第不
知宗氏之侈又作何狀宜其及也

武氏之亂唐也王侯卿相以下或俛首受爵希旦暮
之榮或吞聲就戮卒屠割之慘二十年矣其後以忠
誠悟主反周爲唐惟狄公一人而已至於寵嬖之臣
如李昭德吉頊乘間進言不爲無助而未敢正言以

攻之也蘇安恒以一介布衣上疏極諫其辭罪之餘
如云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
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何故日夜積憂
不知鐘鳴漏盡云云又云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
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何以謝之
即實王一擲無以禦之而武后然以罪也殺戮王公
如屠犬羊而其心於一夫之言至而不怒何哉驕騁
既倦志意已消天性漸萌悔心已動將隕之葉閒飄
風而零已墜之波聽琴聲而落爾然以元勲舊老布
列盈庭不如一介布衣為國舒憤唐之士類裂冠毀

冕可矣
張昌宗初迫張說使證魏元忠謀反說不肯從昌宗
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反武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
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反而何此一
咲柄也伊周遇武后之朝尚遭羅織誣以大逆況其
他乎
武后欲稅天下僧尼復作大像李嶠上疏以為天下
編氓孱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
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户人神胥悦功德無
邊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張廷珪上疏以為
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釋教
論之則宜救苦危滅諸相崇無為太后為之罷役二
公之言其於挽回匡正甚為得法傳奕韓愈雖崇正
論其於感寤人主不能及此可謂崇正闢邪之方矣
然武后稅僧尼造像亦自有見後世奉佛皆為僧尼
居積今以僧尼所有取而供佛彼亦無辭
姚崇宋璟以相業齊名而其人品相去遠甚璟剛方
正直百折不撓而崇以智數押闔尚世取舍非剛強
人也廬陵反正崇既嘗與謀及武后遷上陽宮崇獨
嗚咽流涕不忍舊主遂為五王所逐已而韋后用事

五王竄誅朝士波及多不獲免而崇獨不被其禍此
其求逐之意也五王雖誅二張武氏之族盤結如故
重以中宗之昏韋氏之縱蓋知五王之必敗矣不早
自二安得為其所逐而免於株連哉陳平聞高祖之
喪疾馳入臨侍中不出其智與此相類而形迹相反
故若姚公者才思智畧亦户牖之流亞歟
武后之逝也魏元中為宰相武三思憚其忠直矯太
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流涕
見者曰事去矣大臣當國家多難身係安危如有意
外之寵必不可受何者人主視其從違受之則必至

曲從天下以此覘其重輕受之則無所倚重區區
日之寵何所損益於身而坐失天下之望以蚤危國
如此已而韋后專政宣淫敗紀元忠與時俯仰不復
強諫竟為宗楚客所構至於謫死賢何益矣政使無
所損益且不可為柰何忘已徇時反以取禍不亦愚
而可憐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
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與我善者即為善人與
我惡者即為惡人爾此病狂之言也然以此意推之
世間好惡有不為三思者幾何愛而不知其惡即謂

之善人可也惡而不知其善即謂之惡人可也愛之
欲其生何但謂之善人惡之欲其死何止謂之惡人
好惡之於人有豪傑之士所不能免者區區奸寵小
人復何足道彼但肯訟言爾

天下之事有形本相似而順逆成敗分於毫芒者不
可不察也武韋之亂法所必救然中宗以五王反正
而天下以為功重俊以衛士叩閤而下以為罪順逆
不同也武氏革命改物毒痡四海義與廟絕五王之
舉是以唐攻周也可不謂之功韋氏之罪雖不容誅
然其時中宗在御大物未改重俊之舉是以子攻父

也可不謂之罪乎李多祚武人也徒知前日之舉出
於忠義而不知後來之事陷於亂賊所謂以善為之
而不知其義者亦可惜矣故孔子稱其弟子但曰弒
父與君亦不從也豈以升堂之賢許之若此良以疑
似之間毫釐難辨順逆之迹間不容髮君子處世認
理要真一有錯誤便是人鬼關頭可不畏哉

唐室之亂自春秋列國以來未有其比也武德之末
太宗殺建成於禁苑而高祖內禪神龍之初中宗以
五王返正而武后遷宮玄宗一誅韋氏而殤帝遜位
再誅太平而睿宗還政授受之際皆以臣子稱兵迫

脅君父至於蹀血禁門飛矢御幄此何時哉中宗之
舉名義為正而亦未得其方玄宗之舉功績為高而
亦不免於纂至若重俊以子而攻父韋后以妻而弒
夫安樂以女而謀位太平以妹而制兄芒芒宇宙化
為夷狄矣何三綱九疇之有

唐時公主驕奢以太平安樂為最安樂當韋氏之世
與上官賀婁諸姬依勢用事宰相以下多出其門第
舍之侈盛於宮掖太平當睿宗之朝與上關議大政
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宰相奏事
上輒問與太平議否此何等政體也太平之才遠過

安樂且有誅韋氏之功若安樂者直一淫縱女子爾

武后二子如中宗睿宗皆庸主也惟太平沉敏多權畧有阿母風使為男兒必不肯如廬陵皇嗣俛首竄伏坐視社稷之傾而武后不至革命矣柰何以傾城之哲助妖牝之勢卒以謀逆身死天生一種妖氛止足自殺其身而已

中宗韋后為樂之方自古未有如與韋后微行觀燈則縱宮女數千出遊多不歸者如御梨園毬場命大臣抛毬及分棚挨河宰相韋巨源唐休璟年皆八十跳獻踣地久不能興如幸玄武門令宮女為市肆公

卿為商賈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帝如主臨觀為樂如此不可枚舉韋氏之淫縱毋論已不知爾時公卿大臣文雅彬彬者為作此舉措而不汗顏赧耻盡矣

侍御史楊孚彈劾不避為權貴所毀睿宗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噬御史繩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睿宗此語真萬世人主之法也為人主者能以此為心則忠讜之士得以伸眉吐氣為國家搏擊奸邪而讒蘖之術無由入矣柰何助兔噬鷹自孤羽翼邪

唐時宰相員數極冗進退極輕其體貌亦不甚隆也自武后以降一日而罷三四相者一日而誅四五相者有其員數多者十餘少者亦不下六七久者三二年近者不及數月其輕如此宋時亦然以平章為宰相樞密叅知以下皆為執政多至十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其間進退與唐時不相遠但地望稍崇體貌為尊耳夫以論道經邦之任其冗濫輕忽如此何以責輔導燮理之公而為安危寄哉三代以下惟西漢及本朝為得體爾

陸象先清凈寡慾言論高簡唐之高士也崔湜私侍

太平公主太平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遂兩用之此所謂薰蕕同器也湜以妾及二女私侍太子而以身先事上官後侍太平其淫鄙無行人類所無而欲挨清流之士以掩其倖進之迹為象先者不亦苦哉

唐初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厚食傳命而已至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少及玄宗誅太平公主以高力士為將軍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衣緋者遂至千餘中葉以後人主在其掌握朝臣為其指使崇以異王之爵付以六軍之

柄迄於唐亡遂為厲階其端由玄宗開之也玄宗任
以力士之功破例行賞豈知其遺禍之至此哉因知
婦寺之體無非無儀與其使之有功不若使之無罪
天下之事難於作始一有變易遂為禍先予奪之權
其可易見哉

世之論相業者動以盧懷慎伴食為譏初未詳考懷
慎賢者也清謹儉素不營資產所得俸賜分給親舊
妻子不免饑寒卒日家無餘畜惟一老蒼頭請自鬻
以辦喪彼時承濁亂之朝廉恥道喪有如此清若宰
相乎且以伴食論之唐時宰執官冗權分各有同異

非知後世蹊路權有所歸衆皆緘口也欲免伴食之
譏亦復何難然以姚宋之賢共佐中興之治而懷慎
為之陪貳乃知同心戮力以濟太平正復伴食豈為
無益哉何者同事者不肖也而曲意阿之以成其權
則伴食為罪同事者賢也而虛心從之以成其美則
伴食為能柰何以是少之玄宗曰吾以天下事付崇
以卿坐鎮雅俗爾夫坐鎮雅俗豈無望者所能正恐
不稱爾

開元中太廟七室已滿遷中宗於別廟而奉睿宗升
祔非禮也七世親盡則當從遠者先祧柰何先近乎
又以昭成皇后祔祀睿宗而祀肅明皇后於別殿又
非禮也肅明睿宗元妃當祔而別昭成玄宗生母當
別而祔是逆祀矣姚宋諸公豈其不閑於禮而因仍
陋習苟且遷就何以示後也

姚宋之為相也高仲舒齊澣皆為中書舍人仲舒博
通典籍而澣練習時政姚宋每坐二人以質疑曰欲
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此姚宋
相業第一過人事也世之為政者工謀身之念而闕
憂國之心養居尊之體而忘下問之益有所造膝而
語附耳而談非必商榷典籍諮詢時事也故憸邪之

二三而進孰之徒狎矣

宋璟在位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文璟判
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論豈宜
偷合取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此
真宰相舉動也朝廷設科目選舉以待天下之士猶
有奔競嗜進之徒巧竄其中不可禁遏若復別開倖
門以長澆競則士之冒進廉恥以求仕進者將不可
勝數矣武韋之後士風已偷非璟特正已流鮮有知
邪正之辨者璟亦賢相矣哉

古者父在為母服期武后改服三年開元中盧履冰

褚無量請復其舊諸人爭論連年不決行之各從其意夫禮有壓降其義甚深然非人情也怙恃之恩等於天地而人子之服乃有所隆殺其間聖人制禮之初恐不如是殆習禮者過爾夫意有出於私而其法則公人有至邪而其爭合於正者君子有取焉

宋璟蘇頲為相獄多滯民間怨之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玄宗以為然遂罷二相夫二公賢相也一舉不當未必召災而以優伶之言遽至於罷不亦惜乎近世政尚嚴

切務省決獄動至數十以盜捕獲者不在是數已而改以輕典至十年不決獄水旱之災幾無曠土魃當為誰出邪

開元十年勑宗室駙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此蓋有為而發宗親之禁頗涉傷恩非睦敦之道至於卜相占候之人不交官長此良法也公卿大臣事當避忌占相問卜欲以何為平時訪問休咎計筭得失其於形迹已為不雅至若挾震主之威處履盈之勢而猶從卜相之流占問休咎卒遇猜禍可至赤族顧平世不覺爾近世卜相之流假托朝貴乞丐四方滋弊耗財不可枚舉議者屢形奏牘備加防禁乃竟無慮及於此者亦未見古人成敗之已事耳

貞觀間張萬歲掌國馬蕃息至七十萬匹開元間王毛仲掌馬蕃息至四十三萬即今隴右監苑之地也後世牧政不修圉人靡設至歲市夷馬若於無用古今相越何甚遠哉

玄宗恐吏部選試不公乃分為十銓以禮部尚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與吳兢疏諫以為萬乘之君下行銓選之事已而停止玄宗此舉可謂不知體矣六

晉之設如人五官視聽持行不相為用耳而不聽當治其耳不當以目聽目而不明當治其目不當以耳視況欲以元首之尊代股肱之任哉

古時宦官有妻高力士娶呂玄晤女為妻呂氏卒朝野致祭自第至墓車馬不絕是也宦官有子張讓得罪向子婦叩頭請於太后是也

蕭嵩數與韓休爭論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聖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此數語者可為人臣知止之規矣世有主

上已厭而不肯求去者視山梁之雉何如哉
蕭嵩以韓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入相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嘆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史稱休為人峭直不干榮而嵩以為易制必其內有執持外無圭角故也夫內介而外和守方而履員此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而璟亦不知也及其當事乃嘆賞之使休不為相璟以為何如人也嗟夫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士之自見於世良亦難哉且夫權寵之臣有所引用無不欲其同心然士人立身行己自有準繩豈以一日之知而喪平生之守必不然矣休亦賢

矣哉
劉秩論私鑄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此名言也故善為國者操贏縮之柄以制利害之權使其上不至於不可賞下不至於不可刑故私鑄之禁不可弛而坑冶之利不可開也
唐初以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後以其位輕不能服衆始委禮部侍郎然其體甚輕去取之間請托公行曾無愧畏有以公主傳教而得狀首者有偽為吏人齎書自見者士之進身幾如吏卒何以責理化為
開元二十五年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由

鵲巢其樹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玄宗歸功宰輔李林甫牛仙客賜爵國公一鵲巢之應而疏三公之爵可謂誕矣以此為招鳳凰集獄院何碧梧之敢棲
李林甫附私武妃譖殺太子因勸立壽王上以肅宗年長猶豫未決寢食為减高力士乘間請其故因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争上曰汝言是也由是大計遂定林甫惠妃表裏相應已成奪長之謀非力士一言決策則開元之末禍起蕭墻不至天寶而亂矣若力士者豈非閹尹中之賢者

乎肅宗既登宸極以李輔國之譖使之播遷而死可謂以怨報德者矣
李林甫牛仙客同為宰相林甫為吏部尚書總文選事領隴右節度使仙客為兵部尚書總武選事領某節度使內總選法外領兵權將相之任於是極矣房杜姚宋以來有此勢位否大臣權位太隆即非治平之象歷歷可徵
漢至武帝唐至玄宗如四時之有夏如一日之有午極盛時也其時郡國殷富帑藏充實國用豐衍物力傾鉅而人主之侈心浩志因以成焉漢以虛耗唐以

橘梁而大運亦從此衰矣盛夏之後繼以收藏亭育之餘繼以籌旻天時氣化盈虧相乘蓋有莫之為而為若也

天寳元年置十節度使以備邊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劒南嶺南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寳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若矣

天寳元年叅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函谷關

尹喜臺旁求得之改桃林曰靈寳卽今靈寳也明年清河人崔一清復言見玄元皇帝於天津橋北云藏符於武城紫微山遣使求亦得之卽今武城也於是上元玄父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又奉臯陶為德明皇帝以其為李姓所出也道家者流撰述無根之語以欺世主以玄宗之博洽胡不引史傳以考之夫上御大夫周官無此名也史記老子傳敘述參差不甚了了其在當時已無可證據此如何有於千年之後而後知先天太皇之官若耶老子曰天下有道其鬼不神使老子屡見神異以示世人則其鬼神矣豈所謂萬物之始邪

周興來俊臣用事於武后吉溫羅希奭用事於林甫縉紳大臣駢首就戮不啻草菅刑濫政失未有甚焉者欲無亂亡其可得乎

李北海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爾夫有干將莫邪之利而不虞缺折則步光承景之流也幾於上智矣

李林甫以楊愼矜附己引為羽翼凡林甫所欲排陷愼矜皆為羅織已而漸見寵任後為林甫所忌王鉷遂搆其罪至於誅死其文致之由則以祈穰事也愼

矜以父墓田中草木流血因術士史敬思設道場穰除旬日血止因以美婢明珠遺敬思敬思載婢過貴妃姊柳氏樓下為柳所奪以獻上問所從具以實對而鉷因此搆之以阿林甫故愼矜不免爲枝藝之流妄談禍福不可輕與之接若此事者可以寒心矣

李林甫權寵既盛其子岫嘗以滿盈為懼一日從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楊國忠亦謂人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此李斯所嘆也自古權奸受寵處盈履滿

於倚伏之機未嘗不畏但勢不可回爾然使平心順理奉公守法明無人怨幽無神譴夫何滿盈之累

唐初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至林甫為相自以結怨已多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凡唐詩所誇宰相鹵簿之盛皆起於林甫也其後武元衡被刺增置衛卒其時則不然矣大抵將相大臣權寵居位在開國時輕在末世重在太平時輕在艱難時重在一統之世輕在偏安之國重在中國輕在外夷重自漢唐以來名公碩輔其權位皆

不甚降可考而見也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必能為朝廷盡死於是祿山遂領節鉞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皆在北邊而安史之亂成其故不過林甫固位之謀爾一念患失傾人國家如此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漢時以殷後為殷紹嘉公周後為周子南君唐時以元魏之後為韓公宇文之後為介公隋之後為酅公謂之三恪後有言者謂唐宜承周漢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而廢三氏之爵漢唐時猶有古風開元以來此禮不聞矣

天寶故事楊國忠本張易之之子也易之承恩武后每休沐歸第詔令居樓上仍去其梯毋恐張氏絕嗣密令女奴蠙珠上樓遂生國忠史云易之甥也當其用事時奏雪昌宗兄弟復其官爵云云所傳不同總之淫妖之氣鍾於一本檿弧箕服匪由人興厥有自矣

唐睿宗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入道為女冠以資武后冥福即金仙玉真二觀也唐詩二主山池奉和應

制皆有遊仙之詞以此睿宗割愛女之恩以報其母則誠孝矣高宗在天之靈不當資福耶抑以武后之靈當受果報而為懺其罪也不孝不經莫甚於此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唐玄宗至憲宗

祿山之入陝洛送死之勢也北有李郭常山之兵以斷燕雲之路南有張許雍丘之守以扼江淮之衝祿山資據東都止有汴鄭數州西向而求逞惟潼關一路耳而哥舒翰以二十萬之師據其盤要何止一泥丸之力乎然一敗塗地不可復守者何也楊國忠為之也天下以祿山之反由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祿山

起兵又以誅國忠為名國忠大懼翰以賊兵遠來利在速戰官兵據險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禽也而子儀光弼亦請引兵北收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以召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待不可輕出使玄宗能用三人之策賊如在四面網如釜中魚爾乃國忠疑翰謀以請令進師趣戰至使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拊膺痛哭引軍出關而二十萬之師遂為魚肉矣以一邪臣之害坐失萬衆之國安危在所任不信然哉

安祿山之反國忠激之也哥舒翰之敗國忠成之也國忠之所以擅主徒以貴妃耳一婦之寵至於亡國清平調詞名花傾國之語殆其讖乎天子一怒千里流血蛾眉一笑萬里流血天生尤物端有以矣方玄宗西幸皇孫妃主多不能從杜詩哀王孫之謠蓋實錄也馬嵬之變視貴妃之死而不能救所謂不能克之不足以保妻子邪

肅宗恢復固李郭之功亦頼真卿張巡之力也何也賊入洛陽當四戰之地西得關中而不能守真卿扼之於河北而斷其巢穴張許扼之於睢陽而遏其旁出彼安史者退不能保有幽燕進不能南畧境土襄

回紇城無所倚傍然後肅宗以一旅之師號召於靈武李郭以河北之衆返旆於關中而恢復之形成矣故河北之不失二顏之力也江淮之不失張許之功也不但以身殉國天道人事而已

李鄴侯唐之子房也其事肅宗於靈武調給軍旅匡濟多艱恢復之功為中興第一又能事君以道長善救失有古大臣之風如肅宗恨李林甫欲敕諸將發塚焚骨泌曰上皇有天下享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為用韋妃之故內慚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

欽君親言未畢肅宗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他日又欲立張良娣為后泌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早晚旬月之間耳此二事者眞有大臣之義使聖賢處之不過如此惜乎武德貞觀之間無如泌其人者調停於授受也

江左袁氏自劉宋以来世為忠臣如袁淑死節於元兇袁顗盡忠於子勛袁昂失節於齊朝袁憲竭誠於陳室世篤忠貞以濟其美瑯琊王氏奕世台鼎而歷代佐室皆出其家如王弘佐宋王儉佐齊梁室之興侯景之簒王克王亮皆為勸進之首是也唐時蘇州刺史袁誼恥與王氏為伍嘗曰所貴於名家者謂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利祿者又烏足貴乎以此觀之閥閱之盛良由世德濟美為人所宗不在衣冠文物之盛明矣

唐時諫官言事先白宰相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皆李林甫所立也肅宗即位盡革其弊且令宰相分日秉筆及承上旨浹旬而更皆懲林甫國忠之專而然也唐時宰相之權本不甚重首揆之地亦不得專惟林甫顓横日久又以陳希烈易制故得擅主執國莫

之敢指非相沿之舊故更之易爾秉筆承旨旬日而更則權有所分勢無偏重救獘之善方也

賀蘭進明言於肅宗曰晉國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虛之黨眞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進明之意則私矣然其比琯於衍則不易之見國家艱難多事之秋須得持重深謀之人可以濟事若以喜事之心而附以好名之黨必無幸矣

唐自中葉方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御已而藩鎮寵踐恩命隆遷三公使相所在相望迄於五代遂為定制名器之濫莫甚於此矣宋時以臺省侍從大臣罷政出為知州部寺庶官出為知縣猶有此風然其意則以重臣出牧華藩鎮之權迹雖相似而意不相蒙然亦非體也

玄宗至蜀以四子分總天下節鎮命肅宗為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北河東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永王璘充山南嶺南黔中江南節度有使出鎮江陵此時靈武之事未聞内禪之詔未發也諫議大夫高適嘗諫其不可而不見聽玄宗之意以為天下已失其半將建强藩以固根本即有得失不為他

人所有耳然以生長深宮不更人事一旦擁甲兵之盛據形勢之都謀臣策士遂為借箸而籌請其東據金陵保有江表而江淮之間又成異域矣豈非明皇之失策哉大抵永王之在江南猶肅宗之在靈武肅宗正位儲宮大分已定永王既聞新詔解兵還朝可也而觀兵稽出救召不從大逆明矣方其舟過潯陽掠李白登舟白於此時或亦欲如李泌之在靈武秉時遘會建立功業而不知岸移舟轉事幾已不同矣順逆興亡較如日月而幾微之辨豪傑之士有不能決者君子於此不能不為白惜也嗟夫據已成之勢

探未成之迹故竊鉤者誅耳有如玄宗在蜀兵力強盛屬有讒人交搆其間安知靈武之不為江陵有如永王據有金陵興復江左西向請命奄有大號安知江陵之不為靈武則白與泌之順逆吾不知其異也士顧成敗何如耳

李泌之於肅宗可謂遇矣用則未也方祿山據洛陽泌謂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留其兩京之路陛下以所徵邊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攻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來春命建甯由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肅宗能用此策則祿山思明一舉可殲也而為張良娣李輔國所間謀不得用卒致兩京再失亂畧未遏可勝恨哉如泌所畫千載之後瞭在目中而促膝之談不悟庸主天下事何其難論也

肅宗既復長安即日遣使入蜀表請上皇東歸仍乞退位東宮以脩子職表發而李泌入見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柰何泌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肅宗大悟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及初使還上皇語曰予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為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避位表彷徨不食即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天下事理本不難料有意識人拯着得到

肅宗既復兩京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然後收繫大理以李峴呂諲議其罪狀諲器以為諸臣背國從偽準律應死而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一槩以重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乃以六等定罪達奚珣等十八人斬於獨柳陳希烈等七人皆賜自盡此於法亦足矣然當時人情皆以諲器為刻濫而峴以平恕獨得美譽此可以觀士風矣天下之事有當平恕者有

不當平恕者夫人有小過無大逆罪疑惟輕此當平恕者刑故無小人臣無將此不當平恕如公卿大臣受恩深厚一旦因宗社不守改節從賊受其偽爵甚者為賊所驅反戈內向此不特故與將也此而可以平恕亂臣賊子將接迹於世矣唐人倫理不明綱常素紊大節所在視如汎常何怪其亂日多而治日少也或曰光武不燒通賊文書以安反側者曰不然擾攘之秋招携懷遠人君之度也順逆之際正名定法人臣之禮也不然見無禮於君父若將容焉無乃非人臣之義乎故予以器與棲所見為是峴之調停非也或曰群臣陷賊者聞廣平之赦則恨其失身蹈希烈之誅則悔其歸順峴之見不有徵乎曰不然天下事先論義理後論利害歸順之機事在一時討逆之法事在萬世若使綱常不正倫理不明即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况可以為治乎其解在衛侯之贖胥靡以左氏也

唐之觀察使即今按察使之名而巡按御史之實也然其變置亦屢矣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置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十道按察使

開元二十年分天下為十五道改為察訪處置使天寶末年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又改為觀察處置使蓋皆以朝官為之而藩鎮大使皆在所察之中其後藩鎮日盛而觀察之權遂輕矣

自漢以來與外夷和親皆取宗室家人子號為公主以妻夷酋至唐肅宗時以回紇可汗有克復兩京之功遂以幼女寧國公主出嫁而遣親王宰相送焉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天子為之流涕而還不又所謂涕出而女者哉堂堂天朝以女妻犬羊首足倒置未有甚於此者一時詞臣應制奉和贊之歌

詩至謂那堪將鳳女還以嫁烏孫之句千載讀之猶為憤邑其時公卿王將何獨無心不意太宗高宗混一方外不一再傳而國勢之弱至於如此誰則使之

李揆乾元中賢相也如論止皇后聖號及調停儲宮大有關係唐家宰執如此者正不多得乃呼李輔國為五父何也立身一敗百美莫贖可不畏哉

玄宗遷西內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州長史當時宰相元勳坐視上皇之遷曾無一語而魯公在九卿之列乃率百僚上表秉均之人不可以愧乎乃坐視魯公之貶

無一言以救此何心也

鄴城之圍光弼欲近擊思明於魏而朝恩不從故敗邙山之戰光弼欲陳兵於險而朝恩不從故敗以一閹豎之操縱而再喪十萬之師國之不亡者幸也然不以覆師之罪罪朝恩而再罷李郭之將何以為說

輔國為兵部尚書宰相朝臣送上馬監供饌太常設樂驕縱日甚求為宰相肅宗患之密謂近臣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薦不得不與使密止之夫以天子之勢而制於家奴之手勾陳左右隱如敵國門堂天子之禍蓋權與於此矣

李輔國與張后表裏擅權晚節乃更有隙張后欲誅輔國反為所殺代宗以為有功尊為尚父封以郡王輔國日益縱橫上不能堪乃使盜入其第斷其首而去此何刑也張后得罪上皇法所當誅然非輔國之所得殺也輔國賊殺母后法所當誅然非盜賊之所得殺也殺其母而樹功於子無倫理矣誅其臣而假手於盜無紀法矣無倫無法何以為國

代宗借回紇之兵入討史朝義德宗時為雍王以元帥往見可汗責其拜舞參佐力爭遂引魏琚韋少華（藥子昂李進）等各鞭一百而死此等景象尚可借其兵入討乎杜

詩有云莫令鞭血地重濕侍臣衣即此事也琚等皆侍從大臣出充親王參佐為夷酋鞭死自古以來無此異事而唐之將相恬不知怪是何心哉

唐時借回紇討賊再復兩京功非不大也及詳其實不過躡適之兵倚其先聲以寒賊人之膽而引其威望以鼓戰士之心故所向無敵爾未必皆回紇血戰之力也然[illegible]鐵巢包偏平行無阻彼亦縱兵大掠所至（唐書本紀未載）一空甚至擒摯親王奴戮貴近賊所不及掠者盡歸之於夷矣亦何益哉夷人之狡自古而然戰則攻殿利則徼厚名為助順志在侵漁中國之愚為其所

笑後世有借異裔之兵以靖邊圉者不可以戒乎

唐初開拓邊境地連西域開元以來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開屯田設塩牧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史之亂邊兵精銳者皆徵入援所留兵弱胡虜蚕食數年閒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於是河西隴右之地盡為吐蕃所有自臨鳳以西皆為左衽而關中之勢孤矣其始也樓心腹以奉肌膚而域內之為空其既也剝皮膚以救臟腑而外方為之撤故善為國者務實其內不務廣其外可也

安史既平僕固懷恩留其降將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厭苦兵革苟幸無事因而授之於是薛嵩據相衛邢磁洺貝六州為相衛節度使田承嗣據魏博德滄瀛五州為魏博節度使李懷仙據范陽盧龍諸州為盧龍節度使李寶臣據恒趙深定易五州為易定節度使李正己逐侯希逸據淄青齊沂密海六州為平盧節度使皆收安史餘黨各擁強卒數萬治兵完城置署吏將不供貢賦兩河之地曠若異域而朝廷不能制也方代宗時郭子儀為河中節度表請盡罷藩鎮仍自河中為始使朝廷能用其言喪亂自此止矣而猶豫遲迴莫為決策坐失兩河之地當時宰相元載杜鴻漸諸人也

唐之失國皆輕舉之過也祿山未過潼關而玄宗即出幸蜀吐蕃甫至郊畿而代宗即出幸陝鑾輿一動都邑蕩搖賊衆鼓行而入如過枕席矣如宋時契丹之寇從王欽若陳堯叟之言出幸吳蜀則南渡之勢不至靖康而成矣關中之四塞非弱於汴京之四達二夷之兵力非盛於契丹之桶境而安危之機制於頃刻是以觀寇公之功謝安以後一人而已唐則陳玄禮魚朝恩程元振掌兵於北門杜鴻漸元載秉鈞於

朝著雖有郭李之將能効焦頭爛額之功而不能伸曲突徙薪之慮即寇公當此時亦一顏魯公而已嗟乎後之籌國者遇有非常之變其當以安石準為法可也

魚朝恩判國子監執易陞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人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恩竟為載所奏而誅其驗矣荊卿所謂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其實奸人陰險機械甚深其狀往往如此非五情之正也

唐自武后以來世〻奉佛至代宗時元載王縉杜鴻

漸為相三人皆好佛法代宗遂深信之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京畿良田美利多歸佛寺中外臣民承流相化遂以成俗浸淫至於憲宗其風益盛此佛骨一表所為砥柱狂瀾也其尤可咲者代宗飯僧禁中有寇至則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此謂折衝經頌之間運籌幢鼓之內也不亦愚而可咲邪風慾之訓載在經典故有巳知此矣

李鄴侯唐之子房也然其行藏始末有不可解者方其贊畫靈武以白衣入侍坐致匡復之功事定功成飄然遠引不俟終日固巳翔千仞而凌倒景矣及代

宗在御召入禁中為之娶妻賜第擬於俗人一掛世網俛首受爵今日隨陳少遊為之長史明日隨路嗣恭為之別駕及元載既誅召還京師又以常袞言出為刺史刺州典郡隨牒東西坎軻間無地自容一何鄙也當代宗欲使為相泌自言絶粒巳二十年矣誠如其言則泌於婚宦交遊皆巳視之慮表自如不繫之舟而以人主一日之寵遂盡棄其苦脩豈人情哉意者泌不能忘世而又不能忘名不能忘世而不欲涉其涯不能忘名而不能為之尾故身為世名所牒而迹為天下所窺也其不得與子房並稱有以夫

唐時宦官之權人主不能制人臣得而除也何也陳玄禮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皆典領禁兵宿外苑而不甚供奉左右故其進見有時故當其握兵擁寵人主雖甚厭惡亦不敢訟言置法以桃禍變然而不在左右故外廷之臣得以乘間入奏設法驅除以彼無憑社之勢而此無忌器之虞也元載之誅魚朝恩惟結其左右親將離其羽翼然後與代宗密計於寒食內宴禽而殺之使其常在左右布列腹心君臣之間一有言動無不與聞則宰相之謀何由而奏即有秘議先發而滅矣彼時宦寺之權雖盛其防尚踈未

至如後世之密也

代宗知李泌之賢以其不容於元載而匿之於外鎮所謂善善而不能用也知元載之奸布置方畧八年而後誅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後車之載自決夢卜何人之能間兩觀之誅不俟七日何時之可須其優柔不斷如此尚安能保泰持傾以固不拔之業哉

郭子儀擁兵方鎮嘗奏除一官不報僚佐意不能平子儀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委曲從之此無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從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

君可賀矣渾瑊鎮河中時奏事不下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此見二公精忠人所不及當時事理實是如此然亦在人臣所處何如承平之世師保大臣不宜見輕於人主艱難之日握兵大將不宜見憚於朝廷體不同也

魏博拒命李寶臣上疏請討連諸道之兵屢敗其衆承嗣奉表請束身歸命此時諸道同心為國共圖有終則西河之勢未至跋扈也而為一中使所壊可不恨哉朝廷嘉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王

武俊因說寶臣使釋寇以為已資田承嗣因其間隙使客行說使鄆恒相攻釋魏博之憾而寶臣遂玩寇不討與承嗣合矣垂成之功廢於一旦入轂之虜出而復張是椓人者何物哉

楊綰為相奏請加京官俸此舉是也常袞為相欲辭堂封此意非也何者天下事有當省者有當費者有當開者有當塞者官冗則當裁有官則俸不可省位過則當退居位則祿不可辭裁其常俸而使之乞貸於外官是開其請托之門也法為中人而設已之俸可辭而人之貞汙不可保也是啟其賕賄之端也故原思為宰而不受祿子貢贖人而不取金聖人皆無取爲非不取其廉也以已之廉而成人之不廉君子不為也

唐制天下財賦皆納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及第五琦為度支患豪將求取無節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校其羸縮而宦官蚕食其中盤詰相蒂牢不可動皆琦一言之所致也及德宗即位乃從宰相楊炎之請皆歸左藏一用舊式天下翕然稱之初政之美可謂爽誼矣已而瓊林大盈私藏日積厚亡之

慘幾於喪國又何其不承權輿也夫公利之主以內帑為外藏而普之於民好貨之君以外藏為私帑而歸之於盗相去遠矣何德宗以一人兼之而自相矛盾邪

天下事有勢成而不可返者即約之以法亦無益也唐時初置戶部領天下錢穀及設度支轉運諸使而金倉二部幾為冗員楊炎正之是也然其時省職久廢耳目不相接天下錢穀無所總領而二使復爲炎之變非不善也然不可返者勢也故作事議法在慎始爾祖宗立法皆有深慮自有大壞極敝不可[illegible]

非謂變之難也謂復之難也
夷狄慕效中國卽衰兆也回紇有國之初風俗朴厚驍健無敵及登里可汗受賚賜遺始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虜俗亦寖復弱之勢成矣故中國衍說在匈奴得漢錦繒皆馳之荊棘以示不用然於其虜謀至工也然則虜人有宮室耳飲食與中國無異卽易與耳而淺見之士嘵嘵然以啗虜爲失計豈不迂哉

安祿山之亂明皇出奔諸王妃妾多不及從德宗母沈氏爲賊所得代宗旣復東都復得沈氏留之宮中

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德宗卽位遣使分道訪求竟不能得乃刻日發喪追上尊號其實沈后存亡尚未定也以天下之大而不得事其母以天子之母而不得明其蹤從古人以來未有如此之辱者矣然則何爲而不得曰不敢出也

劉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此萬世良規也近日塞上脩守郡邑營造無論巨細必以節省爲先其名甚美其實無益惟一勞可以永逸不能永逸則必至於再勞惟暫費可以永牢不能永牢則必至於再費是以爲節省之名遺大費之實也計之左若矣

郭汾陽年八十五而終當肅宗卽位提兵討賊已迨六十矣自是阨復兩京歷事三主天下以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向使僅得中壽則朔方一老兵爾人不可以無年如汾陽之晚成亦僅見者哉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幾十餘年李元忠郭昕閉竟固守賊不能下至德宗卽位乃遣使奉表間道歷諸胡回紇達於長安朝廷嘉之皆賜爵爲王昕若子儀之母弟子也一門兩王功名赫若可謂難矣

建中兩河用兵度支不繼乃括天下富商錢出萬緡

者借其餘以供軍及括僦櫃質錢總其所得纔二百萬緡而長安已空靖康人攻汴盡括京師金帛以奉虜營下至倡優簪珥無不搜括共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都城已空此何策也以長安汴京之盛物力豐鉅風俗侈華而所得止於如此況後之都城不及唐宋萬萬者乎大抵都輦之下必資富商大價以爲膏腴平時文物華靡可飾太平萬一國勢至此卽出孤注下策猶可救須臾之急乃爭以法家文吏之見動有剝削使之不得安業甚者爲近倖邏卒所齮搒其陰罪一擧而籍之一有緩急將何所恃乎夫

括富民金帛以救急難與饑人相啗纔須臾之死等
爾并此無之則坐而待斃也
兩河藩鎮六國之形也而淮蔡為之要害蓋其地在
天下之樞西跨鄧宛南連江黄梁楚之郊盡為寇壘
於是東南轉輸由汴河而上阻於北道由漢沔而上
者阻于南方而關中之亢喉塞矣故淮蔡之間腹心
咽喉之地也夫以河北為燕趙魏博為魏淄青為齊
淮蔡為韓與楚則唐安得越賊境而有江南哉是其
勢與全秦等而不能制山東之死命秦以關內為域
無所仰給於外而唐都關中以江淮為外府失之則

無以為用也
唐時諸道兵調發出境仰給度支本道糧仍給其家
即今之行糧也建中北討魏博四道之兵環魏而軍
南討淮寧十二道之兵環蔡而軍皆仰給於度支月
費錢百三十萬緡於是常賦不供而掊克之政成矣
夫合天下之兵以守二城出縣官之財以食諸道自
漢晉以來未聞如是之調度也是坐而自索爾
唐之中興也文臣為天下所繫者惟顏魯公一人
武臣為天下所倚重者惟郭汾陽一人然皆不能用
也汾陽既復兩京出入將相急則付以兵柄緩則置
之閑散猶且為朝思元根所持幾於不免故位秩
隆而未為用也魯公歷事三朝優遊列卿未登樞要
猶且為元載盧杞所陷一免而再不免以死於賊此
不但不能用亦不能容矣假使肅代以後内則以國
家大事付之魯公則姚宋之業不足再成外則以兵
戎之寄付之汾陽則英衛之勳不足再見何至一幸
陝東再幸承天土宇內裂彊圉外蹙以至於不國乎
夫賢才之生使其終於下位不見知於世主則亦已
矣業已貴為王公爵列卿相而有謀不用有才不施
可以繫四海之望而不見倚於朝廷可以服四海之

心而不見容於時宰天生豪傑亦復何心而使至此
也
河北拒命淮蔡阻兵唐之國勢有亡之形矣賈林以
一介之士纔頗彊藩招來趙魏離散燕齊其揣摩捭
闔之機不及戰國策士而一念為國之忠則遠出其
上矣方燕趙連兵而武俊朱滔內已有隙林奉抱真
命入武俊之壘說之歸化以片語單辭析服其心及
朱泚僭號林復往說武俊遂攘袂興曰二百年天子
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與抱真馬燧結為
兄弟西引澤潞南連魏博而滔為孤上沟矣故奉天

之役唐幸而不亡者以河北之不從賊也河北之反正以賈林之說也以儀秦之術而成魯連之功林亦義士也哉

唐至中葉禁旅單弱初神策軍使白志貞召募禁兵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及涇卒之亂以五千人入都召禁兵禦賊無一人至者而車駕遂[illegible]以九重之居一卒不守五千亂卒入掠宮苑[illegible]至使萬乘蒙塵宗社失守何為至此極也承平日久上下玩愒公卿大臣相與袖手瀾視偷旦夕之安坐視中涓竊國柄民而莫之誰何倏有不測遂至狼狽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嗟夫此豈惟古有之哉

奉天之圍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兩人皆死重捷之死也賊斬其首棄其身而去德宗[illegible]其身而哭結蒲為首而瘞之朱泚見其首而哭結蒲為身而瘞之忠義之士不惟哀動人主即寇敵亦感為日月之死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悖逆之臣不惟上干天誅即父母亦惡為兩人之事出於一時可為萬世勸戒矣

陸贄奏解蕭復有云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是使情偽相泯忠邪靡分極中德宗之病蓋人主多疑而能考證好察而肯斷決縱有所枉必有所伸惟是蓄疑而不好察而不辯則下情不得盡而衆志益不能一非御下之方也

李晟以神策之兵與李懷光連兵討賊懷光已與朱泚通謀欲緩戰期乃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欲以激怒諸軍德宗以財用方窘力不能給又恐逆懷光意諸軍觖望乃遣陸贄宣諭懷光欲晟自乞減使失衆志乃曰將士戰鬬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不言而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揮而已至於增減衣糧公當裁之懷光默而止蓋使減削之謀出於晟口則士心怨晟而晟之事敗使減削之謀出於懷光則衆怨懷光而懷光之勢孤矣片語轉移而勝敗之形決於俄頃事幾之所係大哉

奉天匡復之功陸贄之謀居多第無論帷幄之中密移默道皆成敗所關即軍機之運有不動聲色而制勝目中者方懷光與晟合軍逗撓不進其情已見矣

使晟不與分軍則爲懷光所制身之不保功於何成於是奏請移軍上未敢發而贄諳懷光以片言質得其意指即以制命分之晟軍既分操縱由已而懷光以一軍孤立始無能爲矣此其功爲何如

帝王之業雖成而雖敗以其布置遠而規恢大也安史之亂顔真卿賀蘭進明阻之於河北而斷其歸路張巡許遠扼之於淮北而杜其旁趨然後李郭之兵出入何華犄角而扼之彼安氏者株守洛陽如檻猿籠鳥安所往哉奉天之難以討賊克復於外則有李晟渾瑊以運籌贊畫於内則有陸贄以連結趙魏而

縶朱滔於河北則有李抱真以輓粟帛而通運道於江南則有韓滉彼朱泚者坐守孤城懷光徘徊河中無出決戰而二虜已在釜中矣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萬間之廈非一木之支彼斬將搴旗摧鋒陷陣以角一日之勝見匹夫之勇者悪能與論得失哉

僕固懷恩之反駱奉先之疑激之也李懷光之復叛孔巢父之迂激之也奉先宦寺之流本無足責巢父有賢者之名不達事變誤國殺身可爲迂措大戒矣雖然懷恩非奉先亦反懷光非巢父亦反反遲不如反速何也二人者有功於國召之使來必且固要爵賞雖傾帑藏不足以資用而爲小人所構必且復反正使克平劳費百倍故激之使反蹴之速斃未必非策也然此兩人者非能知此直是庸妄不達事機爾

李晟之誅田希鑒李泌之逐達奚抱暉皆以片語諭之制其生死此非人所及也朱泚既死希鑒猶據涇原晟以巡邉爲名直至涇州與之飲宴即席引爲亂者三十餘人斬於轅門希鑒時尚在坐晟乃顧曰田郎亦不爲無過以親知當令身首得全希鑒曰唯遂縊殺之一軍股栗無敢動者抱暉殺其主將據陝求節乃以泌爲運使單騎入城召而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

誅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得入故匄汝餘生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慎勿入關自擇安處抱暉遂亡命而去二公以片語之威勘定大難易於反掌此何等威畧也晟久爲大將其兵威權力希鑒所知無所逃死宜也泌以一使之任入不測之軍斥逐驍將如此小兒不亦難哉今人動談古今視天下事若易然猝有一卒操戈狼狽而竟不能自存於此何如

李晟張延賞之隙起於一妓晟嘗戍蜀以營妓高洪自隨延賞帥蜀追而奪之由是有隙朱泚既平欲用

延賞為相晟表陳其過惡其事遂寢是後二君皆有失焉晟以禁旅救蜀張為地主乃以一女子故失使將之歡萬一禁旅有變釁起於誰此延賞之失也晟居成功之際地在高危乃以一女子故脩怨於張要挾君上寢其宣麻之命亦無禮矣此晟之失也至於睚眦着胸牢不可解則延賞之機深而晟之中淺矣

唐肅宗時于闐國王勝入朝以國事讓其弟曜身留宿衛且三十年有子曰銳生長〻安王曜上書以國讓銳天子遣之勝固辭曰曜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不習其俗不可往乃止弗遣夷狄之君而

有夷齊之讓亦一奇也

夷虜之猾黠自古然矣德宗時吐蕃相尚贊結入寇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故其入鳳翔之境秋毫無犯以兵抵城下曰李令公使我來何不犒師於是晟遂為張延賞所構又卑辭厚禮與馬燧請和以全軍得歸歸德於燧於是燧為德宗所疑蓋欲間晟與燧而執瑊爾及會盟之所既敗瑊使免而晟燧二人皆為所間而罷狡夷之謀如此其說唐亦愚矣

李晟為張延賞所構天子命將相和講晟因表荐延賞為相且為子求昏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盃酒間則不復貯胷中矣非如文士雖犯外雖和解中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此數語切中事實古今人情不甚相遠然所謂文士者是延賞輩一種人品外寛内忌機械鱗甲藏而不露故可畏也若乃正人君子光明磊落肝膽照人即有不平一語而解何至如晟所云顔魯公陸宣公皆同時文士晟謂有此否

吐蕃之請和也李晟韓滉以為可擊而馬燧張延賞以為當和蓋張馬皆與李有隙欲反其言也德宗以

猜忌之性入離間之言始也罷晟而信延賞繼也智柳渾而疑燧反覆墮敵術中而不覺矣彼延賞若徒以睚眦之隙施娟嫉之術使諸將解體勍敵得志幸而人心厭亂爾不若誤國之罪豈在盧杞下哉

李懷光之功為盧杞所柳而反李晟之忠為張延賞所中而罷此二人者忠悖不同也其於安危之計間不容髮則有幸不幸爾李泌一言而韓滉得安江淮百萬之粟致於闕下十五州之地安于覆盂君子小人之效亦較然矣而世主不悟謂之何哉

尒之盟李晟柳渾所料同也未盟之先罷晟而不

疑渾既敗之後智渾而不智晟所謂賢智其子而疑鄴人之父也忠臣之事君滋不易哉

德宗欲分宰相之任以軍旅糧儲吏禮刑法各屬一人李泌曰不可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鄴侯此言與陳平錢穀刑獄之對相為互發可謂識相體矣近代以首相掌銓曹次相掌憲臺所謂侵有司之事非政體也吏過兵過者吏兵二部奏選文武職官皆過門下有違失則駁正六押者舍人六員佐宰相判案分

押六司故云彼時給事舍人之職其重如此

吐蕃西戎之一種回紇即回鶻亦突厥十姓之一也天寶以後國勢始強吐蕃據有河隴薦食西郊回紇跨有漢北憑陵上國屢運之強良有以矣乃其兵機官制文字語言儼然與中國同風即朝廷賜書宣諭皆脩辭命之體文采煥然類非椎結之群所能了解何其聲名文物遽至此也細思其故蓋華夷混一關出無禁必有中華人士逃入其境為之運籌制算以成建國之模文物典章因而大備安得不與中國抗哉以是知邊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使戎狄梗化方為寇敵中間往返亦自不易惟至開關通好混為一家道路既開譏察亦簡則浮游之徒得入彼地而中詗之奸得逞我閫矣然則闌出闌入之禁在通好之日尤不可不慎也

貞元三年有妖僧李軟奴結禁衛作亂上命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吾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曰晟新罹謗毀中外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請付廷推以安人情朝廷之臣無連坐者泌之舉有益於朝政大矣然古今事機既可想見國家有意外之虞興起大獄若皆付

之法官必無枉濫乃不付外廷而使中人主之勢必株連蔓引流毒縉紳而後已此不可不防也晟以上相元勳處危疑之地當誣譖之交一有舉動易於牽連安得不聳懼哉

德宗好財又當空乏之會每於諸道節度有所宣索一日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值錢五十萬緡今歲僅三十萬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請不受貢獻及罷宣索臣請歲供宮中百萬緡已而淮運錢帛二十萬至都泌悉輸之內帑司馬公以為泌欲餌德宗之慾而豐其私

財是啟其門而禁其出也此雖正論其見迂矣天下之事決塞有機小有所啟則大有所閉否則一決而潰所傷多矣當時兩河藩鎮陽奉正朔淮蔡之間明阻王化豈可以求車之令興聞寡之心故貢獻宣索之羅否乃治亂安危之機不但崇侈殖財為君德之累而已故泌之豊其私財正所以塞之也何司馬公之見不及此耶

貞元四年咸陽有人上奏臣見白起云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已而吐蕃入寇為邊將所敗上欲立廟祀起贈以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

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上咲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泌之諫是也惜其辭有未盡者起以坑殺降卒毒流萬世據佛經所載數世之後尚在地獄詞雖近誣理則有之死而無知咸陽所見妄也死而有知起之累刼孽報無可疑者安能為異代之主扞禦邊陲乎且列國之將不可贈以三公尚書天子之卿獨可贈邪總之古今官名原不相蒙起但知大良造為高位武安君為封邑安知千載之後何官為尚書何官為司徒而以是贈之不但誣神亦誣

起矣此等舉措皆如兒戲以泌之賢猶不了此習俗之所敝也

李泌以徐州當江淮漕挽之衝地儕李納為所竊據乃以張建封鎮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其下無不畏悅故能保障江淮以通漕運亦一時賢豪也

董晉為相慎重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晉之相道未知何道其時天下安危亦未必能有所矯正而其語則知大體矣史乃以為循默取容蓋徒見其迹而未亮其心也後之為相者

有所不得於上惟恐人知有所得於上惟恐人不知有所怨於人惟恐歸之於己有所德於人惟恐歸之於上故人主之德意則壅之而不宣入告之謀猷則播之而不隱此其常也如晉所見乃王佐之言循默充位之人豈能及此孔光溫樹之對慎重不泄有之此道則未知也

李泌一代才也無論左右肅代治亂持危中興之功卓然第一即相德宗時數事皆關天下大故而以片言決策較如列眉至今讀之了然如見試舉一二如西北庭控制西域諸國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東

至要害矣吐蕃既平朱泚即請此地德宗即欲與之賴泌力諫而止又如德宗反正之初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西河淮蔡皆為異域韓滉掌東南財賦以供京師為浮言所間不能自保此向背之機也泌乃力陳其忠請旨宣諭使滉感悅流涕自臨水濱發米百萬而六師萬姓之命賴以不隕此何時也又如李懷光阻兵河中伏誅無日達奚抱暉據陝城以應之淮江運道水陸皆絕此扼吭之形也泌以單騎入陝也抱暉而遣之如驅雛耳而河中失援運道得通不待梟懷光之首而都城已在枕席矣又如馬燧李晟

既成大功為德宗所忌張延賞構之於中吐蕃間之於外二臣一不自保則内而藩鎮納款者將人人自疑而吐蕃之間得行益輕中國非但君臣恩禮之不終也泌乃片言定約使其上下相信二臣得保其終而國勢因以不搖何利如之又如于闐以來西域使以河隴既陷歸路阻絕仰給長安不勝其弊此大蠹也泌廉其有田宅者四千餘人隸天策諸軍使為將卒歲省度支錢伍十萬緡又如德宗止有一子乃以部國之釁欲廢之而立姪此何等大事而當時勳舊之臣無一敢言及者非泌苦口切諫開悟上心至於流涕闌干洞知究狀則瑛瑤之禍復見於貞元矣又如德宗以陝州之故心恨回紇而泌欲借回紇之力以圖吐蕃上心必不可解也泌以辱少華之罪歸之已死可汗而以德宗之辱歸之少華於是上心洞然無所復惑遂使兄弟之國化為臣妾寇敵之域變為和親而吐蕃從此服矣三相謀臣㕘相論議於中猛將宣勞於外豈不有所効而動中肯綮力轉樞鈐明白正大為不可易之論宣公以外鄴侯一人而已唐史舊傳毀之太過以為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又謂好談神仙詭秘為世所輕蓋謗書也總之智略才識高

出一世而以機警辯博頡頏世貨則誠有之受知三朝職親地密而低昂毀譽無所依回招尤取謗固其所也其不及留侯品也非才也

唐時親王出長州郡入為列曹不知與部使長官禮體何似又其時宰相罷政無致仕者内則布在列卿外則開府節鎮宋時宰執賜罷出為知州通判不知爾時禮體何似漢時宰相罷為九卿然不出為郡也總之於古制遠矣以王者之尊不聞政事可也而夷於諸吏之間以宰相之重罷歸故里可也而置諸卿列此非所以尊尊貴貴矣其於國體不少損乎

本朝宗王之體下天子一等三公以下皆拜伏如禮然不聞政事也卿相得罪即懸車而歸不改其官雖無祿養之資可以自贍而官名禮體亦不少貶漢唐以來所不及爾

人之遭際有大奇者陸贄之在奉天李泌之在靈武造膝關說借箸畫筴人主傾聽將相奉命以齊之仲父蜀之武侯無以過也然泌歷肅代二朝及三十年至德宗始相贄歷建元十餘年始相何其遇主之早而得政之暮邪豈急則須之緩則棄之邪抑梯路之登各有時也然泌之為相功不加於白衣贄之為相

過反衰於內相二公之得志正不在相與不相爾

陸贄奏疏論用人一節有云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夫傷易何以得人太精何以失士此不可不思也則天法罔頗容上下童跡惟至進退人才反覺疎闊一言合意立躋崇顯片辭迕旨即被摧夷誅賞之宜則過當矣而操縱由已詳畧有法其發也機不可測其用也才無不盡贄所謂得人以此也然此惟英主能行之守成之材惟以任法為勝耳慎簡之方亦何可盡廢也

唐時宰相權不甚專惟李林甫楊國忠獨攬大政同列不得與聞其他省娛與諸相固等夷也而大政太議相伏不發以至悞事者間亦有之貞元中賈耽趙憬陸贄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而易此與李泌所論分任六曹事正相發宰相之職無事不當問安可分曹無日不在官安可分日皆非也

董晉帥宣武陸長源為行軍司馬晉為人仁柔多可而長源性剛刻好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既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此可為長官鎮重之法大抵喜事之人性機鋒銳有所建設必欲求成然亦厭怠不

能持久若請而不許則持之益堅暫許而終罷之則其興已闌不復爭矣長源躁人他日代晉領軍為軍士所殺臠而食之使晉事從其請不待長源而乱矣

小人之言有切中事理者君子不能廢也順宗在東宮與講讀諸臣論及宮市欲為上極言之眾皆稱善王叔文獨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泣而謝之叔文佞人也其言則正論也以德宗猜忌之性太子危疑之迹而言及大政以逆上心嚮其危矣叔文之言乃事理所必至何眾人之不喻哉小人有識

見屬與君子不相遠惟其心出於私而機發於邪以
文奸之詞為市寵之具故其與君子背馳矣
德宗之崩定策禁中請立太子者學士衛次公也順
宗之疾定策上前請立太子者學士鄭絪也夫絪與
次公在唐公卿中不甚著聞而兩朝大命皆出其口
可謂有社稷功矣顧命建儲何等大事但以內人中
官與一二學士決策內殿而將相大臣拱手受成不
得與聞國步亦甚險矣蓋自中葉以後學士當制日
直禁中職親地密而兩省宰臣不與帷幄之畫故反
疎耳劉克明矯立絳王則使學士路隋草制王守澄

迎立文宗則與學士韋處厚共議自此以後皆然唐
學士即漢之錄尚書事而名位稍輕爾

黄裳為裴延齡所沮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
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即勸執誼請太子監國執
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啟口議禁中事黄裳勃
然曰黄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賣拂衣起出此
時執誼附麗王伾王叔文謀專大政視黄裳一老卿
耳及二王既逐奄奄愰沮而黄裳拜相借其氣勢猶
得後貶回視當時意氣何如小人成敗在須臾而楊
易自得以為無患者大抵然也

韋執誼初為王叔文所引傾心附之既得相位欲掩
其迹時時與為異同輒使人謝曰非敢負約乃欲曲
成兄耳夫不恥結納小人以求進用而又中道異同
以自湔雪此小人之罪人也嗟夫世之為此態者不
少矣觀其厚顏可為冷齒

士君子出處語默自有定體不可分毫易也少室山
人李渤為憲宗所徵辭疾不至而朝政得失輒附奏
陳論此非體矣以為當仕不必辭疾以為當隱不必
論事身既隱矣言於何有渤之自處非也若乃元老
世臣告歸田里朝廷有大政事遣使臨問國家有大

利害上書陳言則情禮所不忍廢者不可以此例矣

李吉甫拜相感激流涕欲求進賢報國令舍人裴垍
疏所知賢才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
然稱為得人此一時也何其虛心及牛僧孺李宗閔
等對策指陳時政吉甫惡其切直請令垍等覆策又
以無所異同俱遭擯逐此一時何其剛愎且均一裴
垍也方用其所疏以褒進才賢而不能從其所策以
優容忠讜旬月之間意向頓殊權世之溺人如此哉

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
[illegible]北邊地兩河藩鎮共十五道並不申戶口每歲

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
湖南八道凡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
戶四分減三而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比天
寶三分增一彊宇可謂蹙矣西北諸道率在陝西兩
河藩鎮則令北直山西山東河南皆為化外朝廷以
關中為室隔數千里賊境而取給於江南當時跋扈
之臣有捧一抔土塞河淮之路則關中立槁矣百年
而後亡者幸也
元和三年以上號覃恩中官奏遣使齎赦分詣各道
裴垍李絳以為赦使煩擾請附急遞中人以舊則請

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為非是柰何不改夫赦使煩擾
誠所當裁然以詔旨附遞似亦失體然皆不足深論
獨憲宗論舊例二語可破萬世拘攣之見官府每舉
一事必稱舊例例之所有雖覺其不宜不得輙改例
之所無雖知其甚便不得輕開此法守之所循而事
機之所以滯也夫以文吏之守而裁以迂儒之見天
下之受其弊者多矣
白居易賢相也而不見大用以詞翰著名為可惜也
[illegible]為學士阻王鍔使相之命收僧孺直言之逐論吐
突承璀都統之權請罷河北之兵表表正言天下大

討一時侍從大臣無出其右第以一事言之如李師
道請以私財贖魏徵故第居易上言事關激勸宜出
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請敕有司以官錢贖還賜
其後嗣此舉有關國體非深識之士見不及此跋扈
之臣不能恪脩侯度以奉國法動撼朝廷過失以相
嘗試若從其請彼將益輕縣官無所顧忌矣此雖小
節有折衝尊俎之功不可忽也
德宗受諸道之獻因李泌諫阻而諭令毋白宰相憲
宗受諸道之獻因李絳諫阻而諭令毋申御史是背
卿相近臣而與藩鎮為密也彼藩鎮諸臣率屬寇壘

貢獻之受否乃朝廷輕重所關所以嘗試之也乃背
腹心之秘謀親偵探之詭計所謂利令智昏者邪
建中之亂有賈林者遊說兩河之間使其不應朱泚
及元和討河北有譚忠者遊說燕魏之間以離承宗
之黨此兩人皆說士而忠於為國非儀秦可比譚忠
者燕人為劉濟使魏聞田季安欲出兵以抗王師已
入折其謀而說季安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壓
境號曰伐趙而陰遺趙書求其一城奏報天子以為
許信季安以為然與趙陰計得其堂陽是雖不擊趙亦難明助趙矣
[illegible]魏不助趙者忠也既歸幽州又以計激劉濟使討

承宗曰燕趙爲怨天下莫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無一人濟易水此正使路人以燕賣恩於趙致忠於上也濟乃自將七萬人出擊承宗而河北諸道之師皆會於易定矣是使燕擊趙者忠也跡其指畫擘陳有戰國策士之法而一出於正爲過之爾天之生材何代無之

讀史漫録卷八終

讀史漫録卷九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唐憲宗至僖昭

憲宗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奸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政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皆歸罪於德宗耶邪比觀之人臣循默苟容無所可否雖人主一時相終亦薄之若能犯顏苦口指陳得失即一時逆旨或至譴謫然使人主虛心思之未有不以爲忠者也

李絳與吉甫有隙言論每每相左要其大槩絳爲直諒吉甫圓通風格誠有不同然吉甫亦名相也何至導諛逢君如盧杞李林甫之態而史所記奏對之語如云天下太平陛下宜爲樂如云人臣不當強諫以君悅臣安爲美如云陛下惠澤雖深威刑未振中外懈惰宜加嚴以振之此等風致不類士人宜吉甫未必至此蓋宗閔僧孺之黨與德裕不協故誚爲謗書以騰於世而記者不之察爾凡讀史者於此等頭項

以意會之可也

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李絳亦云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侄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材是乃自便非徇公也二公之言乃大公至正之論聖人所不易者夫徇私而與之者是知有其人也避嫌而棄之是不知有其事也有其人私不有其事亦私惣之無容心焉可矣誠以無心處之雖割恩未必怨雖內衆不為私也

李絳李吉甫為相數以議事不合爭於上前而權德輿居其中閑無所可否憲宗不厭二李而鄙德輿遂

罷其相此真英主之見也夫人臣甲可乙否意見不叶雖非國家之利然猶有所關難往覆以開人主之聽若乃容容默默無所建明此真伴食之徒何益於國宜為人主所輕矣

淮西之役非李祐先導則李愬不得入鄆州之役非劉悟反戈則田弘正不得入故克強敵者必有內主方得成功而御大衆者一失人心必至內潰此得失之機也

李逢吉為宰相不欲討蔡而令狐楚為學士與之相比裴度恐其內外相合以沮軍事乃於受命之日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軍制失詞罷其內任此晉公之勝算也討蔡之師決於獨斷國之興亡於是焉在必有沮敗其禍可勝故以草制為辭先發而除之此等着數非大豪傑不能用也

唐自中葉以後張皇天討不知其幾矣河北之役以李郭為將會十三道之師以圍鄴而不免於瓦解元和之討成德會六道之師以屯易定而不拔其城何其難也至如伐蜀之師高崇文以千餘卒直入劍門平淮之師李愬以三千親兵直襲蔡州皆若摧枯振落不勞一鏃又何易也此其故可言矣杜黃裳恭遣

崇文即請無置監軍裴度一至行營即奏罷諸道監軍以兵屬將故有成爾至如鄴城之圍以魚朝恩監軍成德之討以吐突承璀為制使武夫力而闘於原中使頓而掣於幕欲其不敗又可得乎百置監軍而敗一不置而勝論唐事者此可以觀矣

裴度崔群為相五坊使楊朝汶妄繫平民為中丞所劾度等以為言憲宗曰姑與卿論用兵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關東耳五坊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責朝汶曰以汝故使吾羞見宰相即賜之死憲宗英主也蓋方域之征雖遠而將相之權

可施近習之橫雖小而城社之憑有據故格虎兕於原野則壯夫奮腕熏狐鼠於城社則巧匠血指勢使然也

吳元濟之據蔡也其苛法偶語夜不然燭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及裴度入蔡盡弛其禁而蔡人有生人之樂矣李師道之據鄆也親識宴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及田弘正入鄆盡除其法而鄆人有生人之樂矣二盜之繩下與二公之布德如出一轍從賊而樂歸正以此也有如歸正之樂不如從逆將以招之不濟乎

成都甫平而杜黃裳罷相蔡鄆甫平而裴度罷相所謂鳥盡兎死之時也憲宗頗稱英主而任人報功之道一何爽與黃裳之罷不知其解史但言其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要爲未盡也度則皇甫鎛擠之耳鎛方以掊尅聚斂上結主心而度再三攻擊不遺餘力其不能容固宜君子豈但難進進亦難久治日少而亂日多有以也

憲宗削平僭亂藩鎮震慴韓弘自汴入朝獻馬三千匹雜繒三萬疋錦三萬疋絹二十五萬疋金銀器千而汴之軍庫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疋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弘之善於積聚如此當時諸道剝賦不入朝殊故一鎮之富幾埒內帑其氣勢可想見矣

憲宗以服藥躁怒左右宦官獲罪至死人人自危于是有陳弘志之變敬宗遊戲無度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棰撻是以有蘇佐明之變所謂舟中之人皆敵國也三覆此事足爲寒心不能不恨及宰相何也保其身體三公之職事而至此則將焉用嗟嗟此[illegible]言矣

司馬相如因狗監楊意以進元稹爲江陵士宗因監軍崔潭峻以進其事同也至其浮薄不羈亦畧相似

然長卿引疾避世托迹文園近乎不規榮利而微之以嗜進冒榮爲朝論所鄙至以爪上青蠅而相詬辱其品可知矣

元和之末方鎮底平長慶之初河北復叛盍有由焉幽州之亂宰相崔植等激之也鎮州之亂度支崔稜激之也先是劉總見西河從化棄官爲僧盡擇麾下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羨慕朝廷祿位之心總雖亂賊其爲公家計固甚辯也而宰相崔植等不知安危大體無所貲省幽州將士羈旅困憊不得一命勸歸本土皆含憤怨又以

張弘靖代總弘靖驕貴不理軍機僚佐韋雍輩又多輕薄少年嗜酒豪縱裁刻糧賜數加詬責由是人人怨怒而弘靖見囚矣故幽州之亂植等激之也田弘正既平鄆州改鎮成德自以鎮人世仇帥魏兵三千赴鎮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稜性剛褊無遠慮以爲兩鎮各具有兵恐開事例表請再四竟不肯予於是魏兵南歸而弘正見殺矣故鎮州之亂稜等激之也當兩河用兵淮蔡聚百萬之兵捐百萬之費此等經紀出何事例禍亂雖平遺種未盡乃惜一命之爵升斗之費而使從化之方復成異域展轉勞費至於

亡國何例之誤人如此也夫以搦管之見而操縱兵機以挈瓶之守而劑量大計何國家之不幸而遇若人哉

天下承平日久士夫委蛇自得養成一種驕貴之態自相崇護視武夫健兒不啻奴隸一旦激成事變首領不保如張弘靖之在幽州是也弘靖初在列鎮以寬簡得名及至幽朔不諳舊俗又不知體恤士卒安輯徂獷故及於亂方其囚於驛館明日軍士稍悔詣館謝罪請改心事之三請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乃奉朱克融爲帥想弘靖不應軍七時作何計畫真是一木偶人噤不出語爾公子揩大衆止令人咲殺

韓栁以文章並駕元白以詩賦齊名皆所謂莫逆交也而其人品邪正皆相反韓白以守正不阿直已行道不容於時而元栁以交結嗜進濁亂朝綱見斥於士論何其志行之不同而意氣之相得邪然就四子品之韓之德純於白而元之邪甚於栁白不失爲正人而韓則一代之山斗栁不免於倖黨而元則士類之蛇虺也以文而論士不亦難哉

古人論事亦有失體者如昭義監軍劉承偕以驕縱

不法爲節度劉悟所囚穆宗與裴度議之度請下詔書具陳承偕罪狀令悟集將士斬之以爲如此可收天下人心令藩鎮効死此蓋因一時監軍橫虐亂紀故欲斬一承偕以安人心然非體也王人雖微位於諸侯之上君之路馬禮不敢蹴豈有天子所遣勅使爲鎮將所囚不能問其罪而反令誅勅使者乎勅使可斬徵入朝廷辟在司寇天下藩鎮其誰不知柰何以太阿之柄倒持而授之邪晉公急於除奸恐失機會而不知紀綱所在有不可輕施者討亦左矣

[illegible]既没主藏奴與吏訟於公府穆宗取其財簿閱

之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有一行云其年月日送
户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素厚僧孺得此大喜即
以爲相此一段乃奇章實事李黨不能沒也萬曆十
年籍沒馮保閱其簿籍公卿大僚皆有問遺惟司寇
嚴公無名　上甚重之內使宮人因呼爲嚴青天未
幾拜爲太宰此二事相類士人平居高談矩步各立
局面至於辭受取予可對天日能幾何人使不閱二
氏之籍則二君之清操何由而見同時公卿大臣負
愧多矣

李逢吉爲相內結王守澄而李紳爲學士在內恐其

抑己故出紳爲御史中丞而以京兆韓愈兼御史大
夫免其臺叅二人遂以臺叅相爭文移往來辭語不
遜逢吉奏二人不叶皆得左遷二人入謝上令各叙
其事乃寤而優處焉正人君子爲小人所構兩敗俱
傷墮其術中始終不悟如此者甚衆

敬宗即位李逢吉忌李紳復用日謀中傷乃令王守
澄譖紳謂其欲立深王遂及遣謫已而上閱禁中有
文書一篋得裴度李紳疏請立上爲太子上乃嗟嘆
悉焚謗書而紳始免於死矣小人之陷君子必被以
極惡使至赤族而後已篋中之書非唐之金縢哉

劉棲楚爲吏歆與王承宗爭事及爲諫官至欲碎首
玉階以動上聽可謂直節士矣而名在八關十六子
中何也直言極諫之士亦有恃權臣而發者如谷永
之在漢是已棲楚逢吉之黨恃援賣直不足責也

敬宗即位鄠令崔發以誤擒內使爲中官所毆有詔
繫獄言官爭上書救之且請正中官於法皆不見聽
宰相李逢吉等從容言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
然其母故相韋貫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
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
、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

如卿所言何爲不赦乃釋發罪仍慰勞其母既欲幸
東都朝臣諫者甚衆皆不見聽已遣使除道決意必
行裴度從容言曰國家並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
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阤陛
下倘欲巡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
來言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罷不行
此二事可爲大臣告君之法矣蓋大臣之諫與言官
不同言官之體主於力爭而不慮事之成否大臣之
體期於必從而不計言之直巽故其不同如此孔子
論諫曰吾得諷焉此大臣之義也

夫救人之溺必援其髮救人之焚必撤其室何若小有所忌則大有所阻而爲德之實猛不同人情之順逆亦異彼人主有所憐怨欲致之死必有一種意見自以爲是而救者但言其無罪而不當誅是與人主爭矣與人主爭事之是非其勢尚緩與人主爭人之死生而不能勝則與已殺之者一間爾故必順其所怒以片語隨之則其怒易解而後徐開其不當死之狀以使之自悟則其言易從此救焚拯溺之法也如以提髮爲不恭而吟誦於水上以撤屋爲有損而揖讓於火旁其忍以殺人也甚於水火可不畏哉

文宗之初裴度韋處厚並相賞罰舉措大有可觀如李同捷以滄州拒命諸道進討魏博史憲誠密助同捷而晉公不知也憲誠使至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候所爲自有朝典憲誠大懼遂不敢與同捷通矣此時二公同事而疑信不同其自相矛盾宜也然以兵機論之以相反相濟一推誠以待之一明法以示之使其畏威懷德而潛消逆萌蓋亦經略之大計也故爲國之臣以異見爲同心而爲私之臣以小郤誤大計國之濟否於是焉在可不慎哉

文宗憤宦官強橫力不能制密與學士宋申錫謀除其偪申錫密諭京兆王璠璠泄其謀澄等遂誣構申錫謀立漳王下獄貶死及甘露之變璠亦被收其兄涯謂之曰五弟昔爲京兆不漏言於守澄豈有今日邪所謂君臣不密者矣

深哉鄭注之奸也初爲李愬所嬖王守澄惡之一見守澄而守澄悅再爲守澄所嬖韋元素惡之一見元素而元素悅其佞可謂至矣然而守澄元素皆爲所殺又何險也守澄元素中貴性資易於迎合獨以愬之才識號爲名將而爲其惑則可怪耳蓋深奸險巧

之士惟疎而絕之庶乎可免若與之親密未有不受其害者也

牛李之構黨也人主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此雖無可柰何之辭而事理實有然若河北之賊所傷在支幹朝廷之黨所傷在腹心去河北之賊所資者兵馬戡敎難辦而易籌去朝廷之黨所仗者紀綱法度易知而難行也嗟夫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黨王道平平非建其有極孰能爲之然有故爲黨何爲而成成於私私何爲而起起於利利者得失之心也有得失之心則愛憎之情入有愛憎之感則

恩怨之迹明有恩怨之分則勝負之形立有勝負之
較則傾軋之機出矣原其所自不過一念之得失而
荼毒宗社丘墟禍亂一成不可復救故曰茍
慮生[illegible]至矣
李訓鄭注之進也逐四相焉初惡李德裕故進李宗
閔而逐德裕德裕既出路隋救之又逐路隋已以宗
閔遏抑不得為相又逐宗閔已注求鎮鳳翔李固言
不可又逐固言數月之間連逐四相恃守澄之勢也
勢成形變遂殺守澄險哉
鄭注出鎮鳳翔以韋溫名家才望請為參佐溫不肯

往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
貶從之則有不測之禍此定見也士君子處世固不
可較計利害然趨吉避凶聖有明訓較其輕重而取
舍之亦正理也惟為利欲所蔽見理不明苟貪目前
之得而不顧他日之害即禍福之輕重亦不能擇矣
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韋氏之子有焉
李訓既得志獎拔狂險之士亦在列位貶竄正人君
子朝列一空於是取天下重望以收人心如裴度令
狐楚鄭覃皆累朝耆舊久為當路所軋皆引居崇秩
而士大夫真有望其能致太平者嗟夫小人之識此
所必至何足異哉大道之公舉措順理其進君子也
理所當用也非有心於用也其退小人也理所當舍
也非有心於舍也是故誹排譽有所不恤恩怨有所不顧
惟視理為何如耳至於小人在位有所舉措皆出於
私其用小人也資其利己也私也其抑君子也恐其
妨己也私也至於陽用君子以塞天下之口而陰用
小人以執天下之權則其謀甚狡而情亦易見矣素
何以太平望之哉
李訓鄭注奸巧小人也其謀誅宦官計畫已久宜必
有過人之策乃其術迂疎不通有絕可咲者何也彼

訓為宰相柄事於中而注帥近畿擁兵於外犄角相
應待時而發似矣然注之謀欲率親兵送王守澄之
喪而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因闔門斧
之使無遺類此已迂矣訓猶恐其獨成功歸於注欲
使部行餘王璠多募壯士並臺府吏卒先期盡誅宦
者並注去之於是以甘露之奏壁人而圖之其策之
迂疎又甚於注彼甘露之有無一使若辨之何至請
天子臨觀車駕未行又先遣宰相繼遣中官此等舉
動已自可駭此輩耳目滿前豈得不惑而可置之机
上耶且宦官會趦固多必有不往送若視甘露若固

多必有不徃視者可得而盡誅耶誅不可盡則天下之爲士良弘志者又安得其不生耶此其計出於秦人坑儒之術令諸生徃視谷中之瓜相與辨其有無因而坑之耳以城社之奸握韜鈐之重豈如一二廷儒可得而襲也且函谷之事亦妄語爾柰何據以爲式可謂小人之愚者矣

天下惟有二事着手不得以外廷攻宦官其勢不入必有入之者而後可行辟捕黃巢必用夜猴以中國攻夷狄其勢不出必有出之者而後可行辟逐狡兎必用韓盧故能誅宦官者必宦官之黨能攻夷狄者

必夷狄之儕此形便也宋申錫崔胤智不及此其敗宜矣況李訓鄭注之奸乎

通鑑開成元年崔慎由爲學士直宿禁中宦官仇士良魚志弘夜召入內使草詔廢立慎由不從乃引入內殿而疏文宗過惡曰不爲此掬木梡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措大之稱始此一掬木梡措大能安九五之位所係亦不少矣措大爲圖木梡天下殆哉

文宗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此論文要旨也因事爲文者以文叙事也以文害事者取事就文也今日之文敝正在此取今人之官以就古之官名取今日之地以就古之地名增減今之事實以就古之文義改換今之法制以就古之章程施之章奏則敷對不詳施之綸綍則訓諭失體施之紀述則事實不著施之文移則吏民弗從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生於其政害於其事信有之矣原其所以皆居今好古而過爲者也

李石用韓益判度支坐贓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文宗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詳卿所用人不掩其惡

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文宗數語切中大臣用人之病凡大臣用人未必盡出於私只是不肯認錯使其人有所憑藉而他人不敢指摘故天下之事日壞而不可救也又况以私心進之而以私心庇之而受其敗者哉

文宗之末宰相數人分爲二黨鄭覃陳夷行爲一楊嗣復李珏爲一覃等所欲用嗣復等輒抑之嗣復等所欲用覃等輒抑之議政之際是非蜂起上不能决國是如此其克有濟乎自古以來如是者多矣蕭曹相繼房杜相成可多見哉

文宗聰明英察好文勤政守成之令主也裴度韋處厚相之於始鄭覃李石相之於終誠使法紀粗張舉措不紊太平之業抑或可幾而以王守澄仇士良專權於中代執威福之柄以李德裕牛僧孺嘖爭於外養成朋黨之風於是國事日非而亂亡萌兆矣其謂學士周墀有云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其志悲矣天下治亂惟紀綱若紀綱常張卽委裘之朝可以卧理有如王綱解紐太阿倒持雖聰哲之主坐擁虛器無可柰何其所由來者漸矣欲察天下之治亂舍紀綱其奚以哉

李德裕對武宗曰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此數語着可謂盡君子小人之情狀矣嘗以是語推之特立不倚非但不失己且不失人何也無所倚則無恩與怨無恩與怨則無所用其好惡而太公之道立矣有所附着雖可以樹群亦可以敗交何也其人可附則就之惟恐不亟其人不可仗則去之惟恐不早非其性薄也不能無所趨則不能無所避其勢然矣嗟夫正人君子豈但自無所倚亦不爲所附女蘿施於木上自榮自枯而松柏無心爲爾

德裕告武宗云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積月累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譴責如此則君臣之際無疑間矣此一段切中人主猜疑之蔽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喜則色咲怒則呵責及其能改旋亦復初若乃外示含弘內爲藏宿非君道也所以然者正由明有不足故不能斷既不能斷則不能忘爾

文宗止有一子爲楊妃所搆而死開成之末儲貳無

托宦官劉弘逸薛季稜皆有寵於上季稜志在陳王成美而宰相李珏主之弘逸志在安王溶而宰相楊嗣復主之陳王敬宗之子安王上之母弟也而陳王已正位東宮矣文宗大漸仇士良魚志弘以東宮之立不出於己乃矯詔立武宗而陳王安王同日賜死薛劉受誅楊李被竄矣國本之定有如置棊不亦險哉初楊妃以太子之母爲所譖死故搆殺太子以絕禍本而擁立安王以邀後福嗣復乃妃族也故爲譖立豈知太子已死而妃與安王同時受戮禍福之、、可以人爲如是柰何行險僥倖之徒不絕於世耶、

武宗削平僭亂比迹元和李德裕之功也德裕才識練達動中機宜李泌陸贄以來所不多見今記其大畧如盧龍之亂陳行泰殺史元忠而求節德裕不許張絳殺陳行泰而求節德裕不許及張仲武起兵討絳爲國誅亂方以節鉞予之其請於上曰河朔事勢徃因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必自生變此乃泰絳所以不終也若天寶以來能以此法處之則兩河之地不爲異域矣又如劉稹據潞澤求節廷臣以回鶻未滅力不能討欲從其請德裕以澤潞近處腹心與河朔三鎮不同力贊討賊之師於是

檄使河朔諸鎮出師東境以撓其權而陰使王宰石雄引兵入討以親其事於是河朔諸鎮既不得與賊合從而宰與雄仗其聲勢亦得深入而取之及稹既梟首乃以盧鈞安之而澤潞爲國家有矣且此一事機權種種皆人所不及徃時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栅居之以自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德裕請令河朔諸鎮分取邢磁洺三州不得取縣及三州既下又恐鎮魏請占朝廷難於可否即除一帥鎮之徃時諸鎮將帥擁兵請立弱廷遣使開諭必不肯出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耳其經畧太原之亂留河東戍兵置之榆社而使他道客兵進討楊弁戍兵恐客兵先取太原妻孥爲虜乃自徃取之而弁遂授首此所謂相激而成也至如招嗢沒斯之降受戞黠斯之款北破回鶻西達黨項神機上算戮無遺筴上全國體下震群謀真安攘之才也

武宗削平僭亂所至有功盡德裕謀畫也然其要領有在焉德裕以所在將帥各有監軍指揮進退掣肘乃與中貴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每

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不得多占驍勇二中貴皆以爲然白上上行之故將帥得施謀畧所向有功此杜黃裳裴度伐蜀討蔡之策也

李德裕忌白居易之進乃以白敏中代之及德裕失勢復爲敏中所排可謂倫所憎而出所愛者也宰相用人但着一毫私意即桃李化爲荆棘不如以大公至正之心進賢退奸爲社稷之利雖未必有利於巳亦不至反受其害也設使居易得進必不肯附和權臣亦不肯操戈入室爲德裕者不尚可全耶

漢之盛也匈奴桀驁踤以倒懸至元成之世單于稽

首而漢業亦衰唐之盛也回鶻吐蕃黠戛敢與抗至武宗以來二種殘破而唐業亦衰何夷狄之盛衰與中國相應如此譬人當壯盛之時有疾大之証雖元氣漸損而強陽未衰故無恙也及其年力衰頹氣血虛耗疾勢雖減而形亦不留矣善理身者不恃疾病之可除而恃元氣之可損善理國者不恃強圉之無警而恃紀綱之不弛則延年永命之道也

漢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世謂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

每顧我使我毛髮淅灑翌日策罷此二事相類霍光柄政宣帝方藏匿民間德裕持權宣宗亦韜晦潛邸而昭帝武宗春秋鼎盛誰有意外之虞彼二臣者勢焰薰灼執手可熱二帝伏在人間已竊視而熟聞矣一旦爲其所立托於億兆之上安得不嚴之如芒刺慄之於毛髮耶嗟夫威震主者不畜勢也爲人臣者亦何樂有此哉

贊皇柄政有贊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贊皇不能用宣宗即位柔立乃爲諫官而贊皇有潮州之貶柔立上疏白冤反坐阿附得譴夫贊皇之不及進賢與柔立之推私爲國其賢否了然矣獨當時執政無能爲柔立暴白者可嘆一哄德裕柄政柔立不爲諫官阿附者如是乎柔立爲諫官而德裕已貶阿附何爲乎即有阿附德裕之人此時必已流竄幸而得免喙息不遑而敢白其冤乎故此時能救贊皇者必非其黨也其黨不能救也

周墀入相問於韋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此千古名言也夫衡之於物非不能輕重也輕重在物而不在衡鑑之於

物非不能妍媸也妍媸在物而不在鑑無心而已無心故無權無權故無恩與怨相天下者以其身爲衡與鑑而無容心焉則天下無不理而身亦安矣柰何其不然哉

唐宣宗即位中尉馬元贄有寵宰相馬植與之叙宗交往上賜元贄寶帶贊以遺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植不敢隱明日罷相收其親吏鞫之盡得其交通之狀植遂再貶此事可爲千古帝王之法宰相交通內人表裏相應固結君上擅權主柄無論廉恥適喪紀綱不張而其爲國家之禍亦有月滋日長而不可

救藥者此非一日之積矣宣宗乃能於服色之間得其交結之狀敎然不俟終日真英主所爲非世俗所可及也後世相權日輕泰交日隔至使柄國之臣皆由奄人而進天下事何可言者悲夫壯夫有踰山蹈海畏足而適耳

宣宗重學士之任至於遷官必需歲月以爲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法行自近官不昵私誠可爲萬世之法然士之遇合亦有不可必者或朝夕左右而留滯於宦途或遠隔班行而捷獵於仕進亦有說焉貴近之臣日在左右視之狎習有所黜陟皆經上心祗見

其彡疎逖之臣風貌未親視之邈遠積日累資不關意向祗見其難見其易則反有所遲留見其難則累無所計念所以帷幄之近有累歲而不遷殿陛之隔或一言而遇良有以也士之遇合詎可期哉

宣宗獵於苑北聽樵夫之言而涇陽令李行言有骯名殿柱之褒獵於渭上而醴泉令李君奭有手筆褒除之命所謂一遊一豫也如此而獵後車之載何以加焉

天下事有近於逢迎而其言有理者李景讓之議廟制是也唐敬宗以後祧及代宗以其親盡也至宣宗郎位則代宗乃其高祖豈有七世之廟不及高祖者故議遷代宗是也其謂敬宗以下爲姪帝不當拜謁出其主則非也三宗以尊臨卑臨御在先有君臣之分以臣拜君不爲越分出之非也惟以世次爲昭穆三宗共爲一室他日以宣祔穆公爲一室於三代亦非逆也

宣宗欲以韋澳判户部力辭不就其甥柳玭或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夫不出於廷臣之師錫而出於人主之

獨斷在嗜進之士方以爲不世之逢而恬退之流乃恥於他岐之迹然則士之進退與其受知於上心不如見察於士論也至謂時事不佳由吾曹貪名位所致則千古名言士林蓍蔡蓋士君子一有貪名位之心只在利害得失境中生死出沒嗜欲日深天機日淺視國家之事如秦越肥瘠馴至大波極壞不可救藥其源皆出於此豈但不佳而已三覆斯言以爲永嘆

崔慎由劉瑑並相一日議政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

致中原丘墟今盛朝之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流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斯言也可謂深於治道者矣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惟循名責實萬不失一能稱其官即流品之所在也有如慢其官常褻其政業日惟養名釣譽以求月旦之推如是而謂之流品即江左風流在皐夔之上矣豈不殆哉流品之誤人國家禍及蒼赤毒痛四海漢唐末造明効昭然可爲鑒戒

天下之事有士類激成者漢唐宋黨人之禍是也凡天下之事以君子長者之心處之去其太甚而已夫

君子長者有休休容人之度而無汲汲求名之心無求名之心則其處形迹之間涉而不滓有容人之度則其御邪正之際嚴而不惡故有化而歸正無激而成奸有因敗爲功無以全求毀天下安得多事夫惟好名嗜進之士以尅核之心行文深之法惟恐形迹之不存名聲之不附求自立於不敗之地而不顧國事之安危故往往激成天下之亂耳唐之末造士大夫深疾宦官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如進士葉景與一監軍相識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紛然況隙終身其不相悅如此黨人之禍所由激成也豈士

君子所宜有哉天下自有中道彼宦人亦王官也終之而求進則昏夜及門擯之以爲名則一揖爲累其心一也於君子長者之道胥濟矣

越絕書載吳王闔閭葬死[illegible]擊以金玉鳧雁實其墓中及觀唐懿宗葬同昌公主服玩器物每種百二十輿錦繡珠玉爲儀佩衛獵燼三千餘里奢華不經可謂至矣乃知闔閭之事非妄也李可及作嘆百年曲其聲悽惋中舞者數百人以錦八百匹爲地衣可謂哀而傷樂而淫者也繼世昏庸之主暴殄天物何代無之

路巖罷相出成路人以瓦礫擲之京兆薛能巖所擢也巖謂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對曰向來宰相出無例裝人防衛巖有慚色劉瞻罷相遠謫爲人所惜及賜環入都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即此一迎一送相之賢否可以觀矣

黃巢還自閩廣北趣襄陽節度使劉巨容招討使曹全晸合兵拒之賊爲所敗度江東走此天亡之時也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立盡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如

留賊以爲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轉戰兩浙之閒不可復制矣夫巨容之言睥睨成敗有虧臣節不容誅矣然使宣力之臣習知朝廷之機括至於養寇求容則當時之謀國者大槩可覩也自天寶以來樞機之任移於左右賞罰之柄出於愛憎而彊藩重兵觀望去來上下之閒以市道相交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義非一日矣故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可不畏哉

黃巢起兵在兩河之閒南渡江淮轉畧閩廣復由湖襄北渡再掠江淮旋入河南方陷兩京迹其旬始之氣幾徧海內而不能據一州之土以爲根本直至長

安方竊名字號令所及不出數縣此流刼之資也豈有遠畧長材不可與角者乎惟其時朝廷政令制於閹寺乾綱無主道揆不秉方鎭諸臣互觀成敗坐失機宜養成寇焰不可撲滅耳夫國之無政大勢已移即揭竿聚鉏可以覆國况狼虎之群哉

祿山之西也哥舒翰以十五萬衆禦之於潼關黃巢之西也張承範以二千餘人禦之於潼關其敗一也然唐之兵力何其相懸如此其所由來漸矣夫財賦如故而兵籍日削濫冒之極化爲空虛臨事而索之必不幾矣承範所將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兒納賂宦官竄名又籍厚得稟賜憑借橫行一聞出征父子聚泣顧病坊貧人自代往往不能操兵以是二千餘人禦六十萬衆又無饋餉之計使之枵腹而往尚何從論成敗乎承範敗書有云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觀此數語唐之國勢可不問矣后世承平之業得無有似之者乎

大凡天下之事太盛者必能爲妖唐家三百年閒以詩主人物詩道之盛至唐而極矣黃巢入長安有書尚書省門爲詩以嘲賊者尚讓大怒大索城中能爲詩者盡殺之波及三千餘人此詩妖也夫三百篇之

作至於多識鳥獸草木以爲工巧至於模寫物態極命形色纖悉不遺色澤俱侈未有過於唐人若其盜天地之氣亦多矣欲無爲造化所忌其可得乎

僖宗之幸蜀也鄭畋晋鎭鳳翔傳檄徵兵軍威稍振王重榮等連諸道勤王之兵營於渭北楊復光以入郡之師舉兵淮蔡此亦雲合雨集之勢高駢爲諸道都統坐擁強兵據有江淮之地若能倡東南諸道鼓行而西約復光於中州應鄭畋於關陜則巢之成擒易於覆手矣而褒固觀望不肯以一騎渡淮使畋與復光獨樹無聲自潰其地駢之罪大矣朝廷不以爲

討止觧兵柄騈循擁袂大詬上表自直言辭不遜如云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云臣恐寇出東土劉氏復興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即此數語逆鄭晤然正名誅之有何不可而鄭畋草詔猶爲微辭深語以譏切之如云從來倚伏之意一旦控去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如云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褻陵此何體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至戟手反唇面侮君父猶且作風刺之語脩文告之辭上下之體不已陵乎而欲撥亂亨屯光復大業知其不

及也或曰畏之也夫畏則不如無罷罷其兵柄未有不懲者巽辭何爲甚矣唐之無紀也

楊復光鼓衆勤王匡復社稷張承業竭誠所事心在本朝唐之縉紳大臣所不及也斯可謂刑餘之周召矣

黄巢伏誅僖宗御太玄楼受俘宣問姬妾汝等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兇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此與花蘂夫人詩意相類花蘂之對其愧在亡國此婦之對其愧在朝廷爾時在廷諸臣作何顔貌

僖宗失守宗祧播遷巴蜀皆田令孜所爲也使賊平還都能撫循諸鎮綏輯四方猶有可爲柰何怙終稔惡潜不知畏巢之未平也欲歸重於北司而觧王鐸之柄拾外欲釋憾於敬瑄而罷鄭畋之相於中及巢之既平也受匡祐之譛而徙王重榮之鎮護全忠之罪而捲李克用之功於是二鎮合從舉兵請闕而輿元之幸又基於是矣三百年基業反覆一闔之手再致播遷盡痛四海而卷亦不能保其身也令孜既爲

諸鎮所攻自知不免乃薦楊復恭自代而奔入西川與其兄相倚爲謀可謂巧矣令孜方出復恭即斥其黨而貶削之命下焉好宄之謀亦安所用哉

昭宗之世法紀陵夷上下無章孔緯爲相能獨振朝綱以存國體如面詰楊復恭云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非反而何李順節以天武都頭加平章事臺吏申請班見百僚緯執不可曰相公職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心安乎朱全忠據大鎮累求領鹽鐵緯執不與謂其使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當時内有宄監外有強藩挾制埀輿吐納

天憲而緯能持法正紀以挫其鋒可謂有救時之才矣惜大厦將傾一木不支雖緯等百輩亦何益哉宣聖之裔唐多顯者巢父以下戩戣兄弟皆有名於時至緯以相業著視漢之孔光可謂同出而異流者也

憲宗初立國勢猶彊方鎮不恭法所不赦杜黄裳裴度之請討是也至於昭宗之時國勢已危急在自保如梁晉阻兵不恭王命亦惟相時審勢從容圖之可矣而張濬孔緯急於討賊何其不達時宜耶原其所由不過全忠欲仗朝廷之威以求逞於沙陀而張濬欲倚全忠之勢以幷心於復恭爾緯賢相也柰何不

知其謀而贊其議乎彼張濬者雖有才識小人之雄也初因楊復恭求進復恭中廢又附令孜故復恭再用而恨之計無所出乃欲倚汴人以圖復恭也及濬伏鉞專征全忠及諸鎮皆不出兵而復恭又從中沮望風而潰理所必至無足怪者上不量國內不審己欲以烏合之衆外挑彊敵而以投鼠之機內戕城社固已失筭矣重以智淺謀疎機事不密以是求濟其能及乎

自隋幸江都物力殷湊而唐之轉運鹽鐵皆聚廣陵故淮南富庶甲於天下蓋長安外府也高駢盤據多年蓄積日富然已擁爲己有不從京師已而秦宗權孫儒畢師鐸楊行密相繼連兵江淮之間赤地千里民無孑遺向時繁華鉅麗之區鞠爲榛莽矣天時地利固有轉移數百年來淮揚二郡曠野蕭條滿目雈葦雖廣陵城市行賈列肆爲東南一都會而於居民無與也

僖昭之世法紀不張惟視方鎮彊弱以爲功罪如李克用奏云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誉臣爲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李茂貞奏云

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纊此數語猶罵倫至在二雄之辭誠爲悖慢而當時政令實是如此所以喪亂相尋人心日失職此故也

景帝與晁錯議削七國七國起兵而錯爲袁盎所中送首以解昭宗委杜讓能征討汴岐二鎮兵起而讓能爲崔胤緯所中賜死以解此二事甚相類然錯當漢道方興身死而國難以平讓能當唐祚將移身死而國隨以亡究憤同情得失異効所遇然矣彼袁崔二子見危不救因而除其所仇有天道哉

董昌帥越於常賦之外加欽數倍以充貢獻每旬發一綱金至萬兩銀五千鋌越綾萬五千疋他物稱是貢奉爲天下最故朝廷以爲忠特尊寵之夫平時聚斂剝朘以結上歡如王鉷裴延齡輩當服上刑者也至於僖昭之世方鎮各私其土貢稅不入京師而昌擁越數千里供億闕廷雖不免暴征橫斂厲及一方而於事上之禮猶未爲失也此不可與鉷等例論矣然昌據一州之地而金綺財物充貢如許淛東物力亦可謂盛哉何今之不然也

獻帝播越西都曹操迎入許昌而漢祚遂移昭宗流

離閔輔朱全忠迎入洛陽而唐祚以墟此二豪者所謂探驪龍之珠者矣袁紹孫策可以爲操而不能李茂貞楊行密亦欲爲全忠而不及故坐而失策也魚脫於淵鹿披於穽千餘年事若合符節可爲三嘆且漢唐之亡亦相類如此

宦官之亂有國之所必誅也然何進行之於漢而成董卓之亮崔胤行之於唐而啟朱溫之篡何也極重之勢不可以猝反積習之弊不可以驟除也且夫劉狐兔之穴而引豺虎之群城社之奸去而負嵎之勢成矣二人之謀千古懸合二代之禍亦不爽焉然則往古之成敗其可不慱稽乎

劉季述王仲先之誅也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由宦官典兵乞令宰相分掌左右軍則諸侯不敢凌侵王室矣此雖非體然亦救亂之權使昭宗能從其請則宦官藩鎮之權可收而撓也乃外制於茂貞內擾於禁旅復歸宦寺再至播還而胤遂結全忠以求濟矣南司黨汴北司黨岐人主惟其左右無可誰何國事豈可爲哉

崔胤謀誅宦官其畫已泄宦官懼誅將謀不利於上上召韓偓問之偓請擇其尤無良者明示其罪置之

於法然後撫諭其餘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上善其言而不能用也大凡行軍御下遇事勢危疑人心反側不有所誅衆心益懼故必有所不貸然後信其有所不誅而可以安人心爾末世不能及此往往以姑息含容養成禍亂此非其明鑒哉

韓偓言於昭宗曰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又曰凡爲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幾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不足而月計有餘

也大哉言也其誠明熏照之旨乎漢唐以來見及此者少矣

昭宗之亡國也蓋三奔焉華州之幸以李茂貞犯闕爲韓建所劫也鳳翔之幸以朱全忠入討爲韓全誨所劫也東都之幸以李茂貞舉兵爲朱全忠所劫也初依韓建再依茂貞三依全忠而九鼎入梁矣神龍失水螻蟻得而制之况鯨鰐之倫乎

召朱溫之亂者崔胤也昭宗未弑而胤先爲溫所誅成朱溫之篡者柳璨也唐祚未移而璨先爲溫所戮傷哉二相負國賣君自附賊黨不過爲身家計爾而

身先君亡家先國滅天網恢恢豈不大哉以此繩之覺沅范王楮諸人爲漏網矣大率奸雄豪黠雖盜人之國至於忠邪逆順亦自了了直是慷其私恩不忍斷割朱三斬莽正是快人其人不止殺璨如張廷範朱友恭蔣玄暉氏叔琮等皆其所托行逆之人無不先事剪滅以塞衆口可謂萬世亂賊之戒矣

唐末詩人惟司空圖羅隱卓有風節圖見天下將亂隱於王官谷屢徵不起後爲柳璨所逼入見洛陽陽爲衰野墜笏失儀遂放還山羅隱爲錢鏐判官見朱溫受禪請舉兵討梁鏐雖不能用心甚義之此二子者可謂不負詩名矣至如荀寉奔走於淮南日休屈鄙於黃氏其爲詞賦之玷不亦多乎

讀史漫録卷九終

讀史漫録巻十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五季

五代淮南将崇再用與吴越交兵方戰舟壞長稍浮之僅而得濟家人爲之飯僧千人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鄱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此語足破世人之惑矣夫禍福感應仰庇神明賽禱之禮古誠有之至於戰士成功僧徒受供其不相蒙也不亦甚哉爲國家者誠以此意推之移飯僧之資以犒戰士移造寺之

費以養貧窮福田利益明白易見柰何不悟也

兵家以智巧相乗無有極已觀人心思所至何如淮南兵圍蘇州銭王遣将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以防出入魚鼈皆知之越部将司馬福欲潜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擧網福因得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蓋因其機而用之也兵法之變幻入無方固非三畧六韜所能盡載

呂布被禽謂曹公曰使公将步呂布将騎天下不足定也劉守光被禽謂莊宗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二人識見相類如此古云操刀必割安有以梟雄之勢爲敵所禽尚可求活者愚亦甚矣

黄巣之妻臨刑抗辭慷動聽觀劉守光之妻見守光號泣求告譲之曰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即引頸受戮此皆有丈夫氣識閨閣之流亦自錚錚如此

天下積習極重之勢欲有更張須以漸爲之使其耳目不摇乃可以濟如魏博一軍自田承嗣竊據以来不入版圖幾二百年朱梁之代羅紹威揚師厚據之梁主亦不能制及師厚之死方從趙巖之策分爲兩鎮以弱其勢此未爲非筭也然欲分其将士以配相

衛則其父子相承已幾數世族姻盤結不顧他徙固召亂之階也而又脅以重兵趣以嚴令使其連營聚哭朝夕不保欲不顧而之他庸可得乎魏人入晋而晋人滅梁是一擧不當而以國從之也豈其計之失哉發之太驟而不得其方耳

裴度入蔡解除苛禁與之休息而蔡人安李存勗入魏禁止殺掠有訛言搖衆及強取人一物者皆梟戮於市而魏人亦安何也蔡人爲元濟所虐方不聊生使不以寛政施之而憒其叛亂繩以王法則民無所寧魏人盤據數世驕悍已極使不以重典繩之而畏

其好亂加意撫綏則地不可保故殘虐之政必易以
寬驕横之民必繩以猛易之則兩爭矣
劉守光據幽州末年衰困遣叅軍韓延徽求援於契
丹遂爲契丹所用數之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所
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於是漢人各有生業
逃亡益少兵威所振諸夷慴伏而契丹之大業成矣
又晋將盧文進爲亂軍所迫亡入契丹契丹入寇文
進爲之鄕導盧龍諸州殘弊自古夷狄之入中華必
有士民爲之謀主而後建國之模有所締刱漢之中
行衛律皆其人也故逰俠無籍之流不可使闌出邉

関爲虜中鄕導在承平之世尤所當謹
自古刱業之君惡衣菲食身先儉朴亡國之主窮奢
極麗靡費萬端此興亡之所以判也陳隋之季無俟
論矣前蜀王衍以一州之地倔僵窟穴後唐李煜以
一隅之安喙息江海可謂鷦鷯之一枝籠鳥之四隅
矣而其服食居處游宴聲色備極纖華曲盡侈麗有
一統之主耳目所未覩者如王衍結繒爲山及宮殿
樓閣宴飲繒山夾旬不下或爲風雨所敝則更以新
者易之爇諸香晝夜不絶久而厭之更爇皁莢以亂
其氣如李主云云斗大一州作如許破落安得亡不

張承業乃晋之勳臣非唐之忠臣也當其周旋晋陽
三十餘載捃摭財賦召兵馬爲莊宗成霸王之業皆
承業之力也及聞稱帝之議乃始痛哭成疾歸其爵
邑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嗟夫
承業亦知其自誤耶唐祚已移朱梁已帝克用父子
自王一方已歷二世果有爲唐之心否耶承業乃曰
吾三十餘年爲王捃摭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
本朝宗社爾此志也豈承業有之而不以告晋耶抑
克用父子陽應其言而借以號召天下耶承業又曰
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

汛掃吴蜀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高祖太宗復生誰
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信斯言也則
是承業三十年經營乃爲晋建不拔之業非爲唐圖
再造之功也豈承業以是啗晋晋亦以是給承業耶
有如不然承業果有存唐之志李氏父子亦與之同
心爲國何不於昭宣禪代之朝各道勸進之日糾率
諸侯求唐宗室而立之以號令天下則兵出有名人
亦有主指麾操縱誰敢不從何必待滅梁之後方求
唐後而立之也要之承業之心未必有他但以婦寺
之忠而救於奸雄之手卒之提空名以[illegible]厚實

以樹晉事窮勢極而不能自悟也悲已
王鐸蔑張文禮爲子而族滅於文禮王處存養劉雲
郎爲子而族滅於雲郎此叔孫豎牛之禍也佛家究
業之說語涉誕漫以此推之其始有焉
淮南有國時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衆心徐溫
欲徵之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爲變不若使
之入覲因留之溫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他人何立
徵入爲將此知誥不及溫也天下事惟稱始一事姑
息萬事目前省力機括一撥不可復轉以至萬萬難
處如太初一人徵之不入即使爲變亦自可圖若因

其入朝而留不惟無以復其人之心而他日有如太
初者不可復以此法加矣知誥之策正唐末姑息大
敝九野之淪皆由於此奈何效之故善處天下者寧
目前處其難而毋以難遺他日寧目前居其拙而毋
以拙遺後人寧爲之而有敗毋幸其苟成而至於不
可爲也
梁晉夾河之戰兵老力單勢將兩敗而晉卒勝梁者
其機在用李嗣源之策渡河而取鄆又用郭崇韜之
策由鄆而趨梁也其時趙張擅權敬翔擯棄段凝以
賂得帥掃撓出師頓之河上故以一旅之師乘虛深
入汴城之守既已無兵段凝限於河北不能赴救故
鄆州攻則潰其腹心而大梁之勢已孤大梁取則據
其根本而河上之師自退是以數千之騎爲百萬之
師也蓋雖友貞暗弱自底滅亡闘鷄小兒雄才大畧
亦可謂高出世主者矣使如諸將之策徘徊觀望進
退無成歷歲之後未有所定豈但不得河南而已
梁之亡也惟幄舊臣有敬翔李振而不能任也任趙
張之黨使之納賄竊政而紀綱弛於內閫國名將有
霍彥威王彥章而不能用也使段凝以空國之師翱
翔河一而樊籬撤於外即非亞子之梟雄嗣源之英

武其誰不能亡之不仁而得天下固無終歲之計也
晉兵薄汴友貞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
降以紓國難友貞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
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
笑此時敬翔李振安在而與此等謀之也肉食之見
一至於此亦足爲士大夫羞矣嗟夫盛世太平之相
倖遇患難安知不有方畧顯是者乎
段凝嬌事趙張賄求大將及莊宗入汴解甲來降即
上疏劾趙張之罪請正典刑夫趙張負國死有餘辜
而凝不能劾也始而附之以得富貴繼而劾之以保

首領其情狀之可恨有甚於趙張者而莊宗不能汰而寵任之唐於是乎失刑矣[illegible]全義闇府河陽與朱溫比肩唐之舊臣也始而附梁既而附晉皤然華髮崎嶇儀朝卒於結納劉后大陳賂遺老而不死廉耻掃地矣然其保釐河洛德在一方數十年來生聚蕃息皆其餘惠不可謂無功於世者矣正如失節之婦能哺小兒雖衆所嗤耻亦不廢之長樂老人亦然

天下事有大壞極敝而不能驟更者非不欲變也謂其難而有害也既已狃狎玩之情破積習之弊冒其

其難而受其害矣則不當以一人之言漫還其舊如唐之宦官是也夫寺人之役自三代以來所不能廢但不當重其事權使操國柄耳朱溫崔胤乃盡舉而廢之至贊御百司皆以士人易之則非計也然此二人者既已蒙其惡聲受其餘禍宮禁之內亦為之肅然一清從此稍加潤色以合於周禮宮尹之法固其善矣何莊宗欲反朱梁之政又舉而盡復之內則諸使之職仍據腹心外則監軍之權再凌主帥而藩鎮之亂又激成矣不亦惜哉夫水之不敢決者畏其潰也既已決而受其潰[illegible]而復其故道焉不重傷乎虎之不敢格者畏其噬也既已格而受其噬可以殺矣又從而畜之於圈焉不重傷乎彼莊宗者不過討梁氏之罪而反其所為爾不知小人所為亦有不可廢者如秦之長城隋之河道自促數年之祚而為天下遺萬世之利何可廢也彼崔朱之於宦官亦猶是矣吾為此說非以溫與胤之舉為是也但既有成迹未必非天下之利更之者非而又非矣

郭崇韜佐命元勳位兼將相以天下為己任於嬖倖邀求多所摧抑又好甄拔流品引拔浮華倖幸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憂之乃用所親之策請立

劉夫人為后以為內主可謂孤注矣然殺崇韜者劉后也違適市寵以保身家者亦何益哉崇韜粗識兵機亦有才幹然不學無術昧於時宜固無足道世有以清節自樹號為名臣不得已而逢君之惡求中所欲而甘冒不韙之名不過為身家計耳然得保其身家者幾何人哉君子以道事君以義制命守正未必得禍從邪未必獲福上有千古下有萬世可為痛心矣

朱友貞亡國之主也而不至失德李存勗剏業之君也而多有過舉友貞之失惟在寵信嬖倖擯棄舊勳

政本不清兵機屢誤以至於亡史稱其溫恭儉約無
荒淫之失固中主之材也至於莊宗雖英武之畧高
出一世而君人之德則大有可議者內嬖劉后外寵
羣優誅戮勳臣崇聚貨賄得不旋踵身死族赤泚沱
之僋夷於丘土矣生[illegible]子與全忠豚兒相去
幾何

莊宗之伐梁也七日而[illegible]其城其伐蜀也七十日而
滅其國用兵神速自古所未有也夫入梁之師形利
勢便批亢擣虛宜其易為力矣蜀則沃野千里天府
四塞入如探囊摧如拉朽一何神哉王衍之亡不勞

餘力而已夫以君臣子毋沉湎宴遊朝無紀綱國無
政令狎臣豎庵使幸盈廷敵兵一臨連城送款人心
之潰亦已久矣衍實自亡非唐亡之也

隋兵渡江陳後主猶與群臣講老子唐兵入蜀王衍
猶與群臣賦詩學而如此不如無學

自漢以來伐蜀大將無得還者漢之岑彭吳漢晉之
鄧艾鍾會唐之郭崇韜康延孝是也

世之治也得乎丘民則為天子世之亂也得乎士卒
則為天子唐末兩河方鎮為部卒擁立驕橫之習由
來久矣莊宗以銀鎗効節二部所向成功許以滅梁
之日大加賞賚河南既平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
怨無厭重以年饑賦闕倉廩空竭軍士乏食流言怨
嗟而劉后方且蓄聚私貨不給國用故士心憤怨以
至於亡此在莊宗致亂固不可解而其漸非一日矣
夫以一日之姑息而養成數十年禍本可畏哉

郭崇韜為莊宗所任居中用事裁抑嬖寵宦官側目
久矣及其統兵伐蜀大權在手群奄從行志在貨賄
見其父子專利已不能堪崇韜淺衆無謀方與魏王
繼岌為誅夷宦寺之謀於是中外相應日夜構釁魏
師未旋元勳受鉞矣夫以皇后之教於數千里殺一

大將政之不綱無甚於此也而崇韜之失亦有三焉
不善處權不善處利不善處小人夫善處權者常不
忘避善處利者常不忘予善處小人者常不忘容而
崇韜皆失之庸得免乎

叛軍擁兵據城有不得不招者有必不可招者如唐
末五代藩臣豎庵法令不行揆時量力取此仰彼以
圖目前之安故有不得不招者至於一統承平綱維
未弛一旦有梟獍之徒據城背化於此姑息則大防
將潰而亂日成矣此必不可招也

李克用之伯也周德威張承業輔之朱全忠之王也

敬瑭李振輔之李存勗之王也郭崇韜李嗣源佐之李嗣源之王也安重誨石敬塘佐之石敬塘之王也桑維翰劉智遠佐之劉智遠之王也郭威史弘肇佐之郭威之王也范質魏仁浦等佐之柴榮之王也王朴李穀等佐之長樂老人蓋有五代之君而不居其功可謂耐久臣矣

郭崇韜請立劉氏爲后竟爲劉后所殺安重誨進王德妃於上竟爲德妃所中而死以聲色變偉結人主之歡者可以戒矣

端明殿學士之設起於唐明宗明宗目不知書四方

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選文學之士與之共事以備應對遂置是官以馮道趙鳳爲之有宋因之爲儒臣之首選矣蓋自梛朱搆禍誅夷清流唐之文士才人芟薙殆盡而五代君臣皆以雜廁徒兒起於百戰侏儒狃獷上下同風一代文明化爲闇昒明宗乃能開右文之端在群胡之中可謂彬彬矣

唐莊宗爲亂兵所弑契丹阿保機聞之謂使臣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爲將自亡矣開刱之主英風烈志矯矯過人如此五代諸君有望其後塵者哉

契丹述律皇后吕武之儔也阿保機死召諸將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思先帝否對曰受先帝恩安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遂盡殺之左右有桀黠者輒曰爲我達語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後遣一人其人不行后曰汝事先帝親近何爲不行其人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願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自斷一腕令

置墓中其殘戾悍詹至不惜其身吕武不至是也天地一種戾氣鍾於人間如此

韓熙載南奔與李穀别曰吳若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囊中物爾此吳楚二脅之志也穀既相周遂取淮南之地而熙載相唐終不能取江北尺寸之土則財之長短畧可見焉然亦地勢不同所遇之主異也以李煜之仁柔不能當世宗之英武以江右之積安不能當中原之新造而欲以優劣二子非篤論矣

高季興既背後唐求附於吳徐温曰爲國者當務實

劫而去虛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臣人而不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遂辭其欵此與光武閉關之見同其大畧也令淺見喜功之士浮慕一時之名而不顧其後即有緩急何以應之溫可謂有帝王之畧若矣

明宗在晉陽相似周玄豹言其當貴明宗即位欲召詣闕宰相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為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人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

以靖國家也帝乃就除一官厚賜金帛而已觀鳳數語真老成之見五代諸臣如此意識何可多得且明宗以雄才元勳握兵重地擾之時事其代莊宗為天子如叔還爾即非玄豹誰不能知假使置之闕下日與諸將相接復有資望如明宗者亦將為其所惑矣亂當何時止耶星相卜筮之流平時蠹財壞政假借聲名為患已自不淺至遇天下擾攘豪傑生心播弄之間足以煽亂不可不遠也

唐兵擊敗契丹獲其酋長惕隱等五十人以獻諸將皆請誅之明宗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之其後契丹屢求惕隱中國得以制之得是策也凡得敵人所愛必留之以市恩若殺之則無可為矣

明宗因安重誨搆潞王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姚洪罵董璋曰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臠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草昧之中英雄偏起往往如此

明宗時有朱弘昭者諂事安重誨為其所庇建節鳳翔及重誨被譖不能自安求出討西川以避之道出

鳳翔弘昭迎拜馬首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蓋未知其寵之已衰也重誨感其慇勤傾倒肺肝因泣言被讒之狀弘昭始知其縣重誨既去乃密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任以征討有詔徵還復過鳳翔弘昭不內矣使重誨不以情告弘昭之敬必不敢弛況敵國之小人反覆嗜利情狀如此正人君子往往為其所欺況重誨之無識者嗟夫後之為弘昭者不少矣傳神寫照在此一段

徐知誥柄政欲以宋齊丘為相齊丘因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告歸省入九華山中屢徵不出信斯

志也排巢拉許可矣及至衆回宋路情見勢屈嗜進慕權魔之不去而人品始不可掩矣假使當年誰知真偽世之以清流自處退讓為高而不為蔡丘者幾何人哉

夫驕卒之難御久矣然損益之宜有機存焉積習之所憀勢不得裁裁之則怨而不收苛政之所裁勢不必復復之則汰而難繼此不可不察也莊宗承方鎮之規而不給軍士之賞故衆心觖望明宗懲同光之敗而屢頒優給之恩故國益窘皆非算矣凡人情習見其厚削之則怨生習見其薄仍之則志定善為治者因之不善為治者反之

閩主王璘好鬼信巫進退百官皆質諸鬼神其臣薛文傑盜弄國權　害魚事素惡樞密吳昴昴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樞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還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昴許諾明日文傑使巫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昴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誅之璘之愚可咲文傑之奸可恨也文傑嘗以古制檻車疎闊更益其制形如木櫃攢以鐵芒內向動則觸之車成會軍士請文傑即以檻車送焉北廟崇順王不知何神豈至是真有靈邪天道報施可謂太巧矣而世之稔惡嗜禍者猶接踵不絕何邪

曹操之代漢也荀彧為之謀主而不欲行九錫之禮劉裕之代晉也劉穆之為之謀主而不欲開封王之命李昪之代吳也宋齊丘為之謀主而不欲同受禪之議此不可曉也豈居實而不居其名和柳疾人之先己而不欲與之共也本以求親而反受其疏本以求利而先罹其害心勞日拙天奪之魄非人所能為矣

佐莊宗者嗣源也而嗣源代之佐嗣源者敬瑭從珂也而從珂敬瑭代之佐敬瑭者知遠也而知遠代之佐知遠者郭威也而郭威代之佐世宗者藝祖也而藝祖代之腹心爪牙之士當成功之日已睥睨於左右矣古稱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可易得哉然數主之中惟後漢得國為近正蓋因其已敗而享其成功較之躬為篡代者不侔矣

五代馬裔孫為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今之慕三不開者多矣夫避權塞門不開可也廟堂謨畫口可以不開乎緘默靜訥

口不開可也、百揆所宅、印可以不開乎、五代之制、權歸樞密、宰相主於奉行、無所可否、故持祿苟容之徒得以混迹爾、且夫山林遁世之士、百不開可也、何待三廟堂任職之臣、一不開不可也、何待三、

天下事即危急存亡之秋、未嘗無善策、顧世主不能用耳、如石敬塘擁兵晉陽潛圖不軌、路王憂之、學士呂琦以爲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太后以長子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誠能歸其降人歲以十萬遺之、彼必驩然承命、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路王大喜其策、且有成言、而學士呂文遇以一言沮

之、其計不行、以至於敗、又如敬塘既引契丹南下、且薄都城、朝廷不知所爲、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遣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直趣西樓、契丹必有內顧之憂、可擊而退也、路王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以至於敗、夫由前之策、可以結述律之歡、而使契丹之不南、由後之策、可以牽德光之心、而使敬塘之無助、是晉之所以攻、即唐之所以守、而與敵易道矣、乃當國謀國之臣、如馮道盧文紀等、以君爲奕棋、以國爲傳舍、一有興亡之兆、即懷首鼠之圖、豈其智之不及此邪、

王都據定州而結契丹、石敬塘據晉陽而結契丹、其形一也、王晏球以長圍攻定、而王都正法、張敬達以長圍困晉、而唐師敗績、何其效之殊也、定州之圍、契丹已退、孤城無與、可坐困爾、晉陽之圍、契丹未至、其勢方孤、急攻可解也、而敬達老師曠日、以待其至、不敗何爲、

五代君臣循逆旅也、不惟強藩宿將睥睨生心、即柄樞當軸之臣、近侍帷幄、其心亦不可保、明定以趙延壽范延光爲相、見秦王從榮驕橫、屢求出避、何其怯也、河東之變、延壽出討、即北附契丹、與石晉爭求爲

帝、石晉既立、延光出鎭、即以魏州謀反、又何其獷猂如此、二子本非純臣、見利即趨、有勢即遷、當時將相大都如此、不足異也、

宋齊丘小人之下品也、羽翼李主、爲之謀主、書灰對語、所圖謂何、及周宗諭禪代之旨、而手書切諫李德誠、上勸進之章、而不肯署表、此何爲也、既以此得罪、罷其政事、又上書自理、復求柄用、且請還上皇於他郡、絕楊氏之舊姻、以此爲媚、固已晚矣、原齊丘之心直欲功自己出、不欲爲人所先、柴回顧望、先名後實、而不知李昇已洞見其心腹、薄且厭之久矣、自古小

人能盜成天下之事者必有一段才畧一等體面如廝丘者徒有小人之心爾

石晉和凝爲學士署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勸之以爲切近之識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此言甚知大體五代學士之識畧於宰相乃國大臣也正宜廣開耳目以佐人主豈以閉門却掃爲高知文史之臣乎且用事之臣延見士類不但四方利病可以周知即一進退唯諾之間而其人之賢否亦可洞見語次紬繹叅互考核爲不失一不勝於閉告密之門以爲進退乎

莊宗聞明宗南下而不敢向汴路王闢晉祖南下而不敢渡河此二君者皆一世之豪也一聞敵兵即思退舍何邪攻守之勢異而制御之畧踈也彼二君者不過一劒之椎乘時遘會盜有神器聊以自娛爾豈有帝王之畧可以保國者哉且夫嗣源敬塘之才二君知之熟矣其不能不懼有以也

劉知遠用兵之才與五代諸椎無以遠過而其大畧遠慮有高出一時者如石氏稱臣契丹許割盧龍鴈門諸州知遠諫曰以金帛賂之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爲中國之憂悔之無及敬塘不從而十六州之地遂淪於虜及石氏得國三鎮繼叛敬塘至欲奔還晉陽以避其鋒知遠諫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強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根本深固則枝葉不傷矣敬塘從其言而三鎮以平大業遂固即此二端其識見深遠謀畧老成有帝王之度五代諸君所不及也

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非虛語也閩主王昶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老君

天尊像政無大小皆巫者林興傳寶皇命决之此所謂聽於神也然則神果有之曰吾不知也正使有之亦亂兆耳天下有道其鬼不神陽氣盛也夫惟潰奧之方昏翳之政神得而主之辟如人家有鬼物爲妖陽氣盛也

契丹德光欲以王威爲義武節度使晉主請如中國叙遷之法漸加進用德光怒曰爾自節度使爲天子亦有階級邪彼時天子惟擁強兵者即爲之謂節度陞天子爲叙遷可也

唐末以來中國擾攘君知置爽民如浮苴江北諸州

生民之禍極矣而吳越南唐皆以寬仁之政旼休息之民保境息兵輯鄰講好武昌江陵亦各有土宇不尋兵革以是江南諸州生養蕃聚無異承平及有宋摩符人皆不戰而定所以數百年來大江以南戶口宗室偕於江北豈惟天時地利亦人事之不同也

石晉以天下之大臣服契丹而安沖榮景延廣欲以一鎮之兵渝盟而抗之其心固有在矣然其舉未為非也何者戎狄之心惟利是視中國以有限之力供無厭之施以易竭之財據難守之約非彼渝盟則此渝盟在早暮之間爾誠及兵力之盛一決其疽未為

非第也第重榮之心假以叛晉非為國耳曰如是則出帝之抗契丹胡為亡國曰非抗之而亡也抗之而無以禦之也契丹雖強每入中國亦懷顧忌一闘敗衂即思遁逃非有持久之計也誠使將士協心兵食有備以久待暫以逸待勞何不可克之有而五代君臣之間皆無固志少有勝負觀望輒殊將有不戰而潰者矣況出帝之舉措尤有少亡之勢哉內之以政本付李崧馮玉而斥桑維翰於散僚外之以兵柄付杜重威李守貞而棄劉知遠於外鎮其用人之顛倒已為有識者所料矣安所論勝敗之數哉

六朝承漢之後文物卓有可觀五代繼唐之餘風俗淪於夷虜豈其地使然耶抑漢唐之政自有優劣流風餘俗漸染未沫若是其異耶漢之治教不絶於王道唐之治教不絶於中國至宋而絶然粹矣非繼之以胡元而直以　聖代接之三代之盛不可幾耶見

宋齊丘為李景所厭忿懟乞歸景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景之待齊丘可謂得法矣人臣以矯詐沽名愈留愈退人主以虛文待士愈退愈留皆偽道也若遇詐如齊丘者以景法御之必無再三

之瀆矣

耶律德光雄黠狡獪之主也委趙延壽入寇則許以中國帝之受杜重威之降則許以中國帝之至衣二人以赭袍指示晉人曰此而主也二叛欣然企踵若將庶幾焉及得汴梁則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至是而二叛之望可以息矣戲弄宿將如玩小兒生死存亡在其掌握使在中國曹孟德之流也

唐太宗儼於謂原問臣從樂乎蘇長文對曰不及十旬未足為樂後唐李景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

衆皆嘆羡蕭儼曰帳樓下無井景問故曰以此不及景陽樓爾此所謂譎諫者也

契丹之南下也劉知遠獨擁強兵中立太原而不肯晉而附契丹亦不爲晉擊契丹召之禦虜則雲翔而不進虜入其境則鷙發而必擊此時也蓋已有漁人之志矣及至晉帝北行中原無主始乘契丹之敝而收其成功蓋取天下於契丹非取之於晉也律以純臣之節不能無愧而得國之正則五代之君未有及之者亦人豪哉

天下之患莫大於敵未至而自擾括財籍兵皆自擾

之道也晉人憂契丹入寇國用不給遣使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劒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携鏁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惶求死無地吏復因緣爲奸半入私橐又籍諸州之兵七萬餘人民不聊生此夫代敵自割敵不出刀代敵自烹敵不出薪者也即契丹不至亦變將生况其深入乎

朱梁用敬翔而興均王棄之而亡莊宗用郭崇韜而興劉后殺之而亡明宗用安重誨而興殺之而子亡石晉用桑維翰而興出帝棄之而亡夫人賢之於國亦重矣哉

晉出帝之愚也馮玉李彥韜擅權於內杜威李守貞將兵於外有一桑維翰置之而不用也杜李降虜於境上馮李降虜於國門而維翰死矣任事者何人死節者何人可爲三嘆

契丹入大梁幽晉主於封禪寺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嗟夫事佛之効梁武帝可覩矣飯僧之報亦復如此福田利益果安在耶太后何不以此費用養兵卹民而飯數萬髡徒爲也

耶律德光椎黠狡獪玩弄趙延壽杜重威諸人不出股掌所不能欺者劉知遠耳知遠以晉室重臣虎踞太原厲兵秣馬以觀時變出帝啟釁熟視而不言契丹入寇陰拱而不出隱然有漁人之志德光既入汴梁徐遣貢使且以三事要之德光乃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欲何所待耶及虜主不能久留棄國北去然後徐起而收之此知遠之所待德光已窺其微而不能制也五代諸君惟知遠得國頗正且審於事機發而必中可謂狡狡者矣

契丹入汴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南唐韓熙載因請撫

復中原李景不能從既見契丹兵亂尋亦悔之愚謂契丹內擾誠經畧中原之會然李景則不能也偏安一隅地𤱶力寡而欲與上國爭衡掃請土宇必不得之數矣以晉之南也而不能比以宋之南也而不能比豈獨天運地勢亦然況以蕞爾之邦輔以五鬼熙載之荒淫癖丘之譎詐威望不孚於衆誠亷不結於主欲以有爲其能濟乎

外夷入寇乃中國奸民之利也契丹入汴既縱胡騎剽掠以給軍食又多以其子弟近臣典州刺郡不通政事華人之狡黠者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梏

克貨財而中原大亂矣自古以來夷狄猾夏必有華人敎之不但闌出邊闌爲之謀主即夷入中國亦有此一等人也

漢之李太后有智婦人也漢祖興師晉陽議索民財以賞將士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興未有以恵澤其民而先奪其生殆非救民之意也帝從其言悉出宮中所有以賜將士中外大悅即此數語視莊宗劉后何啻天淵及周兵將至隱帝欲親出禦之太后謂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親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詞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愼勿輕出隱帝不從出門而野死故李太后智人也夫從其言而王子違其言而亡牝雞傾城之喻何以說馬故事不可泥於一也

契丹北去中原猶有城守漢祖興兵晉陽莫知所向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魏鎮兗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惟郭威以爲河北兵少[illegible][illegible]勞無應援若郡虜合勢遮前邀後糧餉路絕[illegible]危道也不如由晉絳抵陝直趣洛陽不出兩旬大業定矣帝從其言車駕至洛而汴城百官已奉表來迎矣蓋從其間道乃攻瑕批郤之方而據其根本有居中制外之勢故一舉

而帝業成也威之謀畧如此豈同時諸將所敢望萬一哉

五代諸君當其佐命決策往往有高世之見一時流輩遠出下風及至大物在手割制自由反不能𥀥定規模脩明綱紀豈能人之所難而不能其所易邪一將之位有餘萬乘之才不足耳

漢祖之興也以楊邠總機務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皆武臣也而所用宰相蘇逢吉等拱手受成無所專決且至文武相疾將相成隙邠則曰府庫甲兵乃爲急務文章禮樂何足介意弘肇則

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章之謂文臣則
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横何益於用皆痛疾措大
之辭也唐三百年文物聲名一旦淪滅至此可勝嘆
哉
後漢乾祐中李守貞以河中叛郭威率諸道討之諸
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鬭好施屢立戰
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不若設長圍守
之使飛輓路絶吾厲兵秣馬坐食轉輸待城中無食
公私皆竭然後一鼓逼之可坐禽也乃劃壕築壘列
隊伍而圍之循河設堠連延數十里寇有往來者無

不禽之而守貞如坐網中矣蓋守城之便在於以逸
待勞而攻城之法乃能以久制亂是攻守有道也
桓温入朝謝安談笑自若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郭
威入汴為馮道設拜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
不易其矯情鎮物未為威屈一何同也然安之於温
則欲陰消其不軌之謀而正言以折其氣道之於温
則已黙贊其不臣之志而假貌以泯其迹爾何也威
之出鎮道以收拾人心之策告之矣豈至此而背之
邪曰唐晉契丹道不奉迎予曰唐晉之強暴契丹之
獷戾不能於形迹之外有所宛曲也惟有拜之而已

郭威老成奸猾頗知體面故先以此飾之而使其有
以自文也及澶州兵變田戈內指則已不暇自文而
道亦不必為之飾矣然則道之受拜正所媚威也安
得與謝傅並稱乎方道受太后之命迎湘陰於徐州
中塗聞變郎日辭歸湘陰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
三十年舊相故無疑爾公今何以為計道黙然不對
嗟夫道之不對宜也劉贇一騃孺子曾不思三十年
宰相事幾君矣而恃以無疑哉
周祖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至澶州而兵變宋祖以
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至陳橋而兵變其形狀謨畫如

出於一報應可謂巧矣陳橋之事實澶州之故智也
其報契丹皆詐也
南唐自系於唐曰吳王恪之後也後漢自系於漢曰
淮陽王昞之後也後周自系於周曰虢叔之後也愈
出愈遠務為相勝而忘其偽矣
五代朱梁盜也晉唐漢夷也惟郭柴二氏為中國人
起於將相故其舉動粗有可觀耳
五代國祚惟漢為促及考其實惟漢為久何也梁唐
晉周或一傳而更姓或再傳而亡國未有過十餘年
者漢自隱帝遇害太原建國至宋太宗時乃亡則已

[illegible]十年矣劉崇謂其臣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其言悲矣彈丸黑子之地偪僵二朝死其社稷得國之正未有過於知遠亡國之正未有過於繼元者也豈可以短祚偏安而沒其美哉

郭祖之政類宋太祖世宗之才似唐太宗其脩德任賢立綱陳紀皆非五代所及也郭祖一正位號即除前代之苛法罷四方之貢獻毀漢宮之珍寶通江南之糴罝至乃躬謁闕里崇儒右文太平之治幾可想望矣世宗繼之南定江淮西取秦隴取關南之地權

讀史漫錄　十卷　廿九

太原之鋒吳越閩蜀輸琛納款神武不殺之仁有王者之風今天假之年宋氏一統之業企足可成也而兩姓相承祚不盈紀剏守之畧徒為異代之資耳夫周能革五代之陋習安知其止於再傳宋循承五代之敝風安知其延於數百事均德齊而脩促迥異豈運會之所鍾非人所能為耶要之天心厭亂理極數窮故以周氏二世之賢故宋室一代之治鬱集醱之光霽啟明之導日蓋已為之兆矣

五代慕容彥超據兗州以叛其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伯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此魯志也自古有國家者以詩書禮義為基元氣深厚以之進取未必兼人以之退守可以永世未有勃焉而興忽焉而亡者也及驁悍者為之鼓其英畧雖才雖可以徼一時之勝而深根固本之道則有不能者矣詩書為甲胄禮義為干櫓儒者之効如是

南唐邊鎬為將初克建州俘獲不傷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為節鎮政無紀綱惟日設齋供盛脩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蓋能普渡衆生乃佛菩薩之行若脩齋供佛則

讀史漫錄　十卷　三十

沙門之職也世之循吏有慕佛子菩薩之名而不免流於和尚者尚戒之哉

五代相承將驕卒悍財匱民窮皆姑息之政所成也世宗即位大振法紀力挽頹風樊愛能何徽望敵先遁斬之軍中而將知有法簡宿衛之士汰其羸弱授其精銳而兵知有律由是將吏畏慎士馬精強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由賞罰明而選練精也前此累朝皆以將士擁立驕蹇成風未戮一將而將已反戈未斥一卒而卒已礪刃豈法不可以禁而律無所用哉姑息之端生於猶豫猶豫之敝起於偏私夫惟持之以

原缺

讀史漫録卷十一

東阿穀山于慎行撰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宋藝祖至英宗

宋之所以有天下非有以異於五代也國祚綿長與漢唐並永徒以能削藩鎮之權耳夫藩鎮之權積數百年非易削也而何以能除之此有機焉人見其盃酒片言之解諸將之柄而不知其從容布置之方有非旦夕可致者其爲謀亦甚深蓋闢國之初諸將擁兵旅所憂在近故先以盃酒面諭解其禁兵歸之藩

鎮則寛解已析盤根已撥矣然後求其弊之所由極與勢之所由重以爲諸鎮之所以跋扈者以有兵也於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驍勇之兵盡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而不得有其兵矣其所以得衆者以有財也於是命諸州度支經費之外一切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又置轉運使分掌諸路貢賦節度使不得與而不得有其財矣其所以負固者以有土也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而不得有其地矣其所以稱亂者以專殺也又詔諸州決辟録案聞奏付刑部詳覆而不得有其柄矣然後遇其有闕則任之以文臣擇其尤劇分之以通判下至令長之職皆以京朝官爲之至是雖两河之雄藩起於世亦將束手聽命求制於文墨之吏而無所容辭然後以片言諭之其解組求歸宜其恐後何敢有所亢阻以干天憲哉蓋天下之事弊極不可驟革勢重不可亟返皆有機焉得其機而徐圖之則批郤導窾砉然而理矣不得其幾而暴更之則壅决水潰卒然而不可救太祖於此可謂得其幾矣趙普之爲社稷臣有以夫

趙普之罪不在渝金匱之盟而在奉太后之命然其

所以奉命亦有不得已也夫挈天下而予其弟非人情也太祖之孝友至此哉五代之亂君如置棊國如傳舍太祖懲一時之會而得之豈意其卜世之永比於漢唐或若一再傳之後必且易世改命如五代之事亦不可知與其付之庸子爲他人所取何如傳之英弟而子或得庶幾焉此爲一太祖之立皆太宗與普之謀也彼太宗者睥睨其後亦有心焉與其傳之庸子而待其取何如身自與之而子或得庶幾焉此爲二故金匱之約非太后之命亦太祖意也其云晉王傳廷美廷美傳德昭是吳王壽夢之事復見於後

矣普以爲可耶否耶至太祖之世神器已定人心已安非有五代之虞可防於後也而廷美若一庸人耳非嘗身在行間有戡定之勞又非嘗決策震淵有擁戴之績而欲太宗舉天位以授之其將能乎故普之奉太宗不得已也其間廷美亦不得已也已誤再誤之語佯問佯對耳其君臣之間已不言而喻久矣豈至是而始渝盟哉然則爲普者柰何曰受命之時明陳大義傳之德昭上也即不能者當直言晉主有擁立之功且當締造之始先付長君以定大業則廷美不必及也庶乎其可爾然則德昭何如曰此難言也

有天下而予其弟非人情也而勢不可不與有天下而予其兄子亦非人情也而勢又可以不與太祖能保太宗之心於沒世之後哉太祖誠欲予子不必先予其弟可也誠欲予弟不必更顧其子可也舍其所可必於已而幸其所不可必於人豈但大福不再而已也昔者聖王之法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兄終弟及爲無子者設也而曰商道親親多及周道尊尊多繼蓋曲爲之辭爾

宋太宗論范質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爾宋初賢相以質爲首稱而大節不足如此失節之臣不惟爲公論所鄙即所事之主亦陽進而陰薄之如此不至在我方欲其署人即在人亦不欲其應已矣士之節行何可忽哉

自古伐蜀有兩道一自劍閣南入一自峽江西入漢之來歙岑彭晉之鄧艾鍾會宋之王全斌劉光義是也自古伐江南有兩道一自荊門沿江而南一自廣陵渡江晉之王濬王渾隋之韓擒虎賀若弼宋之潘美曹彬是也

自古伐蜀大將皆不得終來歙岑彭以被刺死鄧艾

鍾會以爭功死李繼岌郭崇韜以被譖死惟宋時二將得全而全斌亦以黷貨殺降伏罪受譴則能保全功名者惟曹彬一人爾故曰兵凶器也夫用凶器於險阨之地凶之凶者矣

開國之初法網疎闊然亦有機權在焉如南唐以銀五萬遺趙普普白太祖太祖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及南唐使至常賜之外密賫白金如遺普之數南唐君臣震駭服其偉度蓋此時辭受之節在所不計所重者事幾爾南唐之賂普何爲也將以間其君臣如謹

之搆亞父未可知也將以納爲內主知茲之賜伯韜
未可知也普不敢隱而白之上上賜其使而使之知
則南唐知宋之君臣不得而諜也其謀折矣故兵機
之所在有無故而予人以千萬而不爲費有無故而
受人之千萬而不爲貪何者予之以千萬則所得有
倍於千萬者受之以千萬則所規有重於千萬者此
惟時勢之急則然爾他日廡下黃金未及開奏而上
心即不懌矣時異而機緩也

陳唐二後主才藝文雅相似優游荒宴相似其失國
亦相似殆後身也脩兵渡江陳後主賦詩述宴告急

文書藏於床下有竟不發封者宋師渡江圍城累月
李後主猶未知也方於後苑誦經講易軍書告急皆
不得達何其迹之相似哉

藝祖初郊洛陽欲留都之太宗言其不便上曰遷河
南未已終當居關中耳太宗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
汴太祖不得已從之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盡矣予
於此而三歎使知藝祖之志則宋可無南遷而一統
之業可常保也彼漢唐之世固亦不能久安長治然
國勢常尊屢亂而不亡者據河山之勝也若汴則居
四戰之達無所憑倚胡騎一臨勢如席卷豈其德薄
於古亦地形使然耳在德之論乃一時獻替之規豈
所以定一統之模哉

秦王廷美之死趙普敎之也太宗親征太原尚欲以
廷美留守呂端言其不便廷美亦請行此乃事機所
關政不爲過然當此時太宗未必有忌廷美之心也
已而德昭自裁德芳夭折廷美始不自安普爲盧多
遜所中擯棄有年已思所以求進多遜方毀普謂其
初無立上意又思所以自明會晉邸舊僚告廷美陰
謀普因請自備樞軸以察奸變則隱然欲賣廷美以
自售矣而又次骨多遜謀爲中傷應其交通之狀巧

爲組織之辭於是廷美之身不保而太宗之世業成
矣於乎此其於李義府許敬宗有以異哉原普之意
不過恩怨得失之念交結於中一舉而報多遜之隙
結太宗之眷不知廷美何辜而離此也既以預關金
匱之盟求合於上獨不思所盟何語而使廷美至此
明神有知普其免於譴乎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
以其心術險詖志行卑污足以凶家而害國也有宋
三百年中名公碩卿袞袞相望漢唐以來無與比而
以志行如普者爲之一代宗臣亦可爲諸賢恥矣

楊業乃北漢劉繼業也太原已下繼業守城一面猶

苦戰不下上使其故主招之北面再拜慟哭解甲乃
使復其本姓以爲代州刺史業素善戰嘗以數百騎
繞出雁門之後擊契丹十萬之師契丹畏之每望見
旌旗即自引去時號爲楊無敵即漢之飛將軍也業
諸子亦皆驍雄而延朗爲最嘗百戰破虜未嘗敗北
今里謳巷談猶多傳說宋濂述播州世業以爲出延
朗之裔今土酋楊應龍是已

太宗問李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
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此雖漫應之語其
實制伏邊夷之道不出於此即班超告任尚之言也

多事之徒爲苛法以擾即決裂而去矣

郭贄拜參政奏對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
太宗曰愚直何益於事贄曰猶勝奸邪此問此對皆
非也孔子之論時賢曰其愚不可及也曰邦有道如
矢邦無道如矢此非所謂愚直者邪天下惟智巧之
士出而售其術則國家多事而下不蒙福未有以愚
直敗者也何也彼智巧之士其精神智慮家於謀身
而至於謀國則疎其機械權術工於傾人而至於律
己則拙此愚直之反也設使人而愚直有道如矢無
道如矢則天下之事惟其力之所及長短大小未有
不可成者即不能成未有壞而不可救者[illegible]
益乎贄不能明其所以而第以猶勝奸邪爲對則亦
未知愚直之所以益而姑爲謙退之辭爾故曰皆非也

宋初有方外之士二人隱於華山其一希夷其一丁
少微是也二人以仙隱齊名而同居一山不相往來
少微志尚清潔而希夷嗜酒放曠君反出其下者然
少微應召至京以金丹玄芝爲獻而希夷之言曰山
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
之理亦非有方術可傳而以爲君臣協心同德興化
致治勤行脩煉無過於此以此觀之少微直金丹方

士之流而希夷有蕃巻巢由之致不同日而談矣方
之於漢少微拙文成五利之術而未成其詐夷夷慕
方朔之隱而不混於俗者也噫以在山之迹論之其
未至於清濁倒置能幾何哉

雍熙二年始有臚唱之制即梁灝及第之歲也是科
得進士百七十九人而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呂蒙正
之弟蒙亨試皆入等太宗曰此皆勢家與孤寒並進
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皆罷之太宗不以其故
損恩二賢不以其故損名則無成心焉爾近世權相
之子百方援結以冢一第之榮而朝紳之指目至於

百口交攻波及株累亦若太甚焉然之非太平之象矣

宋初致仕太臣皆給半俸真宗以後因祠天書宮觀多以太臣領之遂有奉祠之例皆優禮舊臣之恩也半俸之給施於舊老恩禮合儀誠不可廢至於祠祿之法則以公卿師保之銜而領提舉道觀之名其失體而不經莫有甚矣而名卿碩儒往往樂就而無所辭豈相安而不察耶

淳化中執政王沔與陳恕張齊賢不協恐僚屬有以中書政事告二人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司諫謝泌止之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有失大體太宗爲之追還前詔夫禹偁誠覺非體而沔之意誠私矣然都堂見客亦大體也人主之御大臣固不當防其有私而人臣之自處則不可不以公示人若令宰相執政皆於公堂見客諸司有所稟請使皆對衆面陳各以所見商榷則柄事者不得顓主而同事者不至相疑即有佞人何從無所售其奸即有讒人交構無所假其隙亦處末世之法也

宋之積弱自輕伐契丹始也質令圖初開邊釁王師一舉兩路奔北而契丹之患宋人不敢北向而戟一矢焉於是女真請伐不能應而女真入契丹矣高麗請伐盍試宋也請之而無以復則被籍以爲辭而去矣何况西夏夷裔不粟面觀望而爲之臣妾耶夫以契丹之强南面而爭衡二國附之於左西夏翼之於右强弱之形可立見也始於輕伐而至於不能伐國之安危决於一舉可不畏哉

宋時用何承矩之議於河北諸州興建水田蕃戍兵萬八千人開泊種稻民賴其利即今河間保定淀泊之區也萬曆乙酉江右徐尚寶貞明請於畿内京東開水田之利　朝廷即令兼御史埏行畫竟爲中貴所撓而止當時輿論亦以爲北方土燥易乾脈粗易漏春夏苦旱夏秋苦雨與江南天時地利皆有不同若不可成者不知承矩於彼時何以能興利也即今永平順天界中有泉池灌溉皆成水田此與江南何異大率地利有宜南北固其大限然北方之土亦有細潤可以爲田南方之土亦有粗硬不可以耕者要在相其土宜爲之盾劑周祀則壞之法有可求者固難以一槩論也

宋時侍從大臣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

正位蘇易簡久在翰林太宗以賓友待之乃以親老急於進用亟言時政遂入政府人主不復欵接但正色責以吏事而已可見侍從近臣知人主不可急於求用以取輕於上寧終於不用而爲人所惜毋寧一用而損其名爲人所咲也且夫文學之臣好言時事即涉求進之迹可不戒哉

太宗一日謂錢若水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足以爲榮矣安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若以爵祿位遇而勸忠於上者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

已而執政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曰昌言涕泣否鎔曰與臣等談多至涕泣帝曰大率如此若水對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乃迎合上意耳及呂蒙正罷相太宗曰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驟登顯然其夙望不爲忝冒何有寂寞不其闃鬱悒也上爲默然於是若水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能全進退之位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耳即以母老請罷若水眞高品也蓋人臣有嗜進慕寵之心爲人主所輕則人與官俱輕有高蹈遠引之念爲人主所敬則人與官俱重人與官俱輕則有損于士風而無益於治體何也其言必不見信其志必不得行也人與官俱重則下可以全士節而上可以裨化機何也居則士有所矜式出則上有所倚仗也柰何馳騖榮寵之徒比遂於世而以見輕於上哉宋之大臣如若水者可以爲百世師矣

宋時尚書六曹如今之五府出納文書而權不在焉吏部不與銓考而屬之審官院户部不聞出納而屬之三司使禮部之職委重於太常刑部之職受成於大理邦政則全屬樞院而兵部無聞也大都不信大

臣而事歸内朝有東漢之遺意而六典建官之制徒然無存矣漢之官制甚簡而不本於周官唐存六典之名而職任多踈宋復爾爾能用周官之法三代以下惟我　朝爲然

太宗召三司吏胥詢以利害條上七十餘事下所司議行語陳恕等曰渠等於錢穀利病自少至壯竊歷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詞色引令部陳必有所益復賜錢百萬募吏能言便宜者量事大小賞之此善法也劉晏掌錢穀惟用士人不假吏胥則與太宗相反蓋晏之意重在釐奸太宗之意重在興利可並

行而不悖也大學官之更代無常吏之盤據甚久故欲資其握筭則宜畢盡其能而欲灼其神奸亦必盡探其蘊故使條陳利病非但有益於我即其言而參校之其奸弊之端亦必有不能掩者因而紬繹其緒更端而釐革之彼亦不知其所出矣後世文法之吏不明此機但掩耳閉目惟吏弊之是求而不敢假借片辭以示之隙誠畏之也如此衆止固已爲猾胥所窺何以言興革哉

真宗既立太宗廟見還宮都民擁道觀呼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

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孝宗内禪其曰見上顏色否人情至此雖父子不能不動情也嗟夫大器之雄釋至於掩天性之愛可不嘆夫自古人主諱言儲二意正如此而臣下請建儲者動以天命人心有歸爲贊成之語是正投其所甚忌矣欲其悅而且從不亦左乎

張洎初事寇準擁準者洎也丁謂初事寇準諂準者謂也二小人之險詖不容誅矣準之闇於知人亦其短也夫能佞人者必能殺人此易見耳

宋之大臣如呂端韓琦於易君之際定策禁中翦除亂萌真社稷之功也所謂托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在斯人與後世浮華之士以微名自許厲詭之徒以一節自高一遇利害手顫舌吐不能措辭急則析而從之獨何人哉

漢唐以來執政之任其初皆在外朝已而漸移之禁近故宰相之權皆以内制外漢初以丞相御史大尉爲三公故丞相柄國其後武帝遊宴後庭決事禁中霍光張安世輩受遺托孤皆以將軍司馬入錄尚書則錄尚書者柄國而丞相受其制矣江左相沿以錄公爲相國而因有尚書省之設唐初左右僕射在中書令侍中之上蓋以三省爲執政而僕射其首相也

其後宰相之權頗歸于中書門下而僕射受其制矣故其時真授侍中中書令者謂之宰相六部侍郎諫議大夫等官同中書門下三品亦謂之宰相至於中書舍人等官資尚淺不同三品而但同平章者亦謂之宰相故自貞觀以後左右僕射即改爲左右丞相而人亦不以宰相事之惟以平章爲宰相耳至宋沿其制以平章爲宰相參政爲執政而不知平章之名其始固甚輕也夫漢不任三公而歸政於尚書唐以尚書爲省官而歸政於中書始以實爲其名而終以名離其實總之絲綸所出權任即重勢使然矣

宋時設叅知政事不押班不升政事堂與宰相猶相懸也及呂端與寇準同列先正台揆恐準不同乃請叅政同升都堂準性剛自任端等多所推讓政出多門大體失矣及準既罷乃詔中書門下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叅知政事殿廷別設專位次於宰相之後非議軍國重事不升都堂蓋舊制也當時率章政事謂之宰相叅政及樞院長佐皆謂之執政統而言之謂之宰執蓋雖從宰相之後而事權禮秩迥不相及也今世稱首揆謂之執政誤矣

真宗謂李沆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

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肯效尤此大臣事君之體也宰執之僚同心為國有言於上無非為公何若不可使同事與聞而可以私啟也蓋非阿人主之志而不可使聞於人即其言同列之短而不敢公言於衆也故曰非讒即佞後之大臣有欲建社稷大計而欲以密啟收功其亦未聞沆之言耶然則嘉謀入告密之於外何也曰此言善則歸君不敢任之於己非躡足交肘之密也不密失君謂何曰事變之微權術寓焉固有不可昌言於衆者非其常也若乃承平無事君臣和德之朝而以陰秘之蹤刼潛結之計者固所謂讒與佞矣

張齊賢制禦西邊請募江南兵壯以戍靈武真宗曰此不惟人心動搖且使南方之遠戍西鄙甚不便也遂寢其奏因是考自三代以下未嘗以江南之兵取勝北方者惟至隆慶初年戚將軍繼光議調浙兵屯戍薊門稍有効其後西夏有難則調南兵而西海東有難則調南兵而東至於閩廣川蜀間關萬里以救割牀之急而三河壯士六郡良家漁陽之突騎繼之以遊俠皆若木偶束芻不可投之一試者此何說也

夫秦晉燕齊之門古所謂天下勁兵百戰用武之地而西夏邊左皆在指顧之間顧舍近而求遠置强而取脆此何說也

李繼遷之死也國危子弱衆心未定曹瑋請假精兵出其不意禽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萬世之一時也朝議欲以恩致德明抑而不許而西夏之勢成矣夫蒴芽不翦将尋斧柯安危之機决於一瞬而牽制優柔坐失機會遂為百年之憂宋人之無策一至此耶

李沆嘗曰吾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

罷火以報國朝廷防制纖悉具備或狥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吾嘗三覆斯言擊節嘆賞真至論也然彼時風俗淳厚紀法脩明可罷可行下無異議近代則不能也臺諫毛衆瑣屑以塞職掌必欲邀題覆於該部求票允於内閣及至奉有俞旨班行四方計一疏所陳紙札之費已不可勝計矣而監司長吏曾不闚讀其一行父老吏民或不能解其一語建言之臣惟取一時允行亦不問遠近上下曾否通行即取而刻之集中以爲傳世之具矣及求其所言非當時所見行則前時所報罷也夫見行者何必請而復以

申飭報罷者何以行而覆以依擬上下相蒙以全體面求免於火年之捃摭而不顧政體之虚實使沆當此時能一日居其位否耶即事事報罷不以爲因循即以爲拒諫互攻而去矣

宋朝每一帝山陵即奉所製文集及典籍圖畫並置一閣設待制學士請官此法最善　本朝惟　太祖宣宗御集頗傳於世諸廟文集圖書不知内府所藏何如而閣部詞林無從披覩乃纂修實訓惟取實録綸音摘爲數集而已此一大闕典也愚意列聖御製詩文御書墨迹御刻書籍御玩圖畫及内外制詞出臣下之代演批答長札闗密勿之經綸皆當裒集尊奉各置一閣或以皇史宬之側各奉一號使日星之謨永耀中天聖子神孫代有瞻仰豈非熙朝之盛事哉然而事關禁中非外廷所能討究職在内閣非諸司所可建白闕而不筆有以矣夫

澶淵之役命王旦居守旦曰請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此廉頗送趙王會秦之策也當此之時有準以執纛的有旦以守社稷而真宗能兩用之可謂有爲主之畧矣舉事如此固宜其萬全也彼陳堯叟王欽若

者至欲爲南幸之謀無論品其智識高下一何相懸邪

自古符瑞圖讖之興皆人主爲人所惑信以爲真有而從之未有明知其僞而爲之者也王欽若天書之詐則明言天瑞不可必得前代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則欺詐不經之尤者以此欺其君真宗明知其僞而佯信之以此脅其臣王旦明知其僞而曲從之此君臣上下公爲矯誣以欺天下也且至以河圖洛書爲祥適設欺而不必有其實則是自羲文以來固已開詐

偽之端以欺天下而八卦九疇皆天書之別名矣誣聖之罪其容誅邪以是知道經符籙之書劫佛經而爲者皆起於真廟之世明矣

王欽若在泰山初獻靈芝之千再獻至三萬嘉靖末年泰安進靈芝亦至數百本初疑其不真及行泰山谷中土人道士爲求木芝頃刻得數本蓋金石之芝亦自難得若木芝則無處所屬深山大谷往往有之而泰山靈氣所鍾故多芝草其動至千百無足異也乃輒以爲上瑞薦諸廟朝則不可勝獻矣

黎氏據有交阯宋嘗封爲國王其後爲李氏所奪遣

使奉貢宋亦以黎氏故事封之此不爲失體蓋荒服之外政所不及來則納之叛則討之至於竄穴之中自相更代有不必察及蟻鬬者中國之體也黎氏則不討李氏則討之斯偏於用法矣來而不受不受而不能討斯左於用威矣故中國之於遠夷惟當計其順逆之迹不必究其授受之由可也

真宗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引燭焚詔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後又欲以劉氏爲后楊億不肯草制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代之嗟夫後之大臣遇宮闈私溺之寵有引燭焚詔如沆之爲宰相有能力辭草制如億之爲學士者則人主亦不能奪也庸若依違唯諾以求免於禍先深若結納附會以自托於福始殆所謂懷利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矣讀二公之事得不汗顏

王文正之爲相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之爲相天下謂之大忠夫忠不可能也景德祥符之間契丹以城下之盟南成和議靈夏以上遊之險方肇兵端天下非無事時也乃東封西祀竭府庫之藏以供大禮而昭應景靈二宮至於竭天下之力數年而成以奉大上之符命此亦治忽安危之所關矣王旦以明珠之

媢隱忍曲從坐視財匱民窮不敢復贊一語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耶徒以雅量謙謀有體爲一代名臣而責備賢者不能無遺議也若如張詠孫奭昌言力爭上亦安得不從以此觀之旦之以雅稱而不自爲忠有由然矣

張忠定之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貪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公不言己能斷可以事君矣此數言者萬世人臣之矩也嗟夫風之下也甚矣不廉而言貪不勤而言苦不忠而自策其効不公而自多其能者又何多與

張旻掌禁旅奉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欲為亂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但擢旻使解兵柄則自安矣乃以為樞副兵果無他此深得處亂兵之法然必謀而未成者乃可以是潛消之爾若遂行已成法所不貸則又不可姑息匿釁以長亂畧也

小人百巧一拙即敗君子百正一邪即敗王欽若以天書市寵而以交通道士得譴寇萊公以直道事君而以誤獻天書被構此其証也雖然以小人之由巧而得拙理所必至無足異者君子之去正而從邪誰

其使之是足為賢者飲恨矣

寇準以監國之議被酒漏言遂為丁謂所譖此機事不密之効也然所以致此亦自有說監國之議真宗嘗與宦者周懐政謀之準之請闇亦曾托懐政從史亦未可知已而漏言事泄懐政為丁謂所斥憂懼不安遂有廢立之議而準以是被中矣大抵宗社大計責在元臣宰相能以身任之即有密勿之請亦不容已但不當與婦寺共之彼婦寺之性惟利是圖而與之同事蔑不敗矣况有小人如謂者從而伺其隙邪準也忠於謀國而疎於處事宜其及矣

丁謂之移皇堂未必有禍心也王曾借此以除之似涉於奇然謂之當去天下所共願也謂一日不去則天下不安不乘其可圖而為之則謂不得去故醫之治病苟可以援其根原則設法用藥詭其陰陽之名勢亦有之

錢惟演文辭清麗與楊億劉筠名相上下固一代名流也而以嗜進之心為人所鄙當以不得黃扉押字為平生所不足其志行可覩也浮華之士雖有靡麗之詞而慕利如羶無所用耻如此縱使幸而當事其與世浮沉無所建白可預知也且嗜進一念何所不

至沈約范雲之事可以觀矣

真宗東封禮成勞宰臣等以久食蔬素馬知節獨言蔬食惟陛下一人臣等在道未嘗不私食肉上顧王旦旦曰誠如知節之言魯宗道為從言微行就飲肆中真宗亟召入遲遂以實對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真宗以為忠予嘗讀此三嘆宋之大臣以至誠事君如此無論才畧何如即此二事其不欺之節可貫天日矣

王欽若初為三司判官即奏除諸路逋貫一千餘萬繫獄者三千餘人丁謂進用之初即請罷兵撫蠻寇

此皆賢者舉動也及其一入政府而蠹政殃民之事無所不用何其先後殊操耶夫嗜進之志專故不難假仁以干譽而保位之謀勝故不憚肆志以求逞其念一也史以為改節易行知之淺矣

至道元年太宗以上元御樓觀燈見京師繁盛自謂太平宰相呂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咸平五年真宗以上元御樓見人物繁盛舉酒賜侍臣曰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舉此觴宰相李沆避席數四訖不受酒

退謂同列曰天下庶事尚多未理人主豈得言治安即此二事古之為宰相者真以匹夫匹婦不被為恥而憂治危明不敢怠荒即為益之陳謨何以過焉後之司國命者其謂此何可重慨也

真宗朝山澤之士多被優禮其名實不虧者得二人焉陝之魏野杭之林逋是也至如种放者飾詐釣名汚節驕倨又結權貴以希薦達殆并市無行之徒而冐處士之名橫被恩寵此清修之士所以冀足洗耳而自放於寥廓也嗟乎以名取士其弊至此近代亦有一二焉

秦漢以來登封之迹皆已不可考究今太山曲阜惟真宗鑾道在焉蓋自真宗以後迄今五百年無復封禪之儀故所存惟此也史載真宗上封享昊天上帝於圜臺封金匱玉匱於上即今日觀峯旁封禪壇也降而禪首即今之蒿里山而曲阜孔林有駐蹕之所其迹可指尋焉

宋真宗偽夢玉皇命已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遂以玄朗為聖祖聖祖者即司命真君也方士王中正言於南康遇道人趙姓授以丹術謂之聖祖因令天下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武為真武此真武所由名也泰山下阯有酆都殿中奉司命真君豈即所謂聖

祖與封禪既成又建景靈宮太極觀於曲阜壽丘以奉聖祖聖祖母在今少昊陵前碑石尚存士人但知為少昊之陵而不知其為聖祖建也以方士妄言假托夢寐造作名姓自立祖先不但矯誣上天亦無所用恥矣

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可謂前有讒而不見矣宋真宗曰王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奸邪也可謂見不善而不能退矣蓋奸邪之徒才能機械倍絕常人其工於粉飾能使人主見之而不覺其巧於固結能使人主覺之而不退國之所[illegible]也

天聖四年一日汴京大水平地數尺有旨放朝宰相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無狀豈可退安私第亟請入見陳修禦之道同列先歸若皆愧服焉此與漢相王商遇水事同公卿大臣遇天變民驚訛言易動惟當鎮靜有體以安人心正不可蒼黃失措使觀聽滋惑也然非平時有養鮮不爲形影所動矣

天子以孝治天下家人之禮服於士庶自古然矣至於朝廷之體臣下所瞻尊尊親親之道亦自有不相掩者仁宗即位明肅臨朝元日躬率群臣朝於內殿

王曾力諫而不從太后與帝同幸浮屠欲先乘輿而行魯宗道力諫而止冬至內殿之朝范仲淹上疏力諫亦不見聽雖從違不一而三賢之論均可謂知大體矣何者禮有所重義有所歸內廷之禮以隆孝養親親爲重外廷之禮以臨四海尊尊爲重夫死從子陰不厭陽在士庶之家猶不可踰而況大寶所臨億兆傾仰奈何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故三賢以國體主威惓惓爲請乃大體也

公家有所貿易一倍常費數倍有所營爲數倍止得一倍此勢所必至也然在朝廷之體亦自有不必綮着何也四民之外有一等遊食之徒仰給公家而民間貿易亦有一等靠公家之利以自食此如蚤虱蚊虻在脉絡曲隈之間不可驅逐在朝廷視之皆赤子也取百姓之脂膏以養無所聊賴之徒亦人得人失之類爾如今京師土曠人稀一城之中兩縣編民百無一二非禁旅軍匠受廩於官即江南遊賈居貨於市皆仰公家之利者也設使造作貿易一如民間此等遊閑之徒益無所賴而都城之人迹稀矣廟堂論事當知大體與有司法吏不同若以刀錐之巧錙銖之算而參於宗社之謨不其謬哉

明肅劉后稱制十有一年號令嚴明恩威加於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成仁宗治平之美功不細也惟被服袞冕以享太廟不從薛奎之諫此其失之大者夷簡身爲首相依違曲從無能匡正亦可惜也夫天男女之位奉陰陽之體視政事人材之失何啻天壤而默默無言何耶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太后擲之於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柰何服武氏之服以見祖宗於廟也夫服武氏之服而欲爲任姒則服桀之服可以爲堯矣夷簡於此不言則將焉用直其與程琳之諂奚何異焉

范文正公爲晏殊所知薦爲館職及以上壽會寧抗䟽力諫元獻大懼即召文正詰以狂率邀名將累舉者文正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元獻愧不能答晏之於范公可謂不知矣當文正微時元獻進教生徒見其敦尚風節深加器重所取謂何而以邀名詰之所謂陽浮慕之而志不同者也嗟夫士之壞於知己者亦不少矣蔡中郎之於卓甯文若之於操不以其知己耶徇其知身名兩敗可勝惜哉然則於此奈何曰匡之以正而救其失不可則早自貳焉無忘其報可也

明肅臨朝范文正公以上壽會寧抗䟽外補太后既逝言者多追詆舊事仲淹乃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乃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垂簾時事文正此舉一時不覺有功及哲宗紹述之議紛起而宣仁之政爲群小所攻則知明道間潛消默移之功至大也且當時獻諛太后之徒隨聲附和而文正以得罪太后之人乃能獨倡公議以閒上心亦正直忠厚之一證矣

宋制致仕官給半俸或貧不能自給景祐三年詔兩省大卿監正刺史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稱制勞賜前代待舊臣之禮其優如此今制公卿致仕間有夫米之賜畧倣半俸皆出特恩然亦不可多見八十九十奉詔存問亦間舉行在朝廷恩禮亦非甚損而風俗澆薄則有甚於前代者舊臣謝事里居后進小生至以吏勢凌藉或以吏徭口賦困其子弟何望優禮哉漢高帝曰吾於爵非輕也吏安所取此於今日亦然

呂夷簡事王曾甚謹曾因力薦爲相及曾再入中書

位反居下夷簡任事既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遂有異同交論上前同日賜罷此亦市交常態也蓍進之士平日曲奉當塗無所不至一旦得志必至桐負從古然矣若乃士人君子在下不援在上不陵安得有此夫善諂者必善驕能趨若必善背何者其機括一也明智之士見人之諂而知其必驕見人之趨而知其必背故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暗者反是

仁宗明道中有政府五人王曾與蔡齊善呂夷簡與宋綬善而盛度中立其間交不得志每有論議多所依違及王呂相搆上問度曰曾夷簡力求罷何也度

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惟詢以亂可代者則其
情可察矣上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綏於是四人俱罷
而盛獨留夫一舉而罷四相度可謂巧矣當時臺諫
廷臣不攻而能容豈其秘尚未聞耶抑宋之於指目
亦尚寬矣

中國之形惟以夷攻夷足為上算元昊負山阻河跨
有萬里而吐蕃唃厮囉以鄯州一隅兼有回紇之衆
通於背海高昌諸國朝廷因授節鉞使背擊元昊以
分其勢此制夏一奇也唃厮囉雖未必即能抗夏而
能牽制其後使之有所顧忌不敢內侵貿於中國十

萬師矣宋人乃以不能立功少之是不知事機者凡
立功之形不必一塗固非以斬將搴旗然後策勳也
厮囉之功不在攻擊而在牽制視攻城掠地之代豈
有低昂哉且以元昊之橫舉中國之力不能得其一
壘而以責部落夷酋於萬里之外一何迂也

韓魏公為司諫一疏而罷四相宋之聽言重而退人
輕如此其論韓億不當以子為羣牧判官無他事也
宋時最重差遣錢穀之司尤為要地故不使宰相之
子居之亦惡其登壠也近世錢穀之任士多不屑而
公卿蔭子自有資格亦不肯冒昧為之然有一二營

得者公論亦鄙薄之雖輕重之指不同而意亦相合
范文正公以論劾呂相出知饒州朝士畏呂無出送
者惟李紘王質出郊飲餞或以阻質質曰希文賢者
得為朋黨幸矣二公皆吾郡人也一時風節凜然照
映史冊可謂東魯之盛矣然士夫相與顧平日蹤蹟
如何若為浮慕一時之名而納交於賢者亦好名之
累也

宋仁宗時西事方殷在朝宿將惟王德用威望素著
為外夷所服方自請討賊以報國家言者乃以其貌
類藝祖宅枕乾岡因論罷之此言事者誰也以風鑑

堪輿之術而施於四郊多壘之日以為用舍猶謂國
有人乎德用辨疏有曰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
岡先朝所賜與宋玉登徒之賦語意脗合可謂婉而
有味矣彼言者聞之得不汗顏淺薄書生為豪傑所
鄙咲固多類此

西夏之寇韓公志在進取范公志在招納會元昊請
和范公為書遺之及昊答書語多不遜范公對使焚
之宋庠至請斬范公以為不當通書又不當焚書杜
衍力救免焉愚謂通書非也其焚之是也夫兩國相
持未奉朝命而私與敵通不惟失稟命之禮其於事

機亦甚巨測屬有讒言交構其間設為形似以沮其成豈但身家之累故曰通書非也謾書已聞勢自難掩設不對使焚之敵人必謂已聞於朝後有操縱為敵所量損威啓侮必是焉在故對使焚之使朝廷不受惡聲而敵人之謾將無所施此全國體之大者故曰焚書是也而杜衍但曰仲淹志恪納忠於朝廷亦未嘗深言及此豈范之大計杜亦有未喻者邪

慶曆三年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乃請建大名為北京示將親征以伐

其謀韓范二公入對亦請修築京師以伐契丹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也余呂二公可謂有大臣之慮非宋人所及者矣　本朝庚戌之役有廷臣建議請於皇城四門各札一營以衛宮城其見更甚於此肉食之晝所由來矣以積鐵衛身不尤切邪

宋之盛時不任武將故遼夏之搆兵每無功何也契丹之役有王德用在北元昊之役有种世衡狄青在西誠以二方之事委之三人折衝萬里亢甚易然乃德用雖任分閫權任亦輕种狄二將方在偏裨制於文吏展布固難原其所由上以開國之日盡罷節使之權軍州政事俱委文吏故雖大敵在前節旄不建幾於有兵而無將矣韓范諸公雖有將相之略要以運籌帷幄坐鎮疆場則其體也至於披堅執銳馳不測之軍豈可無登壇秉鉞之士建旗鼓而出哉

富鄭公使北入辭詔進樞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之既使還論功進為翰林學士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況敢受賞乎久之又進樞密副使

辭曰契丹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卧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臣不受賞和未可保其於守備必不敢懈帝皆從之按富公三辭皆関國體非汎讓也主憂臣辱見危授命而以爵使之義所不可受委曲報命國恥未雪而以賞酬之分所不當受至於以和了事而勞及使臣則上下之心必懈而朝廷之體益輕體所不當受故三予而三辭長慮遠圖不苟一時之功大臣之為國固如此哉後世委曲隱忍上下相謾以飾一時之耳目而論功行賞居之不疑如掩耳

盜鍾不可以給三尺之豎亦稱曰爲國之臣也讀富
公事汗顔無地矣
歐陽修余靖爲諫官論罷叅政王舉正而薦范仲淹
代之仲淹曰執政豈可由諫官而得固辭不拜此等
識見今人如何可得臺諫之體止當論列薦舉人材
非其所職況宰執大僚輔佐人主政化所出豈可以
諫官一言遂受延登之命且不惟宰相不可由諫官
而得即諫官亦不可由宰相而進也仁宗嘗曰宰相
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大哉英主之見亦
豈尋常意識所可幾及誠使宰執之進退不由於臺

諫諫官之用舍不出於宰相宰相得以採黜陟之病
而無所周容諫官得以守糾列之權而無所阿徇則
朝廷正而天下平矣
自古大臣共事意見多有不同在當軸者主持何如
方韓范二公同任西事韓公意在進取范公意在招
納各有所見然皆出至公非有爲也呂榮公在位亦
未嘗以成心處之其始主韓公之議欲分兵入討已
乃從范公之議通和講解而西事遂定矣要之二公
所見本非制御長策幸元昊志在割據非以遠略故
以韓公之戰成范公之和僅能結局也大抵人臣爲
國不可以成心處之顧公私何如若使廟堂之議分
爲二岐主韓之戰則欲范受其敗主范之和則欲韓
負其責天下事豈堪幾番敗壞宋人議論煩多原是
敗局所幸大臣之心多出於至公而少偏私之見故
不至於大壞柰何今之不然也
宋之所以弱姑息之敝也寶元慶曆閒西夏恃契丹
之援求索無已契丹乘西夏之釁恐喝多方爲此時
計無兩戰兩和之理必也北結契丹西討元昊則國
勢可振也而在廷之議惟救目前之急不思長駕之
略遼人入冦則增歲幣夏人請和則增歲幣幣之出

有盡而敵之相倚無窮柰之何國不匱也且西夏求
和將發封冊而以契丹往伐停冊不發以待其變向
背之機因敵而決中國之體蕩然無存使二虜視之
宛轉股掌之上其何以國甚矣宋之不競也
范文正公執政未久日夜謀慮興建太平所建白與
革皆一代大典惜其後不能守也宋初學校未立專
以聲病記誦取士法未善也至是初令天下郡縣皆
立學校以策論經書試士盡罷帖括墨義而取士之
典正矣宋初雖設監司轉運而察吏之法未備也至
是用歐陽修議選擇內外朝官爲按察使使巡行州

縣徧見官吏課其公廉無狀以朱墨别書歲具以聞察吏之典詳矣此皆大綱所在而建國數十年因循未立何也他如立磨勘之法以課勞績裁任子之恩以清仕路亦皆審官論材之要至於宰相兼樞揔軍之大計尤政事本原之所係也然此數事未免有拂人情按察多所舉劾衆心不悦而任子磨勘之法僥冒者亦多不便於是謗議稍行自不能安而法亦從之變矣不亦惜哉夫事無大小顧體與法何如體法所在雖人情未順行之既久耳目相習未有不可守者患在以法之便否為人之去就又以人之去就為

法之興革而始終不可成矣范公凡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在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千古不易之論也史乃以規摸闊大更張無漸少之亦宋儒迂踈之見哉

慶曆四年判國子王拱宸等言漢太學千八百閒生徒三萬唐六千二百閒今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乃改建太學增同舍生二百猶未及漢唐之盛也　本朝兩京太學號舍亦與相倣先朝教典方興生徒或至三千近惟會試年分間滿千人平時舉貢諸生大抵解散月朔請謁惟納粟生員數百不及郡邑大庠之數而使官數十人星羅其上幾成虛設殊可嘆也

西夏之寇揔管石元孫敗沒賊中及和議既成夏人歸元孫於宋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斬於塞下以示西人宰相賈昌朝獨引春秋穀臣智罃故事為之請赦元孫遂得不死此時富韓范杜諸賢同時罷政而昌朝獨當國柄故元孫得從輕典若使諸賢在位必能明正典刑以存國威何至姑息乃爾嗟夫宋之失法甚矣後至苗劉張邦昌親為大逆亦未嘗明正其罪使膏齋斧即梃刃無别而刑書遂

廢蓋自元孫之貸啓之也國無刑賞綱紐已絶即有富強之勢自立猶難况以宋之積弱哉

天章召對至今以為美談愚竊謂非體也三公之列坐而論道出入起居何時不可進言乃給以筆札使之條對如廷英策試非待大臣之禮矣首相陳執中固辭不對条政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二人可謂知體而宋史直以執中不學少文為其不能面對是嬰孺之見也

張方平言於仁宗曰比來朝廷頗用輕險之人内為言官外為按察多彂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

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士大夫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為國立事讀此一段語使人短氣豈獨宋季為然

元昊之死遺孤諒祚方在襁褓母氏當國以三大將分掌國議者請以節鉞啖其三將使各有部分以擕其勢可以得志安撫程琳乃謂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遂因而封之可謂迂矣元昊負固憑險竊號違命力詘情見不得已而請和豈不侵不叛之臣天奪之年不絕如綫此正分國之時而琳也以迂疏之見坐

失良圖使涓涓細流引為河海豈不惜哉夫以匈奴之盛至郅支呼韓而弱以分兩單于也以突厥之盛至頡利突利而亡以分兩可汗也自古制御夷狄惟有分其國勢為第一良策而何宋之不及此邪

吳奎言於仁宗曰朝廷之事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時顛沛而失措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蘖譖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為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務易官守不已晚乎此一段切中近日之病

文潞公一代賢相乃造閤金奇錦以通宮掖為唐介所劾史謂事之有無終莫能辨則亦不敢信其無也宋時名公大卿皆以聖賢豪傑自處文公在君子之列乃有如此舉動亦可惜矣君子行道於時未嘗無用世之志然必自置其身於正大潔清之地使出處進退純然出於禮義而後可以行其志未有淟涊委曲以趣功名之會而可以稱賢者孟子枉尺直尋之喻鑽穴踰墻之言可以為千古士人之龜鑑矣乃有高談性命而以交結為作用者豈以潞公之事世無得而議邪

士君子之於天下大則出處進退細則辭受取予立身之大閑在焉伊尹耕於有莘翻然應聘是其出處之節一介不取一介不予是其辭受之節未有茍於辭受而能重於出處者也夫一介不取稱曰廉可矣一介不予其迹似嗇君子何取焉曰是尤難也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可取也亦可予也交不以道接不以禮不可取即不可予也世有持一介不取之節以立名於天下無不惜鉅萬之費以內交於與貴且以稱於天下曰廉吾不知其為伊尹邪非也齊諧曰此半個伊尹爾

語偽受命往懷智高時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宰相梁適抑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修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此言切中事理可以破玩愒矯拂之弊矣然天下事變亦忌張皇有備而張皇所失猶小無備而張皇蓋亦危亡之道適之所見未為非也

儂氏之亂交趾請出兵助討余靖許之狄青奏曰假兵於外人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力不能制至假蠻夷之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御之予讀史至此亟嘆服馬青之識見一時在位大臣無

能及之者可為縉紳羞也夫召兵除寇因而啓侮唐之吐蕃回紇成效可覩諸公不聞耶不但此也以蕞爾之寇假手外夷縱無它心視中國體勢何如安知交趾之不為智高也此猶在兩界之間勢有可假後世覔窮海舟服於烟波萬里之外以平島中之寇於臂指之間此必中國空無人而後可也今狄青見之為絕倒矣

陳執中為宰相嬖妾笞一小婢出外舍死孫忭趙抃交章論之諫院范鎮以為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宜速退之以快人望若舍大索細暴揚燕私以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此言最得大體執中之覆餗固已為鎮所列而孫趙抉其隱過以進退大臣非國體矣趙廣漢與魏相有隙至以一婢之死詰責其夫人乃駔驓刀筆之見孫趙二公胡亦為此雖其心出於公而見亦狹矣

宋時宰相權重宦官秩卑禁中之事猶得與聞如仁宗不豫文潞公召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曾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然當行軍法又欲與輔臣建醮內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

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即此舉動固見潞公臨事制變有大臣材亦可見當時宰相體尊內竪不敢與抗故國有危疑而上下無恐也若如近時之制宰相起居內中以片言應之即不敢詰問外廷入直內殿非有故事必不敢彥博雖在亦不能也

文潞公為相當仁宗不豫入宿殿廬京兆夜叩宮門上變閉不使入乃禁卒以私怨誣虞候告其為亂也潞公即請同判狀尾斬此卒於軍門其後劉沆白帝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取判狀呈上意乃解倉卒遇變既能制未形之患而潛遏亂萌又能

察不測之情而預防後患機權識量出入意表眞相材也

至和二年開六塔河渠北京留守賈昌朝欲傾富弼陰結內侍令臺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渠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又請皇后同聽政事內侍以狀白執政彥博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與國家大事汝罪當族姑未忍致罪自今勿得復然二人悚懼而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怒曰奴敢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稱善旣而議遣臺官定六塔方位復使

二人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其議乃定夫秘其亂謀以全宮闈之體而藉其更畫以悉疑貳之端所遏變夬孃以安衆心一何曲當也所謂主少國疑托孤寄命其在斯人與後有臨變周章無地可入稱為將相大臣者人之相越何其遠也

文彥博之救唐介雖事勢不得不然要之亦出誠心未必有矯僞也後世柄事之臣遂成套局遇言官論列一面調旨譴責一面上疏申救必使怨歸於上體全於己不能欺人祇足罔上不如互相攻訐之爲實也世道人心至此極矣

范景仁疏請建儲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今間言也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論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不但一時事機可爲萬世明鑑天下事無大小出是入非士君子惟將是非二字看得分曉至於勢有難易材有短長苟有誠心圖之得寸得尺無不可成故太行可移而呂梁可游也苟不問其是非而惟難易之知則天下事無有易爲者矣

天下之事習俗已成人心陷溺徐欲反之於正必且相顧驚駭不肯即從其勢然也宋之文體至嘉祐而

極壞爭以險怪奇澁相勝爲奇朝廷至下詔揭示終不肯改及歐公知舉乃痛抑新體凡爲詩所推譽者皆被黜落澆薄之士至聚譟馬首不能呵禁而場屋之習始爲一變嘻亦難矣孟子謂詖淫邪遁之辭生心害政故文章之變乃政體所關非爲文也章句之士入而不自知博雅之士知而不敢救非歐公勇往力任不恤衆怨則波流茅靡將無紀極世道將柰何哉嗟乎今之文體敝亦極矣部科論請累牘不休朝廷禁飭屢旨不已而敝日以甚也其故安在無肯力任其責身當衆怨而徒以論奏申飭爲了事之具則

嘗何所可黃哉

唐時進士之科每歲一舉多不過二三十人故進士最重宋朝選士之法初循未備李間四五歲一下詔開科故抱藝之士多至沉淪尹洙進講周禮三年大比仁宗感動乃以間歲之法易之而試始有期及英宗即位乃詔三年貢舉至今遂爲定制矣

王荊公非小人也然而有小人之機自爲州縣不嗜進取文歐二公皆薦其恬退亟請召用朝廷畀以美官惟恐不就館閣之命屢下皆辭不起及修起居辭至八九及經除制誥遂不復辭而安名之心迹始爲

識者所窺焉嗟夫人之難知亦已久矣真君子易見真小人易見惟以小人之機而文以君子之名則未易知也善乎蘇明允之言事之不近人情未有不爲大奸惡者此得其要領矣摠之大奸似忠大譟似靜大貪似廉大巧似拙惟從不近人情處窺之未有不得者也荊公本非小人但以小人之機數而欲成君子之事功則其本已不至矣彼華士之在齊正卯之在魯豈稱小人哉

韓魏公爲首揆歐曾二公同叅大政典故問曾文學問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一時稱治平焉揆路大臣第能同心一德不爲形迹所間而首事之臣兼取衆人之長以資化理天下之治安得不成若韓公者所謂休休斷斷之臣可以爲萬世法矣

歐陽公在政府以官吏兵民財利之要集爲摠目遇事即取視之不復求諸所司此最得法近日一二元老亦能倣而行之六曹之政頗知要領然必其平時留心世務預有儲蓄必非取辦於臨時者也

包孝肅峭直剛介與人未嘗苟合平時親黨一切謝絕自處可謂峻矣然惡苛刻之吏專尚敦厚與人未嘗不恕趙清獻以苦節著名而其爲政乃務因俗施

敎以惠和爲本又何其寬大長者也凡人正直者立心必厚誠厚者自處必廉士君子之大端也小人則不然利之所在不辭爲阿比名之所在不辭爲苛刻寬不出於忠厚嚴不出於正直其機一而已矣

折氏世守麟府保塞備邊西方賴之其後監司繩以條約不堪其寄輒求解去梁適爲請於朝乃安其職此莊肅有識處也保塞蠻夷惟在爲國宣勞不侵不叛至於居處出入固不必純用漢法而以三尺文施於藩籬之旁使其狡焉有不安之心非國之利也此等事論起於執法之吏以深刻取名守正之官以好

功敗寥一旦狂瀾潰溢隄防橫決從而收之亦何及乎小人暴旦夕之功為國生事往往如此

英宗諒闇韓歐二公同在政府調護兩宮以定國家真太山之力也觀其同對太后危言激切歐公至云太后一婦人爾臣等五六措大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韓公至云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同列聞者無不流汗此何等氣槩也使陳平周勃有此於呂后之朝則產祿不封使世勣無忌有此於顯慶之初則武曌不立宋為君子之國大臣表表漢唐不及遠矣

天下之事有情所必至而禮所不能裁者因非可以力爭也士君子於此因其情而為之以裁抑之方寓於順導之內可矣濮園之議歐韓二公謂禮不忘本請加尊禮自不為過而呂范諸賢至劾其專權導諛首開邪議則太涉於激矣何也此情之所必至而禮之所不可裁也至於孝宣光武時勢不同情禮亦異固有難於槩例者

英宗初政韓曾二公為相將進歐陽公為樞使歐公謂曰今天子諒闇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夫主少國疑之日將相大臣甚不可以名位自尊也豈惟羣兒相貴明為天下所窺而自處之形亦屬危險柰何世之不悟也

宋時官制甚冗名實相紊士夫惟重差遣不計官階故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不為監蓋惟以文學禁從為榮也

韓魏公為相再決大策以安社稷在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跎豈惟身不自保恐家亦無所處矣公曰是何言耶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范文正公以天下自任凡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

自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皆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諸葛武侯所謂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聖賢君子心術光明正大千古一轍所謂喻於義者耶後之君子以事求可功求成為後世之譏遂至委曲周旋以就一日之計而為之名作用二字自誤宋大臣未嘗出諸口況古之聖賢豪傑哉

歐公以濮王之議不為衆論所予惟蔣之奇附之歐因薦為御史衆以奸邪目之蔣媿無以自解即上疏劾脩以自飾故歐公辨疏有云未乾薦禰之墨已彎

射羿之號蓋指此也王荊公引用呂惠卿司馬公謂曰謟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將賣公以自售矣嗟夫小人情狀往往如此而當軸者不能識也

讀史漫錄卷十一終

讀史漫錄卷十二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宋神宗至徽欽

神宗即位首召見富公訪以治道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恐奸人得以附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此雖預爲安石而發要之帝王御下之道無出於此有至虛之心則不爲意見所使有至公之心則不爲愛憎所移而後可以待人之功罪行己之誅賞此即廓然

大公寂然不動之體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者也彼申韓之學所以操主術司下情其形亦類於此而本原之地非出於至公至虛之心不過以法術爲治而已此王霸之所以分也

王安石學術之偏已得罪於孔孟至於三不足之說所謂一言喪邦而天變不足畏尤其甚者夫人君首居九五臣妾億兆威命震疊俾於造化惟天監在上臨下有赫可以懾服其心而不敢肆於民上若以災異變怪歸之天數則天壤之間更有何事可畏何言可感其不至於敗亡者幾希商受之言曰我生不有

命在天是猶知有天而以人無如何也若安石之言則天亦不得制人王之命而惟其所為無復有宰之者矣其與宋王偃之射天相去幾何富弼一聞其言即上書數十言力詆其非而神宗不悟也

王介甫所變新法固多苛繞然亦有利害相半斟酌損益可以施行者未必盡非也但安石行之太驟而不問其難易諸賢持之太急而不察其便否兩相激而求為相勝故至於誤國爾何也如均輸方田青苗市易等法乃桑孔故智固不可行至於募役之法即今之均徭保甲之法即今之坊保保馬之法即今之

種馬均稅之法即今之稅粮行之數百年未見其弊而以經義論策代詞賦之法乃選士之良規永為後法則其所行豈盡非哉誠吏安石以公平之心數易簡之化從容漸漬以洽天下之心而在廷諸賢以同心圖治之謨為救正調停之策亦何至紛紛相搆成誤國之罪邪

神宗問君子小人之黨滕甫對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必蔓草非松栢也予嘗以其言驗之古今無不符合然要其所以又自有說君子何以無黨無所用之也進退决之禮義用舍聽之君相浮沉付之命數建樹度之技能故職業相與則同心共濟出入相友則同道為朋非有固結之歡唇齒之援也何以黨為小人則不然利害得失之念日滑於方寸之中而立身行己又無墻壁可恃一時無所附麗即如蛩蛩距虛相離而不能行也使之無黨安可得哉且如松栢之幹亭亭直上自足干霄不必傍有支撑方能樹立若乃藤蘿蔦藟無所扳援則委於泥沙不能尺寸以此知小人之黨其勢然爾嗟夫丈夫七尺之軀戴員履方柰何不為松栢而為蔓草哉

呂誨之論安石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

[illegible][illegible]古人佞巳聽其言則美施於政則疎此膏肓之疾也蓋士以虛名得衆往往自視過高好執己見所以喜人佞己輕信人言其病在心不虛爾誠能廓然大公虛心應物其自處也惟理之是非以為從違其聽言也惟理之是非以為取舍則在己無成心在人無妄語惟其力之所至以要其成即不能大有所為亦不至於誤國也蘇明允辨奸以為王衍盧杞合為一人似涉太過總之少正卯之後一人而已正卯不為夫子所誅其學術設施將至蠹國而從之鄧析公孫龍未必過也世亦安知其偽哉

呂誨既劾安石同時求去帝謂宰相曰今若出誨恐安石不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安石不復辭也以安石自處之高前無古人固非戀位固寵排擠異己者不過欲行其學術使其君之必從故大械天下之口而後可以行其志乃不知其自處於私也近日用事大臣亦有此風然其身家之念重於為國又不如安石之出於公爾

青苗之法其意未嘗不善但其流弊必至於病民爾蘓轍謂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

妄費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期韓琦謂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率同保均賠之患司馬光謂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益貧事之必至若數公之論可謂盡青苗之弊矣然揆之於今亦未有悉者近日州縣倉粮雖不名為青苗而春時借貸加二還官亦其遺意視富民倍稱之息多寡相懸而民往往不便者何法雖加二費乃不訾出之量淺入之量滿出之粟秕入之粟精守支之費半其所出守納之費半其所入較之私家倍息殆有甚焉而諸公之論尚未及此蓋其流弊之極未得於目覩也

刑法之名雖非王道所先然讞議刑名不通律法亦不可以從政先王之教禮律並說出乎禮則入乎律故明習法令亦所以佐禮教之不及也熙寧初設刑法科以試諸吏選人任子亦試以出官此亦未為無見而世以刑名少之過矣

王韶經畧熙河蕃酋俞龍珂率衆内附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包姓上如其請孝肅以清風

直節名播遠夷至以其姓為榮可謂國之衛矣

唐埛以父任得官因請行新法力詆韓富諸公大為安石所喜以是得為御史乃鷹犬之最下者及安石疑其輕脫恐將背己立名埛不自安乃因百官起居叩陛請對面劾安石搢笏展疏大聲宣讀且面訶安石令其聽劉慷慨自若畧不退懾此時意氣風采析檻牽裾之風豈敢望哉求其由乃欲為跖犬而不得故反噬也假使不究其根柢而徒見其對伏面彈之狀不將使朱雲韓瑗咲倒地下耶嗟夫世之為氣節者萬一有如埛其人亦士之辱也

熙寧六年河決夏津神宗語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利害無所校宜聽其所趣安石力主范子淵之畫疏導河東流而閉其北流故有濬河之役元豐四年河決澶州神宗又語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有事治水故常有碍如能順水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會都水丞李立之欲復禹故迹自魏達瀛故有立隄之說然皆糜費財用迄無成功蓋神宗所見即漢人不與水爭之意河性慓悍惟順而導之因以制其旁決可殺其怒而以隄防壅塞之法力與之角非善算也宋人議論滋多昧於大

勢而安石以執拗主之人主超然遠覽高出時賢之見而其臣不能從誠可惜也

熙寧四年遼人言三州地界下樞密詳議仍以手詔訪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使條上代北事宜諸公因奉詔上疏極言新法之弊云此時四公皆以故相出判州郡不與廷議而國有大事仍以手詔商確宋之倚信老臣可謂不間遠邇矣後世出處禮懸上下之交皆以形迹顧忌柄國之臣賜衆歸里視國家安危邈若秦越即有上疏陳情語不他及詔旨漫然報聞亦無一語存問君臣之際情禮蕩矣況欲以國家大事問及疎斥之臣哉嗟夫人君御下大臣體國恩義苟存何論進退乃在上者以出處為親疎在下者以仕止為離合是猶受直取庸朝夕異視在則為徒夫去則為路人也不亦甚乎

與國人爭勝而必行其法者商鞅是也與人主爭勝而必行其法者安石是也新法之行在朝在野無不言其非便神宗亦疑而欲罷者屢矣安石至以去要君而求其必行人主委曲遷就以全留行之體而坐視其法之弊也以天下大政為一臣作體面誠何心哉時富弼致政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神宗

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興建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神宗知弼言之可聽而不能從知新法之不便而不能革其不為鄭公之亡者幸也

新法之行也中外騷然痛心痛首上則太后親王開陳於內下則故老元臣力諍於廷上皆不入也及鄭俠上流民圖乃始反覆長吁通夕不寐立罷新法十有八事應時大雨雖為惠卿鄧綰所爭復行如舊而安石亦因此去矣俠以州郡刀筆任監門之職而能直陳民隱轉移上心如此則抱關擊柝亦非碌碌所

勵矣古人爲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良非虛語

安石之罷以韓絳自代佐以惠卿二人守其成規不肯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安石之計以爲身可去而法不可罷也法不罷而身可復出也固不虞惠卿之負之也後世權寵之臣不得已而去位亦往往求同心自代以善其後然身去未幾居然負之者亦不少矣事不爲國家計而反覆私圖亦何益哉

軍國大事遇有疑難必當稽考故實不可妄舉宋時

契丹議爭地界朝廷遣使數輩虜指分水嶺爲界相持久之無以難也及遣沈括往使括乃閱樞府故牘得往歲所議疆地指石長城爲界與今所指相去三十餘里神宗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括持是以往契丹遂不能奪此可爲後世法程當時王介甫在位生事喜功神情浩蕩固不肯虛心博考以求故實而大臣臺諫徒以空質應敵亦無人思及舊典爲之考索可謂草率矣士不通當世之宜而欲謨謀廟朝建不世之業鮮不殆哉

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極力援引驟至執致乃慮安石復用遂閉其塗安石再相欲逐惠卿鄧綰亦欲彌縫比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遂劾呂罷之小人情態往往如此殊可咲也呂鄧朋比爲奸反而相負此如優伶賈豎以利交合利盡而踈無足怪矣然安石既逐惠卿因復厭綰而綰猶慮安石去位使已失勢上書請錄安石子壻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對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當黜之上因逐綰蓋已知其操心之險恐必如惠卿之賣已爲小人者於同事則見賣於所附則見疑末路旁皇四顧無佇足之地不亦哀哉

新法之行長吏若於牽迫多至投劾康節門人故友或貽書訪之答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大哉仁人之言非惠萬物洞悉當世之宜不能爲也可謂通儒矣

神宗初政韓絳曾布議復肉刑呂公著以爲不可其議遂寢肉刑之法在三代用之固自可行何者刑簡而法約即有所傷殘固無幾也後世法令滋章桁楊如積而欲絕以重典恐未必即有所省而民命之傷殘者將不可勝矣則國之於刑不數赦可也

鮮于侁知楊州蘇軾自湖被逮親朋皆與絕交道出

廣陵佺獨往見或勸其將平日往來文字書問焚之不留佺曰欺君負友吾不忍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佺可為有古道者矣東坡風聲意氣海內名流無不願交而一有患難畏足避影惟恐不速獨一佺不負
又要爾友道之絕於世匪自今哉

宋之官制上下無章名實難紀以差遣為閑劇而不計崇卑以職任為顯晦而不言淹速至使三省之地徒寄空名六官之長多從權攝名之不正未有甚於此者也至元豐詳定畧倣唐法而名稱職列始有可考新法之後此舉最為得宜者矣惜乎以蔡確之奸

為之逢畫既未能盡復古制且因而操縱其間以自遂其私心使天下藉以為口實是可恨耳

元豐西邊之敗王珪蔡確沮司馬所致也官制既行神宗以光為御史大夫珪確相顧失色遂進平夏之策以為用兵深入必不召光即召亦不至也遂發五路之師委之李憲一敗於靈州再敗於永樂喪師幾六十萬而關中之民幾無孑遺矣一念媢嫉之心誤國殃民禍不可振至於如此小人之為國家吁可畏哉

宋初以同平章事為宰相參知政事為執政元豐官制既行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代平章之任以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代參政之任分班奏事政歸中書而三省之長則未設也蔡確欲賣王珪乃使珪為左僕射兼門下已為右僕射兼中書名為次相實顓大政而珪擁左相之名不得聞政此亦一兒戲也神宗欲復唐制曾不深考唐時兩省之條同一都堂或設於中書或設於門下掖垣雖分而政本同出奈何使確得以私意低昂耶

元豐征夏之師舉數十萬衆以宦者李憲統之此唐之已事也王安禮以才力不足為請而神宗入宦官

李憲之說信其有倫乃曰唐平淮蔡惟裴度謀議與其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奄寺朕甚恥之若將以憲為裴度而鄙執政之不如也不思以代國大計決於奄寺之一言舉百萬之師付於其手即使幸而有成何以示後神宗此舉已為大國羞矣豈獨臣之恥哉為諸臣者何不對曰臣等不才使陛下以軍國重任托之宦官為萬世所笑死有餘辱誠可恥也而曰憲才非度比諸將非有光顏愬輩懼無以副聖志云云若然是以憲與度較而策其不如曾不思憲才即勝度百倍可使統百萬之衆否置士大夫將吏於

何地安禮之識亦陋矣及遣內侍李舜舉往議西事王珪謂曰朝廷以邊事屬公可無西顧之憂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內臣內臣止宜供洒掃豈可當將帥之任當此之時不知珪等何以對之觀舜舉數語其識乃在宰相之上柰何使人主不輕士大夫也

呂公論曾肇曰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肇遂不獲大用此似忌之而然果如所言亦未為知文章也凡文之所以成名者不但以華藻肇悅為工以其理與事在焉出於行義則為有德之言出於政事則

為有用之言焉可岐而二也有如蔑理而理不明論事而事不徹雖有枝葉之詞將焉用之而亦惡得謂之文章哉

宋時先朝御容皆藏於景靈宮各為一殿文臣執政武臣節度以上並圖於兩廡此亦禮之協諸義者也凡禮有古所未備而後世始出者非先王之不欲為也古風簡朴情文固有未備者爾古人之祭以尸後世既已廢不能行則以真容代尸宜亦無不可者古不修墓而後世有墓祭令古人見之亦必不忍廢也儒者泥古文義而不知變通至謂像設而不經則迂矣

神宗大漸哲宗幼冲邢恕蔡確立岐王以要後福見外戚高氏不從反宣言太后與王珪欲立岐王又謀鉤致珪語執而誅之及珪言上自有子衆議已定二人無所施乃猶播言於朝自謂有定策功揔之歆掩其初謀而使他人當之反自以為功也小人之險如此可為寒心士君子平居待物固不可以誠心逆詐至於禍福大事反掌之間為小人所賣而不及自白亦甚多矣防微之慮可不周哉

元祐初年熙寧群小斥逐殆盡言者猶攻之不已范

純仁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治道去其太甚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二公長者之言也當時在事諸賢皆以二公之心為心則黨錮之禍不作於紹聖而國事亦無虞矣柰何務為攻擊不遺餘力正如以水撲火不能即滅反激其熖何如除去其薪之為愈小人能壞國事者亦必有一種才識可傾衆論而機械內藏黨與相結亦必有不可輕搖之勢故必以漸圖之使其潛消暗息而無攻擊之迹乃可制其復發爾而劉安世范祖禹欲誅蔡確至以純[illegible]合攻罷之豈特闇於知人其於事機之倚伏

可大時矣哉
天下安危治亂之機有當事君子所昧而冷眼旁觀
之士深識而早見者畢仲遊當安民是也司馬光入
相王呂新法更革畧盡天下方欣然相慶想望太平
惟仲遊與光書以爲不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
其變置之事凡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向來用
事於新法者必將操不足之情以動上意則廢罷黜
除者皆可復行矣呂公著柄政熙豐用事之臣雖去
其黨猶分散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安民與公著書
以爲去小人不難勝小人爲難今雖登進忠良而不

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立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
正士未得高枕而卧也且其怨憤已積一發爲害必
大二公皆服其言而不能用也紹述之禍正人君子
一網無遺而以國從之此二子者蓋已預見其端矣
變法非難而不求法之所以變則其源未杜去邪非
難而不絕邪之所由興則其流未已用人行政國之
治亂係焉豈可以淺中浮氣姑爲了事之圖以美一
時之觀聽而不盡其謀哉
賈易爲程攻蘇語侵政府太后欲峻責之呂公著救
免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
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
人主輕厭言者一時嘆服其言蓋少主親政志向方
新使之輕厭言者他日當爲不救之癥公著之語可
謂有宰相之識矣然言者取厭人主亦自有說心非
出於爲國而出於爲私議不出於已見而出於他人
意在爲名而托之乎憂國計在避譸而托之乎爲名
如此情狀不可枚舉人主臨御日久習見狎聞其厭
而不欲聽固有以也夫使人主輕厭言者則當事者
過而言者自爲人主所厭則言者亦過
范祖禹論乳媪事曰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

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此語可爲三覆夫言之
於未然不如已然之可信而救之於已然不如未然
之易圖也寧受未然之防毋爲無及之悔則天下可
無患矣
蔡確失勢怨望以賦詩謗訕爲臺諫所攻將竄嶺表
范純仁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
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
法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
此可謂老成深慮矣夫語言文字誠不可以罪人而
確之罪惡則有不可不誅者當英宗末命睥睨兩宮

至矛排斥忠良蠹害國政其害甚於惠卿以太后之
明正其罪而討宜不爲過但不當以詞賦言語爲名
蔡確之罪狀固非曖昧不明者也宋之立國仁厚非
其所乏惟誅賞不明恩威或爽而純仁復以不發之
言施於不赦之辜此所謂調停也然其徇藥治病之
喻深識遠見有非人所能及者可爲後世藥石矣
呂大防范純仁當國欲爲調停之方以兼用熙豐之
黨劉摯梁燾駁之曰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
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
則否君子小人並進則危亡之基也摯燾此論乃

正大公平之理聖人所不易者不知呂范二賢身任
天下之重胡爲有此模稜之見也此名一出而後之
巧於取世者陰借其言以爲牢籠之具而天下之事
遂至大壞而不可救矣

楊畏來之邵初附呂大防爲之論罷蘇頌蓋尭犬也
紹聖之初畏乃先叛大防乞召章惇爲相盡復安石
之法而之邵遂劾罷大防且再請竄謗使之死於道
路則反噬之犬矣夫以大防之賢自無黨而密約二
人使爲己助反受其禍以死小人之不可近如此嗟
夫爲賢者狗固小人之常然賢者以禮義忠信爲周
身之衛何所用狗而受其反噬哉

主少國疑之日當事大臣最要謹慎形迹之間禍機
所伏不可以一時取便而忘深長之思宣仁垂簾哲
宗委衆而值在事諸公多所興建蘇頌爲相惟奉行
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見
廷中建畫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可謂知國家之
體而有遠慮者矣其時大臣奏事取決太后帝有所
言或不及對惟頌每奏后已必再禀帝或有所宣諭
必告諸臣恭承聖語帝甚重之及紹述議起元祐諸
賢盡遭羅網而帝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乃

得免焉夫母后當陽少君在位放肆從違之際形迹
易生而當事之臣曾無顧忌亦甚險矣如蘇公之盡
禮紹聖小人安得以繼述之語上惑主心而成誤國
之患哉

梁燾作相一以引援人材爲務嘗作薦士錄具載姓
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爾此語
可爲三嘆世態澆薄人心險詖桃李之不化爲荊棘
者少矣何論其向人與否哉然薦士爲國非以求報
如場師種樹在食其實而欲其向人固亦陋矣

范純仁與蘇轍平日多異紹聖初政紹述之議大興

轍上疏力諫以漢武爲比哲宗大怒曰人謂秦皇漢武豈可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由是天威少霽得從薄譴轍乃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純仁年及七十兩目盡喪爲章惇所陷遠竄嶺表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即此二事堯夫之淵度操履濟美家聲可謂一代之純臣矣純仁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以此窺其學術蓋有淵源者

哉士君子平日意見不同或相矛盾固亦有之至於利害盛衰之際必不相負若小人則不然平時同利爲朋肺腑可托一旦有小利害掉臂而往反而相攻者多矣況有同異之迹者也

劉摯之論也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還怨百姓但論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如天下何悲哉賢人君子之用心不憂心之將危而憂民之受害也夫惇之還怨豈惟民受其災即宋之宗社從此立墟其禍一何烈哉世主迷而不悟卒於危亡亦足悲矣

非商英在元祐時上詩呂公著求進極其諂佞及紹聖初請毀其碑石周秩在元祐時爲大常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及紹聖初乃乞斲棺鞭尸小人之嗜利趨時反覆無憚如此所謂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亦無所用恥者矣

曾布初附章惇贊紹述之論而爲惇所忌不得入政府邢恕初附章惇肆羅織之謀而爲惇所忌至於逐斥小人之依附權臣卒爲鷹犬者可以戒矣而世猶接踵何耶夫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易事則易交小人

難事而易說也易說則易怨何者其所以怨者即其所以說也

西夏在仁宗朝竭天下之力不能得其寸土及紹聖中章楶在國原惠卿在鄜延陰奉章惇之旨要功生事進拓境土築城險隘而夏人敗折震駭不能復此非二小人之才出於諸君子上也敵之強弱不同爾方其盛也衆君子圖之而不足及其衰也一小人應之而有餘可以論敵之強弱而非所以論中國之治亂矣拳其外而食其內亦何益哉然西邊捷自是紹聖中得意不可以其出於惇等而槩貶之也

安石之變成法偏而爲國者也不知其反而為元祐也司馬之變新法正而爲國者也不知其激而爲紹聖也章惇之紹述私而爲已者也又不知其反而爲元符也韓忠彥之反正正而爲國者也又不知其激而爲崇寧也蔡京之紹述私而爲已者也又不知其釀而爲靖康也一事之興發再反再覆而宋以不國矣有寶王之器於此使數人迭操而簸弄之有完器哉夫以一念之偏而至於誤國以一念之私而至於亡国小人之禍烈矣若乃以至公至正之心愁旋乾轉坤之業徒以斟酌損益之間有所過與不及以為

小人之口實而其禍亦如此人臣之謀國固亦難哉

天下將治君子在位專而且久天下將亂小人在位專而且久如宋之治也趙普之相前後十有六年呂蒙正之相前後十年王旦之相十有二年呂夷簡之相十有五年故自建隆至於慶曆雖未必無小人參於其間而不失爲治以君子在位專且久也哲宗之任章惇七年徽宗之任蔡京十有四年高宗之任秦檜二十年寧宗之任史彌遠二十五年理宗之任賈似道十有六年故自崇寧以至南渡雖未嘗無君子參於其間而不免於亡以小人在位專且久也然君子之勢必不勝小人而小人之黨常多於君子故小往大來之日少而內亂外治之日多信乎化之難成而民之無寧日矣

小人之中各有資性其機械城府亦有深淺史稱章惇爲人輕率不思而蔡卞深阻寡言有所議論惇常毅然立持卞或噤不啓齒時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此淺深之辨也夫惡至章惇即檮杌窮奇不是過矣而卞又出其上天之生小人亦大費哉

丁謂章惇之罪即極刑大辟不足誅也然皆未嘗明正其罪而以他詞罷之謂爲山靈使以皇堂移絶地

而罷惇爲山靈使以靈轝陷泥淖而罷非以此爲罪也方其盤據根柢負嵎依社不可猝得故王曾豊稷諸人乘其可投之間而加以必行之誅始得距脫而去耳何也以宰臣使山陵而出則官府之間有可投之便而新主母后在上惟山陵大事可以動其心故借此以爲機關及其既離城社乃使追數其罪而流竄加焉蓋小人之難去如此而淺中之士欲以未定之謀攻方張之勢知其不逮也

徽宗即位時議以元祐紹聖之黨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此即前日調停之說而曾布假以

慝上者也徐勣駁之曰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朝廷之人有忠有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也任伯雨亦曰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君子盡去小人獨留二公之言盡矣夫是非不兩存忠佞不並立寀使是者不行不當以非者疑之寀使忠者不用不當以佞者參之是雖有所不行天下猶知其爲是也忠雖有時不用天下猶知其爲忠也疑之以非而參之以佞則事無所質而人無所品矣

陳瓘在給諫嘗布畏其正直使客以官爵啖之瓘語

其子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嗟夫古人受恩於人良有以也後之交道不然上不爲公議下不爲私恩利之所在則背私恩以市之其心一而已矣夫能上不拂公議下不背私恩忠厚正直之道相待而成者也如瓘亦賢矣哉

陸佃嘗曰人材無大相遠當以資序歷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吾嘗繹其語而嘉之蓋奔兢之風雖成於下而倡導之機實始於上上所以求之者急則下所以市之者衆故必少示遲重而士之嗜進取者亦稍知所以自持矣士不自重則天下之亂成而其機則自上發之可不慎哉

中國有四夷之患勢在以夷攻夷使之自斃然必中國之兵力足以驅使而後可借其奔走以爲折衝之具知中國之力不足使屬夷而欲專恃其力即幸而一勝戎且生心是又生一敵也然則以肘腋之警而求助於外知其計之左矣

徽宗用司諫姚祐之請置輔郡以拱京師以拱州爲東輔即今之拓城以穎昌爲南輔即今之許州建南爲西輔即今之鄭州以澶州爲北輔即今之大名各

屯兵爲重其資給此蔡京專兵之謀也然大梁四戰之衝屯兵輔郡以固京師亦居重御輕之策誠御之有法用之得人可以控制四方捍禦外侮不可以其人而廢之若乃今之都城自有輔郡屯兵若東之密雲北之昌平西之宣府南之保定其形勢規模視宋何勝天壤誠能簡其士馬重其資給固亦可爲羽翼不必爲添城之計矣

徽宗置議禮局以定朝會祭享大禮集諸家所撰禮儀而總其大成禮書既就又置禮制局命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喪冠祭沿革制度爲五禮新儀班

行天下此雖蔡京所剏不可謂非盛典也三代以來郊廟朝廷之禮典故相傳尚有可考至於士庶之禮反爲踈闊古人所以治身養心之具蕩然無存而風俗不可振矣如得五禮新儀潤色而行之以示士人之矩亦一代制作之要也

政和之官制其人非也其政是也如以太師太傅太保三公爲真相之任三少爲三孤爲次相之任司徒司空周之下卿太尉秦主兵之任而晉唐以來謂之三公於是罷而不設此皆於古有合非迂誕也惟以太宰易左僕少宰易右僕則不相當耳議者惡其出

於蔡京而槩詆爲非不亦迂乎

漢之文物至武帝而盛隋之文物至大業而盛唐之文物至玄宗而盛宋之文物至徽宗而盛皆戸口繁盛家給人足公私物力百倍開國所謂豊亨豫大之時也盛極必衰數所必至而人事又與之應欲無及於亂亡其將能乎

童貫開邊關西師徒屢衂乃諷夏人進表納欵罷六路之兵及夏使入賀授以誓詔使辭不受邊舘伴彊之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此何國體也夫以堂堂天朝下詔旨於夷方爲其所厭如此則朝廷恩威之所震慴大臣威望之所感服可不問而知矣況又有假爲夷表以塞九重之耳目僞爲勅旨以要遠夷之面服而皆不能掩者視貫所爲又其下矣

曾輔陳時政言甚切至宰相余深王黼輩詰曰小官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夫小臣出位建言則誠好名之累然所以激其言者則大臣不言之過也爲大官者可以愧矣

書畫花石之玩自士人好之不失爲雅然有道之士亦所不屑若使人主好之則無聲色貨財同爲亡國之階梁元帝唐後主宋徽宗是也使三主上爲貴遊

下爲韋布高可成文雅之名下不失清勝之玩而竟以玩物喪志多歆亡國可見帝王好尚與士人不同也

斡離不由滑州渡河官軍望塵奔潰無一人禦敵金人咲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此吾豈得渡哉粘没喝由平陽度關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得渡南朝無人矣當此之時宋之存亡不至汴而決也

王黼梁師成以奇技淫巧蕩上心於内而蔡京童貫以興師結怨殘民命於外乃至區區關津不設防禦使虜得鼓行而入之豈但國無其人左右前後皆伏

戎也夫淫荒佚蕩之心萌於堂奥之上而分崩離析之禍應於影響之間君心之係於治亂若此而其要在所用耳

讀史漫録卷十二終

讀史漫録卷十三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葦山葉向高訂

宋高宗至帝昺

金兵將薄汴京种師道入援欽宗問以事宜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者蓋欲緩其金幣力疲惰歸職之河上也其時敵兵不盈六萬而諸路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矣李綱亦謂敵以孤軍深入重地如虎豹自投陷穽當以計取之若拒守河津絶其餉道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

疲縱之北歸半渡而擊之必勝之計也欽宗能用其策使之一翮而去不敢復南矣而時宰李邦彦輩以和議已成百方阻撓不從其請譬如痿躄之人坐而待刺不亦可憐哉嗟夫有李綱之才以主之於內有种師道之畧以應之於外董二十萬勤王之師制六萬送死之虜隻輪不返可矣柰何爲一浪子宰相所撓而坐以待亡耶

宋之不能守汴而南也一和字誤之於先也其不能越江而北也一和字誤之於後也謀臣良將固未嘗乏堅甲利兵亦不爲少而爲一二小人所持使百年

之宗社淪爲丘墟庸懦誤國之臣飲恨千古而世主不悟悲夫

事體局面朝夕更易不可執一時之見如宣和政和間童貫高俅之罪首服上刑不俟問矣及至金兵既入太上出奔諸臣方以兵扈從乃欲遣使往誅此不但傷太上之心自生離間有如諸奸擕太上名號爲緩死之圖欽宗何以處之李綱唐恪力止其謀誠達理識時之見也天下之事有情形倏而不可執泥者如此

金兵既退太上回鑾宰臣議奉迎儀注執政耿南仲

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蓋疑有復辟之謀也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南仲不以堯舜之道事陛下乃闇而多疑云云此見道之言也蓋惟誠則明惟闇則疑明生於誠疑生於闇安有宗祧失守父子禪代而以疑忌之心參乎其間甚哉小人之無識也李綱數語不惟一事爲然推之萬事萬物皆以誠明之心處之必無意外之患幾有不虞而一誠所感金石可格神明右之矣世安有以誠取敗者哉

胡康侯爲侍從多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康侯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之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此論確矣然常人之情於事小不必言者往往毛舉瑣摭以塞其責至於利害所關衆所不敢言者則皆卷舌閉戶不出一語故小事人所能言不爲難也

甚哉宋之愚也敵來送死則罷勤王之師以和自誤及其講解而去又爲必不可成之謀以挑其釁如聽蕭仲恭之紿以蠟書結耶律余覩爲幹離不所得又聽折可求之計發間使結梁王雅里於西夏爲粘沒

喝所得是也於是二酋忿其背約分道入寇諸將守和議之約堅壁不出敵人仗和議之名縱兵攻掠而汴京在彀中矣夫敵至則召援援至則議和敵退則挑釁釁成則求解皆唐恪耿南仲之謀也當國家存亡之秋而所任如此辟之萬斛之舟鬼沒於中流而使聾且瘂者執篙揆柁以制一舟之命也以此求濟其將能乎

呂好問之功與心迹似狄梁公其智畧似張子房非宋儒家數也邦昌僭位而好問受官此亦難於自明矣而陰於其間投間抵隙挽回叛逆之迹而潛消敵

人之謀有非一書生所能辦者如邦昌既立王時雍范瓊等勸令御正衙以見金使好問勸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且不測奈何邦昌乃止金兵將還欲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止之曰南北異地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乃不留兵而去此時邦昌已在綱罟中矣然後以人情事勢從容諷說使之早奉孟后亟迎康王而邦昌惟其所使不敢猶豫非其言聽也邦昌之勢已去也設使明御正衙以定臣民之志而又留一旅之屬以為羽翼邦昌有所憑藉守其成形未必肯解騎虎之勢退而就死也天下事

自有機括不得其機而欲以力決之多見其不相入矣然邦昌者騃人也以人臣之位忽得天下而坦然不疑以叛逆之臣退就臣列而恬然不畏乃無知覺人耳設有莽操之才固時遘會雖百好問其如何之

自古國家成敗固係所用何如然未有如宋之可恨者也方二帝北狩金人出境固已無中原之畧矣高宗以一旅之師興復社稷有李綱宗澤可任國柄有張浚韓世忠可司軍旅乘其已解之勢厲以必報之心正位京師號召天下寘邦昌於典刑追金人於境上宋之金甌未必有缺也而為汪黃所沮退保江介跧淺海波幾於不免此可恨一也南渡之勢既成若能保境屬兵以圖恢復有張浚趙鼎主持於內有張韓劉岳捍禦於境而江淮兩河忠義之士聚兵自守不下數十餘萬莫不翹首南向以應王師撫而有之江淮河北可漸復也而為一秦檜所悞忍耻事夷卉為臣妾終於偏安不能復振此可恨二也忠義之士數十人持之而不足邪佞之賊一二人壞之而有餘天壤閒事有如此可不為扼腕太息哉李綱疏中有云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用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悞國國勢益弱職此之

由此數語者盡當時之情狀矣

高宗初立有御史中丞韓岐者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封三公郡王宜更加相位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悞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高宗之折岐快矣而欲御以王爵異日金人有詞使以邦昌不忘本朝歸寶避位之意告是帝亦未敢明廢邦昌也當時脅威所震舉國讋伏甘為魚肉不敢忤視如此而未有如岐之可笑者無論讀書識字服冕析圭即戴天履土施須眉於面目乃有此等見解遺笑萬世固不

虛矣
高宗初立河東河北兩路未盡失也其士民兵將皆擁樹豪傑以為首領宗澤留守東京其大盜王進王善等衆至數十餘萬澤皆招降之使為効死李綱請置招撫司於河北經制司於河東使之宣諭威德猶召忠義有能全復一州一郡者即授以節鉞如唐之方鎮使之自守以絶其從敵之心此策若行京畿兩河之地可復為宋有而金之土宇不過與契丹等爾乃為汪黃所沮百方擯遏綱既罷逐二司亦廢澤既病死群盗亦散於是畫河不已退而畫淮畫淮不已退而畫江而宋之國分矣可勝慨哉

吳乞買之立也粘幹二酋分執國柄權勢相軋而意見亦不相合幹離不聞高宋之立欲歸上皇於宋以市和議而粘没喝持之迄不肯從當此之時宋有反間之計搆二酋而闘之就中取事可以制虜而為積威所刧不敢生心坐失機事之會遺恨千古而宋人初不悟也

李綱之議以為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據中原而有西北此千古不易之形也

世皆以宋之和議歸罪秦檜不知其為高宗意苗劉廢立之辭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來歸未審何以處之當時人心猶有此等想望則高宗之所顧慮亦可知也爾時祈請問候猶為上皇其後上皇已殂唯一淵聖在北而高宗之念亦釋矣苟安江沱竊位自保固庸主之情豈待賊檜教之哉秦檜既死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請備金人高宗怒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檜但能賛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邪即此數語高宗之肺腑可見矣故曰和議高宗意也

高宗之主和而德檜其説有二方其南渡之初奔走吳越漂揺江海前不為二帝之虜後不為崖山之溺其勢無幾也此時苟可偷安旦夕即臣伏戎虜且丼心焉而檜賊適承虜旨以啓其端因舉國而從之既而二十餘年享葦苕之安免漂揺之患此而不以為功非人情也其德之一矣檜之奉虜旨而歸必有一段奇秘之謀可以陰制高宗使之不敢不和而又不敢以告人者從其言而信焉其德之二矣故殺岳飛者高宗也非檜也然則檜之奇謀柰何曰可料而知也此時上皇已殂淵聖無恙檜必述虜人之指曰宋如卑禮請和則不復加兵如和議不成當奉淵聖南

歸復辟中原以令江左此言一入高宗之神魂失矣安得不從安得不感而飛等方搆兵於外将敗其謀安得無誅乎

邦昌之僭居中反正者吕好問也苗劉之逆居中反正者朱勝非也二子可謂有功於國矣然其旋轉之間皆有機括非以力勝者好問止金人留兵而邦昌之勢孤然後以退位說之勝非紿二凶遣世忠妻子而勤王之勢壯然後以復辟說之故不敢不從也然二子所處亦可謂不幸矣王實論好問嘗沾僞命不可立於新朝而胡安國劾勝非至以恭仲廢君爲比

謂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此二賢者皆扶植綱常之正論也雖未諒二子之心而於臣子之義皎然明白世所不可少者嗟夫賢者所處極難爾好問曰邦昌僭號之特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勝非亦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爾此皆由衷之言非飾辭也其如心迹之間不免於春秋之法何哉吾以是悲其不幸焉

有宋一代文章高出前世而南渡詞命有可爲笑倒者如遣使請和於金致書粘罕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鰓鰓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此何等語也不聞展喜之犒師乎不聞召陵之請盟乎不聞句踐會稽之行成乎當制之臣爲誰而弄醜至此萬世之下讀之有餘愧矣張趙爲相岳韓治兵何謂無人東有建業西有荆襄何謂無地有人不用而用在匪人有地不居而居於敗地尚敢爲敵人告乎古之對敵有無人而以爲有者未有有人而自謂無者也有無地而以爲有者未有有地而自謂無者也其君臣之愚騃無知至於如此而猶延百年之祚於一枝

之棲則天命人心固結者深爾

吕頤浩庸人也惟苗劉之變與張浚勤王此擧差强人意其他無足取者如高宗在建康議駐蹕之地則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宜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而臨安之爲定矣及金兵再至頤浩又進航海之策曰敵兵多騎不能乘舟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及金兵既入臨安車駕乘舟入海頤浩又奏請令從官以下各從便高宗曰若然則朕所〻乃同寇盜矣不意頤浩身兼將相係國安危而繆盡之可咲一至此也

夫以鼠穴喙息爲萬全之地以魚腹出沒爲兵家之奇自有籌畫以來未之嘗聞而况以播遷之難散遣百官是蜂蟻之不如矣以如此意識任國家之命豈不殆哉

南渡諸賢㷀無識見如李綱議建都以荆襄爲上而或主武昌或主長沙皆畫江之圖也既不能恢復二京保有中原則惟建康形勝差可自守不然雖擁荆楚亦棄江淮與宴安武林何以相越張浚趙鼎皆欲由荆襄從陝以取中原亦非筭也彼孔明一隅之國非由漢出陝則無由東窺宋之與圖何如西蜀而欲

棄堂奥之險由徑竇之隙必不幾矣韓世忠言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此數語者可以正諸賢之誤矣

古人已試之法有不可泥者王德討邵青青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乃命合軍持滿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遂潰散此何故掩其不備則一巧可施習其成形則再發不中也

甚哉人之難知也高宗一見秦檜即以朴忠許之又曰秦檜誠實但太執耳而程瑀至附會其說以爲如求謦欬能順旨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保信檜爲朴實人也德宗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但不悟其奸猶未以爲朴忠誠實也天下之機警順旨孰有加於檜而以朴忠誠實加之不亦冤乎噫夫大奸似忠大詐似信人之難知亦已久矣

劉豫之立宋人恢復之機也劉豫之廢宋人恢復之機也何者金人之志惟在子女玉帛滿意而去視中國版圖不啻長物故持以予邦昌又持以予劉豫蓋將使爲扞蔽代已受兵非能庇覆之也豫以烏合之衆假鼠竊之名食息動言仰成於金非能自爲國也誠於此時以精兵良將鼓江淮忠義之師聲罪而討

金人未必以一矢救之也如此則斬豫必矣岳飛請以二十萬衆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蓋有百中之形非妄發者而朝廷不能從也及豫之廢中原無主金人彷徨四顧莫知所圖乘其隙而擣之更易易矣而已入和議之説斥岳飛韓世忠之請坐視而不取可勝恨哉夫乘豫立而圖之比於建炎之初得十之五六乘豫廢而取之比於豫立之初得十之八九而以和議自誤坐失事機此雖小人先入之説而當時諸賢亦不得辭其責矣

郭汾陽單騎見虜而回紇請盟張魏公視師江淮而

兀朮退走國之以一人重如此

張浚趙鼎並相相得甚歡喻子材獨曰二人相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爭則必更張罷賢者自相背戾已而二公果以議事不合相爭求去子材之言不旋踵而驗矣然二公本同心爲國所爭者意見不合非爲私也及鼎既去而浚復薦鼎及浚得罪而鼎復救浚未嘗以一時之不合而遂敗其交也可見士人君子同心一德杒無芥蒂惟至權任相軋意見不同而小人從中構之故不免於矛盾而實

非有私心也誠如子材之料相次進用其必相成而有濟矣

趙鼎爲相遇户部進錢入宮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曰問帝曰其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於遠郡此等風節三代以下所不幾見也鼎可謂有王佐之器者矣世之爲宰相者遇主上之求利而能正色以諫者有乎遇佞臣之獻利而能執法以裁者有乎周官以太宰制國用至宮之會計皆使與聞其指深矣

王安石之慢雖韓琦富弼皆以爲賢而惟呂誨知之秦檜之奸雖張浚趙鼎皆以爲可而惟晏敦復知之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也二公之識出人遠矣

秦檜之議和也吏部侍郎魏矼備陳敵之不可信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之狙詐其言無足辨者要之制御夷狄固不可不待之以誠猶不可不料之以智不能料其情僞而設誠以待之未有不墮其計者也然檜與敵有約信其可和固非懸想億度而漫然以誠待之者後世愚臣不知敵之要領而遽以誠待之固已下檜一等矣其謀既敗無以自解遂至詐上以求免反覆其

言如捕風捉影上視其主如兒戲下視士大夫如聾聵然遂至身名俱喪而國受其憂亦何其待敵以誠而待君以詐也斯人也罪浮於檜可也

趙鼎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病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擊必損元氣矣此真濟時之言國家當積衰之勢固必振刷整頓以作民志而元氣已虛不勝藥石尤須安靜調養俟其自復所患好功喜事之徒以有事興作自爲名迹而不顧國之利病則天下陰受其敝而不可救安得長者之言乎

晏敦復之斥絶秦檜自言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吾甚

慕其言凡人血氣盛時或能勉自振立不爲威利所
移而晚節末路或不免化爲繞指者非其性也至於
貞方端介出自天成不以血氣盛衰爲之進退則所
謂薑桂之性也晏公可謂人豪矣
權門趨附之徒晚節多有不終者万俟卨其一也卨
自金使還檜撰金人譽己數千言屬卨以聞卨有難
色他日檜坐殿廬批旨除所厚者官吏鈐帝尾以進
卨却不視曰不聞聖語檜即大怒諷言官劾罷之卨
此等舉動謂可以洗盡佞態不知徒滋唉柄耳邪佞
之徒附權臣以求進有已得厚利而顯爲名不終附

者有知時論不容而爲同異之迹以自解者有見其
所附將覆敗而早自貳焉者千態萬狀不可枚舉而
其無救於小人之實一也甚有背其所事前途倒戈
則又權臣之罪人而非人理所有矣心勞日拙如見
肺肝亦何益哉
王倫以首唱和議爲胡銓所詆至今以爲口實然其
人非小人也和議既全金歆官之倫不肯受命爲其
所發可謂不辱命矣當時將命講和蓋亦所見如此
故受辭來往不能爲異未必專爲附檜而然獨其引
詔諭之使成侯服之禮江南士夫所痛憤一死不足
也
完顏亮爲丞相金主以司馬光畫像及王旡鶴蔽馬
賀其生日名公鉅臣名著四海即敵國外夷亦知敬
慕至以勉其臣下如此秉彝好德有同然之心也而
宣和君臣乃目光爲奸黨至刻石國門爲臣下戒何
其無人道之極邪當時敵國聞之非笑可知矣
紹興二十一年和議已成梓宮既歸且十餘年矣至
是乃遣巫伋如金請迎淵聖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
頓放伋唯唯而退此請伴請也檜賊以此愚士大夫
之耳目而陰與金人有約故佯應也向使誠心奉迎

未出國門必有定議何至不能措一語乎然則伋將
何以應之曰今上登極已久天位已定奉迎故主還
歸舊土安享九重之奉以終天年即大國之賜也如
此則金人亦無辭矣如許大事不受成辭而往非佯
請而何
紹興末年名臣良將芟夷略盡亮酋南下舉國張皇
惟陳康伯一人差有意識可方前輩諸公如聞王權
兵敗上欲航海避敵使楊存中往就康伯議康伯延
入解衣置酒以寬上心此澶州博飲故事也航海之
議既爲所格又有詔散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其

不可遂贊親征之議此等舉措南渡以來所不多見
亮酋南侵王權之兵敗於淮西棄義問視師江淮遣
參贊虞允文往迎李顯忠使代王權至采石而權已
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無統允文立召諸將勉
以忠義列戰船于江大敗亮酋之衆遂折其鋒劉錡
執其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
一儒生吾輩愧死矣豪傑建樹之偉如此則謂非常
之人必有非常之功也方允文陳兵或曰公受命犒
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
危及社稷吾將安避此其所以能成功也

宇文虛中入金為學士寵遇無兩其達官貴人忌之
羅織家藏圖書以為反具族其百口學士高士談所
蓄圖籍尤多有司承順風旨並殺士談此積書之禍
也二子棄中原文獻而遊於犬羊之群宜其及矣資
章甫為入寇豈但無所用之

乾道中汪應辰為吏部尚書剛方正直多革敝政中
貴側目思有以傾之一日帝過德壽上皇方甃池以
水銀浮金鳧雁於上指示孝宗曰水銀正乏此買之
汪尚書家孝宗大怒曰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
利乃自販水銀邪遂出之外郡水銀非買之應辰也乃
內人為左道陷之而二帝俱不知耳奄寺之工於傾
人如此

高宗晏安江介忘親事仇方且盛池臺花竹之娛以
資玩弄觀武林舊事所紀宴遊之盛即東京艮岳費
或過之而燕樂不及也其視之卧薪嘗膽何相遠哉
即如水銀為沼金為鳧雁乃天寶荒淫之故轍明皇
以此失國遺戒萬古而高宗猶慕之何其愚而無恥
乎國之僅存有天幸矣

高宗之和議始於江黃而成於秦檜孝宗之和議始
於史浩而成於湯思退誤國之罪均也檜之折曾開

曰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成國事爾思退折胡
銓等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
祖宗大事豈同劇戲此二言者使人主聽之未有不
以為老成持重者而不知當時事勢實有可為諸公
所圖畫恢復皆非謾語而為奸臣所制欲束手坐
而待亡此天之所廢也

宋之稱臣削號以事金虜國人未必知也乾道元年
始正敵國之禮舉朝相慶覃恩肆赦而以正皇帝之
稱為叔姪之國夸示天下於是臣服之迹始不可掩
而忠臣義士有所不忍聞矣洪适之筆也适兄弟聯

遜詞林以文名世而不知大體如此乃使正位端揆執國命於危亡之秋幾無人哉

朱文公上封事指斥時政孝宗大怒丞相趙雄解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自見矣此甚得捄救之法其言拒諫適以成名從來有此議論至於因而任之能否自見真得任人之法夫天下之事當之者難談之者易好名之士空言則辨實用則疎因其言而斥之使之有托不如任其事而任之使之自露而世不能喻也後世有建言之士

横遭貶謫天下想其風采一日起而在列即欲把持大柄使公卿臺諫入其掌握當事者苦之而不能也乃設法排之而其名愈重有策者曰此易處也優之官階以報其屈抑如額而止然後累資以進使以職業自効則一當事任短長立見自顧不暇矣何必過為褒崇亦何必驟加擯斥乎當事者不能用以至兩敗此有愧於趙相者矣

張南軒告孝宗云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必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天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此二語者可為萬世用人之法矣天下求小才私智可以備一官之用者未嘗無人惟至國家利害安危大機括所在大形勢所關非曉事之臣不能洞其幾微晰其體要曉事二字何可易得必須有一種識見能知人之所不能知有一種氣魄能斷人之所不能斷而其心一出於公平正大無所避忌然後事至了然不為凝滞否則博極古今洞悉隱微而一為私意所惑則失其靈明之體而昧於事機者有矣安得稱曉事乎

周必大拜參政孝宗謂曰執政與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宰相議事執政更無一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

古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以此推之首相之權至南渡而始重也真仁二朝宰相必無此風矣大抵權勢之成非一朝一夕之漸而揆路輕重原無定體必有一二權寵之臣勢焰薫灼同事之臣莫敢與伍其後相尋遂為故事而不詳其始之不然也為首揆者求其始之所以是而勿循其終之所以失則和德之風可幾見矣

光宗不朝重華廷臣號泣牽裾舉朝震動甚至出避國門以動上心何其懇也而寧宗既立乃不聞以過宮請者何夫光宗之於壽皇猶寧宗之於光宗光宗

一遇重聲則舉朝爭之寧宗不朝太安則寂無一語
豈以寧宗之立不出父命而有疑懼之心耶然則光
宗受李后之譖而疑懼不朝亦理之所有矣此李綱
謂明疑闇之說也朱子被召在道聞太安朝禮尚缺
即奏請過宮曰陛下雖未嘗求任之心以盡負罪引
慝之誠推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禮則大
倫可明大本可立矣大哉賢人之言豈當時廷臣隨
聲唱和者之可及乎
孝宗之崩也晉正欲先立太子監國主喪以侯光宗
病已此正禮也趙汝愚見事勢難處急欲成內禪之

謀乃推之不得不用者正懼而遁出國門不與其畫
亦自處之道也然當國事危疑宗祧無主而首揆之
臣先去以為民望無人臣禮矣既已不與其謀亦不
居其成可也大事已定應召而還儼然處百僚之上
何其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如此何其以難遺人以易
自居如此大拙似巧大愚似譎君子不為也與其應
召而還不出旬日為侂胄所逐何如當事定之日起
然遠引以贖其去國之罪哉
呂祖儉有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故履者固不足
言因世變而意氣有加者亦私心也此數語乃大公
至正之論切中沽名之弊近世士大夫以氣節相高
不恤生死往往視廷杖戍遣為登仙之路一遭斥謫
意氣揚揚目上趾高傲睨一世正所謂意氣有加也
聖賢處此必不然矣且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不得
已而犯顏力諍惟望君心開悟有益國家乃人臣之
本心萬一不見信繼身被竄謫亦所不辭本非逆料
其不從而以一日之軀博千古之名也且夫人主之
賞罰乃人臣之榮辱如以其爵賞為辱而逃之若贓
以刑責為榮而嗜之若飴於已則有辭矣如君父何
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賢其臣子豈進諫之心哉

故人心之爵賞畢竟當以為榮而不以道得之不處
可也人主之刑責畢竟當以為辱而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可也知此則因世變而意氣有加不但成一私
字亦非臣子之義矣
韓侂胄當國言路拖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謂之月
課又有汎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關係
者言之曰聊以塞責耳觀此一事正與近事相類可
見古今人不甚相遠也此等建白豈但士大夫不屑
觀即人主閱歷日深知其底裏未有不厭而鄙之者
平時局面積為君上所窺一旦當大利病安危即有

直言正諫之士犯顏廷争亦將視為套數而無所
惕皆此輩啓之也

韓侂胄之罪取而尸之朝可也以其首畀虜則失矣侂胄迷國罔上陷害忠良擢髮不足續罄竹不足書然而宋未能誅也至於啓釁元靡誤則有之其於為國非罪也一戰而敗求和於金虜幣土地皆不得免而亟誅首事之臣自此以後詐復為國樹怨乎古之伯主尚有市死馬以求生馬奈何戮死人以媚生人之心也宋之失策不可悉數而此為甚焉矣

宋人挑釁胡元屢為所敗理宗悔之命學士吳泳草

詔罪己御史王萬曰用兵固失言之太甚恐亦不可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泳從其言萬之識見時所不及也大抵國家承平日久忽有意外之變最要鎮重安詳以無事處之不可先自驚擾使人心搖動蓋外示閑暇內修實備與情形擾亂備禦空疎者功相萬也

史嵩之起復太學生百四十人武學生六十七人京學生九十四人宗學生三十四人皆上疏切諫理宗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徐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線之脉上

然以罪也而嵩之之黨歸咎於游士鼓倡諷京尹盡削遊士之籍則亦後世逐客之法也當時廷臣奏諍者自徐元杰劉漢弼之外不聞有人而諸學生徒群然上書亦可謂得士之効矣

陳宜中在大學倡其黨六人攻丁大全之罪有六君子之稱及其為相當元兵南下制勤王之師不使禦敵而遁於井澳從入崖山見國勢已危逃入占城其晚節如此而冒君子之稱同遊諸生羞與為伍矣宋狀元宰相宜中天祥二人而向背之殊有如燕越科目之榮辱亦在士也

元兵伐宋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舡係栰由陽羅堡會於鄂州世祖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蓋北兵初無此謀也但宋人防其如此而淺見之夫遂形之榜禁為敵畫策爾近日亦有類此如建言邊事常為倭虜設謀云由某地可至某地不可不防由某城可至某城不可不守乃至形之奏牘播之邸報往往出敵人意料之所不及可使聞之而悟者豈非黃陂之已事乎

蒙古兵圍江夏賈似道密遣使人請稱臣納幣割江為界元兵許之遂拔砦而去似道乃命舟師殺其殿

平百人匿和議之事更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理宗
詔其有再造之功尊禮無比似道又使其客廖瑩中
撰福華編稱誦鄂功通國不知其請和也自後蒙古
使來似道恐洩其語羈畱境上或至殺死遂開兵端
以至亡國飾敗為功之効明白若此矣柰何堂堂天
朝一遇小夷之警而樞要重臣平日以古人自期者
亦効奸臣之術其可痛恨尤甚於似道矣
高孝之朝當戰不當和而為主和之臣所誤寧理之
世當和不當戰而為主戰之臣所誤秦檜湯思退韓
侂胄賈似道之罪死不足贖也然思退之罪減於秦

檜而似道之罪甚於侂胄何也南渡易世已當息兵
之期而金虜將亡有可復仇之會也播越江表棲息
一枝而為奸臣所壊展轉傾危以至亡國故覆宋者
非金滅宋者非元也
兩國相攻敵未必知吾虛實必有驍將謀臣投入敵
中為之向導如宋之劉整呂文煥是也劉整帥蜀畏
似道之忌而降元文煥守襄陽以似道不援而降元
二人者宋之良將也蒙古得之遂有渡江之藉於是
右軍下荊湖以文煥為先鋒左軍下兩淮以劉整為
先鋒而臨安在彀中矣元人用兵最有方畧然亦此

兩人之力也
江萬里在似道幕下遂得進用俛仰容默為似道指
使察其心迹亦在枉直之間及謝政家居聞襄樊已
破曰吾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舉家赴池水死積
屍如疊可謂烈矣夫平居淟涊不能自勉於聲勢之
際而臨難捐軀乃能自效於死亡之外然則利聲之
奪人固重於生死也此之謂失其本心
自古全盛之朝熙平之主其將相大臣權位名寵皆
不甚重是以上下有章紀綱不紊惟至中葉以降或
偏安一隅則其將相大臣權勢既重名位亦尊王公

師保舉以加之惟恐其不足也唐初凌烟功臣爵止
國公天寶以後大將成功間有異王之封而文臣則
無之宋初宰相功臣爵亦不重至南渡以後秦韓史
賈覬倫王公爵盡師保至使人主下拜待以不名此
非盛世景象也大抵人臣名位平常其時必治朝其
人必君子聲勢烜赫其時必末造其人必權奸有識
之士宜何如處
度宗一日問曰襄陽之圍已五年矣柰何似道對曰
北兵但遠陛下何從聞此言帝曰適有妃嬪言之似
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日亟無敢上聞

以至亡國人主不悟自古蒙蔽之禍未有如是之深
若也

賈似道欲制服士心乃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
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例無碍方許納
卷此近代保結搜檢之法所由昉也古之取士待之
以禮不甚防之以法而士知自重敦尚廉恥其後法
網日密防禁日嚴而無恥嗜進之徒益以不肖之心
應之雖欲闕其條目亦不可得矣末世之法不得不
詳然能稍存古意漸以禮讓之化養其廉恥未必不
收得士之効也

唐宋流竄之法壺重公卿貴臣一編謫籍流離道路
無異士伍如為權貴所忌則蠻烟瘴海萬里投荒往
往指授所由立致於死朝廷不詰也下殊死一等爾
宋自立國以來相傳不殺大臣者在誓戒而死於流
竄者卻自不少是不知挺之無異於刃矣　本朝之
待大臣禮貌頗嚴情分亦隔然始終體面卻能保全
削籍里居體同休致謫戍邊遠禮如寓客小官裨校
無敢以分凌之王者之政也

大臣為人主親舊謝事家居雖每食不敢忘君而形
迹之閒不可不避宋理宗朝故相謝方叔以嘗侍東
宮以一琴一籍為獻似道疑其覬望再相卽諷諫官
論之奪其官爵此事可為世戒方叔之獻有意與否
固不可知然似道專國猜忌媢疾此正舊臣避地削
跡之日也而從廢置之中修起居之禮其自處亦少
疎矣

文丞相天性豪華平生自奉厚聲伎滿前及聞國難
痛自抑損盡以家財犒軍此公豪舉士也設使事勢
可為權任由己必復戡難折衝興復宗社不但從容
就義為死節之臣而已勢窮理盡終之以死不能不
慕其名之成而惜其功之隳也

元兵將至臨安宰相陳宜中遣使乞降求稱姪納幣
不從則稱姪孫伯顏亦不許也宋之國勢固弱而其
舉事之名義往往可笑如此不正敵國之禮則有事
大之儀何必屈辭臣字而貶損華行一至於此亦古
之所無也自高宗之世稱臣受冊於金太后既歸金
亦改主遜易稱臣之禮改而稱姪僅脫臣字自謂國
體已全而不知其名號之可恥有甚於稱臣者乃至
請為姪孫而猶不從則辱國之名又深於前日矣堂
堂中華正統俊乂盈庭何所見之局促一至此也

張弘範則世傑從兄弟也一為元將成開國之勳一

為宋死樹亡國之節勵名節義表表萬古可謂偉矣崖山之戰鋒刃相加各為其主兩不相顧不亦悲乎弘範三遣其甥往招世傑竟不肯屈所謂亮之不來猶瑾之不往也然諸葛兄弟未至對壘相攻而瑾以巳子為亮繼嗣公私情義未至兩失其時則同爾

自古立國之厚未有甚於宋者自古亡國之慘未有過於宋者不嗜殺人之君舉族屠戮一無噍類天道何也然而忠臣烈士捐軀効死至有舉城致命闔門自裁自古死事之多亦未有過於宋者斯其報乎

陳宜中初附似道驟登政府及似道既敗即上疏乞

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小人之態大都如此而權寵之臣動引傾巧之士結為腹心不知其倒戈而及在一反覆手也

自三國以來比之併南不過二道左則以陸兵由江淮而渡右則以水兵由楚蜀而下故江南吳晉六朝必以金陵為都會荊州為根本此一定之形也晉之平吳隋之平陳元之平宋皆為兩軍以其一渡江而南以其一順流而下此一定之形也

宋與金攻遼遼未亡而宋遷與元攻金金甫亡而宋滅其失筴一也然以名義論金可伐也遼不可伐也何者百年之隣好與萬世之仇讐恩怨不同也以形勢論之宋即助金金亦不能支元終亦必亡而已然則宋之失不在應敵之失策而在自立之無本乎

讀史漫錄卷十三終

讀史漫録卷十四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遼金元

三虜國勢遼不如金金不如元三虜國俗元不如金金不如遼何也遼人所有於中國者自遼左以內幽并二州即今順永遼東宣大不足乎兩省北方之雄爾金則包有兩河關陝江北淮南之地與三國六朝之魏幅員相等南北之形也至於元人則混一華夷縱橫數萬餘里自五帝三王以來幅員土宇未有如

是之廣者漢唐不足道矣故曰遼不如金金不如元契丹自唐盛時附在北鄙衣冠食用漸有華風故其建國以來聲名政教與宋不相遠也女真起自海上不通中土風俗鄙朴矣至於蒙古又出達粗部落在漠北絕遠之地有國數十年法度風俗鴻濛未鑿即楚材刱造於先世祖潤色于後聲教紀綱漸入中華而風俗文物依然北荒之朴較之遼金有徑庭焉故曰元不如金金不如遼

契丹金元皆北夷之彊種其長技非弗同也然以遼之強而為金所併以金之強而為元所滅易於拉朽摧枯破竹豈盛衰之際強弱頓殊哉夷人一入中國習染日久飲食起居服飾嗜好胥變而為華則往往脆安逸不堪勞而與中國同技矣以當方張之虜強弱之形不待兵交而決也故夷而慕中國敗之道夷狄天之驕子即敗亡之禍亦未若中國之甚也金之破宋何其慘辱及其亡也哀宗得死社稷免於俘虜與二帝之北狩異矣元之滅宋何其痛楚及其亡也順帝得歸巢穴不屈體貌與二王之沉溺遠矣天道茫茫何其右夷而左夏如此乎

虜俗淳朴尚親重年有中國所不及者如金之阿骨

打百戰而得天下以位授其弟其弟吳乞買有子十餘以位還其兄孫至於斡離不兀术又皆阿骨打之子也太宗委以軍國之重曾無猜疑而二臣亦傾身為國無少避忌宋太宗之於德昭德芳能然否乎夫夷狄之有親可為中國愧矣

金將陳和尚為元兵所執斫足折脛畫吻至耳噀血呼罵至死不屈元將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忠義之感人至為敵所豔慕如此天理民彝不以華夷有間也

金世宗雖虜中之令主也夏主仁孝為其權相任得

敵所迫欲裂地而封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於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其本意乃却其貢物欲舉兵誅之得敬大懼仁孝借其威力遂誅得敬高麗王之弟晧廢其君而自立以讓國奏金主曰此必晧篡之却其使而問狀晧亦屈服觀此二事確有古帝王風非權結中所宥也近日海上一酋跋扈稱兵朝廷不問其君之有無遣使齎印綬而封之彼且昂然不受無論先朝故事自有可考設使金源大臣見之有不咲者耶

宋爲艮嶽所取太湖靈壁諸石窮工極巧及圍汴金

人取以爲砲鑿而圓之狀如燈毬此亦石之一阨也尤物之生有成必有毀壞材之取有聚必有散或積之於百年或毀之於一日其爲無益亦已明矣

金兵屯青城宋帝出降元兵屯青城金主出走此一地也曾不百年再見亡國之辱天道之報施何其巧哉

金主出奔蔡州聞宋師將至遣將迎敵諭曰北兵所以常取勝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我實難與之角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江南之兵力積爲虜中所窺如此

金自中葉以後其宰相執政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養相體四方兵革災異多因循苟且以度時日故臨事多所牽制國亂不聞以至於亡大抵承平旣久文物熙洽在廷大臣多以馴雅雍容爲體即有直言正色指陳剴切不咲以爲迂則驚以爲狂遂至玩日愒月因恬相安養成不救之禍而縉紳文學之士方且慕其風流以爲儀軌嗟乎蓋叔季之世大抵然矣

汴京易守杭城易攻敵兵不同也金之入宋以孤軍深入直擣都城宋之兵力尚強勤王之師雲集四郊

若能絕其餉道邀其情歸隻輪不返可矣若蒙古用兵雖不及女真之銳而布置方畧最有法度四面張網始至臨安而宋之物力人材較之全勝又相懸絕宜其不支也金兵如下象棋以一砲一車直擣中堅遂成勝局亦其敵手弱也元兵如下圍棋四面八方無不占據徐以一二着取勝雖有勍敵亦不能爲矣

婦人之才固有大過人者金宣宗之殂也宮中有鄭夫人者以年老侍側宣宗托以後事曰速召太子言絕而殂時有貴妃龐氏以其子長不立表懷怨望鄭氏恐其爲變秘不發喪后妃問安寢閤紿入別室鎖

之急召大臣傳位太子始啓户出后妃發喪當國事傾危反覆而以一婦之智措諸泰山可謂才矣宋寧宗崩史彌遠欲易皇子遣楊后兄子以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兄子一夜七往狀以禍福后遂默然許之楊后夙號多智乃共當事之識不如膚中一婦人也使其有鄭氏之識誘彌遠而禁之速發遺詔傳立濟邸則彌遠之身不能保尚何能焉

元世祖命王恂郭守敬改正曆法恂等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乃以衡領太史曆象

之法本天地自然之運其度數推測雖有法可循而其盈虛消息之故必有達天知命之學方可以本原其義所謂曆理也若乃不究其理而第以推步之例委之疇人於欽若之義不相中矣

自古帝王威力之盛幅員之廣無過於元世祖者其地北窮沙漠西盡蒲海占城琉球開荒入貢雲南大理盡入版圖五帝所不能兼三王所不能並也惟日本一國退居海島不肯歸命至興十萬之師覆沒殆盡其險遠彼黠在諸夷中所不能及者承平之世武備困怙兵食匱詘較之開剏雄圖何啻千萬而欲以一丸之力填溟渤之波可謂不量力矣

太史公謂張騫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蓋騫未至其地也元世祖遣其臣都實往窮河源在朶耳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澄泓望之如列星然群流幅輳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行二十餘日方至崑崙約自發源至積石幾及萬里則騫所未至也崑崙未覩况其西數千里乎非胡元之混一則崑崙星宿將如海上三山目為荒唐之說矣

元世祖功則大矣君德治道則未有聞也開國之初君子小人並進在列有許衡姚樞史天澤廉希憲實

默以為輔導而一代之規模始成有阿合馬桑哥王文統盧世榮爲之興利而一代之紀綱已紊世祖雄才大畧與中國剏業之主不相上下亦能向道崇儒興起文化而於邪正義利之分不能別白能剏而不能守能作而不能成豈胡人之性終不可入於道耶

世祖正后弘吉剌氏胡元之邑姜也宋亡火主入朝后獨不樂世祖曰江南平定自此不用甲兵人皆喜之爾何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無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此等意識自長孫文德以後未之有也佐成大業開百年之運不亦稱乎

許魯齋大儒也不幸生於北方出為虜臣戴天履土分無所逃非其志也臨終語其子曰平生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慎毋請謚但書許衡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可矣其不得已之情形於生死之際亦足悲矣而世或以仕虜少之豈知其志之不得已邪

元世祖崇信佛法鞏正道教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悉焚毀之此世間一大快也信釋而斥道要未為大中之軌然謂道德經為道家之宗而斥其偽撰則萬世不易之論也道之言有二其一服食修煉謂之全真其

術主於長生久視神仙不死之說而不明于大道其一禁水符呪謂之正一則惟以齋醮祈禱為法即方士之術於老子之說均無與也而皆本源道德以為宗祖使太上抱不白之冤歆非類之祀二千餘年一旦焚而棄之真可為李耳雪恥矣第不知所信佛法如演揲之術於西方宗旨又何當焉宋真宗崇信道教則斥僧佛元世祖崇信釋教則斥道書皆非皇極大中之矩也必如　本朝以大聖之教主持世法而兼收二氏以備方家之術如中原正朔統御萬方而四夷八狄拱服効順上下森列不相踰越亦萬世無敝之道宗哉

漢置西域都護以一使統數十小國環而聽命其勢易行也唐於安西各置都護皆因入屬諸夷郡縣其地在版圖之中矣元人初平占城則立行省以撫其國再服高麗則立行朝以撫其國其王皆不從也而或叛或請旋設旋廢其勢不能有也何者冠帶之國自為聲教社稷百官各有定分而欲以一使持節往臨其上法之所不行矣

元於各路立行省中書省以總大政立行御史臺以司糾劾省臣不法臺臣得而糾之即今之布政司與

御史也其時又有按察司官巡行郡縣與今臬司等爾至元中有欲以行臺隸行省者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之若加摧抑則風采薾然無復可望矣此數語者可謂扶植紀綱之公案風憲諸臣不可不知也

夷狄最重種姓遼初與蕭氏並起約以耶律世世為帝蕭氏世世為后元初弘吉剌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約弘吉剌氏生女世為后生男世尚主故遼之后多蕭氏元之后多弘吉剌氏

自三代以來開國之主未有即以理財為急者惟胡

元初有天下理財之臣如盧世榮王文統之流相繼進用搜括鉤考中外驛騷豈以世祖雄畧并為末世之政固有以也元自太祖以來上下無紀勳臣貴戚擅兵專柄攻城下邑帑藏倉庾公入私室甚至連州跨郡奄為己有利歸臣下公家匱詘不得不取足於權會而一二掊克之臣因得售其奸術以中人主其失不在理財而在紀綱之不早立也

胡元官制甚冗全不師古既立中書省以司大政設御史臺以司綱紀其法善矣乃又以鉤考錢穀別設尚書省官丞相平章以下皆如中書之額彼此相稽

事權無準是宰相有二三署也唐有義例元人不知取法妄以意為之爾先王建國居重御輕統紀相制而元人於各路立行省臺官名體統無異都城丞相叅知所在皆是是天下皆相府也　本朝倣其遺意設十三藩司與六部品級相亞蓋猶有行省之意而職任體統則以內制外有相臨之分固唐宋監司之任也撫按之體日隆而藩司俯首趨承若其下吏又卑於設官之初則失甚矣

元時天下學校至二萬餘所蓋州縣學之外又有書院各設山長亦得稱學也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於諸路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即今提舉之職然但令掌諸路府州縣祭祀錢粮之事不以教化為職也彼時所在各有學田所入租稅以供師生之廩仍括其羨餘入集賢院以給才藝之士所以必設一官為提舉然亦陋矣　今制學田甚少師生既廩皆出有司提學為一路師表專司教化郁郁乎世躋文明遠出前代矣

楮鈔之制雖緣皮幣而世未嘗以為用也宋始設交子於蜀其用未廣南渡以後軍餉不充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糴買之計民頗便之胡元有國之初遂立

中統元寶世祖時又造至元寶鈔終元世鈔法不廢至　國初猶用之已而漸不能行遂成長物而關市出納猶以代稅法司招擬猶以準貫是履遺迹而捕稅殺也視為固然不改正其說何居

蒙古兵興金相高琪請修南京裹城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何若不令至此為善琪無以對天王有道守在四夷而至修都城之內郭以為防禦譬如宮室垣墉一無可恃而秉甲以自衛也不亦迂乎

蒙古大掠河北山東不為金有矣蓋都張林以山東

十二州之地歸宋東平嚴實以河北八郡之地歸宋此恢復中原千載一時之會也而宋不能有卒歸於元國無人焉故也以史彌遠之奸柄事於中以賈涉之材董師於外欲其日闢百里固已難矣

蒙古平定中原諸王統兵所下方域各為已有因割裂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故當時諸王公主分封州邑世有土畧如封建之法惟張官置吏必有朝命及租賦之外不許徵斂以此相維而已此亦一變局也蓋中國相承法度風俗因損益必有所循倣欲大破藩籬而為之勢不能也胡人有中國蹂躪馳

騁惟其所欲即以州郡之法變為封建宜亦無難者惟其於朝廷不便故亦不肯行矣

耶律楚材常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時以為名言可為好功喜事之戒

元世宗起自北荒椎畧蓋世宜必跨馬橫劍叱咤風雲而朝夕左右惟二三老儒相與進處倚以腹心之重如姚樞許衡一代師宗下至劉秉忠輩亦皆運籌帷幄自附子房諸葛之流帝王之畧唐宗宋祖當拜下風況遼金之初乎宜其混一函夏功高萬古也

許衡因論阿合馬之奸請辟機務世祖命舉一人自代衡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擬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此千古人臣之大義也後世柄臣去位自為善後之圖必舉一人自代使之不改其人與政以保身名蓋安石薦惠卿之智也然而往往不能如意何哉其人正人也必且自立不為人後邪其人小人也必且反戈相攻以明其非黨也計亦左矣

王磐閻復皆元之文士也阿合馬當權致重幣求碑磐拒弗與而閻復為桑哥立輔政碑桑哥既誅復亦連坐即此二事毋論其人品不同而文章之流別未

必不從此分也世有以文自命而為權相誦德比擬失倫者即出入先秦兩漢亦奚以為何也文之品已卑也嗟夫世之為復不為磐者一何多哉

元世祖遣吏部郎中梁曾往使安南安南遣使入貢或說曾受安南賂遺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遺臣臣皆不受以付其使帝曰受之亦何不可此宋太祖使趙普受江南賂遺之意也大國之體固不在辭受之節使臣之禮則當謹取予之閑梁曾之不受世祖之不罪皆有以也然則知其受於敵而許其獻於公則何法哉使其當受賜之可也使不當受罪之可也不

閲其所以受而許其獻則失朝廷之體矣况於買之以為受而獻之以市欺大臣以逍事君如此悲夫

元時浙江行省因有蠲租之令奏言江南貧民佃富者之田歳内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而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户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朝廷從之此事可為後法大抵蠲免之令率屬虚文官吏沉閣原行微派如故而民間不知其由縦使實惠及民亦惟蠲及田主而佃户之租一如其舊使富室役使貧民以肥其家兑公家之税甚無謂也宜如元人之議庶為可耳

姚樞侍元世祖夜宴陳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肆不易事世祖遽曰我能為之臨至大理遂懸止殺之令此與楚材勸太祖之功同皆中國之福星也虜主之嗜殺人如麻楚材救之於先而百萬之命不死於太祖樞救之於後而百萬之命不死於世祖中原赤子生殖至今皆二人之力也微管之嘆其在斯與

元以西僧為帝師使羣臣受戒廉希憲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某帝特班迎國師百官皆拜惟祭酒某向之舉手曰國師為天下僧人師吾孔子下儒人師各不相拜國師唯唯此二公者處亦荒之世遇悖亂之禮而能遜言以免可謂有方矣

今州縣編里小大煩簡十百相懸而吏職經費無所隆殺非古法也漢分大縣為令小縣為長唐宋分緊望等名以差其爵元時升江南諸縣為州以户為差户至四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為中州是亦有等級也然以縣為州終不如縣分大小別其官秩不失古法即如今之州縣有編户五六百里者有編户五七里者而官名職掌一切無分經費供需比為一揆是使六七百里之政同於五七里而五七里之供

需同於六七百里也亦太相懸矣乃近日銓曹掣籤大選不因才地所宜射覆而得是地本相懸而法又制一也豈不左哉

大德元年會天下金銀鈔幣歳入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以此觀之元之賦税固簡也鈔定折數未詳其直以三者共計可當今日金花百萬足矣而其時不稱乏用者王公貴戚各有分土又無守邊之費而故俗簡朴立國不久侈汰未生故若是而足也

元時太子皆不早定一帝上賓集親王議所立而其

地方寥潤親藩出鎮多在數千里外甚者萬里往往
難於虛位權宜君攝遂為繼世之爭故政之不綱此
其根本也成宗之崩仁宗在南武宗在北仁先至而
不立武後至而立泰定之殂文宗在南明宗在北文
宗先至而不立明宗後至而立及仁宗繼武而立武
之子出文宗繼明而立明之子逐武之子出而復立
仁后不得其死明之子逐而復立文后不得其死此
非胡俗之無良也其法失也兄終弟及周道所不能
代兄而立弟姪殷道所未有況後世哉而何有於胡
也

至大元年江浙大饑死者甚衆詔以沒入朱清張瑄
財產賑之沒官財產施賑濟民在荒夷之世尚有行
者況聖明之代乎

宋小黃門李邦寧從帝顯入見元主令給事掖庭甚
見寵任嘗欲以為宰相不敢奉詔乃遙授左丞相領
太醫院仁宗即位令之釋奠孔子方就拜位大風忽
起殿上兩廡燭盡滅邦寧悚息成禮慚悔累日宣聖
在天之靈昭昭如響不受非人之献可不畏哉然孔
子之靈至不容宦官主祭而為之徒者乃有內結宦
寺以就功名者亦不可以對越廟廷矣

元延祐初齊履謙在國學始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
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為私試辭理俱
優者為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為
高第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此即宋時積分之法
而節目稍有不同　國初嘗遵用之太學為得人承
平既久舊法不修而賢關之地遂為托宿之逋藪矣

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英宗以問拜住拜住對曰清
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二
語雖簡允為確論西方聖人亦當首肯

元文宗之崩也丞相請立皇子皇后不答失禮以文

宗遺命立明宗少子是為寧宗寧宗立浹月而殂復
立明宗長子是為順帝舍其子而再立其姪可謂仁
矣而以明宗之憾母子播遷以至於死此可謂仁人
之報邪中閒播美之機必有所以而不可詳矣

順帝即位以為世祖在位長久天下治平欲行法祖
之政乃改號至元以仍其舊此亦胡俗之可咲者帝
王欲法祖德必仍其號則士庶欲繩祖武必仍其名
而可也在廷碩輔不聞執奏惟御史李好文言其不
可爾

脫脫元之賢相也然逐其父而代之則樂羊之功也

脫脫育於世父伯顏而為之子，及伯顏在位，尊擅自恣，漸有異謀，脫脫私憂焉，乃謀於其父馬札兒台，為保族之計，先其未敗而圖之，於是伯顏逐死，朝廷已安，此豈但保其族，即功在社稷亦不細矣。然不得與李璀並稱者，璀以死謝其父，而脫脫父子逐其伯而代之，則無以自白於天下矣。伯顏之惡，至躬弒君后，擅殺親王，人主為其所懾，至於泣下，此必誅之罪也。惟脫脫既為之子，則不當以大義滅親，且已逐而置之死，又不當代其位爾。曾幾何時，身亦不免，天道何如哉。元史惡伯顏之惡，而忘脫脫之罪，於倫常之要有所昧矣。

順帝一日閱宋徽宗書而稱之，學士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答曰：獨不能為君耳。此謂瑤之賢於人五，其不能一也。人主能遊心帝王之術以治天下，即以文史翰墨為養心之助，亦何不可，而專精末技，昧於君人之道，即敗亡之軌也。梁之簡文、陳之后主、南唐、西蜀之君，皆由於敗，徽宗其後出者爾。

元人脩三史，各為一書是也。通鑑編年之史，不相照應，即當如南北史之例，不必洵所低昂可也。近世文雅之士有為宋史新編者，尊宋為正統，而以遼金為列國，則名實不相中矣。彼南北二史互相詆訶，南以北為索虜，北以南為島夷，此列國相勝之風，有識者視之，已以為非體矣，乃今從百世之後記前代之實，而猶以迂闊之見，妄加擯斥，此老生之陋識也。遼金繩以夷狄僭號，未克混一，而中國土宇為其所有，亦安得不以分行之體歸之，而欲夷為列國，附於宋史之從，則不情也。且彼亦受之於天矣。辟如郡邑長吏例用文儒，一旦有武夫胥史奉命出宰，亦安得以其不由科目而削之也，何也，彼既受之於君也。

揭傒斯之論儲材曰：養之於譽望未隆之先，用之於周容世務之後，此用人之要法也。後之儲材者不然，其譽望之未隆，不能識而養也，其世務之未周，不能蓄而待也，胥失之矣。辟如場師之植果木，方其拱把之時，日夜灌溉以遂其生，待其果實之熟，然後采而用之，則功不隳矣。若平時不加溉灌，既及其有實也，又不待熟而暴取之，是得有味哉。

元史虞伯生議京東水田，謂京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陽，南濱青齊，皆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欲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軍民開墾，蓋金瀛滄

以東瀕海沮洳之地非謂順永之間流泉沃漑也至正間丞相脫脫議開京東水利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安凡官民屯田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牛種召募江南農師以所募農人多寡報官所募農人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此即伯生之議而其地則畿輔郡邑非海上斥鹵地矣　本朝丘文莊頔乘伯生之議著之衍義久之無議行者萬曆乙酉尚寳豫章徐君貞明力請開水田於京東朝廷使兼憲職便宜行事竟以中貴居民交稱不便而止論者多惜其功之不成然不知縱使盡行其說

亦未必能興也何者江南江北天時地利人力均有不同江北雨水多在秋初江南雨水多在春盡當彼涸澤之期是此亢旱之日其不相合一也江南土潤而細水可停蓄江北土疏而燥易於涸竭非有蓄泄之備可以衰益其不相合二也江南之民勤火耕水耨不以為勞江北之民惰濡手塗足目所未覩即多募農民未必樂就其不相合三也惟是流泉大川可以引溉則人官之能有所展布而不可多得也至若横潦瀰漫盡目無際沮洳斥鹵千里不毛即有巧匠亦莫施其能矣故水利之不開於北亦勢然也豈盡時政因恬議論牽制而然

金之貴官至都勃極烈而止元之貴官以答剌罕為最即中國所謂王公將相之稱也然則以王公將相之號而加於荒昧之夷亦不省為何語矣共生天壤各有方域而通貴之名尚不相曉如此何况六合之外生民之初乎故貴賤之名非所以定至大之倪也

元明宗出適雲南走居沙漠有子二人長者順帝次者寧宗考之正史元之北鄙有斯蘭兒部落來降封為郡王明宗居沙漠時納其裔孫罕及魯氏名曰邁來的生妥懽帖木爾即順帝也至順初徙之高麗使

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日素謂非其子移於廣西靜江至寧崩乃入承大統生十三年矣其記瀛國公入元與金太后俱為僧尼賜田五百頃至正十二年見河南盜起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乃安置瀛國公之子和尚趙完普於沙州蓋德祐父子俱為僧也順帝始末及瀛國蹤迹在史如此而小說所記合尊生子事以為明宗在沙漠帝顯以附馬為僧延明宗欲是日生子明宗乞而養之即順帝也豈以明宗納斯蘭之裔而宋帝又嘗為僧遂附會而成與然自謂非其子則國史所傳亦必有說矣天道好還假

趙氏之亂以亡胡元亦冥報之所有者其迹曖昧固史文所宜闕也

元自世祖統一諸帝相傳類皆中才之主非有淫雲悖亂失德之事也亦能嚮用儒雅興起文教頗采先王之法以變舊俗亦非有傾覆危亂之機也惟是立國以來朝無紀綱國無章程上無家法下無職守大臣可以殺親王妃后可以笞宰相太子可以阻兵諸王可以衡命國師之體與人主同尊將相之禮與奴隸無異其鄙朴狙獷之風與女真契丹已自懸絕況於中華之聲教乎所謂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而

混一華夷方制垓宇南有占城東畧高麗北盡窮髮西踰流沙自五帝三王土宇之廣不能及其二三也及其亡國又遇聖明之代布寬大之恩君無係累士無屠戮從容委國而去歸其巢穴依然可汗單于之舊物焉視金宋之亡況焦於水火宛轉於刃鋒又何懸哉自謂天之驕子信不虛矣

元世祖即位屢遣使通日本不納後復遣杜世忠往為其所殺至元十七年高麗王椿來朝請往擊乃遣范文虎忻都帥師十萬征之海風敗舟盡棄士卒於島日本覘知襲殺殆盡廿年又命高麗王椿及阿塔海往征之拘集各路水手造船五百餘艘民不勝苦廿二年立征東行省於高麗以阿答海為丞相復伐日本尚書劉宣上疏諫止乃罷勿征二十九年日本舟至四明告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以防海道大德三年以其國奉佛遣僧一山齋詔往諭附商船以行日本竟不至

大德三年高麗王昛傳位於其子謜有言其借設司空司徒等官者詔徵謜入朝困留不遣復以昛為王昛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西行省以濶里吉思為平章共理其國既而王昛言行省監制其國多所未便

乃罷毋設十年王昛卒世子謜還立仍設行省撫之王謜上言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其土民不勝困請罷行省從之

世祖至元十八年立行中書省於占城撫治其國其王勇固不服使臣往其國者皆為所殺十九年命左丞唆都等將兵討之國王遁入山谷陽求歸附以緩師復潛殺使人百餘唆都既覺其詐乃遣兵攻之阻險不勝而還國王以書請降遣其孫奉表詣闕帝怒其叛服不常復遣鎮南王脫歡會唆都兵進擊又以安南通謀占城令假道其國且徵糧餉軍次安南其

王陳日烜不肯假道脫歡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次富良江再敗其兵日烜遁去師入其城還屯富良江北其弟益稷率其臣屬來降王師盛夏疾作死傷者衆占城竟不可達乃引兵還交人追襲破之唆都死焉廿二年復大征各省兵仍遣脫歡往討以益稷効順來歸封為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廿四年軍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日烜棄城而走脫歡遣兵追擊不知所之乃謀引還交人集兵三十萬遏其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死傷甚衆脫歡由間道走還日烜乃遣人入朝貢金人以代己罪帝怒欲再伐之適日

燇襲王乃遣禮部尚書張立道往使徵之入朝日燇上表謝罪脩歲貢之禮如初而不敢入見成宗即位乃罷征安南兵

至元十九年遣諸王相答吾兒往征緬甸明年破其都城金齒等夷十二部皆降大德元年封的立普哇拏何迪提牙為緬國王大德四年緬人作亂執其王而弒之詔遣薛超吾兒以兵二千往討不克而還

讀史漫録卷十四終

讀史漫錄十四卷 内府藏本

明于慎行撰慎行字可遠更字無垢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評論歷代史事起伏羲氏至遼金元所論無甚乖舛亦無所闡發目錄後有門人郭應寵題識稱是書本先梓於閩未經讎校後其子君圖與肇慶同録以行應寵又於慎行遺稿中搜得讀史五十通補入云

趙忠毅公儕鶴先生史韻二卷

〔明〕趙南星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韻二卷》提要

史韻序

丙戌南行同鄉西孫為

行莫既

參天而作春秋其立

謹嚴不畏王公大人不

歟黎庶不諱尊親截然
亞二百四十二年是非上
限故漢人多引是經以
決獄董仲舒曰
子之志也公讀

生平誦法孔子　京廟季
間繇總憲進冢宰　綱維
清議澄汰羣倫引天下
之長〻君子而不敢私小
天下之短〻宵人而不敵

怨卒至身沉鄙禍膺滂
同冤然公逐中無憾字
道益堅假以千萬年之
是非而易一日之死生
公不爲也試繹所爲書

如取二十一朝之人與事
約爲四言古詩總二十七
篇簡而益詳古來所無
至於韻險語奇要其大
義又必歸至平極正此

則居然上接雅頌恐非
杜陵詩史可幾又各朝
分代立章如兩漢劃為
四什等類使從來女后
戚宦官藩鎮邊釁之

起止分明愚見甚
智見未萌其首漢者去
秦也昌去秦曰存周其
惟蜀系代者黜魏也昌
黜魏曰存漢其列東西

魏者削元也昌削元曰
存晉予每稽文昭有僭
抵胡亥始滅習鑿齒曰
漢有係周之業又云秦
又不見敘於帝王史記

身孝公而作本紀則周
亡久矣三國漢賊不兩
立陳壽妄志亮寇乃通
鑑亦正曹魏是漢應與
祀乎馬東而天步未移

王通之元經子拓拔別晉寔嶃然其中絕凡此皆弁道背馳皆春秋所棄公悉起而正之以一身生亦爲百代之推以

千萬秊是非爲一日之盡此亦公之志乎雖然公殁且久世又已非後代相知之難即博學如王介甫欲變正法先詆

春秋彼子厚京卞無論今兩孫先生追慕公敬公書以敬世道此其設心無窮豈紹聖諸人可窺公之不肯苟仝前人

兩先生不肯苟同後人斷然可並傳也若余則何能知公終吕得讀遺書爲同於北面公也

丁亥夏日巡鹺使者

王爕書於武林公署

小傳

趙忠毅公諱南星字夢白世為真定府之高、人庚午鄉闈嵩房者井陘令鍾遐齡夢一大垂翼蔽天次日得公卷公遂以是號儕鶴萬曆甲戌成進士筮仕汝寧推官以廉平著時為要人所齕僅得戶部江陵相卧病朝士皆手湯曰惟公匆往仍以詩諷時人曰二豎能憂國千官為祝年迨今人有能誦之者江陵歿公因以

傳一

興望入銓司陳太宰恭介公重公名嘗折節問遐之方公告以人能清靜安得有過尋丁內艱歸服闋除副郎璉遷文選有剖露良心直陳時務一疏內棓擊數人與給諫不合復引疾去後陸莊簡特起公田間司考功時當大計一以旌賢斥奸為已任省臺之長同預計事公揣其多所訿恐為盛典累凡所諮諏不盡使知榜出諸失職喪朋者思搆釁而省臺又以不得預聞

爲耻會職方楊于庭公惜其才而寬之給諫疏入公外謫矣聞公主計時扃户獨坐夜半篝[illegible]如諸生研席狀甚至蛛巢於耳繭成而不自[illegible]時遇一權要姓名稽評註考不少貸每奮筆乙之輒浮一大白曰非我趙某誰敢去此人公竟以是削籍行居家二十八年會光宗登極擢太常少卿尋晉正卿未赴明年工部侍郎闕當事留以待公諸賢貽書勸駕公勉爲一出旋總西

傳二

臺又明年癸亥協主京察去癸巳閱五察矣所鋤去者與癸巳等亡何代涇陽爲冢宰奮力仔肩至再剖良心疏與三十年前一疏前後自相喁荅有一給事啖重賄代貲郎求醮司即以貲郎置朱邸旋出給事外籓人始眘眘稱厲故事銓曹重行輩序若貫魚若以副郎入蹔主政[illegible]輒費周旋公從人望用鄒新昌由兵部郎調[illegible]江右一銓部尚在署未出一省兩銓似爲𣪠格

又不與江右省臺謀故江右臺省起而譁之而難端大作矣公乞骸行同志者踵見逐不踰[illegible]而國遂空後用某御史言興詔獄周内排網[illegible]賕誣公至坐一萬四千兩罄六世之業不足充十之一非親知故人醵金爲助子清衡且獻朴死矣戩上公以耄年得收贖中旨弗許謫戍代州至代僦居一小樓顏之曰吉祥又埽除土室顏之曰味蘖齋日夕開卷弄筆爲適所著甚多

傳三

而史韻其絶筆也閱三年已廷臣請復公官謚忠毅公公素精舉子業始則組練峻潔繼則變爲漭漭滔滔矢口而發皆堪爲經生鵠其古文詞則本源馬遷而取裁於韓蘇詩則獨步少陵淋漓沉痛處使人欲泣欲歗欲縮地而譚欲排閶而愬易水擊筑之音於茲載見其行於[illegible]者一飯必報有宿修武記津津談人善有還金記有揉善記其拳喻自訟有如何說等篇然而

紀興廢辨貞邪爲萬古金鏡則史韻爲最[illegible]
吾友雷臣視艤來潮以公史韻授梓而以[illegible]
校付不敏經且曰爲之序或未便單以供[illegible]
見委因兼言序以相贈耳及展讀二如先生
序至詩亡春秋作春秋者所以繼詩也春秋
亡史韻作史韻者所以迻詩也只此二語可
作忠毅公於九原矣再展雷臣序至曷去秦
曰存周曷黜魏曰存漢曷削元曰存晉只此
三語可翼史韻而百千萬禩矣予即爇八乎
亦無能於此兩序外再贊一詞嘗讀論孟諸
序只述孔孟所歷地及紀所歷年是皆知其
人而後誦其詩讀其書之意也予有感於雲
園買書迻棹之聚因歸而博搜遺編不謂積
未千卷而儕鶴先生行狀儼然在[illegible]
之餘藏書多散即江南書籔存僅[illegible]
臣欲爲忠毅表章而忠毅行狀即[illegible]

豈其顯晦通塞亦有時候因緣耶第中間激
憤世道援引同儔痛罵時流衮然頎俊使[illegible]
者難爲誌而表者窮於表耳獨不迻觀史韻
乎直書其事而臧否自見是即春秋之旨也
何必多其比類哉爰削去浮華單存實事自
儕鶴筮仕以及易名忠毅燦若指掌正如十
六科履歷意公或藉以不拚夫亦將藉是以
塞雷臣之命云

丁亥秋七月後學唐九經敏一父頓首書於
塗山母墓之側

趙忠毅公儕鶴先生史韻卷上

後學　孫昌齡二如父　王　燮雷臣父　仝較
　　　孫承澤北海父　李士礽若許父

西漢紀

高祖姓劉名邦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都長安在位十二年

惠帝名盈高祖太子在位七年

文帝名恒高祖中子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三十三年

景帝名啓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

武帝名徹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始有年號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後元

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

始元　元鳳　元平

嬴秦滅周政爲大惡周赧王與諸侯約從攻秦秦昭王攻周赧王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秦受之而歸赧王於周以卒周亡呂政爲君桀紂非虐復有二世殊可駭愕黥首將盡漢高乃作呂后子歸方冠竹籜籜竹皮也劉季爲泗上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之所謂劉氏冠也單父人呂公好相公見季狀貌曰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吾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卒與季即呂后也赤幟破秦齊氏踴躍季被酒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有人來至蛇所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者赤帝子斬之人告季季獨喜自負陳涉起季因起沛以應諸侯旗幟皆赤楚懷王遣沛公破秦入關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

項羽雖彊如鸇驅雀韓信登壇蕭何見卓亡卒同載不信衆詠陳平自楚歸漢因魏無知而見漢王王與語而說之以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一旦得楚之亡卒即與同載使監護者王聞之益幸平周勃等又言其盜嫂受金魏無知言其奇謀足以利國家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復敢言刻印旋銷從善忽霏飛疾也楚數侵漢乏食酈食其謀立六國後以撓楚權即趣刻印張良從外來王方食語之良借箸爲籌發八難言六國既立天下遊士各

歸事其主不得咫尺之地王誰與取天下乎王曰善
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捐金間楚直臣謀
薄楚闕漢王于滎陽王謂陳平曰天下何時定乎平
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等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
楚必矣王與平四萬金平多縱反間羽果疑亞父亞
父請骸骨歸疽發背死羽斃烏江嗟天不作王巳亥
冬十月追羽至固陵十一月克之至明年春二月乃
即位于汜水之陽敬請都秦即日去洛上至洛陽羣
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之

固足恃也齊人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
興無德則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
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上
問張良以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都長安號敬為奉
春君賜姓劉氏功成良退赤松是托信夷三族功臣
悉剷也 重誅 寬仁愛人汗簡未確欲易太子忘后之惡
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見疎以太子仁弱如意
類我欲立之四皓成翼屆火待灼新語稱善終緣步
陸賈著書奏之名新語 疏賊鴆王惠病不藥高祖

崩惠帝即位呂后鴆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去
眼煇耳飲瘖藥置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之帝大哭
因病不能起 煇音熏灼耳令聾瘖音喑也 欲王諸呂王陵謇諤平
勃交驩諸呂乃弱陳平患諸呂不能制恐禍及已燕
居深念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
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君何不交驩
太尉平從之呂氏謀亂衆無倚呂后崩太尉勃北軍
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文自代來仁孝
懿鑠春和賑貸養老甚渥二月詔議賑貸不時存問

長老八十以上賜米肉九十以上賜帛各二疋絮三
斤盡除收孥相坐律止輦受言闕過爲樂 賈山借秦
爲喻名曰至言勸帝納諫不宜與所選賢者馳驅射
獵帝嘉納之即從官上疏未嘗不止輦受之闕勃受
誣持節復爵 人有告勃謀反者薄太后曰絳侯始誅
諸呂綰皇帝璽將兵北軍不反今居一小縣顧反耶
帝使使持節赦之復其爵邑海內富庶吏循民愨
稱太宗盛德舉舉前言教備知景弗若 文帝聞河南
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詔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

賈誼召以為博士年二十餘上疏陳政事多所襟納
中所言秦始皇使趙高傅胡亥所學者皆刑人殺人
之事故今日即位而明日殺人蓋竊見景帝之刻薄
也七國之反起于爭博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侍
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濞稱
疾不朝時晁錯為太子家令請宜削諸侯幸號為智
囊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遂議削之錯
又言楚趙膠西吳王遂約膠東淄川濟南七國同反
亞父克戡誣死于埆獄也周亞夫悉平反者後為相

以廢栗太子等諫忤上意亞夫子為人買工官尚方
入廷尉不食而死大節多虧取其儉約廢正后太子
皆非罪過愛梁王輕語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
幾晁錯局亞夫其去文帝遠矣殆未可全稱也武為
年號用意寥廓自古帝王未有年號有之自此始雅
尚儒術羣英釋屩仲舒之策帝王渠𧬂自漢以來尊
尚黃老董仲舒所言興太學章六經黜百家舉孝廉
其言卓然可用而帝多慾不能行也所好文詞申公入
言朴安車駟馬迎申公至年八十餘矣其言曰為治

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上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
太中大夫相如諸子咸被寵權司馬相如特以詞賦
得幸朱買臣等並在左右能容汲黯出入億度黯以
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上方招文學儒者上
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
効唐虞之治乎上默然變色而罷謂左右曰
甚矣汲黯之戇也名將四征克贊雄略平城恥雪封
疆遠拓承文景豐富之後當謂高帝平城之變思如
齊襄復九世之讎令將軍衛青霍去病路博德李廣

利等四征皆克郡縣其地求仙讀祀方士俱騰欒也欒
大尚主為世嘔噱大笑也費出無經海內竭涸利臣蚑
嚌酷吏毒藩輪臺自悔元氣已索巫蠱獄起太子亦
斫擊也歸來望思心焉切割魂不可招徒勤籌絡見楚
詞皆招魂之具初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
來宮中教美人度死每屋輒埋木人祭之武帝晝寢
夢木人數千持杖擊之驚寤遂病掘地得木人于是
巫蠱事起帝使江充為使者治巫蠱獄掘太子宮
得木人猶多太子懼使客斬充白母衛皇后乃發中

廢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上部丞相劉
屈氂與太子戰皇后因自殺太子亡至湖自經死後
有高廟寢郎田千秋上言有白頭翁教臣言子弄父
兵罪當笞上悟曰此高廟神靈告我也知太子無罪
作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七歲遺孤付
之金霍霍光金日磾輕徭薄賦克救民瘼霍光被誣
乃能先覺上官桀之子安欲納其女于宮光以其幼
不聽安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怨望及令人詐爲
旦上書欲共執退光光聞之不敢入帝詔入光免冠

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
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左右皆驚上書者
果亡桀等竟以作亂族誅昭謚稱情蚤年殂落
宣帝名詢史皇孫之子武帝之曾孫也昭帝崩無嗣
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五年
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黃龍
元帝名奭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
初元　永光　建昭　竟寧

成帝名驁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
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永始　元延
綏和
哀帝名欣定陶王箕之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召
入立爲太子在位六年
建平　元壽
平帝名衎元帝庶孫中山王箕子之子哀帝無嗣召
入爲太子在位五年王莽弒之
元始

孺子嬰名嬰宣帝玄孫廣威侯勳之子也平帝崩無
嗣王莽以其幼而立之在位三年莽廢爲安定公
迎立昌邑霍光之暗昌邑王賀淫戲無度立而旋廢
之宣幼好學興于多難初戾太子據納史良娣生史
皇孫進進生病已數月遭巫蠱事繫獄望氣者言獄
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令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獄
拒不納及長高才好學喜俠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
失昌邑王廢光等迎入即位改名詢俗吏嚴酷知民
所患用霸定國黃霸于定國爲廷尉寬仲徭行徵也光

自驕桀爲帝所憚吝權擅朝夫人凶悍妻殺許后抑
損悇憚憂惑也本始元年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
諸事皆先關白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黨親連結加
據于朝廷每朝見上斂容虛下之已甚夫人顯欲貴
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使女醫淳于衍進毒而
崩光死子復爲右將軍昆弟諸壻驕奢放縱帝頗聞
許后事乃裁抑之遂謀廢天子事發覺悉誅之而告
者皆封誅逆論功徐生爲冠茂陵徐福數上書言宜
抑制霍氏之權而上不聽及行誅賞人有爲之言者

乃遷爲郎邑遂翁歸寵以華貫朱邑守北海治行第
一入爲大司農龔遂守渤海盜賊聞教令而即時解
散入爲水衡都尉尹翁歸守東海公廉明察入爲右
扶風責實久任吏稱民晏吉有舊恩歲周自閣門閉
也以踰窬晦也歲星十二年一周丙吉于帝有保護
之功十二年絕口不言會掖庭宮婢自陳有阿保功
詞引吉知狀上親見問乃知之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相率舊章逆災無譏魏相好觀漢故事及賢臣董賈
等所言奏請施行聞四方有子弟殺父兄妻殺夫等

及風雨災變皆奏言之吉與同心相業炳煥上意寤
侈數幸祠觀趙蓋韓楊刑誅枉濫京兆趙廣漢威制
豪強司隸校尉蓋寬饒諫上任刑餘用刑法左馮翊
韓延壽與蕭望之相訐光祿勳楊惲廉潔免官以報
孫會宗書不平皆誅之韋賢二疏明哲可贊韋賢以
老病乞骸骨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皇太子太傅
疏廣少傅受父子皆稱病求去上皆許之元向詩書
優柔不斷王后在宮禍根始蔓史高宣帝母黨恭顯
弘恭石顯據權撓毗望之辱死徒有驚惋蕭望之周

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劉更生金敞患苦許史
恭顯放縱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罷中書
宦官高等因奏望之等毀離親戚欲擅權勢請召致
望之廷尉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
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使使者召
望之望之飲鴆自殺上聞之驚拊手曰果殺吾賢
傅而已吉等浮文谷永稱贊王吉貢禹匡衡杜欽不
敢斥言外戚王谷永乃遂言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
以諂王鳳鳳于元帝時以元舅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成眈酒色趙姬內亂飛燕合德向音如矢劉向王章
無裨黜黜不明貌五侯傒龐讙商立根逢時王太后光
弟異姓而侯黄霧四塞莽能爲賢僞也王莽鳳之子
封新都侯折節爲恭佞虛譽隆洽福雲忠言其內姦
擿不相入貌南昌尉梅福上疏言外戚之權日隆不
納安昌侯張禹天子師也時吏民多上書言日食之
應譏切王氏問禹禹獨非之故槐里令朱雲上書請
尚方劍斬禹上不之罪耳哀奉董賢出則參乘入御
左右莽罷乃暫太后立平莽爲安漢哀帝崩王太后

老而未死也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立平帝
以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
一黑雉二羣臣盛陳莽功德致成周白雉之瑞賜號
莽曰安漢公平毒嬰賊炎精銷散梅福逢萌雲霄羽
翰福棄妻子去後有見之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
卒萌掛冠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龔勝
人潔身不潜污濺也龔勝薛方郭欽蔣詡邴漢王零
皆引退彼紀逡等鄙夫無筭紀逡郇越郇相唐林唐
遵等以清名稱揚雄劉歆以文章著皆臣事莽孔光

聖爵黜辱可歎成哀以來光爲三公舉莽爲大司馬
領尚書事以文武二大柄付于莽手養成漢禍萌侯
咸風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加莽九錫
西漢自高祖至是十二帝凡二百十四年并王莽
簒位合二百三十年

東漢紀

光武名秀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之孫莽末起兵復興
帝室在位三十三年
建武　中元
明帝名莊光武太子也在位十八年
永平
章帝名炟明帝太子也在位十三年
建初　元和　章和
和帝名肇章帝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后所譖以

憂卒養帝爲巳子建初七年立爲皇太子卽位年十
歲在位十七年
永元　元興
殤帝名隆和帝少子也生僅百餘日皇太后立之在
位一年
安帝名祜清河王慶之子章帝孫也未冠迎卽位鄧
后仍臨朝在位十九年
永初　元初　永寧　建元　延光
王莽能篡不能爲君黷猥典誥俳優古人迂濶苛擾
可厭可嗔錢法一事更變紛紜錢貨等有五物六名
二十八品形非會賭耳亦乍開市人皆瞠音琤直視也不
知所云搖手觸禁檻車轔轔犯盜鑄者檻車傳詣長
安以十萬數愁民思漢詛呪謳吟四方兵起漸臺橫
分衆立劉氏更始不任舂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軍
中號更始將軍衆貪其懦弱而立之玄卽皇帝位朝
群臣羞愧流汗及至長安升前殿俛首刮席不敢視
後降赤眉賊爲所害秀起舂陵兵合平林悉除苛政
如高入秦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至河北除

莽苛政如高祖之入咸陽除秦苛法也昆陽之捷豪
傑響臻莽遣王邑王尋平定山東又驅虎豹犀象諸
猛獸以助威武縱兵圍昆陽秀爲偏將軍自將步騎
千餘爲前鋒與尋邑戰斬首數千級復進連勝遂殺
王尋王邑逃去于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任使當才
鄧禹是謁南陽鄧禹仗策追秀及于鄴秀曰我得專
封拜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
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因留宿勸秀延
攬英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秀大悅與定計議

務任使諸將多訪于禹皆當其才盜賊僞僭如䒷泥
塵驅華奉符鄗上卽眞儒生驅華奉赤伏符來曰劉
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
群臣勸進卽位于鄗南褒封卓茂愛下肫肫王莽時
卓茂以京部丞病免初爲密令視民如子舉首而敎
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至是年七十餘矣首
詔以爲太傅封褒德侯董宣彊項賜錢多緡湖陽公
主蒼頭殺人洛陽令董宣格殺之上大怒召宣欲捶
殺之宣以頭擊楹上令小黃門持之使叩謝主兩手

據地終不肯上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撫民樂張
堪虎避劉昆張堪守漁陽人爲之語曰桑無附枝麥
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劉昆爲江陵令有火叩
頭向之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桑附枝名寄
生政治不節則附枝生異定三輔安集小民赤眉暴
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遣偏將軍馮異討之車
駕送至河南敕異曰征伐非必掠地屠城要在平定
安集之耳異受敕所至布威信無所犯群盜多降飛
書詔慰父子君臣異治關中三歲人有言其威權至

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上以章示異異惶懼陳謝
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
疑而有懼意傳徵處士隆以不賓徵太原處士周黨
會稽嚴光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至黨入見伏而不
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黨等中質無能徒誇
上求高皆大不敬詔曰自古明王聖主皆有不賓之
士各賜帛四十匹罷之良悅友朋光老富春王良後
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
不入官舍後呂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

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
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于
家嚴光與上同游學物色得之齊國披羊裘釣澤中
徵至不屈釣富春山中呂老三卿爲公莽制是因以
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爲三公莽制也保全勳舊馬
援覆盆帝欲完功臣爵土以吏事責三公不使功臣
爲之躬親政事頗傷嚴恐馬援爲上婿梁松之父執
松嘗候援拜牀下不答松不平援征交阯嘗遺書戒
其兄二子嚴敦以杜季良豪俠爲戒季良者杜保也

保侂人上書告保以援書爲證保坐免官松坐與保
遊幾得罪援軍至壺頭山不利卒軍中松構陷之收
新息侯印綬妻子惶懼不敢以喪還舊營藁葬城西
封禪之請竟從讖文群臣請封禪不許又明年梁松
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遂登山以矍親封
玉牒檢信讖黜譚素相書存桓譚上書極言讖之非
經帝將斬之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出爲六安丞著新
論王充謂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于新論者也君山
譚字廢后易儲弘辭乃聽笑也上微時嘗曰仕宦當

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竟得之以爲貴人廢
郭后而立之太子疆不自安乃從郅惲之言數奏願
備藩國遂以疆爲東海王立陰后子陽爲太子改名
莊上姊湖陽公主寡居意在大司徒宋弘弘入見主
坐屏後上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對曰貧賤
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主曰事不諧矣
德足以興而未爲純明代疆立友于克惇辟雍養老
執經討論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
榮爲五更上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禮畢引

榮及弟子升堂執經問難圜觀聽者億萬縉紳尊寵
循良褰帷乘鈞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
公之服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之旨章有德宋均
爲九江太守九江多虎下詔屬縣一去檻阱而惟退
姦貪進忠善其後無復虎患帝聞之任以樞機粟斛
三錢牛羊甡甡音莘众生並立也遠求佛書及其沙門楚王
先好禍旋及身逆謀闊聯近萬爲群覇言悟主侵寃
稍俾楚王英最先好佛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
徙丹陽自殺上怒甚窮治楚獄累年其詞語相連自

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按吏阿附坐死徙者
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無敢恕者侍御史寒朗
力言其無辜帝意解自幸洛陽理出千餘人然考驗
無實被禁錮者亦五百餘人終帝之世皆不得釋刻
覈之害既久且深章諸其敝力行寬仁終諫北征議
同於倫楊終上疏言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
頻年勞役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
察帝下其章第五倫同終之議獨鮑昱以爲先帝所
建不宜同異終言秦築長城胡亥不革卒亡四海遑

從之第五倫天性愷直然疾俗吏苛刻議論每依寬厚寵請輕刑吕奉天心尚書陳寵以吏政嚴切決事率近于重宜蕩滌苛法帝皆深納姆教克遵明德太后伏波之女也德冠後宮姆勸帝以寬厚帝欲封諸舅不許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是欲媚我以求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帝乃止白虎講藝剖析疑瑕校書郎楊終建言宜如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于石渠閣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講

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通肆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竇憲倚竇后奪公主田實憲奪沁水公主園公主明帝女也帝切責之以后毀服深謝而罷素厲無威（徒懸而不能正法）和幼竇尊和帝十歲而立竇太后臨朝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剌殺宗族太后和親聽其伐胡燕然勒勳憲兄弟有罪請于太后與耿秉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震主宜誅大臣匪躬自光武政不任下三

公備員而已袁安任隗廚膚耳謀誅鄭衆（中常侍也）葬盜狄焚宦權始盛梁勢上熏竇太后崩追尊母梁貴人爲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爲侯梁氏又盛矣留禍而崩殤餘十旬立八閱月而崩安立十四鄧太后與鄧騭定策立之鄧騭領軍私怒陷詡利器槃根騭爲大將軍以羌郡多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郎中虞詡以爲不可曰關西出將關中出相及多發諸議騭惡詡欲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曰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

利器到官用以賊攻賊之法募壯士百餘人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使入賊中誘令劫畧伏兵殺數百人又潛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綫縫其裾有出市里者輒禽之賊駭散縣境皆平俾守武都叛羌皆奔帝多不德親政彌惛太后崩帝始親政鄧氏五侯皆廢爲庶人閻后兄弟並爲卿校典禁兵內寵姊盛中常侍江京等扇動內外競爲侈虐王龔好士引進彬彬叔度顏子陋巷安貧汝南太守王龔以袁閬爲功曹引進郡人陳蕃等黄憲十四耳稱不屑就

廢公府暫到京師即還時皆以爲德度比顏子而不
知其隱于亂世乃所以爲顏子也
順帝名保安帝太子也在位十九年
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冲帝名炳順帝太子也年二歲即位三閱月而崩
永嘉
質帝名纘章帝玄孫渤海孝王之子梁太后立之在
位一年爲梁冀所弑
本初

桓帝名志章帝曾孫也初封蠡吾侯梁冀立之在位
二十一年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壽　延熹
永康
靈帝名宏肅宗玄孫解瀆亭侯萇之子也桓帝無子
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
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獻帝名協靈帝中子也董卓脅皇太后而立之在位
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爲山陽公

初平　興平　建安
閻后立君惟幼是擇安帝崩后爲皇太后臨朝欲久
專國政貪立幼主與閻顯等定策迎濟北惠王子北
鄉侯懿爲嗣乙酉即皇帝位十月薨順迎十齡亦內
定策宦者孫程等十九人誅閻顯遷閻后迎立濟陰
王是爲順帝時年十一矣以功封十九侯壇席徵英
盛名頓折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前後禮請
不應帝以策書玄纁備禮徵之初至朝廷設壇席猶
待神明雖無大異言行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

名難副亦士風之薄也雄請久任關人廢格限年察
舉奔競稍革尚書令左雄言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宜
似宣帝時有政治者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
則以次用之勿移徙帝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雄又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從之廣陵
徐淑以冒年罷郡郡守坐免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眞
僞決志行之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后弄主
權徒多忠傑八使分行張綱獨輟劾冀不疑數其逆
節梁后父商爲大將軍薨商子冀嗣之冀弟不疑爲

河南尹帝遣杜喬張綱等八人分行州郡表賢良顯
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
下輙便取舉喬等之部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
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冀不疑以外戚蒙恩
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以害忠良謹條
其無君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帝雖知綱之直然后
寵方盛不能用也直言無用廣陵階棲時廣陵賊張
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不能制乃以綱爲
廣陵太守單車之郡徑詣賊柵宣上德意張嬰悲啼

降者萬餘南州妥帖卒爲行袞賊乃知德綱卒下部
嬰等爲之制服行喪冲二歲立凡三閱月質立而毒
以言之泄質八歲因朝會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
使左右置毒于煑餅以進帝煩悶言得水可活而冀
不與李固親爲之而不能討賊也桓無善狀君子之
厄冀賊喬固死於縲絏京師地震冀誣李固杜喬與
妖賊劉鮪交通收下獄俱死帝乃族冀五侯並列梁
冀一門前後三皇后六貴人七侯二大將軍夫人女
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

十七人冀秉政橫行者二十年天子拱手而已又作
中常侍徐璜叛中郎鄧香妻宣而使貴人鄧猛帝乃
大怒非爲宗社也乃所與定議者即徐璜等五人爲
封侯五侯猶貪縱傾動內外璦懸貪墨海內胥悅梁
冀誅天下想望異政黃瓊爲太尉乃舉奏州郡貪汚
至死徙者十餘人蕃薦穉等皆辭徵辟書辟尚書令陳
蕃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
著潁川李曇帝皆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魏
桓不行知其無益又徵安陽魏桓鄉人勸之行桓曰

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
豪其可去乎使桓生行死歸于諸君何有哉遂隱身
不出剖棺破柱貂璫嗟秸朱穆爲冀州刺史宦者趙
忠歸葬父用玉匣剖其棺出之帝徵詣廷尉太學生
劉陶等數千人訟穆得赦李膺拜司隸校尉時黃門
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逃之京師匿兄
合柱中膺知之破柱取朔付洛陽獄殺之自此諸黃
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息不敢出宮省甘陵分部臧
否弄舌初王爲侯時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爲

尙書時同郡房植有名門人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毀遂是有甘陵
南北部黨人之議始此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尙自
公卿以下畏其譏議屣履到門牢修書上黨獄乃設
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竟殺之
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
膺等交結太學遊士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
疑亂風俗于是上大怒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
太尉陳蕃郤之不肯平署帝愈怒下膺等于黃門北

寺獄所連杜密陳蕃陳寔范滂之徒數百人䫉自甘
坐而免于螯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
得與乃上言臣前薦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臣論輸
左校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
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彪說武訴以獲解釋時無敢
爲黨人言者賈彪說皇后父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
諝訟之上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之甫亦嗟
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赦天下改元黨人放歸
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霧之祝桓則紂則桀蕃武

闢心群賢解祥以忠自刑太后不決初竇太后之立
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甚委任之蕃與竇武同心爲
國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與共參政
事天下想望太平遂謀誅中常侍曹節王甫等會日
食武乃白太后誅之太后不忍曹節召尚書脅使作
詔敕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收捕武等賓客姻屬悉
誅之遷太后于南宮鉤黨之禍標榜自揭表也節等危
言死徙累百初李膺等雖廢而希之者惟恐不及更
相標榜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號陳蕃死膺

等復廢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考治是時上年十四
問節等何以爲鉤黨對曰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
爲惡而欲誅之曰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曰欲
圖社稷上乃可其奏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
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一切指爲黨人死徙
廢禁者又六七百人焉驅亦危言從者返轍中常侍
呂彊封都鄉侯不受上疏陳事帝不能用會張角弟
子黃巾賊數十萬起上問計于彊對曰黨錮之積人
情怨憤恐與角合謀爲變滋大帝懼乃赦天下黨人

徙者悉還郭泰與璠可謂明哲郭泰不爲危言激論
申屠蟠絕迹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儉累多
人身榮壽盡張儉亡命宗親殄滅其所經歷伏誅者
孔褒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徧天下郡縣殘破及黨
禁既解乃還以爲少府衞尉八十四歲而終乃提黨
人未必皆賢也胡廣中庸士論不阿廣周流四公歷
事六帝禮任極優溫柔取媚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
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八十二而終西邸賣官司徒
崔烈烈以五百萬爲司徒辨以進立內意屬協皇太子辨即位

何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爲陳留王宦官蹇碩欲誅大
將軍何進而立協紹議徵兵操笑其拙中軍校尉袁
紹勸何進悉誅諸宦官太后不聽紹爲畫策多召四
方猛將引兵至以脅太后進然之典軍校尉曹操聞
之笑曰元惡當誅一獄吏足矣乃紛紛召外兵欲盡
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矣董卓兵至禁庭流血卓
至上書請誅中常侍張讓等太后猶不從讓等詐以
太后詔斬何進袁紹聞進被害乃引兵屯朱雀闕下
殺宦者二十餘人張讓等逐將帝與陳留王出穀門
讓等投河而死帝從雒舍宿行董卓迎于北邙阪下
卓問亂踪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無所遺失遂
脅太后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協爲獻帝
遭邦杌隉卓死操在囚孩孚埒卓車服僭擬天子司
徒王允等謀使中郎將呂布刺之百姓歌舞于道孫
權亦賊爭爲臣妾玄德孔明延移力斟操死未幾丕
受禪刪逼君篡位自茲踵接素王垂制千秋斧鉞
東漢自光武至是凡二百十二年
兩漢二十四世凡四百二十六年

三國

漢昭烈名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在位三年壽六十三歲

章武

後帝名禪昭烈太子在位四十年降于晉封安樂公壽六十五歲

建興　延熙　景耀　炎興

昭烈漢胄赤帝之靈愛聯衆庶義結豪英起乎原相麋竺相迎誅操不獲失箸雷霆屢被窮追依表于荆

在荆數年乃得孔明說吳親備共破賊兵赤壁大隳操走華容復取益州鼎足形成丕既篡弑乃正號名治蜀以嚴惟公惟誠斛張俱喪強敵氣增伐吳失計慙恚不勝三年上賓後主庸庸丞相爲政坐享樂榮志欲滅賊渭濱屯耕百姓安堵懿無戰情（司馬懿）遣以巾幗以毗是從（辛毗）矻矻軍務食不數升懿幸其殲魂憂猶驚琬允皆卒（蔣琬董允）黃皓遂興弄權信鬼以爍炎精艾入成都（鄧艾）後帝茅雄謀與聯尚赴義捐生（諶昭烈孫後主子瞻孔明子尚瞻子）汗簡馨香不墜家聲

右漢昭烈及後帝共四十三年

魏曹操沛國人爲魏王卒子丕立爲文帝都鄴今彰德府僭位七年子叡立爲明帝僭位十四年芳文帝兄任城王子明帝養爲太子立而廢迎立高貴鄉公髦文帝之孫明帝之姪僭位七年司馬昭與之戰使賈充成濟刺殺之迎立常道鄉公璜改名奐燕王宇之子操之孫也僭位六年司馬炎篡位

曹瞞之惡莫與爲醜發掘祖陵戕殺國母皇子絕命忠良隕首坑雒流民數十萬口睢陵夏丘郗無雞犬

或親睹闈竭智効紂乃受九錫仰藥而朽操死丕纂漢奉璽綬是爲文帝武者其父父方伏魄遲蒸不後狗鼠不食恨深卞后不忠不孝兄弟不友刑繁役重民離已久叡乎明耶終鮮恩厚露盤自折銅人不走芳林修麗容諫不受（無所權執而不能用）芳八歲立廢于師（司馬師懿之子）手剃髭闕下主者無替（司馬昭師之弟）迎璜而立爲炎暫守（炎昭之子也）託孤于虎馬亦曹偶稱受相承魏亦晉有

右魏曹丕至奐凡五世共四十六年

吳孫權吳郡富春人孫武子之後父破虜堅兄討逆策權即帝位都建業今南京壽七十一卒謚曰大帝太子亮立大將軍孫綝（琛）廢之迎立瑯琊王休亮庶兄也休立綝又無禮被誅休殂謚曰景皇帝兄和之子烏程侯皓立徙都武昌以陸凱之疏還都建業降于晉

權之父兄乃心在漢討卓襲許誅存匡亂權有勇略用之自扞陽親玄德惟操是憚竟臣于賊與蜀爲難死稱大帝亮廢不聞（孫綝長其男祭多所難問而廢）之休世其昔（自權性多嫌忌果于殺戮皓民塗炭（邪））陵既克（誅西陵都督步闡）謂得天贊筮取天下武臣多筭王濬渡江鐵拔鎖斷青蓋洛陽讖言非漫

右吳自權至皓凡四世共五十二年

兩晉

西晉司馬炎河內人邵之子懿之孫仕魏襲封晉王威魏稱帝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是爲世祖武皇帝

泰始　咸寧　泰康

惠帝名衷武帝太子立十一年而賈后殺太子趙王倫起兵殺后廢之齊王冏討倫殺之乘輿反正後爲東海王越所鴆崩在位十七年

永熙　元康　永康　永寧　泰安　光熙　永興

懷帝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無子立爲皇太弟在位六年爲漢將執歸殺之

永嘉

愍帝名業吳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初封秦王及懷帝遇害大臣立之在位四年又爲漢將執而殺之

建興

曹瞞篡詐于懿有類于子于孫後先一槼武察而寬懿直能貸御牛糾（音引牛系也）斷絲呂麻代焚雉頭裘華靡悉汰黎民殷富外闞不聞（音愛閉也）平吳志滿羊車苑

內州郡撤兵曰安平泰雜胡不徙以示無外寵任后
黨官非己賣竹林放逹淸談行穢上下相染官邪俗
壞與夷無別其勢必敗惠帝騃（音矮癡也）昏賈后內僭（音膾）
（校也）殺太子遹（音乙）（才人謝玖所出幼而明慧）及于昏艾
倫遂起兵后死帝廢冏討平之乘輿猶在越毒而崩
懷立（懷帝天資淸劭好學勤政）匪懈漢將執之（漢主
劉聰將呼延晏）撫卷與慨愍亦被虜行酒執蓋聰本
羯（音羯）羠（音以）以此爲快（聰匈奴左賢王劉淵之子淵冒
漢姓即漢王位死聰即帝位都離石縣爲石州）皇天
后土豈容覆載其子粲嗣靳準（聰之臣）加害併戮其骨

廟焚族碎嗟嗟亂人萬一知戒
西晉自武帝至是凡四世五十二年
東晉元帝名睿懿之曾孫瑯琊王伷（音宙）之孫覲之子
也于惠懷爲再從兄弟初爲安東將軍及愍帝遇害
乃即位于建康在位十六年
建武　太興　永昌
明帝名紹元帝長子在位三年
太寧

成帝名衍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
咸和　咸康
康帝名岳成帝同母弟也在位二年
建元
穆帝名聃康帝太子在位十七年
永和　升平
哀帝名丕成帝長子也初封琅耶王穆帝無子大臣
迎而立之在位四年
隆和　興康

帝奕名奕哀帝同母弟也初封琅琊王哀帝無子大
臣迎立之在位六年桓温廢爲海西公
太和
簡文帝名昱元帝少子也初封會稽王桓温廢帝奕
乃迎立之在位二年
咸安
武帝名曜簡文帝第三子在位二十四年爲張貴妃
所弑
寧康　太元

安帝名德宗武帝太子在位二年劉裕弑之

隆安　元興　義熙

恭帝名德文安帝同母弟也初封琅琊王嗣安帝在位二年廢爲零陵王篡之

元熙

昭之剃髮室使賈充乃后其女實爲女戎廢姑（楊太）后禍子內難斯興諸王相屠洛水波紅武帝二十五子自趙王倫之篡起兵相屠存者三人而已穎熾晏翔胡再入幽辱六宮侯王臣庶殺戮幾空呂懷愍歸辱

于劉聰陵廟灰燼祖考怨恫睿立建康晉乃爲東牛係馬後民謠有憑或曰睿母夏侯氏實與琅琊小吏牛金通而生睿初督揚州王導適逢以導爲謀主患其名微覲禊音係三月上巳祓除不祥騎從聘請顧榮賀循接以謙冲辟百六掾官屬也一百六人才俊卞壼刁協等皆與焉豪傑願忠敦亦翼戴跋扈居功挾權逆叛愍猛如熊帝素柔弱憂憤而崩明孝且慧敦畏其雄自出師罪壯士竜蹤音宗怒視也王含外破二豎內攻導曰敗矣奪氣摧鋒戚親特宥庾旦明融曾遺

不承世祖之風成舅庾亮剛愎自用激反蘇峻無折衝鷹車摧車也溫嶠入衛爲其所壅國破君危鼠竄匪竟賴侃等以刜音弗擊也元凶欲廢王導亮見惡崇康帝以長庾翼處中亮之弟偶知殷浩虛譽徒隆力薦桓溫重任可膺穆立三歲翼卒昱音育日光也崇會稽王昱輔政不聽劉惔音談代以桓公代翼都督梁荊等州軍事桓執兜柄安石就徵哀崩立奕代燕大窮郗子解甑伊霍比蹤廢而立文談玄九重未共不豫武立于童溫朝如敦萬衆恂恂懼也無何亦病遊侈息息遠也苻堅

圖晉謝融不退陽平公苻融曰晉家本戎狄也江東雖微弱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耶汝不達變通耳兵號十萬直指金陵安石與玄遊集親朋玄以八萬如捷春螽淝水之捷赤壁略同羽書已至碁局竟終帝自此驕酗音泳酒也酒惛惛音家虐戲張妃張貴妃年三十寵冠後宮帝中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剚音寺插也刃其胸安駛于患入亡政亂音麗雜亂也孫恩等盜入郡皆訌音烘亂也劉裕勦之易于撥燧熬也桓玄簒逆匡復晉宗識文速亂弑安及恭

讖云昌明之後尙有二帝昌明武帝字也欺人孤寡
見譙季龍石勒曰大丈夫行事宜礧礧落落終不欺
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以取天下也勤字
季龍敦溫不炎肯列臣工享利有德視天夢夢

東晉自元帝至是凡十一世一百四年

兩晉十五世一百五十六年

南北朝

宋高祖劉裕彭城人仕晉爲大尉封宋王簒位都建
康在位三年

永初

少帝名義符高祖太子居喪無禮極遊淸廢爲營陽
王殺之在位一年

景平

文帝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及少帝廢乃
迎立之在位三十年爲太子邵所弑

元嘉

武帝名駿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太子邵
遂即位十一年崩

孝建　太明

廢帝名子業武帝太子即位居喪傲惰無戚容恣爲
不道宋人弑之在位二年

景和

明帝名彧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廢帝誅大
臣迎立之在位七年

泰始　泰豫

後廢帝昱明帝長子在位五年蕭道成弒之

元徽

順帝名準桂陽王休範子也明帝子之初封安成王
及後廢帝被弒蕭道成迎立之尋弒之而篡

昇明

裕祖漢高 相傳爲楚元王交之後 擊蛇門珍 裕嘗行
遇大蛇擊傷之後至其所見有群兒搗藥 裕問何爲
曰吾王爲劉寄奴所傷 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

不死叱之卽不見寄奴裕小字也 垂涎大物亮草禪
文 傅亮 雖僅識字至性過人孝事父母根本克敦貨色
遊宴俱非所欣遺詔母后朝政勿關少纍而肆禍蹊
亡親文蚤有譽仁厚儉勤守宰久任薄稅安民戶有
弦歌士雅風淳元嘉之政可稱後昆苦欲代魏群策
紛紜拒沈慶之 慶之諫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
伐國奈何與白面書生謀之 王袁膏屑 彭城太守王
玄謨御史中丞袁淑 橫挑彊敵殘破中原嬰兒貫矟
梁 因予丈入尺者 燕子巢林斯時方悔殺檀將軍權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前司空江州刺
史劉湛譖而殺之 姑息遊子不免其身 太子劭多過
失欲廢之而不果巫蠱咒詛事覺遂弒而自立 武有
文采宮室崢嶸懲劭之患骨肉絕恩廢亦桀哀暴戾
相因宋人弒之明又不仁恐昱不立諸弟皆殄 明帝
無子昱實嬖人李道兒之子也明帝子之惟恐不立
殺諸王十五六人惟休範以凡劣不爲所忌得免 道
成功高秉鉞淮陰入掌機事猜澀同心後廢 帝昱也 與
順血流其魂 後廢帝驕恣嘗殺道成與袁粲猜澀謀

廢立粲不可澀贊之遂弒之及順帝之弒袁粲謀誅
道成澀以告道成粲父子俱被殺于石頭城 彼蕭
道成乃亦爲君

宋自高祖至是凡八世五十九年

齊高帝名道成蘭陵人仕宋封齊王篡在位四年

建元

武帝名賾高帝太子在位十一年

永明

鬱林王名昭業太子長懋卒以太孫立在位一年西

昌侯鸞弑之而立海陵王海陵王名昭文昭業之弟立未四月而鸞自爲宣城王弑之而自立

明帝卽鸞也在位五年

東昏侯名寶卷明帝太子在位三年齊人弑之

永元

和帝名寶融明帝第八子東昏末起兵于江陵而稱帝未及東歸蕭衍簒位

中興

齊高之先蕭何其祖謀簒人位手刃二主守以淸儉

欲金如土武好遊學恨未能去習事而嚴長吏奉矩盜賊屛息民樂得所晩任蕭鸞高帝兄始安王之子自衛以虎所謂獨立窮山放虎自衛鬱林海陵弑而自取明卽鸞也嫌長懋殄絕高武高帝愛鸞過于己子而武帝之太子長懋最惡之及得志盡殺高武子孫乃生東昏嬖倖爲侶金蓮布地潘妃爲蠱屢誅大臣衍以兄懿蕭懿爲尙書令其弟南雍州刺史衍勸之行伊霍事不能用竟賜死衍起兵圍建康齊人弑之而迎衍和死姑熟梁承天序

齊自高帝至是凡二十三年

梁武帝蕭衍蘭陵人齊之疏族也仕齊封梁王簒在位十八年

天監　普通　六通　中大　同中　大同

太淸

簡文帝名綱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爲侯景所弑

大寶

元帝名繹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及簡文被弑乃卽位于江陵在位三年會西魏入寇出降被弑

承聖

敬帝元帝子也在位二年陳霸先簒弑之

紹泰　太平

梁武簒齊而欲成佛貪嗔有餘智慧不足捨身佛寺臣以錢贖慈悲廢法奸吏羂獄宥及元惡爲世荼毒侯景叛魏竊地求服景荷高澄父歡之厚恩後與澄佐請擧十三州附于梁利盜之有傷隣之睚必不可納朝議共咈朱异獨可逢主之欲未幾稱亂斃于窮辱簡文制一加刃其腹武帝太子統所謂昭明太子也

五歲悲遑諳五經仁孝恭儉在東宮三十年而終武
帝捨嫡孫而立綱其弟三子也在東宮十八年而遇
侯景之亂是為簡文暫立豫章王名棟昭明太子長
孫即戴黃屋元立江陵實惟一日初與霸先討景顯
戮乃捨竺典而悅道籙講五千言魏兵圣局（近也）停講
復聞魏兵來突以魏兵停講一日王琛報曰吾至石
梵境上帖然乃復開講百官戎服以聽無何兵至城
下反者開城門納之白馬素衣可笑可哭敬立陳篡
匪未天祿

梁自武帝至是四世凡五十六年
陳武帝名霸先相傳漢陳寔之後吳興（今湖州府）人也仕
梁封陳王尋篡在位三年
永定
文帝名蒨武帝兄始興王之長子武帝無嗣立之在
位七年
天嘉　天康
臨海王名伯宗文帝太子在位二年為安成王頊所
廢

光大
宣帝名頊始興王第二子廢臨海王自立在位十四
年
大建
後主長城公名叔寶宣帝長子在位七年為隋所滅
至德　禎明
陳武將梁功在平景將相而君為政不猛文知民艱
政勤費省臨海尸位國政盡歸于安成王頊宣竟承
統初陷入長安文帝時周人送頊還陳即位侵齊無

厭大喪周境使吳明徹都督伐齊勝之閒周人戒欲
爭徐兗明徹圍周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器械輜重
皆沒于周後主繼立幼狎江總詞客麗人長夜酣
聞有隋兵孔範慶幸範曰長江天塹豈能飛渡臣每
患官卑虜若渡江定作太尉公矣後主以為然奏伎
縱酒賦詩不輟朱雀既入陳主投井
陳自武帝至是凡二十三年
宋齊梁陳俱都金陵為南朝
元魏拓跋珪鮮卑人世封北國先是有質子在晉武

帝遣歸既而力微又遣其子入質力微死子悉祿官
立祿官死兄子猗盧與劉琨結爲兄弟懷帝時琨表
爲大單于封代公帥部落自雲中入鴈門代州琨與以
陘井陘縣屬成州北之地猗盧盛恣帝進猗盧爵
爲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死國多內難其子
鬱律之子什翼犍雄勇有智畧拓跋氏愈大什翼犍
世子寔早卒繼嗣未定庶長子遂殺諸弟併弑其父
珪寔之子也會秦兵擊代部衆逃潰諸部大人推珪
爲王改稱魏安帝時稱帝都平城今大同府以詔遇

弑諡道武
明元名嗣道武長子
太武名燾明元之子爲中常侍宗愛所弑
文成名濬明元太子晃之子
獻文名弘文成之子
孝文名宏獻文之子
宣武名恪孝文之子
孝明名詡宣武之子爲其母胡太后鴆死
孝莊名攸孝文姪長樂王之子以爾朱榮有不臣之

志手刺之爾朱世隆與爾朱兆榮弟弑孝莊
節閔名恭孝文姪廣陵王之子高歡起兵誅爾朱氏
入洛陽廢丌立孝文之孫平陽王脩脩弑恭
孝武即脩也畏高歡奔長安依關西大都督宇文泰
以泰爲大丞相世號西魏始此歡追魏主不及遂立
孝文帝子世子善見于洛陽遷于鄴
孝靜即善見也高歡之子篡而弑之世號東魏始此
文皇帝名寶炬孝文帝孫京兆王之子也孝武至長
安半年又與泰有隙泰鴆之而立文皇帝

恭皇帝名廓文皇帝子也泰先立其兄欽廢而立之
禪于周
魏本鮮卑晉有子廣音致猗盧代王道武魏帝胡野皆
束髮加帽烏官稽古不學好異謂諸曹之使爲鳧鴨
取其飛之迅疾也侯官伺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
望也餘皆類此殺人奪妻生子遇弑納賀太后之妹
而殺其夫生子紹弑珪明元令終太武英銳朱文代
之將無道濟六州之人殲于鐵騎奉道惡佛沙門無
類崔浩不仁族亦滌地浩信道士寇謙之勸太武奉

立天師道場毀佛像佛書盡誅沙門沙門僧他息也
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久之修魏史暴揚國惡夷其
族主以悼于宗愛行刺中常侍宗愛譖東宮官屬多
坐誅死太子晃以憂卒太武追悼不已宗愛懼弒之
晃之子濬立誅愛文成鎮靜救國彫敝好學親賢太
平幾致獻文傳幼志在遺世獻文聰睿剛毅而好黃
老浮屠之學常有遺世之意傳位于太子宏以宏幼
仍總萬幾誅母所幸刃焉而弒為太后幸李奕孝文
遷洛改姓元氏用夏變夷制作明備宣武好佛萬三

千寺孝明之立年方六歲長好遊騁姦邪用事胡后
淫亂彝死宿衛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
人羽林虎賁近千人焚其舍彝死胡后懼第斬入人
大赦其餘以安之高歡結客爾朱兵至六州大都督
爾朱榮興兵清帝側明鴆后沈胡后鴆孝明殂榮沈
胡后于河五為凶位孝莊節閔胡升夕替榮兆世隆
隨于時音侍刈孝武畏歡奔秦長安依泰宇文泰為關西
大都督歡立孝靜遷鄴以聛音敝傍觀為聛計也西秦
東鄴魏始為二泰毒孝武而立文皇恭襄于覺泰之
子也稱周天王西魏以亡孝靜東立而弒於洋高歡
之子澄之弟

魏自道武至孝武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為東魏西
魏

東魏十有七年

西魏四世二十四年

北齊文宣帝高洋歡之子也歡祖謚生法徙懷朔鎮
世居北邊魏孝明殂爾朱世隆與兆廢立歡起兵誅
爾朱氏入洛陽立節閔以為大丞相建府于晉陽居

之魏主畏歡謀伐之歡擁兵來魏主奔長安依關西
大都督宇文泰以泰為大丞相歡追魏主不及遂立
清河王世子善見于洛陽遷于鄴歡卒其子澄為膳
奴蘭京所殺弟洋為丞相封齊王逼東魏主禪位尋
弒之謚孝靜

孝昭名演文宣之母弟也為常山王文宣太子殷立
演廢之而自立尋弒之演立一年而殂

武成名湛演之弟也又廢演之子百年而自立尋殺
百年傳位于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

後主緯周代齊入鄴以歸夷其族

篡魏赤族忍哉文宣淫酒殘暴其死也谥厥子殷立毋弟奪焉是爲孝昭弟殺百年武成淫縱子緯早傳昏在彌甚百姓嗸然周赤其族天道好還

北齊文宣至後主六世共三十年

周孝閔名覺宇文泰之子泰爲西魏太師大冢宰卒覺篡西魏稱周天王爲宇文護所弑

明皇帝名毓泰之長子護又弑之

武皇帝名邕毓之弟滅齊一年而崩

宣帝名贇立未一年傳位于子闡自稱天元皇帝又一年而殂闡爲楊堅所篡

孝閔之稱以護之賊覺嗣時年十五從兄宇文護輔之覺性剛果惡其專譏弑之明亦中毒憚其有識武也誅之政復明辟智勇兼備土宇大闢武親征北齊轉其君臣周土漸海被江過于元魏在位一稔升遐何亟宣樂在窺昏暴殘德早傳子闡天元尊極后父堅篡宇文族赤

周自孝閔至是五世共二十五年

隋文帝楊堅弘農華陰人也父忠仕魏以功封隋公堅襲爵女爲周主后靜帝立堅以大后弟秉政遂移周祚都長安在位二十四年爲太子廣所弑

開皇　仁壽

煬帝名廣文帝第二子初封晉王弑兄諜爲太子弑父而自立在位十三年爲宇文化及所弑

大業

恭帝名侑文帝之孫初封代王唐公李淵立之在位二年禪于唐

義寧

隋文震後夜畏四知以周后父篡而弑之彝智嚴刑盜一錢誅民畏財豐術愧雖廣廢勇立廣獨孤售欺父子遘禍天之報施是稱煬帝暴以促期淫樂極欲遊幸窮馳乃好遠畧裴矩獻奇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商胡至輒誘訪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奏之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遂通西域諸胡往來相繼郡縣疲于送迎糜費以鉅萬計既滅

西域盡力高麗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
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
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遂下詔討高
麗度遼無功蕩姓瘡痍裴矩之姦足以亡隋彼知事
郎亦用爲姓鄒平氏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
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
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盜賊充斥蔽于世
基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有告敗求救者
輒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世基諂順眯音敝使大解于德彝

內史舍人封德彝諂附世基審爲指畫宣行詔命諂
順帝意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事日去滔營日甚聞
亂志歸江都遇害宗室靡遺唐高立恭華命非私

隋自高祖至恭帝三世共三十八年

趙忠毅公儕鶴先生史韻卷下

後學 孫昌齡二如父 王 燮雷臣父
孫承澤北海父 李士砌若許父 仝較刻

唐紀

高祖名淵姓李氏隴西成紀人襲封唐公隋末起兵
受恭帝禪都長安在位九年

武德

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初封秦王殺太子建成高祖
因禪位焉在位二十三年

貞觀

高宗名治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後立爲太子在位
二十四年

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咸亨 上元 儀鳳 調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弘道

中宗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母武后廢爲廬陵王居
房州十四年賴張柬之等迎還在位五年

嗣聖 神龍 景隆

睿宗名旦中宗之弟武后廢中宗立爲帝及后改唐
爲周立爲太子封相王中宗崩卽位二年
景雲　太極
玄宗名隆基睿宗次子以功平韋氏之亂立爲太子
在位四十四年
開元　天寶
肅宗名亨玄宗太子也以安祿山之亂卽位于靈武
在位七年
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

漢季至隋漢和帝至隋煬帝天日涸濁將八百年唐
帝乃作功亦可歌事多可愕至其內德尤多可殸音殸
歔欷也高起晉陽世民勠數入群頭也脅以宮人裴寂以晉
宮人侍淵努不得郤首誅德儒隋西河郡丞高德儒
以孔雀爲鸞奏上擢朝散大夫僭僞盡削世民功丕
主器宜託乃屬建成以致群咢音惡諤訟也曰與元吉巧
爲誘詠音諧也琢毀金見誅鉏音鋤玉璽在握納巢刺妃行
同夷貉音陌太宗英明除隋邪虐任房杜魏房玄齡杜
如晦魏徵斂練誠慤貞觀之政成康同轍美也十漸不

遏音壘心淫樂先是丁酉冬上聞故荊州都督武士
彠之女美召入以爲才人至己亥而徵有十漸之疏
己酉夏上崩武氏之侍太宗蓋十有年矣高以孝立
太宗言太子仁孝廢承乾而立之莫知子惡帝範空
言家法可學父妃爲后不如鶉鵲衛公子頑通乎君
母詩人刺之初政稍平大權寖落全歸爲幸秘記昭
灼民間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女化爲男負扆不怍已無天地安有帷薄寵僧懷義
易之昌宗兄弟敬業既誅英國公李勣之子敬業起

兵討之告密紛若中以言廢顯立欲以后父韋玄貞
爲侍中裴炎固爭顯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亦無
不可炎白武后遂廢之房州寂寞睿雖繼立別殿束
縛酷吏羅織睿幾不脫有告皇嗣潛爲異謀者后命
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
不反睿宗乃得免人苦得官謂之鬼朴言以官爲朴
必夜鬼也善思徐杜種德弘博嚴善思按問告密引
虛伏罪者八百餘人徐有功杜景儉俱存平恕老有
慈心深公納約梁公狄仁傑也易納約自牖通其所

明不在多言房州召還戊戌十五年武氏七十五矣
甲辰二十一年武氏死乃即位愈益弁錯韋氏外淫
馬秦客楊均皆幸于后上意無莫三思入宮共褻握
褻雙陸也三思與后雙陸帝爲點籌性與人妹誰能
億度進饑音讀如食也而終隆基奮鍔隆基睿宗子與劉
幽求等斬韋后睿立禪玄和志甚卓姚宋同心救民
之瘼容拳萬里靡憂剽掠姚崇宋璟韓張相繼張九
齡韓休皆稱謇諤林甫險佞千官諾諾三子同誅林
甫進爵楊洄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潜構異謀開

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遂皆賜死大
理少卿徐嶠奏今歲斷死刑五十八人百官以爲致
刑措稱賀上歸功宰輔賜林甫爵晉國公融鉷聚斂
宇文融王鉷閭閻凋瘵奢慾日肆神志昏瞀音莫寵愛
祿山頓膺顯擢安祿山營州雜胡也本名阿犖山母
再適安氏冒其姓幽州節度使張守珪以爲平盧討
擊使之討奚丹而敗執送京師上愛之以爲營州都
督尋爲平盧節度使奪壽王妃朝野黙噱音却大笑也猶云腹
誹楊妃妖豔更曉音樂謂古所無如醉狂藥祿山來

朝寵不啻渥謂太眞母洗兒譴謔祿山生日上及貴
妃賞賜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
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讙笑問之
左右以貴妃三日洗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
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
不禁或通宵不出牀第腥羶登云罔覺于心未厭大
寶欲奪雄兵犯順承平虛弱稱帝東京乃用李郭郭
子儀爲朔方節度大使薦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蒼
黃幸蜀咸陽市餺音博帝餓楊國忠買胡餅以進虜入

長安宮闕如昨太眞安在馬嵬潰壑馬嵬驛在咸陽
西將士皆憤怒殺楊國忠及逼上縊殺貴妃然後發
國忠貴妃同曾祖之從兄也得出入禁中衆留太子
掃除亂略卽位靈武李泌入幕布衣儔交初京兆李
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常
謂之先生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
見于靈武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
小皆與之議欲以爲相而不從運籌咸確太上還京
再覩花萼宋王成器等獻興慶坊宅爲離宮始作興

慶宮宮西南起樓曰花萼相輝樓李郭石畫賊氛用霡音擴雲消貌張許殉節名尊華嶽張巡許遠上專姑息法紀廢閣將卒上陵狗情籠絡偏裨士卒殺逐主帥輒遣使問所欲立即以授之樹惡滋亂其何所泊止也張后輔國朋姦譎譎音學讒慝而慘毒也遹遷上皇病繇焦忉音刀痛也豈能忘親畏其毒蠚相次同捐長恨魂魄上皇愛興慶宮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后與太僕卿李輔國言上皇與外人交通恐熒惑聖聽宜奉迎于西內上不從會上不豫矯稱上

詔遷之西內因以成疾上既畏后不敢至西內召赤不能往矣上皇崩上疾轉劇亦崩二姦末隙后被底劇音遲殺不于市也后欲殺輔國廢太子輔國與程元振謀殺之嗟嗟唐家女禍屢還還也創始雜夷匪天是椓

代宗名豫肅宗太子也在位十七年

廣德　永泰　大曆

德宗名适代宗長子也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　興元　貞元

順宗名誦德宗太子也以疾久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在位一年

永貞

憲宗名純順宗太子也在位十五年爲陳志弘等所弑云藥發暴崩

元和

穆宗名恒憲宗太子也在位四年因服金丹而崩

長慶

敬宗名湛穆宗太子也在位二年爲劉克明等所弑

寶曆

文宗名涵穆宗第二子也在位十三年

太和　開成

武宗名炎穆宗第五子也文宗無子仇士良等立之在位六年

會昌

宣宗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崩子幼以皇太叔嗣位歷十三年

太中

懿宗名漼上僖之宣宗太子也在位十四年

咸通

僖宗名儇懿宗太子也在位十五年

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啓　文德

昭宗名曄懿宗第七子初封壽王楊復恭等立之在位十六年爲朱全忠所弑

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元祐

哀帝名柷昭宗第九子朱全忠立之尋簒

代之初服大義茫然輔國親讐玄肅之崩皆以張后與李輔國逼遷西内之故顯戮宜先蘇以私感使盗刺焉猱雜也上爲太子時后謀廢之投首溷厠猶有餘憐遣中使存問其家叛將分鎮姑息相沿自安史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之地付授叛將至代宗仍以賊將張忠志等分授諸鎮自爲黨援以土地傳之子孫謂之藩鎮河朔效抗朝命始此狼狽奔陝追于吐番子儀擊去元振乃遷程元振忌諸將有大功者皆欲害之及吐番入寇掩蔽不言以致上出奔陝州太常博士柳伉請斬元振乃僅流于溱州猶以其有保獲之功也忠哉令公車駕復還令公無事則置之閒處有事則召之不俟駕安樂則棄措綰不延以楊綰同平章事綰素清儉制下郭子儀妟減聲樂五分之一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省之止存十騎綰相三月而卒上曰天不欲吾致太平也德在諒陰式禮無愆初用祐甫人擬貞觀崔祐甫爲相政尚寬大人以爲有貞觀之風忌刻自用安能任賢盧杞鬼面獨喜其讒欲平海内横歛民錢括富商稅間架增諸道稅

及除陌錢等法欲爲攻戰之用希烈入寇徴兵桓桓音桓犬行也犒薄致亂出奔奉天李希烈寇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救之過京師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作亂餤音談餅也麩裹菜爲之懷光再反蒙塵更南亂兵奉太尉朱泚爲主僭號大秦皇帝河北節度使李晟晝夜兼行至代州朱泚圍奉天經月矣城中糧盡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縋人城外斫蕪菁根而進之李懷光與晟敗泚兵于醴泉泚引兵遁懷光欲見帝言盧杞之姦佞杞知而間之不得

入見上表暴犯惡不得已貶爲新州司馬懷光怨望
反上奔梁州晟能匡復義膽忠肝陸贄陳佃言皆可
傳草詔罪已悍卒洸音光潰流說延齡言利戸部侍郎裴
延齡以左藏正物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
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欺詒爲姦直數其惡贄以貶
官城倡衆救上怒涫涫音官沸也萬福稱賀名重如山趙
憬貧德想無赧顏贄貶而無敢救者諫議大夫陽城
與王仲舒等守延英門救贄及言延齡姦佞上大怒
欲重罪之時順宗爲太子力救之上意乃解金吾將

軍張萬福年八十矣趨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
直臣天下太平矣遂遍拜城等連呼太平萬歲自此
名重天下陽城改國子司業隨左遷道州刺史先是
趙憬入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于贄密以贄所譏彈
事告延齡故延齡得以爲計陽城遠播薛約徒連約
太學生送陽城徙連州順立八月寢疾羅綿憲乃旋
立順稱太上皇尊即位能攬君權劉闢首叛崇文克
戮西川節度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
崇文勇略可用宜專委之勿置監軍竟擒闢蜀平黃

裳唱議國威稍宣吉甫籲俊訪垍無嫌以吉甫爲相
欲進賢報恩訪之中書舍人裴垍垍取筆疏三十餘
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得人垍亦
入相無敢私干李絳崔群其直如弦元濟跋扈彰義
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度云可
戮中丞裴度言淮西必可取之狀刺殺元衡李師道
使人刺殺宰相武元衡以爲他人不敢言討蔡上意
彌堅度請自往愬智且捲大勇也唐鄧節度使李愬
往亡戰勝夜雪賊殲音尖火滅也上寢驕侈壟欽載載音緣

細鎛异音博異戸部侍郎皇甫鎛鹽鐵轉運使程异數
進羨餘金入相進用度求退朋疑其朋黨厥心罔悛
諫迎佛骨愈流海邊刑部侍郎韓愈貶潮州刺史妄
怒見弒云服金丹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能煉金丹以
泌權知台州刺史云天台多靈草也服之多躁怒左
右多得罪者陳弘志弑之但謂藥發穆不討賊德裕
頗偏李德裕吉甫之子爲相以李宗閔對策譏切其
父各分朋黨相攻銷兵蕭俛段文昌河朔永捐又餌
金石以促其年敬方在咸鼓吹去聲喧闐盛也亦以妄怒

與寇同患平聲文弱少斷去朋黨難每歎曰去河北賊
易去朝中朋黨難劉蕡下第典試之膺甘露之變惟
日沉酣武稱英敏濬潞凱旋宣有隱德怡幼時宮中
皆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文宗好誘其言以
爲戲武宗豪邁尤不禮之武宗疾篤子幼立爲皇太
叔更名忱權勾當去聲軍國事裁決咸允明察威嚴
號小太宗惜乎不寬懿也僖也昭危而歎盜賊群起
赤心以奪朱邪赤心沙陀人也徐州賊龐勛起赤心
敗之賜姓李名國昌鴉軍破巢蜀駕回鑾李克用國

昌之子也擊賊黃巢斬之克用軍皆服黑人謂李鴉
兒朱溫構隙再播于閣巢將朱溫以華州降賜名全
忠爲宣武節度使汴州也與克用飲成隙表乞討全
忠詔和解之不聽克用進逼京城昭令孜奉上幸鳳
翔克用表請還宮固罪孜令孜請誅之令孜劫上幸
寶雞朱溫引兵進逼乘輿削令孜官將長流端州上
還長安昭有英氣遭時孔艱朱三全忠行三肆惡鄭
五懷懸以鄭綮爲相綮好諧詼多爲歇後詩譏嘲時
事上以爲有所蘊手注班簿用以爲相聞者皆驚綮

亦不信旣而賀客至綮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
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溫劫遷洛凍雀自歎全
忠促上遷東京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
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
霑巾遣人弑之以絕禍端惡裕立哀九人皆殘昭宗
有廢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哀以幼得立殺裕等九
人皆昭宗子清流白馬士類悲酸初李振屢舉進士
不第深嫉縉紳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
宜投之黃河使爲濁上全忠笑以爲然聚朝士貶官

者三十餘人于白馬驛一夕盡殺之弑逆曰禪萬衆
徒睊班彪之論未爲不刊彪作王命論言天位不可
闚干

唐自高祖至是二十世凡二百九十年

五代

梁太祖朱溫宋州碭山人初從黃巢爲盜旣而降唐
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進封梁王遂篡都汴
遷洛陽在位七年爲子友珪所弑

開平　乾化

末帝名友貞太祖第三子初封均王起兵誅友珪卽
位在位十年唐兵至自殺

貞明　乾德

沙陀賊將太祖于梁黃流晉類白刃侯王久攻上黨

亞子李存勗兵強梁震無官不就季昌梁震唐末進
士也荊南節度使高季昌辟署不受終身稱前進士
淫遭子禍全忠愛假子友文之妻王氏將立友文爲
嗣其子友珪弑之友貞誅友珪而自立是爲末帝末
寵趙張末帝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
傑漢傑等政事日紊以至于亡全昱正言可畏繅
全忠之兄全昱罵之曰朱三汝作天子耶汝從黃巢
作賊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何負于汝柰何滅唐
家社稷行當赤族矣

梁自太祖至是二世凡十七年

唐莊宗名存勗姓朱氏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氏
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存勗襲封滅梁稱帝都
洛陽在位三年中流矢而殂

同光

明宗本胡人初名邈佶烈爲李克用養子更名嗣源
及莊宗遇弑諸將立以爲帝在位八年

天成　長興

閔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卽位數月潞王反于鳳翔

長驅至洛陽出奔潞王至將橋馮道等勸進乃卽位

應順

廢帝名從珂本姓王氏鎭州平山人明宗養以爲子
初封潞王旣而廢閔帝而自立石敬瑭兵入洛遂自
焚死在位二年

淸泰

存勗梁讐克用與朱溫爲讐累年顚爲所厄敗晉爲
唐承業慟哭舊主不忘先是晉陽監軍故唐宦者張
承業爲晉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攻戰連年撲應不

乏皆承業力意在復唐宗社闕王并稱帝嚮與曰諸
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俛俛咸疾
而卒王即位改晉為唐奉唐祀志氣驕溢信用俳倡
唐主自克梁後寖驕蓄以伶人陳俊為景州刺史儲
德源為憲州刺史帝幼習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
人共戲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自呼曰李天
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新磨曰李天下
只一人尚誰呼耶乃悅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
臣莫敢言將卒離心魏博搶撰共推嗣源林于敬瑭

遂據汴梁唐主身亡伶人火之而諡曰莊明不知書
賦政多良道勃無逸農家可傷唐主與馮道從容語
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
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
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而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
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
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于穀賤豐凶
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
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語雖鄙
俚曲盡田家之情狀人主不可不知也是時馮道以
端明殿學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矣顧廸于茲克致
小康願天生聖每夕焚香唐主性不猜忌登極已踰
六十每夕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
蚤生聖人為生民主閔立數月鴆于潞王王維廢帝
箸挾平章唐主問所親信朝臣閤望宜為相者皆以
盧文紀崔居儉對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于琉璃瓶
夜焚香祝天以箸挾之得文紀相之斯人忝位安能
久長

唐自莊宗至是四世凡十四年

晉高祖名敬瑭姓石氏沙陀人明宗之壻也與潞王
有隙乃借兵契丹以滅唐都汴在位七年

天福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敬儒子也在位五年為契丹執
之以歸

開運

敬瑭唐壻從珂夙讐敬瑭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鬭事
明宗有功內相忌從珂又向公主言其欲從石郎反

敬瑭益懼尋自河東移鎮鄆州敬瑭拒命唐主發兵
討之父事契丹藉兵犯順桑維翰輩氣識見稱冊
命于晉契丹主謂敬瑭氣識量真中原之主冊命爲
天子綱目書死出帝爲亂聽景延廣致書不遜初高
祖事契丹甚謹至出帝立景延廣亡議告哀不復稱
臣契丹主大怒延廣又留其回圖使已而遣歸大言
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
國所立爲鄰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十萬横磨劍
相待遂執以歸契丹建國號遼帝耙流恨遼主耶律

德光入大梁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遼主歸至
殺胡林而死剖腹實鹽載去人謂之帝耙音巴乾肉曰耙

晉自高祖至是再世凡十二年

漢高祖名知遠姓劉氏其先沙陀人都汴在位一年

乾祐

隱帝名承祐高祖太子郭威爲將士所擁戴遂弒隱
帝在位三年

知遠功多疏遜懷怨虜入坐觀位號擬漢晉祖以知
遠鎮河東祖疾遺命以知遠入輔致晉人匿之知遠
怨望契丹遣入寇以知遠爲行營都統不行契丹滅
晉入大梁知遠稱帝于晉陽契丹去乃入汴更名暠

暠崩隱幼大臣主斷壯不能平近習侮玩聽譖行誅
死于兵亂漢主十八即位文武大臣楊邠史弘肇王
章郭威專政嬖倖親戚寵用事邠等每裁抑之弘肇
嘗議事于前曰陛下但嘿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
平左右因譖之遂殺邠弘肇章于朝又密詔欲殺郭
威于鄴將佐勸威入朝自訴威引大軍至漢主遣兵
拒之自出勞軍爲軍所害威請迎贇似非決叛將士

擁立惟主之愞奴亂切劣弱也以隱弱至此威自太后
迎隱帝弟崇之子武寧節度使贇未至而契丹入寇
遣威將兵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大譟裂黃旗以被威
身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擁威南行遂上太后廢贇代
漢事太后爲母愞一作懊

漢自高祖至是二世凡四年

周太祖名威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仕漢爲樞密使隱
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都汴在位三年

廣順

世宗名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也太祖無嗣養以爲子及太祖崩乃承大統在位六年

顯德

恭帝名宗訓世宗太子初封梁王及世宗崩乃嗣位時方七歲在位半年禪于宋

太祖微時柴后擇述威爲從馬軍使唐莊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婿對一日窺于門見有疾走而過者大驚問何人告者曰郭雀兒也以威微時剌其項爲雀故柴氏欲嫁之父母不肯曰汝帝左右人當嫁節

度使柰何嫁此人柴氏意決竟歸威云號叔後建國爲周首用李穀意匪俗佯初周主爲人望所歸李穀時爲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爲相 王勤范敏數政咸休 時新造多故王峻夙夜盡心軍旅之事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劉崇入寇幸國有憂世宗新立銳志殄讐介甲臨陣樊何北投 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降于北漢力戰大捷二將俱收誅數十人將卒拔尤道事五朝寵遇極優稱長樂老至是乃醜音醜棄也臭穀同 馮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三公二師之位爲人淸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人往往以德推之 士知廉恥如出于幽豈惟英武動合大猷仁心仁政解澤滂流享國六載播美千秋恭立葷稚孤寡猷依宋祖黃袍人鬼同謀 趙匡胤爲歸德節度使從世宗屢征伐累立大功中外歸心周鎮定驛告劉崇之子劉鈞結遼兵入寇恭帝命匡胤北征軍次陳橋驛五鼓諸軍

畢集露刃列于庭曰願策太尉爲天子太祖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皆羅拜呼萬歲擁還南歸遂受周禪

周自太祖至是三世二姓共十年

宋紀

太祖名匡胤姓趙氏涿郡人相傳為漢京兆尹廣漢之後初仕周為歸德節度使掌軍政及陳橋兵變代周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

建隆　乾德　開寶

太宗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即位自改名炅初封晉王及太祖崩即位二十二年

太平興國　雍熙　端拱　淳化　至道

真宗名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也初封壽王尋立

為皇太子及太宗崩即位二十五年

咸平　景德　大中　祥符　天禧　乾興

仁宗名禎真宗第六子也立為皇太子及真宗崩即位四十二年

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英宗名曙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仁宗無嗣養于宮中初名宗實賜名曙仁宗崩即位四年

治平

世宗嘉皇子不獲嗣宋祖之興迮（音窄迫也）于運會匡義與普不無窺伺生民有幸仁人在位五星聚奎天開文治自贊孔顏復封聖裔（以孔子四十四代孫孔宜為曲阜主簿奉孔子祀蓋五季以來廢絕久矣明年）聖學允迪仁義陶穀禪詔遇之無與殿庭植殺詔嚴覆亂雪夜紫貂全斌遠賜（賜王全斌于蜀）擢用義倫人知砥厲（西川轉運使給事中沈義倫隨軍入蜀獨居蔬食及東歸篋中惟圖書數卷而已曹彬薦之以為樞密副使）紫雲黑龍怨釋遺誨（董遵誨父宗本

仕讀為睦州刺史太祖微時往依之為遵誨所侮一日謁太祖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此何祥也太祖不荅既而踐宗本去黑雲漸散矣）昭素格言書屏用識（音志記也）（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時年七十餘矣帝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書于屏風厚遣）宮人憐其幽閉（縱放宮人三百八十餘人皆厚賜之）戰恐傷人念之隕涕曹彬不殺伐唐專寄僭亂既歸恩禮備至刑法

主寬惟嚴賊吏相普以才心術險僞終從母命舍子
立弟杜太后臨崩言柴氏使幼兒主天下所以失國
故萬歲後當傳位晉王匡義晉王傳秦王廷美秦王
傳德昭弟曰太宗伲音菲折也化多伎貪天之功謂所自
致燭影斧聲猶屬曖昧賜名不用攺元殘歲后崩無
服禹偁獲戾開寶皇后宋氏崩羣臣不成服翰林學
士王禹偁對客言當遵舊禮坐謗訕責知滁州廷美
德昭死皆非罪彼趙普者同惡相濟元佐狂疾均州
安置元佐太宗長子也廷美遷房州元佐力救不獲

廷美既死元佐狂發狂疾被酒縱火焚其宮太宗廢
爲庶人安置均州大倫既乖餘皆其細天祿有終登
能無愧眞性寬仁憂民滅彗用欽若言除逋釋繫元
年以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遣使按吏民逋負于天
下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李沆焚詔劉妃
寢議一夕遣使持手詔欲立劉美人爲妃李沆對使
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不名呂端特爲納陛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
以其姿儀瓌大宮庭陛峻特命梓人爲納陛焉納內

也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踏雨臨喪爲悲楊礪
樞密楊礪卒帝曰礪清直何遽亡也即冒雨臨其喪
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爲步進契丹深入邊書告
至欽若堯叟勸駕遠避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
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準勸親征帝乃決計渡河登
城匈奴挫鋭鏃音簇戰也怒可滅敵帝若兵事遂聽其和
賂以金幣準社稷功欽若深忌孤注爲比上即憤憤
準自澶州還頗矜帝待之甚厚會朝退帝目送之欽
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

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也陛下聞博乎
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
之孤注也帝自是顧準寖衰出知陝州滌恥柰何封
禪爲次帝深以澶州之事爲恥欽若度上厭兵謬曰
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恥帝曰可思其次欽若乃勸封
禪杜鎬漫言僞爲天瑞欽若言封禪當得天瑞前代
蓋有以人力爲之者帝幸秘閣問杜鎬曰古所謂河
圖洛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
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繇此益決畏且不可美珠爲餌

召王旦飲歡賜以尊酒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夜見神人天書屢墜上天無聲乃有文字始祖玄朗出何典記三皇之時姓名不類五鬼魗魗奴豆切魗魗聲不止也王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以洞一帝無病而狂白日而寐音藝寐語也欲以誰欺靡愚不智孫奭直言岑叢徒贅岑形似耳叢生如贅禱祀繹騷宮宇勞費覩景德前有如隔世王旦可惜不正而斃豈其微哉相臣所係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爲

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爲最雖有向敏中李廸之賢皆不喻時而去帝崩嗣幼太后稱制劉太后丁謂弄權寇竄海瀕曾對皇堂眼釘亦棄王曾正色立朝時稱爲重帝病風眩丁謂即貶準雷州司戶他日帝謂左右曰何連日不見寇準群臣莫敢對及帝崩丁謂爲山陵使與雷允恭議移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既而改穿上穴有水石王曾請獨對言謂包藏禍心移皇堂于絕地太后怒甚欲誅謂以馮拯營救止誅允恭謂竄崖州司戶方逐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準在雷州踰年而卒仁立得天搖蔽曾繼母后辭權劉太后稱制十一年帝乃親政夷簡復肆逆哉斯人母后是懟稱引失德爲聖主累上與呂夷簡謀以張耆等爲太后所任悉罷之退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繇是夷簡亦罷令所厚內侍閻文應語之乃知以郭后之言也遂深恨之及復入而后與尚美人于上前忿爭有侵后語后批其頰帝救之誤批上

頸上大怒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帝以爪痕示夷簡問夷簡夷簡以光武廢郭后爲對遂廢之中丞孔道輔率諫官願賜對盡言夷簡奏黜道輔等皆知遠州道輔廳挺敢諫至是名益重正人異己斥黜無類若訥銜枚嗔修之刺韓賓希言如讚如譏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以夷簡用人多私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凡越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仲淹等俱落職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救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

行詩以美仲淹等而刺若訥殿中侍御史韓瀆請書
仲淹朋黨揭之朝堂以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曾
斥納斯大功輒替 帝少而即位以曾之正色危言大
后不至專制近習不敢窺覦曾斥夷簡納斯市恩夷
簡不悅遂罷不悅富弼置之死地 爲弼使契丹弼不
辱命莫施其猾 言險狡也 帝爲所寵眷閻貳 真宗婉儀
李氏帝母也劉太后取爲己子無人敢言者及薨進
位宸妃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夷簡以太后不
欲全劉氏乎乃成禮 帝德好生充培元氣表章學庸

尤爲瑰意 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溱及第賜大學
篇于藏記中表章之以風厲儒臣 登遐慟下四海悲
淚英始遘疾太后莊蒞 曹太后賢而知書宮省肅然
皇后高氏母太后姊也 左右構隙韓琦寬譬竟歸慈
孝賢臣可貴守忠諸人即日加罪 任守忠構隙兩宮
者也 濮王典禮修爲諂媚曾不自耻乃讐正士 修言
父母之名必不可沒爲范鎮等所攻乃請鎮等皆罷
韓琦亦言之 脩附和衆口同詈醜詆求解隨屬以退
蔣之奇以修議爲是乃薦爲御史衆皆目爲姦邪之

奇求以自解會修婦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之
謗因以劾修帝詰之詞窮被黜修亦求退知亳州 帝
心虛平意在審諦修何爲者生平掃地
神宗名頊英宗長子初封頴王未幾立爲皇太子英
宗崩即位十八年
熙寧　元豐
哲宗名煦神宗第六子立爲皇太子神宗崩即位十
五年
元祐　紹聖　元符

徽宗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崩無嗣大
臣與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六年爲金擄去殂于沙
漠
建中興國　崇寧　大觀　政和　重和　宣和
欽宗名桓徽宗長子初封定王會金人入寇遂傳以
位二年又爲金擄去殂于五國城
靖康
杜鵑南鳥忽焉北徙邵子聞聲知運將否 英宗治平
中邵雍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或問之曰天下將治地

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杜鵑至洛陽不二年
南人當國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亂矣是時王安
石知制誥英宗以其名欲用之吳奎言其護才自用
所爲迂闊用之必紊綱紀乃以安石知江寧府神煕
寧初安石升陛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進用
地震儆戒自邇七月八月十一月京師地震言稱堯
舜利而已矣意在強兵從富國始議行新法小人可
府官爲商賈百司爲市吏胥爲姦朘民骨髓曆日官
鬻祠廟皆毀算及果蔬細碎可鄙争之不得石介亟

死人誰不恨羣賢力詆帝信駃舌冠冕皆褫音侈奪也萬
物失所小人贊美豈其不知于進無恥閭閻一空邊
釁四起青苗免役詐于交阯邀人爭地喪七百里屢
辭乃去邪黨未殄天下將亂哲宗纘體太后垂簾堯
舜爲擬哲宗十歲而立宣仁高太后垂簾聽政人號
曰女中堯舜邪黨多斥正人復起新法都罷四海欣
喜太后既崩孽小妄啓力排太后時事親恩可忘臣
民何恃畏叛大防邪說爲題初呂大防稱楊畏敢言
起遷爲助乃首叛之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發

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問舊臣可用者畏即疏章
惇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乞召惇爲相帝深納之
用舍顛倒日食雲翳從曾布之請改元紹聖二月以
中旨用李清臣鄧潤甫三月日食雲霧不辨黨不明
貌惇致其儔惡非昔比狐鼠變化長蛇封豕受命于
帝正人爲肺食所餘也恨君實等腐心切齒沒者追
貶存者俱坐追奪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
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官詔諭天下以臺諫
黃履周秩張商英翟思上官均來之邵非亮采等交

章論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也章惇蔡卞請
發光公著塚斲棺暴屍以許將言之帝乃止欲戮諸
賢幸而旋已以將之言將以此拖落職也惇卞羅織
元祐臣謫諸臣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許將
將言祖宗以來未之有此所以遠過漢唐也帝然之
入百餘家冤于訴理安惇請看詳元祐訴理事重得
罪者八百三十家欲廢宣仁其奏偶抵竟附劉妃廢
后孟氏賊在君側火入輿鬼哲後爲徽端王浪子章
惇之言也即位元旦流星如矢夜有妖氛其赤如焜

犬也忽白兼黒何物爾爾伯雨移官任伯雨爲布正言
半年之閒上百八疏曾布長之徙度支員外蔡京承
旨子婦入官爲取金紫京子攸之婦出入官禁無何
爲相樹碑端禮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
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張士
良等百二十人爲姦黨請徽宗書之刻石于端禮門旣
而增至三百九人頒行郡邑安民流涕石工安民當
鐫字見司馬光名而流涕下莭嬌翁孔庭從祀蔡卞京
之弟也王安石乃其婦翁王雱復入豆登泥滓貫勔

奇巧艮嶽華侈異物畢萃窮山極水童貫薦朱勔盡
禁內苑戲蕩逐魂遂欲飛舉自謂天嗣天神至止冊
玄道君受命道士帝謂道錄院林靈素等曰朕乃上
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
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冊朕爲道
君皇帝攸導微行樂生無幾旗亭妓館無處不跳此音
小犢輕車七幸京邸蔡京表謝云云童貫圖燕登萊
諸將爲金攻遼白溝披靡禱求金助燕乃降彼得六
空城費逾倍蓰燕降于金來歸燕京及涿易檀順京

薊之地燕之金帛子女皆爲金人所掠矣先是金使
來言燕京以金兵東下其勢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
許以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加燕京代稅錢一百
萬緡金乃從之貫繞封王金旗南指狐坐御榻翫亡
可俟上乃禪欽其柰破碎音毀致也屢求直言城開飆馳
時有謗曰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胡馬渡河
何渠棄勵何灌梁方平質子割地計出無已李种主
戰李綱种師道衆皆神樂竟不能用郭京誦詭庸將
耿南仲等專主和議乃止各道勤王師汴京受圍閏

十日矣有卒郭京者言能用六甲神兵生擒虜帥盡
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親兵數百人自衛能
退金兵至京給衆日須自下城作法因引餘兵南遁
城陷上痛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二帝俱
北永辭玉几從三千人城空如洗金人以內侍鄧述
所具諸王孫妃主名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從凡三千
餘人子女金帛搜索無遺廢爲庶人敝冠苴屨白艸
黃沙泣血相視君之不明臣則名彼邪也安石之黨泯
絕天紀徽宗跳踉禍必至此有國家者覽觀前史

北宋自太祖至是九帝凡一百七十一年

南宋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遂即位南京遷都臨安在位三十六年

紹興

孝宗名昚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也高宗無子育于宮中立爲皇太子賜名瑋受禪在位二十七年

隆興　乾道　淳熙

光宗名惇孝宗第三子也初封恭王受禪在位五年

紹熙

寧宗名擴光宗第三子也初封加王受禪在位三十年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宵人報復正直胥黜孟后之賢再去椒房哲宗后也章惇以宣仁太后用舊人改新法孟后建事宣仁誣以魘魅之事與內侍郝隨構成其獄廢爲仙師出居瑤華宮徽宗初立復元祐黨人之官復孟后還居禁中既而蔡京等請議復元祐皇后者貶韓忠彥等十七人再廢后于瑤華宮以是免于金人擄掠爲太后

迎立康王金疑質子以肅易康康王質于金金主見
其與太子射三矢皆中的疑其爲將家子遣歸以肅
王易之爲金所留欽宗詔康王如金請解至滋州爲
民所遮留守臣宗澤止之宮闈既祀皆免流亡康爲
高宗后稱太皇宣仁謗史昭洒音洗顯揚初念猶明相
用李綱所陳十事亟戮邦昌金人立張邦昌爲帝受
僞官者不可勝數綱十事略見施行其議僭逆僞命
二事留中共無恢復之勇可知矣首薦宗澤恢復舊
疆澤請還京于意無當當其意者惟有黃汪黃潛善

汪伯彥二人主和亟遣祈使幸東南以避虜無復經
制兩河之意岳飛奪官所用爲郎飛言二人不能承
聖意恢復惟奉車駕日益南生越職奪官張所爲河
北西路招撫使方招徠豪傑飛歸之補武德郎部幸
襄鄧乃如維揚郤胥信巫病入膏肓父衣妃環有決
浪浪上皇出所衣絹半臂書領中令曹勛寄帝曰便
可即來救父母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付勛
見思歸之意綱誣于浚七旬退藏綱相七十餘日張
浚誣其私意殺侍從杜純言路獨擅朝政等事浚素

與朱齊愈黃潛善厚齊愈者金人擄二帝欲立異姓
建異开莫騎入京集百官議執秦檜等以去百官莫
敢言適朱齊愈至寄字王時雍敢意在張邦昌書三
字示之乃決復殺曲端一何不減娼嫉武穆聽其終
喪三戰三北豈解戎行富平之敗淮西之變符離之
衂東敵皆誅翰辭廟廊太學錄陳布衣歐陽澈救綱
皆斬于市許翰爲二人著哀辭遂罷澤諫南幸二人
曰狂憂憤而殁都人謡傷金兵稔至帝即渡江談袒
甫畢策馬蒼黃金帝渡時入天長軍帝即披甲乘馬

至鎮江時二人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聞之策
馬南鳧大赦綱否如癘斯蘵綱罪不赦以悅金人遺
書沒唱願列藩方黃汪幸甚秦檜還鄉賣國于金和
議力倡如淵獻計與已者偃檜主和議知帝意已決
猶以群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曰擇人爲臺諫使
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爲御史中丞李光檜
志銓乞斬檜事理昭彰童于知之帝豈茫茫胡銓疏
言童子無知指犬羊而使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
率而拜犬羊曾無童稚之羞耶書上貶昭州次新州

後嶺南金募得之益知其怨賊而頸也宜與進士吳
師古發銓疏金人募得之于金朝士陳剛中以啓書
賀銓皆貶死韓劉吳岳韓世忠劉錡吳玠岳飛屢勝
戰場飛尤有名兀朮惶悖致書于檜殺以無將張浚
誣之万俟卨元龜年傅會之遂殺飛及其子雲與張
憲恨喲已殺猶不能忘遷怒其子詔陷忠良趙鼎卒
後檜下其子汾于大理獄江西運判張常先箋註前
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
誣以不軌而盡殺之于是御史徐嘉論宗室知泉州

令衿與汾有姦謀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
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已成矣幸而檜病
遄死不逞子孫史職尚欲流芳孝宗受禪定省爲常
首詔班師摒棄版章史浩議棄陝西三路遂詔四川
宣諭司吳璘班師璘以帝初攻不敢違即退金人復
取新復十三州三軍璘所亡失者二萬三千部將數
十人違營衞吳營振原野主和外市秦死而湯湯思
退陰遣孫造諭金以重兵脅和欽韃一品含羞北狩
金虜欽宗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楊甲見抑以其慨

慷規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謂虹霓蕭荀聖意幾于
惑溺且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觖復之
志不堅可知也帝不悅寘之第五淮挾私怨道學爲
殃王淮怨朱熹論其姻家唐仲友吏部尚書鄭丙鄉
史陳賈遂請禁道學式微益甚復禪于光李后將種
凶狠無雙大將李道女也上誣下虐帝病而遜過差也
生事死葬孝行俱妨后欲立嘉王爲副壽皇不
許后不悅壽皇有怒語后遂讒壽皇有廢立意上驚
疑而病及后殺所寵黃貴妃等病益甚不復朝壽皇

壽皇病亦不能往視崩不能執喪一日忽仆于地中
外危懼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與殿前都指揮使郭杲
啓建翼戴之議知高宗后憲聖慈烈吳太皇太后以
宗社爲憂欲白之而難其人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者
琦之曾孫而吳太皇妹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皇嘉
議引嘉王入即位代執孝宗之喪光宗後六年而崩
趙郭與韓定策克襄寧立韓驕汝愚失防侂胄自負
定策之功欲加節鉞但遷防禦除安府徐誼國子司
業葉適言之汝愚不聽侂胄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

竊弄威福計逐汝愚定于京鏜鏜爲侂胄謀曰彼宗
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衡州縣卒錢鍪
虎狼鍪衡守也承侂胄旨諭窘辱汝愚而卒朱熹併
逐彼猛彼猖侂胄諷内批以御筆出楊大法劉德秀
爲臺諫排斥正士朱熹每因進對切言之復上疏侂
胄大怒使優人王喜裝儒冠闊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
言熹迂闊不可用帝卽手批罷之道學曰僞朝多吠
尨僞黨曰逆白露爲霜知綿州王沇上疏以僞學爲
逆黨趙汝愚朱熹呂祖謙楊簡蔡元定等六十三人

皆著逆黨之籍北珠十冠羿媚在牀侂胄愛妾十四
人有獻北珠冠四枚者其十人來有也知臨安府趙
師羿知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
官拜工部侍郎南園犬嗥獻笑山莊侂胄過南園曰
此眞田舍間氣象但少鷄聲犬吠耳視之乃師羿
也侂胄大笑松壽侍寢諫議高翔諫議程松滿歲未
遷乃獻一妾于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問何以與大
諫同名曰欲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密府安
國恢復立功自張北伐諸軍白骨相望遣使祖謝侂
胄陽陽彌遠宮闈密謀以擬音密擬殺之也楊后知書史侍
郎史彌遠與爲表裏有從內批者皆后爲之一日侂
胄入朝彌遠使殿帥夏震以兵邀之塗擁至玉津園
椎殺之權歸彌遠忌竑之剛皇子竑見楊后專政彌
遠權勢熏灼心不能平每欲剪除彌遠知之遂與楊
后矯詔廢竑爲濟王而立沂王子貴誠爲皇太子更
名昀尋殺竑廢立在掌禍因蔽障國之將興羣士欏
欏信盜譽賢其朝必荒秦檜諸人史册頗詳浚多虛
美有愧子長

理宗名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瓐之子也寧宗無嗣
史彌遠等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慶　景定　紹定
端平
度宗名禥太祖十一世榮王與芮子理宗之姪也初
封忠王後立爲太子理宗崩卽位十年
咸淳
恭宗名㬎度宗次子也度宗崩奉遺詔卽位于柩前
元兵執之去二年殂于沙漠

德祐
端宗名昰度宗長子在位三年爲元兵所追崩于嶺
南碙州
昺炎
帝昺度宗之末子在位二年而宋亡
祥興
理宗不幸立于憸壬濟王竑死彌遠日親夢昰一言
羇管立僅音勤勇也立僅使人毋無敢犯搏擊正士鷹犬
成羣御史李知孝梁成大莫澤朱端常等劾真德秀
魏了翁皆去追崇先哲徒爲靡文贈謚陞九齡九淵

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栻諸子孫想慕朱熹嗌言非真
帝謂熹子工部侍郎朱在日恨不與先卿同時酷吏
放手鷙獄虐民天誅彌遠端平有君帝即位九年彌
遠死始親政改元端平在位九載乃詔更新其詔曰
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
更新更新之政與元伐金金實將亡宋已不振因人
成事乃欲併吞岳言易曉何乃惛惛丘岳趙范之叅
議官也范與葵請復三京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
氣盛鋒鋭寧肯損所得以與人我師若往彼必突
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
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范不聽入洛之師
大潰而奔眞魏再用朝復有人眞澹馬逝魏遠君門
帝將引了翁共政而忌者言其知兵帝令督視江淮
京湖軍馬元屠成都極其不仁百四十萬城内屍屯
祀黜安石孔廟乃萬嵩之貪邪三世秉鈞史嵩之彌
遠子也似道妃弟賈涉之子貴妃之弟也立據要津
似道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帝以貴妃專寵大用之

督鄂兵敗和議密申以憲宗訃聊許而踐詐奏圍解
帝美其勛元郝經來告世祖即位且言和議閉留于
軍凡十六年怨積禍深彌遠恐和議呈露拘留經于
忠勇軍營經撰續漢書易春秋外傳文集數百卷通
賄賂諫蠱惑上心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游燕崇獎
道學無救邊氛殺得美謚恐非明神度多嗜慾但道
猶存朝必荅拜師而不臣援意溺朋求去則閩音因遏止
也似道屢以去要君密令呂文德詐報元兵急帝涕
泗拜留之至泣中使家夜交卧第外以守之天祥直

言不能安身張立志勸文天祥去之襄陽圍久選妓荒淫偶聞于上賜死女嬪一日帝問襄陽受圍已三年矣柰何似道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自是無敢言邊事者民怨于下誅責無藝文煥降後六載無援曰許臣出無此紛紜水亂流也襄陽知府呂文煥以孤城援絕告急于朝似道不答列寨赴援而自請行邊陰使臺諫固留之文煥遂降元陳攻郢之策請為前鋒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屢請行邊陛下不許臣若蚤出必不至此也襄陽既失東南不可守矣帝

崩恭嗣出則逡巡將卒不戰朝署少人侍從臺諫逃去詔不能禁似道貶死國法稍伸詔似道循州安置至漳州監押官鄭虎臣以父嘗為似道所貶即上厠拉其胷殺之天祥被執大節不磷以天祥為丞相如元師議和元嗾都說之曰降則為大元宰相天祥哭而拒之帝旋北狩辱若緻欽應憔一家赴井自沉太學生徐應憔與其二子琦崧一女元娘俱赴井死端後帝昺播越海濱秀夫為相正笏垂紳太后稱奴哀懇若辛楊太后與羣臣語自稱為奴淚滿朝衣左右沾巾帝航厓山元兵若林鼓聲已死旗仆天昏君臣俱溺免辱為欣秀夫先驅其妻子入海抱負帝同溺太后臨之世傑亦殉柁客溺使張世傑釀亂者誰君子不辰鮫人潛泣精衛徒瘽音勤病也憂也海水桑田此恨不泯

南宋自高宗至是一百五十三年自太祖至帝昺凡三百二十年而亡

元紀

世祖名忽必烈太祖第四子拖雷之次子憲宗同母弟也滅宋承統在位十六年

至元

成宗名鐵木兒

武宗名海山順宗荅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初封懷寧王總兵北邊屢立戰功成宗既崩諸王立之在位五年

至大

仁宗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也成宗崩帝侍太后自懷州入燕誅安西王之黨迎武宗即位武宗以爲皇太子武宗崩即位十年

皇慶　延祐

英宗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立爲皇太子仁宗崩即位四年爲御史大夫鐵失等所弑

至治

泰定帝名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也裕宗之嫡孫初封嗣晉王及英宗遇弑以支庶入繼大統在位五年

泰定　致和

明宗名和世㻋武宗長子也在位半年

文宗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也初封懷王自海南召還出居建康及泰定帝崩大臣燕帖木兒迎立之讓兄而權攝大位遣使迎明宗于沙漠既而明宗暴崩遂復大寶在位五年

天曆　至順

寧宗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也初封鄜王及文宗崩

年七歲以遺命即位二月而崩

順帝名妥懽帖木兒寧宗崩即位三十六年會大明兵入京城遂走于應昌府後一年崩

元統　至元　至正

奇渥溫氏蒙古之裔自太及憲宋室殄瘁萬國奄收于世祖世雄才大度窮兵好利許衡仕元死言名累衡語其子曰我為虗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必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其子從之兵十餘萬三人未甦衆一日本莫知其麗數也世祖擊日本緬甸占

戕交阯爪哇八百媳婦等國以求珠貝寶石之類焚
毀道書從樞密使張易之言惟存道德經釋典爲貲
忍殺天祥成其仁義詔有司殺文天祥俄有詔止之
不及矣衣帶中贊有成仁取義語枋得餓死甚稱子
惠元參政魏天祐强謝枋得北行友人張子惠餞行
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枋得甚愧
之僧黠禍陵九原怨厲從西僧嗣古妙高之請也因
議許衡貶宋則悖劉因作退齋記以許衡爲老氏之
術蓋以其仕元也乃作渡江賦幸宋之亡毀天貶孔

帝師如藏元起朔方崇尚佛教及得西域世祖郡縣
其地而領之于帝師其命與詔敕並行于西土帝后
妃王皆膜拜受戒朝會百官班列帝師專席于坐隅
又聽妖僧祥邁之言作妖書以毀昊天上帝貶孔子
爲邪道疑爲中賢不足稱聖成知崇儒先是京師未
有孔廟而國子寄于他署至是左丞相哈剌哈孫乃
奏建之守法而治窺疾失權內侈外替武尊孔子孝
經須賜定十二章重懲貪吏但頗紛更酒色是嗜仁
性至孝親賢篤摯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親
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
賜貴近愼重國史足知其志諭中書省臣曰翰林集
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勿得輒擬人言御史臺重朕
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
公論也李孟賢相命坐而字聰明恭儉盛德罕儷英
復克孝似懦而毅太皇太后弘吉剌氏以武宗長子
周王和球有英氣群小憚之而帝稍弱懦遂立之及
即位太后見其有毅然之色退而悔曰不擬養此兒
鬱鬱成疾遂崩果于誅鉏擧姦誅弒泰定守舊天下

無事明立半年暴崩有議文諡太深廟主竟廢順帝
時徹文宗廟上遷其后放其子遺命傳寧二月而逝
妥懽昏弱政紛盜熾順帝名妥懽帖木兒女舞天魔
僧傳運氣大兵赫臨望風而避哀而不追謚爲順帝
眞聖人出再造天地功德蕩蕩振古無二
元自世祖至是凡八十九年
唐堯帝甲辰至元順帝丁未計三千七百二十八
年

史韻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趙南星撰南星有學庸正說已著錄是編摘錄史事儷以四言韻語凡西漢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唐五代宋元各爲一首詞簡而該蓋其謫戍代州以後借以遣日之筆後人重其忠義因錄而傳之順治丁亥高邑李士邵刊於杭州版旋散佚乙未又刊於淮海道署